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中短篇小说

下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第四卷

中短篇小说

1885—1910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Л. Н. ТОЛСТОЙ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据Л. Н. ТОЛСТО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20 ТОМАХ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64) 译出。
作者像系照片，摄于1892年。

责任编辑：磊　然
装帧设计：柳成荫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四卷）
Liefu Tuoersitai Wenj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403,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8\frac{1}{16}$　插页 9
1986年5月北京第1版　198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500

书号 10019·3971　定价 3.85 元



作 者 像

目　　次

霍尔斯托梅尔

（一匹马的故事）

纪念M·A·斯塔霍维奇①

第　一　章

天空越升越高，朝霞弥漫天际，向四下扩散，朝露的一片银辉显得更白了，镰刀似的一钩残月也渐渐变得没有生气，树林中渐渐鸟语声喧，人们开始陆续起床，在老爷家的马圈里可以越来越频繁地听到马打响鼻的声音、马蹄踩着干草来回捣腾的声音，以至马麇集在一起不知因为什么事情吵起架来而发出的愤怒的、尖利的嘶鸣声。

“靠边儿！来得及！都饿坏啦！”一个老牧马人一面打开轧轧作响的大门，一面说。“你上哪儿？”他挥手赶着一匹想要钻出大门去的小牝马，吆喝道。

牧马人内斯特身穿哥萨克上衣，腰系镶嵌着金属饰物的皮带，肩膀上挎着马鞭，腰里拴着用毛巾裹着的面包，双手拿着马鞍和笼头。

这些马一点不怕牧马人，对他的嘲弄口吻也毫不生气，它

① 本篇情节是《夜牧》和《骑手》的作者M·A·斯塔霍维奇所构思，后由A·A·斯塔霍维奇转让给作者的。——作者注。

们装作无所谓的样子，不慌不忙地离开了大门，只有一匹暗栗色的鬃毛很长的老牝马贴起一只耳朵，很快地转回身去。这会儿，有一匹站在后面的年轻的小牝马，本来这事跟它毫不相干，却尖声嘶叫起来，用臀部顶了一下靠它最近的马。

"走开！"牧马人大喝一声，声音更响也更严厉了，喊罢，他就向马圈的犄角走去。

在马圈里所有的马（约有一百匹）中，有一匹花斑骟马表现出最有耐性，它孤零零地站在棚舍下的犄角里，眯着眼睛，在舔着棚子的椽木立柱。不知道这匹花斑骟马在其中舔到了什么滋味，但是它在干这事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严肃的、若有所思的。

"别淘气！"牧马人走到它身边，用同样的口吻对它说道。他边说边把马鞍和磨得发亮的鞍垫放在它身旁的马粪上。

花斑骟马不再舔了，它一动不动地对内斯特望了很长时间。它不笑，也不发怒，也不皱眉，只是用整个肚子吁了口气，深深地长叹了一声，便转过脸去。牧马人搂住它的脖子，给它戴上了笼头。

"你叹什么气呀？"内斯特说。

骟马摆了摆尾巴，仿佛说："不要紧，没什么，内斯特。"内斯特把鞍垫和马鞍放到它背上，这时，骟马便贴紧两耳，可能是表示自己的不满，但老头却因此而骂它是废物，并开始给它勒紧肚带。这时骟马便鼓起肚子，但是内斯特却把一只手指塞进它的嘴里，用膝盖顶了一下它的肚子，因此它只好把肚子里的气吐了出来。尽管如此，当老头用牙咬着勒紧它的肚带的时候，它又贴紧了耳朵，甚至还回头看了他一眼。虽然它知道这没有用，但它仍旧认为有必要表示一下它对此感到的不快，并且以后还要一直这样表示下去。当它被备好马鞍后，它便伸出一条浮肿的右腿，

开始咀嚼马嚼子，这想必也是出于某种特殊的考虑吧，因为它现在总该知道马嚼子是不可能有任何滋味的。

内斯特踩着短短的马镫跨上了骟马，接着便解开马鞭，抽出压在膝盖底下的哥萨克上衣，以赶车人、猎人和牧马人特有的骑马姿势在马鞍上坐好，拉了一下缰绳。骟马抬起头，表示它正待命出发，但仍站在原地不动。它知道，在出发以前，内斯特坐在它的马背上还有好一阵嚷嚷，还有好些话要吩咐另一名牧马人瓦西卡和马群。果然，内斯特开始嚷嚷起来："瓦西卡！我说，瓦西卡！你把母马放出来了吗？你往哪儿闯，鬼东西！靠边！你难道还没有睡醒吗。把门打开，先放母马头里走，"等等。

大门轧轧地响了起来。瓦西卡怒气冲冲，睡眼朦胧，他牵着一匹马的缰绳站在门框旁边，放马群出去。马儿开始小心翼翼地踩着干草，嗅着草香，一匹跟一匹地走出去。马群中，有年轻的小牝马、周岁的马驹、还在吃奶的驹子和怀驹的母马，这些母马小心翼翼地挺着大肚子，一匹匹单独地迈出了大门。年轻的小牝马有时三三两两地挤在一起，互相把头放在对方的脊背上，蹄声杂沓，争先恐后，拥挤在大门口，为此，每次都要受到牧马人的呵叱。还在吃奶的小驹子，有时候跑到别的母马的大腿旁，响亮地嘶鸣着，来回答母马的短促的呼唤。

一匹年轻淘气的小牝马一挤出大门就低下头，把脑袋歪向一边，掀起臀部，尖嘶了一声；但它毕竟不敢抢到浑身布满栗色斑点的灰色老马茹尔德芭的前面去。茹尔德芭慢条斯理地，迈着沉重的脚步，肚子左右摇摆着，象往常一样老成持重地走在马群的最前面。

才几分钟工夫，刚才还热热闹闹、挤满了马匹的马圈就变得空空的，显得很凄凉。空棚下面的一根根立柱忧郁地矗立着，一

眼望去，只剩下一片被践踏得零乱不堪的、满是马粪的干草。花斑骟马对这一片马去棚空的景象虽然已经习已为常，但总还是感到不胜凄凉。它慢慢地，好象在鞠躬一样低下了脑袋，然后又抬起头来，尽着被束紧的肚带可能容许的限度长叹一声，接着便瘸着酸痛的、弯曲的腿，步履艰难地随着马群走去，自己那瘦骨嶙峋的脊背上还驮着年老的内斯特。

"我知道，现在他一走上大路准要打火，然后吸他那个拴着小链子、包着铜箍的木管烟袋，"骟马想。"对此，我倒觉得很高兴，因为一大早，踏着露水，我很喜欢闻这股烟味，它使我想起许多愉快的往事。可恼的只是，老头嘴里衔着烟袋总是趾高气扬，自以为了不起，侧着身子坐着，而且非侧身坐着不行；可我这边正疼哩。话又说回来，由他去吧，为了别人的快乐而受苦，在我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甚至我还觉得其中自有一番做马的乐趣。就让这个可怜的老头去神气活现吧。其实也只有当他一个人，谁也看不见他的时候，他才敢这么放肆，就让他去侧身坐着吧，"骟马一面思忖着，一面小心翼翼地迈着弯曲的四腿走在大路中央。

第　二　章

内斯特把马群赶到应该在那里放牧的河边，便跳下马来，卸下了鞍子。这时马群已经在这片尚未被践踏过的草地上慢慢地四下散开，草地上覆盖着露水和一片雾霭，有一条河环抱着这片牧场，这片雾霭就是从草地上和河上同时升起的。

内斯特给花斑骟马卸下了笼头，并给它的脖子底下挠了挠痒。作为回答，骟马闭上了眼睛以示感谢和快意。"这老家伙，

可喜欢哩！”内斯特说。其实骟马一点也不喜欢这样挠痒，它只是出于礼貌才装作它对此感到很愉快，并且摇了摇头表示同意。但是内斯特也许认为，过分的亲昵会使花斑骟马误会他的用意，所以他就完全出其不意地、无缘无故和冷不防地把骟马的脑袋从自己身边推开，而且还挥了一下笼头，笼头上的皮带扣把骟马的干瘦的腿打得很疼，然后一句话不说，就向小丘上他通常坐着休息的树桩走去。

这种行为虽然使花斑骟马很伤心，但它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慢慢地摇摆着脱了毛的尾巴，一路嗅着向河边走去，啃着青草聊以解闷。它丝毫不去理会它周围那些在早上撒欢的年轻的小牝马、刚满周岁的马驹和还在吃奶的小驹子在玩什么花样，它知道，先空腹好好儿喝点水，然后再吃草，在它这个岁数这是最合乎健康之道的。于是它便挑选了一处坡度较缓也较开阔的河岸，弄湿了蹄子和蹄上的距毛，把嘴伸进水里，透过那被撕裂了的两片嘴唇吮吸着水，并翕张着饮满水的两胁，惬意得摇晃着它那稀稀拉拉的、尾根秃了的花斑尾巴。

那匹褐色小牝马是一个爱寻衅闹事的家伙，它总爱戏弄老马，做出种种使它不愉快的事。这会儿，它踩着水走到老马跟前，仿佛有什么事似的，其实只是为了存心把老马面前的水搅浑。但是花马已经喝足了水，它仿佛没有发觉褐色小牝马的计谋似的，从容不迫地把自己陷进泥里去的脚一只一只地拔了出来，然后甩了一下脑袋，躲开这个小姑娘，走到一边吃起草来。它用各种姿势伸开四腿，决不多践踏一棵草，它几乎腰也不伸地吃了整整三小时。它吃饱喝足，肚子都挂了下来，就象在骨瘦如柴的肋骨上挂了一只大口袋似的。它把身体的重量平均压在四条病腿上，以期尽可能减少疼痛，特别是那条右前腿比其他三

条腿都弱，接着它便睡着了。

有的老年令人肃然起敬，有的老年令人生厌，有的老年分外悲惨。也有的老年令人肃然起敬和令人生厌兼而有之。花斑骟马的老年就属于这一类。

这匹骟马身躯高大——不低于两俄尺三俄寸①。它的毛色原先带乌黑的花斑。那是它过去的模样，可如今乌黑的斑点已变成了肮脏的棕褐色。它的花斑由三块黑斑组成：一块在头部，直到脖子中央，鼻旁还有一块形状不规则的白斑。粘满牛蒡草的长长的鬃毛，有的地方是白色，有的地方是浅褐色。另一块黑斑沿着右胁直到腹部正中；第三块黑斑在臀部，兼及尾巴的上部直到两条大腿的一半。尾巴的其余部分则花白相间。它那瘦骨嶙峋的大脑袋沉重地低垂在它那瘦得脊椎骨突出、象木头一般的脖子上，它的眼睛上方有两个深窝，嘴上还挂着一片过去被撕裂了的黑嘴唇。从耷拉下来那片嘴唇看进去，可以看到过去被咬伤、已经歪向一边的发黑的舌头和被磨损的下齿的黄色残根。两只耳朵(其中一只被剪开了)低垂在两边，只间或懒洋洋地翕动一下以驱赶纠缠不去的苍蝇。一绺还是长长的额鬃耷拉在一只耳朵后面，宽大的额头凹了下去，而且粗糙不平，在宽大的颧骨上有两块皮象口袋似的悬挂着。脖子上和脑袋上的青筋纠结在一起，苍蝇一飞上去，青筋就颤栗、跳动。它脸上的神色是忍气吞声的、深思的和痛苦的。它的两条前腿在膝盖处成了弓形，两只前蹄上都长了瘤，而在那条一半有黑斑的大腿上，靠近膝盖处，还长着一个拳头大小的肉瘤。两条后腿倒还比较有劲；但是大腿上的毛已被磨光，而且看来这些地方已经很久不长毛了。

---

① 1俄尺合0.71米，1俄寸合4.4厘米。

它的四腿很长，与它那瘦弱的身躯很不相称。它的肋骨虽然向外突出，但是它们十分阔大，而且绷得很紧，以致身上的那张皮仿佛干巴巴地紧贴在肋骨之间的凹陷处。它的耆甲和脊背伤痕累累，布满了从前惨遭毒打的疤痕，而且后部还有一处新的伤口在溃烂化脓；尾巴的黑色的根部翘起着，露出了尾椎骨，长长的尾巴几乎是秃的。在棕褐色的臀部上，靠近尾巴处，有一块巴掌大的长了白毛的伤疤，仿佛是被咬伤的，在前部肩胛骨上还可以看到另一处刀伤。它的后膝盖和尾巴很脏，这是因为经常闹胃病的缘故。它全身的毛虽然很短，却根根直立。尽管这匹马的老年令人生厌，但是你若望它一眼，就会不由得陷入深思，至于行家，他马上就会说，想当年，它一定是一匹出色的好马。

行家甚至会说，俄国马只有一个品种能有这样宽大的骨骼，这样粗壮的股骨，这样的马蹄，这样细的腿骨，这样优美的脖子，尤其是这样的头骨和眼睛（又大又黑又亮），头部和颈旁的这种纯种筋脉的隆块，这样细密的毛皮和鬃毛。在这匹马的形体上，在这种可怕的结合中——因为毛色驳杂而更显衰老的那些令人生厌的特征和意识到过去的美和力量而现出自信和安详的姿态与神情，——确有某种悲壮的东西。

它宛如一具行尸走肉，孤独地站在沾满露水的牧场中间，而从离它不远的地方传来四下散开的马群的蹄声、响鼻声、马驹的嘶鸣声和尖叫声。

第 三 章

太阳已经升到了树林上空，灿烂地照耀着草地和蜿蜒曲折的河流。露水渐干，逐渐凝成一滴滴水珠。在某些地方，在低洼

处，在树林的上空，最后的一点晨雾正象轻烟般渐渐飘散。一缕缕云彩在舒卷变幻，但是还没有起风。河对岸，一大片绿油油的正在抽穗的黑麦象一根根鬃毛似的竖立着，散发着一片新绿和花的芳香。布谷鸟在树林里嗄哑地咕咕叫着，内斯特仰天躺着，计算着他还有多少年好活。百灵鸟在黑麦地和草地上振翅飞翔。一只迟归的野兔落到了马群中，它跳到开阔的地方，蹲在灌木旁边，侧耳倾听。瓦西卡把头埋在草丛里打盹，那些马驹绕过他，在下面一片低洼的牧场上散得更开了。那些老马不住地打着响鼻，踏着露水，踩出一条条亮晶晶的足迹，一直在挑选那些谁也不会来打扰它们的地方，但是它们已经不是在吃草，只是在品尝着那些鲜美的嫩草。整个马群不知不觉地向一个方面移动。又是那匹老母马茹尔德芭老成持重地走在其他马的前面，以此表示还可以往前走。头一回下驹的年轻的黑马"小苍蝇"不停地叫唤着，翘起尾巴，对自己那匹淡紫色的小马驹打着响鼻，那小驹子在它周围蹒跚地走着，膝盖还在不停地哆嗦。暗栗色的、还没有配过种的"燕子"，毛色宛如缎子般光洁闪亮，它低下头去，黑丝线似的额鬃就遮住了它的脑门和眼睛。它在吃草玩，把草咬断又扔掉，还不住地用被露水打湿的长着毛茸茸的距毛的蹄子踢打着地面。有一匹较大的驹子大概正在设想它是在玩什么游戏，翘起了宛如头盔上的羽毛似的短而鬈曲的小尾巴，已经绕着自己的妈妈转了二十六圈。那匹母马在十分从容地吃着草，对于儿子的这种性格已经习以为常，只间或乜斜着一只又大又黑的眼睛瞟它一眼。有一匹最小的驹子，黑毛，大头，额鬃怪模怪样地竖立在两耳中间，小尾巴还象它蜷伏在母腹里那样向一边蜷曲着。它竖起耳朵，瞪着两只呆滞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凝神注视着那匹忽前忽后跑来跑去的小马驹，不知在羡慕

它呢，还是在谴责它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些小驹子用鼻子顶着母亲的乳房在吃奶，有些则不知道为什么故意不听母亲的叫唤，用蹒跚的小跑朝相反的方向跑去，仿佛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接着又不知道为什么停了下来，刺耳地尖声嘶鸣着；有些小驹子并排侧卧在草地上，有些在学吃草，有些则伸出后脚在耳朵后面搔痒。还有两匹怀驹的牝马在独自走着，一面慢腾腾地移动着脚步，一面在继续吃草。看得出来，它们的怀驹是受到别的马匹的尊重的，因此那些年幼的马驹谁也不敢走到它们跟前去捣乱。如果有哪一个淘气包胆敢挨近它们，它们只要动一动耳朵，摆一摆尾巴，就足以向它们表示，它们的行为是非常不成体统的。

刚满周岁的小牡马和刚满周岁的小牝马自以为大了，装出一副老成持重的模样，很少蹦蹦跳跳，很少和快乐的伙伴们聚会在一起。它们弯着那被剪去鬃毛的、天鹅般的细长脖子，庄重地吃着草，摇摆着它们那扫帚似的秃尾巴，仿佛表示它们也有尾巴似的。有些则象大马那样躺着、打滚和互相挠痒。最快乐的一群是那些两三岁的马驹和那些还没有交配过的牝马。它们几乎总是走在一起，不与别的马为伍，宛如一群结伴同行的快乐的姑娘。从它们中间时时传来马蹄声、欢叫声，嘶鸣声和尥蹶子的声音。它们聚集在一起，互相把头搁在对方的背上，互相嗅着，跳跃着，有时还打起一声响鼻，高高地翘起尾巴，一溜小跑，骄傲地、卖弄风情地在自己的女伴面前跑过。在所有这些年轻的马中间，淘气的褐色小牝马是个头号美人和最爱领头闹事的。它想出什么鬼点子，别的马就跟着学样；它上哪儿，成群结队的美人也跟着它上哪儿。今天早晨，这个淘气包特别顽皮，兴致也特别好。它的心情十分快乐，就象人们的心情也常常会变得十分快乐一样。还在饮水的时候，它就把那匹老马作弄了一番，它踏

着河水一路跑去，接着又假装看见了什么东西受了惊，打起一声响鼻，撒开腿向旷野里跑去，为此，瓦西卡只好骑上马去追它和那些尾随着它的其余的马。后来，吃了一会儿草以后，它又开始打滚，然后又跑到那些老牝马的前头，并以此逗弄它们，接着它又把一匹小驹子赶开，跟在它后面追它，仿佛要咬它似的。母马害怕了，便停止吃草，那匹小驹子用可怜的声音喊叫着，但是这个淘气包甚至碰都没有碰它，它不过是吓唬吓唬它，向它的女伴们表演一番，而那些女伴们则赞许地望着它的恶作剧。后来它看见在河对岸很远的黑麦地里有个农民正赶着一匹有杂毛的灰色马在犁田，它便想去勾引它。它止住了脚步，骄傲地昂起了头，头部微侧，接着抖动了一下身子，便用一种甜润、温柔和拖长的声音嘶鸣起来。在这声长嘶中既有顽皮，又有感情，又带有若干哀怨。在这声嘶鸣中流露出祈求、对于爱情的许诺和忧伤。

瞧那儿，有一只长脚秧鸡在稠密的芦苇丛中跑来跑去，在热情地呼唤着自己的女友，瞧那儿，布谷鸟和鹌鹑在歌唱爱情，花儿凭借风力在互相传送着芬芳馥郁的花粉。

“我既年轻又漂亮，而且身强力壮，”淘气包的嘶鸣声说道，“但是我至今还没有尝到过这种感情的甜蜜，不仅没有尝到过，而且连一个情人，连一个情郎也没有看见过我。”

这声情意深长的嘶鸣，引起了低地和田野的忧伤而又充满青春烦恼的回响，由近及远，传到了有杂毛的灰马的耳朵里。它竖起耳朵，站住了。那农民用树皮鞋踢了它一下，但是灰马却被远处的这声银铃般的嘶鸣弄得神魂颠倒，也引吭长嘶起来。农民发火了，拽了下缰绳，用树皮鞋猛踢了一下它的肚子，以致它还没有来得及结束它的嘶鸣，又继续前进了。但是灰马感到又甜蜜又伤心，因此从远处的黑麦地里还长时间地不断向马群传

来刚开始的热情的嘶鸣和农民的怒气冲冲的吆喝。

如果说，这匹灰马只听到一声这样的嘶鸣就如醉如痴，忘记了自己的职责，那它如果亲眼见到淘气包这个大美人儿，看见它怎样竖起耳朵，张开鼻孔吸入空气，向前飞奔，抖动着自己那年轻美丽的身躯呼唤着它，它不知又该怎样神魂颠倒呢！

但是这匹淘气的小牝马并没有对自己的心事思忖多久。当灰马的声音一停，它又嘲弄地嘶鸣了一阵，然后便低下头去，开始用脚刨坑，然后又走上前去把花斑骟马弄醒，作弄它。花斑骟马一向是这些幸福青年的受气包和供它们要笑逗乐的对象。它从这些年轻的马那儿吃到的苦头，远比从人那儿吃到的苦头多。对前者与后者它都没有做过坏事。人们曾经需要过它，可是这些年轻的马儿干什么要来折磨它呢？

第　四　章

它老了，它们还年轻；它瘦弱，它们却膘肥体壮；它闷闷不乐，它们却兴高采烈。由此可见，它完全是一匹与大家格格不入的、不相干的马，完全是另一类生物，因此不必去怜悯它。马只怜悯它们自己，间或也怜悯一些从它们身上很容易想象到自己处境的马。但是花斑骟马又老又瘦又丑，难道这是它的过错吗？……似乎并不是。但是，按照马的观点看来，它是有过错的，只有那些身强力壮、既年轻又幸福的马，那些前程远大的马，那些稍一动弹每块肌肉就在颤动、尾巴象根橛子似的翘得老高的马，才是永远正确的。也许，花斑骟马自己也懂得这个道理，而且在心平气和的时候它也同意它是有过错的，因为它已经度过了它的一生，那它就得为这一生付出代价。但是它毕竟是匹

马，因此当它眼睁睁地瞧着这帮年轻的马就因为它年老多病而欺侮它（其实它们在生命终了的时候也难免要年老多病的），它就禁不住感到委屈、忧伤和愤懑。那些马的残忍冷酷的原因，也是出于一种贵族感情。它们之中每一匹马的家谱，就其父系或者母系都可以追溯到那匹大名鼎鼎的斯梅坦卡，可是花马却家世不明；花马是个野种，是三年前花了八十卢布纸币从市集上买来的。

褐色小牝马仿佛信步走去，无意中走到了花斑骟马的鼻子跟前，撞了它一下。花马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它没有睁开眼睛，只是贴紧耳朵，龇了龇牙。小牝马转过屁股，装作要踢它的样子。它睁开了眼睛，躲到一边去。它已经不想睡觉了，于是它又开始吃草。又是这个淘气包被一群女友簇拥着，走到了骟马跟前。有一匹两岁的白额小牝马，它是一匹很蠢的马，它随时随地无论做任何事情都在模仿褐色小牝马，这时它也跟它一起走了过来，就象模仿者一向所做的那样，领头的那匹马做什么，它也跟着学样，有过之而无不及。褐色小牝马通常装作有事，贴近骟马的鼻子走过，甚至连瞧都不瞧它一眼，以致花马简直不知道它是不是该生气，这确实很可笑。现在那匹褐色小牝马又如法炮制，但是跟在它后面的白额小牝马这时却撒起欢来，干脆用胸部撞了骟马一下。骟马又龇牙咧嘴尖叫了一声，竟然以人们意想不到它会有的灵巧劲儿向它猛扑过去，并且在它的大腿上咬了一口。白额小牝马尥起蹶子，重重地踢了一下老马的瘦骨嶙峋的肋骨，老马疼得直喘粗气，它本想再扑过去，但后来改变了主意，长叹一声，退到一边去了。马群中所有年轻的马想必都把花斑骟马对待白额小牝马的放肆举动看作是对它们个人的侮辱，因此在当天的全部剩余时间里坚决不让它再吃草，一分钟也

不让它安宁，以致牧马人有好几次出面制止它们，他不明白它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事。骟马十分生气，当内斯特准备把马群赶回家的时候，它居然自动走到老头身边。当老头给它备好鞍，骑到它身上以后，它倒觉得比较快乐、比较安静些了。

当这匹年老的骟马驮着内斯特老头回家的时候，天知道它一路上想什么。它在伤心地想那些纠缠不休的残酷的年轻的马呢，还是怀着老马们所特有的轻蔑而又沉默的倨傲宽恕了那些欺侮过它的马呢？反正一直到家它都没有用任何方式表露过自己的想法。

这天晚上，有几位干亲家来找内斯特。当他把马群赶过仆人们住的下房时，他看见有一辆套着马的大车拴在他家的台阶旁。他把马群赶进去以后，忙得连鞍子也顾不上卸下就把骟马赶进了马圈，接着他就喊瓦西卡，叫他把骟马的鞍子卸掉。说罢他便锁上大门，去找干亲家了。不知是因为这匹从马市上买来、生身父母不明的“满身痂疮的窝囊废“侮辱了白额小牝马，斯梅坦卡的曾孙女，因而也侮辱了全马圈的贵族感情呢，还是因为骟马驮着高高的鞍子而又无人骑坐的这副模样叫那些马看来实在古怪和荒唐，反正这天夜里马圈里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所有的马，无论老少，都龇牙咧嘴地对骟马紧追不舍，把它赶得满马圈乱跑，马蹄踢着它的骨瘦如柴的两肋的声音和痛苦的哼唧声不绝于耳。骟马再也受不了这个了，它再也逃不开大家对它的踢打了。它在马圈中央停住脚步，脸上流露出衰弱无力的老年的令人讨厌的愠怒，接着便是悲观绝望；它贴紧耳朵，蓦然做了一个动作，致使所有的马立刻鸦雀无声。最老的牝马维亚佐普丽哈走上前去嗅了嗅骟马，长叹了一声。骟马也喟然长叹。

• •

第 五 章

月光轻泻，在马圈中央站着那匹又高又瘦的骟马，它驮着高高的马鞍，鞍鞒的顶端耸起着。其他的马都一动不动地站在它的周围，屏息静听，仿佛它们从它那儿听到了一件新奇的、不平常的事似的。确实，它们从它那儿听到了一件新奇的、意想不到的事。

下面的故事就是它们从它那儿听到的。

• •

第 一 夜

"是的，我是柳别兹内①一世和芭芭②的儿子。照家谱上说，我的名字叫穆日克③一世。我穆日克一世，外号霍尔斯托梅尔④，人们所以这样叫我，乃是因为我步子宽大、健步如飞，在俄国再也找不到第二匹这样的马来。就出身来说，世界上没有一匹马比我的血统更高贵了。这事我本来是永远不会告诉你们的。何必呢？你们也永远不会认出我来。就象维亚佐普丽哈没有认出我来一样，她曾在赫列诺沃伊跟我待在一起，她也是直到现在才认出我来。要不是这位维亚佐普丽哈出来证明，也许你们现在也不会相信我。这事我本来是永远不会告诉你们的。

---

① 意为"殷勤周到的人"或"亲爱的"。

② 意为"村妇"。

③ 意为"庄稼汉"。

④ 意为"量粗麻布的人"，以形容它在快跑时身躯矫捷，步子很大，就象量布人在量布一样。

我不需要马的怜悯。但是你们硬要我说。是的，我就是马迷们踏破铁鞋无觅处的霍尔斯托梅尔，伯爵本人也知道，但因为我比他的爱马“天鹅”跑得快，他就把我从养马场卖出去了。

• •

“我刚出生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花马，我想我不过是一匹马罢了。我记得，人们第一次评论我的毛色，使我和我的母亲都大为吃惊。我大概是在夜里出生的，天快亮的时候，我浑身上下都已经被母亲舔干净，能够站着了。我记得我老想要什么，我老觉得一切都非常奇怪，但同时又非常简单。我们的单马房全在一个温暖的长过道里，装着栅栏门，因此隔着栅栏什么都一目了然。母亲把奶头凑过来喂我，可是我还是如此天真，一会儿用鼻子顶她的前腿，一会儿又钻到牲口槽下面去。蓦地，母亲回头望了一眼栅栏门，便把一条腿从我的背上跨过去，退到一旁。值日的马夫隔着栅栏门到单马房里来看我们了。

“‘你瞧，芭芭下驹啦，’他说罢便拔开门闩，踏着新铺的干草走了进来，用双手搂住我。‘你瞧呀，塔拉斯，’他叫道，‘满身花斑，活象只喜鹊。’

“我从他手里挣脱出来，可是一个趔趄，跪倒在地上。

“‘瞧这小鬼，’他说。

“母亲担心起来，可是并没有过来保护我，只是长叹了一声，稍稍地退到一旁。马夫们都来看我了。一名马夫跑去报告马夫头。大家瞧着我身上的花斑都笑了，给我起了各种各样奇怪的名字。不仅是我，就是我母亲也不明白这些字眼的意思。直到如今，在我们家属和我们的所有亲戚里都没有一匹是花马。我们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会有什么不好。我的体格和力气就在当时也是有口皆碑的。

“‘你瞧，多灵活，’马夫说，‘抓都抓不住它。’

“过了不大一会儿，马夫头来了，他看了我的颜色感到很诧异，甚至现出伤心的样子。

“‘这丑八怪到底象谁呢，’他说，‘现在，将军准不会把它留在养马场里。唉呀，芭芭，你真给我出了道难题，’他对我母亲说。“你哪怕给下匹白额呢，可你却偏下了匹花斑！’

“我母亲什么也没回答，只是跟在平素相同的情况下一样，又叹了口气。

“‘它长得象个什么鬼啊，简直象个庄稼汉，’他继续说道，‘决不能把它留在养马场里，太丢人了，不过马倒是匹好马，一匹很好的马，’非但他这么说，大家看着我也都这么说。过了几天，将军也亲自来看我了，于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又对我的毛色大惊小怪，把我和我母亲都骂了一顿。‘不过马倒是匹好马，一匹很好的马，’无论谁看见我都这么说。

“直到开春，我们都分别住在专为母马预备的单马房里，每匹驹子都和自己的母亲住在一起，直到马圈顶上的积雪被太阳晒化的时候才间或把我们和母亲一起放出来，放我们到铺着新鲜干草的宽敞的院子里。在这里，我才第一次认识了我的所有亲属：近亲和远亲。这时我才从各个门里看到，当时所有的名马都带着她们的小驹子走了出来。这儿有年老的戈兰卡、斯梅坦卡的女儿“小苍蝇”、克拉斯努哈、骑马多布罗霍季哈。所有当时的名马统统带着她们的小驹子聚集到这里，在太阳下漫步，在新鲜的干草上打滚，彼此嗅着，就象那些普通马一样。挤满当代美人的那个马圈的盛况，我至今都忘不了。你们一定觉得奇怪，而且也很难相信我也曾经年轻过，活泼过，但事实就是如此。当年的这位维亚佐普丽哈也在那儿，当时她还是匹刚满周岁的马

驹——一匹可爱、快乐、活泼的小马。但是，请她不要见怪，我要说，尽管现在她在你们中间被认为血统高贵，当时她不过是那一代马驹里的一匹较次的马罢了。如其不信，她自己会向你们承认这一点的。

"我的满身花斑虽然很不为人们所喜欢，但却招来了所有的马的特别喜爱；大家都围住我，欣赏我，和我玩。我已经开始忘记人们对我的花斑的评论了，觉得自己十分快活。但是很快我就尝到了我一生中的头一次痛苦，而造成这次痛苦的原因就是我的母亲。那时候雪已经开始融化，麻雀在马棚下面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户外的春意也更浓了，可我母亲在对待我的态度上也起了变化。她的脾气全变了，一会儿它忽然无缘无故地在院子里奔跑嬉闹，这跟她那可敬的年纪是很不相称的；一会儿又陷入沉思，开始嘶鸣；一会儿对自己的牝马姐妹又咬又踢；一会儿跑过来嗅我，不满地打着响鼻；一会儿又跑到太阳底下，把脑袋放到她的表妹库普奇哈的肩膀上，长久地、沉思地给她挠着背，而且把我从她的奶头旁推开。有一次，马夫头来了，吩咐给她戴上笼头，把她带出了单马房。她一声长嘶，我也向她回叫了一下，向她扑去，但是她竟不曾回过头来看我一眼。马夫塔拉斯一把搂住我，这时母亲已被牵出去了，门也随手关上了。我一纵身冲了过去，把马夫都摔倒在干草上，——但是门已经关上了，我只听见母亲的越来越远的嘶鸣声。可是在这片嘶鸣声中我已经听不到呼唤，我听到的乃是另一种感情的流露。同它的声音相应和的是远处一声雄壮的嘶鸣，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多布雷一世的声音，他正由两名马夫左右护卫着走去同我的母亲相会。我不记得马夫塔拉斯是怎么走出我的单马房的，因为我太伤心了。我感到我永远失去了母亲的爱。我想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是一匹

花马，这时我想起了人们对我的毛色的评论，我一时怒起，便把我的脑袋和膝盖拚命往马房的墙上撞——一直撞到我大汗淋漓，精疲力尽方才罢休。

“过了不大一会儿，母亲回到我的身边来了。我听见她怎样一路小跑，迈着异样的步伐穿过过道，来到我们的单马房前。马夫给她开了门，我简直认不出她来了，她变得既年轻又漂亮。她嗅遍了我的全身，打了一声响鼻便开始低声叫唤起来。我根据她的整个表情看出来，她并不爱我。她对我絮絮叨叨地讲着多布雷多么美，她又多么爱他。这样的会面又继续了多次，而我与母亲之间的关系便越来越冷淡了。

“不久我们就被放出去吃草。我从此便尝到了一种新的快乐，这种快乐代替了我那失去的母爱。我有了女友和伙伴，我们在一起学吃草，学大马一样嘶鸣，还学着翘起尾巴围着自己的母亲跑。这是一段幸福的时期。无论我干什么，大家都原谅我，大家都爱我、欣赏我，不管我做出什么事情来，大家也都对我宽宏大量。但是这个美好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我又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骟马长叹了一声，离开了那些马，走到一边去了。

天色早已大亮。大门轧轧地响了起来，内斯特走了进来。群马都散开了。牧马人整了整骟马背上的马鞍，把马群赶了出去。

第　六　章

第　二　夜

当马群刚一赶回来，它们又重新聚集在花马的周围。

“在八月份，人们就把我和母亲分开了，”花马继续说道，“对此，我倒并不觉得特别伤心。我看到我的母亲已经怀着我的弟弟，就是后来那著名的乌桑，我也已经和从前不同了。我并不嫉妒，但是我感到我对她渐渐地冷淡了。此外，我也知道，离开母亲以后，我就得住进马驹的公共马厩，两匹或者三匹住在一起，每天成群结队地到户外去。我和米雷同住一间单马房。米雷是一匹骑马，后来他成了皇帝的坐骑，他曾被画在画里，还被塑了像。但在当时他还是一匹普通的马驹，毛色光洁细腻，脖子就象天鹅的脖子一样，四条腿宛如琴弦一样匀称而纤美。他永远十分快乐，他心肠好，和气，永远乐意同大家在一起玩，互相舔，同马或者人开个玩笑。我和他住在一起，不知不觉地要好起来，而且在我们的整个青年时代都保持着这种友谊。他快活而轻佻。他那时候已经开始谈恋爱了，他跟牝马们打情骂俏，取笑我的天真和不解风情。也是我活该倒霉，我出于自尊心便学起他的样来，很快就一头扎进了情网。而我的这种早恋就成了我的命运发生极大变化的祸根。总之，我就这样堕入了情网。

“维亚佐普丽哈比我大一岁，我跟她特别要好；但是快到秋末的时候，我发现她开始看见我就害羞……但是，我不想来叙述我的初恋的全部不幸史，她自己一定记得我的那种狂热的迷恋，结果这场热恋却成了我一生中的最重要的转捩点。牧马人都冲上前来赶她，并且打我。晚上，他们便把我赶进一间特别的马房。我叫了一整夜，好象预感到明天将要发生的变故。

“第二天早晨，将军、马夫头、马夫和牧马人都走进了我那马房的过道，接着便开始了一场可怕的叫喊。将军大声叱骂马夫头，马夫头辩护说，他并没有吩咐把我放出去，是马夫们自作主张这样做的。将军说，他要把大伙都狠狠地揍一顿，但是决不能

留下孽种。马夫头保证一切照办。他们安静了下来，后来就走了。我一句话也没有听懂，但是我看得出来，他们正在策划一件什么事来对付我。

· ·

· ·

“这事以后的第二天，我便永远不再嘶鸣了，我终于成了我现在这副模样①。在我看来，整个世界都变了。任何东西我都觉得不可爱，我陷入深思，开始思索。起初，我觉得一切都可憎可厌。我甚至不吃，不喝，不出去，至于玩，我压根儿就不去想它。有时候我也想尥一下蹶子，跑一跑，叫一叫；但立刻就会出现一个可怕的问题：何必呢？这又干吗呢？于是就心灰意懒，再也不想动了。

“有一天傍晚，我被牵出去遛弯儿，这时马群正好从旷野里被赶回来。我老远就看见尘土飞扬和我们所有那些母马们的模糊而熟悉的身影。我听见快乐的叫唤声和马啼声。尽管马夫牵着我的笼头上的绳子，勒得我的后脑勺疼，我还是站住了，开始眺望渐渐走近的马群，仿佛在眺望那永远失去的、一去不复返的幸福似的。她们越走越近，我已经能够分辨出每一匹马——都是我所熟悉的漂亮雄健、膘肥体壮的身躯。她们中也有一些回过头来看我。马夫使劲拽着我的笼头，我也已经不觉得疼了。我忘乎所以和不由自主地按照老习惯引吭长嘶起来，并且撒开蹄子小跑；但是我的嘶鸣声听起来凄楚、可笑，而且荒唐。马群中虽然没有马发笑，但是我发现，许多马都出于礼貌扭过头去，不愿看我。她们大概觉得既恶心，又可怜，又丢人，尤其觉得我

---

① 指被阉割，成了一匹骟马。

太可笑了。她们觉得可笑的是我那细长的难看的脖子、大脑瓜（在这段时间里我瘦了）和我那又长又笨拙的四条腿，以及我照老习惯绕着马夫打圈的那种蠢笨的一溜小跑的步法。谁也没有回答我的嘶鸣，大家都对我掉头不顾。我蓦地什么都明白了，明白了我跟她们大家的差距有多么大，而且还会永远这样，我不记得我是怎么跟着马夫回到家的。

"我本来就有爱好严肃和深思的习惯，如今在我身上又发生了激变。我身上那惹起人们如此奇怪的轻蔑的花斑，我那奇怪的出乎意外的不幸，以及我在养马场所处的那种特殊地位（这是我感觉到了的，但是我始终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切都迫使我陷入深思。我思索着人们的偏颇：他们指责我，就因为我是一匹花马；我思索着母爱和一般女性的爱的反复无常，以及这种爱居然会随着生理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而主要的是，我思索着我们与之关系密切、我们称之为人的那一种奇怪的动物的特性，正是这种特性决定了我在养马场的地位的特殊性，对此，我是感觉到了的，但是我无法理解。这种特殊性以及作为它的基础的人的特性究竟具有何种意义，我是经过下面这件事情之后才明白过来的。

"这事发生在冬天过节的时候。人们一整天都没有给我喂料，也没有给我饮水。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马夫喝醉了。就在这一天，马夫头前来看我。他一看没有饲料，就用最难听的话把不在这儿的马夫臭骂了一顿，骂完就走了。第二天，马夫带着另一名伙计到我们的马房里来给我们喂草料，我发现他脸色特别苍白，而且十分伤心，特别是他那长长的脊背表现出某种非同小可和惹人怜悯的状态。他怒气冲冲地把干草扔进了栅栏门。我本想把头伸过他的肩膀去，但是他用拳头狠狠捶了一下我的鼻

梁，我只得把头缩了回去。他还用皮靴踢了一下我的肚子。

“‘要不是这匹癞皮马①，’他说，‘啥事也没有。’

“‘怎么回事？’另一名马夫问道。

“‘要是伯爵的马，他兴许就不会来看了，可他自己的马驹呀，他每天非来看两回不可。’

“‘难道把花马给他了？’另一名马夫问。

“‘是卖给他的还是送给他的，狗才知道他们。伯爵的马哪怕统统饿死也不要紧，可你怎么敢不给他的马驹喂料呢。他说，躺下，就动手打开了。没一点基督徒的良心。疼牲口超过了疼人。这家伙分明丧尽了天良，他自己还边打边数，这野蛮人，将军打人也没这么打过，他把我的整个脊背都打烂了，分明没一点基督徒的良心。’

“他们所讲的鞭打和基督徒的良心，我是十分明白的，可是什么‘他自己的呀，他的马驹呀’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当时我还完全不懂，从这些话里我只看到，人们在推测我与马夫头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这种关系究竟是什么，我当时怎么也闹不清。直到很久很久以后，已经把我和其他马分开饲养了，我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不过当时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我被称为是某人的所有物，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于我这样一匹活生生的马说什么：‘我的马’，我觉得这话是如此奇怪，就象说什么‘我的土地，我的空气，我的水’一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这话却对我具有巨大的影响。我不断思索着这一问题，直到我与人发生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之后很久，我才终于明白了人们赋予这些奇怪的字眼以何种意义。这些字的意义

---

① 指这匹马浑身花斑。

是：人在生活中所遵循的不是事业，而是字眼。他们津津乐道的不是有可能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是津津乐道于用只有他们才懂得的字眼来谈论各种各样的对象。属于这一类的就有在他们之中认为十分重要的一些字眼，说到底，就是：我的，我的，我的，他们用这些字眼来谈论各种各样的东西、生物和对象，甚至也用它们来谈论土地，谈论人和马。对于同一件东西，他们规定，只许一个人说：这是**我的**。如果有谁能把数量最大的东西按照他们所规定的这种游戏说成是**我的**，那这个人就被认为是他们中间最幸福的人。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事实就是如此。我过去曾有很长时间极力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有什么直接的好处，但结果却发现这样做是不合理的。

"例如，那些把我称为他们的马的人中，有许多人并不驾驭我，而真正驾驭我的却完全是另外一些人。喂我的也不是他们，而完全是另外一些人。待我好的也不是那些把我叫做他们的马的人，而是马车夫们、马医们，总之是一些不相干的人。后来，我扩大了自己的观察范围，我才弄清，不仅对于我们马来说，**我的**这一概念毫无道理可言，它不过是人称之为所有感和所有权的那种人类的低级的、兽性的本能罢了。一个人说：'我的房子'，可是他从来不住在这幢房子里，他关心的只是房屋的建造和维护。一个商人说：'我的铺子'，比如说，'我的呢绒铺子'，可是他没有一件衣服是用他铺子里出售的上好呢料做成的。有些人把土地称为他们自己的，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块土地，也从来没有在这块土地上走过。有些人把另外一些人称为他们自己的，可是他们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而他们对待这些人的关系无非是净对他们作恶罢了。有些人把女人称为他们自己的女人或者妻子，可是这些女人却和别的男人同居。人们在生活中追

求的不是做一些他们认为是好事的事，而是一味追求把尽可能多的东西叫做自己的。我现在深信，这就是人和我们的本质区别。因此，且不说我们超过人类的其他的优点，就凭这一点，我们敢大胆地说，在生物排列的阶梯上，我们站得比人类高：人的活动——至少是我曾与之发生过关系的那些人的活动，遵循的是字眼，可是我们的活动遵循的却是事业。因此能够把我说成是我的马的这一权利，便由马夫头得到了，并因此而揍了马夫一顿。这一发现使我大为吃惊，连同我的毛色斑驳在人们中间所引起的种种想法和评论，以及由于我母亲的变心而在我心中所引起的深思，都促使我变成了一匹象我现在这样严肃和爱好深思的骟马。

“我有三大不幸：我是一匹花马，我是一匹骟马，人们还认为，我不属于上帝和我自己（就象一切活物都具有的特性那样），而是属于那个马夫头。

“他们对于我的这种设想引起了许多后果。第一个后果是把我单独饲养，喂得也好一些，更经常地用练马索让我跑圆道，而且较早地让我上套拉车。我两岁多的时候，他们就让我第一次上套拉车了。我记得，头一回，那个自以为我是属于他的马夫头，亲自带着一帮马夫来给我套车，他满以为我会暴跳如雷或者反抗。他们把我的嘴唇使劲扳开。他们把绳子套在我身上，让我驾上了辕。他们还在我背上套上一副很宽的十字形皮带，又把皮带拴在车辕上，以防我尥蹶子。可是我所盼望的只是乘此机会来表现一下我是愿意劳动和爱好劳动的。

“我走起路来活象一匹有经验的马，他们对此感到很惊讶。他们开始调教我，于是我便开始练习小跑。我每天都有很大长进，三个月以后连将军本人和许多别的人也纷纷夸奖我跑得好。

但是事情也怪，正因为他们以为我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马夫头的，所以连我的跑对于他们也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人们让我的马驹兄弟们练跑，测试他们的耐力，出来观看他们，让他们驾上镀金的马车，给他们披上贵重的马披。我则拉着马夫头的普通马车到切斯缅卡和其他村子里去替他办事。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是一匹花马，而最主要的，按照他们的说法，则是因为我不是伯爵的马，而是马夫头的财产。

“明天，如果咱们还活着，我将告诉你们，马夫头自以为他拥有的这一所有权，对于我产生了怎样的主要后果。”

这一整天，马群对霍尔斯托梅尔都毕恭毕敬。但是内斯特的态度仍旧很粗暴。庄稼汉的那匹灰马已经走到马群附近嘶鸣起来，于是褐色小牝马又开始搔首弄姿。

第七章

第三夜

新月初露，窄窄的镰刀似的月牙儿照着站在马圈中央的霍尔斯托梅尔的身影。其他的马都聚集在它身旁。

“由于我不是伯爵的，也不是上帝的，而是马夫头的，这对我便产生了一个主要的令人诧异的后果，”花马继续说道，“健步如飞本来是我们的主要优点，可是它却成了我被逐的原因。正当人们在跑圈调教‘天鹅’的时候，马夫头驾着我从切斯缅卡回来，在圈子旁站住了。‘天鹅’跑过我们身边。他跑得很好，但他毕竟有点卖弄，不象我那样训练有素，一只脚一接触地面，另一只脚随即离地而起，不随便浪费一点精力，而是全力以赴地勇往直

前。‘天鹅’从我们身边跑过去了。我情不自禁地走进了圈子，马夫头并没有阻拦我。‘怎么样，来试试我的这匹花马好吗？’他嚷道，当‘天鹅’再次和我并排的时候，他就放开了我。因为‘天鹅’已经加快了速度，跑顺了腿，所以第一场我落后了，但是在跑第二场的时候，我追了上去，开始接近轻便马车，开始并驾齐驱，开始超过，而且终于超了过去。又试了第二次——情况依旧。我跑得更快。这使大家吃了一惊，决定趁早把我卖出去，而且卖得越远越好，不得走漏一点消息。‘要不然让伯爵知道了，那就糟了！’他们都这么说。后来他们就把我卖给了一个马贩子当辕马。我在马贩子那儿并没有待很久。我又被一个来补充军马的骠骑兵买了去。这一切是如此不公平，如此残酷，因此当我被人家从赫列诺沃伊牵走，永远离开那使我感到可亲可爱的一切的时候，我反而觉得高兴。我待在他们中间实在太痛苦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爱情、荣誉、自由，摆在我面前的则是劳动、屈辱，屈辱、劳动，直到我的生命结束。为什么呢？就因为我是一匹花马，因此我就必须成为什么人的马。”

这天晚上，霍尔斯托梅尔没有能够再讲下去。马圈里发生了一件使所有的马都感到惊慌失措的事。怀驹过了预产期的牝马库普奇哈起初也在听故事，这时却突然转过身去，慢慢地走到马棚底下，开始在那里大声哼哼，使所有的马都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它身上。接着它就躺了下去，然后又站起身来，接着又躺下。一些老母马都懂得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可是那些年轻的马却慌了神，它们撇下骟马，围住了那匹病马。快天亮的时候，她下了一匹四腿哆嗦的小驹。内斯特叫来了马夫头，于是他们便把那匹牝马和驹子带进了单马房，而把除了它以外的马赶去放青。

第八章

第四夜

晚上，等大门关了，一切都静下来以后，花马又继续说下去：

“在我被人辗转倒卖的时候，我对人和马作了许多观察。我在两个主人那里待得最久：先是在一位公爵——骠骑兵军官那儿，后来是在一位住在显灵的尼古拉教堂附近的老太婆那儿。

“我在骠骑兵军官那儿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虽然他是导致我毁灭的罪魁祸首，虽然他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东西和任何人，可是正因为这一点我当时爱他，现在还爱他。我喜欢他漂亮、幸福、有钱，正是因此他谁都不爱。你们是懂得咱们这种崇高的马的感情的。他的冷酷，他的残忍，我对于他的从属地位，使我对他的爱更增添了一层特殊的力量。在我们那些美好的岁月里，我常常想，你就打死我，把我赶到筋疲力尽吧，我将因此而感到幸福。

“马夫头以八百卢布的代价把我卖给了马贩子，骠骑兵又把我从马贩子手里买了过来。他所以买我，就因为谁也没有一匹花马。这是我的黄金时代。他有一个情妇。因为我每天拉他到她那儿去，或者拉她到他这儿来，有时候则拉他们俩，所以我知道这件事。他的情妇是个美人儿，他也是个美男子，而且他的车夫也是个美男子。正因为这点我爱他们仨。我的日子过得很美。我的生活是这样安排的：一早，马夫来给我刷洗，不是车夫亲自动手，而是马夫。马夫是一个从农民中雇来的年轻小伙子。他打开门，把马身上冒出的热气放出去，把马粪清除掉，然后解

下马披，接着就用刷子刷我的身体，用铁篦子篦下一缕缕白色的马皮屑，马皮屑落到被马蹄铁上的棘刺蹬坏了的铺着麻包的地上。我开玩笑地咬咬他的袖子，用一只脚轻轻地踢蹬着地面。然后他就把马一匹接一匹地牵到水槽旁边，那小伙子欣赏着经他刷洗光滑的我那花斑，欣赏着我那马蹄阔大、笔直如箭的腿，欣赏着我那闪闪发亮的臀部和脊背——都能躺在上面睡觉。他把干草塞进高高的栅栏门，把燕麦倒进橡木做的牲口槽。最后，车夫头费奥凡就来了。

"主人和车夫一模一样。两人都是什么也不怕，除了他们自己以外谁也不爱，正因为如此，大家都爱他们。费奥凡上穿红衬衫，下着棉绒裤，外披腰部带褶的外衣。我喜欢他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头上抹了油，穿着腰部打褶的外衣走进马厩，一声吆喝：'喂，畜生，你忘啦！'接着他就用叉子把捅捅我的大腿，但是他从来不触痛我，只是为了开开玩笑而已。我立刻明白这是开玩笑，于是便贴紧耳朵，龇牙咧嘴。

"与我配对的是一匹黑马驹。每逢夜间出车我常和它套在一块儿。这个波尔坎不懂开玩笑，简直凶得象个恶鬼。我和它并排站着，中间隔一道马栏，我常常跟它当真咬起架来。费奥凡不怕它。有时，波尔坎一直走上前来，一声长嘶，仿佛要把费奥凡踢死似的，其实它不过是虚晃一招，于是费奥凡就给它戴上笼头。有一回，我跟它配对拉车，沿铁匠桥飞奔而下。主人和车夫都不害怕，他们俩又说又笑，向人们吆喝着，拽紧缰绳，东拐西弯，居然没压着一个人。

"我在为他们卖命中丢掉了我最优良的品质和半条性命。就在那时候，他们把我饮伤了，把我的腿也给跑断了。但是，尽管如此，这还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他们常常在十二点来，给

我上好套，给马蹄抹上油，把我的额鬃和鬃毛给泼湿了，然后让我驾上辕。

“雪橇用芦席苫顶，上铺丝绒，挽具上还有各种小巧的银扣，缰绳也是真丝编的，有一个时候还是抽丝绣花的。这套挽具是如此合身，等所有的绳襻和皮带系紧扣好之后，你简直没法分清哪儿是挽具，哪儿是马。他们总是在板棚里就把我套上车，套得不松不紧，可以行动自如。这时候，费奥凡就进来了，他的屁股比肩膀还宽，腰里束着一根红色的宽腰带，几乎齐到腋下，他检查一下挽具，便坐下来，把上衣掖进裤腰，接着便把一只脚伸进脚镫，常常还开上两句玩笑，然后他就挎上马鞭（这鞭子几乎从来没有抽过我，只是为了摆摆样子），说道：‘走吧！’于是我就昂首阔步地迈出大门。女厨子出来泼泔水，总要在门口站住。农民们往院子里运劈柴，也总是瞪大了眼睛。我走出去，跑了几步，便停下来。仆人们出来了，车夫们也赶着车过来了，于是他们就聊起天来。大家老是等呀等呀，有时在大门口一等就是两三小时，我们有时候也出去跑上一段，拐个弯，又停下来。

“门里终于有了动静，白头发的吉洪穿着燕尾服、挺着大肚子跑了出来，叫道：‘来车！’那时候还没有这种愚蠢的说法：‘上前’，仿佛我不知道拉车不能向后，只能向前似的。费奥凡吧嗒了一下嘴唇，就把雪橇赶近前去，接着公爵就大大咧咧地走出来，似乎这辆雪橇也罢，马也罢，弯腰曲背、伸出两手（这样伸着两手看来是没法持久的）的费奥凡也罢，都是平淡无奇的。公爵头戴高筒军帽，身穿灰色海龙皮领的军大衣，领子遮住了他那红润的、长着一对黑眉毛的美丽的脸庞——这样漂亮的脸是永远不应该遮住的。他踩着地毯走了出来，响着军刀、马刺和套鞋的铜后跟，似乎行色匆匆，丝毫不理会除了他以外人人争看、人人

欣赏的我和费奥凡。费奥凡吧嗒了一下嘴唇，我就拉紧缰绳，恭恭敬敬地缓步走上前去，站住了。我斜过眼去瞟了一眼公爵，扬了扬我那纯种的马头和细密的额鬃。公爵的情绪很好，有时跟费奥凡开开玩笑，费奥凡则微微转过他那漂亮的脑袋来回答他，但是没有松手，只是用缰绳做了一个勉强察觉得出来的、只有我才懂得的动作，于是便一二三，步子越迈越宽，我身上的每块肌肉都在颤动，我把雪和泥浆踢到雪橇的前下方，飞驰而去。那时候也没有眼下那种愚蠢的叫法：'啊！'——好象车夫有什么地方在疼似的，而是令人莫名其妙的'当心躲开！''当心躲开！'费奥凡叫道，于是行人靠边，纷纷止步，弯过脖子，打量着漂亮的骟马、漂亮的车夫和漂亮的老爷。

"我最爱超过快马。有时候，我和费奥凡远远瞥见一辆值得我们努力追赶的雪橇，我们就象一阵旋风似的飞奔前去，渐渐地开始越离越近，我已经把泥浆踢到雪橇的背部，接着我就同车上的乘客并驾齐驱，我在他头上打了一声响鼻，接着便跟辕鞍，跟车轭并列，一忽儿已经看不见他了，只听见我身后他那越离越远的声音。而公爵、费奥凡和我——我们都默不作声，装作我们不过是有事外出，根本没去注意那些驾着劣马与我们邂逅的人。我喜欢超过别的马，但是我也同样喜欢遇到善跑的骏马；一个刹那、一个声响、匆匆的一瞥，我们已经分道扬镳，我们又各自东西了。"

大门又响了起来，接着便听到了内斯特和瓦西卡说话的声音。

第五夜

开始变天了。天色阴霾，一早连露水都没有，但是天气暖

和，蚁虫嗡嗡嘤嘤地纠缠不休。马群一赶回来，群马就聚集在花马周围，于是它就这样说完了自己的往事：

"我的幸福生活很快就结束了。这样的生活我只过了两年。第二年冬末就发生了一件我认为最快乐的事，可是紧接着我又发生了一件最大的不幸。这事发生在谢肉节，我拉公爵去赛车。参与赛车的还有'缎子'和'小公牛'。我不知道公爵在那边亭子里干什么，我只知道他出来后便吩咐费奥凡把车赶进圈子。我记得我被领进了圈子，他们让我站好，又让'缎子'就了位。'缎子'的背上骑着一名伴赛骑手，我则跟原来一样驾着那辆城里人惯坐的雪橇。我在拐弯处就把它撂到了后头，于是人们发出一片欢笑声和喊叫声，大家纷纷祝贺我。

"当我被牵出来遛弯的时候，我后面跟随着一群人。有五、六个人向公爵出价几千卢布想买我。公爵只是露出他那雪白的牙齿哈哈一笑。

"'不，'他说，'这不是一匹马，而是一位朋友，给金山我也不卖。再见了，诸位，'他掀开车毯，便上了车。

"'上斯托任卡。'这是他情妇的住所。于是我们便飞驰而去。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幸福日子。

"我们到了她家。他把她称为自己的。而她却爱上了另一个人，跟他私奔了。他是到了她的住所才知道这事的。这时已是五点钟，于是他不给我卸套，立刻驱车去追她。这样的事是从未有过的：他们用马鞭抽我，让我飞跑。我生平第一次乱了步法，我感到惭愧，正想改正；但是我猛地听到公爵连声音都变了，他不断狂叫：'快！'接着鞭子一声呼啸，狠狠地向我抽来，我狂奔而去，一条腿碰上了雪橇前部的铁条。我们追了二十五俄里①

① 1俄里合1.06公里。

才追上了她。我虽然把他拉到了，但是我却整夜颤抖，什么东西也吃不下。第二天早晨他们给我水喝。我喝了水，从此就不再是我从前那样的一匹马了。我病了，他们折磨我，把我弄成了残废，可是人们却说这是治疗。我的马蹄脱落了，腿部肿了，四腿弯曲了，胸脯瘪了进去，浑身衰弱无力。他们把我卖给了马贩子。他给我吃胡萝卜和别的什么东西，把我弄成完全不是原来的模样，但那模样又可以欺骗外行。我已经没有力气了，也跑不动了。除此以外，马贩子还变着法儿折磨我，当买主一来，他就走进我的马房，用鞭子狠狠地抽我，吓唬我，简直把我弄得要发疯。然后他又抹去我身上的一道道鞭痕，牵了出去。后来有一个老太婆把我从马贩子手里买了去。她常常坐车到显灵的尼古拉教堂去，而且老打车夫。车夫在我的马栏里哭。这时候我才知道眼泪具有一种可口的咸味。后来那老婆子死了。她的管家就把我带到农村，卖给了一个布商。后来我因为吃小麦吃撑了，病变得更重了。他们又把我卖给了一个庄稼人。我便在那里耕地，几乎什么也不吃，而且那庄稼人又用犁头划破了我的一条腿。我又病了。接着，一个茨冈人把我换了去。他穷凶极恶地折磨我，最后才把我卖给了这儿的管家。于是我就来到了这里。”

大家默然。雨开始淅淅沥沥地下起来。

第 九 章

第二天傍晚，马群回家的时候，碰见他们的主人正和一位客人在一起。茹尔德芭走近家门时，斜过眼去瞟了一眼这两个男人的身影：一个是头戴草帽的年轻的主人，另一个是又高又胖、

皮肉松弛的军人。老牝马瞟了这两人一眼，便紧挨着客人的身边走了过去；其余的年轻的马惊慌起来，举步不前，特别是当主人陪着客人故意走进马群，互相指指点点，在谈论着什么的时候。

“这匹菊花青是我向沃耶伊科夫买来的，”主人说。

“这匹年轻的白腿黑马是谁的？——真好，”客人说。他们忽前忽后，指指点点，评论了许多马。他们也发现了那匹褐色小牝马。

“这是我从骑马赫列诺夫斯基留下来的种，”主人说。

他们边走边看，无法把所有的马都看遍。于是主人便把内斯特叫来，老头一听主人叫唤，就急忙用靴跟敲了敲花马的两胁，快步跑上前来。花马瘸着一条腿，但却跑得挺带劲，看来即使命令它使尽全力跑到天涯海角，它也不会有半句怨言。它甚至准备纵身飞奔，甚至还企图用右腿起跑。

“在俄国，我敢大胆说，没有一匹马能比这匹牝马更好的了，”主人指着一匹牝马说道。客人夸奖了一番。主人激动地或走或跑，指点着和叙述着每一匹马的来历和品种。显然，听着主人的介绍，客人感到乏味，于是他就想出一些问题，装作他对这些也颇感兴趣似的。

“是的，是的，”他漫不经心地说道。

“你瞧，”主人说，并不去回答他的问题，“你瞧这几条腿……我可是花大价钱买来的，它在我这儿下的马驹已经两岁了，能赛马了。”

“跑得好吗？”客人说。

他们就这样评论了所有的马，已经再没有什么可以显摆的了。他俩只好停止了说话。

“怎么样，咱们走吧？”

“走吧。”于是他们就向大门走去。客人很高兴，因为参观完毕，他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在家里可以吃饭、喝酒、抽烟，他的心情分明快活起来。内斯特骑着花马在等待主人还有什么指示。当客人走过内斯特身边时，他用他那又大又胖的手拍了一下花马的屁股。

“瞧，浑身花斑！”他说。“我也有过这样一匹花马，你记得吗，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主人听到已经不是在讲他的马，便不再听下去，却回过头去，继续望着他的马群。

蓦地，在他的耳边响起了一声蠢笨、孱弱、衰老的嘶鸣。这是花马在引吭长嘶，但是它没有叫完，就仿佛害臊似的戛然而止。无论客人或者主人都没有注意到这声嘶鸣，他们从一旁走过，回家去了。霍尔斯托梅尔认出了这个皮肉松弛的老头就是它的心爱的主人，那个曾经显赫、富有的美男子谢尔普霍夫斯科伊。

第 十 章

• •

• •

雨仍旧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马圈里阴沉沉的，可是在老爷的宅子里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主人家的豪华的客厅里摆下了非常讲究的晚茶。男主人、女主人和来客正坐在那儿用茶。

茶炊旁边坐着女主人，她怀孕了，这从她那隆起的肚子、挺直而凸出的姿态、丰腴的体形，特别是从她那温柔而又庄重地瞧

着人的目光深沉的大眼睛，便可一目了然。

主人双手捧着一盒特制的十年陈雪茄，照他的说法，这样的雪茄谁也没有，因此他准备拿出来在客人面前炫耀一番。主人是一位约莫二十五岁的美男子，精神焕发，保养得很好，头发经过精心梳理。他在家中穿着一套在伦敦定做的崭新的宽大而厚实的西服。他的表链上挂着几枚大而贵重的表坠。衬衫上的金袖扣大而厚实，还镶着绿松石。他的胡子是拿破仑三世式的；那两撇耗子尾巴[1]也是抹过油膏的，而且向上翘得只有在巴黎才能做到的那种模样。女主人身穿一件印有五彩缤纷的大花束的薄绸连衣裙；她有一头淡褐色的浓发，虽然头发并不完全是她自己的，但十分美丽，插着一些大而别致的金发针。手上戴着很多手镯和戒指，都十分贵重。茶炊是银的，茶具十分精致。一名男仆，身着燕尾服和白坎肩，系着领结，仪表非凡，象一座雕像似的站在门口，静候主人的指示。家具都是用弯曲木制成的，光洁明亮；壁纸是深色的，印着大花。桌旁站着一只十分小巧玲珑的小狗，它的银项圈在铿锵作响。这只小狗取了一个非常难叫的英国名字，夫妻俩因为不懂英语，所以叫起来很拗口。在墙角的鲜花丛中放着一架incrusté[2]钢琴。一切都焕发出时新、豪华和珍奇的气派。真是琳琅满目，但是在一切东西上又都留有一种穷奢极侈、珠光宝气和缺乏高雅情趣的特别的印记。

男主人是一个酷爱快马的人，他体格强壮，性情好动。象他这种人是从来不会绝迹的。他们穿着貂皮大衣驱车出游，把贵重的花束抛掷给女演员，喝最昂贵、最时新的美酒，住最贵的旅馆，颁发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奖品，供养着花销最多的女人。

---

① 指两撇向上翘起的胡子。

② 法语：带镶嵌的。

来客尼基塔·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是一位四十出头的人，又高又胖，秃顶，蓄着茂密的小胡子和络腮胡子。他过去一定很漂亮。但现在看来无论在体力上、精神上和金钱上都大不如前了。

他债台高筑，为了不被抓进大牢，他不得不找点事做。他现在是一处养马场的场长，正前往省城公干。这个位置是他的阔亲戚替他谋得的。他穿着军服上衣和蓝裤子。这样的上衣和裤子除了有钱人以外是谁也做不起的，他的内衣也一样，他的表也是英国货。他的皮靴底简直好极了，足有一指厚。

尼基塔·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这辈子挥霍了两百万家产，现在还欠债十二万。因为有过这么一大笔财产，所以往往还保持着生活中的排场，使他能够借债度日，近乎阔绰地又过了十个年头。约莫十年过去了，排场完了，于是尼基塔的生活也就变得凄凉了。他已经开始喝酒，就是说借酒以图一醉，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其实喝酒，他从来没有开始过，也从来没有终止过。他的穷途落魄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他的眼神的不安（他的目光开始躲躲闪闪）、语调和动作的迟疑不决中。这种不安的神情之所以使大家感到吃惊，因为它分明是不久前才在他身上出现，而且看得出来，他一辈子天不怕地不怕，可现在，就在不久以前吧，他才因饱受苦难而一反常态，变得胆小怕事起来。主人和主妇都看出了这一点，他们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想必是心照不宣，这事且留待上床时再详细讨论，他们现在姑且对这位可怜的尼基塔敷衍应酬，甚至殷勤款待。年轻主人的幸福的神态伤害了尼基塔的自尊心，使他想起自己那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心里又痛苦又嫉妒。

“怎么样，抽雪茄对您没什么吧，玛丽？”他对那位太太说，说话的声调是一种特别的、难以捉摸的，只有长于此道的人才学得

来，——这种声调客气而友好，但又不十分尊重，这是那种经常出入社交界的人同姘妇说话的腔调，以示与妻子有别。他倒并不是想要侮辱她，相反，他现在还巴不得能巴结上她和她那位当家的，虽然他自己决不肯向自己承认这一点。但是他已经习惯了用这种语调跟这样的女人说话。他知道，如果他对她象对待一位太太那样，她自己都会感到诧异，甚至还会生气的。此外，他对一位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的真正的妻子总得保持若干显示尊重的语调。他对待这一类太太一向是尊敬的，这倒不是因为他同意那些杂志（他从来不看这些无聊的玩意儿）上所宣传的要尊重每个人的人格，以及婚姻不足取诸如此类的所谓论点，而是因为一切体面人都是这样做的，而他是一个体面人，虽然已经潦倒了。

他拿起一支雪茄。但是主人却笨拙地抓起一把雪茄来敬客。

"不，你一抽就知道了，真好。拿去吧。"

尼基塔用手推开了雪茄，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受到侮辱和感到羞惭的神情。

"谢谢。"他掏出自己的烟盒。"你尝尝我的吧。"

女主人是敏感的。她注意到了这一点，便急忙和他谈起话来：

"我非常喜欢雪茄，要不是我周围大家都在抽烟，我自己还想抽哩。"

她说罢嫣然一笑，她的笑是美丽的、善良的。他也迟疑地报以一笑。他缺了两颗牙。

"不，你抽这个吧，"迟钝的男主人继续说道。"另一种的味道淡一些。弗里茨，bringen Sie noch *eine* Kasten，"他说，"dort

Zwei①。"

他的德国听差又去把另一盒拿了来。

"你更喜欢哪一种？凶些的吗？这种非常好。你全拿去吧，"他又要把雪茄塞给他。能在别人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珍藏，他分明很得意，因此他什么也没有发现。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点上了烟，急忙把已经开始的话题继续下去。

"那么'缎子'你是花多少钱买的呢？"他说。

"可花了大价钱，不下五千吧，但是我起码赔不了本。老实告诉你，它下的驹子有多好啊！"

"能赛马了吗？"谢尔普霍夫斯科伊问。

"赛得可好啦。它下的马驹眼下已得了三次奖：在图拉、莫斯科和彼得堡，在彼得堡那次是和沃耶伊科夫的'大青马'跑的。要不是那个骑手机灵，四次矫正它跑乱了的步法，它恐怕就要榜上无名了。"

"这马就是胖了点。实打实说吧，荷兰马的味道太重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

"那么那些母马是干什么用的？我明天带你去看。多布雷尼娅，我花了三千。拉斯科瓦娅，我花了两千。"

男主人又开始列举自己的财产。女主人看到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听了这些很难受，他不过假装在听罢了。

"你们还喝茶吗？"她问。

"我不喝了，"男主人说，又继续讲下去。她站起身来，男主人喊住了她，搂住她接了个吻。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望着他们，也为了巴结他们，不自然地笑

---

① 德语：再去拿一盒来，那儿有两盒。

了笑，但是当男主人站起身来，搂着她，陪她走到门帘那边去时——尼基塔的脸色忽然变了，他长叹一声，在他皮肉松弛的脸上忽然现出了绝望。甚至还可以看到愤愤不平的神态。

第十一章

主人回来了，笑吟吟地坐在尼基塔的对面。他俩沉默了一会儿。

“是的，你说过，你是向沃耶伊科夫买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似乎漫不经心地说道。

“是的，买了‘缎子’，我已经说过了。我一直想从杜博维茨基那儿买几匹牝马来。可是他剩下的都是些废物。”

“他破产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但他刚说出口又止住了，四下看了看。他想到他还欠这个破了产的主儿二万卢布。如果说有什么人“破产”的话，那人们一准在说他。他闭上了嘴。

他俩又沉默了很长时间。主人在脑子里盘算着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在客人面前吹嘘一番。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则在思忖着，他怎么才能显示出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已经破了产的人。但是两人的思路都很窄，尽管两人都在拚命抽雪茄提神。“话又说回来，什么时候喝酒呢？”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想。“一定得喝点酒，要不然，跟他在一起非闷死不可，”主人想。

“那你在此地还要逗留很久吗？”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

“再待个把月吧。怎么样，咱们吃晚饭去好吗？弗里茨，饭准备好了吗？”

他们走进了餐厅。在餐厅的吊灯下的餐桌上放着蜡烛和各

种极为罕见的东西：带吸管的矿泉水瓶、有美人像的瓶塞、长颈瓶装的特种美酒、非同凡响的下酒菜和伏特加。他们喝了再喝，吃了又吃，话匣子总算打开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已经满脸绯红，他不再胆怯，谈了起来。

他们先谈女人。谁有什么女人：茨冈女人、舞女、法国女人。

“怎么，你离开那个马蒂埃了吗？”主人问。这就是那个从前靠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养活、使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倾家荡产的情妇。

“不是我离开了她，而是她离开了我。唉，老弟，你试想，我这辈子花了多少钱啊！现在我能有一千卢布，能够离开所有的人，真的，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在莫斯科住不下去了。唉，有什么好说的呢。”

单听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主人觉得乏味。他想说他自己——炫耀一番。可是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却想谈他自己——谈他的显赫的过去。主人给他斟了一杯酒，等他什么时候把话说完，好自吹自擂一番：他是怎样办起了这座过去谁也不曾有过的养马场的。而且他的玛丽不仅因为他有钱才爱他，也是真心实意地爱着他。

“我想告诉你，在我的养马场里……”他刚开始说，但是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打断了他的话。

“从前呀，我敢说，”他开口道，“我爱生活，也会生活。你刚才谈到赛马，那你就说说你哪一匹马跑得最快？”

主人一听到又有机会来谈自己的养马场了，感到分外高兴。他刚要开口，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又打断了他的话。

“是的，是的，”他说。“要知道，你们这帮养马场老板的所谓赛马，无非是出于虚荣心罢了，并不是为了欢乐和生活。我从前

可不是这样的。今天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曾经有过一匹拉车的马，是一匹花马，浑身花斑，就跟你的牧马人骑的那匹一样。唉，真是一匹好马！说来你也不信，那是在四二年，我刚到莫斯科；我到马贩子那儿去，看到一匹花斑骟马。体格很好。我一看就中意了。价钱呢？一千卢布。我很中意，就买了下来，让它拉车。这样的马我不曾有过，你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无论就拉速，就力气，就外表的美，我都没有见过比它更好的马了。你那时还是个毛孩子，这事你不可能知道，但是我想，你总该听说过吧。全莫斯科都知道它。"

"是的，我听说过，"主人不乐意地说道，"但是我想跟你谈谈我的马……"

"那你听说过啦。我买下它的时候，既不知道品种，也没有畜种证书；这是我后来才打听到的。是我和沃耶伊科夫俩打听出来的。它是柳别兹内一世的儿子，名叫霍尔斯托梅尔。也就是量粗麻布的意思。因为它毛色不纯，赫列诺沃伊养马场把它给了马夫头，这个马夫头又把它给骟了，卖给了马贩子。这样的好马天下少有，老弟！唉，俱往矣。唉，青春不再！"他唱了一句茨冈歌。他已经有了醉意。"唉，俱往矣，大好的岁月。我那时才二十五岁，我当时有八万银卢布①的年收入。没有一根白头发，满嘴的牙齿都象珍珠一样。无论干什么都马到成功。唉，俱往矣。"

"嗯，那时候的马也没有这样快，"主人利用对方说话的间歇说道。"我告诉你，我的头一批马开始做坐骑和套车的时候，还没有……"

---

① 1个银卢布合3.5纸卢布。

“你的马！那时候可要快多了。”

“怎么快多了。”

“快多了。我现在还记得，有一次在莫斯科我驾着它出去赛车。我的马都不在那儿。我不喜欢大走马，我有一些纯种马：‘将军’、肖莱、穆罕默德等。我平时总是驾花马外出。我的车夫是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我很喜欢他。现在他也变成酒鬼了。我就这样去了。有人说：‘谢尔普霍斯科伊，你什么时候才能养几匹大走马呀？’‘你们那些破玩意儿，去它们的吧，我这匹拉车的花马准跑得过你们所有的马。’‘这可是跑不过的。’‘赌一千卢布。’于是击掌为定。大家起跑了。我超过了五秒钟，赢到了一千卢布。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我还驾过纯种的三套马马车，三小时跑了一百俄里。全莫斯科都知道。”

于是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便信口开河、滔滔不绝地胡诌起来，那位东道主连一句话也插不进去，只好垂头丧气地坐在他对面，给自己和他往杯子里斟酒，聊以解闷。

天色渐明，可他们俩还坐在那里。主人感到乏味极了。他站起身来。

“该睡觉就睡觉去吧，”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他说着站起身来，踉踉跄跄、气喘吁吁地向安排给他住的房间走去。

主人和情妇同榻而卧。

“不，他真叫人受不了。喝醉了酒就没完没了地胡说。”

“他还向我献殷勤呢。”

“我怕他会开口借钱。”

谢尔普霍斯科伊和衣躺在床上，喘着粗气。

“我可能信口开河说得太多了，”他想。“不过也没什么大不

了。酒倒不错，但这家伙是个大混蛋。浑身商人气。我也是个大混蛋，"他自己对自己说，接着便哈哈大笑起来。"过去我养活别人，现在别人养活我。不错，现在是温克勒莎在养活我——我向她拿钱花。他[1]这是活该，他这是活该！话又说回来，得把衣服脱掉，靴子我可脱不下来。"

"来人哪！"他叫道，但是打发来侍候他的那个仆人早就睡觉去了。

他坐起来，脱去了军服上衣、坎肩，凑凑合合地褪下了裤子，但靴子怎么也脱不下来，那个软软的大肚子碍事。他好容易脱下了一只，另一只——折腾了半天，弄得气喘吁吁，人都弄累了。他就这样，一只脚套在靴筒里倒了下去，打起鼾来，使整个房间都充满了烟味、酒味和肮脏的老年人的气味。

第十二章

如果说这天夜里霍尔斯托梅尔还在回忆什么往事的话，那它也被瓦西卡打了岔。他把马披扔到它身上，疾驰而去。他把它拴在酒店门口，让它直到天亮都和一匹农民的马待在一起。它俩互相舔着。早晨它回到马群里，一个劲地搔痒。

"不知道什么东西痒得这么厉害，"它想。

又过了五天。请来了马医。他高兴地说：

"疥疮。让我去卖给茨冈人吧。"

"何必呢？宰了得了，让它今儿就一命归天。"

早晨静悄悄的，风和日丽。马群到野外去了。霍尔斯托梅

---

[1] 指温克勒莎的丈夫。

尔留了下来。来了一个奇怪的人，又瘦又黑又脏，外衣上溅满了黑乎乎的东西。这是一个专剥兽皮的人。他连瞧都没瞧它一眼，就抓起霍尔斯托梅尔笼头上的缰绳，把它牵走了。霍尔斯托梅尔连头也没回，就象平时那样拖着四条腿，后脚上缠着干草，老老实实地跟着他走了。走出大门后，它想去井台，但是剥兽皮的人拽了一下缰绳说："不必了。"

剥兽皮的人和瓦西卡一前一后，走到砖棚后面的山沟里，便停了下来，仿佛在这个最普通的地方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似的。这时候，剥兽皮的人把缰绳递给了瓦西卡，脱去外衣，挽起袖子，从靴筒里取出刀子和磨刀石，便动手磨起刀来。骟马向缰绳伸过头去，它出于无聊想嚼嚼绳子，但又够不着，它只得叹口气，闭上了眼睛。它的一片嘴唇耷拉下来，露出磨平了的黄牙，接着它就在磨刀声中打起了瞌睡。只有那条稍稍伸出的长有瘤子的病腿在微微哆嗦。蓦地，它觉得有人托住了它的颧骨，把它的脑袋往上抬。它睁开了眼睛。它前面有两条狗。一条朝剥兽皮的人的方向嗅着，另一条蹲着，望着骟马，仿佛正等着它身上的什么东西似的。骟马望了它们一眼，接着便用颧骨蹭了蹭抓住它的那只手。

"大概想给我治病，"它想。"治就治吧！"

果然，他觉得有人在它的喉咙上做了什么手术。他觉得疼，哆嗦了一下，蹬了一下腿，但它还是忍住了，等待着下文。下文是一种什么液体象一大股喷泉似的流到了它的脖子上和胸上。它张开两胁吐了一口气。它感到轻松多了。它的生命的整个重担减轻了。它闭上了眼睛，垂下头去——谁也没有去扶住它。然后脖子也低垂下去，接着四条腿也哆嗦起来，全身开始晃动。它倒不是觉得害怕，它感到惊异。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它感到惊

异，便向前、向上冲去。但是四条腿刚一挪动，就一个趔趄侧身倒了下去，它想跨前一步，却一个倒栽葱，又向左侧倒下了。剥兽皮的人等到痉挛停止，便赶开已经凑近来的那两条狗，然后抓住骟马的一条腿，把它翻了个身，让它肚子朝天，接着他便叫瓦西卡抓住这条腿，开始开膛剥皮。

“想当年，这也是一匹好马哩，”瓦西卡说。

“要是肥点，这张皮子就好了，”剥兽皮的人说。

傍晚，马群下山，那些走在左边的马看到山脚下有一摊鲜红的东西，旁边有一群狗在奔忙着，乌鸦和鹞鹰飞来飞去。一条狗用两腿蹬住马尸，摇晃着脑袋，把它咬住的那块马肉撕下来。褐色小牝马站住了，伸长了脑袋和脖子，深深地吸了几口气。牧马人好容易才把它赶走。

清晨，在遍地老林的山沟里，在杂草丛生的林边洼地上，有几只大脑袋的狼崽在快乐地嗥叫着。它们一共五只：四只几乎一般大小，有一只最小，脑袋比身体还大。一只瘦瘦的正在换毛的母狼拖着吃得鼓鼓的肚子（大肚子上的奶头几乎拖到地上），从灌木丛中走出来，冲着狼崽坐了下来。狼崽们围成一个半圆，伫立在它对面。母狼走到那只最小的狼崽面前，垂下尾巴，弯下脑袋，将嘴朝下，做了几个抽搐的动作，接着便张开牙齿锋利的大嘴，用足力气吐出了一大块马肉。狼崽子们更加向它凑近了些，但是它威胁地向它们挪近一步，把整块马肉都给了那只小的。那只小狼崽仿佛在发怒似地嗥叫着，一口咬住马肉，将它按在脚下，大嚼起来。接着母狼又给第二只、第三只和所有的五只狼都吐出了一块肉，这时它才在它们对面躺下来休息。

一星期后，砖棚附近只剩下了一块巨大的颅骨和两根大腿

骨，其余的统统被拖走了。到了夏天，一个收集骨头的农民又把这两根大腿骨和颅骨拿去派了用场。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这个曾经出入社交界、吃喝玩乐了一辈子的人的尸体，被掩埋到土里却要晚得多。无论是他的皮也罢，肉也罢，骨头也罢，都毫无用处。正如二十年来他那具出入社交界的行尸走肉一直是大家的沉重负担一样，最后把这具尸体掩埋入土又只是给人们增添了一项新的麻烦。任何人都早就不需要他了，他早就成了大家的累赘，但是埋葬死人的活死人还是认为有必要给这具立时腐烂肿胀的尸体穿上好的制服、好的皮靴，把这具尸体安放在好的新棺材里，棺材的四角还挂上新流苏，然后再把这口新棺材放进另一口铅椁里，把它运往莫斯科，并且在那里把前人的尸骨挖掘出来，接着就在原地把这具正在腐烂生蛆、穿着新制服和锃亮的皮靴的尸体掩埋起来，用土盖上了一切。

（1865 年）

臧仲伦 译

伊万·伊利奇之死

一

在司法机关大楼里，正在开庭审理梅尔温斯基家族一案。在庭间休息的时候，几名委员[①]和一名检察官都聚集到伊万·叶戈罗维奇·舍别克的办公室里，谈起了那著名的克拉索夫案件。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态度激昂，旁征博引，认定此案不属法院管辖，伊万·叶戈罗维奇固执己见，而彼得·伊万诺维奇则不置可否，从一开始就无意介入争论，他随便浏览着刚才送来的《新闻》报。

"诸位！"他说，"伊万·伊利奇死了。"

"真的？"

"这不，请看，"他对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说，递给他一张新出的、油墨气味很浓的报纸。

在黑色的边框中赫然印着："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戈洛温娜满怀悲痛讣告诸亲友：爱夫，高等审判厅委员伊万·伊利奇·戈洛温不幸于一八八二年二月四日逝世。谨订于星期五下午一时出殡。"

伊万·伊利奇生前是在座诸公的同僚，而且大家都很爱他。

---

① 指高等审判厅委员。

他患病已达数周之久，据说，得的是不治之症。他的职位仍替他保留着，但是据推测，倘若他死了，上峰很可能委派阿列克谢耶夫来担任他的职务，而阿列克谢耶夫的空缺则由温尼科夫或什塔贝尔递补。因此，聚会在办公室里的衮衮诸公，一听说伊万·伊利奇死了，每个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人的死，对于诸委员本人或者他们的熟人的职务上的升迁，会有怎样的意义。

"现在，我想必可以得到什塔贝尔或者温尼科夫的位置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想。"此事上峰早已首肯，而这次晋升将为我增加八百卢布年俸，外加一个办公室。"

"现在可以呈请把我的内弟从卡卢加调来了，"彼得·伊万诺维奇想。"妻子一定会非常高兴。现在她再也不会说我从来不肯为她的亲戚出力了。"

"我早就想他会一病不起的，"彼得·伊万诺维奇说出了声音。"可惜。"

"他到底生的什么病？"

"医生也没法确诊。或者说，确诊了，但众说不一。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还以为他肯定会好起来的。"

"我在过节以后还一直没有上他家去过。可老想去。"

"怎么，他有财产吗？"

"他妻子似乎薄有资产。但也不过区区之数。"

"是啊，应当去。可惜他家住得太远了。"

"应当说，离您太远了。离开您住的地方，什么都远。"

"你们瞧，就因为我住在河对面，他总不肯原谅我，"彼得·伊万诺维奇笑容可掬地指着舍别克说。于是他们便谈论起城区距离的遥远，接着便去开庭。

由于此公的溘然长逝，从而引起每个人推测由此而可能产生的职务上的升迁和可能有的变化以外，一个经常见面的熟人的死这一事实本身，还使所有闻讯的人产生一种庆幸感：死的是他，而不是我。

“怎么，他死了；可是你瞧，我没有死，”每个人都这么想或者这么感觉。伊万·伊利奇的一些相知，即他的一些所谓朋友们，此时不由得想到，现在他们还必须去履行一项非常乏味的礼尚往来：参加祭奠和吊唁遗孀。

过去与伊万·伊利奇过从最密的是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和彼得·伊万诺维奇。

彼得·伊万诺维奇是他过去在法律学校的同学，他认为他过去多承伊万·伊利奇关照，心中十分感激。

吃午饭的时候，彼得·伊万诺维奇把伊万·伊利奇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妻子，又告诉她，也许有可能把内弟调到他们这个地区来。饭后，他也没躺下小憩片刻，便穿上燕尾服，坐车到伊万·伊利奇家里去了。

在伊万·伊利奇私邸的大门前，停着一辆轿式马车和两辆出租马车。在楼下前厅的衣帽架旁，靠墙放着一个覆盖着锦缎的棺材盖，棺材四周挂着缨络和刷有金粉的绦带。两位身穿丧服的女士正在脱皮大衣。一位是伊万·伊利奇的妹妹，这是彼得·伊万诺维奇认识的，另一位是不相识的太太。彼得·伊万诺维奇的同僚施瓦茨恰好从楼上下来，他在楼梯上面看见彼得·伊万诺维奇走进来，就站住了，对他递了个眼色，仿佛说：“伊万·伊利奇做得也够蠢的；换了足下与我，就完全不同啦。”

施瓦茨的蓄着英国式的连鬓胡子的脸和他那穿着燕尾服的整个修长的身材，象平时一样，具有一种高雅的庄重，这种庄重

与施瓦茨的诙谑、轻浮的性格适相矛盾，可是在这里却别具深意。彼得·伊万诺维奇这样想。

彼得·伊万诺维奇让女士们先走，接着他就慢条斯理地跟在她们后面向楼梯走去。施瓦茨见此也就不下楼了，他在楼梯上停住了脚步。彼得·伊万诺维奇明白他的用意：显然，他想跟他商定今天在哪儿打文特①。两位太太上了楼去看望死者的遗孀，施瓦茨严肃地抿紧嘴唇，投过调皮的一瞥，扬了扬眉毛，示意彼得·伊万诺维奇到右边死者的房间里去。

彼得·伊万诺维奇走了进去，象平时一样，这时他踌躇不决，不知道他在那儿应该做什么。他只知道在这样的场合画个十字总也无妨。但是画十字的时候要不要鞠躬，他心里却拿不定主意，因而取了个折中办法：走进房间后，他画了个十字，微微弯了弯腰，似乎在鞠躬。同时，随着胳膊和脑袋的动作，他偷眼打量了一下房间。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个是中学生，大概是侄子辈的，正一面画着十字，一面退出房间。一位老妇人站着不动。一位奇怪地扬起眉毛的太太正在对她低声说着什么。一位身穿常礼服、精神抖擞、态度果断的诵经士正以排除一切干扰的神态大声诵读着什么；一名专管打杂的农民格拉西姆，正轻手轻脚地走过彼得·伊万诺维奇面前，往地板上撒着什么。一看见这个，彼得·伊万诺维奇就立刻嗅到一种腐尸的微臭。在最后一次拜访伊万·伊利奇的时候，彼得·伊万诺维奇曾在书房里见过这个农民；他当时正干着护理病人的差事，而且伊万·伊利奇特别喜欢他。彼得·伊万诺维奇不断画着十字，在介于棺材、诵经士和安放在墙角桌子上的神像这三者之间微微地鞠着躬。然后，

---

① 一种牌戏。

他觉得似乎用手画十字的动作已经做得太久了，便稍停片刻，开始打量死者。

死者象死人一向躺的那样躺着，显得特别重，他的僵硬的四肢全无生气地陷进灵柩的垫子里，永远佝偻着的脑袋被放置在枕头上，蜡黄的前额突出着（死人向来都是这样的），两鬓坍陷，脑门微秃，鼻子突出，鼻子仿佛是被硬装在上嘴唇上似的。自从彼得·伊万诺维奇上次看见他以来，他变了许多，变得更瘦了，但是象所有的死人那样，他的脸却比活着的时候漂亮了些，主要是显得庄重了。他的面部表情似乎在说：凡是该做的事他都做了，而且做得很对。此外，在这个表情中还有一种对活人的责难和告诫。这种告诫在彼得·伊万诺维奇看来是不合时宜的，或者，起码是与他无关的。他不知道为什么感到有点儿不快，便再一次匆匆地画了个十字（他觉得画得太匆忙了，匆忙得近乎失礼），便转身向门口走去。施瓦茨正叉开两腿，两手在背后摆弄着他那圆筒礼帽，在外屋等着他。瞧一眼施瓦茨那玩世不恭、整洁挺括、英俊潇洒的仪表，就使彼得·伊万诺维奇的精神为之一爽。彼得·伊万诺维奇心里明白，他施瓦茨超然于这一切之上，毫无抑郁不乐之感。他那副样子就似乎在说：伊万·伊利奇的丧事决不能成为一个充足的理由来破坏“庭规”，也就是说，任何事情都不能妨碍他们在今晚，当仆人摆好四支新开封的蜡烛的时候，打开纸牌，玩上一阵；总之没有理由可以设想，这件丧事会妨碍我们愉快地度过今天的夜晚。他把这个想法低声告诉了从他身旁走过的彼得·伊万诺维奇，并建议他们在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家碰头，打它一局。但是，看来，彼得·伊万诺维奇是注定今晚玩不成文特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是一个身材不高的胖女人，尽管她费尽心机想朝相反的方面发展，还

是从肩膀以下不断加宽，她穿着一身黑色的丧服，头上扎着花边缎带，跟那位站在灵柩对面的太太一模一样奇怪地扬起眉毛。她陪同别的太太们从自己的内室出来，把她们送到死者的房门口，然后说道：

“马上就要举行安魂祈祷了；请进去吧。”

施瓦茨模棱两可地鞠了个躬，站住了，似乎对这个建议既未表示接受，也未表示谢绝。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认出了彼得·伊万诺维奇，便叹了口气，走到他的身边，拿起他的手，说道：

“我知道，您是伊万·伊利奇的生前知交……”她瞧了瞧他，等待他对这话作出相应的动作。

彼得·伊万诺维奇知道，正如在那边必须画十字一样，在这里就应当握一握手，叹口气说：“请相信我！”于是他便这么做了。做完以后，他觉得效果恰如所料：他感动了，她也感动了。

“咱们走，趁那边还没有开始，我有点事想跟您谈谈，”她说。“请把您的胳臂给我。”

彼得·伊万诺维奇伸出了胳臂，他俩便向内室走去，当他们走过施瓦茨的身边时，施瓦茨伤心地向彼得·伊万诺维奇递了个眼色，他那玩世不恭的眼神似乎在说：“打文特的事算吹啦！请别见怪，我们只能另找牌友了。您倘若能够脱身，五个人打也行。”

彼得·伊万诺维奇更加伤心地长叹了一声，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感激地握了握他的手。他俩走进了她家的客厅，客厅的四壁糊着玫瑰色的珠皮呢①，灯光昏暗，他们在桌旁

① 一种厚实的印花布，印有图案或花纹，用于糊墙；或为家具包面。

坐了下来：她坐在长沙发上，彼得·伊万诺维奇则坐在一张弹簧已坏、一坐下就不规则地乱颤的软凳上。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本来想关照他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去的，但她觉得眼下说这话跟她的处境不相称，便打消了这个主意。彼得·伊万诺维奇在这张软凳上就座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了伊万·伊利奇从前是怎样布置这间客厅的，他还跟他商量过关于这种印有绿叶的玫瑰色珠皮呢的事。这位死者的遗孀从桌旁走过，想坐到长沙发上去的时候(整个客厅几乎摆满了家具和各种小摆设)，她那黑披肩上的黑色花边被桌上的雕花挂住了。彼得·伊万诺维奇站起身来，想帮她解开，这时，他身下的软凳获得了解放，开始波动，把他推出来。这时，这位遗孀已经自己动手把花边摘了下来，于是彼得·伊万诺维奇又重新落座，压住了他身下那张正在造反的软凳。但是这位遗孀并没有把花边全摘下，因此彼得·伊万诺维奇又重新站起身来，软凳又重新开始造反，甚至还嘎的响了一声。当这一切都完了之后，她便掏出一块干净的麻纱手帕，哭了起来。由于花边的插曲和与软凳的斗争，把彼得·伊万诺维奇的感慨冲淡了，他坐在那里双眉深锁。幸亏伊万·伊利奇的听差索科洛夫走进来，打破了这个僵局。他进来报告说，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选定的那块坟地索价二百卢布。她停止了哭泣，用受害者的神态瞥了彼得·伊万诺维奇一眼，接着便用法语说她的境况十分艰难。彼得·伊万诺维奇默然以对，摇了摇头，表示他毫不怀疑地相信，这是势所难免、无可奈何的事。

“请抽烟吧，”她用豁达大度同时又悲恸欲绝的声音说道，接着她便跟索科洛夫谈起了那块坟地的价钱问题。彼得·伊万诺维奇一面点烟，一面听见她非常详尽地询问了关于坟地的各种

价钱，然后把她要买的那一块定了下来。谈完坟地的事以后，她又吩咐了一些关于唱诗班的事。索科洛夫便走了出去。

“一切都要我亲自过问，”她对彼得·伊万诺维奇说，把放在桌上的照相册挪到一边；接着，她又发现烟灰正在威胁着桌子，便忙不迭地将烟灰缸给彼得·伊万诺维奇挪近了一点，说道：“如果硬说我由于悲痛无法照料实际工作，我认为这是假的。相反，如果说有什么事虽然不能给我慰藉……却能替我分忧的话，那就是为他而操心张罗。”她又掏出手帕，好象要哭，但是她又突然振作起来，似乎强忍下悲痛，开始平静地说：

“不过我有件事想跟您谈谈。”

彼得·伊万诺维奇点点头，小心在意地不让软椅里的弹簧乱颤：这些弹簧又立刻在他的屁股底下动起来。

“最后几天他非常痛苦。”

“很痛苦吗？”彼得·伊万诺维奇问。

“哎呀，痛苦极了！最后几小时，而不是最后几分钟，他不停地喊叫。连续三天三夜，他直着嗓子不停地喊叫。简直叫人听了心碎。我真不明白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隔着三重门都听得见。哎呀！我经受了多大的痛苦啊！”

“莫非他当时还神志清醒吗？”彼得·伊万诺维奇问。

“是的，”她低声说，“直到最后一分钟。他在临死前一刻钟才跟我们告别，还请我们把沃洛佳领出去。”

彼得·伊万诺维奇跟死者相知多年。死者先是一个快乐的男孩，后来和他一起上学，及至成年，又是同僚。尽管他不愉快地意识到他自己和这个女人都在装腔作势，可是一想到他的痛苦，他还是不寒而栗。他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前额，那个紧压在嘴唇上的鼻子。由人及己，他不由得感到毛骨悚然。

“三天三夜可怕的痛苦，然后是死。要知道这事对于我也可能立刻和随时发生，”他这样想道，霎时感到一阵恐怖。但是立刻，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一个惯常的想法跑来帮了他的忙：遭到这个变故的是伊万·伊利奇，而不是他，他是不应该，也决不会发生这种事的；他这样想就会抑郁寡欢，这是很不应该的；施瓦茨的脸色也分明说出了这层意思。彼得·伊万诺维奇作了这样的一番考虑以后，便放下心来，开始有兴趣地询问伊万·伊利奇临终时的种种细节，仿佛死不过是一种例外，这种例外仅为伊万·伊利奇所独有，而与他毫不相干。

他们东拉西扯地谈了一通伊万·伊利奇遭受到的确实十分可怕的肉体痛苦的诸般细节之后（这些细节，彼得·伊万诺维奇仅从伊万·伊利奇的痛苦对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的神经起的作用便知道了），这位遗孀分明认为有必要转入正题了。

“哎呀，彼得·伊万诺维奇，多么痛苦呀，多么可怕的痛苦，多么可怕的痛苦呀，”她又哭起来。

彼得·伊万诺维奇连连叹息，等待她什么时候擤鼻涕。他看到她擤鼻涕了，便说道：

“请相信我……”于是她又侃侃而谈，终于道出了她找他到这里来的本意。她的用意是在探询，由于丈夫去世，如何向国库领取抚恤金等问题。她装模作样地似乎在征求彼得·伊万诺维奇关于抚恤金的意见，但是他看出来，连最微末的细则她都知道了，甚至他不知道的事她也了如指掌：她已经知道，由于丈夫去世，她可以从国库捞到什么的种种规定；但是现在她想要打听的是，能否想个办法捞到更多的钱。彼得·伊万诺维奇极力替她设想，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但是设想了几种，又出于礼貌骂了几句我们的政府悭吝成性之后，他终于说道，再多恐怕不行了

吧。于是她叹了口气，显然开始在想如何把客人支使走。他明白了她的心思，便把烟弄灭，站起身来，握了握手，向前厅走去。

餐室里悬挂着一座挂钟，这钟是伊万·伊利奇从古董店里买来的，他对此颇感得意。彼得·伊万诺维奇在餐室里遇到了一位神父和几位来参加丧礼的熟人，他还看到一位他熟悉的年轻美貌的小姐，伊万·伊利奇的女儿。她一身丧服。她的腰肢很细，现在显得更细了。她的神情阴郁，表情果断，近乎愠怒。她向彼得·伊万诺维奇点头行礼时的那种神态，仿佛他犯了什么过错似的。在女儿背后，站着一位阔气的年轻人，也是满脸愠色，他是法院的预审官，彼得·伊万诺维奇听说，这就是她的未婚夫。彼得·伊万诺维奇向他们悲戚地点了点头，正想朝死者的房间走去，这时恰好从楼下走上来一个中学生，他是伊万·伊利奇的儿子，他的相貌酷似他的父亲。这简直是个小伊万·伊利奇。彼得·伊万诺维奇记得，伊万·伊利奇在法律学校读书的时候，就象他儿子现在这样。男孩的眼睛哭肿了，一副十三、四岁男孩的那种邋遢样。那男孩一看见彼得·伊万诺维奇，就板起面孔，不好意思地皱起眉头。彼得·伊万诺维奇向他点了点头，便走进死者的房间。安魂祈祷开始了——蜡烛、呻吟、神香、眼泪和啜泣。彼得·伊万诺维奇站着，双眉深锁，低头望着身前的脚尖。他一次也没有看死者，一直到底都没有屈从于那令人沮丧的影响，而且是头一批走了出来。前厅里阒无一人。格拉西姆，就是那个专管打杂的农民，从死者的房间里跑出来，用他那有力的双手把所有的皮大衣一一扔开，终于找到了彼得·伊万诺维奇的大衣，递给了他。

“怎么样，格拉西姆老弟？”彼得·伊万诺维奇搭讪道。“舍不得吗？”

"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大家都要上那儿去的,"格拉西姆说,露出他那雪白整齐的农民的牙齿,接着又象个干得正欢的仆人那样,迅速打开门,向马车夫一声吆喝,接着侍候彼得·伊万诺维奇坐上马车,又一个箭步跑回门廊,仿佛在想,他还须要做什么。

彼得·伊万诺维奇在闻够了神香、尸臭和石碳酸的气味以后,这时吸到新鲜空气,感到分外愉快。

"您吩咐上哪儿?"车夫问。

"还不晚。顺道再去看看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

接着,彼得·伊万诺维奇便驱车出发了。果然,他进去的时候,他们才打完第一圈,因此他作为第五个牌友,很方便地参加了进去。

二

伊万·伊利奇过去的生活经历是最简单、最平常,但也是最可怕的。

伊万·伊利奇生前是高等审判厅委员,终年四十五岁。他是一位官吏的儿子。他父亲在彼得堡的各部和各司官运亨通,终于混到了这样一种地位:虽然十分明显,这种人不宜担任任何重要的职务,但是由于他们资格老和官衔高,又不能强令他们引退,因此便为他们增设了一些闲职,而他们也就领取数千卢布的干薪,由六千至一万不等,并靠着这笔干薪颐养天年。

枢密顾问,各种不必要的机构中的不必要的成员伊利亚·叶菲莫维奇·戈洛温便是这样的一号人。

他有三个儿子。伊万·伊利奇是他的次子。他的长子也象

父亲一样，官运亨通，不过是在另一个部里供职，他也凭着资历快要升到拿干薪的地位了。他的幼子却宦海失意，在官场中到处碰壁，现在铁路上供职：他的父亲和两位哥哥，特别是他的两位嫂子，不仅不喜欢遇见他，而且除非万不得已，连他这个人的存在也不愿意提起。他们还有一个妹妹，她嫁给了格列夫男爵。此人也象他的岳父一样是彼得堡的京官。伊万·伊利奇，诚如人们所说，乃是 le phenix de la famille①。他既不象他的哥哥那样不通人情、一板一眼，也不象他的弟弟那样冒失莽撞。他介乎二者之间——聪明伶俐、招人喜欢而又彬彬有礼。他曾与弟弟一起在法律学校攻读。弟弟没有毕业，读到五年级就被勒令退学，伊万·伊利奇却以优异的成绩修完了全部学业。还在法律学校他就已经是他后来终生恪守不渝的那样一种人了：为人干练、和蔼可亲、交游广阔，但是他又严格执行他认为是自己职责的事；凡是身居最高地位的人认为是职责的一切，他无不认为是自己的职责。无论在少年时代还是在成年以后，他都不是一个阿谀奉迎之徒，但他从少年时代起，恰如苍蝇之爱光一样，就唯上流社会身居最高地位的人的马首是瞻，亦步亦趋地学习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对生活的见解，并跟他们建立起友好的关系。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一切迷恋都已烟消云散，没有留下大的痕迹；他也曾沉溺于女色和虚荣，最后，在高年级，也染上一些自由思想，但是这一切都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也就是他的锐敏的感觉向他正确指出的那个限度之内。

在法律学校的时候，他做过一些事先他就认为是十分卑鄙下流的行为，而且一边干一边对自己感到厌恶；但是后来，他看

---

① 法语：全家的骄傲。

到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也做过这些事，而且他们并不认为这些行为是坏的，因此他不仅转而承认这些行为是好的，而且把过去的所作所为忘得一干二净，即使想起它们，也毫无痛心之感。

伊万·伊利奇在法律学校以十品官的资格毕业，并从父亲那儿取得了一笔置装费以后，便到沙默尔的店里给自己定做了衣服，在表坠上挂了一枚上刻"respice finem"①的纪念章，然后告别了亲王和老师，并与同学们在多农大饭店饱餐了一顿，便手提时新的皮箱，带着从最好的商店里定做和买来的内衣、服装、刮脸和梳洗用具以及格子花毯等束装就道，到外省赴任，担任他父亲为他谋得的省长特派员的职务。

在外省，象在法律学校一样，伊万·伊利奇立刻就为自己定下了一种轻松愉快的处世之道。他秉公办事，仕途得意，同时又愉快而不失体面地寻欢作乐。有时他受上峰派遣去巡视各县，他无论对上司或对下属都很庄重，并以一种他不能不引为自豪的一丝不苟和清廉正直的态度来完成上峰交给他的主要关于分裂派教徒的诸种事务。

尽管他年轻而又爱好酒色，他在处理公务上却非常审慎，公事公办，甚至铁面无私；但是在社交事务中，他却常常谈笑风生、妙语惊人，从来都是和蔼可亲而又彬彬有礼的，诚如他的上司和上司太太（他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常客）所说，他是一个 bon enfant②。

在外省的时候，有一位女士硬是缠住这位穿戴讲究的法律学校毕业生，与他发生过暧昧关系；他还有一个情妇是时装店的女裁缝；他也有过同一些前来公干的侍从武官纵酒作乐和在晚

① 拉丁语：宜有先见之明。

② 法语：好孩子。

间寻花问柳的事；他也有过巴结上司，甚至巴结上司太太的事，但是这些事他都做得恰到好处，因此不可能遭人非议：这一切只能用一句法国格言来说明：il faut que jeunesse se passe①。这一切都是用干干净净的手，穿着干干净净的衬衫，口操法语干的，而且主要的，一切又都发生在最上层的社会，因而也就得到了身居高位的人的赞许。

伊万·伊利奇这样供职了五年，接着他在职务上便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司法机构②，因此也就需要一批新的人。

于是伊万·伊利奇就成了这样的新人。

伊万·伊利奇被遴选为法院的预审官，尽管这个职务是在另一个省里，他必须放弃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一切从头开始，他还是欣然应命。朋友们都来为伊万·伊利奇送行，并与他合影留念，还送给他一只银烟盒。接着他便走马上任去了。

在做法院预审官的时候，伊万·伊利奇仍旧一如既往，就象他担任特派员的时候那样 comme il faut③、彬彬有礼、公私分明，从而博得了普遍的尊敬。预审官的职务本身比起从前那个职务来，对于伊万·伊利奇也比较有兴趣得多，而且更吸引人。在他担任从前那个职务时，他常常穿着在沙默尔那儿定做的制服，从容不迫地走过战战兢兢、恭候接见的申请人以及对他不胜羡慕的官员们的身边，无需通报跨进上司的办公室，点起一支烟，与上司坐在一块饮茶，——这固然很愉快；但是直接听命于他的人毕竟很少。当他接受派遣外出视察的时候，属于上述直接听命于他的人的，也只有一些县警察局长和分裂派教徒；他喜欢谦

① 法语：年轻人难免要胡闹。

② 一八六四年沙皇政府实行司法改革，添设了一些新的司法机构。

③ 法语：正派，规矩。

恭有礼地对待这样的下属，几乎跟他们平起平坐，他喜欢让他们感觉到，他本来是可以对他们颐指气使的，但是他对待他们却十分友好和平易近人。然而那时候这样的人毕竟很少。而现在，身为法院预审官，伊万·伊利奇感到，所有的人，毫无例外，甚至那些最显赫、最自负的人也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只要在印有案由的公文上写上几行字，这个显赫而又自负的人就将作为被告或者证人被带到他这里来，如果他不想让他坐下，他就得站在他面前，回答他提出的各种问题。伊万·伊利奇从来没有滥用过他的这个权力，相反，他总是尽量使这种权力的表现带有温和的色彩；但是意识到这个权力和可以使它带有温和的色彩，却成了他的这个新职务的主要兴趣所在和令他悠然神往的地方。至于在职务本身之中，也就是在预审工作中，伊万·伊利奇很快就学会了这样的办事方法，即撇开与公事无关的一切情况，使任何最复杂的案件都只具有这样一种形式：公文上等因奉此，照章办事，他个人的观点被完全排除在外，主要是必须遵从一切规定的格式。这个工作是一件新事。而他就是在实践中制定一八六四年条例附件的开创人之一。

在调到一个新城市担任法院预审官之后，伊万·伊利奇结识了一批新交，建立了一些新的关系，并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处世之道，举止行为也略有变化。他与省当局保持着某种适当的距离，并择优结交了一些居住在该城的司法界人士和富有的贵族，采取了一种对于政府不无微词的温和的自由主义和文明开通的作风。与此同时，伊万·伊利奇担任新职之后，一方面丝毫没有改变服饰的风雅，另一方面又蓄起了颔须，听凭胡须随意生长。

伊万·伊利奇在这个新城市的生活也十分愉快：跟与省长唱反调的一群人亲密无间；他的薪俸也比从前优厚了，此外，打

惠斯特① 又给他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那时伊万·伊利奇已经开始打惠斯特了，他打起牌来轻松愉快，脑子灵活，十分精明，因为具有这个本领，所以一般说他从来都是赢家。

在新城市供职两年之后，伊万·伊利奇遇见了自己未来的妻子。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米赫尔是伊万·伊利奇经常出入的那个圈子里的一位非常妩媚动人、非常聪明、才貌出众的姑娘。伊万·伊利奇在公余之暇的消遣作乐中与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建立了一种说说笑笑的、十分随便的关系。

伊万·伊利奇在身为特派员的时候是常常跳舞的。他当了法院预审官以后，跳舞就成为一种例外情形了。他跳舞已经具有这样一层意思：虽然我在新的机构中供职，而且又是五等文官，但是就跳舞而言，那我能够证明，在这类逢场作戏中我是能够胜过他人的。因此，在晚会即将结束时，他偶尔也与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翩翩起舞，而且也主要是在这种跳舞的时候他征服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的心。她爱上了他。伊万·伊利奇并没有想要结婚的明确意图，但是当这位姑娘爱上他以后，他不由得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真是的，为什么不结婚呢？”他对自己说。

待字闺中的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是位大家闺秀，长得也不难看；还薄有资产。伊万·伊利奇原可望攀一门更美满的亲事，但是这门亲事也就算好的了。伊万·伊利奇有他的薪俸，他希望她也应有此数。她出身名门，又是一个可爱、美丽和十分正派的女人。如果说伊万·伊利奇所以结婚是因为他爱上了他的未婚妻，并且发现她赞同他的人生观的话，那就错了，正

---

① 一种四人成局的牌戏。

象如果说他所以结婚乃是因为他周围的人赞同这门亲事一样。伊万·伊利奇所以结婚是出于两层考虑：他拥有这样一位妻子，乃是为自己做了一件快事，与此同时，他所以这样做，乃是因为那些身居最高地位的人认为这样做是对的。

于是伊万·伊利奇便结婚了。

结婚过程本身以及最初的婚后生活（夫妻恩爱、新家具、新餐具、新床新被，直到妻子怀孕）都很好，以致伊万·伊利奇已经开始认为，结婚不仅不会改变他那轻松愉快、逍遥快活、永远体面、并为社会所赞许的生活的性质（伊万·伊利奇认为这是一般生活所固有的），而且还会加深它。但是就在这时候，从妻子怀孕的最初几个月起，却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新情况，他对此怎么也摆脱不开。这种新情况是不愉快的、痛苦的和有失体面的。

妻子无缘无故地（象伊万·伊利奇所认为的那样），de gaité de coeur[1]（象他对自己所说的那样）开始破坏生活的欢愉与体面：她毫无道理地吃醋，硬要他对她嘘寒问暖，她对一切都吹毛求疵，并与他寻衅争吵，说一些不愉快的和难听的话。

起初，伊万·伊利奇希望用一种对待生活的十分随便和十分体面的办法（这种办法过去曾使他数度摆脱困境）来摆脱这种情况的不愉快。他尝试着无视妻子的心情，继续象过去那样轻松愉快地生活：邀请朋友们到家里打牌，自己也试着到俱乐部去或者去拜望朋友们。但是有一次妻子开始蛮不讲理地用粗话骂他，而且每当他不照她的要求办，她就骂不绝口。看来她已下定决心，不把他制服决不罢休，也就是说他必须坐在家里，象她一样闷闷不乐才是。对此，伊万·伊利奇真是大吃一惊。他至

---

① 法语：任性地。

此才恍然大悟：夫妇生活（起码是跟他的妻子）并不总是能促进生活的愉快和体面的，相反，它常常破坏它们，因此必须严加防范，使自已免受这些破坏。于是伊万·伊利奇便开始寻找对策。公务是令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肃然起敬的唯一的事，于是伊万·伊利奇便利用公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公事来与妻子斗争，借以保全自己的独立的小天地。

随着孩子的出生、想自己喂奶以及随之而产生的种种不顺心的事，加上孩子和母亲的真病和假病（对此，伊万·伊利奇必须表现出同情，可是他对于疾病及其症状简直一无所知），在家庭之外保全自己小天地的需要，对于伊万·伊利奇来说就变得更加迫切了。

随着妻子变得更加易怒和苛求，伊万·伊利奇也就把自己的生活重心越来越多转移到公务上去。与过去相比，他变得更加喜爱公务，他的功名利禄之心也变得更强了。

很快，婚后还不到一年吧，伊万·伊利奇就明白了，夫妻生活虽然提供了生活上的某些方便，可实际上却是一件非常复杂、非常棘手的事，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即过一种体面的、为社会所称道的生活，就必须象对待公务一样，对此定出自己的一定之规。

于是，伊万·伊利奇就为自己定出了一套对待夫妇生活的一定之规。他向家庭生活要求的，仅仅是它能够给予他在家吃饭、有主妇照料和有地方安睡的种种方便，而最主要的则是为舆论所确认的外表的体面。而他在其他方面所寻求的只是逍遥自在，如果他找到了这种自在的生活，就不胜感激之至；如果遇到反抗和埋怨，他就一头钻进自己独立的、与家庭隔绝的公务之中，并从中找到乐趣。

伊万·伊利奇受到上司的器重，被认为是一个克尽厥职的好僚属。过了三年，他就被提升为副检查官。新的职务、它的重要性、有可能提审任何人和把任何人关进大牢、公开的讲演，以及伊万·伊利奇在讲演中所取得的成功，——这一切都使他更加沉湎于公务之中。

孩子接二连三地出世。妻子也变得越来越唠叨和爱发脾气了，但伊万·伊利奇定出的对待家庭生活的一定之规使他成了她的埋怨几乎打不穿的铜墙铁壁。

伊万·伊利奇在这个城市里为官七年之后，又被调到另一个省就任检查官。他们搬了家，钱又拮据，妻子又不喜欢他们搬去的那个地方。他的薪俸虽然比过去多，但是开销却更大了。除此以外，又死了两个孩子，因此家庭生活对于伊万·伊利奇就更加不愉快了。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把在这个新住地所发生的一切不幸都诿过于她的丈夫。夫妻之间谈话的多数话题，特别是关于孩子的教育，都会重新挑起过去引起龃龉的种种问题，而且这类争吵随时都可能爆发。夫妇间难得相亲相爱，而且为时不长。这不过是一些他们暂时停泊的小岛罢了，接着他们又重新驶进彼此怀恨、彼此疏远的汪洋大海。如果伊万·伊利奇认为这种疏远是不应该有的，那这种现象或许会使他觉得很伤心，可是现在他已经承认这种状况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他在家庭中孜孜以求的目标。他的目标在于使自己越来越多地摆脱这些不愉快的事，并使这些不愉快的事具有一种无害的、体面的性质；他跟自己的家庭在一起消磨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就用这个办法达到了这一目的，如果非同自己的家庭在一起不可的话，他就尽量利用外人在场这一点来确保这种状况。不过最主要的还是伊

万·伊利奇有公务在身。他的全部生活兴趣都集中在官场之中。于是这种兴趣便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有可能毁掉他想毁掉的任何人，当他走进法庭和会见下属时的威风，甚至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威风，以及他对待上司和下属的成功，而最主要的则是他所感觉到的他的办案才干，——这一切都使他十分得意，再加上跟同僚们的闲谈、宴聚和惠斯特，都使他感到生活十分充实。因此，一般说来，伊万·伊利奇的生活，正如他认为它应该如此的那样：愉快而体面地继续着。

他又这样过了七年。他的长女已经十六岁，又有一个孩子死了，只剩下了一个正在读中学的男孩，也是他们口角的对象。伊万·伊利奇想把他送进法律学校，而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偏与他作对，把男孩送进了普通中学。他的女儿在家里读书，很有长进，男孩的学习也不错。

三

结婚以后的十七年间，伊万·伊利奇的生活就是这样过去的。他已经是一个老检察官了，几次升迁他都谢绝了，他盼着获得一个理想的职位，可是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不愉快的事，几乎完全破坏了他的生活平静。伊万·伊利奇期待着大学城的首席法官的职位，可是却不知怎么被霍普捷足先登，得到了这个职位。伊万·伊利奇很生气，开始责难他，并与他以及自己的顶头上司争吵起来；于是上峰开始对他冷淡了，而且在下一次的任命中，他又是榜上无名。

这事发生在一八八〇年。这一年是伊万·伊利奇生活中最困难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他一方面发现薪俸不足以维持生活，

另一方面又发现大家都把他忘了，在他看来，这是对他的最大、最严重的不公平，可是别人却认为这是十分平常的事。甚至他的父亲也不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地应该助他一臂之力。他感到所有的人都抛弃了他。他们认为他岁入三千五百卢布的地位是极为正常，甚至是很幸福的。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一则是意识到人们的所作所为对他太不公平，二来是妻子的没完没了的数落，末了是他开始入不敷出，负债累累。总之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眼下的地位是非常不正常的。

这年夏天，为了减少支出，他告了假，与妻子一起到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的哥哥的乡村里度夏。

在乡下，由于摆脱了公务，伊万·伊利奇第一次感到不仅是寂寞，而且是无法忍受的烦恼，于是他决定，这样生活下去是不行的，必须采取某些断然的措施。

伊万·伊利奇在凉台上走来走去，度过了一整宿不眠之夜以后，决定到彼得堡去奔走一番，并申请调到另一个部去，借此惩罚一下那些不善于知人善任的衮衮诸公。

第二天，他不顾妻子和内兄的一切劝阻，首途到彼得堡去了。

他此行只有一个目的：求得一个岁入五千卢布的职位。他已经不再支持任何一个部、任何一个派系或者任何一种活动了。他需要的只是职位，岁入五千卢布的职位，行政工作也罢，银行也罢，铁路也罢，玛丽亚皇后掌管的机关也罢，甚至海关都成，但是非得有五千卢布不可，并且一定要调离那个不善于知人善任的部。

不料伊万·伊利奇此行却取得了惊人的、意外的成功。在库尔斯克，他的一位朋友伊利英登上了头等车厢，他告诉他，库尔

斯克省省长收到的一封最新电报说，数日之内部里将发生人事更迭：彼得·伊万诺维奇的职位将由伊万·谢苗诺维奇接任。

这个正在拟议中的人事更迭，除了对俄国自有其意义姑且不论之外，对于伊万·伊利奇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次将起用一名新人——彼得·彼得罗维奇，由此可见，他的朋友扎哈尔·伊万诺维奇也将跃居高位。这次人事更迭对伊万·伊利奇十分有利，因为扎哈尔·伊万诺维奇是伊万·伊利奇的同窗好友。

在莫斯科，这一消息得到了证实。伊万·伊利奇到达彼得堡之后，就找到了扎哈尔·伊万诺维奇，并取得了他的承诺，一定在他过去供职的司法部里给他谋一个职位。

一星期后，他电告妻子：

> 扎哈尔接任米勒的职位。我在首次官报中即将取得任命。

伊万·伊利奇由于这次人事更迭出乎意外地在他过去供职的部里取得了这样一项任命，他居然一跃而高出他的同僚两级：五千卢布年俸和三千五百卢布调任费。伊万·伊利奇把对自己过去的敌人和对整个部的一切恼怒都忘得一干二净，他简直幸福极了。

伊万·伊利奇回到了乡下，愉快而满意，他很久以来都没有这样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也笑逐颜开，他俩又签订了“停火协定”。伊万·伊利奇告诉她，在彼得堡大家怎样庆贺他，他过去的所有敌人怎样丢人现眼，现在又怎样对他拍马逢迎，人们又怎样羡慕他的地位，他还特别讲到，在彼得堡大家都非常爱他。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听着他侃侃而谈，装作她对

这些话都信以为真，没有跟他抬杠，只是作了一些他们在即将迁往的那个城市里如何重新安排生活的计划。伊万·伊利奇高兴地看到，这些计划也就是他的计划，他俩想到一块去了，他那一度遇到的坎坷生活又将具有真正的、它所固有的逍遥自在而又体面的性质了。

伊万·伊利奇这次回来只能作短暂的停留。九月十日他就必须前去上任，此外，还得有时间在新的地方安置下来，从省里把所有的东西都运去，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添置和定购。一句话，关于如何安置的问题，他已有成竹在胸，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在心里决定的也几乎和他一模一样。

现在，一切都安排得如此顺利，他们夫妇俩又目标一致了，此外，他们不仅生活在一起，而且情投意合，即使在婚后的最初几年也从来没有这样情投意合过。伊万·伊利奇本来想立刻携眷赴任，可是他的妹妹和妹夫（他俩对伊万·伊利奇和他全家突然变得分外殷勤和亲近起来了）却坚持以为不可，于是伊万·伊利奇只好只身先行赴任。

伊万·伊利奇走了，他一直心情愉快，这是仕途得意和与妻子情投意合二者互相促进而产生的。他找到了一座非常好的住宅，夫妻俩梦寐以求的也正是这样的房子。高大、宽敞、古色古香的接待室，舒适雅致的书房，妻子和女儿的卧室，儿子的学习室——一切都宛如特意为他们设计好了似的。伊万·伊利奇亲自布置新居，挑选壁纸，添置家具，特别是老式家具（他认为老式家具别有一种古雅的气派），以及选购沙发套和椅套，于是东西便越来越多，逐渐接近了他私下制定的理想。当他刚布置到一半的时候，他的布置就超出了他的企望。他明白一切布置就绪以后所具有的那种雍容大方和古雅脱俗的气派。他在临睡时想

象着那面貌将焕然一新的客厅。他瞧着那装修尚未完工的客厅，他已经在想象中看到了那布置就绪时的壁炉、隔热板、格子架、那些随处摆放着的椅子、那些陈设在墙上的大盘和小碟，以及青铜摆设等等。他一想到他一定会使对此也有同好的帕莎[①]和小丽莎[②]大吃一惊，就不由得高兴起来。她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气派的。特别是他能够搜求到而且廉价买进了一批古董，这将使一切赋有一种特别典雅的气派。他在自己的书信中故意把一切说得比实际上坏，好让她们大吃一惊。这一切都使他兴趣盎然，甚至于他所热中的新职务也没有引起他这么大的兴趣，这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甚至在开庭的时候也心不在焉：他在寻思窗帘应该用什么样的窗帘架，直的呢，还是拱形的呢？他简直乐此不疲：他常常亲自张罗，重新摆设家具，重新悬挂窗帘。有一次，他爬上一个小梯子，以便向怎么也弄不明白的裱糊匠说明他想要怎样悬挂窗帘，可是他失足摔了下来，不过他身体壮实，手脚灵活，没有跌倒，只是肋部在梯子边上碰了一下。碰伤的地方痛了一阵，但是很快也就好了。伊万·伊利奇在这段时间一直觉得身心特别愉快，特别健康。他在信中写道：我觉得我突然年轻了十五年。他本想在九月份把一切布置就绪，可是却拖到了十月中旬。然而新居却布置得美轮美奂，不仅他自己这么说，而且所有看见过的人也都向他这么说。

其实，这是一切不十分富有、但又想摆阔的人常有的，其结果是彼此雷同：花缎、黑檀木、盆花、地毯以及黝暗和闪闪发光的青铜摆设，——这一切无非是同一类人的互相仿效而已。他

① 帕莎是普拉斯科维娅的小名。

② 丽莎是伊万·伊利奇的女儿。

居然弄得如此雷同，简直毫无值得注目之处，而他却觉得这一切十分别致。他在铁路车站上迎来了自己的家属，把他们带到了灯烛辉煌、布置一新的住宅，系着白领结的听差给他们打开了通往饰有鲜花的前厅的门，接着他们就走进客厅和书房，高兴得连声赞叹。这时，他感到幸福极了，他领着他们到处参观，踌躇满志地听着他们的夸奖，高兴得满脸放光。当天晚上喝茶的时候，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顺便问起，他是怎么摔下来的，他笑了，接着便绘声绘色地表演给他们看，他是怎么从梯子上滑下来的，又怎么把裱糊匠吓了一跳。

“幸亏我学过体操。别人非摔死不可，我不过在这儿稍微磕了一下；摸上去有点疼，但是现在已经不疼了，只留下一块乌青。”

于是他们就开始在新居里住下来，正如常有的情形那样，人们在某个新居住定以后，往往觉得样样都好，就缺少一个房间；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但也象常有的情形那样，还稍嫌不足，还缺少大约五百卢布的区区之数。总之，一切都很好。感到特别好的是在最初那个时期，那时一切尚未布置就绪，还需要继续布置：一会儿去采购，一会儿去定做，一会儿要重新摆设，一会儿要稍加调整。夫妻之间虽然还有某些争执，但是因为夫妻俩都满意，再加又有许多事情要做，所以说过也就完了，没有引起大的口角。等到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布置的时候，他们才开始稍嫌寂寞，仿佛缺少了什么似的，但是紧接着他们又结识了一些新交，形成了一些新的习惯，于是生活也就充实起来。

伊万·伊利奇上午在法院视事，中午回家。在最初那个阶段，他的心情是好的，虽然稍感痛心，原因也是由于新居。（桌布和椅套上的任何一个污点，窗帘上的被拽断了的绳子，都使他十

分恼火：他在布置这所新居时花费了多大的心血啊，因此任何糟蹋都使他感到痛心。）但是，大体说来，伊万·伊利奇的生活还是按照他的信仰，就象生活理应如此的那样度过的：轻松、愉快而且体面。他九点起床，喝咖啡，读报，然后穿上制服，坐车上法院。在那儿，他已经是轻车熟路了；他立刻升堂视事。上诉人、办公室查讯、办公室本身、开庭——公审和预审。在这一切公务中，必须善于排除一切经常破坏公事正常进行的不登大雅之堂的俗事：除了公事关系以外，决不允许跟人们发生任何关系，而且发生关系的情由也只能是公事往来，而且关系本身也只能是公事公办。例如，来了一个人，想打听什么事。因为这不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因此伊万·伊利奇也就不能与这种人发生任何关系。但是，倘若该人有事直接与审判厅委员有关，而且此种关系可以书写到等因奉此的公文上，——在这种关系的范围之内，只要是能办到的事，伊万·伊利奇无不一一照办，与此同时，他还遵循着人与人之间形式上的友好关系，即谦恭有礼。等公务关系结束，其他任何关系也就随之告终。伊万·伊利奇对这种严格区分公与私的本领已高度娴熟，而且凭着长期的实践和独到的才干，他对此早已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以致所谓公私混淆云云，有时他也不费吹灰之力地偶一为之。他所以敢于这样做，乃是因为他感到一旦有必要，他有随时恢复秉公办事、铁面无私的本领。这事在伊万·伊利奇办来不仅轻松、愉快和体面，甚至还技艺精湛。在公务间隙，他就抽烟喝茶，稍许谈点政治，稍许谈点一般的问题，又稍许谈点打牌，而谈得最多的则是各种各样的任命。最后，他便拖着疲乏的身子，但是怀着一个优秀演奏家把自己的那个音部，乐队中的第一小提琴规规矩矩地演奏完毕的心情，回到家来。在家中，母女俩或是出门拜客或是有什么人

来拜访她们；儿子或者上学校读书或是在跟家庭补习老师准备功课，在认真学习学校里教的课程。一切都很好。午饭以后，如果没有客人来访，伊万·伊利奇有时就读一点大家经常谈论的书，晚上，他就坐下来办公，也就是披阅公文，核对法律，——对照供词，援引律例。对此，他既不感到乏味，也不感到愉快。在可以玩文特的时候，这些工作是乏味的；但是，倘若没有人玩文特，这毕竟比孤身独坐或者跟妻子待在一起要强些。伊万·伊利奇的乐趣是邀请一些在社会上有地位的男女宾客来家便宴，跟这种人通常消磨时间的办法一样（就象他家的客厅与所有的客厅相同一样），同他们在一起消遣作乐。

有一次，他们家甚至还举行了一次晚会，让大家跳舞。伊万·伊利奇很快活，一切也都很好，仅仅与妻子为了蛋糕和糖果的事发生了一场大的口角：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有自己的计划，可是伊万·伊利奇却固执己见，硬要到一家售价昂贵的食品店里去购买，并且买了很多蛋糕，结果蛋糕剩下了，而食品店老板的帐单却赫然开明共计四十五卢布，于是就引起了口角。这场口角吵得很厉害而且不愉快，以致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骂他是“笨蛋和窝囊废”。他抱住了自己的脑袋，而且一怒之下不知为什么提到了离婚。但是晚会本身是愉快的。真是群贤荟萃，伊万·伊利奇还和特鲁福诺娃公爵夫人跳了舞，这就是那位以创办“消愁会”而闻名的女人的妹妹。做官的乐趣是满足自尊心的乐趣，交际场中的乐趣是满足虚荣心的乐趣，而伊万·伊利奇的真正乐趣则是玩文特的乐趣。他认为，经历了一切，经历了生活中的种种不愉快之后，他的乐趣就是跟几个趣味相投的牌友和文文静静的搭档坐下玩文特，——这种乐趣好比是蜡烛照亮了所有的不愉快，——但是一定要四个人

在一起玩（五个人就很不痛快了，虽然我总装作十分喜欢的样子），并且要玩得聪明而且认真（当出牌的时候），然后共进晚餐，喝一杯葡萄酒，在玩过文特之后，特别是稍许赢了一点钱的情况下（赢多了就不愉快了），伊万·伊利奇便心情特别愉快地上床就寝。

他们就这样生活着。他们结交的朋友都是最优秀的人物，达官显要和一些年轻人也是座上客。

在对他们到底应结交何等样人的看法上，丈夫、妻子和女儿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各种各样的朋友、亲戚和邋遢鬼拒之门外，闭门不纳，因为这些人从各处飞来，闯进他们四壁悬挂着日本盘子的客厅，对他们嘘寒问暖。很快，这些邋遢朋友们也就不再贸然前来了，于是戈洛温家就只剩下了一些最优秀的达官贵人。一些年轻人竞相追求丽莎，其中有一位姓彼得里谢夫的，是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彼得里谢夫的公子，他的财产的唯一继承人，现任法院预审官，也在追求丽莎，因此伊万·伊利奇已经同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在商议：何不让他俩在一起乘车出游或者组织一场演出呢。他们就这样生活着。一切都在毫无变化地进行着，而且一切都很好。

四

大家都很健康。虽然伊万·伊利奇有时说，他口中有一股怪味，腹部左侧有点不舒服，但也说不上这就是不健康。

到后来，这种不舒服感却逐渐增加，虽然还没有发展成为疼痛，但他总感到肋下有一种隐痛，心情也变坏了。这种恶劣的心情日益加剧，已经开始破坏在戈洛温家刚刚建立起来的那种轻

松、体面的生活的愉快感了。丈夫与妻子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争吵，轻松和愉快也很快销声匿迹。就连体面也难以维持了。口角又频繁起来。又只剩下一些小岛了，而夫妻能够意见一致、不吵不闹地共处的岛屿已经很少。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说，她丈夫的性格很难相处，现在看来，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她有一种喜欢夸大的习惯，她说，他的性格坏到极点，而且一向都是这样，要不是她的脾气好，谁也没法二十年如一日地忍受这种坏脾气。现在每次争吵都是由他挑起的，这话倒也不假。每当快要吃饭的时候，而且常常在他开始吃饭、正在喝汤的时候，他就要没碴找碴，一会儿是发现某件餐具被损坏了，一会儿是吃的东西不对他的口味，一会儿是儿子把胳膊肘放到桌子上了，一会儿又是女儿的发型叫他看不顺眼了。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起初还反唇相讥，对他说些不愉快的话，但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吃饭开始时发这么大的火，她才明白过来，这是由即将进食在他心中引起的一种病态，因此她也就忍气吞声，不置一词，只是催促大家赶快吃饭。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把自己的忍让看成是很大的美德。她心中认定，她丈夫的性格太可怕了，造成了她毕生的不幸，于是她便自叹命苦起来。可是她越是自叹命苦，就越憎恨自己的丈夫。她开始盼望他死掉，但是她又不能盼望当真如此，因为这样一来，薪俸也就没有了。这就更加激起了她的怒火，对他怀恨在心。她认为自己太不幸了，不幸到连他的死都救不了她。她十分恼怒，但还是隐忍着，可是她的这种隐忍的恼怒又加剧了他的恼怒。

在一次伊万·伊利奇表现得特别蛮不讲理的口角之后，他

解释说，他的肝火的确很旺，但这是因为有病的缘故，于是她就对他说，他既然有病，就应该去治疗嘛，而且硬要他去找一位名医。

他去了。一切都不出他所料，一切都象惯常发生的情形那样。让人等候，故意摆架子，是医生的一种臭架子，也是他所熟悉的，同他在法院里的情形一模一样；然后东敲敲，西听听，提出一些问题，要求人家作出他事先早已明确、显然是多余的回答，还有一种俨然的架势，那架势似乎在说，您一旦落到我们的手中，我们就会对一切作出安排，至于一切如何安排，我们是心中有数和毫无疑问的，对于任何人，无论贵贱，我们都可以千篇一律地把一切安排好。一切就跟在法院中一模一样。正如他在法院中对被告装模作样那样，现在这位名医也在对他装模作样。

医生说，如此这般的情况表明，您体内有如此这般的疾病；但是，假如经过如此这般的化验之后未予证实，那么就可以假定您有如此这般的疾病。倘若假设您患有某种疾病，那么……如此等等。对于伊万·伊利奇来说，重要的只有一个问题：他的病情是否危险？但是医生却对这个不恰当的问题不予理睬。从医生的观点看，这个问题是无聊的，因此无需讨论；当前要做的仅仅是估计各种可能性——究竟是游走肾呢，是慢性黏膜炎呢，还是盲肠炎？根本不存在伊万·伊利奇的生死问题，只有或是游走肾或是盲肠二者之间的争议。伊万·伊利奇亲眼看到，医生朝倾向于盲肠的方向圆满地解决了这一争议，他只作了一点保留：如果验尿之后能够提供新的罪证，那么此案就将重新审理。这一切恰如伊万·伊利奇本人曾千百次同样冠冕堂皇地对被告所做的那样。现在，医生也同样冠冕堂皇地作出了自己的归纳，并且洋洋得意地，甚至愉快地从眼镜上方望了被告一眼。伊万·

伊利奇从医生的归纳中得出一个结论：情况不妙，但是他，也就是医生，也许还有所有的人，对此都感到无所谓，可是他却感到心情沉重。这个结论使伊万·伊利奇感到十分痛苦，使他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对自己的巨大的怜悯感，同时对这个医生对于这样重要的问题居然漠然处之，感到极大的愤慨。

但是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站起身来，把钱放到桌子上，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们病人大概常常向您提出一些不恰当的问题，"他说道。"但是，一般说，这病是否危险呢？……"

医生用一只眼睛透过眼镜片严厉地望了他一眼，似乎在说："被告，如果您不在向您提出的问题的范围之内就此止步，我将不得不下令把您逐出法庭。"

"我认为需要告诉您的和适合告诉您的都告诉您了，"医生说。"以后的情况经化验后自会分晓。"接着医生便点头送客。

伊万·伊利奇慢腾腾地走出来，垂头丧气地坐上雪橇回家去。一路上，他不断琢磨医生说过的所有的话，极力把所有那些摸不清、猜不透的科学术语翻译成普通人所说的话，并从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情况不妙——对我来说是很不妙呢？还是暂时无甚紧要呢？他觉得，医生所说的一切，其含意都是情况不妙。伊万·伊利奇觉得大街上的一切都是凄凉的。街上的出租马车是凄凉的，房子是凄凉的，行人、店铺也都是凄凉的。而这种疼痛，微微的、隐隐约约的、一秒钟也不停止的疼痛，与医生含糊其词的话联系在一起，就具有了另一种更为严重的意义。现在，伊万·伊利奇怀着一种新的沉重感注视着这种疼痛。

他回到家里，开始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妻子。妻子听着，但是正当他说到一半的时候，女儿戴着帽子进来了：她准备同母

亲一道出门。她勉强坐了一会儿，听了这些乏味的话，但是时间一长，她就受不了了，于是母亲也没有听完。

"嗯，我听了很高兴，"妻子说，"那你现在就得注意按时服药罗。把医生的处方给我，我这就打发格拉西姆到药房去买药。"她说罢就去换衣服了。

她在房间里的时候，他憋住了气，可是她一出去，他就长叹了一声。

"也罢，"他说。"也许确实无甚紧要……"

他开始服药，执行医嘱。而医嘱由于化验小便的结果也作了相应的改变。但是恰好在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在这次化验以及理应在这次化验之后紧接着做的检查中，出现了某种差错。这事不能怪医生，但结果是医生对他说的情况并没有出现。或是他忘记了，或是他没有说真话，或是他对他隐瞒了什么情况。

但是伊万·伊利奇还是严格地执行医嘱，而且他在这样执行的初期还得到了一种安慰。

自从找医生看过病以后，伊万·伊利奇全力以赴地、就是严格地执行有关摄生与服药的医嘱，密切注视自己的病痛以及自己整个机体的发展趋势。人的疾病以及人们的健康成了伊万·伊利奇的主要兴趣所在。每当人们在他面前谈到病人，谈到死者，谈到病愈的人，特别是谈到与他相类似的疾病的时候，他总是极力使自己的激动藏而不露，留神谛听，反复询问，并将这些话应用到自己的疾病上去。

病痛并没有减轻，但是伊万·伊利奇却强自振作，硬要自己相信病正在好转。当没有什么事情使他心神不宁的时候，他还可以欺骗欺骗自己。但是一遇到他和妻子发生不快，或是出现了公务上不顺心的事，以及打文特的时候手气不好，他就立刻感

到自己病得很厉害。过去，他也遇到过这些不顺心的事，但是他期望着很快就可以改变逆境，他将奋发自强，取得成功，赢得全胜。可是现在任何不顺心的事都使他灰心丧气，悲观绝望。他寻思：瞧，我刚开始见好，药力正开始起作用，偏偏又遇到这桩可诅咒的不幸或是不愉快的事……于是他怨恨那件不幸的事，以及那些存心跟他过不去、想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人，他感到这种怨恨会断送他的性命，但他又无法克制这种积愤。看来，他自己应该明白，他的这种怨天尤人只会加重他的病情，因此他不应该去理睬那些令人不愉快的区区小事。但是他的做法却适得其反：他说他需要安静，他也密切注视着破坏这种安静的一切，可是一遇到任何稍许破坏这种安静的事，就升起一股无名火。他读了一点医书，并常常去看医生，这就使他的病情更恶化了。但是病情的恶化是渐进的，因此将这一天与另一天相比，似乎差别也不大，因此他还能欺骗自己。可是当他去找医生看病时，他又觉得他的病情正在恶化，甚至发展迅速。尽管如此，他还是经常去就医。

这个月，他又去拜望了另一位名医：这位名医所说的话几乎和第一位一模一样，只是问题的提法略有不同罢了。找这位名医看病，只是加重了伊万·伊利奇的怀疑和害怕。他的朋友的朋友是一位很好的医生——可是他对疾病又作了完全不同的诊断，虽然如此，他却保证此病一定能够痊愈，可是他提出的问题和所作的假设却把伊万·伊利奇弄得更糊涂了，使他的疑心更深了。一位顺势疗法①派医生对疾病又作了另一种诊断，并给他开了药。于是伊万·伊利奇就悄悄地瞒着大家，把这药服了

---

① 有些药物大量应用在健康人身上，能产生一些症状，和要用此种药物来治疗的疾病的症状相似，用极微量此种药物治疗其病的方法，即顺势疗法。

近一个星期。但是一星期以后，因为不见起色，他对过去的治疗和这次的治疗都失去了信心，更加心灰意懒起来。有一次，一位相识的太太讲到拜求神像能包治百病。伊万·伊利奇发现自己正在凝神倾听，并且对此事的真实性信以为真。这个情况使他感到骇然。“难道我竟糊涂到这种程度了吗？”他暗自思忖。“不要紧！一切都是扯淡，不要疑神疑鬼了，应当选定一位医生，严格服从他的治疗。我就这么办得了。现在就此结束。再别去想它了，要严格执行治疗直到夏天。到那时候再看情况。这种犹豫不决现在该结束了！……”这话说起来容易，可就是办不到。肋下的疼痛一直在折磨着他，似乎还在不断加剧，而且越来越变成经常性的，嘴里的味道也变得越来越怪了，他觉得他嘴里发出一股令人恶心的怪味，他的食欲和体力也越来越差。不能再欺骗自己了：一件可怕的、新的、在伊万·伊利奇的一生中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关于这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周围所有的人都不明白，或者不愿意明白，他们还以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在照常进行。正是这一点使伊万·伊利奇感到最痛苦。他看到，他的家属，主要是妻子和女儿，正热中于出门拜客，她们什么也不懂，还嗔怪他老是闷闷不乐、吹毛求疵，似乎他在这方面犯了什么过错似的。虽然她们极力掩饰，可是他看得出来，他妨碍了她们，但是妻子对他的疾病也给自己规定了一定的态度；不管他说什么和做什么，她都对此恪守不渝。这个态度是这样的：

“你们是知道的，”她对自己的朋友们说，“伊万·伊利奇就象一切善良的人们那样，总不肯严格执行医生规定的治疗。今天他遵守医嘱服药和吃饭，按时就寝；可是到明天，我稍一疏忽，他就会突然忘了服药，吃起了鲟鱼（这是不许他吃的），并且坐下

来打文特，一打就到一点钟。”

“唉，这是哪辈子的事呀？”伊万·伊利奇恼火地说。“不就是有一回在彼得·伊万诺维奇家吗。”

“那昨天跟舍别克呢？”

“反正我也疼得睡不着……”

“不管什么原因，反正你这样下去永远也好不了，而我们却陪你受罪。”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对待丈夫的疾病的表面上的、说出来让别人和他本人听的态度就是如此，即这个病都是伊万·伊利奇自找的，而且这整个疾病乃是他对妻子所做的一件新的令人不愉快的事。伊万·伊利奇感到，她的这种态度是不自觉的，但是这种想法并没有使他感到好受些。

在法院，伊万·伊利奇发现，或者他自以为发现，人们对待他的那种同样奇怪的态度：一会儿他觉得，人们都在端详他，就象端详一个即将出缺让位的人一样；一会儿他的朋友们又突然友好地嘲笑他的疑神疑鬼，仿佛在他体内出现的那个非常可怕的、前所未闻的疾病正在不断地折磨他，而且正在不可阻挡地把他带往某处，——这事倒成了他们最愉快的笑料似的。特别是施瓦茨的喜笑颜开、精力充沛和落落大方使他十分恼火，这一切使伊万·伊利奇想起了他本人在十年以前的模样。

朋友们常常前来凑牌局，大家就座。发牌，洗牌，红方块加红方块，共计七张。他的对手说：没有王牌，于是给了他两张红方块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兴高采烈，很可能赢得全胜。可是伊万·伊利奇却突然感到一阵隐隐作痛以及嘴里的那股味儿，他对于自己会获得全胜居然感到高兴，觉得十分荒唐。

他瞧着自己的对手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瞧着他如何

用他那灵活的手拍着桌子，然后彬彬有礼而又宽容大度地放开输掉的牌，把它们推到伊万·伊利奇的身边，以便给他一种把赢得的牌收起来的愉快，而无须麻烦他远远地伸出手去。“他在想什么呀，他以为我居然衰弱到不能远远地伸出手去了吗？”伊万·伊利奇这样想，把他的王牌忘了，多出了一次王牌，结果打了自己的牌，他本来已经胜券在握，最后却以三分之差输掉了，而最可怕的则是他看到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难过，而他倒处之泰然。他为什么对一切都漠然置之？真叫人想起来都觉得可怕。

大家看到他很不舒服，便对他说：“如果您累了，我们就不打了吧。您休息一下。”休息？不，他一点都不累，他们打完了这一圈。大家都闷闷不乐，沉默寡语。伊万·伊利奇觉得，他把这种闷闷不乐也传染给他们了，但又无法把它驱散。他们吃完晚饭，就各自回家了，只留下伊万·伊利奇一个人在独自寻思：他的生活毫无乐趣，而且使别人的生活也抑郁寡欢，此外，这种有害的状况不是在减弱，而是越来越厉害地渗透到他的整个机体之中。

他带着这样的想法，再加上肉体上的痛苦和内心的恐惧，躺到床上，而且他常常由于疼痛大半夜都睡不着。可是第二天早晨又得起床、穿衣、上法院、说话、写字，如果不去上班视事，那就得一昼夜二十四小时都待在家里，而其中的每一小时都是痛苦。他就这样生活在死亡的边缘上，而且孤孤单单，没有一个人了解他，没有一个人可怜他。

五

一两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在新年之前，他的内兄来到他们的城市，要住在他们家。当时伊万·伊利奇在法院。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出去买东西了。他从公廨回来，走进自己的书房时，在那里遇到了他的内兄。他的内兄是一个健康好动的人，正在亲自收拾皮箱。他听见伊万·伊利奇的脚步声便抬起头来，默默地瞧了他一秒钟。这一瞥向伊万·伊利奇说明了一切。他内兄张开了嘴，一声哎呀没有喊出口便忍住了。这个动作肯定了一切。

“怎么，我变了吗？”

“是的……有点变化。”

他内兄说过这话以后，尽管伊万·伊利奇一再把话题引向自己的外表，他仍旧讳莫如深。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回来了，他内兄便去找她。伊万·伊利奇锁上了门，照起了镜子——先照正面，接着又照侧面。他拿起了他和妻子的合影，把他的照片和他在镜中所看到的容貌两相对照。变化是巨大的。接着他捋起袖子，露出了胳臂瞧了瞧，又把袖子放下来，坐到沙发榻上，脸变得比黑夜还阴沉。

“不行，不行，”他自言自语道，接着便迅速站起身来，走到桌子跟前，打开卷宗，开始披阅，但是他读不下去。于是他打开了门，向客厅走去。客厅的门是关着的。他蹑手蹑脚地走到房门跟前，开始倾听。

“不，你太夸大其词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说。

“我怎么夸大其词了？你怎么看不出来呢——他已经是死

人了，你瞧瞧他的眼睛。没有光。他生的什么病?"

"谁都不知道。尼古拉耶夫（这是另一位医生）说是什么什么，反正我也弄不清。可是列谢季茨基（这就是那位名医）说恰好相反……"

伊万·伊利奇走开了，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来，开始想道："肾，游走肾。"他想起了医生向他说过的所有的话：肾怎样脱落，又怎样游走。于是他便在脑海中殚思极虑地想要捉住这个肾，不许它乱动，把它固定下来。他觉得自己的要求并不高。"不，我还得再去找一下彼得·伊万诺维奇。"（这就是那位有医生朋友的朋友。）他摇了摇铃，吩咐套马，准备出门。

"你到哪儿去呀，Jean[1]?"妻子带着特别伤感和难得的和善的表情问道。

这种难得遇到的和颜悦色使他升起一股无名火。他阴郁地望了她一眼。

"我要去拜望一下彼得·伊万诺维奇。"

于是他就去拜望了那位有医生朋友的朋友。接着又同他一起去拜望了那位医生。他遇见了他，并同他谈了很长时间。

他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角度详细分析了（按照医生的看法）在他体内发生的种种情况，他一切都明白了。

盲肠里有一个玩意儿，一个小玩意儿。这一切是能够治愈的。只要加强某一种器官的功能，并减弱另一种器官的活动，便能发生一种吸收作用，一切也就康复了。他回家吃饭稍许迟了点。他吃了饭，愉快地聊了一会儿天，但是他很久都下不了决心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工作。最后，他终于向书房走去，并且立刻

---

① 法语：约翰。（约翰相当于俄语中的伊万。）

坐下来办公。他披阅着案卷，工作着，但他却时时刻刻想着他还有一件暂时搁置一旁的重要的心事，必须等公务完毕之后再行处理。当他办完公事，他才想起，这件心事乃是对于盲肠的种种焦虑。但是他并没有陷于这种焦虑之中，他走到客厅去喝茶。这时正好有客人来访，大家在说话，弹琴，唱歌；那位法院预审官，女儿心爱的未婚夫也在座。照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的说法，这个夜晚，伊万·伊利奇过得比其他人都愉快，但是他一分钟也没有忘记他还有一件暂时搁置一旁的关于盲肠的重要心事。十一点钟的时候，他向大家告辞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自从他患病以来，他就独自一人睡在书房旁的一个小房间里。他走进去，脱了衣服，拿起一本左拉的小说，但是他没有看书，而是在想。于是在他的脑海里便出现了他所想望的盲肠的康复。它经过吸收与分泌终于恢复了正常活动。"是的，这一切都是这样的，"他自言自语道。"不过应当助造化一臂之力。"他想起了药，于是便支起身子来服了药，接着又仰面躺下，注意药物如何在有效地起作用，药物又如何在消灭疼痛。"不过应当适时服药，以免发生副作用；我现在已经觉得稍许见好了，大大地见好了。"他开始抚摩肋下，——摸上去并不疼。"是的，我不感到疼，的确已经大大见好了。"他吹灭了蜡烛，侧身躺下……盲肠正在康复和吸收。陡地，他感到一阵原有的熟悉的疼痛，一种隐隐约约的酸痛，而且疼个没完，疼痛虽微，但是很严重。嘴里又是那股熟悉的叫人恶心的怪味。他的心开始作痛，头脑一阵发晕。"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说道。"又来了，又来了，永远也不肯停止了。"接着，他又蓦地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盲肠！肾，"他自言自语道。"问题不在盲肠，也不在肾，而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是的，有过生命，可是生命正在离开我，离开我，而我却没法留住

它。是的，何必欺骗自己呢？我要死了，——除了我以外，难道大家不都看得清清楚楚吗，问题仅仅在于还有多少星期，多少天罢了——也许就近在眼前。过去是光明，现在却是一片黑暗。过去我在这里，现在却在到那儿去！到哪儿去呢？”他感到浑身一阵发冷，呼吸停止了。他只听见心脏在跳动。

“如果我不在了，那么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了。那么当我不在的时候，我在哪儿呢？难道是死吗？不，我不想死。”他跳起来，想要去点蜡烛，他用发抖的手摸了一阵，把蜡烛和蜡烛台都碰倒在地板上，于是他又往后倒下，倒在枕头上。“何必呢？反正一样，”他睁开两眼凝视着黑暗，自言自语道。“反正是死。是的，死。可是他们谁也不知道，谁也不愿意知道，谁也不可怜我。他们在玩。（他听见从门外传来的远远的歌声和伴奏曲。）他们对一切都置之漠然，可他们也同样要死的。这帮傻瓜们。我先死，他们后死；他们也一模一样。可是他们却在洋洋得意。这些畜生！”愤怒窒息着他。他感到十分痛苦，心头有说不出的难过。总不会是所有的人都命中注定非受这种可怕的恐怖不可吧。他爬起身来。

“反正这样不妥；应当安静下来，应当把一切从头到尾细细地考虑一番。”于是他就开始思前想后。“是的，且说得病之初。先是肋部碰了一下，我依然那样，今天如此，明天也还是如此。有一点酸痛，后来痛得厉害了些，然后去看医生，后来是沮丧，忧虑，又去看医生。于是我就越走离深渊越近了。体力减退了。越走越近了。我变得憔悴不堪，两眼没有神。死就在眼前，可是我却在想什么盲肠。我想修复盲肠，可是这却是死期将至。难道是死吗？”他又感到一阵恐怖，他开始上气不接下气地弯下腰去寻找火柴，可是却把胳膊肘碰到了床头柜上。它妨碍了他，把他

碰得很疼，他一时怒起，便用力推了它一下，把床头柜推倒在地。他在绝望中气喘吁吁地仰面倒下，等待死马上来临。

这时候，客人们正在陆续告辞。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正在送客。她听见有东西摔倒的声音，便走了进来。

“你怎么啦？”

“没什么。无意中碰倒的。”

她走出去，拿来一支蜡烛。他躺着，沉重和急促地喘着气，宛如一个人跑了一俄里似的，他目光呆滞地凝视着她。

“你怎么啦，Jean？”

“没……什么。碰……倒……了。”接着他又想道：“有什么可说的呢。她不会懂的。”

她的确不懂。她捡起了蜡烛，把它点着了，就匆匆走了出去：她要去送一位女客。

当她回来的时候，他依旧仰面躺着，望着上方。

“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病情更重了吗？”

“是的。”

她摇了摇头，又略坐了片刻。

“我说，Jean，我在想是否要把列谢季茨基请到家里来一趟。”

这就是说她想把那位名医请来，而不吝惜钱。他苦笑了一下说：“不必了。”她略坐片刻便走到他身边，吻了吻他的前额。

当她吻他的时候，他对她真是恨之入骨，只是强忍着才没有把她推开。

“再见。上帝保佑你安睡。”

“好吧。”

六

伊万·伊利奇看到自己快要死了，经常处在绝望之中。

在内心深处，伊万·伊利奇知道他快要死了，但是他对这种想法不仅不习惯，而且简直不明白，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一点。

他在基泽韦特的《逻辑》① 中所学到的那个三段论法的例子：卡伊是人，人都是要死的，所以卡伊也要死，这个例子他毕生都认为是对的，但仅仅适用于卡伊，而绝不适用于他。那是指卡伊这个人，一般的人，因此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既不是卡伊，也不是一般的人，他乃是一个从来都有别于所有其他人的完全特殊的人；他是万尼亚②，他先和妈妈、爸爸、米佳和沃洛佳在一起，整天和玩具、车夫、保姆在一起厮混，后来又和卡坚卡在一起，经历过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喜怒哀乐。难道卡伊也闻过万尼亚那么喜欢闻的条纹皮球的气味吗？难道卡伊也是那么吻母亲的手的吗？难道母亲衣服的绸褶也是那么对卡伊窸窣作响的吗？难道他也在法律学校为了馅儿饼的事闹过风潮吗？难道卡伊也是这么谈恋爱的吗？难道卡伊也能这样开庭审案吗？

卡伊是的确要死的，他也应当死，但是对于我，对于万尼亚，对于有感情有思想的伊万·伊利奇，——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也要死，这是决不可能的。这简直太可怕了。

他所感觉到的就是如此。

“如果我也必须象卡伊那样死去，那我是应当知道这个的，

---

① 基策韦特（1766—1819），德国哲学家，康德哲学的诠释者；他所著的逻辑教科书的俄译本曾在沙俄学校中被广泛采用。

② 万尼亚是伊万的小名。

我是应当心中有数的，但是我心中却毫无此种感觉。我和我所有的朋友都明白，这决不会和卡伊一样。可现在却变成了这样！”他自言自语道。“这是不可能的。虽然不可能，但却是事实。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应当如何来理解这个呢？”

他无法理解，于是就极力驱除这个想法，认为这是一种虚妄的、不正确的、病态的想法，并且极力用另一些正确的、健康的想法把它们挤走。但是这一想法不仅是想法，而且似乎就是现实，它又来了，伫立在他的面前。

他又逐个地唤出另一些想法来取代这一想法，希望能够从中寻到支持。他企图回到从前的思路上去，这些思路过去曾为他遮挡过关于死的想法。但是说来也怪，过去遮挡过、掩盖过、消灭过关于死的意识的一切，现在已经不能再起这个作用了。最近一个时期，伊万·伊利奇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企图恢复过去的感情思路，不再去想到死。他一会儿对自己说：“我应该去办公，过去我就是靠它生活的。”于是他就摈弃一切疑虑，向法院走去。他与同僚们交谈几句后便坐下来，按照老习惯漫不经心地，用若有所思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公众，然后用瘦削的两手支着橡木软椅上的扶手，与平素一样探过身去，俯向同僚，并把案卷推过去一点，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他蓦地抬起眼睛，端端正正地坐好，发表了一些老生常谈，就宣布开庭。但是倏地在半中间，他肋下的疼痛毫不理会审案的进程，开始隐隐作痛起来。伊万·伊利奇注视着，极力不去想它，但是它却在继续作祟，它又来了，伫立在他面前，瞧着他，于是他大惊失色，眼睛里的光熄灭了，他又开始问自己：“难道只有它才是真实的吗？”他的同僚和下属惊讶和痛心地看到，象他这样一位卓越、精明的法官，也居然会乱了章程，出现差错。他抖擞起精神，极力使头脑

清醒，他好不容易才把审讯进行到终了，怏怏不乐地坐车回家。一路上，他伤心地想到，他的审判工作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把他想要隐蔽的事情隐蔽过去了；即使埋头审案，他也不能摆脱它。而最糟糕的是，它之所以引起他对它的注意，并不是为了想叫他做什么事，而仅仅是为了叫他看着它，正视它，什么事也别做地看着它，并忍受难以形容的痛苦。

为了摆脱这种状况，伊万·伊利奇就去寻求安慰，寻找别的挡箭牌，别的挡箭牌也果然被找到了，并在一个短时间内似乎救了他，但是又立刻失去了招架的力量，倒不是因为这些挡箭牌被毁坏了，而是被洞穿了，似乎它能穿越一切，任何东西也无法阻挡它。

在最近这个时期，他有时走进由他布置的那间客厅，他摔倒的那间客厅，他为了这间客厅（他想起来都觉得痛心、可笑），为了布置这间客厅，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知道他的病是从这次碰伤开始的。他走进客厅，蓦地看到在油漆一新的桌子上有一处被什么东西划破的痕迹。他找寻原因，终于发现这是像册边上被弄弯了的青铜饰物造成的。他拿起了那本由他充满了爱粘贴起来的珍贵的像册，对女儿和她朋友们的漫不经心感到十分恼火，——像册中有的地方被撕破了，有的照片被放倒了。他仔仔细细地把这些整理好，把像册上的铜饰又扳正了。

接着他想把这一套放置像册的établissement① 移到另一个墙角里去，靠近花。他叫来了仆人：让女儿或者妻子前来帮忙。她们不同意，跟他抬杠，他据理力争，大发脾气。但是一切都很好，因为他把它给忘了，看不到它了。

---

① 法语：设备。

不过当他亲自把东西移过去的时候，妻子却说："这又何苦呢，用人们会做的，你又要做对自己有害的事了，"这时，它突然穿过挡箭牌，一闪而过，他看见了它。它一闪而过，他还抱着希望它将就此隐匿不见，但是他不由得注意了一下肋下，那儿仍旧是老样子，还跟从前一样在隐隐作痛，他已经忘不掉它了，它分明在花丛后面窥视着他，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

"是的，就在这里，在这个窗帘上，我就象对敌发动猛攻时捐弃了生命。果真是这样吗？多么可怕，又多么愚蠢啊！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然而这却是事实。"

他走进书房，躺了下来，他又和它单独待在一起了。他与它四目对视，但却拿它无可奈何。他只能望着它，不寒而栗。

七

伊万·伊利奇患病的第三个月上，怎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没法说清楚的，因为这是一步一步、不知不觉地发生的，但是却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无论是他的妻子、儿女，还是他的用人、朋友、医生，而主要的是他自己，——大家都知道，别人对他的最大兴趣仅仅在于他是否能很快地、最终地出缺让位，使活着的人摆脱因他的存在而产生的麻烦，而他自己也可以从自己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他睡得越来越少了，人家给他吃鸦片，并且开始给他注射吗啡。但是这并没有减轻他的痛苦。他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所感到的那种隐隐约约的哀愁起初曾使他的疼痛稍减，因为这是一种新的感觉，但到后来，它却变得同样痛苦，甚至比明显的疼痛更让人受不了。

人们遵照医嘱给他准备了特制的食物，但是他却觉得这些食物越来越没有味道，越来越让人生厌。

他们还给他做了一套供大小便用的特殊装置，可是每次都是活受罪。他感到受罪是因为这不干净、不体面，而且有臭味，再加上他知道，若要办理此事，还得有人在一旁伺候。

然而正是在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中，伊万·伊利奇得到了安慰。每次都由一个名叫格拉西姆的专管打杂的农民来把便盆拿出去。

格拉西姆是一个穿着整洁、面色红润、吃了城里的饭菜以后发起胖来的年轻庄稼汉。他永远乐呵呵的，性格开朗。起初，看到这个永远干干净净地穿着俄国式服装的用人干这种令人作呕的事，伊万·伊利奇感到不好意思。

有一次，他从便盆上站起来，没有力气把裤子提起来，便跌坐在软椅上，他恐惧地望着自己那裸露的、瘦骨嶙峋的、软弱无力的大腿。

这时格拉西姆迈着轻快有力的步伐走了进来，他穿着一双厚皮靴，随身带来一股皮靴发出的好闻的柏油味和一种沁人心脾的冬天的户外气息。他围着一条干净的麻布围裙，里面穿着一件干净的花布衬衫，挽着袖子，露出他那年轻有力的胳膊，他没有抬头望伊万·伊利奇(显然，他在抑制着在他脸上焕发出的生命的欢乐，免得使病人看了不痛快)，径直走到便盆跟前。

“格拉西姆，”伊万·伊利奇用衰弱的声音说。

格拉西姆哆嗦了一下，显然是因为害怕做错了什么事，他动作敏捷地把他那红润、善良、单纯、年轻、刚开始长出胡子的脸向病人转了过来。

“您有何吩咐?”

“我想，你干这事一定感到不愉快吧。请你原谅我。我没有力气。”

“这是哪儿的话，老爷。”格拉西姆的眼睛一闪，露出了他那年轻的、洁白的牙齿。“为什么不侍候您呢？您有病嘛。”

于是他就用他那灵巧、有力的双手做完了自己惯常做的事，接着便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五分钟后，他又同样轻手轻脚地走了回来。

伊万·伊利奇依然坐在沙发椅上。

“格拉西姆，”当格拉西姆把洗干净的便盆放好以后，他说道，“请你过来一下，帮帮我的忙。”格拉西姆走上前去。“把我扶起来。我一个人太费劲了，可我又把德米特里打发走了。”

格拉西姆走上前去，用他那有力的双手抱住了他，就象他走起路来十分轻巧一样，灵巧而又轻轻地把他抱起来，一只手扶着他，另一只手给他提上了裤子，接着便想把他放下，让他坐好。可是伊万·伊利奇请他把自己扶到长沙发上去。格拉西姆就毫不费力地、似乎没有碰着挤着似地、连扶带抱地把他搀到沙发近旁，让他坐好。

“谢谢。你干什么都……那么灵巧，那么好。”

格拉西姆笑了笑，想要走开。但是伊万·伊利奇觉得跟他在一起十分舒服，他不想让他走。

“还有一件事：请你把那把椅子给我端过来。不，就这一把，把它放在我的脚下。我的腿抬高一点好受些。”

格拉西姆把椅子端过来，不磕不碰地一下子就把椅子放到了地板上，接着便把伊万·伊利奇的两腿扶起来放到椅子上；伊万·伊利奇觉得，当格拉西姆把他的两腿高高抬起的时候，他感到好受了些。

“我的腿抬高一点好受些，”伊万·伊利奇说。“请你把那边的那个靠垫给我搁在腿底下。”

格拉西姆照办了。他又把他的腿抬起来，然后放下。当格拉西姆把他的腿抬起来的时候，伊万·伊利奇又觉得好受了些。他把腿放下，他就觉得差一些。

“格拉西姆，”他对他说，“你现在有事吗？”

“没有，老爷，”格拉西姆说，他向城里的用人们学会了怎样跟老爷们说话。

“你还需要做什么事吗？”

“我还需要做什么事吗？事情都做完了，不过还要劈点儿柴留明天用。”

“那么你给我把脚架高一点行吗？”

“那有什么不行的，行。”格拉西姆把他的腿抬高了一些，于是伊万·伊利奇觉得，这种姿势使他一点都不觉得疼了。

“那么劈柴怎么办呢？”

“您放心吧。咱来得及。”

伊万·伊利奇吩咐格拉西姆坐下来扛着他的腿，并且和他攀谈起来。事情也怪，他觉得，格拉西姆扛着他的腿，他就好受些。

从此以后，伊万·伊利奇有时就叫格拉西姆来，叫他用肩膀扛着他的腿，并且很喜欢跟他说话。格拉西姆轻快、乐意、纯朴而且善良地做着这事，这种善良使伊万·伊利奇深为感动。所有其他人身上的健康、精力充沛和精神焕发，常常使伊万·伊利奇觉得反感；只有格拉西姆的精力充沛和精神焕发不但不使伊万·伊利奇感到难受，反而使他得到安慰。

伊万·伊利奇感到最受不了的是虚伪，那种不知为什么被

大家默认的虚伪，说什么他只是有病，而不是快要死了，只要他安心治病，就会取得某种很好的效果。可是他心里明白，不管他们做什么，除了更加折磨人的痛苦和死以外，什么效果也不会有。这种虚伪使他感到受不了。他感到受不了的是，大家都知道而且他也知道的事，他们就是不肯承认，而是想就他的险恶的病情对他说谎，而且还想迫使他本人也参加到这个骗局中来。虚伪，在他临死前施加到他头上的这种虚伪，这种把他的死这样一件可怕的、庄严的行为，同他们所有这些出门拜客、窗帘、午餐的鲟鱼降低到同一水平的虚伪，使伊万·伊利奇感到非常痛苦。说来也怪，每当他们向他玩弄这些花招的时候，他差点没向他们大喝一声：别再说谎了，你们知道，我也知道我快要死了，那就请你们起码别再撒谎好吧。但是他从来没有勇气这样做。他看到，他濒临死亡这样一件极其可怕的事，居然被他周围所有的人，被他毕生信奉的所谓“体面”本身，贬低到了一种偶然的不愉快的事情的水平，一种多少有碍体面的事情的水平（就如人们对待一个身上发出臭味的人走进客厅一样）。他看到，没有一个人可怜他，没有一个人愿意甚至了解一下他的处境。只有格拉西姆一个人了解他的处境，并且可怜他。因此，伊万·伊利奇只有和格拉西姆在一起才觉得好受些。有时候，格拉西姆接连几夜整宿整宿地扛着他的两腿，不肯去睡觉，还说：“您放心吧，伊万·伊利奇，我会睡够觉的。”有时候，他会猝然跟他“你我”相称，补充道：“要不是你有病，要不，为什么不侍候你呢？”——听到这话，他心里就觉得舒服。只有格拉西姆一个人不说谎，从各方面看来，只有他一个人懂得事情的真相，并且认为对此无须隐瞒，他只是可怜这位衰弱的、憔悴不堪的老爷。甚至有一次，当伊万·伊利奇打发他去睡觉的时候，他还直率地说：

“我们大家都要死的。为什么不侍候您呢？”他说这话的意思是，他并不认为干这活是受累，因为这活儿是为一个快要死的人干的，他希望这事落到他头上的时候有人也能替他干同样的活儿。

除了这种虚伪以外，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虚伪，伊万·伊利奇感到最痛苦的是，没有一个人象他所希望的那样来可怜他：有时候，在经过长久的痛苦之后，他真希望（尽管他不好意思承认这一点）能有人象可怜一个有病的孩子那样来可怜可怜他。他真希望人们能象爱抚和安慰孩子们那样来爱抚他，吻他，为他而哭泣。他知道他是一位显赫的高等审判厅委员，他的胡子都白了，因此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尽管这样，他还是希望能够如此。在他和格拉西姆的关系中，有些地方与此颇相类似，因此他和格拉西姆的关系使他得到安慰。伊万·伊利奇真想哭，真想有人来爱抚他，为他哭泣，就在这时候他的同僚，高等审判厅委员舍别克光临了。伊万·伊利奇本来想哭和接受爱抚的，结果反而一本正经地板起面孔对于撤销原判的决定的意义习惯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且固执己见。存在于他周围以及存在于他自身之中的虚伪，极大地毒化了伊万·伊利奇生命的最后几天。

八

早晨。正因为是早晨，所以格拉西姆走了，仆人彼得来了，他吹灭了蜡烛，拉开一扇窗帘，开始悄悄地收拾屋子。早晨也罢，晚上也罢，星期五也罢，星期日也罢——反正都一样，反正都相同：持续不断的、一刻不停的剧痛；意识到那正在无望地逐渐离开、但还未完全离开的生命；正在日益迫近的那可怕的、令人

憎恨的死(只有它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有那劳什子的虚伪。一天天、一星期一星期、一小时一小时，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

"请问，您不要喝茶吗?"

"他要的是规矩：老爷们每天早上必须喝茶，"他想道，但是嘴上却说：

"不要。"

"您不要挪到长沙发上去吗?"

"他要收拾房间，我在这里碍事，不干净，乱，"他想道，但是嘴上却说：

"不要，你别管我了。"

仆人又干了一会儿。伊万·伊利奇伸出了一只手。彼得殷勤地走上前去。

"您有何吩咐?"

"表。"

彼得拿起就放在他手边的表，递给了他。

"八点半。那边还没起床吗?"

"还没呢，老爷。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指他的儿子)上学去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吩咐，如果您有事找她，就去叫醒她。请问要去叫醒她吗?"

"不，不必了，"他说。接着他又想："要不要喝点茶呢?""对，茶……拿来吧，"他说。

彼得向门口走去。伊万·伊利奇害怕一个人留下。"找件什么事情来留住他呢? 对，吃药。""彼得，把药递给我。"他又想："为什么不吃药呢，也许吃药还有效。"他拿起茶匙喝完了药。"不，不会有效的。这一切都是扯淡，都是骗局，"他一尝到那熟悉的、甜腻的和令人万念俱灰的药味，心里就想道。"不，我没法

相信。但是这疼痛，这疼痛又干吗呢，它哪怕能稍微停一会儿呢。”他发出了呻吟。彼得回来了。“不，去，拿茶来。”

彼得走了，剩下伊万·伊利奇一个人，他开始呻吟，这与其说由于疼痛（尽管疼得非常厉害），倒不如说由于苦恼。“老是千篇一律，一成不变，老是这没完没了的白天和黑夜，哪怕能快点呢。什么东西快点？死，黑暗。不，不。一切都比死强！”

彼得用托盘端茶进来的时候，伊万·伊利奇很长时间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不明白他是谁和他来干什么。彼得被他看得手足无措起来。当彼得发窘的时候，伊万·伊利奇才醒悟过来。

“对，”他说，“茶……好，你放下吧。不过你来帮我洗洗脸，换一件干净衬衫。”

于是伊万·伊利奇便开始洗脸。他洗洗停停地洗了手，洗了脸，刷了牙，然后开始梳头，而且照了照镜子。他害怕起来；头发平贴在他那苍白的脑门上，使他觉得特别可怕。

给他换衬衫的时候，他知道，如果他低下头去看一眼自己的身体，他会觉得更可怕，因此他不敢看自己。但是一切总算做完了。他穿上晨衣，裹上毛毯，在沙发椅上坐下，准备喝茶。片刻间，他觉得精神倍爽，但是当他一开始喝茶，又是那股怪味，又是那种疼痛。他勉强喝完了茶，便伸直两腿躺了下来。他躺下以后就打发彼得走了。

一切依旧。一会儿闪出一点希望，一会儿绝望的大海又奔腾咆哮，永远是疼痛，永远是忧伤，永远千篇一律，一成不变。一个人待着感到特别凄凉，真想叫个什么人来，但是他没有叫就知道，他瞧着别人心里会更难受。“哪怕再给来点吗啡呢——昏睡过去倒好。我要对他，对医生说，让他再给我想点法子。这不行，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一小时、两小时就这么过去了。突然，前厅里响起了门铃声。没准是医生吧。不假，这是医生，满脸红光，精神抖擞，肥肥胖胖，喜笑颜开，他脸上的那副表情似乎在说：您一定被什么事情吓住了吧，咱们就来给您安排一切。医生也知道这种表情在这里并不合适，但是他的脸上既然永远挂上了这副表情，就取不下来了，正如一个人一早穿上了燕尾服出去拜客一样。

医生精神抖擞地、令人安心地搓着手。

“真冷。外面冷得厉害。让我烤烤火，”他说这话时的表情似乎在说，只要稍候片刻，让他先暖和暖和，等他暖和过来，一切就好办了。

“嗯，我说，怎么样？”

伊万·伊利奇感到，医生想说：“事儿怎么样？”但是他也觉得这样说不妥，便改口道：“您夜里睡得怎么样？”

伊万·伊利奇瞧着医生，脸上的表情似乎在问：“难道你说谎从来不觉得害臊吗？”但是医生却不想明白他提的这个问题。

于是伊万·伊利奇便说道：

“仍旧疼得很厉害。疼痛不止，一点没有减轻。能有点什么药就好了！”

“是啊，你们这些病人从来都是这样的。嗯，现在，我似乎暖和过来了，甚至办事十分认真的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也不会对我的体温有任何意见了。来吧，您好。”于是医生跟他握了握手。

接着，医生便抛开刚才说说笑笑的态度，开始一本正经地检查病人，号脉，量体温，并开始东敲敲，西听听。

伊万·伊利奇深知，而且觉得，这一切无疑都是扯淡，都是毫无意义的骗局，可是当医生跪着，向他伸过头去，将耳朵忽高

忽低地贴在他身上，带着一副神气活现的模样在他身上做着各种体操动作的时候，伊万·伊利奇却任凭他去装模作样，就如从前他听凭律师信口雌黄一样，其实他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说的话都是撒谎，以及他们为什么要撒谎。

医生跪在长沙发上，还在敲打着什么，这时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的绸衣在门口窸窸窣窣地响了起来，听得见她在责备彼得，为什么大夫来了不通知她？

她走进来，吻了丈夫，然后立刻开始说明她早就起床了，当大夫来的时候，只是由于她误以为是别人，她才没有在这里。

伊万·伊利奇望着她，将她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什么都看不顺眼：她那白皙、丰腴、干净的手和脖子，她那头发的光泽，她那充满生气的眼睛的闪光。他对她深恶痛绝。由于对她油然而生的憎恨，她的接触使他感到十分难受。

她对他以及对他的疾病的态度依然和从前一样。正如医生一旦定出了他对病人的态度，就无法更改一样，她也定出了一套对待他的态度：他不肯做他应该做的什么什么，因此只能怪他自己，于是她就爱护备至地责备他，——对待他的这种态度她也已经无法更改了。

"他就是不听话！不肯按时服药。主要的是两脚朝上，用这样的姿势躺着可能对他有害。"

她告诉医生，他怎样让格拉西姆扛着他的两条腿。

医生亲切地微微一笑，略含轻蔑之意，他似乎在说："有什么办法呢，这些病人有时就会想出这样一些傻事，但是可以原谅。"

检查完毕，医生看了看表，于是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便向伊万·伊利奇宣布，不管他愿不愿意，反正她今天已经请了一位名医，他将同米哈伊尔·丹尼洛维奇（那位普通医生的名

字）一起会诊。

“请你千万不要反对。我是为了自己才这样做的，”她话中带刺地说，以此让他明白，她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他，她只有这样说才能使他无法拒绝她。他一言不发，双眉深锁。他感到，包围着他的这种虚伪已经乱成一团，简直难辨真假。

她替他做的一切完全是为了她自己，她对他说，她为了自己竟做着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以至于他倒应该从反面来理解这话了。

果然，在十一点半，那位名医来了。又开始了听诊，以及先是当着他的面，后来又在另一个房间里进行的关于肾脏，关于盲肠的意味深长的谈话，然后是带着意味深长的表情的相互问答，以致他们又没有谈到现实的生与死的问题（现在他面临的只有这一个问题），却提出了什么肾和盲肠的问题，说什么他的肾和盲肠似乎工作得不对头，因此现在米哈伊尔·丹尼洛维奇和那位名医即将对它们发动进攻，迫使它们就范。

那位名医带着严肃的，但却并非没有希望的神情告辞了。伊万·伊利奇向他抬起了闪烁着恐惧与希望之光的眼睛，怯生生地问道，他的病有没有痊愈的可能，这位名医的回答是：无法保证，但可能性还是有的。伊万·伊利奇送别医生时的抱着希望的目光是如此可怜，以致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看到这个目光忍不住哭了出来，这时，她正走出他的书房门，以便把出诊费交给那位名医。

由医生的鼓励而产生的兴奋，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又是那同样的房间，同样的画、窗帘、壁纸、药瓶，又是他那同样地不断作痛、备受煎熬的身体。于是伊万·伊利奇便呻吟起来。他们给他打了一针，他就昏睡过去了。

当他清醒过来时，已是暮色苍茫，给他端来了饭菜。他勉强喝了点鸡汤，于是又周而复始，又是那正在降临的黑夜。

吃过饭以后，在七点钟，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走进他的房间，她的穿着打扮就象去赴什么晚会似的，束紧的肥大的乳房，她脸上还留有脂粉的痕迹。她还在早上就向他提到过他们要去看戏。今晚有刚来此地的萨拉·贝尔纳① 的演出，他们有一个包厢，这是他坚持要他们订下来的。可是现在他把这事给忘了，因此她的打扮他看了很不顺眼。但是，他想起这是他自己硬要订一个包厢去看戏，因为这对于孩子们是一次有教育意义的审美享受，他便把自己的恼怒隐忍了下来。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顾盼自得地走进来，但是又似乎于心有愧似的。她坐了一会儿，问了他的健康状况，但是他看到，她问的目的不过是问问罢了，并不是为了想知道，因为她也知道没什么可问的，所以她就说起了她想要说的话：要不是包厢已经订下了，而且埃伦、女儿和彼得里谢夫（那位法院预审官，女儿的未婚夫）都去，而且又不可能让他们单独去，她是决不会去看戏的。她巴不能守着他坐在这里倒更愉快些。不过，她不在的时候，他可千万要遵照医生的嘱咐去做。

"对了，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未来的姑爷）也想进来看看你。行吗？还有丽莎。"

"让他们进来吧。"

女儿进来了，袒胸露臂，裸露着年轻的身体，那使他十分痛苦的身体。可是她却把这个身体拿出来展览。她强壮、健康，分明在热恋中，并对妨碍她幸福的疾病、痛苦和死亡感到愤怒。

---

① 萨拉·贝尔纳（1844—1923），法国著名女演员。

穿着燕尾服、烫着á la Capoul①鬈发的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也进来了，雪白的衣领紧紧地裹着他那长长的、青筋毕露的脖子，衬衫的前胸一片雪白，黑色的紧身裤把强壮的大腿裹得紧紧的，一只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拿着高顶礼帽。

在他之后又悄悄地溜进来一个中学生，穿着新制服，可怜巴巴的，戴着手套，眼睛底下有一块乌青；他为什么会有这块乌青，伊万·伊利奇是知道的。

他一直很可怜儿子。他那吃惊的、哀伤同情的目光显得很可怕。伊万·伊利奇觉得，除了格拉西姆以外，只有瓦夏一个人理解他和可怜他。

大家坐下，又讯问了他的健康状况。接着便是沉默。丽莎问母亲望远镜在哪儿。于是母女俩便拌起嘴来：是谁把它放起来了，放在哪儿。结果弄得很不愉快。

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问伊万·伊利奇有没有看过萨拉·贝尔纳。伊万·伊利奇先是没有听懂他问的问题，可后来又答道：

"没看过；您看过吗？"

"是的，看过她演的«Adrienne Lecouvreur»②。"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说她在演什么角色的时候特别漂亮。女儿不同意。于是又谈起了她的演技的优美与真实，也就是那千篇一律的老生常谈。

在说到半中间的时候，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望了伊万·伊利奇一眼，便住了嘴。其他人也瞧了他一眼，闭上了嘴。伊

---

① 法语：卡波式。

② 法语：《阿德里安娜·勒库弗勒》，系法国戏剧家斯克里布（1791—1861）作的剧本。

万·伊利奇两眼闪着怒火向前直视着，分明对他们十分恼怒。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但这是无法改变的。必须想个办法来打破这种沉默。可是谁都不敢造次，大家都害怕贸然破坏这种彬彬有礼的虚伪，使大家都明白事情的真相。丽莎第一个下决心打破这种沉默。她想掩饰大家都感觉到的东西，但却说漏了嘴。

“我说，如果要去的话，也该走了嘛，”她瞧了一眼表（这是父亲送给她的礼物），说道，接着便向那位年轻人会心地（只有他俩才明白其中的意思）微微一笑，站起身来。衣服开始窸窣作响。

大家也站起身来，然后便告辞走了。

他们走出去以后，伊万·伊利奇觉得心里松快了些：没有虚伪了，虚伪和他们一齐走了，但是却留下了疼痛。还是那同样的痛，还是那同样的恐惧，不见得更痛苦些，也不见得更好受些。反正每况愈下。

又是一分钟接着一分钟，一小时接着一小时地过去了，一切依旧，永远没完没了，那不可避免的终局也变得越来越可怕了。

“好吧，把格拉西姆叫来，”他在回答彼得的问话时说。

九

深夜，妻子回来了。她蹑手蹑脚地走进来，但是他听见了她的脚步声：他睁开眼睛，又急忙闭上。她想把格拉西姆打发走，亲自陪他。他睁开眼睛，说道：

“不。你走。”

“你很痛苦吗？”

“反正一样。”

“你吃点鸦片吧？”

他同意了，喝了下去。她走了。

直到凌晨三点钟前，他一直处在十分痛苦的昏睡中。他感到疼痛难忍，他觉得，他被塞进一只又窄又深的黑口袋，而且被越来越深地塞进去，然而就是塞不到底。加之，这件可怕的事是在他痛苦难当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又害怕，又想钻进去。他在挣扎，然而又在帮忙。突然间，他坠落下去，跌倒了，他醒了过来。还是那个格拉西姆坐在他的床脚头，在安静地、耐心地打着盹。可是他却躺着，把穿着袜子的两条瘦骨嶙峋的腿搁在他的肩膀上；还是那支罩着灯罩的蜡烛，还是那种无休止的疼痛。

“你走吧，格拉西姆，”他低声说。

“没关系，我再坐一会儿，老爷。”

“不，你走吧。”

他把腿缩了回来，侧身躺下，把一条胳膊压在身底下，自怜自叹起来。等格拉西姆走到隔壁房间去了，他便再也忍耐不住，象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他哭的是自己的孤苦无告、自己的可怕的孤独、人们的残酷、上帝的残酷，以及上帝的不存在。

“你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你干吗要把我带到人世间来呢？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可怕地折磨我呢？……”

他根本没有希望得到回答，他哭的是没有回答、也不可能有回答。又痛起来了，但是他没有动弹，也没有叫人。他自言自语道：“你来吧，你再疼吧！但这是为什么呢？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了呢，为什么呢？”

后来，他安静了下来，不仅不再哭了，甚至还停止呼吸，全神贯注：似乎他不是在倾听用声音说出来的说话声，而是在倾听他内心中升起的心声和思路。

“你到底要什么呢？”这是他听到的第一个可以用言语表达

出来的明确的概念。“你到底要什么呢？你到底要什么呢？”他向自己重复道。“要什么？——不痛苦。活下去，”他答道。

他又全神贯注，留神谛听，连疼痛也没有使他分心。

“活下去？怎么活下去？”他的心声问道。

“对，活下去，象我过去那样活下去：心情舒畅，精神愉快。”

“象你过去那样活下去，心情舒畅、精神愉快吗？”那个声音又问。于是他就开始在自己心中逐一回想起他的愉快的生活中的最美好的时光。但是，说来也怪，所有这些愉快生活中的最美好的时光，现在看去完全不象当时所感觉到的那样。而且统统如此——除了儿时的一些最早的回忆。过去，在童年时代，有一些事情是的确愉快的，如果这些事情能够回来，倒是可以为它生活。但是那个体验过这种愉快的人已经不存在了，这仿佛是关于另一个人的回忆。

造成现在的他——伊万·伊利奇的那些事情一开始，过去被看作快乐的一切在他的心目中便渐渐消散，变成某种渺小的、常常令人生厌的东西了。

离童年越远，离现在越近，那些欢乐也就变得越渺小、越可疑。这是从他在法律学校上学的时候开始的。在法律学校倒还有某些确实美好的东西：那里有欢娱，那里有友谊，那里有希望。但是到了高年级，这些美好的时光就少起来了。然后是在省长身边第一次供职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些美好的时光：这是对于一个女人的爱情的回忆。然后这一切便乱作一团，美好的东西变得更少了。以后美好的东西又更少了点，越往后越少。

结婚……于是骤然出现了失望、妻子嘴里的气味、肉欲和装模作样！还有那死气沉沉的公务，还有那为金钱的操心，就这样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永远是这一套。而且越往后越变

得死气沉沉。恰如我在一天天走下坡路，却自以为在步步高升。过去的情形就是如此。在大家看来，我在步步高升，可是生命却紧跟着在我的脚下一步步溜走了……终于万事皆休，你去死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呢？这是不可能的。生活不可能这样无聊、这样丑恶。如果生活真是这样无聊、这样丑恶的话，那又何必会死去，而且是痛苦地死去呢？总有些什么地方不对头吧。

"也许，我过去生活得不对头吧？"他脑子里突然出现了这个想法。"但是又为什么不对头呢，我做什么都是兢兢业业的呀？"他自言自语道，接着他便立刻把这唯一能够解决生与死之谜的想法当作完全不可能的事，从自己的脑海里驱逐掉了。

"你现在倒底需要什么呢？活下去？怎么活下去呢？象你眼下在法院里，当执行吏宣布：'开庭！……'时那样活吗？开庭，开庭，"他向自己重复道。"瞧，这就是法庭！我可没有犯罪呀！"他愤怒地大叫。"为什么审判我？"接着他便停止了哭泣，把脸转过去对着墙，开始想那朝夕思虑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切恐怖到底是为什么？

但是，不管他怎样苦苦思索，还是找不到答案。可是当他想到（这个想法常常来光顾他），这一切乃是因为他生活得不对头的时候，他又立刻想起他一生循规蹈矩，兢兢业业，于是他便把这个奇怪的想法赶走了。

十

又过了两星期。伊万·伊利奇已经躺在长沙发上起不来了。他不愿意躺在床上，所以就躺在沙发上。几乎所有的时间

他都面壁而卧，他孤独地忍受着那无法解决的同样的痛苦，孤独地思考着那无法解决的同样思想。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当真要死吗？于是他内心的声音便答道：是的，这是真的。那这些痛苦又是为了什么呢？这声音又答道：就这样，不干什么。此外，往下想就是一片空虚。

从伊万·伊利奇开始患病的时候起，从他头一次去找医生看病的时候起，他的生活就分裂为两种彼此对立、互相交替的心情：时而是绝望和等待着那不可理解的、可怕的死，时而是希望和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自己体内的活动，时而他眼前只看见暂时偏离自己职守的肾或者盲肠，时而又只看见那用任何办法也无法幸免的不可理解的、可怕的死。

这两种心情从他患病之初便互相交替出现。但是越病下去，关于肾的种种推测就越变得可疑和荒诞不经，而死即将光临的意识却变得越来越真切了。

他只消想一想，三个月以前他是什么样子，现在他又是什么样子；想一想他怎样在一步步地走下坡路，使任何一点希望都破灭了。

近来，他一直处在孤独之中，他孤独地脸朝着沙发背躺着。身居人口稠密的城市之中，熟人无数，家属众多，可是他却感到一种在任何地方，无论在海底还是地下，都不可能有的深深的孤独——伊万·伊利奇在这可怕的孤独中，只靠回忆往事过日子。他的过去一幕接一幕地出现在他的面前。总是从时间最近的开始，逐渐引向最遥远的过去，引向儿时，然后便停止在那里。伊万·伊利奇想起了今天端给他吃的黑李子酱，他便想起了儿时那半生不熟的、皱了皮的法国黑李子，想起它那特别的味道和快吃到核时的满嘴生津，由于想起李子的味道，同时又出现了一连

串儿时的回忆：保姆、弟弟和玩具。“别想这个了……想起来太痛苦了，”伊万·伊利奇自言自语道，于是他又转向现在。他看到沙发背上的钮扣和山羊皮的皱纹。“山羊皮既贵又不结实，就是因为它惹起了口角。但那是另一块山羊皮，而且也是另一次争吵，当时，我们把父亲的皮包扯破了。我们受到了惩罚，可是妈妈却拿来了馅儿饼。”于是思想又停留在童年时代，伊万·伊利奇又觉得很痛苦，于是他又极力把这个思想驱散，努力去想别的事。

与此同时，随着这个回忆的峰回路转，他心中又萦回着另一串回忆——想到他的病情是怎么加剧和发展的。越是追溯回去，生活的情趣就越多。生活中的善越多，生活本身的情趣也越多。二者水乳交融，相辅相成。“正如病痛越来越厉害一样，整个生活也越来越坏了，”他这样想。在生命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小点亮光，以后便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迅速。“与死亡距离的平方成反比，”① 伊万·伊利奇想。于是一块石头以加速度向下飞落的形象便深印在他的脑海中。一连串有增无已的痛苦，正在越来越迅速地飞向终点，飞向那最可怕的痛苦。“我在飞……”他战栗，动弹，想要反抗。但是他心中明白，反抗是没有用的，于是他就用他那看累了的、但又不能不看着他前面的东西的眼睛看着沙发背，等待着，等待那可怕的坠落、碰击和毁灭。“反抗是不行的，”他自言自语道。“但是哪怕能明白这是为什么呢！那也办不到。如果说我生活得不对头，那倒也是一种解释。但就是这点没法承认，”他自言自语道，想起自己毕生奉公守法、循规蹈矩和品行端正。“就是这点不能认帐，”他一面对自己说，一面哑

---

① 意为离死亡越近，速度越快。

然失笑，好象有什么人会看见他的微笑并被他的微笑所骗似的。“无法解释！痛苦，死……这又是为什么呢？”

十一

就这样过了两星期。在这两星期中，发生了伊万·伊利奇和他的妻子所盼望的事情：彼得里谢夫正式提出了求婚。这事发生在晚上。第二天，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走进丈夫的房间，边走边寻思着怎样向他宣布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的求婚，可是也正是在昨天夜里伊万·伊利奇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看见他躺在那张长沙发上，不过换了个姿势。他仰面躺着在呻吟，目光呆滞地望着身前。

她先谈到药。他把自己的视线向她转了过来。她没有把她要说的话说完：他在这一瞥中表现出了极大的憎恨。而且是对她的极大的憎恨。

“看在基督份上，你就让我安安静静地死吧，”他说。

她想走开，但是这时女儿进来了，走到他跟前去问候。他象看妻子那样望了望女儿，她问候他的健康，对于她的问题他只是冷冷地答道，他很快就可以把他们大家解放出来不受他的拖累了。母女俩一言不发，坐了片刻便出去了。

“咱们到底做了什么错事啦？”丽莎对母亲说。“好象这是咱们干的似的！我可怜爸爸①，但是他干吗要折磨咱们呢？”

医生在平素该来的时候来到了。伊万·伊利奇在回答他“是与否”的时候，一直用愤恨的目光盯着他，最后终于说道：

---

① “爸爸”两字是用法国腔的俄语说的。

"您明知道您已束手无策，那您就别管我了吧。"

"咱们总可以减轻一点痛苦吧，"医生说。

"那您也办不到，您就别管我了。"

医生走进客厅，告诉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说，病情很严重，若要减轻痛苦（痛苦一定很剧烈），只有一个办法——服鸦片。

医生说他的肉体痛苦很剧烈，这话倒不假。但比他的肉体痛苦更可怕的是他的精神上的痛苦，这也是他的主要痛苦所在。

他的精神上的痛苦在于，昨夜，当他望着格拉西姆那睡眼朦胧的、善良的、颧骨突出的脸时，他突然想道：怎么，难道我的整个一生，自觉的一生，当真都"错了"吗？

他想到过去他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就是他的一生过得不对头，——也许这是真的。他想到他反对身居最高地位的人们认为是好的东西的那些微弱的企图，那些他立刻从自己的脑海里赶走的微弱的企图，——这些倒可能是对的，而其他的一切倒可能是错的。他的工作、他的生活安排、他的家、以及这些社会与公务的利益——这一切倒可能是错的。他企图在自己面前替这一切辩护。可是他忽然感到，他所辩护的事情太站不住脚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辩护的。

"倘若果真如此的话，"他对自己说道，"那我在离开人世的时候才认识到，我毁掉了上天给予我的一切，而且一切都已无可挽回，那又怎么样呢？"他仰面躺着，开始重新逐一检查自己整个的一生。当他在早上看见用人，然后是妻子，然后是女儿，然后是医生的时候，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证实了他在夜间所发现的那个可怕的真理。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看到了他过去赖以生存的一切，他清楚地看到这一切统统错了，这一切乃是

一个掩盖了生与死的可怕的大骗局。这一认识加剧了，十倍地加剧了他肉体上的痛苦。他呻吟，辗转反侧，撕扯着身上的衣服。他觉得，这些衣服使他喘不过气来，使他难受。为此，他恨他们。

他们给他服了大剂量的鸦片，他昏睡过去了，但是在吃午饭的时候疼痛又开始发作。他把所有的人统统赶了出去，痛得直打滚。

妻子走到他的身边说：

"Jean，亲爱的，这事你就算为我（为我？）做的吧。这不会有什么害处的，反而时常有用。怎么样，这没关系的。没病的人也常常……"

他睁大了眼睛。

"什么？领圣餐①吗？干什么？不要！不过……"

她哭了起来。

"行不行，亲爱的？我去把咱们的那位叫来，他非常和气的。"

"好极了，太好了，"他说。

当神父来了，并听了他的忏悔以后，他的心才软下来，他仿佛摆脱了自己的疑惑，感到一阵轻松，正由于这样，痛苦也似乎减轻了，霎时间，他升起了一线希望。他又开始想到盲肠以及治愈它的可能性。他两眼噙着泪水领了圣餐。

领完圣餐以后，他们又扶他躺下，他感到一阵暂时的轻松，生的希望又出现了。他想起了他们建议他做手术的事儿。"活，我想活，"他自言自语道。妻子前来祝贺他②；她说了一些人们

---

① 又称领圣体血，东正教的一种礼仪：由神父对面饼和葡萄酒（象征耶稣为众人免罪而舍弃的身体和血）进行祝祷，然后由教徒领食之。教徒临终要领最后一次圣餐。

② 祝贺他领了圣餐。

惯常说的话，又加了一句：

“你觉得好点了，是吗？”

他看也没有看她就说道：是的。

她的衣服、她的体态、她的面部表情、她说话的声音——统统都在对他说着同样的话：“错了。你过去和现在赖以生存的一切，不过是向你掩盖了生与死的一片虚伪和一场骗局罢了。”他一想到这个，他的憎恨就油然而起，而伴随着憎恨又升起了肉体上的剧烈的痛苦，而与痛苦俱来的则是意识到那不可避免的、即将来临的毁灭。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他感到一阵绞痛和刺痛，疼得气都喘不过来了。

当他说“是的”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是可怕的。他说完“是的”以后，便直视着她的面孔，接着便异常迅速地（就他的虚弱而言）翻过身去，脸朝下，大叫：

“走开，走开，你们别管我了！”

十二

从此刻起，便开始了那第三天不停的喊叫，这叫声是如此可怕，隔着两道门也不能不使人毛骨悚然。在回答妻子问话的那一瞬间，他就明白他完了，无可挽回了，末日，真正的末日到了，可是他的疑惑仍旧没有得到解决，疑惑仍旧是疑惑。

“哎哟！哎哟！哎哟！”他用各种声调叫道。他开始大叫：“我不要！”——接着便是一个劲儿地喊叫“哎哟”。

整整三天，在这三天中，对他来说是不存在时间的，一种无形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正在把他塞进一只漆黑的口袋，他就在那黑咕隆咚的口袋里挣扎着。他苦苦地挣扎着，就象一个死囚明

知道他已不能生还，可还在刽子手的手下苦苦挣扎一样。尽管他在拚命挣扎，可是每分钟都感到他离那使他胆战心惊的事越来越近了。他感到他的痛苦在于，他正在钻进那个漆黑的洞穴，而更痛苦的则是那个洞他钻不进去。妨碍他钻进去的是，他认定他的一生是光明正大的。对自己一生的这种自我开脱拽住了他，不让他前进，这就更使他痛苦不堪。

蓦地，有一股什么力量当胸，对准肋下推了他一下，他的呼吸更困难了，他终于跃进了洞穴，可是在那边，在洞穴的尽头，有件什么东西在发亮。他当时的情形，就象他常常在火车车厢里发生的情形那样，他自以为在前进，其实却在后退，到末了他才突然辨明了真正的方向。

“是的，一切都错了，”他自言自语道，“但是这不要紧。可以，可以再往‘对’的方面做嘛。那么什么才是‘对’的呢？”他问自己，忽然安静了下来。

这事发生在第三天的末尾，在他临死前一小时。就在那时候，那个中学生悄悄地走进了爸爸的房间，走到他的床边。那个生命垂危的人还在拚命喊叫，两手乱甩。他的手打着了中学生的头。中学生抓住了它，把它贴到嘴唇上，哭了起来。

就在那时候，伊万·伊利奇跌进了洞穴，看到了光明，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他的一生都错了，但这事还是可以纠正的。他问他自己：那么什么才是“对”的呢，接着他便屏息静听，安静了下来。这时，他觉得有人在吻他的手。他睁开眼睛，望了儿子一眼。他可怜起他来了。妻子走到他的身边。他望了她一眼。她张开了嘴，鼻子上和腮帮子上还挂着没有擦净的眼泪，她神情绝望地望着他。他也可怜起她来了。

“是的，我给他们增添了痛苦，”他想道。“他们觉得惋惜，但

是等我死了以后，他们会好起来的。”他想说这话，但是没有力气说出来。“其实，何必说呢，应当做到才是，”他这样想。他用目光向妻子指了指儿子，说道：

“领走……可怜……还有你……”他还想说“宽恕”，但却说成了“快去”，因为没有气力更正，他便挥了一下手，他知道，谁该明白谁就会明白的。

他突然明白了，那使他苦恼和不肯走开的东西，正从他的左右和四面八方忽然立刻都走开了。他既然可怜他们，就应当做到使他们不痛苦。做到使他们，也使他自己摆脱这些痛苦。“多么好又多么简单啊，”他想。“可是疼痛呢？”他问他自己。“它到哪里去了呢？喂，疼痛，你在哪儿呀？”

他开始寻觅。

“是的，这就是它。那有什么要紧，让它去疼吧。”

“可是死呢？它在哪儿？”

他在寻找他过去对于死的习惯的恐惧，可是没有找到它。它在哪儿？死是怎样的？任何恐惧都没有，因为死也没有。”

取代死的是一片光明。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他突然说出声来。“多么快乐啊！”

对于他，这一切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而这一瞬间的意义已经固定不变。对于守候在旁的人来说，他的弥留状态又持续了两小时。他的胸膛中有什么东西在呼哧呼哧地响，他那瘦削不堪的身体也在微微颤抖。然后呼哧声和嘎哑声便越来越少了。

“完了！”有人在他的身旁说道。

他听见了这话，并在自己心中把这话重复了一遍。“死——完了，”他对自己说。“再也没有死了。”

他吸进一口气，但是刚吸下半口就咽了气，两腿一伸，死了。

（1886年3月）

臧仲伦 译

克莱采奏鸣曲*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跟她犯奸淫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八节）

“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到不如不娶。

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惟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十一、十二节）

一

这事发生在早春时节。我们坐车已经走了一天一夜多了。短途旅客不断上下，但是有三个旅客和我一样，从火车的始发站起就一直坐到现在：一个是既不漂亮也不年轻的会吸烟的太太，面容疲倦，身上穿一件男不男女不女的大衣，头上戴一顶小帽；

* 克莱采奏鸣曲是贝多芬于一八〇三年创作的A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因献给法国小提琴家克莱采（1766—1831）而得名。

另一个是这位太太的朋友，他的年龄在四十岁上下，十分健谈，随身带的行李都是崭新的，而且十分齐整；第三个是一位个子不高的绅士，他独处一隅，动作急速而仓促，人还不老，但是一头鬈发却显然过早地变白了，他的双目熠熠发光，异乎寻常，目光常常迅速地从一件东西转移到另一件东西上。他身穿一件出自高级裁缝之手的镶着羔皮领的旧大衣，头戴一顶羔皮的高筒软帽。他解开钮扣的时候，可以看见大衣底下穿着一件带褶的外衣和俄国式的绣花衬衫。这位绅士还有一个特点是，有时候爱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既象咳嗽，又象一种欲笑又止的干咳。

在整个旅途中，这位绅士极力避免与其他旅客交谈和结识。邻座同他攀谈的时候，他的回答常常简短而生硬，他或是看书，或是一面眺望窗外一面吸烟，或是从自己的旧行囊中取出食物，独自喝茶或吃东西。

我觉得他对自己的孤僻也感到苦恼，我几次想开口同他说话，但是每次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这是常常发生的，因为他就坐在我的斜对面），他就掉过头去，拿起书本，或者眺望窗外。

第二天傍晚，火车停在一个大站上的时候，这位神经质的绅士下车去打开水，为自己沏了茶。那位随身带着又新又齐整的行李的先生（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位律师），同他的邻座，那位穿着男不男女不女的大衣的会吸烟的太太，也到车站的茶座里喝茶去了。

当这位先生和这位太太不在的时候，又有几个新上车的旅客走进了车厢，其中有一个是脸刮得光光的、满脸皱纹的高个儿老头，显然是个商人，他身穿貂皮大衣，头戴大帽檐的呢子便帽。这个商人就在太太和律师座位的对面坐了下来，并且立刻同一个年轻人攀谈起来，这个年轻人，看那模样，象是商号的伙计，他

也是在这一站上车的。

我坐在他们的斜对面，因为火车停着不动，所以在没有人走过的时候，我间或能听到他们的谈话。商人先宣称，他是到自己的庄园去，他的庄园离此仅一站路；然后，他们俩就照例谈到行情和买卖，谈到莫斯科眼下的生意，接着又谈到下诺夫戈罗德的集市。那伙计便谈起他们两人都知道的某富商怎样在集市上纵酒作乐的情形，但是那老头不让他说完便讲起了过去他亲自参加过的在库纳温开怀畅饮的情景。他对自己能参加这样的豪饮分明感到很骄傲，并且洋洋得意地谈到，有一次他怎样和刚才提到的那位朋友在库纳温喝得酩酊大醉，干下了这么一件荒唐事，谈到此事他就窃窃私语，伙计听了哈哈大笑，笑得整节车厢都听得见，那老头也笑了起来，露出两颗大黄牙。

我已经不指望他们会讲出什么有意思的话来了，便站起身来，想在开车之前到站台上去走走。在车厢门口我遇到了那位律师和那位太太，他俩正边走边热烈地谈论着什么。

“要出去来不及了，”那位爱跟人搭讪的律师对我说道，“马上要摇第二遍铃了。”

我还没来得及走到车的尽头，铃声果然响起来。当我回到车厢的时候，那场热烈的谈话还在那位太太和那位律师之间继续进行着。那个老商人默默地坐在他们对面，目不斜视，间或不以为然地啧啧作声。

“后来她就直截了当地对自己的丈夫宣布，”当我走过律师身边的时候，他笑容可掬地说道，“她不能，也不愿意和他生活在一起，因为……”

接着，他又说下去，说些什么我就听不清了。在我之后又进来了一些旅客，列车员也走了过去，一个办事员也匆匆地跑了进

来，喧闹了好一阵，由于太吵，我听不清他们说的话。当一切重归平静以后，我才重新听到律师的谈话声，显然，谈话已经从个别的情况转到了一般性的话题。

律师说，欧洲的舆论界现在对离婚问题很有兴趣，而在我国，这一类事情也层出不穷。律师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在说话，便停止了自己的高谈阔论，转过身去问老头。

“在从前那会儿可没有这样的事，对不对?”他笑容可掬地问道。

老头想要回答什么，但是这时候火车开动了，于是老头便摘下便帽，开始画十字，并低声念着祷告。律师把眼睛转向一边，彬彬有礼地等待着。老头念完了祷告，又画了三次十字，才端端正正地戴上自己的帽子，把帽檐压得很低，并在座位上坐端正了，方才开始说话。

“这事儿过去也常有，先生，不过要少一些，”他说。“如今这世道，这事儿哪能没有呢。大伙的文化太高了嘛。”

火车越开越快，在铁轨交接处不断发出轰隆隆的响声，因此我很难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但是听听也怪有意思的，于是我就挪近了些。我的邻座，那位目光炯炯的神经质的绅士，显然也听出了味，他在留神谛听，不过没有离座。

“受教育有什么不好呢?”那位太太淡淡地一笑，说道。“象过去那会儿，新郎新娘彼此甚至都没有见过面，难道这样的结婚倒好吗?”她继续说道，按照许多太太的习惯，不去回答对方说的话，而是去回答自以为对方会说的话。“她们既不知道自己爱不爱他，也不知道能不能够爱他，就随随便便地嫁个人完事，结果痛苦一辈子；依你们看，这样倒更好吗?”她说；她这番话显然是冲着我和律师说的，她根本无意对跟她交谈的老头说这番话。

“大家的文化太高了嘛，”商人重复道，鄙夷地望着那位太太，对她的问题避而不答。

“我倒想知道您如何来解释受教育和夫妻不睦之间的关系，”律师微微露出一丝儿笑容，说道。

商人想说什么，但是那位太太打断了他的话。

“不，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她说。但是律师拦阻了她：

“不，还是让这位先生谈谈他的高见吧。”

“有了文化尽干傻事，”老头斩钉截铁地说。

“让那些并不相爱的人结婚，然后又大惊小怪，责怪他们不能和和睦睦地过日子，”那位太太抢先说道，扫了一眼律师、我、甚至那个伙计。那个伙计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身来，一条胳膊支在椅背上，笑眯眯听着大家说话。“只有畜生才能听凭主人摆布随意交配，而人是有爱恋之心的，”她说道，分明想要刺一下那位商人。

“您这话就说得不对了，太太，”老头说，“畜生是牲口，而人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跟一个人没有爱情，又怎么能生活在一起呢？”那位太太一直急于说出自己的看法，她大概觉得这些见解很新颖。

“过去可不讲这个，”老头用一本正经的腔调说道，“只是眼下才时兴这一套。有一点屁事儿，她就说：‘我不跟你过啦。’庄稼汉们要这有什么用，可是这时髦玩意儿也时兴开了。说什么：‘给，这是你的衬衫和裤子，统统给你，我可要跟万卡走啦，因为他的头发比你的鬈。’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一个女人最要紧是应该懂得害怕。”

那个伙计看了看律师、太太和我，分明忍俊不禁，并且准备看大家对老头的话作何反应来决定，是表示嘲笑还是表示赞同。

"害怕什么?"太太说。

"害怕这个呗:应该害怕自己的丈一夫嘛! 就是应当害怕这个。"

"哎呀,我说老爷子,那种时代已经过去啦,"那位太太甚至不无恼怒地说道。

"不,太太,那种时代是不会过去的。夏娃,也就是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做的①,过去是这样,直到世界末日也是这样,"老头说道,严厉而胜利地摆了摆头,以致那个伙计立刻认定,商人已经胜利在握,于是他放声大笑起来。

"你们男人家才这么认为,"太太说,她看了我们大家一眼,依旧不肯认输,"你们自己可以胡作非为,可是却想把女人关在深闺之中。你们自己大概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吧。"

"谁也不许为所欲为,不过一个男人不会给家里惹是生非,可是一个老娘儿们却是靠不住的破鞋,"商人继续开导大家说。

商人说话的口气是那么威严,分明就要征服自己的听众了,甚至那位太太也感到自己被压倒了,但是她仍旧不服输。

"是的,但是我想,你们也会赞同的,女人总也是人吧,她也和男人一样有感情。如果她不爱自己的丈夫,她又该怎么办呢?"

"不爱!"商人皱起眉头,噘起嘴唇,厉声重复道。"没准会爱的!"

那伙计听到这个意想不到的论据特别满意,他啧啧连声,表示赞许。

"不会的,她不会爱的,"太太说道,"如果没有爱情,总不能强迫她爱吧。"

"嗯,如果妻子对丈夫不忠实,那怎么办呢?"律师说。

---

① 出自《圣经·旧约·创世记》。

“这是不许可的，”老头说，“应当看好她，不许她胡来。”

“如果发生了这种事，那怎么办呢？要知道，这是常有的事呀。”

“有些人家常有，我们这儿可没有，”老头说。

大家都默然以对。伙计动弹了一下，又凑近了些，他大概不甘落后，便笑眯眯地开口道：

“可不是吗，我们那儿就有一个小伙子出了一件丑事。谁是谁非也是很难判断的。也是碰到了这样一个女人，偏是个骚货。她就胡搞起来了。可是这小伙子循规蹈矩，又有文化。起先，她跟帐房胡搞。他好言好语地劝她。她就是不听。干尽了卑鄙下流的事。还偷起他的钱来。他就打她。可怎么样呢，她反倒越变越坏了。竟跟一个不信基督的犹太人，请恕我说句粗话，搞起破鞋来了。他怎么办呢？干脆把她给甩了。直到现在，他还在打光棍，而她呢，就到处鬼混。”

“就因为他太傻，”老头说。“要是他一开头就不许她胡来，狠狠地把她制服了，兴许她倒会安分守己。一开头就不能由着娘儿们胡来。在地里别相信马，在家里别相信老婆。”

这时候列车员进来收到下一站下车的车票。老头把自己的车票交给了他。

“可不是吗，对女人就得先来个下马威，把她给制服了，要不一切都完蛋。”

“嗯，那您自己怎么刚才还谈到，有些成了家的男人还在库纳温集市上寻欢作乐呢？”我忍不住问。

“那又当别论，”商人说，从此再不开口了。

当响起火车汽笛声的时候，商人便站起身来，从座位下取出行囊，掩上衣襟，接着举了举帽子，便向放制动闸的平台走去。

二

老头一走，大伙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起来。

“一位思想古板的老爷子。”伙计说。

“真是一个活生生的‘治家格言派’①，”那位太太说。“他关于妇女和婚姻的观点多么不讲理啊！”

“可不是吗，对于婚姻的观点我们离欧洲的看法还远得很哩。”

“要知道，这种人不明白的主要之点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并不是真正的婚姻，”太太说，“只有爱情才能使婚姻变得圣洁，只有被爱情圣洁化了的婚姻才是真正的婚姻。”

伙计笑吟吟地听着，希望尽可能地多记住一些聪明的言谈以备将来应用。

就在那位太太发表宏论的半中间，我蓦地听到身后一种声音，既象是戛然而止的笑声，又象是失声痛哭。我们回过头去，看见我的那位邻座，那位白发苍苍、目光炯炯的孤独的绅士，显然对我们的谈话感到了兴趣，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我们身旁。他站着，将两手放在椅背上，分明十分激动：他的脸红红的，脸上的肌肉在不停地抽搐。

“什么样的爱情……爱情……爱情……才能使婚姻变得圣洁呢？”他讷讷地说。

那位太太看到谈话对方那副激动的神态，便尽可能柔和而周到地回答他。

---

① 《治家格言》是俄国十六世纪的一部要求家庭生活无条件地服从家长的法典性作品。后来人们便称恪守这个古训的老派人为“治家格言派”。

“真正的爱情……只有男女之间存在着这种爱情，婚姻才是可能的，”太太说。

“是啊，但是真正的爱情又指的什么呢？”那位目光炯炯的绅士不好意思地微笑着，怯生生地问道。

“任何人都知道什么是爱情，”太太说，显然不想跟他再谈下去了。

“但是我不知道，”那位绅士说。“必须下一个定义，您到底指什么……”

“怎么？说起来也很简单，”太太说，但又沉思了一会。“爱情吗？爱情就是对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超出于对所有其他人的特别的爱恋。”她说。

“这种爱恋能保持多长时间呢？一个月？两天？半小时？”那位白发绅士笑了起来，说道。

“不，对不起，您分明别有所指吧。”

“不，我说的是同一回事。”

“她是说，”律师指着太太插嘴道，“婚姻必须首先出于一种爱恋之情，也可以说爱情吧，只有存在着这种爱情，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婚姻才可能是某种，可以说吧，神圣的东西。其次，任何婚姻，如果没有自然的爱恋之情（也可以说爱情吧）做基础，那它在自身中也就没有了任何道德约束力。我理解得对吗？”他问那位太太。

太太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他对自己想法的解释。

“其次……”律师继续说道，但是那位现在两眼熠熠发光的神经质的绅士显然再也忍不住了，他不等律师说完，便开口道：

“不，我说的也正是对一个男人或者对一个女人超出于对所有其他人的爱恋，不过我现在要问的是：这种爱恋能保持多久？”

“保持多久吗？很久很久，有时候是终身不渝，”太太耸了耸肩膀答道。

“要知道，这种情形只有小说里才有，在现实中是从来没有的。在现实中，这种对于一个人超出于对其他人的爱恋，可能保持几年，不过这是很少见的，更多的是几个月，要不就是几星期，几天，几小时，”他说，显然知道他的意见使大家都感到吃惊，对此他颇感得意。

“哎呀，您说什么呀。那可不对。不，对不起，”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说道。甚至那个伙计也发出了某种不以为然的声音。

“是的，诸位，我知道，”那位白发绅士大声说道，把我们的声音全给压倒了，“你们讲的是自以为存在的东西，而我讲的则是实际存在的东西。任何一个男人对于每一个漂亮的女人都会体验到你们称之为爱情的那种感情。”

“哎呀，您说的话太可怕了。但是人与人之间是的确存在着那种被称做爱情的感情的呀，而且这种感情不是保持几个月和几年，而是要保持一辈子的。”

“不，这种感情是没有的。即使说一个男人终身爱着某一个女人，可是那个女人却完全有可能爱上另一个男人，这在世界上过去从来如此，现在也还是如此，”他说罢便取出烟盒，点上了一支烟。

“但是这种感情也可能是相互的，”律师说。

“不，不可能，”他反驳道，“就象在一大车豌豆中，您看到的两粒豌豆不可能紧挨在一起一样。此外，这不仅不可能，这里还会发生厌倦。一辈子就爱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这无异说一支蜡烛可以点一辈子，”他一面说，一面贪婪地吸着烟。

“但是您说来说去都是说的肉体的爱。难道您就不允许有

建立在理想上一致、精神上融洽无间的基础上的爱情吗？”那位太太说。

“精神上的融洽无间！理想上的一致！”他重复道，发出自己特有的那种怪声。“既然如此，那又何必睡在一起呢（请恕我出言粗鲁）。要不然，由于理想上的一致，人们都可以睡到一块儿了，”他说罢便神经质地笑起来。

“但是对不起，”律师说，“事实与您所说的话是矛盾的。我们看到，男婚女嫁是确实存在的，全人类或者大部分人类都过着结婚生活，而且许多人都诚实地过着长期的结婚生活。”

那位白发绅士又笑了起来。

“你们说，婚姻是应该建立在爱情之上的，当我表示怀疑除了性爱以外这种爱情是否存在的时候，你们却用存在着婚姻来证明存在着爱情。可是婚姻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过是一场骗局罢了！”

“不，先生，对不起，”律师说，“我只是说，过去存在，现在也还存在着婚姻。”

“婚姻是存在的。不过它为什么要存在呢？有些人把婚姻看作是某种神秘的事，看作是一种在上帝面前必须履行的圣礼，在这些人中，婚姻的确过去存在过，现在也还存在着。婚姻存在于他们之中，可是却不存在于我们之间。在我们这儿，人们虽然也男婚女嫁，但他们在婚姻中所看到的，除了性交以外，别无他物，其结果不是一场骗局就是使用暴力。当不过是欺骗的时候，那还比较容易忍受一些。夫妻双方不过在骗人他们是过着一夫一妻制的生活，而实际上过的却是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的生活。这固然可憎可厌，也还差强人意。最常见的情形却是，夫妻双方都承担了同居终身的表面上的义务，可是从第二个月起

就已经彼此憎恨，希望分居，但又依旧住在一起，于是便出现了可怕的精神上的痛苦，它迫使人们去酗酒，去自杀，去杀人，去服毒自尽和互相下毒，”他越说越快，不让任何人插嘴，而且越来越慷慨激昂。大家都一言不发，感到很尴尬。

“是的，毫无疑问，在夫妇生活中常有一些令人咋舌的插曲，”律师说，希望就此结束这场有伤大雅的热烈的谈话。

“我看，你们已经认出我是谁了吧？”白发绅士低声地、似乎坦然地说道。

“不，我还未曾有此荣幸。”

“也谈不上什么荣幸。我就是那个您刚才暗示说发生过令人咋舌的插曲，就是发生过杀妻插曲的波兹内舍夫，”他迅速地瞥了一眼我们中间的每个人，说道。

谁也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大家相对默然。

“好吧，反正一样，”他说，又发出他惯常的那种怪声。“不过，请诸位原谅！啊！……我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不，您请别那么想……”律师说，他自己也不知道“别那么想”什么。

但是波兹内舍夫对他不予理睬，而是迅速转过身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那位先生和那位太太在窃窃私语。我就坐在波兹内舍夫的身旁，我也想不出说什么好，只得相对无言。看书吧，天色已暗，于是我就闭上眼睛，装作想假寐片刻。我们就这样一言不发地坐到了下一站。

在这一站，那位先生和太太坐到另一节车厢里去了，这是他们早就和列车员说好了的。那个伙计也在座位上安顿好，睡着了。波兹内舍夫一直在抽烟、喝茶，这茶还在上一站就沏好了。

我睁开眼睛，瞧了他一眼，他蓦地坚决地，并且恼怒地对我说道：

“现在，您知道我是谁了，您跟我坐在一起也许觉得不愉快吧？那我可以走开。”

“哦，不，这是哪儿的话。”

“好，那您不想喝点茶吗？只是浓了点儿。”他给我倒了杯茶。

“他们说话……总是在撒谎……”他说。

“您指什么？”我问。

“还是那老问题：关于他们的所谓爱情以及什么是爱情的问题。您不想睡觉吗？”

“毫无睡意。”

“那您是否愿意听我讲一讲这种所谓爱情是怎样使我落到我目前这个地步的呢？”

“好吧，如果您不觉得痛苦的话。”

“不，沉默才使我痛苦。请喝茶。是不是太浓了？”

茶的确浓得跟啤酒一样，但是我还是喝了一杯。这时候列车员走了过去。他默默地、恶狠狠地目送着他，直到他离开了车厢，他才开口说话。

三

“好吧，那我就来讲给您听……不过您真的想听吗？”

我又重说了一遍我非常想听。他沉吟片刻，用两手搓了搓脸，方才开口说道：

“既然要说，那就得原原本本从头说起：必须告诉您我是怎

么结婚和为什么要结婚的，以及我在结婚以前又是怎样的一个人。

"结婚以前，我跟大家一样，生活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我是一个地主和大学学士，还当过贵族长。结婚以前，我跟大家一样，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同时又跟我们这个圈子里所有的人一样，一面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一面还自以为我过的生活很正当。我心想，我是一个人人见了都喜欢的男子，而且是个无可訾议的正人君子。我不是一个以勾引女人为乐的人，也没有那些不自然的癖好①，而且也并不把这事当作生活的主要目的，就象许多与我年龄相同的人常常做的那样，我对于酒色之好是有节制的，无伤大雅的，是为了有益于健康。我避免染指那种可能用生孩子或者用对我的一往情深把我缠住的女人。话又说回来，也许，也有过孩子，也有过一往情深，但是我做得象根本没有这回事一样。对此，我不仅认为是道德的，而且还以此感到自豪。"

他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并且发出他惯常发出的那种声音，每当他出现一个显然是新的想法的时候，他常常这样。

"要知道，最为人不齿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他叫道。"荒淫无耻并不在于肉体，肉体上的任何胡作非为还不就是荒淫无耻；荒淫无耻，真正的荒淫无耻，就在于跟一个女人发生了肉体关系，而又极力摆脱对这个女人的道义上的关系。而我又偏偏把这种超然物外看作是自己的一大美德。我记得有一次我感到很痛苦，就因为我没有来得及付钱给一个大概爱上了我、并且委身于我的女人。直到后来，我把钱寄给了她，以此表示我在道义上与她毫无瓜葛之后，我才感到心安。您别点头了，好象您同意我的观

---

① 指喜爱男色。

点似的，”他蓦地向我嚷道。“这种花招我是知道的。你们大家，还有您，您，如果不是罕见的例外的话，充其量，您和我观点一致。不过，反正一样，请恕我直言，”他继续说道，“但是问题在于，这可怕，可怕，太可怕了！”

“什么可怕？”我问。

“我们对于女人以及同她们的关系方面所处的那个迷误的深渊。是的，谈到这一点我就无法平静，倒不是因为我发生了象他所说的那个插曲，而是因为自从我发生了那个插曲以后，我才恍然大悟，我才完全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一切。一切都翻了个过儿，一切都翻了个过儿！……”

他点上了一支烟，然后将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开始说下去。

在黑暗中我看不见他的脸，只是透过车厢的震动声可以听见他那令人感动的、悦耳的声音。

四

“是的，只有在象我这样受尽痛苦之后，只是由于这段心酸的经历，我才懂得了这一切的根源所在，我才懂得了什么才是对的，也因此而看到了现实生活的全部可怕之处。

“请看，把我引上这一插曲的那事是怎么开始和何时开始的吧。这事开始的时候，我还不满十六岁。发生这事的时候，我还在中学读书，我的哥哥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当时，我还没有跟女人发生过关系，但是也象我们这个圈子里所有不幸的孩子们一样，我已经不是一个洁身自好的小孩了：我早就被别的男孩子带坏，而且已经是第二个年头了；女人，不是某一个女人，而是作为某种令人馋涎欲滴的女人，任何一个女人，女人的裸体，已经

在折磨着我了。我的单身生活并不是清白的。我跟我们这个圈子里百分之九十九的男孩们一样，感到苦恼。我害怕，我痛苦，我祷告，接着便是堕落。我已经在思想上和事实上都学坏了，但是我还没有迈出最后一步。我在独自走上毁灭之路，但是我还没有染指过别人。但是有一次，我哥哥的一个同学，一个大学生，一个爱说笑逗乐的人，也就是一个所谓好心肠的糊涂虫，也就是那个教会我们喝酒、打牌的最大的混蛋，在一次开怀畅饮之后，怂恿我们到那个地方去。我们去了。当时，我哥哥也还是一个清白的少年，他也是在那天夜里堕落的。我那时还是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可是我玷污了自己，也参与玷污了一个女人。当时，我根本不懂我在做什么。要知道，我还从来没有听见任何一个大人说过我做的那事有什么不好。即使现在也决不会有人听到这种话。诚然，这在圣训里有①，但是《十诫》只有在考试中回答神父问题的时候才用得着，而且也并非十分有用，还远不如在拉丁文的假定句里使用 ut 这条不可移易的规律更有用。

“就这样，我还从来没有听见一个大人（他们的意见我是很尊重的）说过，这事有什么不好。相反，我倒听见我所敬重的那些人常说，这是好的。我听说，做过这事以后，我内心的斗争和痛苦就会平静下来，我非但听说过而且还读到过，我还听见大人们常说，这对健康有好处。我又听见同学们说，干这种事能叫人刮目相看，是一种敢做敢为的表现。所以，总的说来，除了一片叫好声以外，我简直看不出有任何不好的地方。那么染上脏病的危险呢？但是连这一点也是被预见到了的。这事自有为民操劳的政府在关心。它监督着青楼妓院的正常活动，保证中学生

① 指《摩西十诫》中的第七诫："不可奸淫"。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四节。

们可以放心大胆去放荡淫乱。并有一批拿着官俸的医生在监督此举。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些医生认为，淫乱有益于健康，因此他们也就制定出一套实行正确的、井然有序的淫乱的办法。我认识一些母亲，他们就是这样来关心儿子们的健康的。而且科学也怂恿他们去寻花问柳。”

“这跟科学有什么关系呢？”我说。

“医生是什么人？他们是科学的祭司。是谁断言这有益于健康而使青年人去干淫乱的勾当的？是他们。然后他们又道貌岸然地给人家治疗梅毒。”

“治疗梅毒有什么不对呢？”

“因为如果把用于治疗梅毒的精力的百分之一用来根除淫乱的话，那梅毒早就绝迹了。而事实上，人们的精力不是用来根除淫乱，而是去鼓励它，并确保进行淫乱是安全的。不过，问题并不在这儿。问题在于，不仅是我，甚至于百分之九十（如果不是更多的话），不仅是我们这一阶层的人，而且所有的人，甚至农民，都发生过这一类可怕的事。我所以堕落，并不是因为我拜倒在某个女人的美貌的自然的诱惑下。不，任何女人都诱惑不了我，我所以堕落，乃是因为我周围的人在堕落之中所看到的不是最合法的和有益于健康之举，就是最合情合理、不仅情有可原、甚至对于年轻人还是一种没有过错的游戏。我当时根本不懂得这就是堕落，我只是开始沉湎于那种半是快乐半是需要之中，人家告诉我，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会有这种需要，于是就象我开始喝酒、抽烟一样，开始沉溺于这个淫乱中。然而在我的第一次堕落中毕竟还有某种特别的、令人感动的东西。我记得，在那里，我还没有走出房间就立刻产生一种凄恻的伤心之感，我真想痛哭一场，痛哭自己的童贞的毁灭，痛哭我那永远被

戕害了的对女人的关系。是的，我对女人的那种自然的、淳朴的关系被永远戕害了。从那时候起，我对女人的纯洁的关系便再也没有了，也不可能再有。我成了一个人们所谓的淫棍。而做一个淫棍乃是一种生理状态，就象一个吸毒者、一个酒鬼和一个烟鬼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一样，同样，一个为了寻欢作乐而与几个女人发生过肉体关系的男人，也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而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一个淫棍。正如一个酒鬼和一个吸毒者，从他们的脸色和举止一下就可以认出来一样，一个淫棍也是可以一眼就认出来的。一个淫棍可以有所节制，也可能有所斗争；但是对女人的那种纯朴的、襟怀坦荡的、纯洁的关系，那种情同手足的关系，他已经再也不会有了。从他如何端详和打量一个年轻女人的神态就可以立刻认出他是一个淫棍。于是我就成了一个淫棍，从此不能自拔，也正是这点把我给彻底毁了。”

五

“是的，正是这样。我后来就越走越远了，走上了各种各样的邪路。我的上帝！一想到我在这方面的一切令人作呕的行为，我就不寒而栗！我所记得的我的过去就是如此，可当时朋友们还嘲笑我的所谓天真无邪呢。而你听到的那些花花公子、那些军官和巴黎人又是怎样的呢！所有这些先生们，还有我，当我们这些对于女人犯下数百件形形色色骇人听闻的罪行的三十岁上下的淫棍们，洗干净脸，刮了胡子，洒了香水，穿着清洁的内衣，身着燕尾服或者军服，迈步走进客厅，或者去参加舞会的时候，真乃是纯洁的象征——英俊飘逸，风流倜傥！

“您不妨想一想事情应该怎样，而事实上又是怎样的吧。本

应该是这样的：在社交场合有这么一位先生来接近我的妹妹或是我的女儿，而我则深知他的生活的时候，我就应该走上前去，把他叫到一边，低声对他说：‘亲爱的先生，我知道你是怎样生活的，知道你怎样过夜并且同谁在一起过夜的。这里没有你立足之地。这里都是纯洁的、白璧无瑕的姑娘。你快走吧！’本来应该这样，可实际上却是：当这样一位先生翩然光临，搂着我的妹妹或者女儿，跟她跳舞的时候，只要他有钱和有关系，我们就会高兴得什么似的。也许他在看上了某个舞星①之后会对我的女儿特别垂青吧。即使他身上还留下一些病根和不健康，那也无关紧要。现在的医术十分高明。可不是吗，我就知道有几位上流社会的姑娘，由她们的父母作主，高高兴兴地嫁给了梅毒患者。哦！哦，多么令人作呕啊！总有一天这种污浊和虚伪会被揭露出来的！”

接着，他又好几次发出他特有的那种怪声，喝起了茶。茶浓极了，又没有水可以把它冲淡些。我喝了两杯茶以后感到特别兴奋。很可能，茶也对他起了作用，因为他变得越来越亢奋了。他说话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铿锵悦耳，越来越富于表情了。他不断地变换姿势，一会儿脱帽，一会儿戴上，而且他那面部表情在我们所坐的那片半明半暗之中奇怪地变化着。

“唉，我就这样活到了三十岁，但是我一分钟也没有放弃过结婚的念头，我想为自己安排一个最崇高、最纯洁的家庭生活，于是我就抱着这个目的四处物色适合于这一目标的姑娘，”他继续说。“我一面在糜烂的淫乱生活里干着卑鄙龌龊的勾当，一面却又在到处物色就其纯洁性来说配得上我的姑娘。我对许多姑

① 原文意为“诸谑歌女”。这是巴黎某个轻歌剧舞星和歌女自取的艺名。后来这一艺名成了普通名词，专指一些声名狼藉的舞星和歌女。

娘都看不上眼，就因为她们在我看来还不够纯洁。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一位我认为配得上我的小姐。这是奔萨省的一位从前很富有而如今败落了的地主的两位千金之一。

“有一天晚上，在我们泛舟出游之后，我们踏着月色回家，我坐在她身旁，欣赏着她那裹着针织衫的苗条的身材和她的鬈发，这时我蓦然决定，这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她。在那天晚上，我觉得，我感觉到和想到的一切她都懂得，而我所感觉、所想的乃是一些最崇高的东西。实际上，只不过是那件针织衫还有她那鬈发把她的脸衬托得特别妩媚罢了。于是在那天跟她接近之后，我就想跟她更加亲近。

“真是咄咄怪事，认为美就是善，这完全是一种错觉。一个美丽的女子说了一句蠢话，你听了会不觉其蠢，反而觉得很聪明。她出言粗俗，行为卑劣，你却觉得十分可爱。而当她既不说蠢话，出言也不粗俗，但长得很漂亮的时候，你又会立刻相信，她是惊人地聪明和温良贤淑。

“我满心高兴地回到家来，认定她是一个温良贤淑的女中魁首，所以她配得上做我的妻子，于是我就在第二天提出了求婚。

“真是乱弹琴！在一千个结婚的男子里，不仅在我们的风尚习俗里，而且不幸的是也在老百姓中，未必有一个人不是在正式结婚以前已经结过十次婚的，要不就是象唐璜①一样，结过上百次、上千次婚。（诚然，我听到过，也看到过，现在也有一些纯洁的年轻人，他们感到和懂得这事非同儿戏，而是一件终身大事。但愿上帝保佑他们！但是在我那个时代，一万个人里面还没有

① 唐璜是中世纪西班牙传说中的青年贵族。这是一个到处寻花问柳、以勾引良家女子为乐的花花公子。

一个这样的人。）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但都装作不知道。在所有的小说里都不厌其详地描写过男主人公们的感情，描写过他们在旁边漫步的池塘和花丛。但是在描写他们对某一位少女的伟大的爱时，却无一字提到这个风流人物的过去：只字不提他出入青楼妓院，只字不提那些女仆、厨娘和别人的妻子。即使也有这样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那也决不让它们落到姑娘们的手中，特别是那些最需要知道这些情况的姑娘们的手中。在这些姑娘们面前，他们先是装作那充斥我们的城市甚至农村生活的半数的荒淫无耻根本就不存在。然后，人们对这种弄虚作假已经习已为常，最后，就象美国人那样，自己也开始真心实意地相信，我们都是一些生活在君子国里的正人君子。于是姑娘们，那些可怜的人儿，也就对此深信不疑。而我那不幸的妻子也就是这样信以为真的。我记得，当时我已经是她的未婚夫了，我把我的日记拿给她看，从这本日记中，她多少可以知道一些我的过去，主要是有关我最近一次的男女私情，这事她可能已经从别人那里听说了，那时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有必要把这件事告诉她。我记得，当她知道了并且懂得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以后，她是多么恐惧、绝望和不知所措啊。我看到，她那时想要抛弃我。她为什么不干脆把我抛弃呢？”

他又发出他惯常的那种声音，然后沉吟片刻，呷了一口茶。

六

“不，话又说回来，还是这样好，还是这样好！”他大声说。“这对我是报应！但是，问题不在这儿。我想说，在这类事情里，要知道，受骗上当的只是那些不幸的姑娘。她们的母亲是知道这

点的，特别是那些受过自己丈夫熏染的母亲，对这点更是洞若观火。她们装作对男人们的纯洁无瑕深信不疑，可实际上她们的做法却全然不是这样。她们知道，下什么样的钓饵才能为她们自己和为她们的女儿使男人上钩。

"只有我们男人不知道，而我们所以不知道，乃是因为我们不想知道，可是女人们却知道得一清二楚，我们的所谓最崇高和最富有诗意的爱情，并不取决于对方的温良贤淑，而是取决于双方肉体上的接近，同时也取决于对方的发型、衣服的颜色和剪裁。您试问一个以引诱男人为己任的、老于此道的、专爱卖弄风情的女人，她情愿冒哪一种危险：情愿当着被她勾引的男人的面被揭露为撒谎、残忍，甚至荒淫无耻好呢？还是情愿穿着缝制蹩脚、难看的衣服出现在他的面前好？——任何一个女人都宁愿选择前者。她知道，咱们这帮哥儿们总是鼓起如簧之舌，高谈什么高尚的情操，而实际上我们需要的只是她们的肉体，因此我们将会原谅一切卑鄙龌龊的行为，就是不能饶恕服装丑陋、趣味低级、缺乏风度。一个专爱卖弄风情的女人是自觉地知道这一点的，但是任何一个天真的少女却跟动物出于本能一样，不自觉地懂得了这一点。

"由此而出现了那些叫人作呕的针织衫，那些假臀部，那些裸露的肩膀、胳臂以及几乎是胸脯。女人，特别是那些经过男人调教过的女人，知道得十分清楚，那些冠冕堂皇的高谈阔论不过是空谈罢了，男人们需要的是肉体，以及使肉体纤毫毕露、显得最富有诱惑力的一切。于是女人们就投其所好，如法炮制。我们对这种不成体统的事已经习以为常，而且这种见怪不怪已经成了我们的第二天性，假如我们抛弃这种习惯，睁眼看一看我们这些上层阶级卑鄙无耻的生活的真面目，就不难看出，这不过是一

所彻头彻尾的大妓院罢了。您不同意吗？对不起，我会证明给您看的，”他打断我的话，开始说道。“您说，我们上流社会的妇女另有旨趣，不同于那些窑姐儿，可是我说不，我这就来证明给您看。如果人们生活的目的不同，生活的内容不同，那么这个不同就必定会反映到她们的外表上来，她们的外表也将各异。但是请您看一看那些不幸的为人不齿的娘儿们，再看一看那些最上层社会的太太们吧：一样的装束，一样的款式，一样的香水，一样地裸露着胳臂、肩膀和胸脯，把突起的臀部同样裹得紧紧的，同样热中于各种珠光宝气的贵重饰物，同样的寻欢作乐、跳舞、听音乐和唱歌。那些娘儿们是不择手段地勾引男人，这些女人也同样如此。毫无二致。如果严加判定，应该说：短期的妓女通常被人看不起，而长期的妓女却受到人们尊敬。”

七

“是啊，于是这些针织衫呀、鬈发呀和假臀部呀就把我给逮住了。要逮住我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我受的就是这种环境的熏染，就象温室里的黄瓜一样，自作多情的青年男子也在这样的环境下快速成长。要知道，我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我们的富于刺激性的过量的食物别无他用，只会不断燃起我们的淫欲。您诧异也罢，不诧异也罢，情况就是如此。要知道，直到最近，我自己对于这点还毫无所知。现在才恍然大悟。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才感到痛苦，我痛苦的是谁也不明白这个道理，就象刚才那位太太那样，净说一些这样的蠢话。

“可不是吗，今年春天，有些农民在我家附近修筑铁路路基。一个农民小伙子，通常的食物是面包、克瓦斯和大葱，他活得很

好，而且身强力壮，干一些地里的轻活。可是他一上铁路，他的伙食就变为荞麦饭和一俄磅①肉。可是他要干十六小时的活，推三十普特②重的小车，也就把这一俄磅肉消耗完了。他也觉得正合适。可是我们每天要吃两俄磅肉，还有野味以及各种各样增加热量的珍馐美味以及饮料，这些又当如何消耗呢？只好用于发泄肉欲。如果所到之处那个救急阀是敞开的，便一切平安无事。但是您试关掉阀门，就象我当时把它暂时关闭一样，就会立刻激起冲动，这种冲动在我们故意造作的生活的影响下，就会表现为一种地地道道的自作多情，有时甚至还会表现为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于是我就象大家男欢女爱那样堕入了情网。因为一切都已具备：又是欣喜若狂，又是含情脉脉，又是诗情画意。其实，我的这次恋爱，一方面是她的妈妈和几名女裁缝操劳活动的作品，另一方面也是我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成果。如果一方面没有泛舟出游，又没有缝制细腰身的女裁缝等等，而我的妻子又穿了一件不合身的宽大长衫，独自待在家里，另一方面，假如我又处在一个人的正常的情况下，只吃用于工作所需要的那么一点食物，假如那个救急阀对我又是敞开的（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它偶尔被关上了），——那我也就不会自作多情了，而这一切也就不会发生了。”

八

“真是无独有偶：我的状况甚佳，她的服装颇好，再加泛舟出游，心旷神怡。二十次都失败了，这次却成功了。简直是个圈

---

① 1俄磅合409.51克。

② 1普特合16.38公斤。

套。我不是说笑逗乐。要知道，时下的婚姻就是这样作成的，简直是一些故意设下的圈套。那么什么才是自然的呢？一个少女长大成人了，必须把她嫁出去。如果这个少女不是奇丑无比，又有一些男子愿意娶她，这似乎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了。从前就是这么办的。一个姑娘成年了，父母就为她张罗婚事。过去是这么办的，现在，所有的人：中国人、印第安人、伊斯兰教徒，以及我国的老百姓，也都是这么办的。全人类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也都是这么办的。只有百分之一，或者不到百分之一的我们这类淫棍，才认为这样做不好，于是便花样翻新。但又新在哪里呢？新就新在叫姑娘们都坐着，让男人们象逛市场似的任意挑选。而姑娘们则等呀，想呀，就是不敢说出来：'先生，选我吧！不，选我。不要选她，选我：你瞧，我的肩膀等等多漂亮呀，'于是我们这些男人们便走来走去，左顾右盼，洋洋得意。他们心想：'我知道，我才不上当呢。'他们走来走去，东张西望，洋洋得意，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他们安排的。可你瞧，他一不留神——啪的一下，给逮住啦！"

"那又该怎么办呢？"我说。"怎么，应该让女人提出求婚吗？"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如果讲平等，那就应该平等到底。如果人们认为说媒求亲有损尊严的话，那么这种做法更糟糕一千倍。过去，权利和机会是均等的；可现在，女人不过是一名陈列在市场上的女奴，或是一块引人掉进陷阱里去的诱饵而已。您试试对随便哪一位母亲或者姑娘本人如实以告，说她孜孜以求的就是想逮住一个未婚夫。上帝啊，这是多大的侮辱啊！可是要知道，她们苦心孤诣在做的不就是这个吗，而且除此以外，她们也无事可做。要知道，当你看到乐此不疲的有时是非常

年轻的、可怜的、白璧无瑕的姑娘们的时候，多么叫人不寒而栗啊！再者，如果冠冕堂皇地这么做倒也罢了，可事实上一切都是骗局。‘哎呀，物种起源，这多么有意思啊！哎呀，丽莎可喜欢绘画啦！您要去参观画展吗？太有教育意义啦！坐马车去，去看戏，去听交响乐吗？哎呀，这太好啦！我的丽莎爱音乐都着了迷啦。您为什么不同意这个信念呢？坐船去吧！……’而骨子里想的只有一样东西：‘你就要了我吧，要我的丽莎吧！不，要我！哎呀，你哪怕先试试呢！……’哦，多令人作呕啊！虚伪透了！”末了，他说道，他把最后一点茶喝完，接着便开始收拾茶碗和茶具。

九

“您是知道那种所谓女人统治的，”他把茶和白糖收进行囊，开口说道，“世界吃尽了女人统治的苦头，这一切之所以产生，也都是因为这个道理。”

“怎么是女人统治呢？”我说。“权利、优先权不都在男人这边吗！”

“是的，是的，就是这话呀，”他打断了我的话。“我要对您说的也正是这话，正是这一点说明了那种不寻常的现象，一方面，这是完全正确的：妇女被贬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另一方面，她又统治着一切。这和犹太人的情形一模一样，他们用自己的金钱势力来报复自己所受到的压迫，女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啊，你们只许我们做买卖。好哇，我们这些做买卖的就来控制你们，’犹太人说。‘啊，你们只许我们做你们发泄肉欲的对象，好哇，我们这些发泄肉欲的对象就来奴役你们，’女人们说。女人的无权并不在于她不能表决或者不能做法官——做这些事并不构成任

何权利，——而在于必须在性关系上与男子平等，有权随心所欲地利用男人或者置男人于不顾，有权随心所欲地挑选男人，而不是被他们所挑选。您会说这太不象话了。好吧。那么男人也不应该有这样的权利。现在是男人有的权利女人没有。于是为了弥补这个权利之不足，她就在男人的肉欲上下功夫，通过肉欲来降服他，使他仅仅在形式上挑选女人，而实际上则是女人在挑选他。而她一旦掌握了这种手段，就滥用起这个手段来了，取得了驾驭人们的可怕的权力。”

“可是这种特殊的权力又表现在哪里呢?”我问。

“这种权力表现在哪里吗？无所不在，到处可见。您试到每个大城市的商店里去走一走。这里有数以百万计的财富，人们为此而耗费的劳动简直无法计算，可是您再看一看，在百分之九十的这样的商店里可有什么供男人使用的东西？生活中的一切奢侈品都是女人所必需，并为她们而存在的。您再计算一下所有的工厂。这些工厂的很大一部分都是为女人制造毫无用处的装饰品、马车、家具和消遣品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一代又一代的奴隶们，毁在工厂的这类苦役般的劳动中，而这仅仅是为了满足女人们的任性的要求。女人们象女王一样，把百分之九十的人类都置于受奴役和繁重劳动的羁绊之下。而这一切是由于人们使她们受到了屈辱，剥夺了她们与男子的平等权利。于是她们就用对我们的肉欲施加的影响，把我们捕捉到她们的罗网中来实行报复。是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个道理。女人把自己造成了一种对男人的肉欲施加影响的工具，以致使男人不能平静地与女人相处。男人只要一走近女人，就会被她勾了魂去，弄得神魂颠倒。过去，每当我看到一位太太穿着舞衣，打扮得花枝招展，我就感到别扭，感到可怕，可现在我简直感到恐惧，因为我看

到的无异是某种对人们有危险的和违法的东西，我真想去把警察叫来，请求他们保护，以便抵御这种危险，并要求取缔和扫除这类危险品。

“是啊，您在笑话我！”他对我嚷道，“可是这根本不是什么玩笑。我坚信，有朝一日，也许很快，人们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并且会感到惊讶，一个容许这类破坏社会治安的行为存在的社会居然能够存在，而且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居然会容许妇女穿戴着直接引起肉欲的服饰，这无异在各种游园会上，在各个花径小道上设置形形色色的陷阱，——甚至比这还要糟糕！为什么要禁止赌博，而女人们穿戴着各种妖形怪状、引起肉感的装束就不予以禁止呢？她们比赌博可要危险一千倍呀！”

十

“我就这样被她们捉住了。我真是所谓堕入了情网。我不仅把她看作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女子，甚至在我当未婚夫的这个时期，我把自己也看成了一个毫无瑕疵的正人君子。要知道，任何一个坏蛋，只要他去找，总能找到一些在某个方面比他还要坏的坏蛋，因此他总能找到一些足以自豪的借口，从而自鸣得意起来。我也是这样：我结婚并不是为了钱——简直无利可图，我结婚并不象我的大多数朋友那样，结婚是为了钱或者是为了趋炎附势，——因为我富而她穷。这是其一。其次，我引以自豪的是，别人结婚是打算今后仍象婚前那样继续过那种一夫多妻制的生活；而我却坚决主张在婚后履行一夫一妻制。为此，我心里的那份自豪呀，就没法说了。是的，我是一头其蠢无比的猪，可是我却自以为是天使。

“我当未婚夫的时间并不长。现在，每当我想起我当未婚夫的那段时期，就不能不感到害臊！多么可憎可厌啊！要知道，爱情的真谛在于精神，而不在于肉欲。好吧，如果爱情是精神上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交往，那么这种精神上的交往就应当表现在言语、谈话和交谈之中。可是我们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每当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谈话真是困难极了。这简直象是西绪福斯的劳役①。挖空心思在想说什么，可是把话说了出来，又得相对无言，搜索枯肠。简直无话可说。关于我们未来的生活，关于我们的安排、计划，可以说的一切都已经说完了，那么还说什么呢？要知道，如果我们俩是动物，那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根本无须说话；可眼下却正好相反，必须说话，而又无话可说，因为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并不是用言谈可以解决的。可是与此同时，还有那岂有此理的风俗习惯：糖果啦，珍馐美味，大吃大喝啦，还有这一切令人生厌的婚礼准备工作：谈论居室、新房、被褥、便服、睡衣、内衣、化妆品。您要明白，如果象那个老头儿所说的那样，按照《治家格言》去结婚的话，那么羽毛褥子啦、妆奁啦、被褥啦——这一切不过是伴随圣礼而必须具备的一应物品罢了。可是我们，十个结婚的人中未必会有一个人，他不仅不相信圣礼，甚至不相信他所做的乃是他的某种义务，同样，一百个男人中未必会有一个人过去不是结过婚的，五十个人中未必会有一个人事先不准备一有机会就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大多数人都把到教堂去②看做只是占有某个女人的特殊条件。您试想，这一切繁文

① 西绪福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科林斯王，因得罪诸神，被宙斯贬谪冥土，罚做永久苦役：他必须将巨石推上山顶，但是将到山顶，巨石又复滚下。此处西绪福斯的劳役是指无休止的、徒劳无益的工作。

② 指结婚。

缛节在此具有多么可怕的意义啊。可见事情的全部真谛就在这里。这简直象在做买卖。把一位白璧无瑕的姑娘出卖给一个淫棍，并为这笔买卖履行某种手续。”

十一

“大家都是这么结婚的，我也就这么结婚了，接着便开始了大吹大擂的所谓蜜月。要知道，单是这一名称就有多么下流啊！”他恶狠狠地嘀咕道。“有一次，我在巴黎观光，观看各种游艺杂耍，我在广告牌上看到了一个长胡子的女人和一只水狗，就想进去看个新鲜。原来，这不过是一个穿着女人衣服的袒胸露臂的男人，和一只披着海象皮在浴缸里游泳的普通的狗而已。真是令人兴味索然。但是当我走出来时，马戏团老板却恭恭敬敬地把我送了出来，并且指着我对入口处的观众说：‘你们请问这位先生，是不是值得一看？请进吧，请进吧，每人一个法郎！’我不好意思说不值得一看，马戏团老板大概也估计到了这一点。那些在蜜月中感到非常卑鄙龌龊，但又不忍使别人扫兴的人，大概也是这样。我也不忍去扫任何人的兴，但是现在我真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不如实以告。我甚至认为，必须把这事的真相公诸于众。别扭、可耻、恶心、遗憾，而主要的是无聊，无聊透顶！这就象我刚学会抽烟时的感觉一样，当时我真想吐，唾沫都流了出来，但是我把唾沫咽了下去，装作津津有味的样子。抽烟的快乐，就象闺房中的乐趣一样。如果真有什么乐趣的话，那也是以后的事：夫妇双方都必须在自身中养成这种淫佚无度才能收到个中乐趣。”

“怎么是淫佚无度呢？”我说。“要知道，您讲的可是人类最

自然的属性呀。”

“自然的？”他说。“自然的属性？不，我的意见恰好相反，我坚信，这不是……自然的。是的，完全不是……自然的。您不妨去问问孩子们，问问还没有走上邪路的姑娘家。我妹妹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嫁给了一个年纪比她大一倍的男人，嫁给了一个淫棍。我记得，在新婚之夜，我们简直诧异极了，看见她面色煞白，满脸泪痕，从他身边逃出来，浑身哆嗦，她说，她无论如何，无论如何，她甚至说不出口他要求她干什么。

“您还说这是自然的！人要吃饭，这是自然的。吃饭是快乐的，轻松的，愉快的，而且从一开始就无须羞羞答答；可是这件事却是可憎可厌，可耻和痛苦的。不，这是不自然的！我坚信，一个还没有学坏的姑娘从来都是憎恶这种行为的。”

“那么，”我说，“人类怎么传宗接代呢？”

“可不是吗，人类可别绝种啊！”他恼怒而又揶揄地说道，好象早就料到我会提出这个他所熟悉的、言不由衷的反对意见似的。“为了英国的勋爵们能够随意纵欲而宣传避孕，这是可以的。为了能够更多地寻欢作乐而宣传避孕，这也是可以的。可是你稍一提到为了道德而实行避孕，我的天哪，就一片大呼小叫：就因为一、二十个人不愿做猪狗不如的东西，人类可别绝种呀。不过，对不起。我不喜欢这灯光，可以把它挡住吗？”他指着那盏路灯，说道。

我说，我完全无所谓，于是他就象做任何事情那样，急匆匆地爬上座位，用呢窗帘把灯光给挡住了。

“反正，”我说，“如果大家都把您所说的奉为金科玉律，那人类是可能绝种的。”

他没有立刻回答。

"您倒说说，人类将怎样传宗接代呢？"他说，又坐到我的对面去，并且叉开两腿，趴下身子，用胳膊肘支在膝盖上。"人类又干吗要传宗接代呢？"他说。

"怎么干吗？要不然的话，我们不是也就不存在了吗？"

"我们干吗要存在？"

"怎么干吗？就为了活着呀。"

"活着又干吗呢？如果没有任何目的，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活而活着，那活着大可不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叔本华① 呀，哈特曼② 呀，以及所有的佛教徒们呀，就都是完全正确的了。好吧，假定活着是有目的的，那么目的达到以后，生命就应当结束，这岂不是明摆着的道理吗？这是不言自明的，"他带着明显的激动说道，分明十分重视他的这一想法。"这是不言自明的。请注意：如果人类的目的是幸福、善良和爱，您爱说什么都成；如果人类的目的就是象神启里所说的那样，所有的人将被爱合而为一，他们将化干戈为玉帛，等等，可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阻碍我们达到这个目的呢？是我们的各种情欲在阻碍着我们。而在七情六欲之中最强烈、最凶恶、最顽固的一种情欲，就是性爱和肉欲之爱。因此，如果铲除了各种情欲，也铲除了它们之中最高和最强烈的一种——性爱，那么神启就会实现，人类就将大同，人类的目的就将达到，而人类也就无需再活下去了。只要人类还活着，人类的面前就会有理想，当然不是兔子或者猪猡那种繁殖得越来越多的理想，也不是猴子或者巴黎人那种尽可能纤巧精致地享受

---

① 叔本华(1788—186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者。他强调所有的人都是利己主义者，但人们利己的"生活意志"，在现实世界中无法满足，故人生充满着痛苦。

② 哈特曼(1842—190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宣称人生是虚幻的。

性欲快感的理想，而是一种通过节欲和贞洁而达到的善的理想。人们一直在追求这个理想，现在也还在追求，请看，其结果又如何呢？

“其结果是，肉欲之爱成了一个救急阀。人类现今活着的这一代没有达到目的，它所以没有达到目的，就是因为它身上有七情六欲，而七情六欲中最强烈的一种就是性欲。而有性欲就有新的一代，因此也就有可能在下一代达到此目的。如果下一代还达不到，还有再下一代，如此世代相传，直到目的达到了，神启实现了，人类大同了为止。要不然，其结果又会怎样呢？如果我们假定上帝创造人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是却把他们造成了或是会死的而又没有性欲的，或是长生不老的。如果他们会死，但又没有性欲，那么结果又将如何呢？他们活了一阵，没有达到目的，又死了；因此为了达到目的，上帝就必须创造另一种新的人。如果他们是长生不老的，那么我们可以假定（虽然由同样一些人来改正错误，并臻于至善，比起新的一代人来要困难些），我们可以假定，经过几千年几万年的努力之后，他们终于达到了目的，但是到那时候他们再活下去还有什么用呢？把他们打发到哪儿去呢？还不如现在这种状况最好……但是，也许您不喜欢这个说法吧，也许您还是一位进化论者吧？即便如此，其结果也相同。最高等的动物，人类，为了在与其他动物的斗争中生存下来，就必须象一窝蜜蜂那样抱成一团，而不是无休止地繁衍生殖；必须学蜜蜂那样，培育出一些无性的成员，就是必须力求节欲，无论如何也不应该煽起淫欲，而现在我们的整个生活制度却都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他沉吟片刻。“人类会绝种吗？难道有什么人（不管他是怎样看世界的）会怀疑这一点吗？要知道，这就象人总要死一样是毫无疑义的。要知道，根据教会的一切教义来看，

世界的末日总有一天要来临，而根据一切科学学说来看，同样的情形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根据道德的学说来看，其结果也相同，这又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

说完这一席话以后，他沉默了很久，又喝了一杯茶，抽完了一支烟，接着又从行囊中拿出了几支新烟，把它们放进自己那肮脏的旧烟盒。

“我懂得您的意思，”我说，“震颤派① 教徒也有某种类似的观点。”

“是的，是的，他们也是有道理的，”他说。“性欲，不管它怎样梳妆打扮，也是一种恶，一种必须与之斗争的可怕的恶，而不是象我们现在这样去鼓励它。《福音书》上说，看见妇女而生邪念的，他心里已经跟她奸淫了，这话不仅是对别人的妻子而言，实际上，这话主要还是针对自己的妻子说的。”

十二

“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里，情况恰好相反：如果说一个人在未娶亲以前还想到节欲，那么在结婚之后，任何人都认为，现在节制性欲已经不必要了。要知道，婚后的蜜月旅行，小两口得到父母允许外出单独居住，——这无非是一种得到认可的纵欲而已。但是谁如果破坏了道德的法规，它是要报复的。不管我如何费尽心机想给自己安排好蜜月，结果仍旧一无所获。我自始至终都感到可厌、可耻和无聊。但是很快我又感到痛苦和难受。这

---

① 震颤派是基督教在美国的一个宗教派别。教徒们祭神时边唱边跳，先是四肢颤动，接着就全身摆动。他们相信这样能使自己直接和圣灵相通，因而得名。他们主张财产公有，人人必须劳动，而且不许结婚。

种心情很快就开始了。好象是第三天或者第四天吧，我发现妻子百无聊赖，我就问她为什么闷闷不乐，并且拥抱她，我还以为她想要我做的无非就这些罢了，可是她却推开我的手，哭了起来。什么事情使她这样伤心呢？她又说不出来。可是她觉得忧郁、难受。想必是她那受尽折磨的神经告诉了她我俩关系的卑劣的真相，但是她又说不出来。我开始刨根问底地问她，她说什么离开了母亲心里觉得难受诸如此类的话。我觉得，这不是她的真心话。于是我就开始劝她，但是没有提到她的母亲。当时我不明白她不过是心绪烦闷罢了，至于想母亲无非是借口而已。但是，她马上就生气了，说什么我没有提到她的母亲，好象是不相信她的话似的。她对我说，她看出来了，我不爱她。我责备她太任性了，于是她的脸色就一下子全变了，她满面怒容，忧郁的表情一扫而光，她用最恶毒的语言责备我自私和残忍。我瞅了她一眼。她满脸一副冷若冰霜的神气，而且充满了最大的敌意和几乎是对我的仇恨。我记得，我看到这种情形以后，简直大吃一惊。'怎么啦？这是怎么回事？'我想。'爱情乃是两个心灵的结合，可是代替这个的却是这副模样。这决不可能，这决不是她！'我试着用细声软语规劝她，可是却撞上了一堵冷冰冰的、充满了恶毒的敌意的不可逾越的高墙，因此我霎时间怒火中烧，接着我们便互相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我俩第一次争吵留下的印象是可怕的。我把这称之为争吵，其实这不是争吵，这乃是实际上存在于我俩之间的那个深渊的一次大暴露。我俩之间的卿卿我我已被肉欲的满足消耗净尽，剩下来的就只有存在于我们实际的相互关系中的互相敌对，也就是两个完全同床异梦的、然而又都希望通过对方为自己取得尽可能多的快感的利己主义者在四目对视。我把我俩之间发生的这些事称之为争吵，其实这不

是争吵，这不过是由于肉欲的暂时中止而暴露出来的存在于我俩之间的真实关系罢了。我当时还不懂，这种冷冰冰的敌对态度正是我俩之间的正常关系，我之所以不明白这个道理，还由于这种敌对态度，在初期很快又被重新激起的经过升华的肉欲，也就是男欢女爱掩盖了。

“我原以为，我俩吵了架又言归于好了，今后这类事情也就不会再发生了。但是就在这第一个蜜月中，很快，另一个彼此厌腻的时期又来临了，我们又不再需要对方了，于是又发生了争吵。这第二次争吵比第一次争吵更使我感到震惊。由此可见，第一次争吵并不是偶然的，我想这是顺理成章的，而且今后一定还会如此。第二次争吵是由一件最不值得一提的原因引起的，因此格外使我感到震惊。因为钱而发生了龃龉，我对钱从来是慷慨大方的，妻子要用更不会小气。我只记得，我说了一句什么话，她就胡搅蛮缠，硬说这话的意思是想用钱来驾驭她，硬说我想利用钱来确立一种似乎是自己的什么特权，确立某种叫人受不了的、愚蠢的、卑鄙的东西，这是无论我还是她都不应该有的。我勃然大怒，开始责备她说话太没有分寸，她也对我反唇相讥，于是又吵了起来。在她的言语以及脸部和眼睛的表情中，我又看到了曾经使我大吃一惊的那种同样的、深深的、冷冰冰的敌意。我记得，我也曾跟我的兄弟、朋友、父母争吵过，但是我与他们之间从来没有产生过象眼下这种特别的、怀有恶意的怨愤。但是曾几何时，这种彼此憎恨又被男欢女爱，也就是肉欲掩盖了，我还自我安慰地想，这两次争吵不过是一场误会罢了，是不难纠正的。但是紧接着又发生了第三次、第四次争吵，于是我明白了，这决非偶然，而是理应如此，而且今后也必将如此，我想到我将面临的情况，真是不寒而栗。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可怕的思想在

折磨着我：只有我一个人同妻子生活在一起才过得这样糟，而不是象我从前所期望的那样相亲相爱，在别人的夫妻生活中是决不会有这种情形的。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共同的命运，但是大家也都象我一样认为，这是他们独有的不幸，于是也就把自己的这件独有的、羞与外人道的不幸掩盖了起来，不仅不让外人知道，甚至也不让自己知道，自己对自己都不承认这一点。

"这种情况从结婚初期就开始了，从此就习以为常，而且越演越烈，一发不可收拾。从最初几星期起，我就在心灵深处感到，我上当了，事情的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结婚不仅不是幸福，而且还是某种令人十分痛苦的事，但是我也象大家一样，不肯对自己承认这一点（要不是末了发生的事，恐怕到现在我还不会对自己承认这一点），不仅瞒着外人，也瞒着我自己。我当时怎么会看不出我的真正的处境的呢？对此，我现在都感到诧异。事情本来是不难看出来的，一旦吵完，连到底是什么事情引起争吵的都想不起来了。我们的脑子都来不及造出足够的理由来为经常存在于我们相互之间的敌意寻找遁词。但是更叫人吃惊的是，连言归于好也找不出足够的借口。有时候还有言语、解释，甚至眼泪，但是有时候……唉！现在想起来都叫人作呕，在互相说了一些最叫人难堪的话语以后，会突然间无言地相视而笑，于是便接吻、拥抱……呸，多么令人作呕啊！我当时怎么会看不出这事要多丑就有多丑呢……"

十 三

这时有两个旅客上车，他们在远处的长凳上坐了下来。在他们就座的时候，他缄口不言，但是当他们坐定以后，他又继续

讲起来，显然他一分钟也没有失去自己思想的线索。

“要知道，最可恶的主要是，”他开口道，“在理论上规定，爱情应是某种理想的、崇高的事，而在实际上爱情乃是某种可憎可厌的、猪狗不如的事，连说起它和想起它来，都叫人觉得可憎可厌和可耻。要知道，造化所以要把这造成可憎可厌和可耻的，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既然这是可憎可厌和可耻的，那就应当这样去理解它。可现在，恰好相反，人们装腔作势地把可憎可厌和可耻的事当作是美好的和崇高的。那么我的爱情的最初的标志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兽性大发，不仅不以为耻，反而引以为荣：我的精力居然如此充沛，当时我丝毫没有考虑到她的精神生活，甚至连她的肉体生活也全不在意。我感到诧异，我们俩之间的彼此痛恨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其实，事情是一清二楚的：这种彼此痛恨不过是人的天性对于把它压下去的兽性的一种抗议罢了。

“我对我们彼此间的憎恨感到惊讶。要知道，舍此也没有别的办法。这种憎恨不过是两个同谋犯的互相憎恨而已——既恨对方的教唆，又恨自己的参与犯罪。这怎么不是犯罪呢，要知道，她也怪可怜的，在我们婚后的第一个月就怀孕了，可是我们那种猪狗似的关系还在继续着。您以为我说话离题了吗？不，我丝毫没有离题！我是在把我怎样杀死妻子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您。在法庭上，他们问我，我是怎么杀死妻子的，用的是何种凶器？这帮蠢货！他们还以为我是在那时候杀死她的，用刀，在十月五日。我不是在那时候杀死她的，要早得多。正如现在他们大家，大家还在杀人一样……”

“那他们用的什么凶器呢？”我问。

“这也真叫人感到吃惊：居然没有一个人愿意知道如此彰明

较著的事，对此，医生是一定知道并且应当加以宣传的，可是他们却讳莫如深。要知道，这事最简单不过了。男人和女人被造成象动物一样，在性爱之后便开始怀孕，接着是喂奶。在这种情况下，性爱对于妇女以及婴儿都是同样有害的。女人和男人的数量相等。由此将得出什么结论呢？这似乎是一清二楚的。并不需要什么大的智慧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连动物也都在这么办，那就是节制性欲。但是不然。科学已经发达到在血液里发现了某种奔跑着的白血球，以及各种各样毫无用处的蠢事，可是它却不懂得这个道理。起码我们没有听到它说过这样的话。

"因此，女人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把自己弄成畸形，根据需要的程度消灭掉或者不断地消灭她自身作为一个女人亦即母亲的机能，以便男人能够放心大胆地、经常地寻欢作乐。另一条出路甚至不能叫做出路，而是一种简单、粗暴、直接违反自然法则的做法，而在一切所谓规规矩矩的家庭中都是照此办理的。具体地说，就是女人应该违反自己的天性，同时既怀孕、又喂奶，又供她的丈夫享乐，也就是做一个连畜类都没有堕落到如此地步的人。况且她的体力也不够。因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出现了不少歇斯底里症和神经衰弱，而在老百姓中就出现了所谓'中邪'①。请注意，清清白白的姑娘们是决不会中邪的，只有娘儿们，而且是跟丈夫生活在一起的娘儿们，才会得这种病。我国的情况是如此。在欧洲也一模一样。所有治疗歇斯底里患者的医院都住满了破坏自然法则的女人。要知道，这些所谓中了邪的女人以及沙尔科②的女病人们，那都是完全残废了的人；至于半残废的女人，更是充斥全世界。您只要想一想，一个女人十月怀

① 一种发生于女人的歇斯底里性的疾病，病发时，全身痉挛，狂呼乱叫。

② 沙尔科（1825—1893），法国精神病理学家。

胎或者喂养一个生下来的婴儿，在她的身体内进行着一件多么伟大的工作啊。一件为我们承续子嗣、接替我们的东西在成长。而这个神圣的工作居然被破坏了，被什么破坏了呢？想起来都觉得可怕！人们居然还在侈谈什么妇女的自由和权利。这无异于一些食人生番在喂肥俘虏以供他们食用，同时却硬说，他们所关心的是俘虏们的权利和自由。”

这一席话都是我闻所未闻的，使我感到十分惊讶。

“那又该怎么办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说，“势必对自己的妻子两年里只能亲热一次了，而男人……”

“男人是离不开女人的，”他接口道。“那些可爱的科学祭司又在晓谕大众了。换了我，就要命令这些术士们代行那些（按照他们的说法）男人离不开的女人的职责，看他们到时候还有什么可说的？您让一个人相信，说什么他离不开伏特加、烟和鸦片，于是这些东西就变得当真离不开了。如此说来，上帝倒不明白到底需要什么了，加上他没有向术士们请教，于是便把世界安排得十分糟糕了。请看，这事就安排得不妥帖。他们认定，一个男人需要满足而且必须满足自己的淫欲，可是这里却夹进了什么生育和喂奶，妨碍了这种需要的满足。那怎么办呢？去求教那些术士们吧，他们会安排妥帖的。他们也果然想出了办法。唉，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术士们连同他们的骗术暴露于众，使之声誉扫地呢？是时候了！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人们在发疯，在开枪自杀，而一切都是由此而产生的。不如此又怎么办呢？畜类都似乎知道，它们的后代是为它们传宗接代的，因而在这方面遵循一定的规律。只有人才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个道理。他所关心的只是尽情享乐。这是谁呢？这是万物之灵的人。请注意，畜类只有在需要繁殖后代的时候才交配，可是这个下流的万物

之灵，却随时都能行乐。不仅如此，他还把这种兽行吹嘘为世之瑰宝，并美其名曰爱情。于是他就以这个爱情亦即无耻兽行的名义毁坏着（难道不是吗?）人类的一半。女人本应该成为人类迈向真理与幸福中的助手，可是男人却为了自己的寻欢作乐把所有的女人都变成了仇敌，而不是内助。您再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到处阻碍着人类的前进运动?是女人。她们怎么会变成现在这种样子的呢?无非是因为这个原因罢了。是的，是的，"他重复说了好几遍，接着便开始动弹，掏出烟卷吸了起来，显然希望自己的心情能够稍许平静些。

十 四

"我就这样过着猪狗似的生活，"他又用从前那种声调继续说道。"最糟糕的是，我一面过着这种卑鄙下流的生活，一面还自以为是个正人君子，因为我并不垂涎别的女人，因此我过的乃是一种正大光明的家庭生活，而且我毫无过错，如果说我们经常发生争吵的话，那也是她的不是，她的脾气不好。

"不用说，错并不在她。她跟所有的人，跟大多数人都是一模一样的。她受过教育，就象一个妇女在我们这个社会所处的地位所要求的那样，因此她也象富有阶级的所有妇女（无一例外）那样被教育成人，她们也不可能不受到这样的教育。现在有人在侈谈什么新的妇女教育。这一切无非是空谈而已：所谓妇女教育，就现有的对于妇女的并不是虚情假意的、而是真正普遍一致的观点看来，正好恰如其分。

"妇女教育永远必须符合男人对于女人的观点。我们大家都知道，男人是怎么看待女人的："Wein, Weiber und Ge-

sang"① ——诗人在诗歌中就是这么说的。试看所有的诗歌、所有的绘画和雕塑，从情诗以及裸体的维纳斯和弗林娜这类的雕塑开始，您可以看到，女人不过是供男人玩乐的工具罢了；她在特鲁巴是如此，在格拉乔夫卡②是如此，在宫廷舞会上也是如此。请注意魔鬼的狡猾：好吧，你们尽管去寻欢作乐吧，那你们就应该坦白地说，这是为了寻欢作乐，女人不过是一桌珍馐美味罢了。可是不然，先是骑士们硬说，他们非常崇拜女人（非常崇拜，但是仍旧把她看作供他们玩乐的工具）。现在又有人硬说，他们是尊重女人的。有些人给女人让座，给女人拾手帕；另一些人则承认她有担任一切职务、参与治理国家的权利，等等。凡此种种他们都做了，而他们对女人的看法却万变不离其宗。她不过是一件供男人玩乐的工具罢了。她的肉体是供男人玩乐的手段。而且她也知道这一点。这无异是一种奴隶制。要知道，奴隶制无非是一些人享有许多人的被迫的劳动而已。因此，为了消灭奴隶制，就必须使人们不希望享有他人的被迫的劳动，并认为这是一桩罪恶和耻辱。然而人们贸然取消了奴隶制的外形，规定从此不许买卖奴隶，于是他们便自以为并且也使自己相信，奴隶制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看不见也不愿意看见奴隶制依旧存在，因为人们一如既往地喜欢享有他人的劳动成果，并认为这样做是好的和正确的。既然他们认为这是好的，那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一些人，他们比别人强，也比别人狡猾，他们是擅长此事，精于此道的。妇女解放问题也是如此。要知道，女人之被奴役，仅仅由于人们希望享有她，把她当作享乐的工具，而且认为这样做很好。于是他们解放了妇女，给了她各种各样与男子平

---

① 德语：醇酒、女人与歌唱。

② 特鲁巴和格拉乔夫卡是沙俄时代莫斯科的两条妓院最多的街道。

等的权利，但是他们却继续把她看作享乐的工具，而且无论在童年时代，还是在社会舆论中，都是这样教育她的。于是她就依然故我，依然是一个被人作践、被人糟蹋的女奴，而男人也依然故我，仍旧是一个骄奢淫佚的奴隶主。

“人们只是在大学里和议院里大谈妇女解放，可是实际上却把女人看作是供他们玩乐的对象。你们去教她吧，就象她在我们这儿被教养成的那样，教会她也这样来看她自己吧，于是她就将永远是一个劣等动物。或者她在那些混蛋医生的帮助下实行避孕，也就是说她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娼妓，从而堕落到了连禽兽都不如的程度，堕落到了一件东西的程度，或者她就象一个女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那样，变成一个精神病患者，一个歇斯底里的、不幸的女人，事实上她们也是如此，缺乏在精神上发展的可能。

“中学和大学是不可能改变这一点的。要改变这一点，只有先改变男人对女人的看法，以及女人对自己的看法。只有当女人把处女的地位看作是最高的地位，才能改变现状，而不是象现在这样，把一个人的最高情操看作是丢人现眼和奇耻大辱。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不管每个少女所受的教育如何，她的理想仍旧是把尽可能多的男人，尽可能多的好色之徒吸引到自己身边来，以便有可能从中挑选。

“至于某个女人对数学懂得多一些，另一个女人会弹竖琴，这都于事无补。只有一个女人把一个男人迷住了，她才能幸福，才能达到她所能够希望的一切。因此一个女人的最主要的任务是要会迷住男人。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在当今这个世界中，这种情况在少女时代是这样，在出嫁以后也仍将继续下去。在少女时代，这是为了选择对象，而在出嫁以后则是为了把丈夫

攥在自己的手心里。

“唯一能够中止或者哪怕暂时遏制这种状况的，这就是孩子，即便这样，那也是在这个女人不是成为畸形，也就是说在她亲自喂奶的时候才能是这样。但是这时候医生又出面干涉了。

“我的妻子是愿意亲自喂奶的，而且以后的五个孩子也都是她喂的奶，可是在奶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她的健康不佳。于是这些医生就恬不知耻地让她脱掉衣服，在她身上摸了个遍，对此，我还得对他们表示感谢，还要付钱给他们；这些可爱的医生们认定她不应该喂奶，于是她在最初这个阶段就被剥夺了可以使她不再搔首弄姿的唯一手段。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奶妈喂的，也就是说，我们利用了一个女人的贫穷和无知，诱骗她撇下自己的孩子来奶我们家的孩子，而作为报酬，我们给她戴上一个镶有金银花边的月牙形头饰。但是问题并不在这儿。问题在于，正在这时候，当她摆脱了妊娠和喂奶之后，过去沉睡在她心中的那种女性的搔首弄姿就特别强烈地表现出来。与此相应的是，在我身上，嫉妒的痛苦也特别强烈地表现出来。在我婚后生活的整个时期，这种嫉妒之苦不断折磨着我，而这种痛苦也不能不折磨着那些象我这样不道德地和妻子生活在一起的衮衮诸公。”

十五

“我在我婚后生活的整个时期一直体验到这种嫉妒之苦。但是有若干时期我尝到的个中苦味特别尖锐。其中有一个时期是在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医生禁止她喂奶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的嫉妒心特别重，首先是因为我的妻子正经历着一种做母亲所特有的烦躁不安，这是生活常规遭到无缘无故的破坏必

然会引起的；其次因为我看到她轻易地就抛弃了一个做母亲的应尽的道德义务，我正确地，虽然是无意识地得出了结论：若要她抛弃夫妇之间的义务，她想必也是同样轻而易举的，何况她十分健康，尽管那些可爱的医生们一再禁止，她还是亲自喂养了以后的几个孩子，而且喂养得非常好。”

“话又说回来，我看您是不喜欢医生的，”我发现他每次提到医生的时候那种特别深恶痛绝的口吻，便说道。

“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他们把我的生活给毁了，正象他们过去毁掉，现在还在继续毁坏千千万万人的生活一样，因此我不能不把后果和原因联系起来。我明白，他们和律师们以及其他人一样想赚钱，可是我情愿把自己收入的一半拱手送给他们，我想，每一个明白他们在干什么的人，也都情愿把自己财产的一半送给他们的，只要他们不干预你们的家庭生活，从此不再登门。我没有去搜集材料，但是我知道数十起这样的案例（这样的案例真是比比皆是），在这些案件中，他们把婴儿杀死于母腹之中，却硬说母亲不能分娩，可是这位母亲后来还是生了好几个孩子，而且都是顺产，要不，他们就借口施行什么手术，干脆把母亲杀死。要知道，谁也没有去统计过这些凶杀案，正象没有人会去统计宗教裁判所到底杀死了多少好人一样，因为据称，这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他们所犯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但是，所有这些罪行比之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特别是通过女人）极端实利主义的道德败坏，是微不足道的。我且不说如果照他们的指点去办，由于疾病蔓延，人们将不是走向大同，而是走向分崩离析：根据他们的学说，那大家就应当分开坐，不应当把嘴里的石碳酸喷雾器取下来（话又说回来，他们已经发现连石碳酸也无济于事了）。但是这也无关紧要。当前之大毒乃在于对人们，特别是对

女人的诲淫诲盗。

"现在已经不能说：'倘若你生活得没有意思，那你就好好地生活吧，'——现在既不能对自己，也不能对别人说这种话了。如果你生活得没有意思，那原因在于你的神经功能不正常，或者诸如此类的原因。这就需要去向他们就医，于是他们就开给您一帖在药房索价三十五戈比的药，那您就吃下去吧。您的病情恶化了，您就再吃药，再去就医。真是一套妙不可言的把戏！

"但是问题不在这儿。我想说的仅仅是她亲自给孩子们喂奶喂得很好，正是这类妊娠和哺乳救了我，使我免受嫉妒之苦。如果不是这些，一切还会发生得更早些。孩子们救了我，也救了她。在八年中，她生了五个孩子。而且所有的孩子都是她亲自喂大的。"

"那么他们现在在哪儿呢？我是说您的孩子们，"我问。

"孩子们吗？"他惊恐地反问道。

"请原谅我，您想起这些也许感到难受吧？"

"不，没有什么。我的孩子被我的大姨子和她的哥哥领走了。他们不肯把孩子给我。我把产业交给了他们，他们还是不肯把孩子给我。要知道，我简直象个疯子。我现在就是从他们那儿来的。我看到了孩子们，但是他们就是不肯给我。要不，我会教育他们，让他们长大了不至于象他们的父母那样。可是他们硬要这些孩子长大了跟他们的父母一模一样。唉，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不相信我，不肯把孩子们给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教育好他们。我想我无能为力。我已是一具行尸走肉，一个废物。我身上只有一样东西。我知道。是啊，这是确实的，我懂得了一些大家还不会很快懂得的道理。

"是啊，孩子们还活着，而且正在成长为一些野蛮人，就象他

们周围所有的人们那样。我看到了他们，看到了三次。我对他们已经无能为力。无能为力。我现在回南方老家去。我在那里有一座小房子和一座小花园。

“是的，人们还不会马上明白我所懂得的道理。在太阳和其他星球上是否有很多铁，以及有何种金属——这是可以很快弄清楚的；至于要了解足以揭露我们的猪狗似的生活的东西，——那就难了，太难了。

“您居然在听我讲的这些话，真是不胜感激之至。”

十 六

“您刚才提到了孩子。关于孩子，眼下又在散布一种多么可怕的弥天大谎啊。孩子是上帝的祝福，孩子是快乐。要知道，这一切统统是欺人之谈。这一切从前有过，但现在已经面目全非。孩子是磨难，别无其他。大多数母亲直接感到了这一点，有时她们在无意中也直言不讳地把这话说了出来。您不妨去问一问我们这个富有者圈子里的大多数母亲，她们会告诉您的，她们因为害怕她们的孩子生病和夭折，宁可不要孩子，如果孩子已经出生，为了不致被他们拴住，不致活受罪，她们也不愿喂奶。孩子的可爱，孩子带给她们的快乐，他的可爱的小手小脚和整个小身体带给她们的乐趣，还抵不上她们所受的痛苦——且不说由于孩子生病或夭折，光是担心孩子可能生病和夭折，就已经够她们受的了。权衡利弊，还是得不偿失，因此她们不愿意有孩子。她们直言不讳地、大胆地说出了这一点，还自以为这种感情是出于对孩子们的爱，是出于一种她们引以自豪的好的、值得称赞的感情。她们没有看到，她们的这种论调直接否定了对孩子的爱，而

仅仅肯定了她们的自私。对于她们来说，由于孩子的可爱而产生的快乐，还抵不上为他担惊受怕而产生的痛苦，因此她们不要孩子，即便她们将来也许会爱他们也罢。她们不是为了可爱的小东西而牺牲自己，而是为了自己而牺牲有可能成为可爱的小东西的人。

“很清楚，这不是爱而是自私。但是要为这种自私而谴责她们，谴责这些富有家庭的母亲们——一想到她们为了孩子们的健康而受尽折磨（这又得感谢在我们养尊处优的生活中的那些医生们了），又于心不忍。甚至现在，只要我一想起在最初那个阶段，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三、四个孩子，妻子为了照顾他们真是废寝忘食，忙得不可开交，一想起她当时的生活和境况，——我就不寒而栗。我们简直不是在过日子。这种生活乃是一种危险频仍，从危险中得救，又发生危险，又死命挣扎，又得救——这种情况周而复始，就象待在一条即将下沉的船上似的。我有时候觉得，她这样做是故意的，她故意装作为孩子们寝食不安，目的是为了制服我。这样一来，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并且对她有利。我有时候觉得，她在这种情况下所做所说的一切，都是她的故意做作。但是不，她自己也非常痛苦，她经常为了孩子们，为了他们的健康和疾病痛不欲生。这对于她是一种精神上的极大痛苦，对我也是如此。她怎能不痛苦呢！要知道，这种对于孩子的爱怜、哺育、爱抚和保护孩子们的动物的本能，她是有的，正如大多数妇女都有这种动物的本能一样，但是却没有动物所具有的缺少想象和思考力。一只母鸡是不会担心它的小鸡会出什么事情的，它也不知道这只小鸡可能得的所有疾病，更不知道人们自以为可以祛病延年的所有的药物。对于母鸡来说，它的雏儿们并不是痛苦。它为自己的小鸡做着它所能够做的事，并且乐

此不疲；它的雏儿对它来说是快乐。当小鸡开始生病的时候，它需要做的事情是明确的：它暖和它，喂它。当它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它知道它所做的一切都是它必须做的。万一小鸡死了，它也不会问自己，它为什么死，它到哪里去了，它咕咕咕地叫一阵，然后就不叫了，于是便跟从前一样继续生活下去。可是对于我们这些不幸的女人以及对于我的妻子来说，却不怎么简单，姑且不谈疾病应该怎么治疗，就说怎么教育孩子和抚养孩子吧，她从四面八方到处打听，并且读了不少众说纷纭、经常变来变去的章法。应当这样来喂，喂这个；不，不是这样，也不是喂这个，而是应当这样；穿衣呀，喝水呀，洗澡呀，让孩子睡觉呀，散步呀，呼吸新鲜空气呀，——对于这一切，我们，主要是她，每星期都会知道一些新的章程。好象人们从昨天起才开始生儿育女似的。结果因为没有这样喂奶，没有这样洗澡，而且做得又不是时候，于是孩子就生病了。到头来，竟然都是她的错，她没有做到她应该做的事。

"这还是健康的时候。就这样已经够受的了。要是一生病，那就完蛋了。简直痛苦极了。据说，疾病是可以医治的，既有这样的科学，又有这样的人——医生，他们精通此道。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精通医道，只有最高明的才行。就这样，孩子病了就必须去找那位最高明的、能够起死回生的医生，这样孩子才能得救；倘若没有抓住那位医生，或者你住在这儿，而那位医生偏不住在这儿，孩子的小命就算完了。这并不是她一个人特有的信仰，她那个圈子里所有的女人都这样相信，她从四面八方听到的就只有这么一类话：叶卡捷琳娜·谢苗诺夫娜的两个孩子死了，就因为没有及时去请伊万·扎哈雷奇，可是伊万·扎哈雷奇却救活了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的大女儿；再看彼得罗夫家，因为

听从了医生的劝告，及时隔离，大家分散到各个旅馆去住，孩子们至今还活着，而没有分散居住的呢，孩子们都死了。还有一位太太，她的孩子身子弱，他们听了医生的劝告，到南方去疗养，这才救了孩子的命。她对自己的孩子有一种动物般的爱恋，当这些孩子的小命取决于她能否及时得知伊万·扎哈雷奇对此说些什么，她怎能不终生提心吊胆，备受煎熬呢？至于伊万·扎哈雷奇究竟会说什么，谁也不知道，他自己更不知道，因为他心里一清二楚，他对于医道一窍不通，什么病也治不好，只不过是信口雌黄，闪烁其词，只要人们仍旧相信他深谙医道就成。要知道，倘若她完全是个动物，她也就不会痛苦了；倘若她完全是个人，她就会相信上帝，她就会象那些虔信上帝的乡下女人那样说，那样想了：'上帝给的，上帝又拿去了，天命难违呀。'她就会想，所有的人（包括她的孩子们）的生与死，人们是无权过问的，只有听命于上帝，如果她能这样想，她就不会认为她能防止孩子们的病与死，可是她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而感到痛苦了。要不然，对于她来说，情况就是这样的：给了她一些最脆弱的、多灾多难的小东西。而对这些小东西她又感到一种热烈的、动物般的爱恋。此外，这些小东西又都托付给她了，可是与此同时，保全这些小东西的方法我们却一无所知，倒是那些毫不相干的局外人知道得一清二楚，而要取得这些人的治疗与医嘱，就必须付大价钱，而且付了大价钱也不见得永远奏效。

"有了孩子以后的整个生活，对于妻子，而且也是对于我，并不是快乐，而是痛苦。又怎么能不痛苦呢？于是她就经常处在痛苦之中。常常，我们在一场争风吃醋或者普通的争吵之后刚刚平静下来，刚想过几天安静日子，读点书，想些问题；刚抓起了一件什么事情，突然听说：瓦夏呕吐了，或者玛莎便血了，或者安

德留沙出疹子了，于是万事全休，简直不得安生。坐车上哪儿去，去请什么医生，又送到哪儿去隔离呢？于是又开始灌肠呀，量体温呀，喝药水呀，请医生呀。这件事还没有完，另一件事又接踵而至。我们就从来不曾有过正常的、安定的家庭生活。有的只是，正如我刚才告诉您的，经常从想象的和真实的危险中被拯救出来。要知道，现在在大多数家庭里情形就是如此。而在我家则是特别严重。妻子是一个舐犊情深的人，而且人家说什么她都相信。

“因此，有了孩子以后，不仅没有使我们的生活得到改善，反而把它的气氛毒化了。此外，孩子还成了我们发生纷争的新借口。自从有了孩子以后，随着他们越长越大，正是孩子们越来越经常地成为我们争吵不休的资料和对象。孩子不仅是我们争吵的对象，也是我们争斗的武器；我们似乎都在利用孩子来彼此进行争斗。我们每人都有一个自己喜欢利用的孩子作为争斗的武器。我多半利用大儿子瓦夏与她大打出手，而她则利用丽莎与我争吵不休。此外，孩子们渐渐长大以后，他们的性格也定型了，他们就成了我们各自拉到自己这边来的同盟军。这些可怜的孩子曾为此受到极大的痛苦，但是我们在战火频仍中根本无心去考虑他们。女孩是我的同盟军，而那个大男孩却象他的母亲，是她的宠儿，因此经常被我憎恨。”

十七

“您瞧，我们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我们的关系越来越敌对，最后竟发展到不是分歧产生敌对，而是敌对产生分歧了：不管她说什么，她还没有开口，我就不同意，她对我也一样。

"在婚后的第四年，双方似乎都已自行认定，我们是不可能彼此了解的了，彼此也不可能取得一致。于是我们也就不再企图彼此说到一块儿去了。对于一些最简单的事情，特别是对于孩子们，我们经常各执己见。我现在想起来，当时我根本就没有把我坚持的那些意见看得很重，以至于不能放弃；但是因为她的意见与我的相反，如果我让步，那不就意味着对她让步吗？这正是我办不到的。她大概也认为她在我面前从来都是完全正确的，而我在自己心目中，在她面前也一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两人单独相处的时候，常常相对无言，或者说一些，我相信，连动物彼此之间也会进行的谈话：'几点啦？该睡觉了。今天午饭吃什么？坐车上哪儿去呢？报纸上有什么新闻？去请医生吧。玛莎嗓子疼。'只要稍许超出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谈话范围，就会大动肝火。为了咖啡、桌布、马车、打文特时出的一张牌，就会爆发冲突和恶语伤人，而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无论对哪一方都不可能有任何重要性。起码在我身上经常沸腾着对她的可怕的憎恨！有时候，我看着她怎样斟茶、晃腿、或者把汤匙举到嘴边，吧嗒着嘴唇喝汤，就觉得不顺眼，对她深恶痛绝，认为这种举动太难看了。我当时没有发现，这些互相憎恨的时期在我身上竟是与我们称之为相亲相爱的时期丝毫不差、成等比例地交替出现的。紧接着相亲相爱的时期就是互相憎恨的时期；相亲相爱的时期越恩爱，互相憎恨的时期就越长久；相亲相爱的表现越弱，互相憎恨的时期就越短。那时候我们不懂，这种相亲相爱和互相憎恨不过是同一种动物感情的两个极端罢了。如果我们当时明白自己的状况，这样生活一定是很可怕的。但是我们既不明白，也看不到。如果一个人生活得不对头，他可以装糊涂，对自己的处境的灾难性视而不见，——这对于那个人来说既是一条生路，

也是一种惩罚。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她极力想藉紧张的、永远忙碌的家务来忘掉自己：布置房间呀，赶制自己的和孩子们的衣服呀，关心孩子们的学业和健康呀，等等。我也有自己的自我陶醉的办法——沉湎于公务、打猎和打牌。我们两人经常很忙。我们都感觉到，我们越忙对对方就越没有好气。'你倒好，挤眉弄眼的，'我对她寻思道，'可你的无理取闹却折磨了我一夜，我还要去开会呐。''你倒好，'她不仅这样想，而且说了出来，'可是我却守着孩子一夜都没合眼。'

"我们就这样过日子，眼前老是一团迷雾，看不见我们当时所处的状况。要不是发生了曾经发生过的那件事，我也许会这样过到老，一直到死还自以为没有虚度此生，即使不特别好，却也不算太坏，跟大家一样；我也许至今都不会明白我当时挣扎于其中的无穷的不幸和可鄙的虚伪。

"我们是拴在一根锁链上的两个彼此仇视的囚犯，我们互相毒化对方的生活，而又极力对此视而不见。那时我还不知道，百分之九十九的家庭都象我一样过着这种精神上极端痛苦的生活，而且也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但是那时候，我对人对己都还不明白这个道理。

"说出来也怪，在正确的和甚至于不正确的生活中，有着多么惊人的巧合啊！正当生活对于父母双方变得不堪忍受的时候，为了给孩子们的教育创造条件，却必须搬到城里去居住。于是就出现了搬到城里去的需要。"

他说罢便停了下来，发出了一、两声他常有的那种怪声。这种声音现在听来简直就象是一种强压下去的号啕大哭。我们进站了。

"几点了？"他问。

我看了看表，已是午夜两点。

“您不累吗？”他问。

“不，倒是您累了吧。”

“我憋得慌。对不起，我出去走走，喝点水。”

于是他便跌跌撞撞地穿过车厢。我独自坐着，反复琢磨着他对我说的一切，因为想出了神，没有发现他已经从另一头回来了。

十八

“是的，我老爱扯到题外去，”他又开始说道。“我思前想后，想了很多，现在我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不同了，这一切我都想说一说。于是我们就在城里住了下来。不幸的人还是住在城里好些。在城里，一个人可以活到一百岁而没有发现他早就死了，烂掉了。简直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事情，老是很忙。事务呀，社交活动呀，健康呀，艺术呀，孩子们的健康呀，他们的教育呀，等等。一会儿必须接待某人与某人，去拜访某人与某人；一会儿又必须去看看这位太太，听听这位先生或者这位太太的高论。要知道，在城里，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位，甚至一下子就有两、三位决不能失之交臂的社会名流。一会儿必须为自己延医治疗，给这个看病或者给那个看病，一会儿又是教师、家庭补习教师、家庭女教师，而生活却是一片空虚和无聊。您瞧，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共同生活的痛苦也感觉少了些。此外，在最初一个阶段，事情多得不可开交：必须在一个新城市里安顿下来，布置新居，再就是从城市到乡下，从乡下到城市来回奔跑，忙个不停。

“我们过了一个冬天，可是在第二年冬天却出了下面这样一

件谁都没有注意到的事，这事看来微不足道，可是它却导致后来发生的一切。她身体不好，于是那些浑蛋医生就不让她生育，并且教给了她方法。我对这事十分反感。我极力反对这样做，可是她却以一种轻率的顽固固执己见，我只好屈服；我们过的那种猪狗似的生活的最后的理由——生儿育女——被解除了，于是生活就变得更加令人作呕了。

“一个农民，一个干活的人是需要孩子的；虽然养育不易，他还是需要孩子，因此他保持夫妇关系还有道理可言。可是我们这些已经有了孩子的人已经不需要再有孩子了，他们只会使我们多操一分心，多添一笔开销，多增加一些遗产继承人，他们不过是累赘。因此保持这种猪狗似的生活，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道理可言。要不就是我们人为地不要孩子，要不就是把孩子看作一种不幸，看作一种疏忽所造成的后果，这就更加丑恶了。这是毫无道理可言的。但是我们在道德上已经如此堕落，我们甚至看不到有为自己辩白的必要。现今有教养人士的大多数都沉湎于这种贪淫好色的生活而丝毫不受到良心的谴责。

“有什么好谴责的呢，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毫无良心可言，除非是舆论和刑法的‘良心’，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但是在这里两种良心都没有被违背：无须对社会感到任何羞愧，大家都这么干：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如此，伊万·扎哈雷奇也是如此。何苦生下一大堆叫花子或者剥夺自己参加社交活动的可能性呢？在刑法面前也无需感到羞愧和害怕。只有那些不成体统的大姑娘们和大兵的老婆们才把孩子扔到池塘里和井里。这种女人当然应当关进大牢，可是我们这里一切都做得又及时又干净利落。

“我们就这样又生活了两年。那些浑蛋医生的方法显然开

始奏效了，她的身体发胖了，人也变漂亮了，就象夏天最后的‘姹紫嫣红’。她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便精心修饰起来。她身上出现了一种妖冶的美，令人目眩神迷。她年方三十，已不再生育，吃得又好，容易激动，因此别有一番媚态。她的模样使人心荡神驰。每当她从男人中间走过，她就把他们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她就象一匹久不拉车、膘肥体壮、上了套的牝马，但是它的笼头被卸除了。哪有什么笼头呀，就象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的女人没有任何笼头一样。我感觉到了这一点，我感到害怕。”

十 九

蓦地，他站了起来，坐到紧挨着窗口的位子上。

“对不起，”他两眼凝视着窗外说道，就这样默默地坐了两、三分钟。接着，他长叹了一声，又坐到我的对面。他的脸完全变了样，目光凄恻，一种奇怪的、近似微笑的神情弄皱了他的嘴唇。“我有点累了，但是我要讲下去。时间还很多，还没天亮。是的，”他点起了一支烟，又开始说道。“自从她停止生育以后，她的体态变得丰满了，她的心病——关于孩子的无休止的痛苦——也开始逐渐好转；不仅逐渐好转，她仿佛从酒醉中清醒过来，如梦初醒似地看到了那充满欢乐的大千世界。她一度把这个大千世界忘了。但是她过去在这个人世间不会生活，她也根本不了解它。‘可别蹉跎光阴！流光易逝，时不再来！’在我的想象中她就是这么想的，或者不如说，她是这么感觉的，除此以外，她也不可能有别的想法和别的感觉，因为她受的教育是：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值得关注——那就是爱情。她出嫁了，尝到了一点这种爱情的味道，但是这种爱情不仅远不是人家交口称誉和她所盼望

的，而且还充满了失望和痛苦，接着又立刻来了一种意外的磨难——孩子！这种磨难把她弄得精疲力尽。亏了那些好心的医生，她才懂得一个人也可以不怀孩子。她大喜过望，尝试了一下那个办法，于是她的感情复活了，为了她所知道的唯一的东西——为了爱情，她又生气勃勃了。但是跟丈夫的爱情已面目全非，因为丈夫已经被嫉妒和形形色色的怨恨弄得面目可憎，叫人烦死了。她开始憧憬着另一种纯洁而新鲜的爱，至少我认为她是这么想的。于是她就开始左右顾盼，仿佛在等待什么似的。这种情形我是看到的，不能不深感忧虑。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她大胆地说（她和我说话一向通过别人，即看上去是和别人说话，而话却是说给我听的），根本不顾她在一小时以前还说了完全相反的话，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母爱不过是一场骗局，当一个人还年轻，还可以享受生活的时候，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孩子们真是太不值得了。那时候，她照看孩子们少了，也不象从前那样拚命了，可是她却越来越多地注意起自己和自己的外表来了（虽然她对此极力掩饰），关心自己的爱好，甚至本身的提高。她又兴致勃勃地练起了她从前完全荒废了的钢琴。于是一切便由此开始了。”

他又把疲惫的目光转向窗外，但看来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立刻接下去说道：

“于是这个人就出现了。”他嗫嚅道，用鼻子发出一两声他惯常发出的那种特别的声音。

我看到，每次提起这个人的名字，回想到他，谈到他，都使他十分痛苦。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仿佛冲破了拦阻他的障碍，又毅然决然地继续说道：

“在我的眼里，照我的评价，他是一个非常坏的人。倒不是

因为他在我的生活中起了多么坏的作用，而是因为他的确很坏。话又说回来，他的坏只是一个证明，证明她多么不能自持。没有他也就会有别的人来证明，事情早晚会发生。”他又不作声了。“是的，这是一个音乐家，一个小提琴手；他并不是一个职业音乐家，而是一个半职业半业余的以客串为业的人。

“他父亲是地主，是家父的近邻。他父亲败落下来以后，孩子们（三个男孩）都得到了安置，只有这个最小的被送到巴黎，交给他的教母抚养。他在那里被送进了音乐学院，因为他有音乐才能，毕业后成了一名小提琴手，常常在音乐会上演奏。他为人……”显然，他想说一些关于他的坏话，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接着便匆匆说道，“嗯，至于他过去是怎么生活的，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只知道，那一年他回到了俄国，并且来看望了我。

“他有一双水汪汪的杏仁般的眼睛，带笑的红嘴唇，两撇抹了发蜡的小胡子，最新、最时髦的发式，一张俗气而又漂亮的脸，以及一些女人们称之为此人‘并不难看’的东西。他的体格单薄，虽然并不丑，可是他的臀部却特别发达，象女人，或者象果天托特人①。据说果天托特人的臀部也很发达，也都有音乐天赋。他见人喜欢故作亲热，但他又很敏感，一遇到人家稍有抵触，就立刻适可而止，借以维持他那外表的尊严。他脚穿一双带有钮扣的皮鞋，颈系一件颜色鲜艳的领带，穿戴着一些外国人在巴黎经常买的东西——这一切都带有一种别致的巴黎气派。这些东西由于自己的别致和新颖，对女人一向都有吸引力。在他的言谈举止中有一种做作的、表面的谈笑风生。您知道，他还有一种用暗喻、说半句话的习惯，仿佛说：‘这一切您都是知道的，也是

---

① 非洲西南的一种民族。

记得的，不尽之意，请您自己补充。'

"于是他和他的音乐就成了一切的祸根。要知道，在法庭上此案却被说成是一切皆由嫉妒而起。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也就是说，不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而是似是而非。法庭上是这么裁定的：因为妻子有了外遇，我为了捍卫自己被玷污的名誉（要知道，他们就是这么说的）才杀人的。因此我被无罪开释。我在法庭上极力想把此案的意义说清楚，可是他们却把这理解成为我想为妻子的贞操恢复名誉。

"她和那个音乐家的关系，不管它究竟如何，对于我毫无意义，对于她也一样。对于我有意义的乃是我刚才告诉您的，也就是我的猪狗似的生活。一切皆由于我们两人之间存在着那个可怕的深渊（这事我已经对您说过了），我们之间的相互仇恨已经紧张到了可怕的程度，一遇口实就足以产生险象。我们之间的争吵在最后那个阶段正在变成一种可怕的东西，它与那同样强烈的兽欲交替出现，那就显得更加骇人听闻了。

"如果出现的不是他，就会出现别的人。如果不是以嫉妒作借口，就会有别的东西作借口。我坚持认为，一切象我那样生活的丈夫，肯定不是纵欲无度，就是分居，要不就干脆自杀，或者象我所做的那样杀死自己的妻子。如果有谁不曾发生过这样的事，那就是极其罕见的例外。要知道，我在结束这种状况以前，曾有好几次差点自杀，她也曾数度服毒。"

二十

"是啊，在那以前不久，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仿佛处在一种休战状态，并且没有任何原因要来破坏

它。突然，在一次闲谈中，我谈到有这么一条狗在展览会上获得了奖牌。她说：'不是获得奖牌，而是得到好评。'于是争论就开始了。我们开始逐一指摘，互相数落：'嗯，这事早就老掉牙了，一向都是这样：你说……''不，我没有说过。''那么，是我瞎说喽！……'我感到那种可怕的争吵眼看就要爆发，此时我恨不得自杀或者把她杀死。我明知道争吵立刻就会爆发，但我对此也畏之如火，因此我就想忍下这口气算了，可是怒火却攫住我的全身。她也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也许还更糟。她故意歪曲我的每一句话，给它加上原来没有的意义。她的每一句话都浸透了毒汁；只要她知道我哪儿最疼，她就专找这种地方来刺我。话越说越多。我大喝一声：'住嘴！'或者诸如此类的话。她猛一下冲出房间，向育儿室跑去。我拚命想要拦住她，以便把话说完，并且把道理说透，我抓住了她的胳臂。她就假装我把她抓疼了，大叫：'孩子们，你们的爸爸打我啦！'我喝道：'不许胡说！''你们看，这已经不是头一回啦！'她使劲嚷嚷，或者说一些诸如此类的话。孩子们扑到她的身边去，她就安慰他们。我说：'你别装相了！'她就回嘴：'对你来说，什么都是装相；哪怕你杀了人，你也会说，他在装相。现在我算把你看透了。你就想下这个毒手！''哼，你死了倒好！'我嚷道。我记得，这些可怕的话把我吓了一跳。我怎么也没有料到，我会说出这么可怕的、粗暴的话来，这些话居然能从我的嘴里说出来，这使我感到吃惊。我一面嚷嚷着这些可怕的话，一面向书房跑去，接着便坐下抽烟。我听见她走进了前厅，准备出去。我问她上哪儿。她不理我。'哼，让她见鬼去吧，'我对自己说，我回到书房，又躺下来抽烟。我脑子里生出了成千上万个计划：怎么报复她，怎么甩掉她，怎么挽救这一切，又怎么才能做得象没事人似的。我想着这一切，一面不断地抽烟，抽烟，

抽烟。我想干脆离开她跑掉，躲起来，跑到美国去。想到后来，我甚至幻想把她甩了，这该多好啊，再去跟另一个漂亮的、完全不相干的女人相好。怎么甩法呢？除非她死了或者干脆同她离婚，于是我就开始设想，怎么才能做到这点。我看到自己的脑子乱了，想的都不是应该想的东西，为了不使自己看到我想的东西不是我所该想的，我就拚命抽烟。

"可是家里的生活还在照常进行。家庭女教师来问：'madame① 在哪儿？什么时候回来？'仆人也来问要不要上茶。我走进餐室；孩子们，特别是已经懂事的大女孩丽莎，都用询问的、仇视的目光瞧着我。我们默默地喝着茶。她一直没有回来。一晚上都过去了，她还是没有回来，两种感情在我心里此起彼伏：一种是恨她，恨她老不回来，使我和所有的孩子们都很痛苦，其结局无非是她回来了也就完事了，另一种是害怕她不回来，去寻死觅活。我本想去找她。但是到哪儿去找她呢？到她姐姐那儿吗？但是登门去询问未免太愚蠢了。那就由她去吧；如果她想折磨人，那就让她自己折磨自己好了。要不然，这倒称了她的心。下次会闹得更凶。如果她不在她姐姐那儿，正在自寻短见或者已经自寻短见了，那又怎么办呢？……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没有进卧室去，一个人躺在房间里等她太蠢了，可是在这里我也躺不住。我想找点事做，写几封信，看点书，但是我做什么事都没有心思。我独自坐在书房里，痛苦，恼怒，同时留神谛听外面的动静。三点，四点，她还是没有回来。快天亮的时候，我睡着了。醒来一看，她仍旧没有回来。

"家里的一切仍照常进行，但是大家都莫名其妙，大家都用

---

① 法语：太太。

疑问和责备的目光看着我，他们推测，这一切都是由我引起的。可是我还在进行着同样的内心斗争——一面恨她用这种办法折磨我，一面却又替她担心。

“十一点左右，她姐姐来了，是来替她当说客的。于是便开始了老一套的谈话：‘她的心情非常不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说到底，什么事也没有。’于是我就说到她的性格真叫人受不了，我说，我根本没有做什么对不起她的事。

“‘话又说回来，总不能老这样下去呀，’她姐姐说。

“‘那就看她了，与我无关，’我说。‘反正我决不走第一步。要离婚就离婚。’

“大姨子走了，一无所获。我跟她谈话的时候曾气势汹汹地说，我决不走第一步，可是她一走，我出去看见孩子们那种可怜巴巴和惊慌失措的样子，我已经准备迈出第一步了。这时候我已经乐于这样做了，但是又不知道从何做起。我又走来走去，不断抽烟，吃饭的时候还喝了点伏特加和葡萄酒，终于达到了我无意中想要达到的境界：我已经看不到自己处境的愚蠢和卑劣了。

“三点左右，她回来了。她遇到我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还以为她屈服了，我就说我的火气是被她的横加指责惹出来的。可是她却板起面孔，十分痛苦地说，她不是来讲和的，而是来接孩子的，因为我们已经没法生活在一起了。我便说错不在我，是她逼得我发火的。她板起面孔，郑重其事地望着我，然后说道：

“‘别废话，你会后悔的。’

“我说我最讨厌装腔作势。于是她嚷嚷了一句什么话，这话我没听清，她就跑进了自己的房间。她进去后，只听见钥匙响了一下，她把自己锁在里面了。我推了推门，她不理我，于是我就

怒气冲冲地走开了。半小时后，丽莎满脸泪痕跑了进来。

"'怎么？出了什么事吗？'

"'听不见妈妈的声音了。'

"我们跑去。我使劲拉门。门闩没有插好，两扇门打开了。我走近床前。她穿着裙子和高鞠皮鞋，姿势怪别扭地躺在床上，已经失去了知觉。床前的小桌上有一只放鸦片的空瓶子。我们把她救醒了。接着是眼泪汪汪，最后便和解了。也说不上是和解，双方依旧怀恨在心，互相敌对，再加上这次争吵引起的痛苦，每人都把这次痛苦全部归咎于对方。但是这一切总得设法收场呀，于是生活又照老样子过下去了。就这样吵来吵去，越吵越凶，接连不断，有时一周一次，有时一月一次，有时每天都吵。周而复始，没完没了。有一次，我甚至已经领了出国护照（争吵持续了两天），但紧接着又是假惺惺的解释，假惺惺的和解，于是我又留了下来。"

二十一

"这个人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处在这样的关系中。此人一到莫斯科（他姓特鲁哈切夫斯基），就来拜访我。这事发生在上午。我接待了他。过去我们曾一度'你我'相称。他企图用一种含糊其辞的介于'你'和'您'之间的口吻，坚持与我'你我'相称，可是我却直截了当地定下了调子，互相称'您'，他也就立刻依从了。我第一眼看见他就很不喜欢他。但是说来也怪，冥冥之中有一种奇怪的力量在指使我没有把他拒之门外，没有请他滚蛋，而是相反，请他登堂入室。要是我跟他冷冷地寒暄几句，也不介绍他跟妻子认识，便跟他告别，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但是偏不这样，

好象鬼使神差似的，我谈起了他的演奏。我说，人家告诉我，他已经不拉小提琴了。他说，恰好相反，他现在拉得比从前更多。他又想起我从前也爱玩玩乐器。我说，我现在已经不玩了，倒是我妻子钢琴弹得很好。

“说来也怪！在我与他相见的第一天和第一小时，我与他之间的关系就好象只有在那事发生过以后应该有的那种样子。我与他的关系似乎有点紧张：我注意他或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措词，并认为这些话十分重要。

“我把他介绍给我的妻子。于是我们就立刻谈起了音乐，他表示愿意陪她练琴。这一阵，妻子一直娴雅动人，富于诱惑力，漂亮得令人目眩神迷。看来，她从看到他的第一眼起就喜欢上他了。此外，她也很高兴，因为她很希望有人用小提琴给她伴奏，为此她还从剧院里特意雇来一位小提琴师，——这下，有小提琴伴奏，弹起琴来就更有意思了。她的脸上也表现出了这种喜悦。但是她一看到我的脸色，就立刻懂得了我的心情，于是便改变了脸上的表情，接着就开始了那种互相欺骗的游戏。我愉快地笑着，装作我感到很高兴似的。他就象一切色鬼望着漂亮女人那样望着我的妻子，装作他感到兴趣的只是我们所谈的话题，其实，他对此已经毫无兴趣。她也极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是她所熟悉的我那醋劲大发的假惺惺的微笑以及他那色迷迷的眼神，显然使她兴趣倍增。我看到，从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起，她的眼神就焕发出一种特别的光彩，而且，大概是由于我的醋意吧，我看到，他俩之间好象立刻通了电似的，因而唤起了相同的神色、眼神和微笑。她脸红，他也脸红；她微笑，他也微笑。我们谈了一阵音乐、巴黎和各种各样的琐事。他站起身来告辞，笑容可掬地站着，拿着礼帽，把礼帽放在他那微微抖动着的大腿上，

一会儿瞧着她，一会儿瞧着我，仿佛在等待着我们下一步究竟怎么办似的。我所以对这一刻牢记不忘，就是因为在这一刻我完全可以决定不再邀请他，那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但是我望了他们两人一眼。'你别以为我会对你吃醋，'我在心中对她说。'你也别以为我会怕你，'我在心中又对他说，接着我便邀请他晚上无论如何把小提琴带来，陪我的妻子一起弹琴。她吃惊地瞧了我一眼，顿时满脸绯红，于是便好象害怕似地开始拒绝，说什么她的琴弹得还不够好。她的这个拒绝使我更加恼怒，因此我就更加坚持非请他来不可。我还记得我望着他走出去时的那种奇怪的感情：他象小鸟似的迈着跳跃式的步伐从我们家走出去，我望着他的后脑勺，望着他那梳成分头的黑头发衬托着他的白脖子。我不能不向自己承认，这个人的到来使我感到痛苦。'这取决于我，'我想，'就这么办：从此永远不再见他。'但是，果真这么办的话，那不等于承认我怕他了吗？不，我才不怕他呢！这样做太丢人了，我对自己说。我明知道妻子听得见我说话，于是我就在前厅里非坚持让他今晚带着小提琴来不可。他答应了我的请求，便告辞了。

"晚上，他果然带着小提琴来了，于是他们就在一起弹奏。但是到底弹奏什么却很久没有商量妥，因为他们需要的乐谱偏偏没有，而有的那些乐谱呢，我的妻子没作准备又弹不好。我非常喜欢音乐，很赞同他们在一起弹奏，我给他又是支乐谱架，又是翻乐谱。他俩弹奏了一些曲子，几支无词歌和一首莫扎特的小奏鸣曲。他的琴拉得好极了，他有一种高超的、通常称之为情调的东西，此外，他还有一种细腻、高雅的审美力，这与他的人品完全不相称。

"不用说，他比我的妻子高明得多，他帮助她，同时又彬彬有

礼地夸奖她的演技。他的举止很得体。妻子也好象只对音乐感兴趣，表现得十分随便和自然。我虽然也装作对音乐感兴趣的样子，但整个晚上都不断地为嫉妒所折磨。

“自从他的眼神与妻子相遇的第一分钟起，我就看到他们两人都是禽兽，尽管他们俩都是有地位的人，又碍于上流社会的体面。他们似乎在一问一答：‘可以吗？’‘哦，当然，完全可以。’我看到，他怎么也没有料到我的妻子，一位莫斯科的太太，竟会如此妩媚动人，他对此感到喜出望外。因为他毫不怀疑她是同意的。全部问题在于这个讨厌的丈夫不要从中作梗就成。倘若我是一个正人君子，我也许会不懂得个中的奥妙，但是我也象大多数男人一样，在没有结婚之前，我也是这样来揣度女人的，因此我对于他心中在想什么洞若观火。我特别感到痛苦的是，我确凿无疑地看到，她对我除了经常的恶语相对以外，毫无其他感情可言，只是间或掺杂着习惯性的放纵肉欲而已。可是这个人却凭着他外表的优雅和新颖，而主要是凭着他那无疑是卓越的音乐才能，凭着由于共同演奏而产生的接近，凭着音乐，特别是小提琴对于敏感的天性所发生的影响，不仅肯定会赢得她的欢心，而且还无疑会毫不犹豫地征服她，击溃她，随意摆布她，将她玩弄于股掌之上，要她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能不看到这一点，因此我觉得非常痛苦。但是尽管如此，或者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有一种力量却迫使我违心地不仅对他特别彬彬有礼，而且还跟他很亲热。我这样做，无非是为了表示我不怕他。这是做给妻子看的呢，还是做给他看的？要么就是为了自欺欺人，做给我自己看的，——这我不知道，反正自从我与他首次交往，我就无法对他态度随便。为了不致起意立刻杀死他，我就得对他表示亲热。晚餐时我请他喝昂贵的葡萄酒，对他的演奏表示赞赏，笑容可掬地

同他说话，并且请他下星期来吃午饭，再同我妻子一起演奏。我说，我将邀请我的朋友，一些音乐爱好者，来听他拉琴。我们就这样结束了这次会面。”

波兹内舍夫十分激动，变换了一下他坐的姿势，并且发出一种他惯常发出的那种特别的声音。

“说来也怪，此人的到来对我起了多大的影响啊，”他又开始说道，分明作了很大的努力才使自己保持平静。“这事以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我在参观了一个展览会以后回家，我走进前厅，蓦地感到有一件沉重的东西象一块石头似的压在我的心上，我搞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可能是当我穿过前厅的时候，我发现了什么足以联想起他的东西。直到我走进书房，我才弄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了不致弄错，我又回到了前厅。是的，我没有弄错，这是他的外套。您知道，这是一件时髦的外套。（尽管我还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我却会以不平常的注意力发现与他有关的一切。）我一问，他果然在这里。我没有穿过客厅，而是穿过学习室向大厅走去。我的女儿丽莎正在读书，保姆和最小的女孩坐在桌旁正在转一个什么盖子。大厅的门关着，我听见从里面传出了不快不慢的 arpeggio①，以及他们两人说话的声音。我侧耳倾听，但是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显然，这些钢琴声是故意用来掩盖他们的说话声的，也许还有接吻声。我的上帝！我心中什么滋味没有啊！现在，我一想到当时隐藏在我心中的那股兽性，就不寒而栗。心顿时紧缩起来，停止了跳动，然后又象打鼓似地怦怦乱跳起来。在任何恼怒中，一向有一种主要的感情，这就是自叹命苦。‘居然当着孩子们的面，当着保姆的

---

① 意大利语：琶音。

面！'我想。也许，我的脸色很可怕，因为连丽莎都用奇怪的眼光望着我。'我该怎么办呢？'我问自己。'进去吗？我不能进去，天知道我会干出什么事来。'但我也不能一走了事。保姆用这样的眼光望着我，仿佛她了解我的处境似的。'可是又不能不进去，'我对自己说，接着便迅速打开了门。他坐在钢琴旁，正用他那向上屈曲的大而白皙的手指弹奏着 arpeggio。她站在钢琴一边的犄角上，俯身看着那本打开的乐谱。她第一个看到我或者听见我走进来的声音，抬起头来望了我一眼。她是大吃一惊而又装作并不感到吃惊呢，还是她的确并不惊慌，反正她并没有吓一大跳，也没有动弹，只是脸红了，而且这也是以后的事。

"'你来了我真高兴，我们正决不定星期天演奏什么呢，'她说，那声调是我们俩单独在一起她跟我说话时从来没有用过的。这事，以及她把自己与他称做'我们'，使我十分恼怒。我一言不发向他问了好。

"他握了握我的手，接着便立刻笑吟吟地（我觉得这种笑简直是嘲笑）向我解释，他带了一些乐谱来，是准备星期天演奏用的，可是到底演奏什么，他俩的意见不一致：演奏难度较大的古典作品，即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呢，还是演奏一些小乐曲？一切是如此自然和简单，简直无可挑剔，然而我还是坚信，这一切都是假的，是他们商量好了来骗我的。

"对于那些爱吃醋的人（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大家都是醋罎子）来说，最最令人痛苦的关系之一莫过于某种上流社会的规矩，即允许男人与女人之间最大限度的危险的接近。如果在舞会上对两性的接近横加干涉，或者不许医生去接近自己的女病人，不许那些从事艺术、绘画，尤其是音乐的人互相接近，这定将

贻笑大方。人们在双双对对地从事最高尚的艺术——音乐，这就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接近，这种接近是无可非议的，只有那种不象话的、醋劲大发的丈夫才会从中看到什么不足为训的东西。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上流社会中的大部分通奸案都是通过这样一些活动，尤其是通过音乐发生的。我脸上的表情很尴尬，我很久都说不出一句话来，我的尴尬分明也影响了他们，使他们也尴尬起来。我就象一只翻倒的瓶子，因为水装得太满了，反而倒不出来。我真想臭骂他一通，把他赶出去，但是我感到，我仍旧必须对他客客气气，以礼相待。于是我也就这么办了。我假装不管演奏什么我都赞成；我当时有一种奇怪的感情：对于他的在场我越是感到痛苦，这种感情就越是迫使我更加亲切地对待他；正是出于这种奇怪的感情，我对他说，我完全相信他的审美力，并且劝她也应相信他才好。他又待了一段必要的时间（这段时间足以消除因我惊慌失色地突然走进房间而又一言不发所产生的不愉快的印象），便告辞了，并装作现在终于决定明天演奏什么了。可是我完全相信，较之他们所关心的事来，演奏什么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乃是一件完全无所谓的事。

“我十分恭敬地把他送到了前厅（对于一个前来破坏你全家的平静、毁坏你全家幸福的人，怎能不送呢！）。我特别亲切地握着他那白皙而柔软的手。”

二十二

“那天我一整天都没有跟她说话，我说不出来。她一走近我，就激起我心里对她的无比憎恨，恨得连我都替自己感到害怕了。在吃午饭的时候，她当着孩子们的面问我什么时候动身。下

星期我要到县城去开会①。我告诉了她何时动身。她问我路上还需要不需要什么东西。我一言不发，默默地吃完了饭，又默默地走进了书房。最近她从来不到我的房间里来，尤其是在午后。我正躺在书房里生闷气。蓦地，我听见了熟悉的脚步声。我脑子里猝然生出一个可怕的、丑恶的想法：她就象乌利亚的妻子②那样，为了掩盖她已经犯下的罪，特意在这个她从来不来的时候到我这里来。'难道她是到我这里来的吗?'我听着她的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想道。如果她是来找我的，那就说明我想得对。于是我心里升起了对她的说不出的憎恨。脚步声越来越近了。她莫非是打这儿路过到大厅去？不，门呀的一声打开了，门口出现了她那漂亮修长的身影，她的脸上和眼睛里有一种胆怯和讨好的神态，她想掩饰这种表情，但是我还是看见了，并且知道她所以如此的原因。我长时间地屏住呼吸，差点憋死，我一面继续望着她，一面抓起了烟盒，点上了一支烟。

"'这是怎么回事，人家到你这儿来坐一会儿，你到抽起烟来了，'她说着便挨近我坐到长沙发上，靠在我身上。

"我挪开身子，免得碰着她。

"'我看得出来，我要在星期天演奏，你是不满意的，'她说。

"'我丝毫没有不满意，'我说。

"'难道我看不出来吗?'

"'嗯，你既然看出来，那我就恭喜你了。除了你的所作所为象个娼妓以外，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如果你想要跟马车夫似的骂街，我就走。'

① 指参加县贵族会议。

② 乌利亚是犹太—以色列联合王国国王大卫的名将，他的妻子拔示巴与大卫私通。大卫为了永远占有拔示巴，设计将乌利亚杀害。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

“‘你走吧，不过你要明白，如果你不珍惜家庭的名誉，那我珍惜的也不是你（见你的鬼去吧），我要珍惜家庭的名誉。’

“‘什么，什么？’

“‘滚，看在上帝面上，快滚开！’

“她假装没有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或者她真的没有听懂，反正她生气了，而且火气很大。她站起身来，但是并没有走开，而是站在房间中央。

“‘你这人真是岂有此理，’她开口道。‘你这种性格就是天使也没法和你处得来，’象往常一样，她为了尽可能疼地刺痛我，便提到了我对待我妹妹的行为（这件跟我妹妹有关的事，乃是因为有一次我怒不可遏，对自己的妹妹说了许多无礼的话；她知道这件事使我很痛苦，就专刺我这个痛处）。‘自从发生了那件事以后，你的所作所为对我也就不足为怪了，’她说。

“‘行啊，侮辱我，贬低我，糟蹋我，再把罪责统统加到我头上，’我对自己说道，我蓦地火冒三丈，这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一种对于她的可怕的愤怒。

“我第一次想要在肉体上来表达这种愤怒。我一跃而起，向她逼近。但是在我跳起身来的那一瞬间，我记得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愤怒，我问自己，听任这种感情发作好吗？但我立刻又自问自答：这才好哩，这可以吓唬她一下。这当儿，我本来应该压制自己的怒火，可是我却火上加油，怒不可遏。怒火在我心中越烧越旺，我反而觉得高兴。

“‘滚，要不我就打死你！’我走到她的身边，一把抓住她的胳臂，叫道。我说这话的时候，故意恶狠狠地提高了嗓门。我的样子想必很可怕，因为她吓得甚至走不动了，只是一个劲儿说：

“‘瓦夏，你怎么啦？你到底怎么啦？’

“‘走开！’我更凶地咆哮起来。‘只有你才会把我逼疯，你逼我干出什么事情来，我可不负责！’

“我听任自己的怒火发作，我陶醉于怒火之中，我真想做出点非同寻常的事，以示我的愤怒已经到了极点。我非常想打她，把她打死，但是我知道这样做是不行的，因此，为了出气，我从桌子上顺手抓起一个镇纸，又一次大叫：‘走开！’说罢便把它摔到她身边的地板上。我瞄得很准，正好落在她的身旁。她只好从房间里走出去，但是，走到门口又停了下来。于是我就立刻，趁她还看得见（我是故意做给她看的），从桌上拿起各种东西：烛台呀，墨水缸呀，把它们统统摔到地上，继续大叫大嚷：

“‘走开！滚！干出什么事情来，我可不负责！’

“她走了——我的怒气也立刻消了。

“过了一小时，保姆来找我，她说我妻子的歇斯底里症又犯了。我走去一看：她又哭又笑，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全身哆嗦。她没有装假，倒是真病了。

“天快亮的时候，她安静了下来，于是在我们称之为爱情的那种感情的影响下，我们又言归于好了。

“早晨，当我们言归于好之后，我向她承认，我因为她跟特鲁哈切夫斯基接近而吃她的醋，她听了这话一点也不觉得尴尬，反而极其自然地付之一笑。据她说，她甚至觉得奇怪，她怎么可能看上这样一个人呢？

“一个正正经经的女人，除了音乐带来的快乐以外，对于这种人难道还能有什么别的感情吗？如果你愿意，我准备从此不再见他。甚至在这个星期天，虽然已经约请了所有的朋友。你干脆写封信给他，说我不舒服，不就完了。只有一点叫人恶心，很可能有人会想，特别是他自己会想，他是一个危险人物。我的

自尊心是不允许别人这样想的。’

“要知道，她并没有撒谎，她是相信她所说的话的；她希望用这些话来激起自己对他的蔑视，用这些话来保护自己不受他的侵犯，但是她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一切都跟她作对，特别是这个该诅咒的音乐。一切就这么收场了，于是在星期天客人们来了，他们又在一起演奏了。”

二十三

“我这人很爱虚荣，我想，说这话是多余的。如果在我们的通常生活中，一个人不爱虚荣，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于是，在那个星期天，我就兴味盎然地布置晚宴和安排起音乐晚会来了。我亲自去选购宴会上的一应物品和邀请客人。

“六点以前，客人到齐了，他也身穿燕尾服、佩戴着俗不可耐的钻石袖扣来了。他的举止十分随便，对一切都匆匆地报以赞同和会心的微笑，您知道吗，他那种特别的表情似乎在说，您所做和所说的一切，正是他盼望做和盼望说的。他身上的一切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我都看在眼里，而且那时我感到特别痛快，因为这一切使我放心了，并且也说明，对于我的妻子来说，此人太低下了，正如她所说，她是决不肯自轻自贱到这步田地的。我现在已经不允许自己再吃醋了。第一，我已经饱受嫉妒之苦，应当休息一下；第二，我愿意相信妻子的保证，并且信以为真。尽管我不再吃醋了，但是无论在吃饭的时候，还是在晚会的前半部分，当音乐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见到他和她还是很不自然。我依旧监视着他俩的一举一动和左右顾盼。

“所谓晚宴也就是一般的晚餐，无聊而且装腔作势。音乐开

始得相当早。唉，那天晚会的一切细节我记得多么清楚啊！我记得他怎样把小提琴取了来，打开琴盒，取下了某太太给他绣的琴盖，取出了小提琴，开始调弦。我记得妻子怎样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看出，在这种表面上的若无其事下，她掩盖着很大的胆怯——主要是对自己的演技所感到的胆怯，——她装模作样地坐到钢琴旁，于是便开始了由钢琴弹出的通常的A音，小提琴的拨奏以及定音。然后我记得他们怎样互相瞥了一眼，接着又回头看了看纷纷就坐的宾客，然后又互相说了一句什么话，便开始了。她先弹了第一个和音。他的面容变得庄重、严峻而又讨人喜欢，他倾听着自己的琴声，小心翼翼地用手指轻抚着琴弦，与钢琴声相应和。接着演奏便开始了……”

他说到这里停了下来，接连好几次发出自己的那种怪声。他想继续说下去，但是他发出一声抽泣，又停了下来。

“他俩演奏的是贝多芬的《克莱采奏鸣曲》。您知道第一乐章的急板吗？您知道吗?!”他叫道。“唉！……这支奏鸣曲太可怕了。特别是这一部分。一般说来，音乐是一样可怕的东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懂。音乐是什么？音乐起什么作用？据说，音乐会使人的心灵高尚，——胡说，这是瞎话！它的确会起作用，起一种可怕的作用，我说的是对我自己，但它起的根本不是使人的心灵变得崇高的作用。它既不能使人的心灵变得崇高，也不能使人的心灵变得卑下，它只能刺激人的心。我怎么对您说呢？音乐能迫使我忘掉自己，忘掉自己的真正处境，它能把我带进另一种不是我自己的处境之中。在音乐的影响下，我似乎感觉到了我本来感觉不到的东西，懂得了我本来不懂的东西，做到了我本来做不到的事情。对此，我的看法是这样的：音乐对人的作用就象打哈欠和笑一样，本来我并不觉得困，

但是我看见别人打哈欠，自己也打哈欠；我并不觉得好笑，但是我听见别人笑，自己也就笑了。

“它，也就是音乐，能一下子把我直接带进写音乐的人当时所处的心境之中。我和他心心相印，并同他一起从一种心境转到另一种心境，但是我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就拿那个创作《克莱采奏鸣曲》的人——贝多芬来说，他为什么处在这样的心境中，他肯定知道；这种心境促使他采取某种行动，因此这种心境对于他是有意义的，对于我却毫无意义。因此，音乐只能刺激我而不能让我的心情平静下来。例如，一奏起进行曲，兵士们就会合着进行曲的拍子前进，音乐也就达到了目的；奏起了舞曲，我就翩翩起舞，音乐也达到了目的；再如，唱起了弥撒曲，我就领圣餐，音乐也达到了目的，否则就只有激动，而在这种激动之中应当做些什么，却一无所知。正因为这个缘故，音乐有时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可怕的、吓人的。在中国，音乐是由国家管辖的。本来就应当这样嘛。难道可以允许任何人，不管他是谁，单独对另一个人或者对许多人施行催眠术，然后对他们为所欲为吗？尤其是当这个施行催眠术的人竟是一个随便遇到的、没有道德的人，那就更不能允许了。

“要不然的话，这种可怕的手段就会落到任何人的手里。例如，就拿这支《克莱采奏鸣曲》第一乐章的急板来说吧。难道可以在客厅里，在这群袒胸露臂的太太们中间演奏这段急板吗？演奏完了，拍拍巴掌，然后吃吃冰激凌，谈一通时下的流言蜚语？这类作品只能在某种重要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场合才能演奏，而且只有在要求作出某种与这支乐曲相适应的重大行动的时候才能演奏。演奏完毕就应当去做这支乐曲激励你去做的事。要不然，在不适当的地点和时间去唤起无处发泄的精力和情感，就可

能产生破坏作用。起码这支乐曲对我起的作用是可怕的；我觉得，仿佛有一种在此以前我所不知道的完全新的感情、新的希望陡然展现在我的面前。原来我过去所想和所过的生活都不对，原来应当象这样，仿佛有人在我心中说。我那时知道的那个新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也弄不清，但是意识到这个新的意境却令我十分欢喜。还是那样的一些人，其中包括我的妻子和他，现在看来却与过去迥然不同了。

“在这段急板之后，他俩又演奏了一支绝妙的、但却是普通的、毫无新意的andante①，变奏部分也很俗气，至于终曲，那简直差劲极了。接着，他们又应客人之请演奏了恩斯特②的悲歌和各种各样的小乐曲。这一切都很好，但是这一切对我产生的印象还不及第一支曲子对我产生的印象的百分之一。因为这一切都是在第一支曲子所产生的印象的背景上发生的。整个晚上，我的心情都十分轻松愉快。我从来没有看见我的妻子象那天晚上那样。当她演奏的时候，那神采飞扬的眼神，那严峻的、别具深意的表情，当他们演奏完毕以后，那种慵懒无力，那种淡淡的、楚楚可怜的、幸福的微笑。这一切我都看见了，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有任何其他意义，她无非是体会到了那种与我相同的感受罢了，无非是一种新的、从未体验过的感情仿佛被唤醒了似的，同时展现在她和我的面前罢了。晚会圆满结束后，大家也就各自回去了。

“特鲁哈切夫斯基知道我过两天就要去开会，因此在告辞的时候说，希望他下次来的时候能再为我重复一次今晚的愉快。从这个建议里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认为我不在家的时候，

① 意大利语：行板。

② 恩斯特(1814—1865)，捷克小提琴演奏家和作曲家。

他是不应该到我家里来的，我听到这话觉得很高兴。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在他离开莫斯科以前是回不来的，所以我跟他不可能再见面。

“我头一次以一种真正愉快的心情握了握他的手，感谢他给予我的快乐。他也和我的妻子告了别。我觉得他们的告别也是十分自然的和得体的。一切都很好。我们夫妻俩对这次晚会都很满意。”

二十四

“两天以后，我在最好、最平静的心情中辞别了妻子，到县城去了。在县城里，事情永远多得不可开交，这是一种完全特殊的生活和特殊的小天地。头两天我是在官廨里度过的，每天工作十小时。第二天，有人到官廨里来，给我拿来了一封妻子的信，我立刻读了这封信。她谈到孩子，谈到叔叔，谈到保姆，谈到买东西，接着又捎带地象谈一件最平常的事情似地谈到特鲁哈切夫斯基的来访，他带来了他答应带来的乐谱，他还答应再来拉一次琴，但是她谢绝了。我不记得他答应过要带乐谱来，我觉得当时他告辞的时候表示过暂时不再来了，因此这件事使我很不痛快。但我是如此之忙，简直没有工夫去想这件事，直到晚上，我回到寓所以后，才把这封信重读了一遍。除了特鲁哈切夫斯基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又来过一趟以外，我觉得这封信的整个调子也都是牵强的。于是嫉妒这头疯狂的野兽又在它的巢穴里咆哮起来，而且想要窜出去，但是我害怕这头野兽，就赶紧把它锁了起来。‘这种嫉妒是多么卑劣的感情啊！’我对自己说。‘还能有什么比她写的更自然的呢？’

"于是我躺到床上，开始想明天要办的事。到这儿来开会，换了一个新地方，我通常很久都睡不着，可是这次我很快就睡着了。您知道，也常有这种情形，你会象触电似的猝然惊醒。我就是这样醒过来的，而且一醒过来就想到了她，想到我对她的肉欲的爱，同时又想到特鲁哈切夫斯基，想到她与他之间的一切都已经完了。恐惧和憎恨攫住了我的心。但是我又开始自譬自解。'真是荒唐，'我对自己说，'毫无根据，什么事也没有，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我居然能设想出这种可怕的事来，这岂非贬低了她，也贬低了我自己吗？一个类似以卖艺为生的拉小提琴的，一个出名的窝囊废，突然之间，一位可敬的女人，一位受人尊敬的一家之母，我的妻子，却会……多么荒谬绝伦啊！'我一方面这样想。'这又怎么不可能呢？'另一方面我又这样想。那件最简单明了的事又怎么不可能发生呢？——我就是为了这事才同她结的婚，我也是为了这事与她共同生活的，我需要在她身上得到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这个，因此其他的人以及这位音乐家想要从她身上得到的也必定是这种东西。他是一个未婚的男子，身体又好（我记得他在吃肉排的时候怎样嚼脆骨，以及他怎样用他那鲜红的嘴唇贪婪地噙住酒杯），喂得肥头大耳、油光锃亮，他不仅放荡不羁，而且看来还是以'及时行乐'作为生活信条的。而且他们之间还有音乐上的联系，一种最细致入微的淫欲的交流。什么东西能阻止他，使他不敢造次呢？什么也没有。相反，一切都在向他招手。而她呢？她又是什么人呢？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谜。我不了解她。我只知道她是一个动物。而动物是任何东西也不能，也绝对阻挡不了的。

"直到现在我才想起了那天晚上他俩的面容，他俩在奏完《克莱采奏鸣曲》后又奏了一支热情奔放的小乐曲，我不记得这

是谁的作品，一支肉感到了淫猥下流地步的短曲。'我怎么能外出呢？'我对自己说，一面回想着他们的面容。'他们两人之间的一切都是在那天晚上发生的，这难道还不清楚吗？那天晚上，他们两人之间已经没有了任何障碍，但是他俩，尤其是她，在他俩发生了那件事以后，却感到了某种羞涩，这难道还看不出来吗？'我记得，当我走到钢琴前面去的时候，她怎样在擦着汗，脸上泛起两朵红霞，露出淡淡的、楚楚可怜的、幸福的微笑。他们俩当时已经避免四目对视了，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他给她倒了一杯水，他们才互相看了一眼，莞尔一笑。我现在毛骨悚然地想起这个被我无意中看见的他俩之间的匆匆一瞥以及那依稀可辨的微笑。'是的，一切都完了，'一个声音对我说，可是另一个声音又立刻说了完全相反的话。'你大概糊涂了，这是不可能的，'这另一个声音对我说道。我在黑暗中躺着，感到不寒而栗，我划着了火柴，不知怎的，我觉得待在这个糊着黄壁纸的小房间里很可怕。我点着了一支烟，象平素一样，每当我在不能解决的矛盾中绕圈子时，我就抽烟，于是我就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以便麻醉自己的神经，不去正视这些矛盾。

"我整夜没有睡着，到五点钟我才毅然决定，再不能在这种紧张状态下待下去了，必须立刻动身，于是我就起床叫醒了侍候我的卫兵，吩咐他立刻套马。我写了一张便笺，派人送到会上，说我有急事必须立刻回莫斯科，并恳请一位委员代替我的职务。早上八点，我便坐上四轮马车匆匆登程。"

二十五

列车员走了进来，他发现我们的蜡烛已经点完，便把蜡烛吹

灭了，也没有换上一支新的。窗外已是拂晓。当列车员还待在我们这节车厢里的时候，波兹内舍夫一直长吁短叹，一言不发。可是列车员一出去，他就继续讲起来，在半明半暗的车厢里只听到列车前进时车窗的震动声和那个伙计的均匀的鼾声。在晨曦朦胧中，我全然看不清他的人。只听得见他那越来越激动、越来越痛苦的说话声。

“路上得坐马车走三十五俄里，再坐火车走八个小时。坐着马车一路驰去，真是赏心悦目。秋风萧瑟，阳光明媚。您知道吗，是在这样一个时节，马蹄铁的棘刺一溜儿印在油光锃亮的道路上。道路平滑，阳光灿烂，空气清新。坐着四轮马车一路驰去，真惬意极了。当天色大亮时，我就出发了，我心头感到轻松了些。望着马匹、田野和行人，我简直忘了我要到哪儿去。有时我觉得我不过是乘兴出游罢了，并没有那件使我非回去不可的事，这类事情一概都没有。能这样忘怀一切，我觉得特别愉快。当我想起我是到哪儿去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到时候再说吧，现在别去想它了。’再加上半路上出了点事，使我在路上耽搁了，这就使我的心思更加分散了：四轮马车坏了，必须修理。这个损坏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使我不能象原来估计的那样在五点钟到达莫斯科，而是在午夜十二点钟，并在十二点多才回到家里，因为我没能坐上快车而只能坐普通客车。找大车啦，修理啦，付钱啦，在客店里喝茶啦，跟店家聊天啦——这一切使我的心思更加分散了。直到暮色四合时才一切准备就绪，我又重新登程，夜里坐车比白天还好。一弯新月，夜来微寒，道路更好，蹄声得得，车夫也和气，我一路走去，感到心旷神怡，几乎完全忘记了等待着我的那件事，或者正因为我知道是什么在等待着我，我才尽情享受，与生活的欢乐永远告别。但是我的这种平静状态，压

制自己感情的能力，随着乘坐马车的行程一结束也就结束了。我一走进火车车厢，就开始了完全另一种状态。坐在火车车厢里的这八小时旅程，对于我简直太可怕了，这个我一生一世忘不了。是因为我坐进车厢以后，自以为已经到家了呢，还是因为铁路对人有一种刺激作用，反正我一坐进车厢以后，已经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想象了，它开始一刻不停地、栩栩如生地向我描绘着燃起我的嫉妒心的那一幅幅图画，而且一幅比一幅下流，统统都是关于我不在家时家里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她怎样对我不忠实的情景。我注视着这些画面，我被愤慨、恼怒，以及因为自己被人侮辱而感到一种特别的陶醉煎熬着；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它们，我不能不看它们，我抹不掉它们，也不能不一再想象到它们。而且，我越是注视着这些想象出来的图画，就越是信以为真。这些图画的逼真似乎在证明我想象出来的东西都是实有其事的。有一个魔鬼，好象违背我的意志似的，想起了和帮助我想起了一些最可怕的念头。我想起了很久以前跟特鲁哈切夫斯基的哥哥的一次谈话，我把这次谈话同特鲁哈切夫斯基和我的妻子联系起来，我带着一种狂喜的心情想起了这次谈话，并用它来把我的心撕碎。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我还是记起了这件事。我记得，有一次，有人问特鲁哈切夫斯基的哥哥，他是不是常去逛妓院，他说一个规规矩矩的人既然随时随地都能找到一个规规矩矩的女人，他是不会到那种地方去的，因为在那里很可能染上脏病，而且又脏又恶心。于是他，他的兄弟，就找到了我的妻子。'不错，她已经不是一个妙龄少女了，旁边还缺了一颗牙，也稍许臃肿了些，'我替他想道，'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就将就享用一下吧。''是啊，他找她做自己的情妇，还是对她的俯就哩，'

我对自己说。‘而且她是保险的，没有脏病。’‘不，这是不可能的！我在瞎想什么呀！’我恐惧地对自己说。‘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有的。甚至没有任何根据去假定这样的事情会发生。难道她不是对我说过，连想到我可能吃他的醋都是对她的侮辱吗？是的，但是她在撒谎，一直都在撒谎！’我叫道——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在我们这节车厢里只有两个旅客——一对老年夫妻，他们俩都不爱说话，而且还在一个站上下了车，于是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宛如一头关在笼中的野兽，一会儿跳起来走到窗口，一会儿又开始踉踉跄跄地走来走去，极力催促火车快走；但是这列火车就象我们这节车厢一样，还是连同它的全部座位和所有的玻璃窗在颤巍巍地前进……”

说罢，波兹内舍夫就站起身来，走了几步，然后又坐下来。

“哦，我真怕，真怕铁路上的火车，一看见它我就不寒而栗。是的，太可怕了！”他继续说道。“我对自己说：‘想点别的事吧。嗯，比如说，可以想想我喝茶的那家客店的老板嘛。’于是眨眼之间在我的想象中就浮现出了那位蓄着一把长胡子的店家和他的孙子，一个和我的瓦夏一般大的男孩。我的瓦夏呀！他一定看到那个音乐家怎样在吻他的母亲了。他那可怜的心又将怎样想呢？她才不在乎呢！她爱他……于是从前的那些想法又在我的心中升起。不，不……那么，我就来想关于视察医院的事吧。是的，想想昨天那个病人怎么控告医生的事也行。而那个医生也蓄着两撇小胡子，就跟特鲁哈切夫斯基一样。他多么无耻……他们俩都欺骗了我，说什么他要离开莫斯科。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我所想的一切都与他有关。我痛苦极了。我的主要痛苦在于我被蒙在鼓里，疑神疑鬼，无所适从，不知道应该爱她呢，还是应该恨她。我的痛苦是如此强烈，我记得，我当时猛

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一个我十分中意的想法：不如走到铁路上干脆卧轨自杀算了。那样至少可以不再犹豫和疑神疑鬼了吧。妨碍我这样做的唯一障碍是我对自己的怜悯，而紧随着这种怜悯又立刻激起我对她的仇恨。而对于他则抱着一种奇怪的感情：一面是恨！一面是意识到自己的屈辱和他的胜利；但是对她，我只有可怕的恨。'决不能自寻短见而让她自由自在；应当让她也多少吃些苦头，至少也得让她明白我所受的痛苦，'我对自己说。为了排遣愁思，每到一站我都下车。在一个车站上，我看见在小卖部里有人在喝酒，于是我也立刻进去喝了一杯伏特加。有一个犹太人正好站在我身旁，他也在喝酒。他打开了话匣子，正谈得起劲，我为了不致在自己的车厢里一个人待着，就陪他一起走进了他那肮脏的三等车厢，那里烟雾弥漫，到处吐满了瓜子壳儿。我挨着他坐下，他便信口开河讲了一些奇闻逸事。我听着他说话，但是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因为我还在继续想自己的心事。他发现了这一点，就开始要求我注意听他讲；这时，我就站起身来，又回到了自己那节车厢。'应当好好考虑考虑，'我对自己说，'我想的到底对不对，我感到痛苦有没有根据。'我坐下来，想要心平气和地考虑一下，但是代替心平气和的思索的却是立刻开始了原先那些东西：代替思考的是一幅幅图画和一幕幕戏。'过去，有多少次我也这么痛苦过，'我对自己说（我想起了过去的这类醋海风波），'结果都是无的放矢。这次也是这样，也许，甚至是肯定的，我将发现她正在安静地睡觉；她猝然醒来，一看是我，一定很高兴，而我根据她的谈话和眼神将会感觉到什么事情也没有，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哦，这该多好啊！''但是不，这种情况发生得太多了，现在就不会有这种便宜事了，'一个声音对我说道，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是啊，精神上的无比痛苦也就在

这里！为了打消一个年轻人的好色，我大可不必带他到花柳病院去，只消让他钻进我的内心去看看就行了，让他看看那些魔鬼在怎样撕裂着我的心！要知道，这是可怕的，我居然认为自己拥有对于她的肉体的无可置疑的、完全的权利，就好象这是我的肉体似的。与此同时，我又感到我无法支配这个肉体，这个肉体不是我的，她可以随意处置它，而她却希望不是象我所想要的那样来处置它。而我非但丝毫奈何他不得，而且也拿她毫无办法。他将象管家万卡①那样在临刑前唱起一支小曲，说他如何吻了她那香甜的嘴唇儿，等等。胜利的还是他。而对于她，我倒更加无可奈何了。如果她想做而没有做，可是我又知道她想这样做，那就更糟了：宁可她干了，让我知道，而不要这样成天疑神疑鬼。我说不清我到底希望什么。我只要她不去希望做她一定会希望做的那种事。这已经是完完全全的疯狂了！”

二十六

“在到达终点的前一站，列车员进来收了票，我也收拾起了自己的东西，走到设有制动闸的平台上，由于想到离家已经很近，这事即将分晓，更加强了我的激动。我觉得冷，下巴颏也哆嗦起来，牙齿在打战。我随着人群机械地走出车站，雇了一辆马车，便坐车回家去了。我一路走去，望着稀稀落落的行人和看院子的。路灯和我的马车把阴影投到地上，一会儿在前，一会儿在后，我什么也不想。走了约莫半俄里，我觉得脚冷，于是我想到我曾在车厢里脱下了毛袜，把它放进了提包。提包在哪儿呢？

① 典出俄国民间古诗：管家万卡诱奸了女主人，到处夸耀，后被主人绞死。

在这儿吗？在这儿。那么柳条箱在哪儿呢？我想起我把行李完全给忘了，但是我又想起了行李票，把它拿了出来，我决定不值得再回去取行李了，于是又继续往前驰去。

“尽管我现在极力回想，可是却怎么也想不起我当时的心情。我那时在想什么？我准备怎么办？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当时意识到我一生中的一件非常可怕、非常重大的事件就要发生了。这件重大的事是由于这么想才发生的呢，还是因为我预感到要发生才发生的呢？——我不知道。也可能是在那件事发生以后，我在此以前的所有经历都在回忆中被冲淡了。我的车子来到了我家的台阶跟前。已经十二点多了。还有几辆出租马车停在台阶旁等候着顾客，因为他们看到窗子里还有灯光（还亮着灯的窗户是在我的寓所的大厅和客厅里）。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晚我家的窗户还有灯光，我就在等待什么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的心情中登上了台阶，拉了门铃。一个善良、卖力、但很蠢的听差叶戈尔出来开了门。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在前厅里的衣帽架上，除了别的衣服以外，还挂着一件他的外套。我本来应该感到惊奇，但是我并没有感到惊奇，似乎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果然不出所料，’我对自己说。我问叶戈尔谁在这儿，他告诉我是特鲁哈切夫斯基，我又问还有没有什么人。他说：

“‘没有了，老爷。’

“我记得，他向我回答这话时的口气似乎是想让我高兴一下，让我消除疑虑，别以为还有什么人在这儿。‘没有了，老爷。是的，是的，’我仿佛对自己说。

“‘那孩子们呢？’

“‘谢谢上帝，都很健康。早睡了，老爷。’

“我连气都喘不过来了，也止不住哆嗦着的下巴颏。‘是的，

由此可见，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样：我过去以为将要发生不幸，结果却平安无事，一切照常。现在可不能照常了，你瞧，这一切都是我曾经想象过的，我还以为这不过是想象罢了，可现在，你瞧，一切都千真万确。这就是一切。……'

"我差点失声痛哭，但立刻就有一个魔鬼向我悄声说道：'你哭吧，伤感吧，他们就会从容分开，于是罪证没有了，这样，你就会一辈子疑神疑鬼，伤心痛苦了。'于是那种暗自伤怀的心情倏地烟消云散，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感情——说来您也不信——一种快感，这下我的痛苦可以结束了，这下我就可以惩罚她、甩掉她、出一出我心头的这口气了。于是我就出了这口气——变成了一头野兽，一头又凶恶又狡猾的野兽。

"'别进去，别进去，'我对叶戈尔说，他想走进客厅，'你这就去办一件事，去雇一辆马车，马上就去；这是行李票，去把行李取回来。走吧。'

"他走过走廊去取自己的大衣。我担心他会把他们吓跑，于是就把他一直送到他的小屋，并且等他把衣服穿好了。从客厅里（中间隔着另一个房间）传来了说话声以及刀叉和碗碟声。他们在吃东西，没有听到门铃的声音。'只要他们现在不出来就成，'我想。叶戈尔穿上了自己那件阿斯特拉罕的羔皮大衣，出去了。我放他走出去以后就随手锁上了门，当我感到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而且我必须立刻采取行动的时候，我却感到不寒而栗。怎么行动我还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一切都完了，关于她是否无辜的一切怀疑都已不可能存在了，我要立刻惩罚她，与她一刀两断。

"从前我还有点犹豫，我曾对自己说：'也许这不是真的，也许我猜错了。'现在这种怀疑已经不复存在。一切都已无可挽回

地决定了。偷偷地瞒着我，深更半夜一个人跟他在一起！这简直是胆大包天，不顾一切了。或者还更糟糕：在犯罪中常常表现出一种故意的大胆和放肆，以便这种放肆能够表明他们的清白无辜。一切都清清楚楚。毫无疑问。我害怕的只有一点：可别让他们跑了，然后又编出一套谎话，使我缺乏明显的罪证，无法惩治他们。为了能够尽快地逮住他们，我便蹑手蹑脚地向他们安坐在那里的大厅走去，不是穿过客厅，而是经过走廊和育儿室。

"在第一间育儿室里，男孩子们都已经睡着了。在第二间育儿室里，保姆动弹了一下，似乎快要醒的样子，我想象她知道了一切以后会怎么想，一念及此，我那自叹命苦的想法又攫住了我，不由得潸然泪下。为了不把孩子们吵醒，我赶紧蹑手蹑脚地跑进走廊，然后走进自己的书房，躺到沙发上，失声痛哭起来。

"'我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人，我也是父母所生，我一辈子都在幻想家庭生活的幸福，我是一个男子汉，从来没有对她不忠实过……可是晴天一声霹雳！她已经有五个孩子了，却把一个拉小提琴的搂在怀里，就因为他唇红齿白！不，她不是人！她是一条母狗，一条下贱的母狗！就挨着孩子们的房间，还说什么她爱他们，一辈子都在装腔作势。还给我写她所写的那封信！居然会这么无耻地挂到人家的脖子上！我又知道什么呢？也许，她一向就这样。也许她早就跟仆人们私通，生下一大堆孩子，还说这些孩子是我的。倘若我明天回来，她就会梳妆打扮，花枝招展，以一种娇慵困倦的优美的动作（我看到了她那又妩媚又可恨的整个面孔）来迎接我，于是这头嫉妒的野兽就会一生一世盘踞在我的心中，撕裂着我的心。保姆会怎么想呢？还有叶戈尔？还有我那可怜的小丽莎！她已经多少懂事了。居然这般无耻！居然这般虚伪！居然做出这种发泄兽欲的事，她的这种兽欲我是

一清二楚的，'我对自己说。

“我想站起身来，但是站不起来。心跳得使我无法站稳脚跟。是的，我会中风而死的。她会把我气死。她才巴不得这样呢。怎么办，就听凭她把我气死吗？办不到，这样她就太称心如意了，我决不会给她这种快乐的。是的，我坐在这里，他们却坐在那里边吃边笑，而且……是的，尽管她已经不是一个妙龄少女了，可是他并不嫌弃她：她毕竟长得还不难看，主要的是她对他那宝贵的健康至少是无害的。‘那时候我为什么不掐死她呢？’我对自己说，我想起了一星期以前我把她推出书房，然后砸东西的情景。我清楚地想起了我当时的心境；不仅是想起了，而且感觉到了我当时要打人、要毁坏一切的愿望。我记得，当时我多么想采取行动啊，于是一切考虑，除了采取行动所必需的考虑以外，都被我置之度外。我进入了这样一种状态，宛如一头野兽或一个人在危险时刻处于一种全身紧张的影响下，这个人会行动准确，从容不迫，但是又不浪费一分钟，直奔那唯一确定的目标。”

二十七

“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脱去靴子，只穿着袜子就走到沙发上方的墙壁跟前，墙上挂着我的枪和匕首，我取下一把弯形的、一次也没有用过的、异常锋利的大马士革匕首。我把匕首抽出刀鞘。我记得，刀鞘掉到沙发后面去了，我还记得，我自言自语道：‘以后得把它找出来，免得丢了。’然后我脱去了一直未脱的大衣，只穿着袜子就轻手轻脚地朝那儿走去。

“我悄无声息地走到门口，猛地打开了门。我现在还记得他

们脸上的表情。我所以还记得这个表情，因为这种表情给了我一种使人感到痛心的快乐。这是一种恐惧的表情。我要的就是这个。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们猛一看见我时脸上显露出来的绝望的恐惧的表情。他好象坐在桌子旁边，但是他一看到我或者一听到我的声音以后，就倏地站起身来，背靠着碗柜，木然不动。他脸上只有一个确凿无疑的恐惧的表情。她脸上也是同样的恐惧的表情，不过其中还羼杂着一点别的什么。如果她的表情只有一种，也许就不会发生后来发生的那件事了；但是在她的面部表情中还有（起码在最初的一瞬间我是那么觉得的）一种恼恨和不满，好象人家破坏了她的爱情缠绵，破坏了她跟他在一起的幸福似的。那会儿她似乎什么也不需要，只要人家不来干涉她眼下的幸福就成。两种表情只在他们的脸上停留了一刹那。他脸上的恐惧表情立刻换成一种疑问的表情：可不可以扯个谎搪塞过去呢？倘若可以，那就应该开始了。如果不可以，那就应该另作打算。但是打算什么呢？他探询地望了她一眼。她脸上的懊恼与不快的表情，在她看了他一眼之后，也换成了一种（据我看来）对他的关切之情。

"我在门口停留了片刻，背后握着匕首。在这一瞬，他微微一笑，用一种若无其事到可笑程度的声调说道：

"'我们在弹琴玩儿……'

"'真没想到，'她同时也学着他的腔调开口道。

"但是他们两人还没有把话说完，我在一周以前所体验到的那种疯狂的感情就支配了我。我又感到了那种需要破坏，需要诉诸暴力，需要疯狂的喜悦，并听凭这种狂暴一发而不可收拾。

"他们两人还没有把话说完……他害怕的那另一件事就开始了，从而一下子打断了他们想说而没有说完的一切。我向她

扑去，仍旧把匕首藏在背后，以免他上来阻拦我向她胸下的肋部扎去。我一上来就选中了这个地方。当我向她扑去的时候，他看见了，而且我完全没有料到他会这样，竟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喊道：

“‘您冷静点，您怎么啦！来人哪！’

“我挣出胳膊，又一言不发地向他扑去。他的眼睛和我相遇了，他的脸直到嘴唇陡地变得刷白，两眼似乎很特别地倏忽一闪，而且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一头钻到钢琴底下，向门口跑去。我刚要拔脚追他，但是在我的左胳膊上吊上了一件沉重的东西。这是她。我甩开了她。可是她又更重地吊在我的胳膊上，不让我脱身。这个意想不到的阻碍、重压，以及她那使我感到十分恶心的接触，更加使我怒不可遏。我感到我完全疯了，而且样子一定很可怕，可是我对此反而感到高兴。我使出全身气力挥动左臂，胳膊肘正好碰到了她的脸上。她喊叫了一声，放开了我的胳膊。我想跑去追他，但转念一想，我穿着袜子去追赶我妻子的情夫也未免太可笑了，我不愿意成为人家的笑柄，我愿意让人家觉得可怕。尽管我处在可怕的疯狂中，可是我却记得这事的全过程、我对别人产生了什么印象，甚至这个印象还部分地支配着我。我向她转过身来。她摔倒在榻上，用一只手捂着被我碰伤的眼睛，瞧着我。她的脸上充满了对我这个仇人的恐惧和憎恨，就象一只耗子在人们提起使它落网的那只捕鼠器时的眼神一模一样。我在她身上除了这种对我的恐惧和憎恨以外，起码什么也没有看到。这正是那种另有新欢必然会引起的对我的恐惧和憎恨。再者，如果她一声不吭，我倒也可能克制自己，不致做出我已经做下的那件事来。但是她忽然说起话来了，并且用一只手抓住我那握着匕首的胳膊。

"'你冷静点！你怎么啦？你到底怎么啦？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呀……我敢起誓！'

"我本来还不至于立刻造次，要不是她最后那句话（我从中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也就是说一切都已经发生了），要求我立即作出回答。而这回答又必须与我当时的情绪相适应，我的怒火越来越crescendo①，而且还会不断上升，狂怒也有它自己的规律。

"'别撒谎，臭婊子！'我大喝一声，伸出左手一把抓住她的胳膊，但是她挣脱了。于是我没有放下匕首又伸出左手，终于掐住了她的脖子，将她仰面摔倒，并开始掐她的脖子。她的脖子可真硬呀……她用两手抓住了我的手，把我的手从她的喉咙上掰开，我好象正等着她来这一手似的，便使出浑身力气把匕首向她左肋下的腰眼捅去。

"人们常说，他们在狂怒发作的时候，往往不记得他们干了些什么，——这是胡说，是瞎话。我什么都记得，而且一秒钟也没有停止过记忆。我越是在自己的狂怒上面火上加油，我心中的意识之光就燃烧得越亮，在这种情况下，我决不会看不到我所做的一切。每一秒钟我都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不能说我预先知道我将要干什么。但是我正在干的那一瞬间，甚至还似乎略早一些，我就知道我正在干什么，似乎就为的是我将来有可能后悔，就为的是我以后能够对自己说我本来是可以住手的。我知道，我捅的是肋下，匕首扎得进去。在我干这件事的一瞬间，我知道我正在做一件可怕的事，这事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而且这事将会产生可怕的后果。但是这一想法只象闪电似的一掠而过，而在这一想法之后紧接着的就是行动。这个行动我记得特别清楚。

---

① 意大利语：增强（原为音乐术语）。

我当时听到了，而且现在还记得，当我的匕首捅进去的时候，她的胸衣和还有什么东西阻挡了一下，然后刀子就捅进了一块软的地方。她用两手抓住匕首，把手都拉破了，但是没有能够抓住。后来，我在监狱里，当我身上发生了精神上的转变以后，我很长时间都在想着这一时刻，尽力回忆着往事，一再琢磨。我记得有这么一小会儿，仅仅是一小会儿，在我采取行动之前，我可怕地意识到，我正在杀害而且已经杀死了一个女人，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我的妻子。我记得我认识到这一点以后的恐怖，因此我得出结论，甚至现在我还模糊地记得，把匕首捅进去以后，我又立刻把它拔了出来，希望能够挽救我所做的事，并且就此罢手。我一动不动地站了一小会儿，等待着将会发生什么事，能不能设法挽救。这时她突然跳起身来，大叫：

"'保姆！他把我杀啦！'

"保姆闻声跑来，站在门口。这时，我一直站着，等待着，不敢信以为真。但是就在这时候，一股鲜血从她的胸衣下涌了出来。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于是我立刻认定本来就无需挽回，我要的就是这样，我应该做的就是这事。我一直等到她倒了下去，保姆一面喊着'天呀！'一面向她跑去的时候，我才扔掉匕首，走出房间。

"'不必慌张，应当知道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我对自己说，既不看她，也不看保姆。保姆大呼小叫地呼唤使女。我穿过走廊，派了一名使女前去，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问自己，我马上就明白了我应该做什么。我走进书房，径直走到墙壁跟前，从墙上取下手枪，检查了一遍——手枪已经装上了子弹——把它放在桌上。然后我又从沙发后面取出刀鞘，接着便坐到沙发上。

“我就这样坐了很久。我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回忆。我听见外面乱哄哄的。我听见有人坐车来了，后来又有人来了。然后我又听见，而且看到叶戈尔把我带回来的柳条箱拿进了书房。好象有谁还需要这东西似的！

“‘你听说出了什么事吗？’我说。‘告诉看院子的，叫他们去报告一下警察局。’

“他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我站起身来，锁上了门，接着拿出香烟和火柴，开始抽烟。我一支烟还没有抽完，就倒下睡着了。我大概睡了两小时。我记得，我在梦中看见我和她很和睦，虽然吵过架，但又言归于好了，虽然有些龃龉，但我们还是和和睦睦的。一阵敲门声把我惊醒了。‘这是警察，’我醒来时想道。‘我好象杀了人。也许这是她，而且什么事也没有。’外面又敲了一下门。我没答理，还在思索那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发生那件事呢？是的，发生过。我想起了胸衣的阻挡，刀子的插入，我背上象浇了一盆冷水。‘是的，发生过。是的，现在应该打死我自己了，’我对自己说。但是我一面说这话，一面又知道我决不会自杀。然而我还是站起身来，重新把手枪拿在手里。但是事情也怪：我记得，从前有许多次我都差点自杀，甚至那天在火车里，我也觉得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其所以轻而易举，是因为我想，我这样做一定会使她大吃一惊。现在我不仅绝不会自杀，甚至连想都不会去想它了。‘我干吗要这样做呢？’我问自己，可是没有答案。又有人敲了敲门。‘对，应当先了解一下这是谁敲门。反正还来得及。’我放下手枪，并且用报纸把它盖上。我走到门口，拉开插销。这是我妻子的姐姐，一个好心肠的、蠢笨的寡妇。

“瓦夏！这是怎么回事？’她说着，她那眼眶里随时准备好的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你要干什么?’我粗暴地问。我看到对她恶声相向不仅毫无必要,而且大可不必,但是我又想不出任何其他口吻。

“‘瓦夏,她快要死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说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是一位医生——她的医生和健康顾问。

“‘难道他在这儿吗?’我问,对她的满腔怒火又涌上了心头。‘那又怎么样呢?’

“‘瓦夏,你去看看她吧。唉呀,这多可怕呀,’她说。

“‘要不要去看看她呢?’我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立刻答道:应当去看看她,想必一向都是这样做的:当一个丈夫象我这样杀死了妻子以后,那就一定要去看看她。‘既然向来如此,那就应当去,’我对自己说。‘倘若有此必要,任何时候都是来得及的。’关于我企图开枪自杀的事,我想道,想罢我就跟着她去了。‘现在就要遇到一片数落和愁眉苦脸了,但我决不向他们屈服,’我对自己说。

“‘且慢,’我对她的姐姐说,‘不穿靴子多难看,至少让我把鞋穿上。’”

二十八

“说来也令人惊奇!当我走出房间,经过那些熟悉的房间的时候,我心中又出现了那种但愿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想法,但是医生使用的这类讨厌的东西(碘仿呀,石碳酸呀)的气味,却使我吃了一惊。不,一切都发生过了。我穿过走廊走过育儿室时,看见了小丽莎。她用惊恐的神色望着我。我甚至觉得五个孩子都在这里,而且大家都在望着我。我走到门口,女仆从里面给我开了门就出去了。首先扑进我眼帘的就是她那放在椅子上的银灰

色衣服，整个衣服都被血染黑了。她弓起膝盖，躺在我们的双人床上，甚至是躺在我平常睡的这一边（走近去比较方便）。她半倚半躺地斜靠在枕头上，解开了上衣。伤口上似乎已经敷上了什么东西。屋子里满是浓郁的碘仿的气味。首先而且最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她那满脸青肿，她的一部分鼻子和眼皮下面都肿了。这是她想拽住我，被我的胳膊肘碰伤留下的痕迹。她身上已经毫无美貌可言，有的只是使我感到厌恶的东西。我在门旁站住了。

"'进来呀，到她身边来呀，'她姐姐对我说。

"'对，她大概想忏悔了，'我想。'饶恕她吗？对，她快要死了，可以饶恕她，'我想，极力做出宽宏大量的样子。我走到她的身边。她吃力地向我抬起了眼睛（其中一只被我打伤了），又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说道：

"'你如愿以偿了，杀了……'在她的脸上，透过肉体的痛苦，甚至死亡的逼近，现出了与从前一模一样的、我见惯了的那种冷酷的兽性的憎恨。'孩子们……我还是不能……交给你……给她（她姐姐）带走……'

"至于我认为最重要的那件事，就是她的罪孽，她的失节，她却似乎觉得不值得一提。

"'对，欣赏一下你干的好事吧，'她说，望着门口抽泣起来。门口站着她的姐姐和孩子们。'对，看你干下了什么事情啊！'

"我转过头去望了一眼孩子们，又看了一眼她那满脸青肿的被打伤的脸，我才生平第一次忘掉了我自己，忘掉了我的夫权和我的骄傲，我这才生平第一次发现她也是个人。那使我受到侮辱的一切——我那整个的嫉妒心，我在那时看来是如此渺小；而我所干下的那事又是如此重大，我恨不得把脸贴到她的手上说：

‘饶恕我吧！’但是我不敢。

“她闭上了眼睛，一言不发，她分明气力不支，说不下去了。后来，她那被伤残的脸开始哆嗦，脸被扭歪了。她有气无力地推开了我。

“‘这一切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饶恕我吧，’我说。

“‘饶恕？这一切全是废话！……只要不死，那该多好啊！……’她叫道，微微支起身子，两只眼睛象发热病似地熠熠发光，逼视着我。‘对，你如愿以偿了！……我恨你！……哎呀！嗳唷！’她分明在说胡话了，她好象害怕什么东西似的叫道。‘来吧，你杀死我吧，你杀死我吧，我不怕……不过把大家，把大家都杀了，把他也杀了。他走啦，走啦！’

“谵语一直继续着。她已经不认识人了。就在那天将近中午的时候，她死了。在此以前，在八点钟的时候，我被带到了警察分局，并从那里入狱。我在牢里候审，蹲了十一个月，我对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思前想后，终于想明白了。我是到第三天才开始明白过来的。在第三天他们把我带到那儿去了……”

他还想说什么，但是他止不住想要失声痛哭，于是便停了下来。他鼓足了劲才继续说道：

“直到我看到她躺在棺材里的时候，我才开始明白过来……”他抽泣了一下，但立刻又匆匆地说下去：“直到我看到她死后的脸相时，我才明白我所做的一切。我终于明白了，是我杀死了她，由于我的所作所为，她本来是一个能够动弹的、有暖气的活人，现在却变成了一具不能够动弹的、蜡黄的、冰冷的尸体，这是无论何时何地，使用何种方法都不能挽回的了。没有经历过这种事的人就没法明白……呜！呜！呜！……”他失声叫了几

下，就不出声了。

我俩相对默然，坐了很久。他坐在我对面，低声抽泣，一言不发，浑身哆嗦。

“好了，请原谅……”

他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在座位上侧身躺下，盖上了毯子。在列车开到我需要下车的那一站时（这是早晨八点钟），我走到他的身边想跟他告别。不知他是睡着了呢，还是假装睡着了，反正他没有动弹。我用手触动了他一下。他掀开毯子，看得出来，他并没有睡着。

“再见，”我说，向他伸出了手。

他也向我伸出手来，微微一笑，但是笑得如此凄恻，使我不禁想哭。

“嗯，请原谅①，”他重复了一遍他在结束整个故事时所说的那句话。

（1889 年）

臧仲伦 译

---

① 俄语中“请原谅”一词，又可作“再见”解。此处是一语双关。

魔　　鬼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节）

一

锦绣前程正展现在叶夫根尼·伊尔捷涅夫的面前。一切条件都已具备：良好的家庭教育、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优异成绩、不久前去世的父亲与最上层社会攀上的关系，加之，他又在部长的栽培下在部里谋上了个美差。而且他还有一份产业，甚至是相当可观的产业，不过这产业还有一些问题。父亲生前住在国外和彼得堡，除了供给两个儿子——叶夫根尼和在近卫重骑兵队服役的大儿子安德烈——每人六千卢布外，他自己和母

亲的花费也很多。他只有在夏天才到庄园去住上两个月，但是并不过问产业，把一切都交给一个好吃懒做的管家去照料。管家也同样不照管田产，却赢得了主人对他的绝对信任。

父亲过世后，弟兄俩分家时才发现，原来父亲欠下了那么多的债，因而事务代理人甚至劝他们，不如留下祖母那份价值十万卢布的田产，而拒绝继承这份遗产。可是，和他家庄园毗邻的一个地主，与老伊尔捷涅夫有过财务往来，持有他出的期票，为了此事特地前来彼得堡，却说虽然债务累累，但事情还是可以挽救的。只消卖掉一片森林和几块零星荒地，守住那个大聚宝盆——谢苗诺夫斯科耶的四千俄亩① 肥沃土地、一座糖厂和二百俄亩河边的牧场，自己再搬到乡下去住，苦心经营，精打细算，依然还可以保住一大笔财产。

于是，春天的时候（父亲是在大斋期故去的），叶夫根尼就到庄园去走了一趟，把一切查看了一遍，决定辞去职务，和母亲搬到乡下去经营产业，希望能保住这块主要的田产。叶夫根尼和哥哥的感情并不太好，他是这样来处理的：由他每年付给哥哥四千卢布，或者一次付给八万卢布，作为他哥哥放弃他应得的那份遗产的代价。

他果真就这么做了，他跟母亲搬进一座大宅子里定居下来以后，便满腔热情，并且兢兢业业地专心经营起产业来。

人们通常以为老年人总是因循守旧，而青年人才是勇于创新的，其实也不尽然。有时最因循守旧的倒还是年轻人。年轻人想要生活，可是他们却不去考虑应该怎样生活，而且也无暇及此。因此，他们往往选中过去的生活来做自己现在生活的楷模。

---

① 1俄亩合1.09公顷。

叶夫根尼也是这样。现在，搬到乡下以后，他心心念念要恢复的不是他父亲在世时的生活方式（他父亲是个败家子），而是他祖父时代的生活方式。因此现在无论在家里、花园里还是在庄园的管理上，他都极力恢复他祖父时代的生活气派，（当然，随着时代的要求作了一些变更。）——事事讲究排场阔气，处处要求称心如意，一切必须有条不紊，样样都要设备齐全。而要安排这样的生活，事情可就多了：为了满足债主和银行的要求，就得卖地和设法延缓付款期限；这事必须雇工人，那事必须用长工来继续经营谢苗诺夫斯科耶的四千亩耕地和一座糖厂的偌大产业，这儿要雇工，那儿要长工，就得去弄钱；此外，还得把家里和花园里照料得没有一点荒废破落的样子。

工作很多，但叶夫根尼的力量（体力和精力）却十分充沛。他今年二十六岁，中等身材，体格健壮，由于经常做体操因而肌肉发达，血气旺盛，两颊红润，一口雪白的牙齿，两片鲜红的嘴唇，一头不太浓密的柔软的鬈发，他唯一的生理缺陷就是近视，因为戴眼镜又加深了近视，现在他已经离不开夹鼻眼镜，鼻梁上已被眼镜夹出了痕印。他的外貌就是如此，至于他的精神面貌，那就是你越了解他，就越喜欢他。他母亲一向也最宠爱他，如今，在丈夫去世之后，她不但把她的全部柔情，而且把她的整个生命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其实这么爱他的还不止他母亲一个人；他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的同学们，不只特别喜欢他，而且还特别尊敬他。即便对不相干的人，他也总会起同样的影响。只要看到他那么坦率、诚实的相貌，特别是他那双眼睛，就不能不相信他所说的话，不能设想他会骗人和说谎。

总而言之，他的整个为人对他的事业大有帮助。放债的不肯借钱给别人，却会相信他；管家、村长、农夫可以暗中捣鬼，欺

骗别人，然而和一个善良纯朴的人，特别是和诚恳坦率的人来往，心里一高兴，也就忘了使坏了。

时值五月底。叶夫根尼在城里设法赎回了押出去的荒地，把它卖给一个商人，然后又向这商人借来一笔钱，以便更新牲畜，就是添置一些牛马和大车。而主要的还是用来着手农庄必需的修建。事情总算办妥了。运来了木材，木匠也动了工，厩肥也运了八十大车，可是在此以前，一切还没有着落。

二

就在这百般繁忙中，发生了一件事，虽说无关紧要，但在当时却使叶夫根尼颇费踌躇。叶夫根尼正值青春年华，和所有年轻健康的未婚男子一样，他也和各种各样的女人厮混。他并不是个淫荡好色之徒，但正如他自己对自己所说，也不是个修道士。他对此是适可而止，正如他自己所说，仅限于有益身心，醒神益智。他从十六岁起便开始干这种事，可是至今平安无事。所谓平安无事，是指他没有纵欲过度，没有一次不能自拔，也没有一次染上疾病。在彼得堡，他起初结识了一个女裁缝，后来她变坏了，于是他就另搞上一个。好在这方面是有保证的，并不使他伤脑筋。

可是现在，在乡下住了个把月，他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不得已的禁欲生活使他很不得劲。难道就为这点事进趟城吗？而且上哪儿去找，又怎么找法呢？就是这件事弄得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烦躁不安，因为他确信，这是必需的，这是他的需要，他果然越来越感到需要了，他感觉无法摆脱，于是他便不由自主地两眼紧盯着每一个年轻女人。

叶夫根尼认为和本村的女人或姑娘相好是不合适的。他听说他的父亲和祖父在这方面和当时别的地主完全不同，他们在自己家里从来不和女农奴们勾勾搭搭，因此他决定也不干这种事。可是到后来，他越来越觉得不能摆脱，一想起他在小城市里可能发生怎样的事，就更觉得可怕。忽然他心里一亮：如今这些女人已经不是农奴了，于是他打定主意：在这里干这种事也未尝不可。他自宽自解道：只要做得无人知道就行，这并不是为了淫欲，只是为了有益健康。主意打定之后，他反而更加心神不定起来。他和村长、农夫、木匠谈话时，不知不觉就扯到女人身上，而谈话一涉及女人，就说个没完。他对女人越看越入迷了。

三

不过心里打定主意是一回事，付诸实现又是一回事。自己直接去找女人可不行。再说，找什么样的女人？到什么地方去找？必须有人从中牵线，可是又去找谁牵线呢？

事有凑巧，一天，他到守林人的小屋里去找水喝，这个守林人是他父亲从前的猎人。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和他畅谈起来，守林人便讲了一些当年打猎时怎样纵酒狂饮的旧事。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不由得想起一个主意：要是在这里，在守林人的小屋里，或是在树林里干这种事，倒是很合适的。不过他不知道怎么开口，也不知道丹尼拉老头是否肯帮忙。他心想："他听到这样的话也许会大吃一惊，那我该多丢脸啊，也可能他会一口答应。"他一边听着丹尼拉的故事，一边心里这么盘算着。丹尼拉讲，那时他们怎样住在猎场上的诵经士老婆的家里，他怎样给普里亚尼奇尼科夫弄来了一个娘儿们。

“行啦，”叶夫根尼想。

“您的爸爸——愿他在天安宁——就不干这种荒唐事。”

“不行，”叶夫根尼想，可是他又想探探他的口气，便问道：

“你怎么能干这种不好的事呢？”

“这有什么不好的？女的心甘情愿，我那位费奥多尔·扎哈雷奇也高兴得不得了。我也弄个卢布花花。要知道，他有什么法子呢？人家也是个大活人嘛。大概还喜欢喝两盅。”

“是的，可以说。”叶夫根尼想了想，立刻开口道：

“你可知道，”他感到自己的脸涨得通红，“丹尼拉，你可知道，我简直难受极了。”丹尼拉笑了笑。“我毕竟不是个修道士——习惯了。”

他感到自己说的全是蠢话，可是他很高兴，因为丹尼拉表示赞同。

“那您为什么不早说呢？这好办。”丹尼拉说。“您只要说要找个什么样的吧。”

“嗐，说实在的，我无所谓。嗯，当然，不要太丑的，而且，人要健康。”

“懂了！”丹尼拉毫无顾忌地说。他想了想。“哦，有一个漂亮的娘儿们，”他开口说道。叶夫根尼的脸又涨红了。“这娘儿们还挺漂亮。您瞧，头年秋后刚出嫁，”丹尼拉开始压低声音说，“她男的没用。喜欢这一道的人，可是千金难买啊。”

叶夫根尼甚至羞得皱起了眉头。

“不，不，”他说。“我根本用不着那样的。我嘛，恰恰相反（怎么会恰恰相反呢？），我嘛，恰恰相反，只要人健康，再就是麻烦少些——大兵的老婆什么的就成……”

“知道了，那就把斯捷潘妮达介绍给您得了。她的丈夫在城

里，不就跟大兵老婆差不多吗。这小娘儿们长得挺俊，没有病。管保您满意。而且昨天我还对她说：来吧，而她……”

“好吧，那么哪天呢？”

“就明天也成。等我去买烟叶的时候，顺便去一趟。明天晌午您到这儿来，或者您从菜园子后边绕到澡堂子去。那边一个人也没有。再说吃过午饭大伙都歇晌。”

“嗯，好吧。”

回家时，叶夫根尼心里激动得要命。“那会怎么样呢？乡下娘儿们又是个什么样子呢？可别是个丑八怪、难看得要死？不会的，这里的女人都很漂亮。”他想起他平日对之垂涎三尺的那些女人，自言自语道。“可是我该说些什么呢？我该干什么呢？”

他一整天坐立不安，第二天中午十二点，他就到守林人的小屋里去了。丹尼拉站在门口，一言不发而又意味深长地向树林那边摆了摆脑袋。血涌进了叶夫根尼的心房，他感到心在怦怦地跳，接着就朝菜园子那边走去。没有一个人。他走到澡堂跟前，也没有人。他跑进澡堂看了看，出来时忽然听见树枝的折断声。他回头一看，原来她正站在沟那边的树丛里。他跨过山沟向那边跑去。他没注意到山沟里长着荨麻，他被荨麻螫得火辣辣的，鼻梁上的夹鼻眼镜也弄丢了，他一口气跑到了对面的土岗上。她系着一条白色的绣花围裙，穿着一条红褐色带格子的裙子，头上是一块鲜艳的红头巾，光着脚站在那儿，羞答答地微笑着，显得那么娇艳、健壮、美丽。

“那边有小道，该绕过来嘛，”她说。“我们早来了。等了半晌了。”

他走到她身旁，向四面张望了一下，便和她亲热起来。

一刻钟以后，他们就分手了，他找到了夹鼻眼镜，顺路到丹

尼拉那儿。丹尼拉向他道："老爷，您满意吗？"他给了他一个卢布就回家去了。

他感到很满意。只是开头有点害臊。但是后来也就没什么了。一切都很好。主要的是，好就好在他现在一身轻松，心情舒畅，精神饱满。他甚至都没有好好地看清楚那个女人。只记得她挺干净，很艳丽，不难看，挺大方，也不那么扭扭捏捏。"她到底是谁家的媳妇呢？"他自言自语道。"他说是佩奇尼科夫家的，到底是哪一个佩奇尼科夫① 呢？这里姓这个姓的有两家。也许是米哈伊拉老头的儿媳妇吧？对，大概就是他家的，他儿子不是在莫斯科吗？回头去问问丹尼拉。"

先前乡村生活那种最使他不愉快的感觉——不得已的禁欲生活——从此消除了。叶夫根尼的思路不再受到破坏，他能够自由自在地做自己的工作了。

但是叶夫根尼所肩负的事业委实艰巨，有时他觉得他简直无法支撑了，到头来恐怕还是得变卖田产，白辛苦一场。主要的是，这将证明他虎头蛇尾，没有能力把他所从事的事业进行到底。这正是使他最感到揪心的。他好不容易堵上了一个漏洞，谁知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意料不到的窟窿。

在所有这段时间里，以前不知道的父亲的债务，如今竟不断发现。这样看来，父亲晚年竟是饥不择食地到处举债。五月里分家时，叶夫根尼满以为家里的情况他全都摸清了，不料到了仲夏时节，他突然接到一封信，这才知道还欠着约西波娃寡妇一万二千卢布的债务。债主虽然拿不出借据，却有一张普通的收据，据律师说，对这张收据是可以提出异议的。可是叶夫根尼连想

---

① 下文里的佩奇尼科夫这个姓全都改成了普切利尼科夫。

也不曾想到，仅仅因为对字据可以提出争议，就可以拒付父亲确实借过的债。他只是想弄清楚这笔债是否确有其事。

“妈妈，约西波娃·卡列里娅·弗拉基米罗夫娜是什么人？”当他们象平时一样坐在一起吃午饭时，他问母亲道。

“约西波娃？她是你祖父的养女。有什么事吗？”

叶夫根尼把来信的事告诉了母亲。

“奇怪，她怎么不觉得亏心！你爸爸给过她多少钱啊！”

“可是我们欠她钱吗？”

“叫我怎么跟你说呢？欠是不欠她的，你爸爸那人呀，就是心眼儿太好……”

“对，但是爸爸认为这是一笔债。”

“我没法给你讲。我不知道。我知道，你本来就已经够困难的了。”

叶夫根尼看出，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自己也不知道怎样说才好，而且似乎在探他的口气。

“从这一点我看出来，这笔债应该偿还，”儿子说道。“明天我就上她家去跟她说说，能不能缓期。”

“唉，我多么可怜你啊。不过，这样也好。你就去告诉她说，她必须等待。”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说。显然，儿子的决定使她放心，也使她感到自豪。

叶夫根尼的处境所以特别困难，还因为妈妈虽然和他住在一起，却一点也不了解他的处境。她一辈子阔绰惯了，甚至想象不出儿子目前所处的困境，想象不出事情已经糟到这步田地，说不定今天还是明天他们会一无所有，儿子将不得不变卖一切，找一个象他这样的人所能谋得的差事，年俸最多只有二千卢布，靠此来维持自己和母亲的生活。她不明白，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

办法，只有缩减各项开支，因此她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在一些小事上，在雇用园丁、马车夫和用人方面，甚至在饮食上，叶夫根尼竟那么小气，斤斤计较。此外，她也跟一般孀居的妇人一样，怀着崇敬的心情追念亡夫，而这种心情远不象他生前她对他所有的那种感情，而且她也无法想象，她丈夫生前所做的和所安排的事，也可能是不好的，应予改变。

叶夫根尼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雇用了两名园丁照顾花园和暖房，两名马车夫管理马厩。而玛丽亚·帕夫洛夫娜竟天真地认为，凡是一个为儿子而自我牺牲的母亲所能做的一切，她都做到了：厨子老头做的饭菜不合口味，她没有抱怨；花园里的小径没有统统打扫干净，雇用一名小厮来代替几名听差，她统统都没有抱怨。对于这一笔新出现的债务也是这样，在叶夫根尼看来，这几乎是对他的全部事业给了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是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却认为这是表现叶夫根尼高贵品质的一个好机会。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对叶夫根尼的经济状况所以不太担心，还因为她确信儿子会攀上一门好亲事，将使一切改观。他也确实能结一门好亲，她就知道，有十来家人家都乐意把女儿许配给叶夫根尼而引以为幸。因而她希望能尽快把这事办好。

四

叶夫根尼自己也盼着结婚，不过并不象他母亲幻想的那样：他对利用婚姻来重振家业这种想法十分反感，他想要的是光明正大、情投意合的婚姻。他把所见到和所认识的姑娘们全都仔细端详过，并且把自己跟她们逐一估量了一番，但是他的终身大事还是没有解决。同时，他绝没料到，他跟斯捷潘妮达的关系会

继续下去，甚至取得了某种稳定的性质。叶夫根尼远不是个贪淫好色之徒，他于这种偷偷摸摸的事觉得很苦恼，感到这不是好事，他从来也没有认为这样做是对的，甚至在第一次和斯捷潘妮达幽会之后，他就希望从此不再看见她。不料过了一段时候，驱使他去做这种事的那种烦躁不安的心情又发作了。不过这次的烦躁已经不象先前那样茫无目标；不断出现在他脑海里的，正是那双乌黑闪亮的眼睛，那说着"等了半晌啦"的低沉的胸音，那散发着的清新健壮的气息，那使围裙护襟高高鼓起的胸脯，而这一切又全都发生在那浴着明媚阳光的核桃林和槭树林里……尽管他心中感到不好意思，他还是去找了丹尼拉，又约定了晌午在林中幽会。这一次叶夫根尼细细地把她端详了一番，他觉得她身上无一不是十分妩媚。他搭讪着同她谈了几句，问起她的丈夫。果然，她的丈夫就是米哈伊拉的儿子，在莫斯科当马车夫。

"那你怎么可以……"叶夫根尼想问她怎么可以对丈夫不忠实。

"那有什么不可以的？"她反问道。看得出，她很聪明，已经猜到了他的心思。

"你怎么能跟我到这儿来呢？"

"那有什么，"她快活地说道。"我看，他在外边也在寻欢作乐。我怎么就不行呢？"

显然，她是故意卖弄风骚，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而叶夫根尼却觉得这非常可爱。但他始终没有亲自和她订过约会。甚至当她提出不必通过丹尼拉（不知为什么她对丹尼拉很反感）而自订约会时，叶夫根尼也没有同意。他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幽会了。他喜欢她。他认为这种关系对他是必不可少的，这里面没有什么不对；可是在他心灵深处却有一个比较严厉的法官不赞

成他这样做，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即使不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至少是不想参与其事，也不愿意为下次再干这事预先作准备。

整个夏天就是这样度过的，在这期间，他和她幽会了十来次，每次都通过丹尼拉。有一次，她不能前来赴约，因为她丈夫回来了，丹尼拉建议给他另找一个。叶夫根尼厌恶地拒绝了。后来她丈夫走了，幽会又照旧继续下去，起初是通过丹尼拉，后来他就干脆自己约定时间了，于是，她便跟一个姓普罗霍罗娃的娘儿们同来，因为女人家不便单独出门。有一次，他正要去赴约会的时候，有一家人来拜访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带着她准备给叶夫根尼说亲的一位姑娘前来，叶夫根尼实在无法脱身。他一得机会便装做去打谷场，绕小路走进树林，赶到约会的地点。她已经不在了。可是在平时幽会的地方，凡是伸手够得到的稠李和核桃枝子，甚至象棍子那么粗的槭树枝子全都给折断了。这说明她等急了，生气了，使性儿给他留下的纪念。他站了好一会儿，然后就去找丹尼拉，要他去叫她明天来。她果然来了，而且仍旧象往常一样。

夏天就这样过去了。他们总是在树林里幽会，只有一回，已是夏末秋初时节，是在叶夫根尼家后院打谷场的棚屋里。叶夫根尼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关系对他有什么意义。他也从不想念她。给她点钱就算完事了。他不知道，也没想到，这件事已经弄得全村人人皆知，而且都在羡慕她，她家里的人因为能从她身上弄到钱，反而怂恿她这样做，她关于罪恶的观念，在金钱的影响和家里人的怂恿下，已经消灭净尽。她觉得，既然人们羡慕她，那么她的所作所为就是好的。

"无非是为了有益于健康罢了，"叶夫根尼心想。"就算这样做不好，尽管谁也不说，可是大家或者很多人都知道了。比如，

跟她一起来的那个娘儿们就知道。既然她知道了，就一定会去讲给别人听。可是那有什么办法呢？我这样做是不好，”叶夫根尼想道，“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反正长不了。”

可是最使叶夫根尼不安的还是她的丈夫。不知怎的，起初他总以为她丈夫一定长得很丑，要真是这样，那他觉得自己还多少情有可原。可是他见到了她的丈夫，不觉大吃一惊：原来他竟是一个穿着讲究的漂亮小伙子，一点也不比他差，可能还比他强。在下一次幽会时，他告诉她他见到了她的丈夫，说他欣赏了他半天，他真是个漂亮小伙子。

“村里再也挑不出第二个来了，”她骄傲地说。

这可真叫叶夫根尼莫名其妙了。从此以后，只要一想到她的丈夫，他就更加苦恼。有一次，他在丹尼拉那里，丹尼拉谈到兴头上，脱口说道：

“前些日子，米哈伊拉问我：老爷跟我儿媳相好，可是真的？我说我不知道。就算有那么回事吧，我说，跟老爷相好总比跟庄稼汉强。”

“嗯，他怎么说呢？”

“也没说什么，他说：你瞧着吧，等我打听清楚了，非好好收拾她不可。”

叶夫根尼心想：“要是她丈夫回来，我就跟她断了。”可是她丈夫住在城里，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暂时还在继续下去。叶夫根尼又想：“一旦需要，就一刀两断，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他觉得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在整个夏季，许多各种各样的事务忙得他不可开交：新建一个农庄，收割庄稼，修建房屋，而最主要的是偿还债务和出售荒地。这些事耗尽了他的心血，弄得他白天黑夜都在想这些事。这一切才是真正的生活。至于跟

斯捷潘妮达的关系(他根本不把这种关系叫作“相好”)，那只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诚然，他想要看见她的时候，冲动非常强烈，别的事什么都不能想，可是这种情况持续并不久，幽会以后，他又有几个星期把她忘在脑后，有时甚至个把月都不想她。

这年秋天，叶夫根尼常常进城，跟那里的安年斯基一家逐渐接近起来。安年斯基家有个女儿，刚从贵族女子中学毕业，名字叫丽莎·安年斯卡娅，叶夫根尼爱上了她，并且向她提出了求婚。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听到这个消息非常伤心，照她的说法，叶夫根尼简直降低了自己的身价。

从此，叶夫根尼和斯捷潘妮达的关系就断了。

五

为什么叶夫根尼会看中丽莎·安年斯卡娅，这是无法解释的，就如一个男子为什么偏偏看中这一个女人，而不看中另一个女人一样，是永远说不清楚的。他看中丽莎的原因很多，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一则因为丽莎不象她母亲替他说合的那些姑娘那样非常有钱；二来因为她天真无邪，可怜自己的母亲；三则因为她不是引人注目的美人，可也长得不难看。但最主要的还是叶夫根尼和丽莎的接近恰好开始于他对结婚考虑成熟的时候。他爱上了她是因为他知道，他应当结婚了。

起初，叶夫根尼不过是喜欢丽莎·安年斯卡娅而已，可是当他决定要娶她作妻子时，他觉得他对她的感情要强烈得多：他感到他是爱上了她。

丽莎的身材很高，苗条而修长。她身上的一切，她的脸、手指和两只脚都是细长的。她的鼻子也长，不是向上隆起，而是笔

直的。她的脸色白里透黄，十分娇嫩，还泛着娇艳的红晕，她那淡褐色的头发又软又长又鬈，她那温柔的、信赖的眼睛美丽而明亮。特别是这双眼睛使叶夫根尼心醉，他一想起丽莎，这双明亮的、温柔的、信赖的眼睛便浮现在他的眼前。

她的外貌就是这样，至于她的内心，他还一无所知，他只看见这双眼睛。这双眼睛仿佛告诉了他他所要知道的一切。这也就是这双眼睛的魅力所在。

从十五岁起，还在贵族女子中学读书时，丽莎就经常倾心于一切富有魅力的男子，她只有在爱着别人的时候才容光焕发，感到幸福。毕业以后还是那样，对于她遇到的青年男子，她总是一见钟情，自然，她一认识叶夫根尼就爱上了他。正是她的这种脉脉柔情，使她的眼睛平添了一种特别的神韵，因而使叶夫根尼神魂颠倒。

就在这年冬天，她已经同时爱上两位青年，不用他们走进房间里来，就是有人提到他们的名字，她也会激动得满脸通红。可是后来，她母亲暗示她说，看来伊尔捷涅夫对她十分有意，于是她又马上对伊尔捷涅夫钟情了，而且爱得那样强烈，甚至对先前的那两位几乎视同陌路。但是当伊尔捷涅夫开始常来他们家，参加他们家的舞会、音乐晚会，跟她跳舞的次数比跟其他姑娘跳舞要多，显然，他无非是想了解一下她是不是爱他罢了，——这时，她对伊尔捷涅夫的爱竟变成了一种病态，她夜里梦见他，白天在阴暗的屋子里也隐隐约约地看到他，她心目中只有他，别的一切对她都消失了。当他提出求婚、他们也得到了祝福的时候，当她和他亲吻、两人成了未婚夫妇的时候，她的脑子里便再也没有别的念头和别的愿望了，她一心只想着他，只想着跟他在一起，爱他，并被他所爱。她以他自豪，她情意绵绵地想着他、想着自己、

想着自己的爱情，她整个儿都陶醉、溶化在对叶夫根尼的爱恋之中。叶夫根尼越是了解她，也就越爱她。他怎么也没有料到他会遇到这样的爱情，而这种爱情又更加强了他对她的感情。

六

开春前，叶夫根尼回到谢苗诺夫斯科耶看了看，安排了一下生产，主要是料理了一下家务，家里正在筹办婚事。

玛丽亚·帕夫洛夫娜不满意儿子的这门亲事，但也只是因为这门婚配不如应有的那样美满罢了，再者，她不喜欢这位未来的丈母娘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究竟她为人是好是坏，她既不知道，也不能断定。至于说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认定她不是一个正派人，不 comme il faut，不是一位贵夫人，这在初次会面的时候她一眼就看出来了，因此心里很不痛快。她所以不痛快，因为她素来重视这种体面，知道叶夫根尼对这一点很敏感，因而已经预见到这将给儿子带来许多烦恼。那位小姐她倒很喜欢。她所以喜欢，主要是因为叶夫根尼喜欢她。因此她就应当爱她。而玛丽亚·帕夫洛夫娜也准备真心诚意地这样做。

叶夫根尼回到家里，看见母亲高兴，十分满意。她在家里忙着安排一切，准备等儿子把新娘一接回来，自己就搬出去。叶夫根尼再三挽留母亲。这个问题暂时没有解决。晚上，喝过茶，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象往常一样玩帕西扬斯[①]，叶夫根尼坐在一旁给她帮忙。这是最适宜于说心里话的时候。算完了一卦，第

---

① 即打通关，是一个人用纸牌玩的一种占卜游戏。

二卦还没有开始，玛丽亚·帕夫洛夫娜瞧了瞧叶夫根尼，有些犹豫地说道：

"叶尼亚①，我想跟你说句话。当然，我并不知道，我无非是想规劝你几句，在结婚以前，你所有的那些单身汉的事一定要结束掉，免得给你自己和……上帝保佑，你的妻子增添麻烦。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果然，叶夫根尼马上就明白了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是在暗示他和斯捷潘妮达的暧昧关系，其实从秋天起这种关系就中断了，可是她跟一般孀居的女人一样，总是把这种关系看得比实际上要严重得多。叶夫根尼的脸红了，与其说是由于羞愧，不如说因为他那好心肠的母亲居然来瞎操这份心而感到遗憾，诚然，她是出于爱子之心，但究竟管得太宽了，这种事她是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的。他对母亲说，他压根儿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他的行为一向检点，决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妨碍他的婚事。

"那就太好了，亲爱的。根尼亚②，你可不要见怪。"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局促不安地说。

可是叶夫根尼看得出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她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出来。果然不出所料，过不一会儿，她又谈到当他不在家的时候，人家请她去给……普切利尼科夫家的孩子做教母。

叶夫根尼倏地又满脸通红。但这一次可不是由于感到遗憾，更不是由于羞愧，而是由于一种奇怪的感觉，使他不由自主地、与他的推断完全不相符合地意识到，现在要对他说出的那件事的重要性。事情果然不出他所料。玛丽亚·帕夫洛夫娜除了随便说说之外，仿佛别无任何其他目的。她说今年出生的全是

①② 都是叶夫根尼的小名。

男孩，这分明是要打仗的征兆。瓦辛家和普切利尼科夫家小媳妇的头生都是男孩。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本想轻描淡写地说了就算了，可是她看到儿子满脸通红、心神不宁地把夹鼻眼镜摘下，喀哒一响，然后又戴上，急急忙忙一口一口地抽烟的神情，她自己倒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她不做声了。他也不做声，想不出办法来打破这个沉默。母子俩明白了，他们已经彼此心照不宣。

“是的，在乡下，最要紧的是做人公正，不要象你叔叔那样偏爱什么人。”

“妈妈，”叶夫根尼突然说道，“我懂得您说这话的意思了。您不必担心。对我来说，未来的家庭生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绝不会去破坏它。至于说到我做单身汉时候的事，那一切都已经完全结束了。而且我从来也不曾跟任何人相好过，因此，谁也没有任何权利对我有任何要求。”

“嗯，这样我就放心了。”母亲说。“我知道你人品高尚。”

叶夫根尼认为母亲这话是对他应有的赞许，便没有吭声。

第二天早晨他进城去了，一路上想着他的未婚妻，想着世界上的一切，可就是没有去想斯捷潘妮达。但是，鬼使神差，仿佛有意提醒他似的，当叶夫根尼驱车驶近教堂时，他看见教堂那边走来一伙人，有的步行，有的坐车。他遇见了马特维老汉和谢苗，一群孩子和一些年轻的姑娘们，其中有两个妇女：一个年纪稍大，另一个则盛装艳服，包着一块鲜艳的红头巾，看上去很眼熟。这女人走路轻盈、活泼，还抱着一个婴儿。他的车子走过她们身边时，年纪稍大的那个娘儿们停住了脚，照老规矩向他鞠了一躬，而那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娘儿们只低了低头，他所熟悉的那双笑吟吟的、快活的眼睛，在头巾下面闪亮了一下。

“不错，果然是她，不过，一切都已经完了，也就没有必要再

去看她了。也许这孩子还是我的咧，”他脑子里闪过这么个念头。“不，真是无稽之谈。她丈夫回来过，她跟他在一起过。”他甚至连日子都没有计算一下。他就是这样认为的：这么做只是为了有益于健康，他每次都给了钱也就算完事了。他和她之间现在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过去也不曾有，不可能有，也决不会有任何关系。他倒不是故意昧了良心这么说，不，而是良心根本没有对他说什么。自从他和母亲那次谈话以及在路上和她相遇以后，他一次也没有想起过她。而且后来一次也没有遇见过她。

复活节后的第一周，叶夫根尼在城里举行了婚礼，当即和新娘坐车到乡下来。他的房子已经布置一新，跟人们通常为新婚夫妇布置的那样。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想要搬出去，但是叶夫根尼，而主要是丽莎极力劝她留下来。不过她还是搬进了厢房。

叶夫根尼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七

第一年的家庭生活，对叶夫根尼来说是相当操心的，因为求亲期间勉强搁置下来的事情，在婚后猛的都向他压了下来。

事实证明，清偿全部债务是不可能的。别墅已经卖掉，几笔最紧迫的债也还了，但还是有剩下来的债务，而钱却没有了。庄园的收入很好，可是给哥哥的款子要寄出，结婚的花费要开支，所以钱也就花光了，糖厂没法再办下去了，只好暂时停工。要解燃眉之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妻子的钱周转一下。丽莎了解到丈夫的处境以后，就自动提出来要这样做。叶夫根尼同意这样做，不过要写一张卖契，把产业的一半转到妻子名下。虽然这辜负了妻子的一片好意，但他还是这么做了。这么做自然不是为

了妻子，而是为了岳母。

事业上的成败和变化无常，是叶夫根尼婚后第一年生活不那么称心如意的一个方面。另一桩糟心的事是妻子身体不佳。就在这头一年的秋天，婚后才七个月，丽莎就出了一件不幸的事。有一天，她坐着敞篷马车去迎接从城里回来的丈夫，不料那匹驯良的马突然发起脾气来，丽莎吃惊了，跳下了车。她跳得还算侥幸，不然她很可能被挂在车轮上。可是她已经怀孕在身，当夜就感到腹部疼痛，不久就流产了，而流产以后，身体很久未能复原。丢了一个即将出生的孩子，妻子的缠绵病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生活失调，而最主要的还是在于丽莎病后立即前来的岳母——这一切都使得叶夫根尼这一年的日子格外难过。

尽管有以上种种不顺心的事，然而到这一年年底，叶夫根尼的情绪还是很好的。第一，他一心要重振家业，用新的形式来恢复他祖父时代的生活，虽然是困难重重，进展迟缓，但这个夙愿毕竟在逐步实现。现在，变卖全部祖产来清偿债务的事，是不用再提了。主要的产业虽说已经转到妻子名下，可总算是保住了，只要甜菜收成好，卖到好价钱，到明年手头就不至于拮据了，情况一定会大大好转。这是其一。

其次，不管他对妻子抱着多大的期望，可是他从她身上得到的，却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虽然不是他期望得到的东西，但却比那要好得多。他虽然也努力想表现出象一般的恩爱夫妻那样相亲相爱，如胶似漆，可惜怎么也做不好，或者效果很差；但结果却全然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的生活不但更快乐、更愉快，而且也更舒服。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事实确属如此。

所以如此的原因，乃是因为自从订婚以后，她马上认定叶夫根尼·伊尔捷涅夫是世界上所有的人中最高尚、最聪明、最纯洁

的人，因此所有的人都应当责无旁贷地为这位伊尔捷涅夫效劳，做他所喜欢的事。可是因为要强迫所有的人都这么做是不可能的，那么她就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己先这么做。她也真的这样做了，所以她总是付出她的全部精力去了解、揣摩他的爱好，然后，不管这是什么事情，也不管这有多大困难，她一定尽力去做到。

她身上还有一种人们与热恋中的女人接触中所能感到的最大魅力，由于对丈夫的爱，她具有能洞悉他的内心世界的本领。他觉得她往往比他自己更能透彻地了解他，了解他的任何心境，了解他的感情的任何细微的变化，并且以此作为她行动的依据，所以她从来不曾刺伤过他的感情，总是竭力减轻他的忧思，加强他的欢乐感。她不仅懂得他的感情，而且还懂得他的想法。就连她最陌生的事物，如有关农业和糖厂的种种事情以及对人的评价等等，她都能很快领会到。他不仅可以和她谈这些事，而且还象他对她所说的那样，她往往成了他的一位不可或缺的好参谋。她对人，对物，对于世界上的一切，全都以她丈夫的眼光去观察。她爱她的母亲，可是当她看出叶夫根尼不喜欢岳母干预他们的生活时，她就马上站到丈夫一边，而且态度非常坚决，反而使他不得不来劝阻她。

除了这一切之外，她的兴趣广泛，说话也极有分寸，而更主要的是性情娴静。什么事她都做得悄无声息，人们只能看到事情的结果，也就是说，无论哪一方面，永远干干净净、井井有条、优美细致。丽莎很快就懂得了她丈夫的生活理想是什么，于是便极力按照他的心意去安排、布置家里的一切，并且做到了他所希望做到的事。美中不足的是他们没有孩子，不过这也还是有希望的。冬天他们到彼得堡去找过一位妇科医生，医生请他们

放心，他说丽莎完全健康，是会有孩子的。

这个愿望也终于实现了：到了年底，她果然又怀了孕。

有一件事，倒不是说它破坏了他们的幸福，不过却在威胁着他们的幸福，那就是她的嫉妒。她也曾极力克制这种嫉妒，不流露出来，可是却又常常为它感到痛苦。不仅叶夫根尼不会去爱任何一个女人，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配得上他(她却从来没有问过她自己，她是否配得上他)，因此也就不许任何一个女人胆敢去爱他。

八

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的：他象往常一样，很早起床，出去料理事务，有时到正在进行生产的糖厂去看看，有时到地里去走走。十点钟以前他回家喝咖啡。在凉台上喝咖啡的还有玛丽亚·帕夫洛夫娜、住在他们家的一位叔叔和丽莎。喝咖啡的时候大家随便闲聊，往往谈得十分热闹。喝过咖啡便各自散开，直到两点钟才聚在一起吃午饭。午饭后，或是出去散步，或是乘车出游。晚上，他从帐房回来，他们很晚才用茶，有时候他朗读，她做活，或者大家弹琴消遣，如果有客人，就在一起聊天。要是他有事出门，他每天都写信给她，也能天天收到她的信。有时候她陪他一道外出，这就更加愉快了。他们俩过命名日的时候，经常有很多宾客，他看到她能把一切事情安排得使宾至如归，真是打心眼里高兴。他看到和听到人们夸她是一位可爱的年轻主妇，就更加爱她了。一切都非常美满。妊娠期间，她的反应也不大，他们俩虽然都有点担心，却已经在盘算将来怎样教育孩子了。养育孩子的方式和方法，这一切都由叶夫根尼决定，她只希望顺从地执

行他的意旨。叶夫根尼阅读了大量医学书籍，准备完全按照科学规则来养育自己的孩子。不用说，这一切她都同意，并且也在做准备，缝制春秋和冬季用的襁褓，预备摇篮。婚后第二年和第二个春天就这样到来了。

九

圣三一节① 即将来临的时候，丽莎怀孕已经五个月了，虽然她注意保重身体，可还是高高兴兴，动作灵活。她的母亲和他的母亲都跟他们住在一个宅子里。两位老夫人嘴上说是为了看护和照料丽莎，其实她们却总是互相挖苦，弄得丽莎不得安宁。叶夫根尼则在特别热心地搞生产，大规模地进行甜菜新法加工。

复活节以来，家里都不曾好好打扫过，眼看圣三一节就要到来，丽莎决定把全家好好扫除一番。她叫了两个打短工的女人来帮助女仆擦洗地板和门窗，拍打家具和地毯，换椅套和沙发套。这两个女人一早就来了，她们烧了几锅热水，便动手干起来。两个女人中的一个就是斯捷潘妮达。她最近才给自己的孩子断了奶，现在又和帐房勾搭上了，硬求他让她来擦地板。她想好好看看那位新太太。斯捷潘妮达还和从前一样，一个人过活，丈夫不在家，她仍旧胡搞：最初她因为偷木柴被丹尼拉老头捉住，就跟老头搞上了，后来跟老爷，现在又跟那个年轻的帐房。对于老爷，她压根儿就没去想他。“他现在有老婆了，”她想。“能瞧瞧太太也算开了眼，听说她把家里收拾得可好哩。”

斯捷潘妮达奶孩子的时候不能出来打短工，叶夫根尼又很

---

① 圣三一节在复活节之后第五十天，正当夏季。

少到村子里走动，所以自从那次碰到她抱着孩子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这天是圣三一节的前一天，叶夫根尼清早四点多钟就起床到预定要撒磷肥的那块休耕地里去了。他出门的时候，这两个女人正在烧水，还没进屋。

叶夫根尼回来吃早饭的时候，兴致勃勃，心满意足，他觉得肚子很饿。他在门前下了马，把马交给正从那儿走过的园丁，用鞭子抽了几下长得很高的青草，嘴里念叨着他常常喜欢念叨的一句话往家里走去。他念叨的那句话是："施磷肥，划得来，"——什么划得来，对谁划得来，他不知道，也不曾想过。

草地上有人在拍打地毯。家具都搬到外面来了。

"妈呀！丽莎也真会出花样，怎么又搞起扫除来了！施磷肥划得来。这可是一位能干的主妇！可爱的主妇！是的，可爱的主妇！"他自言自语地说着，她那穿着宽大白长衫的身影，高兴得容光焕发的脸蛋，已经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他的想象中。每当他朝她看的时候，她总是这副模样。"是的，得换一双靴子，要不然的话，施磷肥划得来，也就是说，有一股子粪臭味，而可爱的主妇还怀着孕呢。怎么会有孕呢？是的，一个新伊尔捷涅夫——小伊尔捷涅夫正在她体内发育，"他想道。"对，施磷肥划得来。"他一面对自己的这些想法发出微笑，一面伸出手去推自己的房门。

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推门，门就自动开了，一个正往外走的女人和他走了个顶头。那女人提了一桶水，裙子掖在腰里，光脚，袖子挽得老高。他闪到一旁，让她过去；她也闪到一旁，同时抬起一只湿漉漉的手整了整她那滑落的头巾。

"走吧，走吧，我不进去，如果您要……"叶夫根尼刚开口说，一认出是她，便愣住了。

她两眼笑眯眯的，快活地望了他一眼，便拉了拉裙子，走了

出去。

"多么荒唐呀……这是怎么回事？……不可能。"叶夫根尼自言自语道。他皱着眉头，好象要赶走苍蝇似地摇了摇头，他因为看见了她而感到不快。他看到她，虽然感到不快，但又目不转睛地紧盯着她那随着两只光脚的矫健的步态而不断摆动着的身子、她的双手、她的肩膀、她的衬衫上那好看的皱褶和高高地掖到白白的小腿肚以上的红裙子。

"我还看什么呢？"他自言自语道，一面垂下眼睛，不去看她。"对，还是得进屋去另拿一双靴子。"于是他转身朝自己的房间走去。可是还没走上五步，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不知受了什么人的指挥，又回过头去看了她一眼。这时，她正要拐过墙角，恰好也回过头来看他。

"嘻，我这是干什么呀！"他心里喊道。"她可能认为我对她有意呢。甚至，她大概已经这么想了。"

他走进自己房间的时候，只见地板上净是水。另外一个又老又瘦的女人还在那里洗地板。叶夫根尼踮着脚跨过一摊污水，走到放着靴子的墙边，在他正要出去的时候，这个女人也出去了。

"这个出去了，那个准进来，就只有斯捷潘妮达一个人，"突然，有一个声音在他心里这么盘算着。

"我的上帝！我这是在想什么呀，我这是在做什么呀！"他抓起靴子跑到外屋，在那里把靴子穿上，刷净衣服，然后走到凉台上去，两位老夫人正坐在那儿喝咖啡。丽莎分明是在等他，这时，正从另一道门与他同时走到凉台上来。

"我的上帝，如果一向认为我是那么诚实、那么纯洁无瑕的她，一旦知道了，怎么办呢！"他心里想道。

丽莎象平时一样，满脸笑容地迎接他。不过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他却觉得她特别苍白憔悴，细长而瘦弱。

十

喝咖啡的时候，女士们总要闲聊一阵，这是常有的事。不过这种闲聊是女人家所特有的，听来并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又分明有些关联，因为说起来总是没完没了。

两位老夫人在互相挖苦，丽莎只好随机应变地在她们两人中间打圆场。

“我觉得非常遗憾，没能在你回来以前把你的房间收拾好。”她对丈夫说。“真想把一件件东西都整理一遍。”

“你怎么样，我走后你睡着了吗？”

“是的，我睡着了，我觉得很好。”

“太阳照着窗户，热得叫人受不了，一个孕妇怎么会舒服！”丽莎的母亲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说。“既没有遮阳板，又没有挡太阳的布帘子。我可是总用布帘子的。”

“可是这儿从十点钟起就有荫凉了。”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说。

“正因为这样才会发烧呢。太潮湿了，”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说，她没留意这句话正和她刚才说的话自相矛盾。“我的医生总是说，不知道病人的体质就永远没法确诊病情。他懂得这个，因为他是第一流的医生，所以我们付给他一百卢布。亡夫从来不相信医生，可是为了我，他从来不吝惜任何东西。”

“在妻子和孩子生命攸关的时刻，为了妻子，一个男人怎么能吝惜呢，也许……”

“对罗，要是有钱的话，做妻子的就不必依靠丈夫了。贤慧的妻子对丈夫总是百依百顺的，”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说。“不过丽莎自从病后，身体一直非常虚弱。”

“不，妈妈，我觉得身体很好。怎么，烧开的奶油还没给你们端来吗？”

“我就不用啦。我也可以吃生奶油的。”

“我问过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她说她不要，”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说；好象在替自己表白似的。

“哦，不，这会儿我不想吃。”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说，仿佛要结束这场不愉快的谈话似的，宽宏大量地表示了让步，一面又对叶夫根尼说道：“怎么样，磷肥撒了吗？”

丽莎跑去端奶油。

“我不要，真的不要！”

“丽莎！丽莎！慢慢儿走，”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说。“走路太快对她是有害的。”

“只要心情平静，什么都没有害处。”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说，她的话仿佛是有所指，虽然她自己也知她这话不过是无的放矢罢了。

丽莎端着鲜奶油回来了。叶夫根尼喝着咖啡，闷闷不乐地听着。他已经听惯了这些话，可是今天这种无聊的谈话特别引起他的反感。他本想好好地思考一下刚才发生的事，可是这些絮叨尽妨碍他。喝完咖啡，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憋了一肚子闷气走开了。凉台上只剩下丽莎、叶夫根尼和玛丽亚·帕夫洛夫娜。于是谈话也就随便而愉快了。热爱丈夫的丽莎立刻敏感地觉察到有什么事在使叶夫根尼苦恼，便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不愉快的事。他没料到她会这么问他，稍微踌躇了一下，才回

答说没什么。可是这样的回答倒更引起了丽莎的疑虑。至于说有什么心事在使他苦恼，使他非常苦恼，她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就象牛奶里落进了苍蝇，她看得一清二楚一样，但是他不肯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十一

吃过早饭，各自散开了。叶夫根尼照例到自己的书房里去。他既没有开始阅读信件，也没有动手写信，而是坐下来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思忖着。他以为自从结婚以来就已经摆脱了的那种肮脏的感情，不料现在又在他心里出现了，他觉得非常诧异，同时也感到非常难过。自从结婚以后，除了对自己的妻子以外，无论是对他曾与之发生过关系的那个女人或者任何其他女人，他都不曾产生过这种感情。他曾经多次打心眼里觉得高兴：他已经摆脱掉它。可是现在这种似乎微不足道的偶然事件却告诉他，他并不曾摆脱掉。现在使他苦恼的，不是他又受到这种感情的支配，又想要她——他根本没想到这个——而是这种感情又在他心里蠢动，他得加倍小心地提防。他心中毫不怀疑，他一定能把这种感情压下去。

叶夫根尼有一封信未复，还要起草一份公文。他在写字台前坐下来开始工作。工作完毕，他也就完全忘记了曾经打扰他的那桩心事，他走出书房，想到马厩去。可是很糟糕，也不知是不幸的巧遇呢，还是老天爷有意安排，他刚走到台阶上，就看见穿着红裙子、包着红头巾的她从拐角上走了出来，摆动着两手，扭着屁股，从他身旁走了过去。其实她不是要走过去，而是开玩笑似地从他身旁跑了过去，追上了她的女伴。

于是，阳光明媚的中午，荨麻，守林人丹尼拉小屋的后面，槭树荫下她那噙着树叶、笑吟吟的脸蛋，又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不，不能由它这样下去。”他自言自语道，等到看不见那两个女人以后，他才向帐房走去。这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他希望还能碰见管家。果然碰见了他。管家刚刚睡醒。他正站在帐房里伸着懒腰打呵欠，一边望着正在对他说话的那个饲养牲口的农民。

“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

“您有什么吩咐？”

“我要跟您谈谈。”

“谈什么？”

“您把这事谈完了再说。”

“你难道就抱不回来吗？”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向饲养牲口的农民说。

“太沉了，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

“这是怎么回事？”叶夫根尼问道。

“母牛在地里下了只牛犊。好吧，我马上叫人套马。你去叫尼古拉把那匹大冬鸡① 套上，就套那辆大板车吧。”

喂牲口的走了。

“是这么回事，”叶夫根尼红着脸开口道，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是这么回事，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我在结婚以前曾做过一些不好的事……也许您也听说过……”

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两眼含笑，显然他很同情老爷，他说：

---

① 马名。

"是关于斯捷帕什卡① 的事吧?"

"对了。不过您听我说。劳您驾,以后别再找她来家里打短工了。您应当明白,我觉得非常别扭……"

"这大概是帐房万尼亚给安排的。"

"那么就劳您驾……怎么样,剩下的都撤掉吗?"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叶夫根尼说道。

"您瞧,我这就去。"

这件事就这么解决了。叶夫根尼的心里也平静了,他希望,既然一年没有看见她也这么过去了,现在想必也可以如此。"再说,瓦西里会去告诉帐房伊万②,伊万再去告诉她,她也就会明白我不愿意见她。"叶夫根尼自言自语道,他十分高兴,尽管这话难以启齿,他到底还是鼓起勇气对瓦西里说了。"这总比怀着鬼胎,于心有愧强。"一想起那桩罪过,他不禁打了个寒战。

十二

叶夫根尼所做的这次道德上的努力:战胜羞愧,对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说了那话,使他心情平静了下来。他觉得,现在总算一切都结束了。丽莎也立刻发现,他的心情已经完全平静,甚至比平日更加愉快了。"大概两位老夫人之间的唇枪舌战使他不高兴。这也确实叫人难堪,尤其是象他那样敏感、那样高尚的人,老是听那些指桑骂槐的不友好的话,就更加叫人难以忍受了。"丽莎心里这样想道。

第二天正是圣三一节。天气好极了,乡下妇女按照惯例到

① 斯捷帕什卡是斯捷潘妮达的昵称。

② 伊万是帐房的本名;万尼亚是伊万的小名。

树林里去编花环的时候，先到老爷的宅邸前唱歌、跳舞。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和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都穿上盛装，打着阳伞，走到台阶上，走到跳环舞的妇女们跟前。叶夫根尼的叔叔今年夏天住在他家里，这是一个皮肉松弛的淫棍和酒鬼，这时也穿着一件中国式的大褂，同她们一起出去看热闹。

象往常一样，一圈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年轻媳妇和大姑娘们组成了环舞的中心。在这个中心的外围，有如脱离了太阳而又绕着它旋转的行星和卫星，从四面八方拱卫着她们，一会儿是手拉着手、新花布敞襟长坎肩窸窣作响的姑娘们，一会儿是不知叫喊着什么、一个跟着一个前后乱窜的小孩们，再不然就是身穿蓝色和黑色腰间打褶的男外衣和红衬衫、头戴便帽、不住嗑着瓜子的年轻小伙子们。此外还有站得老远观看环舞的老爷家的奴仆们或者一些不相干的人们。两位老夫人一直走到舞圈的紧跟前，丽莎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头上扎着一条同样颜色的缎带，也跟在她们后面。她那雪白细长的手臂和瘦骨嶙峋的胳膊肘从宽大的袖口裸露了出来。

叶夫根尼本来不想出来，可是躲着不露面也未免可笑。于是他叼着烟卷，也走到台阶上来，跟小伙子们和庄稼人点头招呼，还和他们中的一个人说了几句话。这时候农妇们正扯开嗓子高唱着舞曲，一边弹着手指，一边拍着巴掌，翩翩起舞。

“太太叫您哩。”叶夫根尼没听到妻子在叫他，一个小孩走到他跟前告诉他说，丽莎叫他去看跳舞，看一个她特别喜欢的正在跳舞的女人。那女人就是斯捷帕莎①。她身体宽大，精力充沛，两颊红润，神情快活，她穿一件黄色敞襟女坎肩，外套一件棉绒背心，头上包一条丝头巾。也许她跳得很出色。可是他什么

① 斯捷帕莎也是斯捷潘妮达的昵称。

也没有看见。

“好，好，”他说，一会儿把眼镜摘下来，一会儿又戴上。“好，好，”他说，又心想：“这样看来，我是躲不开她的了。”

他不敢正眼看她，因为害怕她的诱惑力，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她身上匆匆瞥见的东西，使他感到特别有魅力。此外，他从她那闪闪发亮的眼神中，知道她看见了他，并且她也看到他正在欣赏她。为了表示礼貌，他站了片刻，看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把她唤到身边，假惺惺地管她叫做可爱的姑娘，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她说着什么，这时他就转过身去走开了。他走开了，回到宅子里。他走开是为了不再看见她，可是他一上楼，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和究竟为什么，竟走到窗口去，在那群女人停留在台阶旁的整个时间内，一直站在窗口观看，并且如醉如痴地望着她。

他趁着没人看见，急忙溜下楼去，轻手轻脚地跑到凉台上，在凉台上点起了一支烟，然后仿佛散步似的走进花园，顺着她走的方向走去。他在林荫小道上没走几步，就看见身穿粉红色敞襟长坎肩、外套棉绒背心、包着红头巾的她，在树后一闪而过。她和另一个女人不知道往哪里走。他心想：“她们上哪儿去呢？”

蓦地，一阵欲火中烧，好象有人用手揪住他的心。叶夫根尼仿佛被鬼使神差似的，回头瞟了一眼，就向她走去。

“叶夫根尼·伊万内奇，叶夫根尼·伊万内奇！老爷，我有点事找您，”有人在他后面叫道。叶夫根尼回头一看，原来是在他家打井的萨莫欣老头，他这才清醒过来，连忙转身向老头走去。他一面跟老头谈话，一面侧过身子，看见她和女伴已经走到下面，显然是到井边去，要不就是借口到井边去，她们在那里略停片刻，便跑去跳环舞了。

十 三

和萨莫欣说了几句话，叶夫根尼就回到宅子里，心情非常沮丧，象犯了罪似的。一来，她已经看出他的心事，以为他想和她相会，而她也盼望这个。二来，另外那个女人——安娜·普罗霍罗娃，分明也知道这件事的内情。

主要的是他感到他已经被征服了，他丧失了自己的意志，另有一种力量在左右他。今天他的得救纯出侥幸，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或者后天，他总是要毁掉的。

"是的，一定会毁掉的，"他作不出别的解释来，"对不起自己的年轻多情的妻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村里和一个农家妇女胡搞，这难道不是毁灭，可怕的毁灭吗？我以后怎么还有脸活下去呢？不行，必须，必须马上采取对策。"

"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呀！我该怎么办呢？难道我就要这样毁掉吗？"他自己对自己说。"难道就没法子可想了吗？必须想出个办法来。"他命令自己："别去想她，别想！"可是他立刻又想起她来了，看见她站在自己面前，看见槭树林的树荫。

他想起从前读过的一段故事：一位长老本应把手放在一个女人身上，给她治病，为了抵御这个女人的诱惑，他把另一只手放到火盆上去把手指烧伤。他想起了这个故事。"对，我宁可烧伤手指，也不能让自己毁掉。"他回头望了望，房间里没有一个人，于是他就划了一根火柴，把一个手指伸到火苗上。"哼，现在我叫你再想她！"他聊以解嘲地对自己说。他觉得很疼，便缩回被熏黑的手指，扔掉火柴，自己都觉得好笑。"真荒唐。该做的不是这个。而是应当采取措施不再见她——要么我自己离

开这儿，要么打发她走。对，把她打发走！给她丈夫几个钱，让他搬到城里去或是到别的村子去。可是被人家知道了，一定会议论纷纷。那有什么，总比现在这样的危险要强。对，就这么办。”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她这是到哪儿去呢？”他突然问自己。他觉得，她已经看见他站在窗口了，她瞟了他一眼，就跟一个妇女手拉着手，活泼地摆动着一只胳膊往花园里走去。他心神不定，自己也不知什么原因，为了什么，竟信步朝帐房走去。

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抹了头油，穿着漂亮的常礼服，正和妻子陪着一个裹着厚头巾的女客在喝茶。

“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我想跟您谈谈。”

“可以。请进吧。我们已经喝完茶了。”

“不，还是咱们一道出去走走。”

“等一下，让我拿上帽子就走。喂，塔尼娅，你把茶炊盖上。”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说着高高兴兴地走了出来。

叶夫根尼觉得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好象喝醉了酒，可是有什么法子呢？也许这样倒好，他就会同情主人的处境。

“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我要谈的还是那件事，”叶夫根尼说，“谈那个女人的事。”

“那有什么。我已经吩咐以后绝对不要再找她了。”

“不是的，总的说来，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想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把他们弄走，把他们全家都弄走？”

“把他们弄到哪儿去呢？”瓦西里说。叶夫根尼觉得他不大乐意，而且还带点嘲笑的口气。

“我是这样想的，给他们几个钱，甚至把科尔托夫斯科耶那边的地给他们，只要她能离开这儿。”

“可是怎么打发他们走呢？他们离开老家，又能上哪儿去呢？再说您这又是干吗呢？她对您有什么妨碍吗？”

“唉，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您知道，太太要是知道了就不得了啦！”

“可是又有谁会去告诉她呢？”

“可是这么提心吊胆的，日子怎么过呢？总而言之这不是滋味。”

“说真的，您为什么要这样担心呢？谁要是提起旧事，就让他不得好死。人不是圣贤，谁能不犯过错？”

“我看还是把他们打发走的好。您能不能跟她丈夫谈谈？”

“没什么可谈的。唉，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您这是何苦呢？事情早就过去了，也早就忘记了。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呢？现在还有谁会说您的不是呢？要知道，您可是个有地位的人呀。”

“不过，您还是去说说得了。”

“好吧，我去说说。”

虽然他事先就看出这不会有什么结果，不过这次谈话多少使叶夫根尼平静了些。主要是他觉得，他由于心烦意乱把这种危险过分夸大了。

难道他真的会去和她幽会吗？这是不可能的。他不过到花园里去随便走走，她凑巧也跑到那儿去罢了。

十　四

就在圣三一节那天，吃过午饭，丽莎在花园里散步，丈夫想领她去看看三叶草，她从花园出来到牧场去，在越过一条小沟的

时候，失足跌倒了。她斜着身子缓缓倒了下去，可是她哎呀了一声，这时她丈夫在她脸上看到的不仅是惊恐，而且现出痛苦的样子。他想扶她起来，可是她推开了他的手。

“不，等一等，叶夫根尼，”她无力地笑了一笑，说道。他觉得她有点抱歉似地从下面望着他。“不过是脚扭了一下。”

“我一向都这么说，”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说道，“身子不方便哪能跳沟？”

“不，妈妈，不要紧。我马上就可以站起来。”

她在丈夫的帮助下站了起来，不料这时候她倏地脸色发白，脸上现出了惊恐的神情。

“是的，我觉得不舒服，”她低声对母亲说了一句什么话。

“哎呀，我的上帝，作了什么孽呀！我不是说过别出来走动吗，”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嚷道。“你们等一下，我去叫人来。不能叫她自己走，得找人来抬。”

“你不害怕吗，丽莎？我抱你回去，”叶夫根尼用左手抱住她说。“搂着我的脖子，就这样。”

于是，他弯下身子，用右手抱住她的两腿，把她抱了起来。以后他永远也不能忘记，当时他在她脸上看到的那种痛苦同时又非常快乐的表情。

“你觉得重吗，亲爱的，”她笑吟吟地说。“妈妈跑去了，你告诉她一声吧。”

说着，她弯下身去吻了他一下。显然她很想让她母亲也看到他抱着她。

叶夫根尼喊了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一声，叫她不用着急，他会把她抱回去的。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站住了脚，开始嚷得越发厉害了。

"你会把她摔了的，准会摔了。你这是想送她的命呀。你这个没良心的！"

"我这不是抱得好好的嘛。"

"我不愿意看，也看不下去你怎样折磨我的女儿。"说着，她就向前跑去，转过了林荫道的拐角。

"不要紧，过一会儿就会好的。"丽莎笑眯眯地说。

"可不要再象上次那样。"

"不，我说的不是这个，这不要紧，我说的是妈妈。你累了，歇一会儿吧。"

叶夫根尼虽然感到吃力，但他怀着骄傲的喜悦把自己的妻子抱到家，没有把她交给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找来接他们的女仆和厨子。他把她一直抱进卧室，放在床上。

"好了，你去吧，"她说，把他的手拉到唇边，吻了一下。"我有阿努什卡就行了。"

玛丽亚·帕夫洛夫娜也从厢房里跑过来。她们给丽莎脱掉衣服，把她安顿到床上。叶夫根尼拿了一本书，坐在客厅里等待着。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从他旁边走过，他看到她那副含着谴责的、忧愁的面孔，不禁害怕起来。

"怎么样了？"他问道。

"什么怎么样？有什么好问的？您在强迫妻子跳沟时抱的希望，看来，算是达到啦。"

"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他大声喊道。"这太岂有此理了，您要是存心想折磨人家，搅得人家不得安生，"他想说：那就请您到别处去吧，可是，他忍住了，没有说出口。"难道您对这事就不难过吗？"

"现在已经晚啦。"

她盛气凌人地抖了抖包发帽，就进了门。

这一交跌得实在糟糕，脚扭伤了不消说，恐怕还有再次流产的危险。大家都知道，没有别的法子，只有静卧养息，但还是决定去请医生。

“敬爱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叶夫根尼给医生写道。“您一向对我们一家关怀备至，希望您能枉驾前来相助，贱内……”等等。他写完了信，就到马厩去吩咐备马套车。必须预备几匹马去接医生，还得预备马匹送医生回去。在经济情况不太宽裕的人家，这可不是说办就办得到的，必须很费一番脑筋。叶夫根尼亲自把这些事安排好，打发马车走了，九点多钟才回到家里。他的妻子躺在床上，她说她很好，哪儿也不疼。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坐在灯旁（用琴谱挡住灯光，免得它照着丽莎的脸），正在编织一条宽大的红色毛线毯子，她脸上的那副神气分明在说，出了这件事以后，就别想和睦相处了。“不管人家干什么，反正我是尽了我的本分。”

叶夫根尼看出了这一点，但为了装做没看见，尽量做出一副随便快活的样子，讲他怎么调拨马匹，说母马卡武什卡拉左边套拉得可好呢。

“那还用说吗，偏偏在要请大夫的时候出去练马。说不定连医生也会被摔到沟里去。”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说，把编织的毛活凑到灯前，透过夹鼻眼镜仔细看。

“可是总得派马去呀。我是想尽量做得好些。”

“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你们那几匹马拉着我飞跑，差点冲到火车底下。”

这一番话是她早就编出来的，现在叶夫根尼一不留神，竟说她这话和事实不完全相符。

"这就难怪我一向都说，我跟公爵就说过好多次，跟不老实的、不真诚的人最难相处；我什么事都能忍受，就是受不了这个。"

"如果说有谁最痛苦，那恐怕只有我了。"叶夫根尼说。

"这还不明摆着。"

"什么?"

"没什么，我数数几针。"

这时叶夫根尼正站在床边，丽莎望着他，她的两只汗湿的手本来放在被子上面，这时她伸出一只手来拉住他的手握了握。她的眼神似乎在说："看在我的份上，别去理她。她并不能妨碍咱俩相亲相爱。"

"我不会的。这没有什么。"他低声说道，吻了吻她那汗湿的、细长的手，再吻了吻她那可爱的眼睛。当他吻她的眼睛时，她的眼睛闭了起来。

"难道又会是那样吗?"他说。"你觉得怎样?"

"要是不幸说中了，那就太可怕了。不过我觉得他还是活的，一定能活下去。"她望着自己的肚子说道。

"唉，可怕，想想都可怕。"

尽管丽莎再三要他离开，他还是整夜守在她身边照料她，只偶尔打个盹儿。这一夜她睡得很好，要不是已经派人去请医生，也许她就可以下床了。

第二天近中午时分医生来了，自然说了一套模棱两可的话，说什么这种再发现象固然使人忧虑，不过说实在的，倒也没有肯定的症状，而且，由于看不出什么相反的迹象，因此，既可以从好的方面着想，也可以从坏的方面设想。所以，还是卧床静养为是，尽管我不喜欢给人家开药方，不过还是用点药为好，并且

要卧床休息。此外，医生还给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讲了一套妇女的生理解剖知识，而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还煞有介事地直点头。按照惯例，把诊费塞到医生的袖口里，医生走了，病人就在床上躺了一星期。

十 五

叶夫根尼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妻子床边，照料她，陪她聊天，读书给她听，而最不容易的是，他毫无怨言地忍受了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的攻击，甚至还能把这些攻击变成笑谈。

不过他也不能老待在家里。一则因为妻子硬要他出去，说老坐在屋里陪着她，他会生病的；二来，一应农活，事事非他亲自料理不可。他不能老守在家里，于是他便到田里、树林里、花园里、打谷场等等地方去走走。可是无论他到哪里，不光是心里思念斯捷潘妮达，而且她的活生生的模样儿到处追逐他，使他简直很少有时间忘掉她。这还不要紧，他也许还能把这种感情克制下去，最糟糕的是过去他好儿个月都见不到她，而现在却时常看见她，碰到她。她显然已经懂得他想跟她重续旧好，于是便极力想法碰到他。然而，无论是他或她，都不曾说过什么话，因此他和她都没有直接去赴约会，只是极力寻求见面的机会罢了。

他们可能相遇的地点就是那片树林，因为农家妇女常常带着麻袋到那儿去割喂母牛的草料。而叶夫根尼是知道这一点的，因此天天都从这片树林旁走过。他每天都对自己说，他不去了，可是到临了，每天却都往树林的方向走去，他一听到人声，就站在灌木丛后面，屏住呼吸，紧张地往外张望，看看这是不是她。

他为什么要知道这是不是她呢？他自己也说不出道理来。

他心想：纵然是她，而且是一个人，他也不会去找她，他会跑开的；不过他需要看见她。有一次，他遇到了她：就在他走进树林去的时候，她正背着装满青草的沉甸甸的麻袋，和两个女人一道从树林里走出来。要是他早来一步，就可能在树林里碰上她，现在当着这两个女人的面，她当然不可能折回树林里去找他。虽然他明知道她不可能再回来，但他竟不顾会引起另外两个女人的注意，久久地站在榛树后面。当然她并没有折回来，而他却在那儿站了很久。而且，上帝呀，他在想象中把她描绘得何等妩媚可爱啊！而且这不是一次，而是第五、第六次了。而且越往后，这种感情越是强烈。他觉得她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迷人。岂止迷人，她从来也没象现在这样使他神魂颠倒过。

他觉得自己已经六神无主，变得几乎疯疯癫癫的了。可是他一丝一毫也没有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相反，他看到自己的欲望，甚至行动（因为他在树林里徘徊不去就是一种行动），是非常卑鄙下流的。他知道，不管在哪里只要和她迎面相遇，又是在黑暗中，只要可以和她接触，他是准会放任自己的。他知道，只是因为碍着别人的面，在她面前不好意思，以及他自己还有羞耻之心，才克制着不去那么做。他也知道，他正在寻找一个可以不察觉到这种羞耻的环境，——就是在黑暗中，或是一旦接触，兽欲就会压倒羞耻心的那种环境。因此，他知道他是一个卑鄙下流的罪人，所以他以全部的精神力量卑视自己，痛恨自己。他恨自己，因为他还没有屈服。他每天祈求上帝让他坚强起来，挽救他免于灭亡；他每天都下定决心，从此决不再走错一步，决不回头看她一眼，把她忘个干净。他每天都要想出一些办法来摆脱这个魔障，而且这些方法他都一一使用过了。

但是一切都是白费心机。

第一种方法是不断地工作，第二种方法是加强体力劳动和吃素，第三种方法是极力想象当妻子、岳母、人们都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自己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的处境。所有这些方法他都试过了，他觉得他已经胜利在望，可是到了中午，也就是到了以前他们幽会的时刻，以及到了他遇到她去割草的时刻，他又情不自禁地到树林里去了。

这样熬过了痛苦的五天。他只是远远地看见她，但是没有一次去接近过她。

十 六

丽莎的身体渐渐好起来，她已经能够下床走动了，但是她所不了解的、她丈夫心里所发生的变化，却使她感到十分不安。

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暂时走了，在他们家做客的就只有叔叔一个外人。玛丽亚·帕夫洛夫娜仍旧住在家里。

六月的暴雨足足下了两天，在六月的大雷雨之后常有这样情形，这两天里，叶夫根尼的情绪有点不正常。暴雨使各种工作都陷于停顿。由于天气潮湿，到处泥泞，甚至连粪肥也没法运了。大家都闷坐在家里。牧人们赶着牲口在外面受罪，只好把它们赶回家来。牛羊在牧场上、庄园里到处乱跑。妇女们光着脚，包着头巾，蹈着烂泥到处寻找走散的母牛。路上雨水漫流，树叶和野草上也满是水，沟里的雨水象小河似的，汩汩地流个不停，流进泡沫翻滚的一个个水洼里。今天，丽莎感到特别寂寞，叶夫根尼在家里陪她。她几次询问叶夫根尼为什么心绪不好，他厌烦地回答说没有什么。她只好不再问了，但心里很难过。

吃过早饭，他们坐在客厅里。叔叔在讲他编造出来的自己

和达官贵人们交往的故事，这已经是第一百次了。丽莎在织毛衣，唉声叹气地埋怨天气不好，说她腰疼。叔叔劝她去躺一会儿，他自己却要喝点酒。叶夫根尼在家里闷极了。他觉得一切都不顺心，枯燥乏味。他看书，抽烟，但什么也没有看进去。

“对，应该去看看磨碎机，昨天就运来了。”说着他站起身来就走了。

“你带把雨伞去吧。”

“不用，我的衣服不透水。而且我就去一会儿。”

他穿上靴子，披上雨衣，就朝糖厂走去；可是没走上二十步，就迎面碰见了她。她的裙子掖得高高的，露出雪白的小腿肚。她两手抓住裹着她的脑袋和肩膀的披肩，走了过来。

“你干吗？”他问道，起初没认出她来。等到认出来时话已经说出口了。她站住脚，笑吟吟地望了他好一会儿。

“我找牛犊去。下雨天您这是上哪儿呀？”她说，好象她每天都见到他似的。

“你到窝棚里来吧。”突然，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竟说出这样的话来，这话就象是另一个人借他的嘴说出来的。

她咬住头巾，丢了个眼色，就朝原来去的方向跑去，——进了花园，向窝棚跑去。他继续向前走着，故意绕过一丛丁香，然后也向那边走去。

“老爷，”他听见后面有人喊他。“太太请您回去一趟。”

这是他们家的仆人米沙。

“上帝啊，你这是第二次救我了。”叶夫根尼心想，立刻返回家去。丽莎提醒他说，他答应中午给一个害病的女人送药去，所以请他把药带上。

等到包好了药，已经过了五分钟。他拿着药走了出来，却不

敢进窝棚，怕家里人看见。可是一走出他们的视野，他马上就拐弯向窝棚走去。他在自己的想象里已经看见她站在窝棚中央，快活地微笑着。但是她却不在那里，窝棚里连一点她到过的痕迹也没有。他心想，也许她没有来，没有听到或者没有明白他说的话。他低声地喃喃自语着，仿佛怕她听见似的。“也许她根本就不愿意来？我凭什么以为她就会乖乖地投进我的怀抱呢？她有自己的丈夫。只有我才这么卑鄙下流，我有妻子，而且是个贤慧的妻子，却偏要去追求人家的老婆。”他坐在窝棚里这么想着。顶棚上有个地方漏雨，雨水沿着麦秸往下滴。“要是她来了，那该多么幸福啊！下雨天，只有我们俩在这儿，哪怕能再拥抱她一次也好呀，以后管它呢。哦，对了，”他想起来了，“要是她来过的话，从脚印上准看得出来。”他望望通向窝棚的那条没有长草的小路，路上果然留有光脚板刚踏过的脚印，还有滑了一下的痕印。“是的，她来过。可是现在完了。干脆，不管在哪儿见到她，我就去找她。夜里去找她。”他在窝棚里坐了很久，然后痛苦不堪、垂头丧气地走了出去。他把药送去以后，回到家里，就走进了自己的房间躺着，等着吃午饭。

十七

快吃午饭的时候，丽莎到他房间里来，她在不断琢磨着，到底是什么事使他闷闷不乐。她对他说，大家都主张送她到莫斯科去分娩，可是她担心他不乐意，所以她决定留在这里。无论如何也不去莫斯科。他知道，她多么担心自己的分娩，又担心可别生出的婴儿不健全，因此，当他看到她出于对他的爱竟能毫不犹豫地牺牲一切，他不能不深受感动。家里样样都好，一切都显得

快乐和整洁；可是他的心里却龌龊下流、可怕。叶夫根尼痛苦了整整一晚上。他知道，尽管他对自己的软弱真心地感到厌恶，尽管他下定决心和她一刀两断，可是到了明天，他又会故态复萌。

"不，这样下去不成，"他在自己的房间里踱来踱去，自言自语道。"一定得想个对策。上帝啊，究竟怎么办才好呢？"

有人按照外国人的规矩敲了敲门。他知道这是叔叔。

"请进。"他说。

叔叔自告奋勇来替丽莎当说客。

"你知道，我确实看出你有点变了，"他说，"我懂得，丽莎为这事很痛苦。我明白你很难撂下已经开始了的、蒸蒸日上的事业，可是，你打算怎么办呢，que veux tu①？我建议你们俩出去走走。这对你，对丽莎都有好处。你听我说，我劝你们到克里木去。那儿气候好，产科大夫也好，你们去又正赶上葡萄成熟的季节。"

"叔叔，"叶夫根尼突然说道，"您能不能替我保守一件秘密？我有一个可怕的、见不得人的秘密。"

"你想到哪儿去了，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吗？"

"叔叔！您是能够帮助我的。其实不是帮助，简直就是挽救我。"叶夫根尼说。他一想到要对这位他素来不尊敬的叔叔公开自己的秘密，一想到在叔叔眼里变得让人瞧不起，在叔叔面前有失尊严，心里反倒高兴。他觉得自己卑鄙，而且有罪，他想要惩罚自己。

"讲吧，孩子，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啊，"叔叔说道，看得出他颇为得意，因为有一个秘密，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人家就要把

---

① 法语：你作何打算呢？

这个秘密告诉他，而且他还能帮助他。

“首先我要讲我是一个卑鄙的家伙，一个恶棍，一个下流坯，一个不折不扣的下流坯。”

“啊，你这是怎么啦？”叔叔用喉音开始说道。

“我怎么不是个卑鄙的家伙呢？我是丽莎，丽莎的丈夫，我本该珍惜她的纯洁，她的爱情，而我这个做丈夫的却想背着她和一个娘儿们乱搞。”

“那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没有做出对不起她的事吧？”

“是的，不过也等于做了对不起她的事了，因为我做不了自己的主，我已经准备去做了。可是让人给冲散了，不然的话，我现在就……现在就……我真不知道会干出什么来。”

“不过，对不起，你给我说明白点……”

“唉，是这么回事。我在结婚以前，一时糊涂，跟我们村里的一个娘儿们发生了关系。就是说，我跟她在树林里，在野地里幽会过……”

“她长得漂亮吗？”叔叔问道。

叶夫根尼听到这句问话皱了一下眉头，但是他非常需要外力帮助，于是只好装作没听见，继续往下说道：

“于是我想，这也没什么，我和她一刀两断也就完了。我真的在结婚以前就跟她断绝往来，几乎整整一年没有见过她，也没有想过她。”叶夫根尼听着自己的话，听着对自己的情况的描述，自己都觉得奇怪。“后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的，有时候真不由得叫人相信是鬼迷心窍——我忽然看见了她，就象有虫子钻进我的心里似的，咬得我难受。我骂我自己，因为我懂得我自己的行为太可怕，也就是说，我随时都可能做出那种事

来，我会自动去的，如果说我没做成，不过是上帝救了我。昨天我正要去找她的时候，恰好丽莎把我叫了回来。”

“怎么，在下雨天？”

“是的，我痛苦极了，叔叔，因此我才决心告诉您，求您帮助我。”

“是的，在自己的庄园里这样做当然不好。人家会知道的。我明白，丽莎身体很弱，应该体贴她，可是，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庄园里呢？”

叶夫根尼仍旧极力只做没有听见叔叔所说的话，连忙转到正题上来。

“请您救救我，让我自拔出来。我现在只求您一件事。今天我侥幸没去成，不过明天，下一次就不会有人来干预了。她现在也知道了。请您不要放我一个人出去。”

“好吧，就算这样吧，”叔叔说。“不过你真的那么爱她吗？”

“唉，根本谈不上什么爱不爱。这不是那么回事，这只是有一种力量抓住了我不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许我以后能坚强起来，那时候……”

“那就照我的主意办吧，”叔叔说，“咱们一起到克里木去！”

“好，好，咱们去就是了，可是眼下我要跟您在一起，有话我就对您说。”

十八

向叔叔吐露了自己的秘密，主要是那个下雨天以后受到的好一阵良心和羞耻心的谴责，叶夫根尼清醒了过来。他决定一星期以后到雅尔塔去旅行。在这一星期里，他进城去筹措旅费，

坐在家里和帐房里安排安排生产，他的心情又变得愉快了，和妻子的关系又变得亲密了，精神又振作了起来。

就这样，在那次下雨天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斯捷潘妮达，就和妻子到克里木去了。他们在克里木愉快地度过了两个月。许许多多新鲜的观感，使叶夫根尼感到一切往事都从他的记忆中排除出去了。他们在克里木遇到许多从前的熟人，跟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了。此外，他们还结交了一些新朋友。叶夫根尼觉得在克里木简直是天天过节，此外，这里的生活还对他颇有教益。他们在这里和本省的前任贵族长往来很密，这位贵族长为人很聪明，是位自由主义者，他很喜欢叶夫根尼，谆谆地教导他，拉他站到自己这一边来。八月底，丽莎生下了一个美丽健康的女孩，分娩竟是出乎意料之外地顺利。

九月里，伊尔捷涅夫一家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四个人了，他们带了孩子和奶妈，因为丽莎不能喂奶。叶夫根尼完全摆脱了从前那些恼人的事。他回到家里，简直象是换了个人，心情十分愉快。他体验到了做丈夫的在妻子分娩时所能体验到的一切滋味，他变得更爱自己的妻子了。他把孩子抱到怀里时，产生了一种可笑的、新鲜的、非常愉快的、全身痒酥酥的感觉。除了经营产业以外，现在他生活中又有一件新事：自从他跟前任贵族长杜姆钦结交以来，一部分是出于虚荣心，一部分是出于责任感，他心里忽然对地方自治会发生了兴趣。十月里将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很可能当选。回家以后，他进了一趟城，另一回是去专程拜访杜姆钦。

关于诱惑和内心斗争的痛苦，他甚至忘了去想，对于当时的情景现在都难以想象了。他觉得那时他简直就象疯病发作似的。

他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摆脱了那件事，所以当他回家后第一次见到管家，只有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竟不怕问起那档子事来。因为那件事他已经和他谈过，所以他问的时候十分坦然：

“怎么，西多尔·普切利尼科夫一直没有回家吗？”

“没有，他一直在城里。”

“他老婆怎么样？”

“真是个破鞋！现在又跟济诺维搭上了。简直浪透了。”

“那太好了，”叶夫根尼心想。“我现在听了这些竟能毫不在乎，我真的变了一个人了。”

十 九

叶夫根尼希望的一切都如愿以偿了：庄园保住了，工厂办成了，甜菜的产量很高，预料今年的收入一定相当可观；妻子分娩很顺利，岳母也走了，而且他在自治会里也被一致通过当选了。

选举完毕，叶夫根尼便从城里回家。因为人们纷纷祝贺他，他自然要答谢一番。他吃饭时喝了五、六杯香槟。在他的思想中浮现出一些崭新的生活计划。他坐车回家时，一边想着这些计划。这时正是秋高气爽的初秋季节。平坦的道路，灿烂的阳光。车子快驶近家门时，他正想到由于这次当选，他在老百姓中一定会取得他平素梦寐以求的地位，有了这种地位，他不仅能利用生产来为老百姓谋福利，使他们有工作可做，而且还能对他们直接发生影响。他在想象，三年以后，他自己的农民和其他村的农民们就会对他作出公断，“就连这个农民也包括在内”。这时车子正在村里走着，他望着一个农民和一个农妇抬着一只盛满水的双耳木桶，正在穿过大路。他们停住了脚，让四轮马车驶

过去。原来这农夫是普切利尼科夫老汉，农妇就是斯捷潘妮达。叶夫根尼瞅了她一眼，认出是她，他觉得自己非常平静，因而感到很高兴。她还是那么妩媚，然而这丝毫也打动不了他的心。他到了家。妻子在台阶上迎接他。这是一个异常优美的夜晚。

“怎么样，可以祝贺你吗？”叔叔说道。

“是的，我当选了。”

“那太好了！应该痛饮几杯，庆贺一番！”

第二天清早，叶夫根尼就去视察他久未过问的生产。农庄里的新脱粒机正在工作着。叶夫根尼在一群农妇中间走来走去，察看脱粒机的工作情况，极力不去注意那些妇女，然而，无论他怎么克制，他还是有两三次看到正在搬运麦秸的斯捷潘妮达的黑眼睛和红头巾。他瞟了她两三眼，他感觉到又有点那个了，可是他自己也闹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第二天，当他又骑马到农庄的打谷场上去，毫无必要地在那儿呆了两个钟头，不断含情脉脉地瞅着他所熟悉的那个年轻女人的美丽的身影，这时候他才感觉到他这个人已经毁了，完全地、彻底地毁了。他又陷入了痛苦和一片恐怖之中。无可挽救了。

果然不出所料，他所担心的事真的发生了。第二天傍晚，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竟信步走到了她家草棚对面的后院旁边，有一次秋天他们曾在这间草棚里幽会过。他象在散步似的在这里停了下来，点起了一支烟。邻家的一个农妇看见了他，当他转过身来往回走时，只听得那个农妇对什么人说道：

“去吧，他在等你哩，他站在那儿急得要命。去呀，傻瓜！”

他看见一个农妇——她——向草棚跑去，但是他却没法折回去了，因为一个农夫碰到了他，他只好向家里走去。

二十

他来到了客厅，觉得一切都显得异样和不自然。早晨起来时他还是精神抖擞，决心抛开这事，忘掉这事，不让自己胡思乱想。可是他自己也没注意到这是怎么回事，整个上午，他对各种事务不仅毫无兴趣，而且还尽可能地甩手不管。以前他认为重要的、引以为乐的事，现在却不屑一顾了。他无意识地尽量摆脱各种事务。他觉得必须解脱出来，以便考虑、思索。他终于丢开一切，一个人呆着。可是当他一个人独自呆着的时候，他又信步向花园和树林里走去，而所有这些地方都被回忆，令他销魂的回忆所玷污。因而他感觉到，他在花园里踯躅，并对自己说，他有事情要考虑，可是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考虑，只是疯狂地、毫无道理地等待着她，希望出现一种奇迹会使她突然知道他需要她，于是一下子赶到这儿来，或者到一个没人看见的地方去，或者在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别人看不见，连她本人也看不见的那种黑夜，她会突然来到他的身边，于是他就能接触到她的身体……

"是的，我想要和她断绝关系的时候，就与她一刀两断，"他对自己说道。"是的，我为了有益于健康曾经跟这个干净的、健康无病的女人勾搭过！不，看来不应该跟她逢场作戏。我原以为我抓住了她，结果却是她抓住了我，而且抓住了不放。我以为我跟她已经一刀两断，实际上却是藕断丝连。结婚的时候，我欺骗了我自己。一切都是胡说八道，自欺欺人。自从我和她发生关系以来，我就体验到一种新的感觉，真正做丈夫的感觉。是的，我应该和她同居。

"是的，对我来说，可能有两种生活：一种是我和丽莎共同开始的生活：公务、家业、孩子、人们的尊敬。如果要过这种生活，就不能有她斯捷潘妮达。就得象我说的那样，把她打发走，或者为了没有她，干脆把她消灭。而另一种生活——那就在眼前，把她从她丈夫手里夺过来，给他钱，不顾丢人现眼，干脆跟她同居。可是这样一来，就容不得丽莎和米米（孩子）存在。不，那又何必呢，孩子并不碍事，不过不能有丽莎，她得离开。就让丽莎知道好了，由她去诅咒好了，让她离开。就让她知道我背弃了她去跟一个乡下娘儿们相好，就让她知道我是个骗子、下流坯。不行，这太可怕了！不能这样做。是的，不过也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他继续考虑道。"也可能是这样——丽莎得了病，死了。她死了就万事大吉了。

"万事大吉！哦，我真是个浑蛋！不，要死，就该她死。要是她斯捷潘妮达死了，那该多好啊。

"对，人们就是这样来毒死或者杀死妻子或者情妇的。拿起手枪，就去喊她出来，不是拥抱她，而是当胸给她一枪。于是就一了百了了。

"要知道她是一个魔鬼。简直就是一个魔鬼。要知道她是违反了我的本意抓住了我。杀死她吗？对。出路只有两条：不是杀死妻子，就是杀死她。因为不能这样活下去！[①] 不行！必须深思熟虑，有预见。要是这样继续下去，以后又会怎样呢？

"以后我又会对自己说：我不愿意，我一定要一刀两断，但只是说说而已，到了傍晚，我又会到后院去，她又会知道，于是她又会来。或是，人们知道了这事，去告诉我的妻子，或是我会自动

---

① 这篇小说的另一种结局由此开始。

去告诉她，因为我不能撒谎，我不能这样活下去。我不能！这件事是要暴露出来的。闹得人人皆知，连帕拉莎和铁匠都会知道。那么又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能够这样活下去吗？

“不行！出路只有两条：不是杀死妻子，就是杀死她。不过还有……

“哦，是了，还有第三条出路：自杀。”他悄悄地说出声来，蓦地打了个寒战。“是的，自杀，那就不必杀死她们了。”正因为他觉得，只有这是唯一可行的出路，他心里不由得害怕起来。“我有手枪。难道我真的自杀吗？这可是我从来没想过的。这将是多么奇怪啊。”

他回到自己房间里，立刻打开柜子，柜子里放着手枪。但还没有来得及打开枪套，妻子就进来了。

二十一

他连忙拿了一张报纸盖在手枪上。

“老毛病又犯了……”她看了他一眼，惊慌不安地说道。

“什么老毛病？”

“又是那副可怕的神情，就象从前你心里有话又不愿意对我说的时候那样。根尼亚，亲爱的，告诉我吧。我看得出你心里很难受。告诉我吧，说出来你心里会好过些。这无论如何总比你这么痛苦要好些。因为我知道没有什么不好的事。”

“你知道啦？再见。”

“你说，你说吧，你说吧！我不放你走！”

他苦笑了一下。

“告诉她吗？不，绝对不能。况且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呀。”

也许他会告诉她的，不料正在这当儿奶妈走了进来，她问可以不可以出去散步。于是丽莎就出去给孩子穿衣服了。

“那么你会告诉我的，是吗？我马上就来。”

“好吧，也许……”

她永远忘不了他说这话时那种痛苦的微笑。她走了出去。

他匆匆忙忙地，悄悄地，象强盗那样一把抓起手枪，从枪套里把枪拔了出来。“它还上着子弹呢，是的，不过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而且还缺一颗子弹。好吧，豁出去了。”

他把枪口对准了太阳穴，又犹豫起来，但是一想起斯捷潘妮达，想起不要再见她的决心，想起他所经历过的思想斗争、诱惑、堕落，又是思想斗争，不禁恐怖得打了一个寒战。“不，还是这样的好。”于是他按了一下扳机。

当丽莎跑进房间——她刚从凉台上下来——他已经仆倒在地上，一股黑乎乎的温热的血正从伤口涌出来，尸体还在微微颤动。

法院进行了一番侦讯。谁也无法理解和说明他自杀的原因。叔叔压根儿没有想到，叶夫根尼自杀的原因和两个月前他对他坦白的那件事有什么关联。

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硬说，她早就预料到这事了。这在他和她抬杠的时候就看得出来。丽莎和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尤其不能相信医生们所说的他有精神病。她们绝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她们知道，他的神经比她们所认识的数以百计的人都健全。

事实也是如此，如果说叶夫根尼·伊尔捷涅夫有精神病，那么，所有的人也都同样有精神病。至于真正有精神病的人，毫无疑问，正是那些只看到别人身上有疯狂的征状，却看不出自己有

这种征状的人。

（1889年11月19日作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魔鬼》的另一种结局

……他对自己说，于是走到桌子跟前，从桌子里取出手枪，检查了一遍——少了一颗子弹，——接着就把手枪放进了裤袋。

“我的上帝呀！我是在做什么啊！”他突然大声说道，于是便双手交叠，祷告起来。“主啊，求你帮助我，饶恕我吧。你知道，我不愿意做坏事，可是我一个人没有力量，求你帮助帮助我吧！”他一面说，一面对着神像画十字。

“我能够控制住自己，我出去走走，好好想想。”

他走到外屋，穿上皮袄、套鞋，然后走到台阶上。他的两脚不知不觉地绕过花园，沿着村道，向农庄走去。农庄里，脱粒机还在隆隆地响着，可以听见牧童的吆喝声。叶夫根尼走进谷物干燥棚。她在那儿。他一眼就看见了她。她正在把谷穗扒成堆，一看见他，就乐得眉开眼笑，在散乱的谷穗旁快步跑动，敏捷地把谷穗扒拢来。叶夫根尼不愿意看她，但又不能不看她。直到看不见她时，他才清醒过来。管家报告说，现在正打着的麦捆，因为堆放过久，脱粒比较费事，出的麦子也比较少。叶夫根尼走到滚筒跟前，因为麦捆铺开得不匀，滚筒有时转动不灵，因而发出喀喀的响声，于是他问管家，象这种堆放过久的麦捆还多不多？

“还有五、六车。”

“那么就……”叶夫根尼开口说，但没有把这句话说完。这时，她走到滚筒紧跟前，一边从滚筒下面扒出谷穗，一边向他投

过笑吟吟的一瞥，使他觉得象被火燎似的。

这道目光道出了他们俩快乐的、无忧无虑的爱，说明她知道他想念她，知道他到过她家的草棚；它还表明，她象往日一样，随时都准备和他在一起寻欢作乐，不考虑任何条件和任何后果。叶夫根尼觉得自己又落进了她的掌握之中，但他不甘屈服。

他记起了自己的祷告，想重复一遍那些祷词。他开始在心里默念着，但马上觉得这样做毫无用处。

现在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怎样才能避开众人的耳目，跟她约会？

“如果今天打完了这一垛，您的意思是再打一垛新的呢，还是到明天再说？”管家问他。

“好吧，好吧，”叶夫根尼回答说，他身不由己地跟着她走到一堆打出来的麦子跟前，她正和另一个娘儿们把麦穗往堆上扒。

“难道我真的不能控制自己了吗？”他对自己说。“难道我真的毁了吗？主啊！但是根本就没有上帝。只有魔鬼。这魔鬼就是她。这魔鬼控制了我。可是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她是魔鬼，是的，正是魔鬼。”

他走到她紧跟前，从衣袋里掏出手枪，对着她的脊背，砰、砰、砰，一连打了三枪。她往前跑了几步，就倒在麦堆上。

“老天爷啊！乡亲们啊！这是怎么回事呀？”农妇们嚷道。

“不，我不是无意的。我是存心打死她的，”叶夫根尼大声说道。“你们派人去请警察局长来吧。”

他回到家里，一句话也没跟妻子说，就走进自己的书房，把门反锁起来。

“别上我这里来。”他隔着门对妻子嚷道。“一切你都会知道的。”

过了一小时，他按了按铃，问进来的仆人：

“去打听一下，斯捷潘妮达是不是还活着。”

仆人已经知道了一切，他说，约莫在一小时前她就死了。

“那就太好了。现在你走吧。等警察局长或预审官来了，你来告诉我一声。”

第二天上午，区里的警察局长和预审官来了，于是叶夫根尼便跟妻子和孩子告了别，被带进了监狱。

这是陪审制度实行的初期。经过审判，认为他是一时精神失常，只判他作忏悔祈祷就算了事。

他在监狱里坐了九个月，在修道院里忏悔了一个月。

还在监狱里他就开始喝酒，在修道院里仍然不断地喝，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衰弱不堪、失去自制力的酒鬼了。

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硬说，她早就料到这事了。这在他和她抬杠的时候就看得出来。丽莎和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尤其不能相信医生们说他有什么精神病，是疯子。她们绝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她们知道，他的神经比她们所认识的数以百计的人都健全。

事实也是如此，如果说叶夫根尼·伊尔捷涅夫在行凶时有精神病，那么，所有的人也都同样有精神病了。至于真正有精神病的人，毫无疑问，正是那些只看到别人身上有疯狂的征状，却看不出自己有这种征状的人。

（1889 年）

陈崇来 译

主人和雇工

一

这件事情发生在七十年代，正值冬季圣尼古拉节①过后第二天。因为节日里教区有纪念活动，村镇客店老板二等商人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布列胡诺夫不能出门——他是教堂司务，得在教堂里守着，而家中也要接待和宴请亲友。等最后一批客人一走，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立刻收拾起来，准备到邻村地主那里去买他早就在讲价的一片林子。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急着去那里，生怕省城的商人抢了他这笔有油水的买卖。那位年轻的地主要价一万只是因为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出七千。其实七千只合这林子的真正价格的三分之一。瓦西里·安德烈伊奇也许能把价钱再压低一点，因为林子在他这个地区，而他和本地区乡县的商人之间早就定下一条规矩：任何一个商人出的价钱不得高于本地区另一个商人所出的。但是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听说省城的木材商人要来买戈里亚奇金林，因此决定立即去同地主成交。节日刚过，他就从木箱里拿出他的七百卢布，外加身上的两千三，凑齐了三千，数了又数，装进钱包里，准备上路。

这天在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的雇工中间，尼基塔是唯一没有喝醉的人，他便跑去套车。尼基塔这天没有喝醉是因为他过

① 冬季圣尼古拉节在俄历十二月六日，为圣尼古拉忌辰。

去酗酒，在封斋前最后一个荤食日把上衣和长筒皮靴都脱下来换酒喝了，自那以后就戒了酒，已经一个多月不喝了。虽然圣尼古拉节头两天到处都在狂饮，令人垂涎，他也没有喝。

尼基塔是从邻村来的农民，五十岁左右，不当家。据说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自己家里过的，而是在别人家里过的。无论在哪里，他的勤劳、灵巧和力气，尤其是善良可爱的性格，都受到赏识。但是他在哪里也待不长，因为一年总有一两次，或许更多，他喝得酩酊大醉，不仅把身上的衣物都卖光，还要寻衅闹事。瓦西里·安德烈伊奇也撵过他几次，然而事后又用他，就是看重他为人诚实、爱牲口，尤其是因为工钱便宜。象尼基塔这样的雇工应该拿八十卢布，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却只给他四十，又不付清，只零敲碎打地给，况且给的多半不是现钱，而是自己柜台上的高价商品。

尼基塔的妻子马尔法曾经是个既漂亮又麻利的女人。她带着一个半大的男孩和两个女孩在家主宰一切，不叫尼基塔回去住。这首先是因为她跟一个箍桶匠（外村的农民）已经姘居二十来年，这人就住在他们家里。其次呢，别看丈夫清醒的时候妻子恣意虐待他，等到丈夫喝醉了，妻子怕丈夫却象怕火一样。有一回，尼基塔在家喝醉了，大约是要为他清醒时的低首下心出一口气吧，他把妻子的木箱砸开，取出她最贵重的衣服，拿起一柄斧子，在木墩上把这些衣服砍成了碎片。尼基塔挣的工钱全都交给妻子，对此他没有异议。这回圣尼古拉节前两天，马尔法还来找过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拿走了白面、茶叶、白糖、一点伏特加酒，总共合三个卢布，外加五卢布钞票。马尔法感谢主人特别开恩，其实，按最贱的价格算，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至少还欠他二十卢布呢。

“我跟你讲过什么条件吗？”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你要什么就拿，回头你再挣。我这儿可不象别人家那样：候日子，算细帐，扣工钱。我们是凭人格。你给我干活，我不会不管你。”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这话的时候真的相信，是他给了尼基塔好处。他善于说得使人相信，一切靠他的金钱活命的人，从尼基塔起，也都支持他的这种看法，即他没有欺骗雇工，而是给他们好处。

“我明白，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我给您干活可是尽力的，就象给亲爹干活一样。我很明白，”尼基塔说，其实他很明白，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在欺骗他，但又觉得没法跟他算清这笔帐，目前无处可去，就得这么过，给多少拿多少。

现在听到主人命令套车，尼基塔象往常一样，高高兴兴地迈着轻快的八字步走进板棚，从钉子上取下带穗的沉重的皮笼头，碰得嚼环两边直响，然后朝一间门关着的马栏走去，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命他套的那匹马单独拴在这里。

“小傻瓜，闷得慌吧？”尼基塔对迎面传来的低微的马嘶应道。那独自站在栏里的公马是匹从各方面来看都不错的黄斑枣红马，中等个子，臀部有些下垂。“得了，得了！赶得上，先喝点水吧。”尼基塔跟马说话就象人们跟懂人话的动物说话一样。他提起衣襟，拂拭了被马具磨坏而又蒙上了灰尘的、肥胖得在中央形成一道槽沟的马背，把带嚼环的笼头套在年轻漂亮的马头上，拉出马耳和额鬃，扔下不带嚼环的笼头，牵马出去饮水。

公马小心翼翼地从粪已堆积得很深的栏里走出来，连蹦带跳，尥开了蹶子，做出想用后腿踢同它一起向井边跑去的尼基塔的样子。

“这小子，你调皮吧，调皮吧！”尼基塔口里念着，心里可知

道，公马抬起后腿来的时候有多谨慎，只碰一碰他的脏皮袄，根本不踢人，因此他特别喜欢公马的这种举动。

公马喝足了冰冷的水以后，舒了一口气，来回动了动濡湿的结实的嘴唇，从那上面便有清亮的水珠顺着胡须滴到水槽里。于是它静静地站着不动了，仿佛陷入沉思之中。后来，它忽然打了一个响鼻。

"不想喝就算了，你记着吧，可别再要，"尼基塔就这样一本正经、仔细精确地对公马解释自己的一举一动。他又向板棚跑去，手里牵着一路都在尥蹶子撒欢的小公马，那得得的马蹄声在院子里震响。

家里的雇工一个也不在，只有一个外人，就是到这里来过节的厨娘的丈夫。

"乡亲，"尼基塔对他说，"你去问一问：套哪一辆雪橇，大的还是小的？"

厨娘的丈夫走进地基很高而又有铁皮盖顶的宅子里去了，不久就带信回来说，叫套小雪橇。这时候尼基塔已经给公马戴上了颈箍，系好了钉满小钉子的辕枕，于是一只手拿着分量挺轻的漆了颜色的拱轭，另一只手牵着公马，朝着停在板棚下面的两辆雪橇走去。

"套小的就套小的吧，"他说着把一直在假装要咬他的聪明的公马牵到车辕之间去，在厨娘的丈夫帮助下开始套车。

一切差不多都已弄好、只剩下系缰绳的时候，尼基塔就叫厨娘的丈夫到板棚下去拿麦秸，再到粮仓里去取絮垫。

"好啦。得，得，别使性子！"尼基塔一面说，一面把厨娘的丈夫拿来的今年才脱粒的燕麦秸放在雪橇上压实。"这下咱们铺上麻袋片，上面再搁絮垫。象这样，象这样，坐上去就舒服了，"

他一面说一面做，用絮垫把坐位四周的麦秸都盖严。

“谢谢你啦，乡亲，”尼基塔对厨娘的丈夫说，“两个人一块干更带劲。”他整理好末端由一个环总到一起的皮缰绳，在驭者坐位上坐下来，命令那一心想走的骏马踩着牲畜院里的一层冻硬了的畜粪，朝大门口走去。

“米基特① 叔叔，叔叔，叔叔！”一个七岁的男孩，身上穿一件黑短皮袄，脚下是一双新白毡靴，头上戴一顶暖和的棉帽子，急急忙忙从穿堂里跑出来，在尼基塔身后细声细气地叫喊。“让我坐吧！”孩子央求道，他一边走一边在扣衣扣。

“来，来，快跑，小宝贝，”尼基塔说着就停了车，把喜笑颜开的苍白瘦弱的小少爷抱到雪橇上，然后来到街上。

是下午两点多钟。天气很冷——零下十度左右，阴沉沉的，而且刮风。半边天都被低垂的乌云遮住了。不过在庭院里听不见风声，街上的风就明显一些，邻家板棚上的雪被刮下来，在街角上的澡堂旁边打旋。尼基塔刚返回院里、掉转马头走到阶前的时候，嘴里叼着烟卷、身上穿着挂了面子的羊皮袄、腰间低低地紧束一根宽腰带的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就从穿堂里走了出来，站在高高的台阶上，那台阶上被踩实的积雪在他的皮面毡靴底下吱吱作响。他用力吸了吸剩下的烟头，就把它扔在脚下踩灭了。然后他从口髭下吐出烟雾，斜眼看着出门回来的公马，把他那除口髭以外刮得很光的红扑扑的面颊两边的皮衣领朝里翻，免得毛被呼出来的热气弄潮。

“哟，这个调皮鬼，赶上了！”看见小儿子坐在雪橇上，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他陪客人喝了几杯，有点兴奋，因此对属于

---

① 米基特即尼基塔。

他的一切和他所做的一切比平时更加满意。一向被他暗自称作继承人的儿子的模样使他感到十分快乐，他眯起眼睛，露出长牙，高兴地望着他。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的妻子苍白，瘦弱，有孕在身。她连头带肩裹着一块羊毛披巾，只露出一双眼睛，站在穿堂里送行。

“还是把尼基塔带去好，”她胆怯地从门后走出来说。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没有回答，他显然不高兴听到这句话，生气地皱起眉头，啐了一口。

“你带着钱上路，”妻子仍旧用哀求的语气说，“万一天气变了，真的。”

“我还不认得路，一定要带个向导？”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这话的时候不自然地绷着嘴唇，他跟买主和卖主说话通常也是这样，把每个音节都咬得特别清晰。

“真的，带他去吧。我以上帝的名义求你！”他妻子又说了一遍，同时把披巾裹到另一边去。

“瞧，缠上了……我把他往哪儿搁啊？”

“行，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我去，”尼基塔兴高采烈地说。“不过我不在家得有人喂马，”他又对女主人说。

“我来瞧着，尼基图什卡①，我叫谢苗去喂，”女主人说。

“那我就跟您去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尼基塔在等候主人下命令。

“是啊，看来得尊重老太太。不过你既是要去，那就穿件暖和点的衣服。”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又露出了笑容，同时用一只眼睛示意尼基塔穿的是一件饱经风霜的破短

---

① 尼基图什卡是尼基塔的爱称。

皮袄，腋下和背上都已绽开，下摆撕成流苏一般，毛已揉坏而又沾满油污。

“喂，亲爱的，来给我牵着马！”尼基塔拉开嗓门对厨娘的丈夫喊道。

“我牵，我牵！”孩子尖声叫了起来，从衣袋里伸出冻得通红的小手去抓冰冷的皮缰绳。

“可别打扮个没完，快点！”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龇着牙对尼基塔吼道。

“马上就来，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老爷，”尼基塔说着迅速移动他那双钉了毡鞋掌的旧毡靴，迈着八字步朝牲畜院里的下房跑去。

“喂，阿林努什卡①，把灶上我那件袍子给我，要跟主人出门！”尼基塔说着跑进屋去，从钉子上取下宽腰带。

厨娘睡足了午觉，正在给她丈夫烧茶。她嘻嘻哈哈地迎上前来，由于受到尼基塔的匆促的感染，也跟他一样忙开了，赶快把在灶上烘烤着的破旧直襟大呢袍拿下来抖啊揉的。

“嘿，你跟你掌柜的痛痛快快地逛去吧！”尼基塔对厨娘说。他跟人单独相对的时候，出于善意的礼貌，总要对人家说点什么。

他把那根因擀毡变窄了的腰带往腰里一围，把一口气直吸到瘪肚子里，然后使出全身力气把系在短皮袄外面的腰带抽紧。

“得这样，”他不是对厨娘，而是对腰带说，同时把末端塞在腰带下面，“这样就钻不出来了。”接着他抬一抬肩膀，免得胳膊受拘束，再穿上大呢袍，也在背上使了使劲，让胳膊可以自由活

---

① 阿林努什卡是厨娘阿林娜的爱称。

动，又在两边腋下拍了几下，从搁板上取了无指手套，说："这回齐了。"

"斯捷潘内奇①，你把脚重新包一包吧，"厨娘说，"靴子不行了。"

尼基塔站住，似乎才想起来。

"是得重新包……算了，就这样也能对付，路不远！"

于是他跑到外面去了。

"你冷不冷啊，尼基图什卡？"当他走到雪橇跟前的时候，女主人问。

"冷什么，暖和着呢，"尼基塔说。他理了理雪橇前车上的麦秸，以便拿来盖脚，又把好马用不着的鞭子塞在麦秸下面。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已经坐在雪橇上，他穿着两件皮袄，脊背几乎把雪橇那弯弯的后部填满了。他一提起缰绳，公马立即出发。尼基塔在雪橇行进中从左边坐到前面去，一只脚伸出车外。

二

公马拉动雪橇，沿着镇上那条被轧得溜光的冰路快步向前走去，滑铁发出轻微的吱吱声。

"你爬到哪儿来了？给我鞭子，米基特！"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喊道，他看见继承人站在车后的滑铁上，显然很高兴。"我揍你！快到妈妈那儿去，狗崽子！"

孩子跳下去了。公马加快了小走步，又打了一个嗑，就换成

① 斯捷潘内奇是尼基塔的父名，俄国民间有直呼对方的父名以表示尊敬的习惯。

了大走。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家所在的十字镇只有六户人家。他们刚走过最后一户，也就是铁匠的家，立刻发现风刮得比他们想象的要猛得多。路几乎看不见。滑铁留下的痕迹瞬间就被雪尘盖住了，他们还能分得清道路只是因为路面比两旁的地面高一些。雪尘在田野上飞舞，看不见地平线。一向很明显的捷利亚京林只是偶尔在雪尘后面现出模糊的黑影。风从左边来，固执地把公马那肥得向上隆起的脖子上的鬃毛吹向一边，卷起它那绾了个活结的毛蓬蓬的尾巴。坐在左边的尼基塔的长衣领便被风吹得贴在他的脸上和鼻子上。

"它跑不起来，雪太深，"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夸耀这好马说。"有一次我去帕舒京诺，它半小时就把我拉到了。"

"什么？"尼基塔问，他没有听清楚，因为耳朵被衣领捂住了。

"我说半小时就到了帕舒京诺，"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大声说。

"那还用说，这马是真好！"尼基塔说。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可是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想说话。

"喂，我好象嘱咐过你那口子，叫她别接待箍桶匠，对不对？"瓦西里·安德烈伊奇仍旧喊着，满以为尼基塔能跟他这样一个了不起的聪明人谈天，肯定会觉得荣幸，同时也为自己开了这样一个玩笑而得意万分，一点也没有想到，这个话题会使尼基塔不快。

风把主人的话刮跑了，尼基塔又没有听清楚。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把这个涉及箍桶匠的玩笑大声而又清晰地重复了一遍。

"随他们去吧，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我不管这些事。只要

她不亏待我那小子，上帝保佑她吧。”

“是啊，”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那么春天你还买不买马？”他提出一个新的话题。

“不买不行啦！”尼基塔翻开衣领，凑到主人身边说。

现在谈话使尼基塔感兴趣了，他就想把话都听清楚。

“儿子大了，该自个儿耕地了，再说人家总雇他，”尼基塔说。

“行啊，你们把我那匹瘪屁股马拉去，我要价不高！”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喊道，他兴奋起来，原因是谈到了他心爱的、消耗着他的全部智力的事业——牟取暴利。

“要么您给我十五个卢布，我到马市上去买，”尼基塔说，他知道，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想卖给他的那匹瘪屁股马顶多值七个卢布，而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把这匹马卖给他，就要算他二十五卢布，这样一来，今后半年内就别想看见他的钱了。

“这马真不错。我对你就象对自己一样。凭良心说，我布列胡诺夫是不欺侮人的。我宁愿自己吃亏，可不象别人那样。不瞒你说，”他用对买主和卖主说话的腔调喊道，“这马是货真价实的！”

“没错，”尼基塔叹了一口气说。他相信再也没有什么话可听了，便放下用手拉着的衣领，他的耳朵和脸颊立刻又被捂住。

他们默默地走了半小时。风吹透了尼基塔的腰部和手臂，因为皮袄的这些部位已经破了。

他缩着肩膀，把气呼在捂着他的嘴的衣领上。这样一来，身上还不感觉冷。

“你看，我们是往卡拉梅舍沃那边走，还是直奔目的地？”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问。

去卡拉梅舍沃的路走的人多些，沿途有两排完好的路标，不

过也远些。一直向前的路近一点，但是走的人少，又没有路标，或者说只有一些不象样的路标，已经被雪掩埋了。

尼基塔想了一会儿。

“去卡拉梅舍沃的路虽说远一点，可是好走些，”他说。

“一直走，只要过了洼地就不会迷路，到树林里就好走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他想走直路。

“您说怎么走就怎么走，”尼基塔说着又把衣领放下。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就一直向前走去，走了半俄里以后，在一根带着几片枯叶在风中摇摆的高高的橡树枝旁驱车向左。

转弯以后刮的几乎是顶风，而且下起雪来。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驾着车，不时地鼓起腮帮子，把气吹到胡子里去。尼基塔在打盹儿。

他们这样默默地走了十来分钟。忽然，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了一句话。

“什么？”尼基塔睁开眼睛问。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没有回答，而是弯着身子向后向前张望。马一步步走着，由于出汗，它的腹股沟和脖子上都挂了白霜。

“我问你说什么？”尼基塔又问。

“什么，什么！”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生气地学着他的腔调，“看不见路标！准是迷路了！”

“那么你停车吧，我去看看路，”尼基塔说。他轻轻一纵，下了雪橇，从麦秸下面摸出皮鞭，向左边走去，然后再向右。

这一年的积雪不深，到处都能走，不过也还是有一些地方积雪深及膝部，钻进了尼基塔的长筒靴里。尼基塔一面走一面用脚和皮鞭探路，但是找不到路在哪里。

“怎么样?”当尼基塔回到雪橇跟前的时候,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问。

“往这边去没有路,得上那边去找。”

“前面有什么东西发黑,你走过去看看,”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

尼基塔走到那个发黑的东西跟前去,原来是裸露在外的冬麦田里的泥土洒在积雪上,把雪染黑了。尼基塔又到右边去走了一阵才回到雪橇跟前来,把身上的雪花拍掉,将靴筒里的也倒了出来,然后坐到雪橇上去。

“得往右走,”他说得挺坚决。“风本来吹我的左边,现在直往脸上扑。往右走!”他坚决地说。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听从了他的话,向右驶去。但是路仍旧找不到。他们这样走了一些时候。风力并未减弱,又下起雪来。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看样子我们完全走错了,”尼基塔忽然说,似乎很高兴。“这是什么?”他指着从积雪下面钻出来的发黑的马铃薯茎说。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喝住汗津津、喘吁吁的公马。

“是什么?”他问。

“这就是说,我们在扎哈罗夫的地里。瞧,我们走到哪儿来啦!”

“你瞎说吧?”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问。

“我没瞎说,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我说的是实话,”尼基塔说。“听雪橇的声音就知道,咱们是在土豆地里。瞧,那一堆一堆的,人家拉土豆秧来着。这是扎哈罗夫养马场的地。”

“哟,跑到这儿来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怎么

办呢?”

“一直走就行,总能走出去,”尼基塔说,“不是到扎哈罗夫卡村也是到那位老爷的庄子上。”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依了尼基塔的话,驱马向前走去。他们象这样走了相当长时间,有时碰见一片片裸露在外的谷物幼芽,雪橇在冻硬了的土块上面驶过去,发出声响;有时来到割过庄稼的地上——一会儿是秋播地,一会儿是春播地,一根根蒿草和麦秸从积雪下面钻出来,在风中摇摆;有时又走在雪积得很深、到处一样白一样平的原野上,在它的上空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雪从天上飘下来,有时从下面腾起。公马显然疲乏不堪,它披了一身雪花和由汗水结成的冰霜,一步步走着。忽然,它失足掉进沟里。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想停下来,尼基塔却对他喊道:

“干吗停!走,得走过去。喔!亲爱的!喔!喔!乖乖!”他快活地对公马喊着,从雪橇上跳下来,自己也陷进沟里。

马用力一冲,立刻冲上了冰冻的土坡。显然,这是一条排水沟。

“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啊?”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问。

“这就能知道!”尼基塔说。“往前走就知道了,总能走出去。”

“这大概是戈里亚奇金林吧?”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指着前面雪障后一个黑黑的东西问。

“走到跟前就知道是什么林了,”尼基塔说。

尼基塔看见在发黑的东西旁边飘着枯干的柳条,因此断定这不是林子,而是有人烟的地方,但他不愿意说。的确,他们离

开那条沟不到十俄丈[1]远，前面就出现了黑影，显然是树木，还听见一种新的凄凉的声音。尼基塔猜得对，这不是林子，而是一排高大的柳树，上面还有些残叶在飘动。这些柳树看来是种在打谷场的排水沟边上。公马走到在风中发出悲鸣声的柳树跟前的时候，忽然高高提起前腿，往上一冲，后腿也就上了高台，然后向左边一转，脚下便没有没膝的积雪了。他们上了大路。

“到啦，”尼基塔说，“可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公马准确地沿着白雪覆盖的大道前进。他们走了不过四十俄丈，就看见烘谷棚的一道笔直的篱笆在压着厚厚一层积雪的顶篷下面呈黑色，顶篷上的雪粉不停地洒下来。过了烘谷棚以后，路折往顺风的方向，他们撞到一个雪堆上。然而前面却出现了一条小巷，在两座房子之间，那雪堆看来是风吹起路上的积雪形成的，必须越过它。的确，越过雪堆就走进一条街。最靠边的这家院里的绳子上挂着冻硬了的衣服：一件红衬衫、一件白衬衫，还有裤子、包脚布、裙子，都在风中乱舞。那白衬衫舞得特别狂，拚命甩着两只袖子。

“哟，这婆娘真懒，要不就是快断气了，过节连衣服都不收，”尼基塔望着飞舞的衬衫说。

三

刚走进这条街的时候还有风，路上铺着白雪；到了村子中央却听不见风声了，变得暖和而又热闹。这家有条狗在叫，那家有个女人拿一件男外衣裹着头，不知从哪里跑来，进了门以后就站

---

① 1俄丈合2.134米。

在门槛上看过路的人。村中传来少女的歌声。

风、雪、严寒在村子里似乎都减弱了。

“这是格里什金诺啊!”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

“可不是,”尼基塔应道。

的确,这是格里什金诺。原来他们向左偏离了正确的路线,不完全朝他们该走的方向走了约八俄里,不过还是向目的地靠近了。由格里什金诺村到戈里亚奇金诺有五俄里路。

在村中,他们碰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在街心走着。

“谁?”这个人拦住马喊道,但是他立刻认出,来人是瓦西里·安德烈伊奇,于是抓住车辕,两只手倒换着往前移动,一直走到雪橇跟前,爬上了驭者座。

此人是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的相识——农民伊赛,这一带的人都知道他是最厉害的偷马贼。

“啊,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您这是上哪儿去啊?”伊赛说,把酒气喷在尼基塔的脸上。

“我们本来打算去戈里亚奇金诺。”

“嘿,跑到哪儿来啦!你们应该往马拉霍沃那边去。”

“谁说不该,就是没走对,”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勒住马说。

“这马可是匹好马,”伊赛一面看马,一面习惯地伸出手去拉紧绾在粗大的马尾根上的那个松开了的结。

“在这儿过夜吗?”

“不,伙计,我们一定得走。”

“准是有事。这是谁?啊,尼基塔·斯捷潘内奇!”

“还能是谁?”尼基塔说,“亲爱的,可别叫我们再走错。”

“哪儿错得了!你向后转,顺着这条街一直走,出了村还是一直走。别往左边去。上了大路再往右拐。”

“上了大路在哪儿拐弯？走夏天的路还是冬天的路？”尼基塔问。

“走冬天的路。出去就是小树林，小树林对面还有一个大橡木路标，挂着冰霜，那儿就是拐弯的地方。”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掉转马头，向村外走去。

“要不过一夜再走吧！”伊赛在他们背后喊道。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没有回答，他一边驱马前行一边想：五俄里平路，其中两俄里穿过树林，看样子容易走，何况风象是停了，雪也不怎么下了。

他们又沿着那条被碾得很平、有些地方新近撒上了牲口粪因而发黑的道路走去，经过晾着衣服的院子，那件白衬衫已经被风刮下来，只有一只冻硬了的袖子挂在绳子上。他们又来到呜呜悲鸣的柳树旁，置身田野之中。暴风雪不仅没有平息，反而象是更厉害了。道路完全被雪掩住，只能根据路标来判断走偏了没有。但是连前面的路标也很难看清，因为现在是顶风。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眯起眼睛，低下头去，同时留心察看路标，不过他多半任那公马自己向前走，把希望寄托在它身上。公马的确没有走偏，它沿着曲折的道路时而向右、时而向左地走着，用脚探着路，所以尽管雪下大了，风也更猛了，路标仍旧时而在右边，时而在左边出现。

他们象这样走了十来分钟，忽然，就在马前出现了一团黑的东西，在由风刮起来的斜斜的雪罩中运动。这是同行者。公马已经赶上他们，马蹄碰着了前面那辆雪橇。

“超过去吧……喂……前头走！”那辆雪橇上的人喊道。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开始超车。那辆雪橇上坐着三个庄稼汉和一个村妇。看样子是过节串门回来的人。一个庄稼汉用树

枝打着覆盖着一层白雪的马的臀部。两个庄稼汉在前座上挥舞着两只手喊叫。村妇裹得严严实实，披了一身雪花，缩着头坐在后座上动也不动。

"你们是哪儿的？"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大声问。

"阿—阿—阿……村的！"只听见他们这样回答。

"哪儿的，我问？"

"阿—阿—阿……村的！"有个庄稼汉拚命喊叫，然而还是听不清楚。

"快跑！别让！"另外一个庄稼汉喊道，他不停地用树枝敲打着马。

"过节回来吧？"

"走，走！快跑，谢姆卡！超！快跑！"

两辆雪橇的弯托梁互相碰来碰去，差一点要挂住，又散开，农民的雪橇渐渐落后。

农民的那匹毛蓬蓬的大肚驽马披一身雪花，在低低的拱轭下喘不过气来，它显然拚出最后一点力气枉自躲避着树枝的鞭挞，四条短腿在深深的积雪中一瘸一瘸地走，往往踢着自己。它的面孔显然还挺年轻，下唇象鱼嘴一样，鼻孔张得大大的，耳朵因为害怕而向后贴着，在尼基塔的肩膀旁边待了几秒钟就渐渐落到后面去了。

"喝了酒有什么好，"尼基塔说，"他们把小马折磨苦了。真是一班蛮子！"

有几分钟可以听见那匹被折磨苦了的小马从鼻孔里发出的呼哧呼哧声和三个醉汉的叫喊，接着呼哧呼哧声听不见了，最后连醉汉的喊叫也静下来。四周又是一片岑寂，只有风在耳边呼啸，滑铁偶尔在积雪被风刮跑的路面上滑过，发出轻微的吱

吱声。

路遇行人使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感到快活和振奋，他更大着胆子策马前进，也不去看路标了，把希望寄托在他的马身上。

尼基塔无事可做，每遇这种情形，他就要打盹儿，以弥补睡眠的不足。忽然，马站住了，尼基塔向前一冲，几乎摔下车去。

“我们又走得不对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

“什么？”

“看不见路标。大概又走偏了。”

“走偏了就得找回去，”尼基塔温和地说，他站起身来，又迈开八字脚轻快地向雪地里走去。

他走了许久，一会儿失了踪影，一会儿重新出现，一会儿又失了踪影，最后回到车旁。

“这儿没有路，可能在前头，”他一面上车一面说。

天色明显地黑下来。暴风雪虽然没有变得更猛，但是也没有减弱。

“能听见那几个庄稼汉的声音也好，”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

“是啊，他们没有赶上来，想必是我们走偏了好远。说不定他们也走偏了。”尼基塔说。

“该往哪儿走呢？”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问。

“得放开马走，”尼基塔说。“它会把我们拉到的。把缰绳给我。”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很乐意把缰绳交出来，何况他的两只手在暖和的手套里也开始发僵了。

尼基塔接过缰绳，只攥在手里，尽量不去动它们，赞赏着他的爱马的智慧。的确，这聪明的马动动这只耳朵，动动那只耳

朵，左一拐，右一拐，渐渐转过来。

“它只不过不会说话，”尼基塔说，“瞧它干得怎么样！走，只管走！对，对。”

现在风从后面吹来，身上暖和一点了。

“真聪明，”尼基塔还在赞赏他的马。“吉尔吉斯马劲大，可是笨。这马，瞧它怎么动耳朵。什么电报也不要，一里外它就知道。”

不到半小时，前方真的就出现了一团黑影，不知是树林还是村庄，右边又有了路标。显然，他们又来到大路上。

“嘿，还是格里什金诺，”尼基塔忽然说。

的确，这回烘谷棚在他们的左边，雪粉从那上面吹下来，再往前又是那根晾着冻硬了的衣服和裤子的绳子，衣服和裤子仍旧在风中拚命乱舞。

他们又驶进那条街，四周又变得安静、暖和、热闹了，又出现那条有牲口粪的路，又传来人声、歌声，一只狗又汪汪叫起来。天色已经很暗，有些屋子里上了灯。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在街心掉转马头，向一座两开间的大砖房驶去，在台阶旁勒住了马。

尼基塔走到被冰封雪掩的有灯光的窗下，翻飞的雪花在光柱中闪亮。他用马鞭敲了敲窗子。

“谁？”屋里有人应声问道。

“是十字镇布列胡诺夫家的，”尼基塔说，“出来一下吧，乡亲！”

有人离开窗户，不一会儿就听见通穿堂的房门开了，然后外面这扇门的门鼻响了一下，一个高高的大白胡子老汉在过节穿的白衬衣外披了一件短皮袄，用门挡着风探出头来，他身后是一

个穿红衬衣和长筒皮靴的小伙子。

“是你吗，安德烈伊奇?”老汉问。

“是啊，走错路了，伙计!”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我们想去戈里亚奇金诺，结果跑到你们这儿来。从你们这儿出去以后，又走错了。”

“哟，这顿瞎跑!”老汉说。“彼得鲁什卡①，去开大门!”他对穿红衬衣的小伙子说。

“行，”小伙子高高兴兴地答应着跑到穿堂里去。

“我们可不在这儿过夜，伙计，”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

“黑咕隆咚的上哪儿去啊，过一夜吧!”

“谁说不想过夜，可是不走不行。有事情，伙计。”

“那也得烤烤火吧，坐到茶炊跟前来，”老汉说。

“烤烤火可以，”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天不会更黑，月亮一出来就亮了。咱们进去烤烤火怎么样，米基特?”

“嗯，烤烤火也行，”尼基塔说。他冷得要命，很想暖和暖和他那冻僵了的四肢。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跟着老汉进了屋，尼基塔就把雪橇赶进彼得鲁什卡打开的大门里，并且按他的指点，驱马到板棚檐下。板棚里的地上尽是畜粪，高高的拱轭碰着了椽子，蹲在那上面的母鸡和一只公鸡不满地咯咯叫起来，用脚爪抓了一阵。受惊的绵羊在冰冻的畜粪上连连顿足，闪到一旁去。一条狗狂吠着，怀着恐惧和怒气对陌生人象小狗那样尖声叫喊。

尼基塔跟所有的畜生都讲了话：向母鸡道了歉，并且保证不再惊动它们；责备绵羊不该无缘无故这么害怕；拴马的时候不停

---

① 彼得鲁什卡是彼得的昵称。

地数落着狗。

“这样就好了，”他掸着自己身上的雪说。“嘿，扯着嗓子叫！”他又对狗说，“得了吧！笨蛋，得了，得了。自找麻烦。不是贼，是自己人……”

“据说，这是家庭三顾问，”小伙子说着用一只有力的手把露在外面的雪橇往檐下推去。

“怎么是顾问？”尼基塔问。

“普尔森[①]的书上印着：贼人悄悄来到，狗咬是叫你别大意，留心点。鸡啼是叫你起床。猫洗脸是贵客来到，叫你准备招待。”小伙子笑着说。

彼得鲁哈[②]识字，他仅有的这本保尔森写的书他几乎都能背下来。每逢象今天这样喝了几口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从中引用几句他觉得应景的话。

“没错，”尼基塔说。

“我看您冻坏了吧，大叔？”彼得鲁哈又问。

“嗯，可不是，”尼基塔说，于是他们两人经过院子和穿堂走进屋里去了。

四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走进的这户人家，是村里最富的人家之一。全家种着五块份地，另外还租了一些地。马有六匹，奶牛三头，一岁牛犊两头，绵羊二十只。家中大小共二十二口：四

---

① 普尔森即伊·伊·保尔森(1825—1898)，俄国著名教育家，写过一本《读本》，是通俗读物。

② 彼得鲁哈是彼得鲁什卡的别名。

个结了婚的儿子、六个孙子(其中只有彼得鲁哈一个人结了婚)、两个曾孙、三个孤儿,四个儿媳都有孩子。这种没分家的大家庭在当时已属罕见。然而,就是在这个家庭里,一种通常总是由女人之间开始的无言的内部纷争已经在进行着,这纷争不久必然会导致分家。两个儿子在莫斯科当运水工人,一个儿子当兵去了。家里现在有老头子、老婆子、二儿子——一家之主、从莫斯科回来过节的大儿子、所有的媳妇和孩子们,此外还有一个来作客的邻人,是亲家。

屋里的桌子上端吊着一盏有顶盖的灯,把下面的茶具、一瓶伏特加酒、下酒的小吃和砖墙照得雪亮,红角[①]挂着圣像,圣像两边都有图画。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只穿一件黑色短皮袄坐在上首,一面咂着结了冰的口髭,一面用他那双暴突的鹞鹰眼观察周围的人和这房子。除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以外,桌边还坐着主人,他是个已经秃顶的白胡子老汉,穿一件白土布衬衣。主人身边是他那从莫斯科回来过节的大儿子——穿一件细印花布衬衣,肩膀和脊背都很厚实;二儿子——肩膀长得宽阔,是在家里当家的兄长;还有邻人,一个有一头火红色头发的清瘦的农民。

几个农民刚喝了点酒,吃了点东西,正准备喝茶,放在灶旁地上的茶炊已经响了。高板床上和灶台上都有孩子。一个媳妇坐在铺板上摇摇篮。脸上布满横七竖八的细碎皱纹、连嘴唇也起皱的老婆子为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张罗着。

尼基塔走进屋来的时候,老婆子正往一只厚玻璃杯里斟满一杯伏特加酒,递给客人。

---

① 红角是面向入口的西北角,供圣像处,被视为上座。

“别见怪，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过节嘛，不喝不行，”她说。“喝吧，好汉！”

看见伏特加酒，闻见那味道，尼基塔心里很不平静，尤其是现在，他冻僵了，又乏得要命。他皱起眉头，抖掉帽子上和呢袍上的雪花，站到圣像前面去，旁若无人地画了三次十字，向圣像礼拜了，然后转过身来，先向主人老汉鞠了一躬，再向所有在桌边坐着的人鞠了一躬，最后向站在灶旁的女人们鞠了一躬，口里说：“过节好。”这之后他才脱下外衣，眼睛并不看桌子。

“你浑身都结霜了，大叔，”老汉的大儿子望着尼基塔那沾着雪花的脸、眼睛和大胡子说。

尼基塔脱下呢袍，抖了抖，挂在灶旁，然后走到桌边来。人家也请他喝伏特加。他经历了一阵痛苦的斗争，差点端起杯子将那香气扑鼻的清冽芳醇倒进嘴里。但是他看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一眼，想起戒酒的誓言，想起喝掉的长筒靴，想起箍桶匠，想起他答应开春给儿子买一匹马，于是叹一口气，谢绝了。

“我不喝酒，多谢了，”他皱起眉头说，然后在第二扇窗户下面的条凳上就坐。

“怎么这样？”大儿子问。

“不喝就是不喝，”尼基塔说，连眼睛也不抬，只斜视着他的稀疏的胡子，把冰溜子捏掉。

“他喝不得，”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嚼着下酒的面包圈说。

“那就喝点茶吧，”殷勤的老婆子说。“我看你冻坏了，亲爱的。媳妇们，茶炊怎么还没弄好？”

“好了，”年轻的一个说，她用围裙掸了掸盖着盖子、向外溢水的茶炊，吃力地拿到桌边，提起来，咚的一声搁在桌上。

这当儿，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大讲他们怎样走岔了路，两

次来到这个村庄，怎样瞎跑一气，怎样遇见几个醉鬼。主人们觉得奇怪，解释了他们在哪里走偏的，原因是什么，以及他们碰到的醉鬼是什么人，并且告诉他们该怎样走。

“从这儿到莫尔恰诺夫卡，连小孩也走得到，就是要找准拐弯的地方，那儿从大路上能看见一丛树。你们没有走到那儿！”邻居说。

“就在这儿过一夜吧。媳妇们给铺床。”老婆子劝道。

“一早再走多好，”老汉接口说。

“不行啊，伙计，有事！”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想起林子，想起那些有可能抢掉他的生意的商人，又说。“咱们能走到吧？”他问尼基塔。

尼基塔许久没有回答，好象一心一意在捏胡子上的冰。

“别再走错就好了，”他阴沉地说。

尼基塔的脸色阴沉是因为他非常想喝酒，而唯一能克制这个愿望的办法是喝茶，可是人家还没有给他端茶来。

“只要走到转弯的地方咱们就不会走错了，一直到头都在林子里走，”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

“您说了算，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走就走，”尼基塔说着接过一杯端给他的茶。

“咱们把茶喝足了就走。”

尼基塔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摇了几下头，小心地把茶水倒在碟子里，让水汽暖他的手，由于干活，他的手指总是肿胀。随后他咬下一小块糖，向主人们鞠了一躬，说了一句：

“身体健康！”这才将含热了的糖水咽下肚去。

“有个人把我们带到转弯的地方就好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

“行啊，”大儿子说。“叫彼得鲁哈套上车，送你们到拐弯的地方。”

“那就套车吧，伙计。我会谢你的。”

“你怎么这样说，好汉！”和蔼的老妇人说。“我们可是诚心诚意的。”

“彼得鲁哈，去套母马吧，”大哥说。

“行，”彼得鲁哈笑道。他立刻从钉子上取下帽子，跑出去套车了。

这当儿，谈话又从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来到他们窗下时被打断的地方继续下去。老汉对邻人，也是村长，抱怨他的三儿子，说他过节也不给爹捎点东西回来，倒是给媳妇捎来一块法国头巾。

“年轻人都不服管教了，”老汉说。

“真不服呢！”邻人说。“没办法！聪明过了头。瞧，杰莫奇卡的儿子把老子的胳膊都拧断了。都是那脑子太聪明了，嘿。”

尼基塔听着他们的谈话，望着他们的脸，显然也想参加进去。可是他正忙着喝茶，因此只赞同地点头。他喝了一杯又一杯，身上也越来越暖和，越来越舒服。有好长时间他们总在谈一件事，就是谈分家的坏处。这显然不是漫无目的的闲谈，而是针对这个家庭的，因为二儿子要求分家，他就坐在这里，阴郁地沉默不语。看来这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而且全家人都很关心，只是碍于面子，他们在外人面前没有涉及自家的私事。终于老汉按捺不住，带着哭腔说，只要他活着，就不允许分家。他说有这样一个家真要感谢上帝，如果把这个家分了，大家就得去讨饭。

“就象马特维耶夫家，”邻人说，“本来多好一个家，分了，现

在谁都两手空空了。”

“你也想这样吗?”老汉问他的二儿子。

二儿子没有回答，一时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彼得鲁哈打破了这沉默，他已经套好车，而且回到屋里来待了几分钟，脸上一直挂着微笑。

“普尔森有这么一个寓言，”他说，“一位父亲给儿子们一把笤帚，叫他们折断。一下子是折不断的，拆开来一根一根折可就容易了。这事也是一样。”他咧开嘴笑着说。“车套好了!”他又说。

“套好了，那我们就走吧!”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分家的事嘛，大爷，你别让步。家业是你挣的，你是一家之主。你去向调解法官上诉。他要管的。”

“真犟，真犟啊!”老汉仍旧如泣如诉地说自己的，“跟他没法和和气气地过。简直变得象魔鬼一样凶!”

这当儿，尼基塔喝完了第五杯茶，还嫌不够，盼望人家给他斟第六杯。但是茶炊里已经没有水了，女主人就没再给他斟，何况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已经站起来穿衣服了。没有办法。尼基塔也站起身来，把他啃过一圈儿的糖块放回糖罐里，用衣襟揩了揩出汗出湿了的脸，去穿大袍去了。

穿好以后，他深深叹了一口气，向主人道了谢，又告别了一番，从暖和、明亮的屋子里走出去，到了黑暗、寒冷的穿堂——狂风呜呜地直往里灌，雪花从砰砰响的门缝里钻进来铺在地上；最后他来到漆黑的院子里。

彼得鲁哈穿一件皮袄，拉着他的马站在院子当中，笑着背诵普尔森的书里的诗句。他说：“乌云遮盖着天空，暴风雪翻卷飞扬，它象猛兽样咆哮，又象婴儿样哭喊。”

尼基塔一边赞赏地摇头，一边整理缰绳。

老汉送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出来，提着灯走到穿堂里，想为他照路，但是灯立刻被风吹灭了。在外面甚至看得出，暴风雪更厉害了。

“嘿，这鬼天气，”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想，“也许走不到了，可是不行，有事啊！已经准备好上路，主人的马也套上了。上帝保佑，我们能走到！”

老汉也在想，这时候不该走，但是他已经劝过客人，客人不肯留下。还多什么嘴啊。“说不定是我老了才这样胆小，人家走得到，”他想。“再说，我们起码可以按时睡觉，省得麻烦。”

彼得鲁哈并没有想到危险，因为这条路和这一带地方他都很熟，此外“暴风雪翻卷飞扬”这句诗鼓舞了他，因为它说的正是现在外面的情景，尼基塔根本不愿意走，然而他早已习惯于听别人的。因此，谁也没有阻拦他们。

五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走到雪橇跟前，在黑暗中艰难地判断着他们究竟在什么地方，随后爬上雪橇，拿过缰绳。

“前头走！”他喊道。

彼得鲁哈跪在一辆无座雪橇上，放开了自己的马。黄斑枣红公马感觉到它前面是一匹母马，早就在嘶鸣了，这时就紧紧跟上去，于是他们来到街上。他们又从村中走过，仍旧沿着那条路，经过晾着冻硬了的衣服的院子，而衣服此刻已经看不见了；再经过那座板棚，它几乎被积雪掩埋起来，并且不断有雪粉从它的顶上落下；最后经过那几株发出悲鸣声的被风吹弯的柳树，又来

到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在呼啸翻腾的雪海上。风大极了，以至当它从侧面吹来、使坐在雪橇上的人承受到风力的时候，雪橇就向一侧倾斜，马也偏到一边去。彼得鲁哈让他那匹好母马迈着摇摇摆摆的小跑步在前面带路，并且精神饱满地吆喝着。公马紧紧跟上。

这样走了十来分钟，彼得鲁哈回头喊了一声。因为风大，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和尼基塔两人都没有听清楚，不过他们猜想一定是到了转弯处了。真的，彼得鲁哈向右转了，本来从侧面吹来的风，又成了顶风，右边雪障后面隐隐有一团发黑的东西。那就是转弯处的树丛。

"好啦，上帝保佑你们！"

"谢谢你，彼得鲁哈！"

"乌云遮盖着天空，"彼得鲁哈大声说着消失了踪影。

"哟，还是个做诗的呢，"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着抖了抖缰绳。

"嗯，小伙子不错，地道的庄稼人，"尼基塔说。

他们向前走去。

尼基塔把身子裹好，缩着头，他那不长的胡子就沾在脖子上了。他默默地坐着，极力保存在屋里喝茶时积攒的一点热量。眼前看到的是总叫他产生错觉、以为是被轧平的道路的两根笔直的车辕，公马那晃来晃去的臀部，扎起来、偏朝一边的马尾，再往前是高高的拱轭，摇动着的马头和马脖子，随风飘扬的鬃毛。他偶尔也看见路标，知道他们还走在路上，因此他无事可做。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驾车，他听任公马自己去找路走。公马虽然在村里歇了一口气，还是不高兴跑路，看样子象是偏离了大路，因此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有几次纠正了它。

“右边有一个路标，这是第二个，这是第三个，”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数着。“前面就是林子了，”他望着前面发黑的地方想。其实他以为是林子的地方只有一丛灌木。经过这丛灌木又向前走了约二十俄丈，再没有发现第四个路标，林子也没有了。“这就应该是林子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想。由于刚才喝了酒和茶，他精神来了，不停地扯动缰绳，而驯服的好马就听从他指挥，时而溜蹄，时而小跑，朝着命令它前去的方向跑着，虽然明知这方向根本不对。十分钟过去了，林子依然不见。

“我们又走错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停住马说。

尼基塔默默地下了雪橇，拉着被风吹得一会儿紧裹在他身上、一会儿又翻开来要从他身上飞跑的大袍，在雪地上费力地东走西走。有两三次他完全从视野中消失，终于又走回来，从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手中拿去缰绳。

“得往右走，”他严厉而又坚决地说，同时掉转马头。

“往右就往右吧，”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他交出缰绳以后，就把冻僵的两只手插进袖筒里。

尼基塔没有答话。

“哎，加把劲，亲爱的！”他对公马喊道，但是不管他怎样扯动缰绳，公马只是一步一步走着。

有的地方雪深及膝，公马每走一步雪橇都要猛颠一下。

尼基塔拿起挂在前车的鞭子抽了一下，不习惯挨鞭子的好马向前冲去，跑了起来，但是立刻又换成走步。这样过了大约五分钟。天黑得很，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雪雾迷茫，有时候连拱轭也看不见了。有时候雪橇好象停在一个地方，只是原野向后奔去。忽然间，公马猛地停步，显然感觉到前面情况不妙。尼基塔又轻轻跳下去，扔了缰绳，往公马前头走去，想看看它为什么站

住。他刚想在公马前头迈一步，脚底下一滑，他就溜到陡坡下面去了。

“吁，吁，吁，”他对自己喝道，一面往下滑一面拚命要站住，但是站不住，直到两只脚插进沟底一层厚厚的积雪中才停下来。

挂在陡坡边上的大堆积雪被尼基塔下滑时碰着了，散落在他身上，把他齐衣领埋在雪中……

“嘿，这家伙！”尼基塔对雪堆和深沟责备地说，同时把雪从衣领下抖出来。

“尼基塔，尼基特！”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在上面叫喊。

尼基塔没有回答。

他没有工夫，因为他正忙着抖掉身上的雪，然后去找他滑下坡的时候失落的鞭子。找到鞭子以后，他就从滑下来的地方往上爬，但是爬不上去，反倒又滑了下来，他得在下面另找上去的路。离开滑下来的地方三俄丈远，他好不容易才手脚并用地爬上坡去，然后沿沟边向着想必是公马站立的地方走。公马和雪橇他都看不见，不过因为他迎着风走，在看见它们之前已经听见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的呼喊和公马的嘶鸣。

“来了，来了，嚷什么！”他说。

他走到雪橇跟前才看见公马和站在雪橇旁、象个庞然大物的瓦西里·安德烈伊奇。

“你跑到什么鬼地方去了？得往回走。再回到格里什金诺也行啊。”主人生气地对尼基塔说。

“我倒愿意回去，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可是怎么走啊？这儿一个大沟，掉下去就上不来了。我滑这么一下，费了好大劲才爬上来。”

“咱们也不能站在这儿啊！总得去一个地方吧？”瓦西

里·安德烈伊奇说。

尼基塔什么也没有回答。他背对着风坐在雪橇边上，把靴子脱下来，倒掉灌满靴筒的雪，又抓了一点麦秸，仔细从里面塞住左边那只靴子上的一个窟窿。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沉默着，仿佛现在把一切都交给尼基塔去安排了。尼基塔穿好靴子以后，把脚缩回雪橇上，又戴上无指手套，拿起缰绳，让公马沿着沟边走去。他们走了不到一百步，公马又不肯走了。前面又是一道沟。

尼基塔又爬下去，在雪地上乱转。他转了相当长时间，终于出现在与他刚才下去的那边相对的一边。

"安德烈伊奇，还活着吗？"他大声问。

"在这儿！"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应道。"怎么样？"

"怎么也弄不清楚。漆黑的。尽是沟。还得顶风走。"

他们又向前走了。尼基塔又一次下去在雪地上乱转一阵，再坐上雪橇，再一次下去转一阵，终于气喘吁吁的在雪橇边站住。

"怎么样？"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问。

"唉，我累得不行了！马也走不动了。"

"怎么办呢？"

"嗯，等一会儿。"

尼基塔又走开了，不久就折回来。

"跟我来，"他说着走到公马前头去。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再也不发号施令了，尼基塔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这边来，跟着我！"尼基塔喊着迅速向右走，他抓住公马头上的一根缰绳，把它朝坡下一个雪堆拉去。

公马起初不肯走，后来就向前冲去，想跃过那雪堆，然而没有成功，反倒陷进雪堆里，直埋到颈圈。

“下来！”尼基塔对仍旧坐在雪橇上的瓦西里·安德列伊奇喊了一声，然后从下面抓住一根车辕，把雪橇拉到公马跟前。“难啊，伙计，”他对公马说，“有什么办法呢？再加一把劲儿！喔，喔，再来一下！”他喊着。

公马挣扎了一次、两次，仍旧跳不出来，又蹲下去了，似乎在那里沉思默想。

“唉，伙计，怎么不行啦？”尼基塔奚落公马说。“再来一下！”

尼基塔又从这边拉车辕，瓦西里·安德烈伊奇从那边拉车辕。公马晃了晃脑袋，突然向前一冲。

“来！喔！可别陷下去！”尼基塔喊道。

公马跳了一下，再跳一下，跳第三下以后，终于从雪堆中挣扎出来，站在那里，一面喘粗气，一面抖掉身上的雪。尼基塔想牵着马向前走，可是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被两件皮袄压得喘不过气来，不能走路，便又倒在雪橇上。

“让我喘一口气，”他说着解开了他在村里的时候系在皮衣领外面的颈巾。

“这儿不要紧，你躺着吧，”尼基塔说，“我来牵马。”于是他牵着公马，拉着雪橇和雪橇上的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向下走了大约十步，又向上走了几步，停下来。

尼基塔停下来的地方不在洼地里，洼地里积满了从岗子上吹下来的雪，停在那儿会被雪埋了。不过这地方多少还有大沟边沿挡住点风。有时候风力似乎弱下来，但是好景不常，而且似乎为了弥补这一休息耗去的时间，暴风又以十倍的力量袭来，撕扯、旋卷得更加凶狠。当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歇了一口气，从雪

橇上下来，走到尼基塔身边，想跟他谈谈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就猛地刮过一阵狂风。他二人不由得弯下身子，没来得及说话，只等这阵狂风过去。公马也不由得贴住两耳，晃动脑袋。这阵风刚刮过，尼基塔就脱下无指手套，把它们塞在腰带下面，往手上哈了一口热气，然后去解拱轭上的缰绳。

“你这是干什么？”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问。

“卸马，还能干什么？我没劲儿了，”尼基塔似乎抱歉地说。

“我们就走不出去了？”

“走不出去了，白折磨马。瞧，宝贝马已经不行了，”尼基塔指着乖乖地站在一旁听命的公马说，它那汗津津的壮健的两肋一起一落地喘着粗气。“得在这儿过夜，”他又说，仿佛打算在车马店过夜，而且动手去解公马的颈圈下的绳子。

颈圈下面的钩子松开了。

“我们会冻死吗？”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问。

“嘿，要冻死也没办法，”尼基塔说。

六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穿着两件皮袄，因此身上一点也不冷，尤其是在雪堆里折腾了一阵以后。然而，当他领悟到非在这里夜宿不可的时候，他的背上却象有一股寒气流过。为了使自己镇静，他在雪橇上坐下来，并且掏出烟卷和火柴。

这当儿，尼基塔卸了马。他解开马肚带和搭腰，取下缰绳和轭索，旋开拱轭，同时不停地和公马说话，鼓励它。

“喂，出来，出来！”他说着把公马从两根车辕之间拉了出来。“咱们就把你拴在这儿。给你点麦秸，解了嚼子，”他一边说一边

这样做。“吃点草你心里就会好受一些。”

尼基塔的话显然并没有使公马的心情平静下来，它惊惶不安，一面倒换着蹄子，一面向雪橇这边靠，背对风站定，用头擦尼基塔的袖子。

似乎只是为了表示不辜负尼基塔喂草的盛情，公马有一次突然从雪橇里叼了一束麦秸，但是又觉得现在顾不上吃草，当即抛开，狂风转眼间已将麦秸吹散，并且盖上了雪花。

“现在咱们来做个记号吧，”尼基塔说。他使雪橇正面对着风，又用马的搭腰把两根车辕扎在一起，将它们竖立起来，靠在前车上。“要是咱们给雪埋了，好心人就会看见这两根车辕，把我们刨出来，”尼基塔说着拍了拍无指手套，重新戴上。“老辈人就是这么教的。”

这当儿，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松开皮袄，用下摆挡着风，在一个钢火柴匣上划火柴。由于他的两手发抖，一根根的火柴刚刚划着，还没有送到纸烟跟前，就被风吹灭了。最后，一根火柴总算燃了起来，刹那间照亮了皮袄的毛皮、他的一只手朝里弯的食指上戴的一枚金戒指，还有从被雪覆盖的絮垫下面钻出来的燕麦麦秸。烟点着了。他贪馋地吸了两口，把烟气吞了下去，又从口髭间吐出雾来。他想再吸一口，然而烟卷的火头被风刮跑了，和麦秸朝同一个方向飞去。

不过这几口烟使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高兴起来。

“过夜就过夜吧！”他坚决地说。

“等一等，我再做一面旗，”他又说。他拿起刚才从皮衣领上解下来扔在雪橇里的颈巾，脱了手套，站到前车上去，举起双手，够到搭腰，然后将颈巾牢牢地系在搭腰上，靠近一根车辕。

那颈巾立刻狂舞起来，一会儿贴在车辕上，一会儿又大大

张开，在风中发出啪啪的响声。

“瞧，多好！”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他一边欣赏自己的作品，一边坐到雪橇里去。“两个人挨着暖和些，就是坐不下，”他说。

“我有地方，”尼基塔说。“不过得给马盖上点东西，这宝贝出了一身汗。让我一下，”他说着走到雪橇跟前，伸手到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身子底下拉出一个絮垫来。

他把絮垫一叠为二，先拿下皮马套和辕枕，再将絮垫盖在公马身上。

“总要暖和一点吧，小傻瓜，”尼基塔说着又在絮垫上面给公马戴上皮马套和辕枕。做完这件事，他回到雪橇跟前说：“您不要麻袋片吧？麦秸也给我一点。”

尼基塔从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身子底下拿了麻袋片和麦秸，走到雪橇背后，在雪地上给自己刨了一个坑，先铺上麦秸，随后把帽子拉得低低的，用大呢袍裹好身子，又拿麻袋片盖在上面，靠着为他挡风雪的树皮后座，坐在铺了麦秸的坑里。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对尼基塔的这种做法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一般说来，他对农民的愚昧无知都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准备就寝。

他把雪橇里剩下的麦秸铺平，在腰下垫厚一点，又将两只手插进袖管里，头靠在避风的前车一角。

他不想睡。他躺在那里想，想的不外乎是构成他的生活的唯一目的、意义、快乐和骄傲的事情，即他赚了多少钱，还能赚多少钱；他知道的那些人赚了多少钱，手头有多少钱；他们过去是怎样赚钱的，现在又怎样赚钱，他怎样才能象他们那样再赚一大笔钱。购买戈里亚奇金林对他说来意义重大。他指望着在这上

面一下子也许赚到一万。于是他开始估算秋天他看过的那片树林的价值，当时他把两俄亩上的树都数了一遍。

“橡树砍了做雪橇滑木。房架材是现成的。一俄亩还能剩下三十立方俄丈柴火，”他对自己说。“一俄亩至少能赚二百二十五卢布。五十六俄亩呢？五十六乘一百加五十六乘一百加五十六乘十加五十六乘十加五十六乘五。”他发现，共赚一万二千多，不过因为手头没有算盘，他弄不清楚确切的数字是多少。“一万我是不出的，出八千还得扣除林间空地。我再给丈量土地的人一点油水，一百或者一百五吧，他就会给我量出五俄亩的林间空地来。八千那地主也肯卖。我一到就塞给他三千。也许他就软下来了。”想到这里，他用下臂碰了碰衣袋里的钱包。“转弯以后我们是怎么走错的，天晓得！这儿应该有林子和护林小屋。也该听得见狗叫啊。该死的东西，要它们叫的时候它们又不叫了。”他把捂着耳朵的衣领拉开，倾听着。仍旧只听得见风在呼啸，挂在车辕间的颈巾发出啪啪的响声，雪花笃笃地扑打着雪橇的树皮车板。他又把耳朵捂住。

“早知如此，就该留在那边过夜。算了，明天到也一样。只是白白浪费了一天。在这种天气人家也不会去。”于是他想起，九日以前屠夫得付给他买阉羊的钱。“他想亲自来，要是我不在家，老婆可不会收钱。太没文化啦。不会应酬。”他接着往下想，于是回忆起他妻子如何应酬不了昨天来他家过节的区警察局局长。“妇道人家嘛！她见过什么？父母在世的时候咱们家象什么样子？不过是个阔乡巴佬，全部财产就是碾米机加车马店。而这十五年来我做了多少事？开了一间小铺、两处酒馆，外加磨坊、粮站，两个田庄出租，还盖了一座带粮仓的铁皮顶房子，”他自豪地想，“可不是父亲在世时候的景况了！如今这一带谁出

名？布列胡诺夫。

“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我心里总想着生意，拚命干，不象别人——要么懒，要么做蠢事。我一夜一夜不睡觉。不管刮不刮暴风雪都出门。事情就干成了。他们以为钱是开开玩笑就能赚到的。没有那回事，你得出力气，伤脑筋。还得象这样在露天过夜，不睡觉。想得翻来覆去不安稳，”他得意地想道。“他们以为，人有出息是靠运气。瞧，米罗诺夫现在是百万富翁了。到底为什么？干吧。上帝就会赏赐的。只要上帝保佑你健康就行。”

想到自己也能成为象米罗诺夫那样的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兴奋起来，很想跟什么人谈谈。但是他找不到人说话……如果能走到戈里亚奇金诺，他就可以跟那位地主谈，说得他晕头转向。

“哟，风刮得这样猛！雪铺得这样厚，天亮了我们也走不出去！”他倾听着阵阵的风声想道，这一阵阵的风猛吹前车，把它吹得弯下来，雪花扑打在树皮车板上。他抬起半个身子向四周望了望：在动荡的白色暗夜中，只看得见公马的黑头，它那盖着在风中摆动的絮垫的脊背，还有绾起来的粗大的马尾。前后左右就只有单调的动荡的白色暗夜了，它时而似乎明亮起来，时而又显得更加黑暗。

“我真不该听尼基塔的话，”他想。“得往前走，总能走出去。哪怕再回到格里什金诺，也好在塔拉斯家里过夜啊。现在你就坐一夜吧。刚才不是想得挺好吗？对了，上帝赏赐给努力干的人，而不赏赐给懒蛋、傻瓜。应该抽支烟！”他坐起来，摸出烟盒，翻过身来趴在雪橇里，用衣襟挡风把火柴划着，可是风找到一条缝，把火柴一根一根都吹灭了。最后他总算燃起一根，点上了烟。他终于达到目的，心里很高兴。虽然那支烟多半让风抽了，

他到底还是吸了两三口，因此又高兴起来。他再一次倒在后座上，蒙了头，又开始回忆和幻想，随后完全是突然间迷迷糊糊地打起盹儿来。

忽然象是有东西撞了他一下，把他惊醒了。不知是公马从他身子底下抽了麦秸，还是他心里动了一下，总之，他醒过来，心跳得很快，很剧烈，使他觉得雪橇都在颤动。他睁开眼睛。四周依然如故，只是天似乎亮一点了。"天快亮了，"他想，"也许不久就是早晨了。"然而他立刻又想起，天亮了一点只是因为月亮升上来了。他抬起半个身子，先看看公马。公马仍旧背对着风站在那里，浑身抖颤着。盖满雪花的絮垫有一边掀开了，皮马套也滑到一旁去，洒满雪花的马头和随风飞扬的鬃毛现在看得清楚一些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俯身向车后看了一眼。尼基塔仍旧保持着坐下去的姿势。他身上盖的麻袋片和一双脚都铺上了厚厚一层雪花。"可别冻死了，他身上衣服单薄。还得给他偿命呢。老百姓就是不明事理。愚昧无知啊！"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这样想着，就要把马身上的絮垫拿过来给尼基塔盖上，但是起来或者翻一翻身都很冷，再说他也怕把马冻死。"我把他带来干什么？都怪她蠢！"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想起不称心的妻子，又卧倒在前车的一角他刚才躺过的地方。"叔叔有一次就这样在雪地里坐了一夜，"他回忆起来，"倒也没出什么事。可谢瓦斯季扬是给人家刨出来的。"于是他眼前出现了那情景，"他死了，整个人都冻硬了，就象冰冻猪胴。

"要是留在格里什金诺过夜，那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他把衣服紧紧裹在身上，不让皮毛的热气白白跑掉，脖子、膝盖、脚掌，到处都热呼呼的。他闭上眼睛，极力想再入睡。然而无论他怎样努力，却再也不能入睡了，反倒觉得精神抖擞。他又开始计

算赢利和别人欠他的债，又对自己夸耀一番，很满意自己和自己的景况，不过暗暗袭上心头的恐惧和悔恨——悔恨自己没有留在格里什金诺过夜——现在总来打断他的思路。“躺在条凳上，暖暖和和的，那有多好。”他翻了几次身，极力想把身子摆得舒服一点，少受点风，但是怎么也摆不好。他又抬起半个身子，变换姿势，把脚裹上，闭了眼睛，安静下来。或许是蜷缩着的脚在结实的毡靴里开始作痛，或许是什么地方透风了，他躺了一会儿，又懊恼地想，如果现在他安安稳稳躺在格里什金诺那暖和的屋子里就好了。于是他又起来，翻身，裹身子，重新摆姿势。

有一次，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觉得他听见远远地有公鸡叫了一声。他高兴极了，掀开皮袄，凝神细听。然而无论他怎样凝神，却听不见什么，只有风在车辕之间呼啸，吹得那颈巾啪啪地响，还有雪花扑打在车板上的声音。

尼基塔一直保持着当晚坐下去的姿势，一动不动。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叫了他两三次，他也不回答。“他没有什么可愁的，准睡着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烦闷地想，同时向雪橇后被厚厚一层雪花覆盖着的尼基塔张望。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折腾了二十来次。他觉得这一夜不会到头了。“现在大概快到早晨了，”有一次他起来向四周眺望，心里这样想。“让我来看看表。解开衣服会冻着。可是如果发现快到早晨了，总会快活一些。那我们就套马。”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在内心深处知道，现在不会是早晨。但是他越来越胆怯，因此要向自己证明一下，同时也是欺骗自己。他小心翼翼地松开皮袄的扣钩，把手伸进怀里去摸了许久，终于摸到了背心。他好不容易才掏出他那只饰有珐琅花的银表来看。因为没有灯火，什么也看不见。他又趴在雪橇里，就

象刚才点烟那样，拿出火柴来划。这回他做得麻利一些了。他摸到一根磷头最大的火柴，一下子就划着了。于是他把表盘放在亮光下面看了一眼，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才十二点十分。漫漫长夜还在前头。

“唉，夜真长啊！”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想到这一点就觉得脊背发凉。他又扣好衣服，蒙头躺在雪橇的一角，打算耐心地等下去。忽然，透过单调的风声，他清楚地听到了一种新的活物的声音。这声音正不紧不慢地一刻刻大起来，大到听得十分清楚的程度，接着又不紧不慢地小下去。毫无疑问，这是一只狼。这只狼就在不远的地方嚎叫，顺风可以清楚地听见它怎样运动它的颚骨，变换着声调。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把衣领翻开，仔细倾听。公马也紧张地听着，两只耳朵直动。等到那狼结束了一声嚎叫的时候，公马就倒换了一下蹄子，警惕地打了个响鼻。这样一来，瓦西里·安德烈伊奇不仅无法入睡，而且无法平静下来。不管他怎样努力算他的帐，谋划他的生意，陶醉于他的声望、尊严和财富，他心里的恐惧只是增大起来，终于一个念头占了绝对优势，挤掉了一切其他念头，那就是：他为什么不在格里什金诺留宿啊？

“管它林子不林子，不买这林子我的生意也做得挺好。真该留宿的！”他对自己说。“据说，喝醉酒的人经常冻死。我喝酒了啊！”他心里想。于是他留心体察自己的感觉，发现身上开始发抖了，连自己也不知道是冷得发抖还是怕得发抖。他试着象先前那样蒙头躺着，但是做不到了。他躺不住，想起来做点事，以此压下心头产生的、他感到自己克制不了的恐惧。他又拿出烟卷和火柴，可是火柴只剩下三根，而且是最差的三根，都划不着。

“见鬼去吧，该死的东西，滚开！”他骂道，连自己也不知道骂

谁，然后把揉碎的烟卷扔了。他还想把火柴盒也扔掉，但是中途停下来，把它塞进衣袋里。他忽然非常不安，在雪橇里待不住了。他便爬下去，背风站着，重新低低地系紧他的腰带。

“干吗躺着等死！骑上马走，”他忽然起了这样的念头。“背上有人，马就不会停下来。至于他，”他指尼基塔，“死活一个样！他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没有什么舍不下的。我可不然，感谢上帝，我还有的是好日子过呢……”

于是他解了马，把缰绳套在马脖子上，想跨上去。然而两件皮袄加一双长筒靴实在太重，他滑了下来。他就站到雪橇上去，想从那里往马背上跨。然而雪橇在他的重压下晃了一晃，他又摔倒了。最后，第三次，他把马牵到雪橇跟前，小心地踩着雪橇边沿，总算上去了，横趴在马背上。他趴了一会儿，又往前挪了两下，这才把一只脚跨过马背，坐了起来，脚登在皮马套的纵向皮带上。雪橇晃了晃，惊醒了尼基塔，他抬起半个身子，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觉得他似乎说了什么话。

“听你们这些蠢货的话！就这么白白地完蛋吗？”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大声说。接着他就把被风掀开的皮袄下摆塞到膝头下面压住，掉转马头，驱赶它离开雪橇，朝着他以为是树林和护林小屋所在的方向走去。

七

尼基塔盖着麻袋片在雪橇后面坐下来以后，就一直那样坐着，连动也不动。象一切生活在天地间、缺吃少穿的人一样，他有耐性，能够安安静静地等几个小时，甚至几天，而不会感到烦躁不安。他听见主人叫他，但是没有回答，因为他不想动，也不

想回答。虽然因为喝了茶，后来又在积雪上爬了半天，身上还有余热，但是他知道，这点热量维持不了多久，而他又没有力气再用活动来暖身子——他觉得疲乏极了，就象一匹累得停步的马，无论用什么鞭子打它也不能使它再前进一步，于是主人明白了，要使它能够再干活，必须喂它吃草。尼基塔的那只穿着破靴子的脚变得冰凉，他已经感觉不到大脚趾的存在。此外，他的全身也越来越凉。这天夜里他可能会死、甚至必死无疑的念头便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不过并不特别令他不快，也不特别令他害怕。这个念头没有特别令他不快的原因是，他这一辈子并非经常过好日子，相反，天天做人家的奴仆，他已经渐渐做不动了。这个念头没有令他特别害怕的原因是，除了他服侍过的象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这样的主人以外，他总觉得自己今生还隶属于一位主要的主人，就是差他到世上来的那一位，并且知道，他死后将由那一位主人支配，而那一位主人是不会欺侮他的。“舍不得抛下住惯了的人间和习惯了的一切吧？嗯，不过有什么办法呢，也得对新的习惯习惯啊。”

“那是犯罪吗？”他想起自己曾经酗酒，喝掉了许多钱，虐待妻子，骂人，不去教堂做礼拜，不持斋，还有做忏悔的时候司祭指出他干过的一切恶事。“当然是犯罪。那又怎么样，这些罪过是我自找的吗？看来是上帝把我造成了这个样子。嘿，犯罪！那叫我怎么办啊？”

就这样，他起初想到这天夜里他可能会出事，后来却再也不去想了，只顾回首往事，它们不请自来，一一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时而想起马尔法来找他的情景，雇工们怎样酗酒，自己一次次拒绝喝酒；时而想起这次外出，塔拉斯的屋子，关于分家的谈话；时而想起自己的儿子，公马——它现在披着马衣，暖和了；

时而想起主人，他正在雪橇里翻来覆去，弄得雪橇咯吱咯吱响。“我看他自己也后悔不该出这趟门，”尼基塔想，“日子过得那么好，他才不想死呢。不象我们当雇工的。”这些回忆渐渐交织在一起，在他的脑海里乱成一团，于是他睡着了。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骑到马背上去的时候晃动了雪橇 背靠雪橇后部坐着的尼基塔就被甩开了，滑铁还打了他的脊背一下。他醒过来，不得不改变姿势。他吃力地伸了伸腿、抖掉腿上的雪花，站起身来。这时便有一股难以忍受的寒气穿透他的全身。他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以后，想请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把现在公马用不着的絮垫留给他盖，所以嚷了一句。

然而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头也不回地消失在雪尘中了。

尼基塔独自留下来以后，想了想他该怎么办。去找有人烟的地方吧，他已经没有力气。坐在老地方也不行，因为那里已经铺了一层雪。到雪橇里去，他觉得也暖和不过来，因为他没有东西盖身子，他的大呢袍和皮袄现在一点也不能御寒。他冷得象是只穿着一件衬衣。他毛骨悚然了。“上帝，天父啊！”他说。他意识到他不是一个人，有人听见他说的话，不会弃他于不顾，这使他安心了。他深深叹一口气，头上顶着麻袋片，爬到雪橇里，在主人的位子上躺下。

然而在雪橇里他怎么也暖和不过来。起初他浑身发抖，后来不抖了，他便渐渐失去知觉。是濒于死亡了呢，还是睡去了？他不知道，只觉得自己对两者都同样准备接受。

八

这当儿，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正鞭打脚踢地策马走向他不

知为什么以为是树林和护林小屋所在的方向。雪花糊住了他的眼睛，狂风似乎想阻止他前进，然而他向前弯着身子，不断地把皮袄衣襟拉过来塞在他的身子和妨碍他坐的冰凉的辕枕之间，同时不停地策马。马吃力地、然而却是顺从地走向他要它去的地方。

他觉得他一直往前走了五分钟了，可是除去马头和白色的荒原，什么也看不见，除去马耳边和自己的皮衣领边的风的呼啸，什么也听不见。

忽然，在他面前有一团黑黑的东西。他的心高兴得跳起来，他便向这黑东西走去，并且在其中似乎已经看见村里房屋的墙了。然而这黑东西不是静止不动的，它总在摇摆。这不是村庄，而是长在田埂上的一蓬高高的蒿草，从积雪下钻出来，在狂风中拚命摇摆，风把它压向一边，在其中发出呜呜的声音。这蓬被无情的风折磨着的蒿草的情状，不知为什么，使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震颤了一下。他连忙驱马向前，因此没有发现，在向这蓬蒿草走过来的时候，他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方向，现在正驱马走向另一边，而心里还以为是向护林小屋应在的方向走呢。不过马总是向右转，所以他总是把它往左边赶。

前面又有个黑黑的东西了。他高兴起来，满以为这回一定是村庄。不料这又是长着一蓬蒿草的田埂。那枯干的荒草也在拚命抖动，不知为什么叫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害怕。更何况这荒草旁边有被风刮下来的雪花盖得模糊了的马蹄印。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停下来，弯身仔细一看，的确是盖上一层薄雪的马蹄印，而且不可能是别人的马留下的，只可能是他的马留下的。他显然是在兜圈子，而且范围不大。“我会这么完蛋的！”他想。为了不被恐惧压倒，他更加用力策马，眼睛向白色的雪雾中望去，

其间仿佛有些仔细一看又灭了的光点。有一次，他似乎听见狗吠或者狼嚎，不过那声音微弱难辨，以至他不知道究竟是真听见了，还是觉得有那样的声音，但是他停下来，紧张地谛听着。

忽然间，他的耳边响起了一声可怕的、震耳欲聋的叫声，脚下的一切便都战栗摇动起来。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赶紧抓住马脖子，可是连马脖子也在发抖，可怕的叫声也变得更加可怕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有好几秒钟都神魂不定，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不过是公马仰天长啸了一声，也许是给自己鼓劲，也许是呼救。“呸，该死的东西！吓死我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自言自语说。他明白了恐惧产生的真实原因以后，反倒无法驱散它了。

“得好好想一想，要稳住，”他对自己说，同时却又抑止不住地驱马前行，没有注意到，现在他不是往顺风的方向走，而是往逆风的方向走了。他的身子，特别是裤裆间，由于没有遮拦，又总是碰着辕枕，冻得冰凉，而且疼痛，手和腿都在颤抖，呼吸也时断时续。他看到自己会死在这片可怕的雪原上，没有活路了。

忽然，公马在他的身子下面一跌，陷进雪堆里，并且挣扎着向一侧倒去。瓦西里·安德烈伊奇从马背上跳下来，在往下跳的时候扯歪了脚踩着的皮马套，也掀翻了手抓着的辕枕。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刚跳下去，公马就站稳了，它向前一冲，纵了一下，再纵一下，又长啸一声，然后拖着絮垫和皮马套在视野中消失，留下瓦西里·安德烈伊奇一个人在雪堆中。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跟在马后面追去，然而积雪太深，两件皮袄又那样重，他的每一条腿都陷到膝盖以上，走了不过二十步，他已经喘得只好停下来。“树林、阉羊、租金、小铺、酒馆、铁皮顶的房子和粮仓，还有继承人，”他想，“这一切可怎么丢得下啊？这算什么？不

行！”他脑海里闪过这个念头。不知怎地，他想起在风中摇摆的蒿草，他两次从它旁边走过。于是，他突然感到恐惧，甚至不肯相信刚才发生的事是真实的。他想：“这都是梦吧？”他要清醒过来，但是没法再清醒啦。这是真正的雪，正扑打着他的脸，洒在他的丢失了手套的右手上，把手冻得冰凉；这是真正的荒原，现在只剩他孤零零一个人，就象那蓬蒿草，等着不可避免即将到来的毫无意义的死。

“圣母啊，教导我们禁欲的圣徒尼古拉啊，”他想起昨天的祈祷、穿金衣的黑面圣像和他卖出去给人敬这圣像的蜡烛，那些蜡烛当即就给他送回来，烛芯刚烧了一点的就被他藏在抽屉里了。现在他求助于这位灵验的圣尼古拉，许下愿要去向他祈祷供蜡烛。不过，毫无疑问，此刻他心里很清楚，那圣像的面孔、法衣、蜡烛、教士、祈祷等等在教堂里十分重要和需要，而在这荒原上对他却爱莫能助，蜡烛和祈祷与他此时的困境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联系。“不能丧气，”他想。“得跟着马蹄印往前走，不然连这些印子也要被雪盖住了，”他又想。“它把我带出去，我再把它抓住。不过别忙，太性急反而要倒霉。”他心里虽然是想慢慢走，两条腿却急急忙忙向前奔去，他跑着，不断跌倒，爬起来，再跌倒。在积雪不深的地方，马蹄印已经变得难以辨认了。“我完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想，“我会失去马的踪迹，赶不上马了。”就在这时候，他向前一望，发现一个黑的东西。这是公马，而且不仅只是公马，还有雪橇和系着颈巾的车辕。公马身上的皮马套和絮垫歪在一边，马现在也不是在原来的地方，而是挨着车辕站着，并且晃着脑袋，因为被脚踩住的缰绳把它的脑袋往下拉。原来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陷下去的洼地就是他和尼基塔起先曾经陷下去的那个洼地，公马刚才驮着他往回走，回到雪

橇跟前来，而他从公马背上跳下来的地方离开雪橇所在的地方不过五十步远。

九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终于来到雪橇跟前，他抓住雪橇，一动不动地站了好久，极力使自己镇静下来，歇一口气。尼基塔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但是雪橇里躺着一个东西，上面已经盖了一层白雪。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猜到，这就是尼基塔。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的恐惧现在完全消失了，如果说他还害怕什么，那只是他刚才在马背上，尤其是一个人陷在雪堆里的时候曾经体验过的恐惧的可怕心理状态。无论如何不应该再让自己有这种恐惧心理了，为此就得做点事情。首先，他背对着风松开皮袄。等到他歇了一口气以后，他就把皮靴和左手手套里的雪抖出来；右手手套已经丢失，没有希望找到，大概一半已经埋在雪里了。接下去他又低低地系紧腰带，每当他从自己的小铺里走出去买农民用大车运来的粮食以前，他总要这样紧一紧腰带，准备行动。他想到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公马的一只被缠住的脚放开。他就这样做了，解开缰绳，把公马重新拴在老地方——前车的铁环上，然后走到公马身后，以便把它身上的皮马套、辕枕和絮垫扶正。就在这时候，他发现雪橇里的那个东西动了起来，从覆盖着它的白雪下面抬起了尼基塔的头。冻得发僵的尼基塔显然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抬起半个身子，坐了起来，而且有点奇特地在鼻子前面挥着手，就象赶苍蝇一样。他一面挥手一面在说什么，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觉得是叫他。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放下没来得及扶正的絮垫，走到雪橇跟前去。

“你怎么啦?”他问。“你说什么?”

“我要—要—要死啦，就是这话，”尼基塔断断续续地、艰难地说。“我挣的钱你就交给我儿子，给老婆也一样。”

“怎么，冻坏了?”瓦西里·安德烈伊奇问。

“我觉得死神来了……宽恕我吧，看在基督面上……”尼基塔用哭腔说，两只手仍旧在脸孔前面挥动，就象在赶苍蝇一样。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沉默地、一动不动地站了片刻，随后他忽然怀着在成交一笔赚钱的买卖时与人击掌为定的那种决心倒退一步，挽起皮袄袖子，动手清除尼基塔身上的和雪橇里的积雪。清除掉积雪以后，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连忙解开腰带，把皮袄拉平，推了推尼基塔，然后躺在他身上，不仅用自己的皮袄，同时也用自己的整个热呼呼的身体覆盖着他。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把皮袄的衣襟塞在雪橇壁和尼基塔的身体之间，又用自己的两个膝盖压住皮袄的下摆，就这样趴在尼基塔的身上，头顶着前车壁。现在他已经听不见公马的动静和狂风的呼啸了，只倾听着尼基塔的呼吸。尼基塔一动不动地躺了许久，然后才大声叹了一口气，动了动身子。

“瞧，你还说你要死了呢。躺着暖和暖和吧，我们就象这样……”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说。

叫他自己万分惊奇的是，往下他说不出话来了，因为眼泪夺眶而出，下颚抖得厉害。他不再说话，只把升上喉头的东西咽下去。“我显然是吓着了，浑身无力，”他想。不过这种浑身无力的感觉非但没有令他不快，反而给予他一种特殊的、他从未体验过的欢乐。

“我们就象这样，”他对自己说，同时体验到一种特别庄严的感动。他这样默默地躺了相当久，不时用皮袄的毛擦去泪水，又

用膝盖压住被风掀起来的右边的衣襟。

不过他非常想对人讲一讲他心里的快乐。

“米基塔!”他说。

“挺好，暖和了，”尼基塔在下面答应道。

“是这样，伙计，我差点完蛋了。那你就会冻死，我也会……”

这时候，他的颧骨又颤抖起来，眼睛里又充满了泪水，他说不下去了。

“没关系，”他想，“我心里明白我知道了什么。”

于是他安静下来。他这样躺了许久。

尼基塔在下面使他觉得暖和，皮袄盖在上面也使他觉得暖和，只是他那在尼基塔的身体两边拉着衣襟的一双手和盖着皮袄又总被风掀开的两条腿渐渐冻僵了。没有手套的右手冻得尤其厉害。然而他既不去想自己的腿，也不去想自己的手，只想着怎样使躺在他下面的雇工暖和过来。

他向公马望过几眼，看见它的背上什么东西也没有，絮垫和皮马套掉在雪地上，应该起来给马盖上点东西。但是他一刻也不肯丢下尼基塔，不肯破坏他现在所处的快乐心境。他现在一点恐惧的感觉也没有了。

“他大概不会露到外面去了，”他在心里对自己说的是，他要让雇工暖和过来，口气仍旧是夸耀的，好象他谈自己的买卖一样。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这样躺了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并没有注意时间是怎样过去的。起初在他的脑海里浮过暴风雪、车辕、拱轭下的公马的印象，它们都在眼前乱晃。他也想到躺在他下面的尼基塔。接下去有关节日、妻子、区警察局局长、蜡烛

箱、在这木箱下面躺着的尼基塔的回忆便渐渐交织在一起了。随后他想到的是买东西卖东西的农民、白色的墙、有铁皮顶的房子——底下躺着尼基塔。然后这一切又都混在一起，这个钻到那个里面，仿佛汇成白昼的光亮的七彩，各种不同的印象汇成一个乌有，他睡着了。他睡了很久，没有做梦，但是黎明前又做起梦来。他觉得自己似乎是站在蜡烛箱旁，吉洪的老婆向他要一支五戈比的蜡烛过节用，他想拿一支给她，但是两只手在衣袋里抽不出来。他想从木箱旁绕过去，可又迈不开腿，新的、刷得干干净净的套鞋长在石头地面上了，脚抬不起也抽不出。忽然，蜡烛箱不再是蜡烛箱了，变成了床铺，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看见自己趴在蜡烛箱上，也就是自己的床上，在自己家里。他躺在床上，爬不起来，可是他得起来，因为区警察局局长伊万·马特维伊奇就要来了，他得跟伊万·马特维伊奇一起去买林子，或者去把公马身上的皮马套扶正。于是他问妻子："米古拉夫娜，他没来吧?"妻子回答说："没有，没来。"他听见有人乘车来到阶前。一定是他。不对，车子过去了。"米古拉夫娜，米古拉夫娜，还没来吗?""没有。"他躺在床上，还是起不来，而且总在等候，等得心里既害怕又高兴。忽然，令他高兴的事实现了：他等候的人来了，不过并不是区警察局局长伊万·马特维伊奇，而是另外一个人，那正是他等候的人。这个人来了，而且呼唤他的名字，呼唤他的名字的这个人就是命令他躺在尼基塔身上的人。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感到高兴的是，这个人是来接他的。"我来了!"他快活地喊道，喊声惊醒了他自己。他渐渐醒来，但他已经完全不是入睡时的他了。他要起来，可是起不来；要动一动手，动不了；动一动腿——也不行。他要转过头去——连这都做不到。他觉得奇怪，然而一点也不因此难过。他明白，这是死亡，却一点也不因此难过。

他想起，尼基塔躺在他下面，已经暖和过来，还活着。于是他觉得他就是尼基塔，而尼基塔就是他。他觉得他的生命不在自己的身体里面，而在尼基塔的身体里面。他紧张起听觉，听见尼基塔的呼吸，甚至听见尼基塔的轻微的鼾声。"尼基塔活着，这就是说，我也活着，"他庄严地对自己说。

他又想起钱、小铺、住房、买卖、千千万万个米罗诺夫。他很难理解，为什么名叫瓦西里·布列胡诺夫的这个人要做他做过的那些事情。"还不是因为他不明事理，"他这样想着瓦西里·布列胡诺夫。"过去我不懂，那么现在我懂了。现在不会错了。现在我懂。"他又听见刚才呼唤过他的那个人在喊他。"我来了，我来了！"他的整个身心都在快乐地、感动地说。他觉得他自由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束缚他了。

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再也看不见，听不到，感觉不出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了。

四周仍旧是漫天大雪。夹雪的旋风仍旧打着转儿，把雪花洒到僵死的瓦西里·安德烈伊奇的皮袄上，洒到浑身颤抖的公马身上，洒到只隐约可见的雪橇上，洒到躺卧在雪橇深处、在已经僵死的主人下面的暖和过来的尼基塔身上。

十

黎明前，尼基塔醒了。是一股又开始穿透他的脊背的寒气把他弄醒的。他梦见，他从磨坊拉了一车主人的面粉回来，过小河的时候没走到桥上，把车子陷进泥里去了。他看见自己钻到车子底下去，挺直了脊背把车子举了起来。怪事！车子不动了，竟贴在他的脊背上，他既不能把车子举起来，又不能从车子底下

爬出去。“得了吧，”他对那个拿车子压在他背上的人说。“把面袋卸下去！”但是车子越来越冷地压着他。忽然，有个挺特别的东西敲了一下，他完全醒过来，想起了一切。冰冷的车子是趴在他身上的冻死了的主人。敲了一下的是公马，它用蹄子踢了雪橇两下。

“安德烈伊奇，喂，安德烈伊奇！”尼基塔已经预感到真实情况是什么，他绷紧了脊背上的肌肉，小心翼翼地呼唤主人。

然而安德烈伊奇不回答，他的肚子、腿脚都是硬梆梆、冷冰冰、沉甸甸的，象秤砣一样。

“准是死了。愿他进天国！”尼基塔想。

他转动着头，把面前的雪扒到一边去，睁开眼睛。天亮了，风仍在车辕之间呼啸，雪仍在纷纷下落，只是不再扑打雪橇的车壁，而是无声地洒在雪橇上和公马身上，越积越高，而且再也听不见公马有一点动静和一丝气息了。“准是连它也冻死了，”尼基塔想。的确，刚才公马踢了雪橇两下，惊醒了尼基塔，那就是已经完全冻僵的公马在死前要站稳脚跟的最后挣扎了。

“主啊，看样子你来召我啦。”尼基塔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你的神圣意旨。就是叫人害怕。不过人生百年总有一死。那就快一点吧……”于是他又把手藏起来，闭上眼睛，昏昏沉沉的，满以为现在他已经处在濒死状态之中。

第二天午饭时分农民们才在离开大路三十俄丈、离开村庄半俄里的地方用铁铲把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和尼基塔刨了出来。

雪堆得比雪橇高了，但是车辕和挂在车辕之间的颈巾还看得见。公马齐腹埋在雪中，背上的皮马套和絮垫歪在一边，周身雪白的站在那里，把僵死的头紧靠在冻硬了的前颈上，两个鼻孔

里都结了冰柱，眼睛也挂了霜，结了泪珠一般的冰。一夜之间它瘦了许多，只剩下一架骨头和一张皮。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冻得象冰冻猪胴，农民们把他从尼基塔身上推下去的时候，他仍旧叉开着两条腿。他那双鹞鹰眼结了冰，修得短短的口髭下面的张开的嘴里填满了雪。尼基塔还活着，虽然浑身都冻僵了。人们把他唤醒的时候，他自信已经死去，眼前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在阳世，而是在阴间。当他听到农民大叫大喊，把冻硬的瓦西里·安德烈伊奇从他身上推下去，把他刨出来的时候，他起初觉得奇怪，怎么在阴间农民也这样叫喊，也有这样的肉身。等到他明白了自己还在这里，在阳世，尤其是感觉到两只脚的脚趾都已冻坏的时候，他竟因此难过，而不是高兴。

尼基塔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月。他的三个脚趾被切除，其余的都长好了，所以他还能劳动。他又活了二十年，先是当雇工，到了暮年就做了更夫。今年他才在家中死去，象他希望的那样，躺在圣像下面，手里捧着一支点燃的蜡烛。临终时他请求老伴原谅，他也原谅了老伴和箍桶匠的事，同儿孙们一一告别后才死去，真心诚意地高兴能够以一死给儿子和儿媳减少一张吃饭的嘴，同时自己真正得以由这一种令他苦恼够了的生活过渡到他一年年一刻刻越来越理解、越来越向往的另一种生活中去。他这回真正死去、在那边醒过来以后，情形是好些还是更坏？他在那边是失望了还是找到了他所期待的一切呢？我们大家不久就会知道。

（1895年）

陈　馥译

谢尔盖神父

一

四十年代，在彼得堡发生了一件使大家惊奇的事：一位美男子，公爵，胸甲骑兵团禁卫骑兵连连长，大家都预言，他将被提升为侍从武官，拿稳了随侍皇帝尼古拉一世的灿烂前程，可是他在与深得皇后宠幸的美丽的宫中女官举行婚礼前一个月，突然呈请退职，断绝了同未婚妻的关系，把自己一处不大的田庄交给了妹妹，进了修道院，想要出家当修士。这件事看来非同寻常，对于不知道内情的人更是不可思议；可是对于斯捷潘·卡萨茨基公爵本人，发生这一切是如此合乎自然，他简直不能想象，除此以外他还能有别的做法。

斯捷潘·卡萨茨基的父亲是一位退伍的禁卫军上校，他死的时候，儿子才十二岁。他临终时嘱咐，不要把儿子留在家里，应该把他送进武备学校①。母亲虽然舍不得让儿子离开家，但是她不敢违拗亡夫的遗愿，还是把他送进了武备学校。这位遗孀自己也携同女儿瓦尔瓦拉移居彼得堡，以便在儿子所在的地方住下来，逢年过节的时候接他回家。

这孩子才华出众，自尊心很强，因此，他各门功课都名列第一，特别是他酷爱的数学，成绩更加拔尖。在队列训练和骑马方

① 这是沙俄为贵族子弟开办的一种军官学校。

面，他也同样名列前茅。虽然他比一般人个子要高，但是长得英俊潇洒。此外，倘不是他性情暴躁，在操行上也是个模范生。他不喝酒，不好色，刚正不阿。唯一妨碍他为人表率的，是他那一触即发、暴跳如雷的性格。当他怒火爆发的时候，他就完全失去了自制力，变成一头野兽。有一次，一个同学拿他收藏的矿物标本开了句玩笑，他差点把这个同学从窗口扔出去。另一次，他差点完蛋：他把一大盘肉丸子扣到庶务官的脸上，向这个军官扑过去，揍他；揍他的原因，据说是他说话不算数，并且当面撒谎。倘若不是校长把这件事遮盖过去，把庶务官逐出校门，他一定要被黜当兵。

他十八岁毕业，进贵族禁卫团当了军官。他还在武备学校的时候，皇帝尼古拉·帕夫洛维奇①就认识他，进了禁卫团以后，皇帝也对他十分赏识，因此大家预言，他稳可以当上侍从武官。而卡萨茨基也非常想得到这个，这不仅是出于虚荣心，主要是因为他还在武备学校的时候就热烈地，正是热烈地爱着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每当尼古拉·帕夫洛维奇——身穿军服、唇髭上有一只鹰钩鼻、蓄着剪短的连鬓胡子、身材颀长、昂首挺胸，健步走进武备学校（他常来看他们），声音洪亮地向学生们问好的时候，卡萨茨基就感到恋人般的狂喜，正如他后来遇到他的意中人所感到的那种狂喜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他对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的一片痴情更为强烈。他真想有机会向他表露一下自己的无限忠心，甘愿为他作出任何牺牲，甚至慷慨捐躯。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也知道这种狂热是什么引起的，就故意激发它。他同军校学生一起玩，让他们随侍左右，他对他们一会儿象孩子似的

---

① 即沙皇尼古拉一世。

随便，一会儿很友好，一会儿又庄严肃穆。在卡萨茨基最近发生的殴打军官的事情之后，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对卡萨茨基未置一词，但是当卡萨茨基走到他的身边，他又故作姿态地叫他走开，并且皱紧眉头，举起手指表示威胁。后来，他在临走的时候又说：

"您要明白，一切我都知道，不过有些事我不想知道罢了。但是它们全在这里。"

他指了指心。

然而，当军校毕业生觐见皇上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提起这件事，而是象往常一样对他们说，为了他们能够为皇上和祖国效忠，他们有事全可以直接找他，他将永远是他们最好的朋友。大家象往常一样十分感动，而卡萨茨基想到过去打庶务官的事，不禁声泪俱下，发誓要鞠躬尽瘁，效忠于敬爱的沙皇。

卡萨茨基进禁卫团以后，他母亲就带了女儿先是搬到莫斯科，后来又搬回农村。卡萨茨基把财产的一半分给了妹妹。而他留下的那一半，仅够他在那个奢侈讲究的禁卫团里供自己花销。

从外表看，卡萨茨基似乎只是一个仕途得意，而又颇为出色的非常普通的年轻禁卫军人而已，但是他的内心中却进行着复杂而紧张的活动。这种内心活动从他小时候起就似乎是形形色色、层出不穷，但实质上万变不离其宗，归结到一点，就是不管做什么事，都力求尽善尽美，做出成绩，以博得人们的夸奖和惊叹。不管是军事训练还是一般功课，他都认真去做，非要得到夸奖，并把他提出来作为大家的表率才肯罢休。一件事达到了目的，就接着做另一件。他就这样在各门功课上都获得了第一。还在军官学校的时候，有一次，他发现他的法语会话不够流利，就全力以赴，力争达到掌握法语就象他掌握俄语一样。后来他学习下

棋，同样孜孜不倦，终于达到还在军校上学的时候就下得非常出色。

除了效忠沙皇和祖国这个总的人生使命之外，他还常常给自己提出一些其他目标，无论这些目标怎样微不足道，他还是全力以赴，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但是一当他达到了预定的目标，另一目标又立刻呈现在他的脑海，代替了从前的。这种力争出人头地，以及为了出人头地而力求达到预定的目标，充满了他的整个生活。为此，当他担任军官以后，他就立志要尽善尽美地精通本职工作，虽然他那抑制不住的暴躁性格积重难返，使他又屡犯军纪，有害于他的上进，但他还是很快成了一名模范军官。后来，他在上流社会的一次谈话中，感到自己受的普通教育尚有不足之处，他立志要充实它，于是就坐下来埋头读书，终于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后来他又立意在高等上流社会取得一种卓越的地位，学会了跳舞，而且跳得很好，他很快达到了目的：他被邀请参加上流社会的所有舞会和某些晚会。但是这一地位并没有使他满足。他习惯于事事领先，而在这件事上他离独占鳌头还差得远。

那时的高等社会，依我看，无论何时何地都由四种人组成：一，富有的宫廷显要；二，并不富有，但是在宫闱之内出生和长大的人；三，巴结朝廷显贵的富人；四，既不富有，又非出生宫闱，但对第一类和第二类曲意奉迎的人。卡萨茨基不属于前两类。卡萨茨基充其量只能纳入后两类之列。他刚踏入上流社会，便立志要与这个社会的一个女人搞上关系。出乎他的意料，他很快就达到了这个目的。但是他很快看到，他出入的那个阶层不过是较低的阶层罢了，还有更高的阶层，而在这个高等的宫廷阶层里，他虽然被接纳，但总显得是外人；他们对他彬彬有礼，但是言

语态度间往往流露出他们还有自己人在，而他并不是自己人。卡萨茨基想在那里成为自己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或者当上侍从武官（他正等待着这个），或者在这个圈子里结婚。他下决心要做到这一点。他看中了一个姑娘，这是一位美人和内侍女官，她不仅是他想要进入的那个社会里的自己人，而且是在这个高级圈子里所有身居要职、地位稳固的人努力想要接近的一个女人。这便是科罗特科娃伯爵小姐。卡萨茨基不单纯是为了自己的前程才去追求科罗特科娃小姐，她还异常妩媚，因此他很快就爱上了她。起先，她对他特别冷淡，但是后来突然全都变了，她变得很温存，她的母亲也特别殷勤地邀他到她们家作客。

卡萨茨基提出求婚，被接受了。他感到奇怪：他竟轻易地得到了这样的幸福，而且在她们母女俩的言语态度间又流露出某种特别的、令人奇怪的东西。他太钟情了，他太迷恋了，因此居然没有发现在城里几乎尽人皆知的一件事：他的未婚妻在一年前曾是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的情妇。

二

在预定举行婚礼的日子前两周①，卡萨茨基坐在沙皇村他的未婚妻的别墅里。这是一个炎热的五月天。未婚夫陪同未婚妻在花园里散了会儿步，在绿荫如盖的菩提树林荫道的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梅丽穿着一件白色的薄纱连衣裙，显得分外姣美。她仿佛是贞洁和爱的化身。她坐着，一会儿低下头，一会儿抬头望望这位魁梧的美男子。卡萨茨基特别温柔和特别小心翼

① 这是作者的疏忽。在第一章中提到的是在举行婚礼前一个月。

翼地在同她说话，唯恐自己有一个姿势、一句话玷污和亵渎了未婚妻的天使般的纯洁。卡萨茨基属于四十年代（现在已经绝迹）的这样一类人：他们在两性关系上对自己恣意放纵，内心也不谴责这种行为的不洁，但是却要求自己的妻子白璧无瑕、守身如玉。对自己圈子里每一个少女的这种白璧无瑕他们是尊重的，也这样来对待她们。男人可以纵情酒色的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和有害的。但是关于女人的那种观点却与现在年轻人的观点截然不同——现在的年轻人把每一个少女都看做是在寻找配偶的雌儿，我看上面的那种观点是有益的。少女们看见把她们这样神化，也就努力去多多少少做个女神。卡萨茨基就抱有对女人的这种观点，而且他也是这样来看待自己的未婚妻的。这天，他特别钟情，对未婚妻没有感觉到一丝一毫的肉欲，相反，他脉脉含情地看着她，就象看着一件高不可攀的东西似的。

他伸直自己高大的身躯，两手拄着军刀站在她面前。

"我现在才知道一个人所能体验到的全部幸福。这就是您，这就是你，"他怯怯地微笑着说，"给予我的幸福！"

他正处在这样的时期，还不习惯于对人称"你"。在精神上，他感到她高高在上。对这位天使称"你"，他感到害怕。

"由于……你，我才认识到我自己，认识到我比我想象的要好。"

"我早知道这个了。因此我才爱上了您。"

近处响起了夜莺的啼啭，微风过处，嫩绿的树叶在微微摆动。

他拿起她的手吻了一下，眼泪涌上了他的眼睛。她明白他是在感谢她刚才所说的她爱上了他。他走了几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走到她跟前坐下。

“您知道，你知道，得了，反正一样。我跟你亲近不是无私的，我想建立起跟上流社会的联系，但是后来……我了解了你，这与你相比是多么渺小啊。为了这个，你不生我的气吗？”

她没有回答，只是用手摸了摸他的手。

他明白，这个动作的意思是：“不，我不生气。”

“是的，你刚才说……”他踌躇了一下，他觉得这么说太无礼了，“你说，你爱上了我，但是，请原谅我，这我是相信的，但是除此以外，我总觉得还有什么东西在使你担忧，使你不安。这是什么呢？”

“对，要么现在，要么永远守口如瓶，”她想。“他反正会知道的。但是现在他决不会走掉。啊呀，倘若他走掉，这该多么可怕呀！”

她用爱恋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他那魁梧、高贵、健壮有力的身躯。现在她爱他胜过爱尼古拉。假如不是皇位，她才不愿意拿这个人去换皇上呢。

“您听我说。我不愿意不诚实。我应该把一切都说出来。您会问是什么？那就是，我曾经爱过别人。”

她用恳求的姿势把自己的手放在他身上。

他一言不发。

“您想知道是谁吗？对，是他，皇上。”

“我们大家都爱他，我想，您是在学校……”

“不，是在后来。这是一时的迷恋，但是后来就过去了。但是我应该说出来……”

“嗯，那又怎么样呢？”

“不，我不是一般地。”

她用双手蒙住脸。

“怎么？您委身给他了吗？”

她一言不发。

“做了情妇？”

她一言不发。

他跳了起来，脸象死人一样苍白，颧骨抽搐着，站在她面前。他现在想起了，有一次，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在涅瓦大街遇见他，曾向他亲切祝贺①。

“我的上帝，我干了什么呀，斯季瓦②！”

“别碰，别碰我。噢，多痛苦啊！”

他扭头向屋里走去。在屋里，他遇见了她的母亲。

“您怎么啦，公爵？我……”她看见他的脸以后，不作声了。血猝然涌上了他的脸。

“您知道这事，居然想利用我来替他们遮丑。倘若你们俩不是女人的话，”他在她的头顶举起了巨大的拳头，嚷了一声，便转身跑了出去。

假如他的未婚妻的情夫不是一国之君，他非打死他不可，但这人偏偏是他崇拜的沙皇。

第二天，他就递上假条并呈请退职，同时推说有病，什么人也不见，接着就到乡下去了。

夏天他是在自己的村子里度过的，顺便安排一下家务。夏天结束以后，他没有回彼得堡，而是进了修道院，出家当了修士。

他的母亲写信给他，劝他做事不要这样不留后路。他回信说，上帝的使命高于一切其他考虑，而他已经领悟到这个使命了。只有他妹妹一个人（她也象她哥哥一样骄傲和虚荣心很强）

---

① 指卡萨茨基同梅丽订婚一事。

② 斯季瓦是斯捷潘的小名。

了解他。

她明白，他所以去当修士，是为了比那些想要显示站得比他高的人站得更高。她对他的了解是正确的。他出家就是为了表明，他把别人以及从前他自己供职的时候认为非常重要的一切都视同粪土，而且他正登上一个新的高度，从那里可以居高临下地俯视他从前曾经羡慕过的芸芸众生。然而也不象他妹妹瓦莲卡① 所想的那样，只有这一种感情在主宰着他。他心中还有另一种瓦莲卡所不知道的、真正的宗教感情，这种感情同骄傲感以及凡事争先的愿望交织在一起，支配着他。过去他一直把梅丽（未婚妻）想象成圣洁的天使，对梅丽的失望和受到的侮辱是如此厉害，这一切就把他引向绝望，绝望又把他引向哪里呢？——引向上帝，引向在他心中从来没有被破坏过的童年的信仰。

三

在圣母节② 那天，卡萨茨基进了修道院。

修道院院长是一个贵族，一个博学的著述家和长老，也就是说，他隶属于由瓦拉希亚③ 沿袭下来的传统——修士必须毫无怨言地服从他选定的领导人和师父。修道院长是著名的阿姆夫罗西长老的徒弟，阿姆夫罗西是马卡里的徒弟，马卡里是列昂尼

---

① 瓦莲卡是瓦尔瓦拉的小名。

② 圣母节在俄历十月一日。

③ 瓦拉希亚——地区名，今已不用，在罗马尼亚西南部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之间。一七六三年，当时的著名宗教活动家派西·韦利奇科夫斯基应当地国王之请，来到瓦拉希亚整顿修道院，并担任德拉戈米尔纳修道院住持，以教规严格著称。

德长老的徒弟，列昂尼德又是派西·韦利奇科夫斯基①的徒弟。而卡萨茨基就拜这位修道院长为师。

卡萨茨基在修道院除了意识到他那种凌驾于别人之上的优越感之外，就象在他所做过的所有事情中那样，甚至在修道院里，他也竭力争取在外表和内心两方面做到尽善尽美，并从中找到乐趣。在禁卫团里，他不仅是一个无可指责的军官，而且他做的比上级要求的还多，从而扩大了完美的范围。同样，在修道院里，他也力求做一个完美无缺的修士：克尽厥职、克制、谦卑、宽厚、从行动到思想都很清白、顺从。特别是最后一个品德，或者说美德，减轻了他生活的艰难。修道院靠近首都，参观者不断，修士生活中的许多要求，都是他所不喜欢的，都在诱惑他，但是这一切都被顺从二字化为乌有：说长道短不是我的事，完成规定的职事才是我的本分，不管在圣遗骨②旁守灵，在唱诗班唱诗，或者在客舍记帐，一切可能产生的疑惑，不管是对什么事情，都被对长老的顺从扫除净尽。倘若不是顺从，他很可能为教堂祈祷的冗长和单调，参观者的熙来攘往，以及师兄弟们的无聊庸俗感到苦恼，但是现在这一切不但都被快乐地忍受了，而且成了他生活中的慰藉和支持："我不知道为什么同样的祷告一天必须听好几遍，但是我知道必须这样。由于知道必须这样，我就在这里面找到了乐趣。"长老曾对他说，正如为了维持生命必须有物质

---

① 派西·韦利奇科夫斯基（1722—1794），俄国十八世纪的著名宗教活动家，摩尔达维亚的尼亚梅茨基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他十七岁进修道院当修士，以苦修和生活严肃著称。曾创立一个特殊的修士团体圣以利亚隐修院。他曾到瓦拉希亚帮助国王整顿修道院。生平著译颇多，在宗教界很有名。

阿姆夫罗西、马卡里、列昂尼德均为俄国十九世纪的著名长老。

② 即被教会敬为圣徒的人死后留下的干尸。据说它能显灵，有神效。

食粮一样，为了维持精神生命，也必须有精神食粮——教堂的祈祷。他相信这话是对的，固然，有时候清早他虽然勉强起来参加教堂祈祷，但是这确实给予他无可置疑的安慰和快乐。快乐来自谦卑的意识，以及所作所为和长老的一切规定的毋庸置疑。他的生活的兴趣不仅在于越来越大地驯服自己的意志和越来越谦卑，而且还在于达到基督徒的一切美德，这些美德在最初一段时期他觉得是容易做到的。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送给了修道院而且毫不惋惜，他也不偷懒。对下属表示谦卑，在他不仅是容易的，而且带给他一种乐趣。甚至战胜淫欲之罪——无论是好色还是淫乱，他做起来也毫不费力。长老特别告诫他不要犯这个罪，但是卡萨茨基高兴的是，他并没有犯这个罪。

只有想起未婚妻使他痛苦。不仅是想起，甚至设想一下可能发生的事，都使他难受。他的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他所熟悉的那位皇上的宠姬，后来嫁了人，成了贤妻良母。她的丈夫身居要职，既有权，又有势，还有一个改邪归正的美丽的妻子。

在良好的时刻，这些思想并没有使卡萨茨基心烦意乱。当他在良好的时刻想起这些，他反而庆幸自己摆脱了这些诱惑。但往往也会出现这样的时刻，他赖以安身立命的一切突然在他眼前黯然失色，虽然不能说他不再信仰他所赖以生存的东西，但他不再看见它，不能再在自己心中唤起他所赖以生存的东西，而回忆和（说来可怕）对自己贸然出家的悔恨攫住了他整个的心。

对这种状况的拯救是一应职事——工作和从早到晚地整天祈祷。他象平常一样祈祷、跪拜，甚至超过平常，祈祷得更多了，但他只是用肉体在祈祷，没有灵魂。这样的状况常常持续一天，有时候两天，然后自行消失。但是这一天或者两天是可怕的。卡萨茨基感到他已不在自己，也不在上帝的掌握之中，而是处在

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下。在这个时期，他所能做和做过的一切，就是听从长老的教导，守身自持，清静无为，坐以待变。总的说来，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卡萨茨基不是凭自己的意志，而是凭长老的意志在生活，而在这个顺从中自有一种特别的宁静。

卡萨茨基就这样在他出家的第一所修道院里过了七年。在第三年末，他落发为修士司祭，赐名谢尔盖。落发对谢尔盖来说是一件重大的内心事件。他过去在领圣体血时也曾体验到一种莫大的欣慰和精神振奋；而现在，轮到他来主领祈祷了，主持奉献祈祷居然使他进入一种兴高采烈和深受感动的境界。但是后来这种感情越来越淡漠，有一次正赶上他处在他常有的这种被压抑的心情下主领祈祷，他感到连这也将消失。的确，这种感情衰退了，但是留下的习惯还在。

总的说来，在修道院生活的第七年，谢尔盖开始感到厌倦了。须要学习的一切和须要做到的一切，他都做到了，此外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

然而，麻木不仁的状态却越来越严重。也就在这时候，他知道了母亲的死耗和梅丽出嫁的消息。他对这两个消息都漠然置之。他的全部注意力和全部兴趣都集中在自己的内心生活。

在他出家的第四年，大主教对他特别垂青，为此长老对他说，如果上面有意委派他高级的职务，他是不应该拒绝的。于是修士的虚荣心便在他心中抬头了，而这正是修士们视为大忌的。他被指派到京城附近的一所修道院去。他想要拒绝，但是长老命令他接受。他只得接受委派，告别了长老，转到另一所修道院去。

这次调往京都的修道院，在谢尔盖的生活中是一件大事。各种各样的诱惑接踵而至，谢尔盖只好把全副精力都用来对付

这个。

在过去那所修道院里，女性的诱惑很少使谢尔盖感到痛苦，但是在这里，这种诱惑却以可怕的力量抬头了，甚至取得了某种固定的形式。有一个出名的品行不端的太太开始来勾引谢尔盖。她跟他攀谈，请他到她家里去作客。谢尔盖严词拒绝了，但他却被自己的愿望的明确性吓了一跳。他非常害怕，因此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长老，除此以外，他为了防范自己，又叫来了自己的年轻的徒弟，克服羞耻向他承认了自己的弱点，并请他看住他，除了祈祷和应做的职事以外，不让他到任何地方去。

除此以外，对谢尔盖的一个很大的促使他犯罪的诱惑是这所修道院的院长，一个在宗教界飞黄腾达、尘缘未断、八面玲珑的人，谢尔盖对他十分憎恶。无论谢尔盖怎样克制自己，他还是克制不了这种反感。他极力忍让，但是内心深处还是谴责他。这种不好的感情终于爆发了。

这事发生在他来新修道院的第二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圣母节那天，大教堂里正在进行彻夜祈祷。来客云集。修道院长亲自主领祈祷。谢尔盖神父站在自己通常站的位置上进行祈祷，也就是说，他正处在他祈祷时经常有的那种内心斗争的状态中，特别是在大教堂，不是由他亲自主领祈祷的时候。他的内心斗争表现在：那些参观者们，先生们，特别是女士们激怒了他。他极力对他们视而不见，不去看周围发生的一切：一个士兵怎样把人们推开，陪他们进来，女士们怎样互相把修士指给对方看——她们甚至常常指着他和另一位漂亮的修士。他仿佛给自己设了障眼物，除了圣像幛前的烛光、圣像和诵经的人以外，极力对一切视而不见；除了唱和念的祷告词以外，对一切听而不闻，除了那由于意识到自己正在做应该做的事而体验到的忘我

境界以外，任何别的感情也不去体会。当他听着和默诵着听过这么多次的祷告的时候，总是体验到这种忘我的境界。

他就这么站着，鞠躬行礼，在需要画十字的时候画十字，内心斗争着，一会儿潜心于冷静的谴责，一会儿又故意什么也不想，心如止水。正在这时候，法衣圣器室执事尼科季姆神父（这人对于谢尔盖神父也是促使他犯罪的一大诱惑——他对修道院长的阿谀奉承，使谢尔盖神父不由得常常要指责他）走到他的身边，向他深深一鞠躬，说院长叫他到祭坛去。谢尔盖神父整了整法衣，戴上修士帽，小心翼翼地穿过人群向祭坛走去。

"Lise,regardez à droite, c'est lui,"① 他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

"Où, Où? Il n'est pas tellement beau."②

他知道这是在说他。他一面听着，一面象往常受到诱惑时常常做的那样，不断地默祷："不要使我们受到诱惑。"他低下头，垂下眼睛，走过讲经台，绕过那些身穿法衣、这时正从圣像幛旁走过的唱诗班的领唱们，走进北边的门。他进了祭坛，按照惯例在胸口画着十字，向圣像深深鞠躬，然后抬起头来望了院长一眼。他用眼角看到在院长身旁还站着另一个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的人影，但是没有向他们转过身去。

院长身穿法衣，站在墙边。他从大肚子和肥胖的身体上披的法衣下面伸出短胖的小手抚摩着法衣上的金丝花边，正笑容可掬地和一个军人说话。那军人穿着缀有绣花缩写字、两肩饰有缕带的御前侍从的将军服。谢尔盖神父用自己的军人的习惯的眼睛一下就看清了这些花字和缕带。这位将军是他们团从前的

① 法语：丽莎，你往右边看呀，这就是他。

② 法语：哪儿，哪儿？他也不怎么漂亮嘛。

团长。现在他显然身居要职，谢尔盖神父立刻发现院长是知道这个的，他正对此感到高兴，因此他那胖胖的红脸映着秃顶，容光焕发。这使谢尔盖神父十分不快，觉得受了侮辱。看院长的意思，把他谢尔盖神父叫来，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满足一下将军的好奇，正如将军所说，他想看一看他过去的同僚。谢尔盖神父一听这话，更增添了不快。

“非常高兴看到天使般模样的您，”将军伸出手来说，“希望您没有忘记老同事。”

须眉皆白的院长红光满面，笑容可掬，仿佛对将军所说的话表示赞许，而将军那保养得很好的脸上带着一副自鸣得意的笑容，嘴里喷出一股酒味，颊须上散发着雪茄烟的臭气——这一切都惹恼了谢尔盖神父。他向院长再次鞠了个躬，说道：

“法师，您叫我？”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他的脸部表情和整个姿态都似乎在问：干什么？

院长说：

“是的，同将军见见面。”

“法师，为了免受诱惑，我已远离尘世，”他说，脸色苍白，嘴唇发抖。“您为什么又在这里让我受到这种诱惑呢？而且在祷告的时候，在上帝的神殿里。”

“走吧，走吧。”院长猛地面红耳赤，皱紧眉头，说道。

第二天，谢尔盖神父请求院长和师兄弟们原谅他的倨傲，但是与此同时，经过一夜的祈祷之后，他决定必须离开这所修道院。他把这事写信告诉了长老，并恳请长老允许他返回长老的修道院。他写道，他感到自己的弱点，没有长老的帮助，他独自一人是抵挡不了这些诱惑的。同时他忏悔自己犯的倨傲的罪。下一次邮班送来了长老的回信。长老在信中写道，他的傲气是

一切的根源。长老向他说明，他的怒火所以爆发，因为他的谦卑和不为僧侣们感到的荣耀所动，不是为了上帝，而是为了自己的那点傲气；你看，我多么了不起，我什么也不需要。正是由于这点，他才会对院长的行为觉得受不了。我为了上帝把一切都视同粪土，他们却拿我象野兽似的展览。“倘若你蔑视荣誉是为了上帝，你就会忍受。你身上的世俗的傲气还没有熄灭。我的孩子谢尔盖，我一面想着你一面祷告。关于你，上帝给我的启示是这样的：象过去一样地生活，要顺从天命。也就在这时候我获悉，过着圣徒生活的隐修士伊拉里翁在他的隐修地死去。他在那里生活了十八年。坦宾诺的住持问我，有没有哪位师兄愿意到那里去居住。恰好你在这时候来信。你就到坦宾诺修道院去找派西神父吧，我会写信告诉他的，你请求他允许你占用伊拉里翁的修道室。这倒不是说你可以代替伊拉里翁，但是为了克服傲气，你需要一个隐修的地方。愿上帝祝福你。”

谢尔盖听从了长老的忠告，把他的信给院长看了，求得了他的允许，把修道室和自己的一应物品交给修道院，便动身到坦宾诺隐修院去了。

坦宾诺隐修院的住持是一个非常好的当家人，商人出身，他随和地接纳了谢尔盖，把他安顿在伊拉里翁的修道室，起初给了他一名侍者，后来又听从他的意愿，留下了他一个人。修道室是在山里挖的一个窑洞。伊拉里翁就埋葬在这间窑洞里。窑洞的后室葬着伊拉里翁，前室则有一个铺着草垫的壁龛，供睡觉用，室内有一张小桌和一块搁板，搁板上放着圣像和书。在外面那扇经常关着的门上也钉着一块搁板，一名修士每天一次从修道院里拿来的食物，就放在这块搁板上。

于是谢尔盖神父便成了隐修士。

四

在谢尔盖隐修生活第六年的谢肉节①，邻城里一伙快活的有钱人，有男有女，在吃完春饼、喝过酒之后，决定驾着三套马的雪橇外出郊游。这伙人中有两位律师、一位富有的地主、一位军官和四个女人。女人中一位是军官的太太，另一位是地主的太太，第三位是一个少女，地主的妹妹，第四位是一个离了婚的太太，一个美人，有钱而怪僻，她那乖张的行为常常使全城为之吃惊和不安。

天气好极了，路象地板一样。他们在郊外跑了大约十俄里，便停下来，开始商量往哪儿去：回去呢，还是继续往前走。

"这条路是通哪儿的？"那位离了婚的美丽的太太马科夫金娜问。

"通坦宾诺，离这儿十二俄里，"向马科夫金娜献殷勤的那位律师说。

"嗯，再往下呢？"

"再往下就经过修道院到Л。"

"就是那位谢尔盖神父住的地方吗？"

"对。"

"卡萨茨基？那位美男子，隐修士？"

"对。"

"女士们！先生们！咱们去找卡萨茨基吧。先在坦宾诺休息一下，吃点东西。"

① 谢肉节在大斋前一星期，是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送冬迎春的节日。

“但是，咱们就来不及回家过夜了。”

“没关系，就在卡萨茨基那儿过夜。”

“很可能那儿有所修道院的客舍，而且非常好。我替马欣辩护的时候，到那儿去过。”

“不，我要在卡萨茨基那儿过夜。”

“得了，哪怕您再神通广大，这也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打赌！”

“行啊。倘若您在他那儿过夜，要我给什么都行。”

“A discrétion.”①

“您也得这样！”

“那当然。走吧。”

给车夫们拿来了酒。他们自己则拿来了一箱馅儿饼、酒和糖果。女士们把自己紧裹在白色的狗皮大衣里。车夫们争论了一下由谁领头，一个年轻小伙子就剽悍地侧转身子，把长鞭一扬，一声吆喝——铃声清脆地响起来，滑木也发出吱吱咂咂的声音。

雪橇轻轻地颠簸着和摇晃着。拉边套的马套着一副镶有金属饰件的套具，马尾巴被高高地绾起，它们平稳地，愉快地飞奔着。象抹了油一般光滑平坦的路面迅速地朝后倒退。车夫不时剽悍地抖动一下缰绳。律师和军官面对面地坐着，跟身旁的马科夫金娜闲扯。而她则裹紧大衣，一动不动地坐着，在想：“千篇一律，一切都叫人恶心：红红的油亮的脸，酒味，烟味，说来说去那一套，思想总也出不了那个圈子，一切都围着‘恶心’二字打转，可是他们还自鸣得意，坚信非这样不可，而且他们可以这样

---

① 法语：要什么给什么。

一直活到死。我可不干。我感到无聊。我须要有什么东西来把这一切全打乱，翻个过儿。嗯，哪怕象萨拉托夫的那些人也好，他们好象出去玩时给冻死了。嗯，我们这帮人会怎样做呢？将怎样表现呢？肯定非常卑鄙。大家都只顾自己。而且，我的表现也很可能是卑鄙的。但是我起码长得漂亮。他们都知道这个。那么，那位修士呢？难道他连这个都不懂吗？不可能。这是他们唯一懂得的。就象秋天我跟那个军官学校学生一样，那家伙真蠢……”

“伊万·尼古拉伊奇！”她说。

“什么事？”

“他有多大年纪？”

“谁呀？”

“当然是卡萨茨基。”

“好象四十开外吧。”

“怎么，所有的人他都接见吗？”

“所有的人，不过他并不常常接见。”

“把我的腿盖上。不是这样。您真是笨手笨脚！对了，再裹紧点儿，再裹紧点儿，就这样。别捏我的腿呀！”

他们就这样一直跑到修道室所在地的树林跟前。

她走下雪橇，命令他们走开。他们再三劝阻她，她倒生起气来，命令他们快走。于是雪橇走了，而她，裹着她那件白色狗皮大衣，开始沿小路走去。律师下了雪橇，留下观望。

五

谢尔盖神父闭门隐修已经第六年了。他四十九岁。他的生

活是艰难的。并不是素食和祈祷有什么艰难，这算不了艰难，而是内心的斗争，这是他无论如何没有料到的。斗争的根源有二：怀疑和肉欲。而这两个敌人总是一起抬头。他曾经以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敌人，其实这二者是相同的。怀疑一消除，淫欲也随之消灭。但是他始终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魔鬼，一直同他们分别斗争。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想。“你为什么不赐给我信仰。是的，淫欲，是的，圣安东尼① 和别的圣徒也曾和淫欲斗争，但是他们有信仰。他们有信仰，而我却有这样的没有信仰的时刻和日子。倘若尘世是罪恶的，必须弃绝尘世，那么整个世界，它的全部美，又是为了什么呢？你为什么要设置这个诱惑呢？诱惑？我想逃避尘世的欢乐，在也许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孜孜以求，难道这就不是诱惑吗。”他对自己说，心里不寒而栗，对自己感到深深的厌恶。“败类！败类！还想当圣徒哩，”他开始骂自己。接着便开始祷告。但是刚开始祷告，他在修道院里惯常的模样就鲜明地浮现在他的眼前：戴着修士帽，穿着长袍，道貌岸然。他摇了摇头。“不，这不是真相。这是欺骗。但是我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自己，骗不了上帝。我不是一个正人君子，而是一个可怜而又可笑的人。”于是他掀开法衣的衣襟，望了一眼他那穿着衬裤的可怜的腿，笑了笑。

然后他放下衣襟，开始念经、画十字和鞠躬行礼。“难道这张卧榻将成为我的葬身之地吗？”他念道。仿佛有一个魔鬼在向他低声耳语：“单身的卧榻本来就是葬身之地嘛。虚伪。”于是他在想象中看到了那个曾与他姘居的寡妇的双肩。他甩了一下

---

① 圣安东尼（251—357），埃及隐修士，被认为是修士的始祖。他以苦行和禁欲著称，他生平受过许多女性诱惑，但毫不动摇。

头，继续念经。他念完戒律，又拿起《福音书》打开来，翻到他反复诵读而且都会背了的地方："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① 他收起涌上心头的一切怀疑。就象人们安放一个不易平衡的物体一样，他把自己的信仰重又安放在那条摇晃不定的细腿上，然后小心翼翼地离开它，以免把它碰倒。眼前的障幕又出现了，他心安了。他重念了一遍自己童年的祈祷："主啊，带我去，带我去吧，"——于是他不仅感到了轻松，而且还感到快乐和深受感动。他画了一个十字，在铺在窄凳上的褥子上躺下，把夏天穿的法衣枕在头底下。他睡着了，睡得很轻。在梦中，他仿佛听见铃铛的声音。他不知道这是醒了还是仍在梦中。但这时敲门声把他从梦中惊醒。他站了起来，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敲门声又响了起来。对，这是很近的敲门声，在敲他的门，还有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的上帝！我在圣徒传中读到，魔鬼常常装扮成女人的模样，难道这是真的吗？……是的，这是女人的声音，而且声音是那样温柔、畏怯、可爱！呸！"他啐了一口唾沫。"不，这是我的幻觉，"他说，便走到设着诵经台的那个墙角，用正确的、习惯的姿势双膝跪下，在这个下跪的姿势中他找到了快慰。他跪下，头发披散在脸上，他把已经光秃的脑门紧贴在潮湿、阴冷的花条布地毯上。（地板透风。）

……他念着赞美诗，那个小老头皮缅神父对他说过这能驱妖辟邪。他用有力的神经质的两腿轻轻地抬起他那消瘦的很轻的身体，他想继续念下去，但是他没有念，而是身不由己地竖起耳朵在听。他希望能再听到那声音。但是万籁无声。水依旧滴

---

① 见《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十四节。

滴答答地从屋顶滴下来，滴到放在房角的小木桶里。外面细雨夹着浓雾，消融着积雪。静静的，静静的。突然窗外响起了沙沙声，而且显然是人的声音——还是那个温柔的、怯生生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只能属于一个可爱的女人，这声音在说：

"让我进来吧。看在基督份上……"

仿佛全身的血都涌进了心脏，而且停止不动。他连气都不敢出："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①

"我可不是魔鬼呀……"听得出，说这话的嘴巴在微笑。"我不是魔鬼，我不过是一个有罪的女人，迷了路——不是误入迷途，而是真的迷了路（她笑了），我冻坏了，请求一个安身之地。"

他把脸贴近玻璃。神灯反射在玻璃上，到处在闪闪发光。他把手掌贴近脸的两侧，向外仔细张望。浓雾、细雨、树，原来是在右边。她。对，她，一个穿白色长毛皮大衣的女人，戴着帽子，有一张十分可爱、善良、受惊的脸，她就在这儿，离他的脸只有两俄寸，正弯下腰看他，他们的眼睛相遇了，彼此都认出了对方。并不是说他们从前彼此见过，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在他们交换的眼光里，他们（特别是他）感觉到，他们彼此相识，相互了解。交换过这样的眼光以后，再要怀疑这是魔鬼，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善良的、可爱的、怯生生的女人，那是不可能了。

"您是谁？您来干什么？"他说。

"您倒是开门呀，"她用撒娇似的专横口吻说道。"我冻坏了。跟您说，我迷了路。"

"要知道我是修士，一个隐居修炼的人。"

"唉呀，您就开门吧。您难道要在您祷告的时候让我在窗下

---

① 见《圣经·旧约·诗篇》第六十八篇第一节。

冻死吗？”

“您是怎么……”

“我又不会吃了您。看在上帝份上，让我进来吧。我简直冻坏啦。”

她自己也觉得毛骨悚然。她说这话几乎带着哭音。

他离开窗户，望了一眼戴着荆棘冠的基督像。“主啊，帮助我，主啊，帮助我，”他说道，画着十字，深深地鞠躬，然后走到门旁，将门打开，进了门廊。在门廊里，他摸着了门钩，开始拔它。他听到门的那一边有脚步声。她正离开窗户向门口走来。“啊呀！”她突然叫了一声。他明白，她是一脚踩到门槛旁的水坑里了。他的手哆嗦着，他怎么也拔不出被门绷紧了的挂钩。

“您倒是怎么啦，让我进来呀。我全身都湿了。我冻僵啦。您净想着拯救灵魂，我可是冻僵啦。”

他把门使劲向身边一拉，拔出了门钩，他没有估计到门的弹力，把门顺手向外一推，碰了她一下。

“啊，对不起！”他说，突然完全变成了很久以前与女士们交往时的惯用口吻。

她听到这个“对不起”以后，微微一笑。“嗯，他还不怎么可怕，”她想。

“没什么，没什么。请您原谅我，”她从他身边走过，说道。“要不是情况这么特殊，我是说什么也不敢惊动您的。”

“请进，”他说，让她从身旁走过。一种他很久没有闻过的优雅的香水的强烈芳香沁入了他的心脾。她穿过门廊走进了里屋。他把外面的门砰地带上，没有挂上门钩，便穿过门廊走进了里屋。

“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饶恕我这个罪人吧，主啊，饶恕

我这个罪人吧，”他不仅在心中不停地默祷，甚至形诸于色，不由地翕动嘴唇，念念有词。

“请进，”他说。

她站在房间中央，水从她身上滴到地上。她在仔细地打量他，她的眼睛在笑。

“请原谅我，我破坏了您的隐修。但是您看，我实在没有办法。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从城里出外郊游，我跟他们打赌，我将一个人从麻雀村走到城里，但是在这儿迷了路，就这样，要不是碰巧遇见您的修道室……”她开始撒谎了。但是他的面容使她发窘，使她没法再说下去，便住了嘴。她意想中的他完全不是这样的。他并不是她所想象的那样的美男子，但是他在她的眼中仍旧非常美。鬈曲的、斑白的头发和胡须，端正的、秀气的鼻子，两眼象两枚火炭似的熠熠发光，当他举目直视的时候，使她吃了一惊。

他看出她在撒谎。

“是呀，是这样，”他说，看了她一眼，又低下眼睛。“我一会儿再到这儿来，您请自便。”

于是他拿下灯，点上蜡烛，向她深深一鞠躬，走了出去，进了隔板后面的小屋。她听见他在那里挪动什么东西。“大概他在用什么东西顶住门，不让我进去，”她想了想，微微一笑。她脱下狗皮白大氅以后，开始取下用发卡卡在头发上的软帽和帽子底下的针织头巾。她站在窗下的时候，根本没有淋湿，她这样说，不过是催促他让她进去的借口。但是她在门旁的确踩了水坑，因此左脚一直湿到小腿肚，皮鞋和高统套鞋里也满是水。她坐到他的床上（一块木板，不过上面铺了一条小毯子），开始脱鞋。这间小小的修道室，她觉得美极了。这间三俄尺宽四俄尺长的窄

小房间，象玻璃一样清洁。小屋里只有一张床，就是她现在坐的，床上方的小搁板上放着书。墙角是一个小小的诵经台。门上钉着几颗钉子，挂着皮大衣和法衣。诵经台的上方挂着一张戴着荆棘冠的基督像和一盏神灯。屋里的气味很怪：油味、汗味和泥土味。一切她都喜欢，甚至这味儿。

湿了的两脚，特别有一只脚使她不放心，她开始急急忙忙脱鞋，一面不时露出笑容。她感到高兴的与其说她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倒不如说她看到她居然扰乱了这个非常可爱、令人莫名其妙、又怪又招人喜欢的男人的心。"嗯，不理我，那也没什么大了不起，"她自言自语道。

"谢尔盖神父！谢尔盖神父！您是这么称呼的吧？"

"您有什么事？"一个低低的声音回答道。

"请您原谅我，我破坏了您的隐修。但是，真的，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我当真会生病的。就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病了。我全身都湿了，两只脚冰冷冰冷的。"

"请原谅我，"一个低低的声音回答道，"我无法为您效劳。"

"我本来是无论如何不敢惊动您的。我只要等到天亮。"

他没有回答。她听见他在低声地念念有词——显然，他在祷告。

"您不会到这边来吧？"她微笑着问。"要不，我要脱衣服啦，得烤一烤。"

他没有回答，继续在墙的那一边用平静的声音念着祷告。

"对，这才象个人，"她想，费劲地脱着那只咕哧咕哧响的高统套鞋。她拽着鞋，但拽不下来，她觉得这很好玩。她轻轻地笑出声来，但她知道，他听得见她的笑声，而且这笑声会在他身上取得她预期的效果，因此她笑得更响了，而这个快乐、自然、善良

的笑声果然在他身上取得了她想要取得的效果。

“是啊，这样的人是可以爱的。瞧那双眼睛，瞧那张纯朴、高贵和——不管他怎么喃喃地念着祷告——和充满热情的脸！”她想着。“我们女人是骗不了的。还在他把脸贴近玻璃看见我的时候，他就明白了，就看上了我。眼睛亮了一下，便铭刻在心里了。他爱我，喜欢我。对，他喜欢我，”她说，终于脱下了套鞋和皮鞋，开始脱长统袜。要脱袜子——脱掉这双系在吊袜带上的长统丝袜，就必须撂起裙子。她觉得不好意思起来，便说道：

“别进来呀。”

但是墙那边没有任何回答。不快不慢的念念有词的声音在继续着，还有一些动作的声音。“大概，他在磕头，”她想。“但是他不会鞠躬告辞的，”她说。“他在想我，就象我在想他一样。他正怀着同样的感情在想着我的这两条腿，”她说，拉下湿漉漉的长统袜，光脚踩在床上，缩起两腿。她双手抱住膝盖坐了不大一会儿，若有所思地望着前方。“这样荒无人烟的隐修院，这样的寂静。再也不会有人知道的……”

她站起来，把袜子拿到炉子跟前，挂在通风口上。一种特别的通风口。她把它转了一下，然后，轻轻地迈着光脚回到床上，把腿又蜷起来坐在上面。墙那边已经悄无声息。她瞧了一眼挂在她胸前的小表。已经两点了。“我们那帮人要三点左右来。”剩下不到一小时了。

“怎么，我一个人在这儿就这么坐下去吗？多荒唐！我不干。我就叫他来。”

“谢尔盖神父！谢尔盖神父！谢尔盖·德米特里奇。卡萨茨基公爵！”

门那边静悄悄的。

"听我说呀，这太残酷了。要不是我有事，我才不叫您哩。我病了。我不知我到底怎么啦，"她用痛苦的声音说道。"哎哟，哎哟！"她扑到床上，呻吟起来。说来也怪，她仿佛真的觉得她浑身无力，全身都疼，她在哆嗦，发高烧。

"听我说呀，帮帮我吧。我不知道我到底怎么啦。哎哟！哎哟！"她解开上衣，露出胸脯，将裸露到肘部的两条胳膊一甩。"哎哟！哎哟！"

这时候，他一直站在自己的贮藏室里，不停地祷告。把晚祷文全部念完之后，现在他正一动不动地站着，眼观鼻，鼻观心，在心中作着祷告，不断默诵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饶恕我吧。"

但是他一切都听见了。他听见她脱衣服时绸衫子的窸窣声，听见她光着脚在地板上走路的声音，听见她用手给自己搓脚的声音。他感到他意志薄弱，每一分钟都可能毁灭，因此他不停地祷告。他仿佛体验到童话里的英雄一往无前时体验到的那种心情。就这样，谢尔盖听到，感觉到，危险和毁灭就在这里，就在他的上下左右，他只有一眼也不去看她，才能得救。但是想要看一看她的愿望骤然攫住他整个身心。而就在这一刹那，她说道：

"听我说呀，这太不人道啦。我会死的。"

"对，去就去，但是我要象那位神父做的那样，把一只手按在淫妇头上，另一只手放进火盆。但是没有火盆呀。"他回头一看。灯。他伸出一只手指放在火苗上，皱起了眉头，准备忍受，他觉得似乎相当久了竟毫无感觉，但是突然——他还说不上疼不疼和倒底有多疼，就皱起了眉头，把手缩了回来，连连甩着手。"不，我干不了这个。"

"看在上帝份上！哎哟，到我这里来一下吧！我要死了。

哎哟！”

“那怎么办，我要毁灭吗？那不成。”

“我这就到您那里去，”他说，接着便打开房门，也不看她，就从她身边走过，进了那扇通向门廊的门（他常常在门廊里劈柴），摸着了劈柴的木墩和靠墙的斧子。

“就来，”他说罢就右手拿起斧子，把左手的食指放在木墩上，抡起斧子，一下就砍在食指的第二个关节以下。手指蹦了起来，比砍断一根同样粗细的劈柴要容易，它翻了个过儿，啪的一声蹦到木墩边上，然后落到地上。

他听见这声音比感到疼痛要早一些。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感到奇怪为什么不疼，就突然感到一阵剧痛和流下的温暖的血。他迅速用法衣的下摆裹住被砍断的指关节，把它紧按在大腿上，回头走进了房门。他在那女人面前站住，垂下眼睛，低声问道：

“您有什么事？”

她望了望他那苍白的脸和左边的抖动着的面颊，她突然觉得羞耻起来。她跳下床，抓起皮大衣披在身上，裹住了身子。

“是的，我觉得疼……我着了凉……我……谢尔盖神父……我……”

他抬起眼睛望着她，眼睛里闪耀着平静的快乐的光，他说：

“好妹妹，你为什么要毁灭自己的不死的灵魂呢？诱惑必须进入尘世，但是诱惑经由他而进入尘世的那个人是有祸的……祷告吧，求上帝宽恕我们。”

她听着他的话，望着他。她突然听到有液体滴下的声音。她低头一看，看见血正从他的手上沿着法衣往下流。

“您把手怎么啦？”她想起了她听到的声音，便拿起灯，跑进门廊，看见地上有一节血淋淋的手指。她回到屋里，脸色比他的

还要苍白，她想对他说什么；但是他悄悄地走进贮藏室，随手关上了门。

“请饶恕我，”她说。“我用什么来赎自己的罪呢？”

“走开。”

“让我来给您包扎一下伤口吧。”

“离开这里。”

她匆忙地、一言不发地穿好衣服。她穿戴好了，裹上大衣，便坐下等候。外面传来了铃铛的声音。

“谢尔盖神父。请您饶恕我。”

“走吧，上帝会饶恕的。”

“谢尔盖神父。我一定改变自己的生活。别嫌弃我。”

“走吧。”

“请您饶恕我，祝福我。”

“为了圣父、圣子和圣灵，”可以听见从隔板后面传来的声音。“走吧。”

她号啕大哭，走出了修道室。律师向她迎面走来。

“得了，输啦，没有办法。您坐哪儿？”

“哪儿都行。”

她坐上雪橇，一直到家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一年以后，她正式落发，接受苦行戒律①，在修道院里过着

---

① 这里的“正式落发，接受苦行戒律”，是指进修道院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修行，正式落发当修女。这是修士（修女）落发的第二级。落发后，由修道院长赐予法名，正式脱离尘世。第一级落发是刚进修道院的时候。最后一级落发是修行多年，道行日深，举行落发仪式后，即遁迹山林，穿上苦行修士服，进行隐修。正教教徒的落发，只剪去一圈头发。

刻苦的生活。她的师父是一位隐修士，名字叫阿尔谢尼，他间或用写信的方式指导她。

六

谢尔盖在闭门隐修中又过了七年。起先，人家给他拿来的许多东西他都收下了：有茶，有白糖，有白面包，有牛奶，有衣服，有劈柴。但是日子越往后，他对生活的要求也就越严格，他拒绝一切多余的东西，最后发展到除了一星期一次的黑面包以外，他什么也不要。给他拿来的一切，他都分给了前来求他的穷人。

谢尔盖神父的全部时间都在自己的修道室里度过，不是祈祷，就是跟越来越多的来访者交谈。谢尔盖神父间或外出，也仅仅是一年两三次到教堂里去，有时，他也外出挑水和砍柴，如果对此有需要的话。

这样的生活过了五年，就发生了很快传遍各地的马科夫金娜事件，她的夜访，此后她内心发生的变化，以及她的进修道院。从那时起，谢尔盖神父的名声开始大振。来访者越来越多，在他的修道室四周也搬来了修士，建起了教堂和客舍。谢尔盖神父的名声越传越远，而且恰如我们惯常见到的那样，他的名望往往超过了他的事迹。人们开始从很远的地方源源不断地来找他，也有带病人来的，硬说他能治好他们的病。

他第一次治愈病人是在他隐修生活的第八年。这是治好一个十四岁的男孩。他母亲把他带来找谢尔盖神父，硬要谢尔盖神父把手按在他头上①。谢尔盖神父从来没有想到他能治病。

---

① 指施行基督教的按手礼：由神父把手按于领受者头上，念诵规定经文，以求得"圣灵"降于其身。

他把这种想法认为是犯了倨傲的大罪。但是带孩子来的那位母亲硬是苦苦哀求，在地上磕头求告，她说，为什么他能给别人治病就不肯治好她的儿子呢，她请他看在基督的份上行行好。谢尔盖神父认定能治病的只有上帝，她对此的回答是，她只请求他把手按一按，祷告祷告。谢尔盖神父拒绝了，走进了修道室。但是第二天（这事发生在秋天，夜里已经很冷），他走出修道室去挑水，又看到了那个母亲，带着她的儿子——一个十四岁的男孩，脸色苍白、骨瘦如柴，他又听到她同样的哀告。谢尔盖神父想起了那个不义之官的故事①，过去他毫不怀疑他必须拒绝，现在他却感到怀疑，而感到怀疑之后，他就开始祈祷，一直祈祷到他在心中拿定主意为止。他拿定的主意是这样的：他必须满足那个女人的要求，因为她的信仰能够救她的儿子；至于他谢尔盖神父本人，在这种情况下不过是上帝选中的微不足道的工具而已。

于是谢尔盖神父便走出去找那母亲，满足了她的愿望，把手按在孩子的头上，开始祷告。

母亲带着孩子走了，过了一个月，孩子居然痊愈了，于是谢尔盖长老（现在人们都这么称呼他）治病如神的名声传遍了四乡。从那时候起，没有一个星期没有病人川流不息地来找谢尔盖神父。他既然没有拒绝这一些人，也就不能拒绝另一些人，于是他便把手按在他们头上，进行祷告，居然许多人痊愈了，于是谢

---

① 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至六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

尔盖神父的名声就越传越远了。

就这样在修道院里过了九年，在闭门隐修中又过了十三年。谢尔盖神父已经有了长老的仪表：长长的银髯，头发虽然稀少，但是仍旧黑而鬈曲。

七

谢尔盖神父已经有几个星期在执著地想着一个问题：屈从于这样的地位，他这样做好不好？这个地位与其说是他自己找的，不如说是修士大司祭和修道院长强加给他的。这事开始于那个十四岁的男孩痊愈之后，从那时候起，谢尔盖每月、每周、每天都感到他的内心生活被毁坏了，被一种外在的生活所代替。仿佛有人把他里子朝外地翻了个过儿。

谢尔盖看到，他成了吸引来访者和施主们到修道院里来的工具。正因为此，院方才为他安排了使他能充分发挥效用的条件，例如，人们完全不让他有劳动的可能，为他准备好了他可能需要的一切，而要求于他的仅仅是，他不要剥夺给那些来访者的祝福。为了他的方便，他们替他安排了接见的日子。他们安排了一间男客接待室和一个专供他替来人祝福的地方。这个地方四周围了栏杆，免得那些向他挤过来的女客把他撞倒。倘若说人们需要他，他为了执行基督博爱的信条就不能拒绝人们想要看到他的要求，而避开这些人是残忍的——这一点他不能不同意，但是随着他越来越献身于这样的生活，他越来越感觉到他内心生活变成外在的了，他心中的活命之泉① 在日见枯竭，他所做

① 指迷信中一种能起死回生的活命之水。

的一切，越来越多地是为了人们，而不是为了上帝。

不论他向人们劝谕，还是单纯地祝福，不论他替病人祝祷，还是向人们指破迷津，倾听人们对他的感谢（因为据说，他曾以治病或者规诫帮助过这些人）——对此种种，他不能不感到高兴，他也不能不关心自己工作的后果，以及它对人们的影响。他想，他是一盏点亮的灯，他越是感觉到这个，他就越感觉到他心中燃烧着的上帝的真理之光正在渐渐黯淡和熄灭。"我做的事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上帝，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人？"——这个问题常常折磨着他。对此，他倒不是不能回答，但是他不敢正视这个问题。他在灵魂深处感到，魔鬼用为人的活动偷换了他为上帝的整个活动。他所以感觉到这个，是因为过去人们打断了他的隐修，使他感到苦恼，而现在他却为他的隐修本身感到苦恼。他对这些来访者感到不胜负担，被他们弄得精疲力尽，但是他在灵魂深处对他们的来访还是高兴的，他高兴地听到那包围着他的一片颂扬。

甚至有一个时期，他决心出走，躲起来。他甚至把一切都考虑好了这事应当怎么办。他给自己准备好了一套农人的衬衫、裤子、褂子和帽子。他借口说，他需要这些东西是为了布施给那些向他求告的人。他把这套衣服藏在身边，考虑他将怎样穿戴起来，把头发剪短，离开这里。先坐火车离开，坐过三百俄里再下车，然后再沿着一个个村子走。他问过一个当兵的老汉，他是怎么求乞的，人家是怎么布施和留他住宿的。这老汉就告诉他，在哪儿乞求布施和在哪儿借宿好，谢尔盖神父也想照此办理。甚至有一天夜里，他穿好衣服，想要走了，但是他拿不定主意：留下好还是出走好？起先他犹豫不决，后来犹豫过去了，他便习以为常，向魔鬼屈服了。这套农人的服装只是使他回想起他曾有过

这样的想法和感情而已。

来找他的人一天比一天多，留给他修道和祈祷的时间却一天比一天少。有时候，在头脑清醒的时刻，他想，他就好比那从前有过一泓清泉的地方。"从前曾经有过一股活命之水的纤细的清泉，静静地从我身上流出，流过我的全身。当'她'（他常常满怀喜悦地回想起那一夜和她——现在的阿格尼娅姆姆①）诱惑我的那时候，那才是真正的生活。她尝到了那洁净的水。但是从那时候起，水还没有来得及流到一定数量，一群口渴的人就来了，他们你推我搡，互相拥挤。他们把什么都推了进去，剩下了一摊泥浆。"他在难得的头脑清醒的时刻这样想；但是他最惯常的状况是：疲倦和因这疲倦而产生的自我陶醉。

有一年春天，在仲春节②前夕。谢尔盖神父在自己的窑洞教堂里作彻夜祈祷。容纳得下的人都进来了，大约二十人左右。这都是些有钱的老爷和商人们。谢尔盖神父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但是让谁进来，却是由一个指定照料他的修士和一个每天从修道院派到他的隐修地来的值日修士挑选的。一大群人，大约八十余名朝圣的香客，特别是一群村妇拥挤在外面，在等候谢尔盖神父出来替他们祝福。谢尔盖神父在主领祈祷，当他唱着赞美诗走出来……走到他的先行者的棺材跟前时，他摇晃了一下，差点跌到，幸亏有一个站在他身后的商人和一名跟在他后面充当助祭的修士扶住了他。

"您怎么啦？神父！谢尔盖神父！亲爱的！主啊！"一些女

---

① 即那个曾经诱惑过他的离了婚的太太马科夫金娜。现在她成了修女，名叫阿格尼娅姆姆。

② 仲春节——东正教在复活节和圣三一节之间的节日。

人七嘴八舌地说道。“脸白得象手绢。”

但是谢尔盖神父立刻恢复了常态，虽然他的脸色还十分苍白。他把商人和助祭从身边推开，继续唱着赞美诗。谢拉皮翁神父、助祭，还有教堂差役，以及经常住在隐修地、侍候谢尔盖神父的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太太，都齐声恳求他暂停祈祷。

“不要紧，不要紧的，”谢尔盖神父说，在他的胡子底下微微露出一丝微笑，“不要中断祈祷。”

“是的，圣徒们就是这样做的，”他想。

“真是圣徒！上帝的使者！”他立刻听到身后的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和那个扶过他的商人的声音。他不听众人劝说，继续主领祈祷。大家又互相拥挤着，穿过甬道，回到了小教堂。在那里，虽然稍许把时间缩短了一点，谢尔盖神父还是把彻夜祈祷做完了。

做完祈祷，谢尔盖神父立刻给在场的人祝了福，然后走出来，走到洞口外一棵榆树下面的长凳前。他想休息一下，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他觉得这对他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他刚一出来，人群就向他拥去，请求他祝福，请他指破迷津。这里有一群女香客，她们总是从一个圣地走到另一个圣地，从一个长老走到另一个长老那里，她们在任何圣地和任何长老面前永远是无限感动。谢尔盖神父深知这是一类司空见惯的、最不虔诚、最冷酷和最矫揉造作的人，其中还有一些云游派旧教徒，他们大都是脱离定居生活的退役士兵；还有一些是贫穷的、大都是爱酗酒的老汉，他们从一个修道院走到另一个修道院，到处流浪，但求一饱；也有一些愚昧无知的村民和村妇，带着他们的自私要求，或者要求治病，或者要求为他们的一些最实际的事排忧解难：女儿出嫁呀，承租店铺呀，购买土地呀，或者要求解脱他们睡觉时把孩子无意

中压死或是跟人养私生子的罪孽呀，等等。对这一切谢尔盖神父是早就熟悉的，而且毫无兴趣。他知道，他从这些人身上得不到任何新东西，这些人在他心中也引不起任何虔诚的感情，但是他仍旧喜欢看到他们，喜欢看见这群需要他，珍视他，需要和珍视他的祝福、他的话的人，因此他一方面把这群人当作累赘，另一方面他又喜欢这群人。谢拉皮翁神父想把他们赶走，说谢尔盖神父累了，但是这时候谢尔盖神父想起了《福音书》上的话："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① 一想到这个，他对自己的行为非常感动，便说让他们进来吧。

他站起来，走近栏杆。人们都聚集在栏杆近旁。他开始替他们祝福，并且回答他们的问题。他说话的声音是那样微弱，连他自己也大为感动。他虽然愿意接见所有的人，但是力不从心：他两眼又一阵发黑，他摇晃了一下，抓住了栏杆。他又感到血涌上了脑袋，先是脸色发白，然后突然满脸通红。

"是啊，看来，只能到明天了。我今天不行啦，"他说，向大家作了一个总的祝福，便向长凳走去。那商人又扶着他，拉着他的手走了过去，帮他坐下。

"神父！"听见人群中喊道。"神父！神父！你不要离开我们！没有你我们就完了！"

商人扶着谢尔盖神父坐在榆树下面的一条长凳上，自告奋勇担任起警察的职务，非常坚决地将人们驱散。尽管他说话很轻，谢尔盖神父听不清他说什么，但是他说话的神气坚决而愤怒。

"滚开，滚开。祝福过就行了嘛，你们还要干什么？走。要不然，说真的，我可要揍啦。得了，得了！那大婶，那个缠黑色包

---

①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三、十四节。

脚布的，走开，走开。你往哪儿钻呀？跟你说，不干了。明天做什么听上帝安排，今天统统完了。”

“大叔，我就瞧一眼他的脸，”一个小老太婆说。

“我让你瞧！往哪儿钻？”

谢尔盖神父发现，商人的态度似乎太厉害了，于是就用衰弱的声音告诉侍者，请他不要把人赶走。谢尔盖神父知道，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会把他们赶走的，他也很希望独自留下，歇会儿。他派侍者去说，无非是想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罢了。

“好，好。我不赶他们，我问问他们有没有良心，”商人回答，“他们简直要人家的命嘛。他们简直没一点同情心，他们心里只有自己。跟你们说，不行。走。明天。”

商人终于把所有的人都赶走了。

商人如此卖力，是因为他喜欢整饬秩序，喜欢赶人，喜欢对他们为所欲为，而主要是因为他有求于谢尔盖神父。他是一个鳏夫，他有一个独生女儿，有病，还没有出嫁，他跋涉一千四百俄里专程把她带来见谢尔盖神父，是希望谢尔盖神父能治好她的病。他在女儿生病的两年间到处替她延医治病，先是在省城大学区的附属医院里——没有治好；后来又带她到萨马拉省的一个农人那里——稍许减轻了一点；后来又带她到莫斯科的一个医生那里，花了不少钱——仍旧毫无起色。现在他听人说，谢尔盖神父能治病，就把她带来了。因此，商人把所有的人全赶走以后，便走到谢尔盖神父面前，二话没说，就双膝跪下，用大嗓门说道：

“神圣的神父，祝福我的生病的女儿吧，医好她的病痛吧。我大胆拜倒在您的神圣的脚下。”说罢就两手相握，拱手当胸。他做这一切和说这一切，仿佛是在做一件由法律和习俗明确和硬

性规定的事情一样，仿佛必须这样，而不能用别的什么办法来请求治愈他的女儿。他做这事的时候信心十足，甚至连谢尔盖神父也觉得，所有这一切的确必须这样说、这样做才对。不过他还是吩咐他站起来说究竟有什么事。商人说，他的女儿是一个二十二岁的还没有出阁的闺女，两年前，她母亲得急病死了之后，她也犯了病，哎呀一声，就象他说的那样，从此得了精神病。如今他把她从一千四百俄里以外带到这里，她眼下在客舍等着，谢尔盖神父吩咐带她来她就来。她白天不能出门，怕光，要出来只能在太阳下山以后。

"怎么，她身体很弱吗？"谢尔盖神父说。

"不，她的身子骨倒不特别弱，还挺壮实，据大夫说，她不过是神经衰弱罢了。谢尔盖神父，如果你现在吩咐带她来，我就一口气跑回去。神圣的神父呀，让当爹的心死而复生吧；不要让我断子绝孙哪——请您用祈祷救救我的有病的女儿吧。"

商人又扑通一声双膝下跪，歪着脑袋，拱手抱拳，长跪不起。谢尔盖神父再次吩咐他站起来，心想自己的工作也真够烦难的了，虽然如此，他还是勉为其难。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

"好，晚上带她来吧。我替她祷告祷告，但是我现在累了。"他闭上了眼睛。"到时候我会派人去找您的。"

商人踩着沙地蹑手蹑脚地退走了，可是皮靴发出的吱吱声反而更响。但他终于走了，剩下了谢尔盖神父一个人。

谢尔盖神父的整个生活不是祈祷就是接待来客，但今天的日子特别艰难。早上是一位从外地来的权贵同他谈了许久。他走后又来了一位太太，带着儿子。儿子是一位年轻教授，不信教，而母亲则是一位虔诚的教徒，十分敬仰谢尔盖神父。她把儿

子带来，硬要谢尔盖神父同他谈谈。话谈得很不投机。年轻人显然不想和修士争论，对他所说的一切都表示同意，仿佛勉强顺着一个衰弱多病的人似的，但是谢尔盖神父看得出来，这个年轻人并不相信上帝，尽管如此，他仍旧十分安闲、自在和平静。现在，谢尔盖神父怏怏不乐地想起了这次谈话。

"吃点东西吧，神父，"侍者说。

"好，随便拿点什么来吧。"

侍者走进了盖在离窑洞洞口十步远的一间小修道室，谢尔盖神父又剩下了一个人。

谢尔盖神父只身独处，样样事自己动手，只用圣饼和面包充饥的日子早就过去了。人们早就向他证明，他没有权利忽视自己的健康。他们给他吃素的、但是有益健康的食物。他吃得很少，但是比从前多多了，而且常常吃得津津有味，而不是象从前那样，一边吃一边感到厌恶和自觉有罪。现在也同样如此。他吃了点粥，喝了一碗茶，又吃了半个白面包。

侍者走了，剩下他一个人坐在榆树底下的长凳上。

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五月的傍晚，白桦、白杨、榆树、稠李和橡树上的叶子刚刚绽开。榆树后面的一丛丛稠李正繁花盛开，尚未凋落。一只夜莺就在近旁，另外两只或者三只，在下面河边的灌木丛里婉转歌唱。很远就可以听到从河那边传来的大概是下工回来的工人的歌声；太阳落到了森林后面，透过层层绿叶，迸溅出万道金光。这一边，是一片璀璨的新绿，那一边，连同榆树，则是一片昏暗。甲虫在飞，又常常摔下，掉到地上。

晚饭后，谢尔盖神父开始默祷："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饶恕我们吧，"然后他开始念赞美诗。突然，在念赞美诗中间，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只麻雀，它从树丛里飞下地来，叫着，跳着，蹦到

他跟前，不知被什么吓了一跳，又飞走了。他念着祷告，诉说自己脱离尘世的决心，他想快点把它念完，好派人去叫商人把他生病的女儿带来；她引起了他的兴趣。她使他感兴趣的是，这也是一种消遣，毕竟是一个新人。再说，她父亲和她都认为他是神的侍者，他的祈祷必定灵验。他虽然矢口否认这点，但是他在灵魂深处还是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

他常常觉得奇怪，这是怎么发生的：他斯捷潘·卡萨茨基居然成了一名非同凡响的神的侍者，简直成了神医。他成了神医，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不能不相信他亲眼看到的奇迹，从那个衰弱无力的男孩开始，直到最后一个由于他的祈祷而眼睛复明的老妇人为止。

不论这有多么奇怪，但这毕竟是事实。商人的女儿所以引起他的兴趣，首先因为她是个新人，她信仰他，其次因为他可以在她身上又一次证明他那能治百病的能力和他的声望。他想："人们不远千里而来，会登报，皇上会知道，欧洲，那个不信上帝的欧洲也会知道。"他突然对自己的虚荣心感到羞惭，于是他又开始祷告上帝。"主啊，上天的主宰，安慰者，真理之灵啊，来吧，进到我们的心中来吧，洗涤我们身上的一切污浊，上帝啊，拯救我们的灵魂。把我满身的尘世虚荣污垢清洗掉吧。"他又重复祷告了一遍，他想起，他为这事不知道祷告多少遍了，但他的祷告迄今为止毫无效果：他的祷告为别人创造出奇迹，但是他却不能为自己向上帝求得摆脱这种渺小的情欲。

他想起自己在隐修初期的祷告，那时候，他祈求上帝赐给他纯洁、谦卑和爱，他觉得那时候上帝是垂听他的祷告的，他清白，砍断了自己的手指，他举起那截满是皱褶的断指吻了一下；他觉得那时候他自觉渺小，常常厌恶自己，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他觉

得他那时候也曾有过仁爱之心，他想起他是抱着怎样的恻隐之心来欢迎那个来求他的老头，那个来要钱的喝醉酒的兵和她的。但是现在呢？他问自己：他爱什么人吗？他爱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吗？爱谢拉皮翁神父吗？对今天到过他这里的所有的人他是不是都怀有博爱之心呢？他爱不爱那位年轻学者呢？——他曾那样谆谆善诱地同这个年轻人谈话，他关心的只是卖弄自己的聪明，显示自己有学问，并不落后。他们爱他，他感到高兴，他需要他们的爱，但是他却不觉得自己爱他们。他现在既没有爱，没有谦卑，也没有纯洁。

听到商人的女儿才二十二岁，他很高兴。他还想知道她究竟漂亮不漂亮？他问她的病情，正是想知道她是不是具有女性的魅力。

“难道我竟这样堕落吗？”他想。“主啊，帮助我，让我恢复原来的样子吧，主啊，我的上帝。”他拱手当胸，开始祷告。夜莺在婉转歌唱。甲虫飞到他头上，在他的后脑勺上爬着，他把它拂落在地上。“他[①]究竟有没有呢？就好象我在敲一座从外面锁着的房子的门……门上挂着锁，我应该是看得见他的。这锁就是夜莺、甲虫、大自然。也许，那个年轻人是对的。”接着，他开始大声祷告，祷告了很久，直到这些想法消失不见，他又感到平静和充满了信心为止。他摇了一下铃，对走出来的侍者说，让商人和他的女儿现在就来吧。

商人挽着女儿的胳膊把她带来了。他把她搀进修道室，便立刻走了。

女儿一头金发，十分白嫩，是一个苍白、丰满、非常矮小的姑娘，她有一张受惊的、孩子般的脸和很发达的女性的体态。谢尔

① 指上帝。这时，谢尔盖开始怀疑上帝是否存在。

盖神父仍旧坐在洞口的长凳上。当那姑娘走过来，在他身旁停下，他替她祝福的时候，他对自己的放肆大吃一惊：他竟会这样地打量她的全身。她走过去了，他感到自己好象被螫了一下似的。他从她的面貌看出来，她性欲很强，但是智力迟钝。他站起来，走进修道室。她正坐在凳子上等他。

他走进去的时候，她站了起来。

“我要找爸爸，”她说。

“别怕，”他说。“你哪儿疼呀？”

“我哪儿都疼，”她说，忽然嫣然一笑。

“你的病会好的，”他说。“你祷告吧。”

“祷告什么呀，我祷告过，一点没用。”她一直在微笑。“还是您祷告吧，把手按在我身上。我梦见过您的。”

“怎么梦见过？”

“我梦见过您就这样把手按在我的胸口。”她拿起他的一只手，把它贴在自己胸前。“就按在这儿。”

他把右手伸给她。

“你叫什么呀？”他问，全身哆嗦着，他感到他被征服了，淫欲已经脱离了约束。

“我叫玛丽亚。怎么啦？”

她拿起他的手，吻了吻，然后伸出一只手搂住他的腰，紧紧地偎依着他。

“你要干什么？”他说。“玛丽亚，你是魔鬼。”

“得啦，没准不要紧的。”

于是她搂着他，同他一起坐到床上。

拂晓，他从屋子里出来，走上了台阶。

“难道这一切是真的吗？父亲一来，她会告诉他的。她是魔鬼。我该怎么办呢？瞧，那就是我用来砍断自己手指的斧子。”他抓起斧子，向修道室走去。

侍者迎上前来。

“您要劈柴吗？把斧子给我。”

他把斧子给了他。他走进修道室，她还躺着，在睡觉。他恐惧地望了她一眼，走进修道室，取下农人的衣服穿好，拿起剪子剪短了头发，就走出去，顺着小道向山脚下的河边走去，他已经四年没有到那里去了。

河边有一条路，他顺着这条路走去，走到吃午饭的时候。中午，他走进黑麦地，在地里躺了下来。傍晚，他来到河边的一个村子。他没有进村，而是向河边的一座悬崖走去。

清晨，离日出大约还有半小时。一切都是灰濛濛、阴沉沉的，从西边吹来一阵阵拂晓前的寒风。“是啊，应当结束了。没有上帝。怎么结束呢？跳河吗？我会游泳，淹不死。上吊吗？对，有腰带，挂在树上。”这好象是可行的，而且很近便，这使他感到一阵恐怖。他想照往常绝望的时候那样进行祷告。但是向谁祷告呀。没有上帝。他用手支着头躺着。他突然感到很困，手再也支撑不住脑袋，便伸直手，将头枕在胳膊上，立刻睡着了。但是睡梦只持续了一刹那；他又立刻惊醒，精神恍惚，不知是在做梦，还是在回忆。

他仿佛看见自己差不多还是个小孩，在乡下，在姥姥家。一辆马车走到他们跟前，从马车里走出了舅舅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他蓄着活象铁锹的黑色大胡子，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瘦瘦的小姑娘帕申卡①，她有一双温柔的大眼睛和一张可怜巴巴

① 帕申卡是拉普斯科维娅的小名。

的、怯生生的脸。现在给他们这群男孩里送来了这个帕申卡。必须陪她玩，但又实在没意思。她很笨。结果是大家都把她当笑料，硬要她表演她是怎么游泳的。于是她便躺在地板上，表演陆地游泳。大家哈哈大笑，把她当傻瓜。她看见这样便羞得面红耳赤，一副可怜相，可怜得叫人于心不忍，叫人永远也忘不了她那哭笑不得的、善良的、低声下气的笑容。谢尔盖在回想，这以后，他什么时候看见她的。他再次看见她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在他当修士之前。她嫁给了一个地主，这家伙把她的全部家产挥霍得精光，还打她。她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儿子小时候就死了。

谢尔盖想起，他看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很不幸。后来他又在修道院里看见过她一次，她已经守了寡。她还是老样子——不能说笨，但乏味、渺小、可怜。她是带着女儿和女儿的未婚夫一道来的。她们已经穷了。后来他又听人说，她住在一个小县城里，说她十分贫穷。"我为什么想到她呢？"他问自己。但又不能不想她。"她在哪里？她怎么样了？她还象从前在地板上表演游泳时那样一直很不幸吗？我为什么要想到她呢？我怎么啦？应该结束了。"

他又开始感到恐惧。为了摆脱这个思想，他又开始想帕申卡。

他这么躺了很久，一会儿想到自己那不可避免的结局①，一会儿又想到帕申卡。他把帕申卡想象成自己的救星。他终于睡着了。他在梦中看见一位天使向他走来，对他说："找帕申卡去吧，去问她你应该怎么办，你的罪孽是什么，你怎样才能拯救

---

① 指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自己。”

他醒了，认定这是上帝显灵，他很高兴，决定照梦中嘱咐他的话去做。他知道她住的那座城市（离此三百俄里），于是他便到那里去了。

八

帕申卡早就不是原来的帕申卡了，而是一个又老又干瘪、满脸皱纹的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一个穷愁潦倒、爱喝酒的小官吏马夫里基耶夫的丈母娘了。她住在女婿最后丢官的那个县城里，并在那里养活全家：女儿、患神经衰弱症的有病的女婿，以及五个外孙和外孙女。她靠给商人家的闺女上音乐课所得来养家，每节课收费五十戈比。有时一天四节课，有时一天五节课，因此每月可得大约六十卢布。他们便暂时以此为生，等候补缺。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把恳求代为谋职的信寄给所有的亲戚和熟人，其中也包括谢尔盖。但是这封信寄到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那天是星期六，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正在自己和面做葡萄干奶油面包。这种奶油面包数她爸爸的那个农奴厨子做得最好。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想在明天过星期日的时候让外孙和外孙女们吃一顿好的。

她的女儿玛莎正在照看最小的孩子；两个大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上学去了。女婿因为夜里没睡，现在刚睡着。昨晚，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很久没有睡，极力劝阻女儿不要对丈夫发火。

她看到女婿是一个弱者，他不会换个样子说话和生活，她看

到妻子对他的责备于事无补，因此极力劝说他们，叫他们要心平气和，不要互相埋怨，互相恼恨。看见人与人之间的不友好关系，她在生理上就几乎受不了。她很清楚，这样做什么都不会变好，只会变坏。她甚至没有想这个，她只是一看到那副怨气冲天的样子心里就难受，就象闻到恶臭，听到噪音，看见殴打肉体一样。

她正在洋洋得意地教卢克里亚怎样和面，这时，那六岁的外孙米沙，围着兜兜，迈着罗圈腿，穿着补过的袜子，满脸惊慌地跑进了厨房。

"姥姥，一个挺可怕的老头找你。"

卢克里亚望了一眼外面。

"真的，一个朝圣的香客，太太。"

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把自己的瘦胳膊肘互相对着擦干净了，又将两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本来她想到屋去拿钱袋布施五个戈比，但是她接着想起她没有比十戈比银币更小的钱了，于是决定布施一点面包，她回到碗柜旁。但是她突然想起她刚才那么小气，突然脸红了。她一面吩咐卢克里亚切面包，一面就亲自去取外加的十戈比银币。"这是对你的惩罚，"她对自己说，"给双倍。"

她一面道歉，一面把钱和面包都给了那位朝圣的香客，当她布施的时候，她非但没有因自己的慷慨感到自豪，相反，因为给得太少而觉得羞愧。而这位朝圣者是这样仪表堂堂。

虽然他用基督的名义①跋涉了三百俄里，衣衫褴褛，形容憔悴，面目黧黑，他的头发剪短了，戴着农人的帽子，穿着农人的皮

① 指沿途乞讨为生。

靴，虽然他谦卑地鞠躬行礼，但是他仍旧器宇轩昂，令人注目。但是，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并没有认出他来，她差不多有三十年没见他了，也不可能认识他。

“请别见怪，大爷。也许，您想吃点东西吧？”

他收下了面包和钱。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奇怪他怎么不走，而且老瞧着她。

“帕申卡。我是来找你的。让我进去吧。”

他那美丽的黑眼睛恳求地注视着她，闪着泪花。嘴唇在白胡子底下凄恻地抖动了一下。

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抓住她那干瘪的胸脯，张大了嘴，两眼发直，看着那位香客的脸发愣。

“这不可能！斯乔帕！[1] 谢尔盖！谢尔盖神父。”

“对，就是他，”谢尔盖轻声说。“不过不是谢尔盖，也不是谢尔盖神父，而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斯捷潘·卡萨茨基，一个堕落的、罪孽深重的人。让我进去，你帮助帮助我吧。”

“这不可能，您怎么能这样谦卑呢？咱们快进去吧。”

她伸出手；但是他没有握她的手，他跟在她后面走了进去。

但是带他上哪儿呢？屋子太小。先是分了一间很小的房间给她，跟一个小贮藏室差不多，但是后来连这个小贮藏室她也让给女儿了。现在玛莎正在那里摇着孩子哄他睡觉。

“您坐这儿，我就来，”她指着厨房里的一张长凳对谢尔盖说。

谢尔盖立刻坐下来，并且用显然已经习惯了的姿势把挎包先从一个肩头，然后从另一个肩头卸了下来。

---

① 斯乔帕是斯捷潘的小名。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变得多么谦卑呀，我的天！名气那么大，突然这样……"

谢尔盖没有理她，只是宽厚地笑了笑，把挎包放在自己的脚边。

"玛莎，你知道这是谁？"

接着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便悄悄地告诉女儿谢尔盖是什么人，她们俩一起把被褥和摇篮搬出贮藏室，把屋子腾出来让给谢尔盖。

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把谢尔盖领进了小屋。

"您在这儿先休息休息。请别见怪。我要出去一下。"

"去哪儿？"

"我在这儿有课，说起来都不好意思——在教音乐。"

"教音乐——这好啊。不过有一点，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我来找您是有事的。我什么时候能够跟您谈谈呢？"

"我把这个看作是我的福气。晚上行吗？"

"行，不过还有一个请求：别跟别人说我是什么人。我只是对您才开诚相见。谁也不知道我的去向。必须这样。"

"啊呀，我告诉女儿了呀。"

"嗯，那就请她别说出去。"

谢尔盖脱下皮靴，躺了下来，在一夜未睡、跋涉了四十俄里之后，立刻睡着了。

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回来的时候，谢尔盖正坐在那间小屋里等她。他没有出去吃午饭，只吃了一点卢克里亚给他拿进屋来的菜汤和稀粥。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谢尔盖说。"现在可以谈谈了吗？"

“这样的贵客，我真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这份福气？我请了假，没去上课。以后再……我一直想去看您，还给您写过信，可突然这样幸福。”

“帕申卡！请把我现在要对你说的话当作忏悔，当作我临终前在上帝面前说的话。帕申卡！我不是圣徒，甚至也不是个普通老百姓：我是一个罪人，一个肮脏、丑恶、不走正路而又自命不凡的罪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比所有的人都坏，但是我比最坏的人还坏。”

帕申卡先是瞪着眼睛看着他，将信将疑。后来，她完全相信了，便伸出手去摸摸他的手，苦笑着说：

“斯季瓦，你也许夸大了吧？”

“不，帕申卡。我是色鬼，我是凶手，我是一个渎神者和骗子。”

“我的上帝！这是什么话呀？”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说，

“但是必须活下去。过去我以为我什么都知道，甚至还教过别人怎么生活，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请你教我。”

“哪能呢，斯季瓦。你在取笑我。你们干吗老取笑我呢？”

“嗯，好，我取笑你。不过请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生活的，你这辈子是怎么过的？”

“我？我过的是最肮脏、最丢人的生活，所以现在上帝惩罚我，也惩罚得对，我生活得很糟，糟透啦……”

“你怎么出嫁的？你跟丈夫是怎么过的？”

“一切都很糟。我出嫁了——爱上了一个人，别提多丢人啦。爸爸不赞成这门婚事。我不顾一切地嫁给了他。我出嫁后，本应当好好帮助丈夫，可是我却净用嫉妒折磨他，我没法克制心

中的嫉妒。”

“听说，他爱喝酒。”

“可不，我又不会安慰他。反而责备他。要知道，这是一种病。他控制不住自己，我现在还常常想起我怎么硬不让他喝。我们吵得可凶了。”

她用她那美丽的、因为回忆而感到痛苦的眼睛望着卡萨茨基。

卡萨茨基想起，人家对他说过，帕申卡的丈夫经常打她。现在，卡萨茨基瞧着她那干瘦的脖子，耳后青筋毕露，头上一簇稀疏的斑白的头发，仿佛看见了当时的情景。

“后来剩下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没有任何财产。”

“您不是有一座庄园吗？”

“瓦夏[1]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卖了，都……花光了。必须活下去，可是我什么也不会——我们这些小姐全一样。但是我特别不行，束手无策。就这样花完了最后一文钱，我教孩子的时候，自己也捎带学了点。可是这时候米佳病了，已经读四年级啦，上帝把他带走了。玛涅奇卡[2]爱上了万尼亚——我那姑爷。怎么说呢，他是个好人，只是命不好。他有病。”

“妈，”女儿打断了她的话。“把米沙抱走吧，我总不能劈成两瓣呀。”

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哆嗦了一下，站起来，穿着她那后跟已经磨坏的皮鞋快步走出房门，不一会儿抱着一个两岁的男孩回来了，这孩子身子往后仰，用小手抓住她的头巾。

“对，我讲到哪儿啦？对了，他在这儿原来有个好差事——

---

① 帕申卡的丈夫。

② 即玛莎。玛莎和玛涅奇卡都是玛丽亚的小名。

上司也很和气，但是万尼亚干不了，便辞职了。”

“他害的什么病？”

“神经衰弱，这是很可怕的病。我们商量过，应当出去疗养，但是没有钱。我老盼着这病过一阵会好。他倒没有什么特别的病痛，不过……”

“卢克里亚！”传来了他那怒气冲冲的、衰弱的声音。“用得着她的时候，总不知道把她支使到哪里去了。妈！……”

“来了，”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又打住了话头。“他还没吃饭。他没法跟我们一起吃。”

她走出去，在那里安排了点事，又回来，一面揩拭着晒黑的瘦瘦的手。

“我就这样过日子。我们总是发牢骚，总是不满，可是，谢谢上帝，外孙和外孙女们都很好，都很健康，日子还过得去。关于我有什么好说的呢。”

“那么，您靠什么生活呢？”

“我多少挣点钱。过去我因为音乐而苦恼，现在却亏了它。”

她把她的瘦小的手搁在她坐位旁的一只小衣柜上，好象弹练习曲似的用瘦削的手指弹着。

“您教课，人家给您多少钱？”

“有给一个卢布的，有给五十戈比的，也有给三十戈比的。他们对我都很好。”

“怎么样，有成绩吗？”卡萨茨基的眼睛里微微露出笑意，问道。

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起初并不相信他提这问题是严肃的，她疑惑地望了望他的眼睛。

“成绩是有的。有一个很好的小姑娘，她爸爸是个卖肉的。

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倘若我是一个出入上流社会的女人，不用说，凭爸爸的关系，我是能够给姑爷找到差事的。可是我什么也不会，所以才把他们大家弄到现在这个地步。”

“是啊，是啊，”卡萨茨基说，低下了头。“那么，帕申卡，您是怎么参加宗教生活的呢？”他问。

“啊呀，别提了。糟透啦，实在顾不过来，我有时跟孩子们一起斋戒祈祷，也常常去教堂，但是有时就几个月不去。让孩子们去。”

“为什么您自己不去呢？”

“说实话，”她的脸红了，“穿得破破烂烂的去，在女儿和外孙们面前怪难为情的，而新衣服又没有。反正是因为我懒罢了。”

“那么，您在家祷告吗？”

“祷告的，这又能算什么祷告呢，信口念念罢了。我也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没有真正的感情，只知道自己糟透了……”

“对，对，是这样，是这样，”卡萨茨基连连称是，似乎表示赞同。

“来了，来了，”她答应着女婿的叫唤，整了整盘在头上的辫子，走出了房间。

这次，她很久没有回来。她回来的时候，卡萨茨基还象原来那样坐着，两肘支在膝盖上，低下了头。但是他的挎包已经背到背上了。

她拿着一盏没有灯罩的白铁灯走了进来，他抬起他那美丽的、疲倦的眼睛望着她，深深地、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没有告诉他们您是谁，”她畏怯地开始说，“我只说我认识您，您是一位出身高贵的朝圣的香客。咱们吃饭去吧，喝点儿茶。”

“不……”

“那么，我拿到这儿来吧。”

“不，什么也不要。上帝保佑你，帕申卡。我走了。如果你可怜我，那你就别告诉任何人你看见过我。我以永生的上帝的名义恳求你：别告诉任何人。谢谢你。我真想拜倒在你的脚下，但是我知道这会使你不安的。谢谢你，看在基督的份上饶恕我。”

“祝福我吧。”

“上帝会祝福的。看在基督的份上饶恕我。”

他想要走，但是她不让他走，给他拿来了一点面包、面包圈和奶油。他全收下了，走了出去。

天黑了。他还没有走过两家房子，她就看不见他了，不过根据大司祭家的狗在向他叫，她知道他正在朝前走。

“我的梦原来应的是这个。帕申卡正是我从前应该做而没有做到的人。我从前为人们活着，却以上帝为借口；她活着为了上帝，却以为她活着为了别人。是啊，做一件好事，施舍一碗水，不图报答，比我的造福于人们更为可贵。但是我不是也曾有过几分真诚为上帝服务的心吗？”他问自己，他的回答是：“是的，但是这一切都被人世的虚荣玷污了、遮盖了。是的，对于象我这样活着的人，对于人世的虚荣，上帝是不存在的。但是，我要去找他。”

于是他向前走去，就象找帕申卡的时候那样，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同朝圣的男女香客们相遇又分手，凭着基督的名义乞讨一点面包，借宿一宵。间或有悍妇辱骂他，喝醉的农人怒斥他，但是大部分人给他吃，给他喝，甚至还给他一些东西路上

吃用。他的老爷的仪表取得了某些人的好感。也有一些人恰好相反，他们看到一个老爷也居然落得一贫如洗，似乎很高兴。但是他的温顺征服了一切人。

他在人家家里找到一本《福音书》，就常常念它，无论何时何地，人们听了都很感动，并且奇怪，他们听他念，就象听着一个新的、但同时又是早就熟悉了的东西似的。

倘若他能为人们做一点事：出点主意，读点什么，写点什么，或者排难解纷，他也听不到对他的感谢，因为他走了。渐渐，上帝在他的心中出现了。

有一天，他跟两个老太婆和一个士兵在路上走。一位老爷跟太太坐在一辆套着快马的轻便马车上，还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士骑着马，叫住了他们。太太的丈夫和女儿骑马，坐在马车里的是太太和一个显然是来旅行的法国人。

他们叫住了他们，大概是想让这个法国人看看les pélérins①，——这种人由于俄国人固有的迷信，不去做工，却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到处流浪。

他们说法语，以为这些人听不懂。

"Demandez leur,"法国人说，"s'ils sont bien sûrs de ce que leur pélérinage est agréable à dieu."②

他们问了，老太婆们回答：

"全由上帝怎么看了。我们的脚到了，心能不能到呢？"

又问了士兵。他说，因为他一个人无处可去。他们又问卡萨茨基是什么人？

---

① 法语：朝圣者。

② 法语：您问问他们，他们是否坚信他们朝圣是上帝的意愿。

"上帝的奴仆。"

"Qu'est ce qu'il dit? Il ne répond pas."①

"Il dit qu'il est un serviteur de dieu."②

"Cela doit être un fils de prêtre.Il a de la race. Avezvous de la petite monnaie?"③

法国人有零钱。他给大家每人二十戈比。

"Mais dites leur que ce n'est pas pour des cierges queje leur donne, mais pour qu'ils se régalent de thé;④ 茶,茶,"他微笑着,"pour vors, mon vieux,"⑤他说,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拍了拍卡萨茨基的肩膀。

"基督保佑你们,"卡萨茨基回答,他没有戴上帽子,光着头鞠了一躬。

这次的相遇使卡萨茨基特别高兴,因为他蔑视世俗之见,做了一件最平常,也最容易做的事——谦卑地收下了二十戈比,把它送给了同伴,一个瞎眼的乞丐。世俗之见具有的意义越小,他就越强烈地感觉到上帝。

卡萨茨基就这样过了八个月。到第九个月,他在省城的一家他和香客们过宿的收容所被拘留了,他因为没有身份证被抓进了警察署。问他的证件在哪里,他是什么人,他回答说,他没有证件,他是上帝的奴仆。他被当作流浪汉给判了刑,流放到西伯利亚。

---

① 法语:他说什么?他没有回答。

② 法语:他说他是上帝的奴仆。

③ 法语:也许,这是一个教士的儿子。看得出是好人家出身。您有零钱吗?

④ 法语:不过请您告诉他们,我不是给他们买蜡烛的,是让他们美美地喝点儿茶。

⑤ 法语:给您,老爷爷。

在西伯利亚，他在一家富有的农人的垦地上住了下来，现在还住在那里。他在东家的菜园里做工，还兼教孩子们读书和照顾病人。

（1898年）

臧仲伦 译

舞会以后

“你们是说，一个人本身不可能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问题全在环境，是环境坑害人。我却认为问题全在机缘。就拿我自己来说吧……”

我们谈到，为了使个人趋于完善，首先必须改变人们的生活条件，接着，人人敬重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就这样说起来了。其实谁也没有说过人自身不可能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然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有个习惯，总爱解释他自己在谈话中产生的想法，随后为了证实这些想法，讲起他生活里的插曲来。他时常把促使他讲话的原因忘得一干二净，只管全神贯注地讲下去，而且讲得很诚恳、很真实。

现在他也是这样做的。

“拿我自己来说吧。我的整个生活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并不是由于环境，完全是由于别的缘故。”

“到底由于什么呢？”我们问道。

“这可说来话长了。要讲上一大篇，你们才会明白。”

“您就讲一讲吧。”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沉思了一下，摇了摇头。

“是啊，”他说，“我的整个生活在一个夜晚，或者不如说，在一个早晨，就起了变化。”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这么回事：当时我正在热烈地恋爱。我恋爱过多次，可是这一次爱得最热烈。事情早过去了；她的几个女儿都已经出嫁了。她叫Б——，是的，瓦莲卡·Б——”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说出她的姓氏，“她到了五十岁还是一位出色的美人。在年轻的时候，十八岁的时候，她简直能叫人入迷：修长、苗条、优雅、端庄——正是端庄。她总是把身子挺得笔直，仿佛非这样不可似的，同时又微微仰起她的头，这配上她的姣美的容貌和修长的身材——虽然她并不丰满，甚至可以说是清瘦，——就使她显出一种威仪万千的气概，要不是她的嘴边、她的迷人的明亮的眼睛里、以及她那可爱的年轻的全身有那么一抹亲切的、永远愉快的微笑，人家便不敢接近她了。”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多么会渲染！”

“但是无论怎么渲染，也没法渲染得使你们能够明白她是怎样一个女人。不过问题不在这里。我要讲的事情出在四十年代。那时候我是一所外省大学的学生。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那时我们大学里没有任何小组①，也不谈任何理论，我们只是年轻，照青年时代特有的方式过生活：除了学习，就是玩乐。我是一个很愉快活泼的小伙子，况且家境又富裕。我有一匹烈性的溜蹄快马，我常常陪小姐们上山滑雪（溜冰还没有流行），跟同学们饮酒作乐（当时我们只喝香槟，没有钱就什么也不喝，可不象现在这样改喝伏特加）。但是我的主要乐趣在参加晚会和舞会。我跳舞跳得很好，人也不算丑陋。”

“得啦，不必太谦虚，”一位交谈的女士插嘴道，“我们不是见

---

①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莫斯科一部分大学生成立了各种小组，探讨哲学和文学问题，传播先进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斯坦凯维奇小组和赫尔岑—奥加辽夫小组。

过您一张旧式的银版照片吗？您不但不丑，还是一个美男子哩。”

“美男子就美男子吧，反正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正当我狂热地爱着她的期间，我在谢肉节的最后一天参加了本省贵族长家的舞会，他是一位忠厚长者，豪富好客的侍从官。他的太太接待了我，她也象他一样忠厚，穿一件深咖啡色的丝绒长衫，戴一副钻石头饰①，她袒露着衰老可是丰腴白净的肩膀和胸脯，如同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②的画像上描画的那样。这是一次绝妙的舞会：设有乐队楼厢的富丽的舞厅，来自爱好音乐的地主之家的、当时有名的农奴乐师，丰美的菜肴，喝不完的香槟。我虽然也喜欢香槟，但是并没有喝，因为不用喝酒我就醉了，陶醉在爱情中了，不过我跳舞却跳得筋疲力尽，——又跳卡德里尔舞，又跳华尔兹舞，又跳波尔卡舞，自然是尽可能跟瓦莲卡跳。她身穿白色长衫，束着粉红腰带，一双白羊皮手套差点儿齐到她的纤瘦的、尖尖的肘部，脚上是白净的缎鞋。玛祖尔卡舞开始的时候，有人抢掉了我的机会：她刚一进场，讨厌透顶的工程师阿尼西莫夫——我直到现在还不能原谅他——就邀请了她，我因为上理发店去买手套③，来晚了一步。所以我跳玛祖尔卡舞的女伴不是瓦莲卡，而是一位德国小姐，从前我也曾稍稍向她献过殷勤。可是这天晚上我对她恐怕很不礼貌，既没有跟她说话，也没有望她一眼，我只看见那个穿白衣衫、束粉红腰带的修长苗条的身影，只看见她的晖朗、红润、有酒窝的脸蛋和亲切可爱的眼睛。不光是我，大家都望着她，欣赏她，男人欣赏她，女人也欣赏她，虽然

---

① 一种金链或绒布带，当中镶一颗宝石，束在额头上，作为装饰。

② 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是一七四一至一七六一年的俄国女皇。

③ 有些理发店兼卖手套、领带等。

她盖过了她们所有的人。不能不欣赏她啊。

"照规矩应该说，我不是她跳玛祖尔卡舞的舞伴，而实际上，我几乎一直都在跟她跳。她大大方方地穿过整个舞厅，径直向我走来，我不待邀请，就连忙站了起来，她微微一笑，酬答我的机灵。当我们①被领到她的跟前而她没有猜出我的代号②时，她只好把手伸给别人，耸耸她的纤瘦的肩膀，向我微笑，表示惋惜和安慰。当大家在玛祖尔卡舞中变出花样，插进华尔兹的时候，我跟她跳了很久的华尔兹，她尽管呼吸急促，还是笑眯眯地对我说：'Encore'③。于是我再一次又一次地跳着华尔兹，甚至感觉不到自己还有一个沉甸甸的肉体。"

"咦，怎么感觉不到呢？我想，您搂着她的腰，不但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肉体，还能感觉到她的哩，"一个男客人说。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突然涨红了脸，几乎是气冲冲地叫喊道：

"是的，你们现代的青年就是这样。你们眼里只有肉体。我们那个时代可不同。我爱得越强烈，就越是不注意她的肉体。你们现在只看到腿子、脚踝和别的什么，你们恨不得把所爱的女人脱个精光，而在我看来，正象Alphonse Karr④——他是一位好作家——说的：我的恋爱对象永远穿着一身铜打的衣服。我们不是把她脱个精光，而是极力遮盖她赤裸的身体，象挪亚的好儿

---

① 指他和另一个男舞伴。

② 男舞伴必须给自己选定一个代号，如"温顺"或"骄傲"、"喜悦"或"悲哀"之类，跳舞以前，两个男舞伴由第三者领到女舞伴面前，请她猜测代号，被猜中的就可以跟她跳舞。

③ 法语：再来一次。

④ 阿尔封斯·卡尔(1808—1890)，法国作家。

子①一样。嗨，反正你们不会了解……”

“不要听他的。后来呢？”我们中间的一个男人问道。

“好吧。我就这样净跟她跳，没有注意时光是怎么过去的。乐师们早已累得要命，——你们知道，舞会快结束时总是这样，——反来复去地演奏玛祖尔卡舞曲，老先生和老太太们已经从客厅里的牌桌旁边站起来，等待吃晚饭，仆人拿着东西，更频繁地来回奔走着。这时是两点多钟。必须利用最后几分钟。我再一次选定了她，我们沿着舞厅跳到一百次了。

“‘晚饭以后还跟我跳卡德里尔舞吗？’我领着她回到她的座位时问她。

“‘当然，只要家里人不把我带走，’她笑眯眯地说。

“‘我不让带走，’我说。

“‘扇子可要还给我，’她说。

“‘舍不得还，’我说，同时递给她那把不大值钱的白扇子。

“‘那就送您这个吧，您不必舍不得了，’说着，她从扇子上扯下一小片羽毛给我。

“我接过羽毛，只能用眼光表示我的全部喜悦和感激。我不但愉快和满意，甚至感到幸福、陶然，我善良，我不是原来的我，而是一个不知有恶、只能行善的超凡脱俗的人了。我把那片羽毛塞进手套，呆呆地站在那里，再也离不开她。

“‘您看，他们在请爸爸跳舞，’她对我说道，一边指着她那身材魁梧端正、戴着银色肩章的上校父亲，他正跟女主人和其他的太太们站在门口。

“‘瓦莲卡，过来，’我们听见戴钻石头饰、露出伊丽莎白式肩

① 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九章：有一次挪亚喝醉酒，光着身子入睡，他的儿子闪和雅弗用衣服给他盖上。

膀的女主人的响亮声音。

“瓦莲卡往门口走去，我跟在她后面。

“‘Ma chère①，劝您父亲跟您跳一跳吧。喂，彼得·弗拉季斯拉维奇，请，’女主人转向上校说。

“瓦莲卡的父亲是一个器宇不凡的老人，长得端正、魁梧，神采奕奕。他的脸色红润，留着两撇雪白的、à la Nicolas I②尖端鬈曲的唇髭和同样雪白的、跟唇髭连成一片的络腮胡子，两鬓的头发向前梳着，他那明亮的眼睛里和嘴唇上，也象他女儿一样露出亲切快乐的微笑。他生就一副堂堂的仪表，宽阔的胸脯照军人的派头高挺着，胸前挂了不多几枚勋章，此外他还有一副健壮的肩膀和两条匀称的长腿。他是一位具有尼古拉一世风采的宿将型的军事长官。

“我们走近门口的时候，上校推辞说，他对于跳舞早已荒疏，不过他还是笑眯眯地把手伸到左边，从刀剑带上取下佩剑，交给一个殷勤的青年人，右手戴上麂皮手套，‘一切都要合乎规矩，’他含笑说，然后握住女儿的一只手，微微转过身来，等待着拍子。

“等到玛祖尔卡舞曲开始的时候，他灵敏地踏着一只脚，伸出另一只脚，于是他的魁梧肥硕的身体就一会儿文静从容地，一会儿带着靴底踏地声和两脚相碰声，啪哒啪哒地，猛烈地，沿着舞厅转动起来了。瓦莲卡的优美的身子在他的左右翩然飘舞，她及时地缩短或放长她那穿白缎鞋的小脚的步子，灵巧得叫人难以察觉。全厅的人都在注视这对舞伴的每个动作。我不仅欣赏他们，而且受了深深的感动。格外使我感动的是他那用裤脚

---

① 法语：我亲爱的。

② 法语：尼古拉一世式的。

带① 扣得紧紧的靴子，那是一双上好的小牛皮靴，但不是时兴的尖头靴，而是老式的、没有后跟的方头靴。这双靴子分明是部队里的靴匠做的。‘为了把他的爱女带进社交界和给她穿戴打扮，他不买时兴的靴子，只穿自制的靴子，’我想；所以这双方头靴格外使我感动。他显然有过舞艺精湛的时候，可是现在身体发胖，要跳出他竭力想跳的那一切优美快速的步法，腿部的弹力已经不够。不过他仍然巧妙地跳了两圈。他迅速地叉开两腿，重又合拢来，虽说不太灵活，他还能跪下一条腿。她微笑着理了理被他挂住的裙子，从容地绕着他跳了一遍，这时候，所有的人都热烈鼓掌了。他有点吃力地站立起来，温柔亲热地抱住女儿的后脑，吻吻她的额头，随后领她到我身边，他以为我要跟她跳舞。我说，我不是她的舞伴。

"‘呃，反正一样，您现在跟她跳吧，’他说，一边亲切地微笑着，将佩剑插进刀剑带里。

"瓶子里的水只要倒出一滴，其余的便常常会大股大股地跟着往外倾泻，同样，我心中对瓦莲卡的爱，也把蕴藏在我内心的全部爱的力量释放出来了。那时我真是用我的爱拥抱了全世界。我也爱那戴着头饰、露出伊丽莎白式的胸脯的女主人，也爱她的丈夫、她的客人、她的仆役，甚至那个对我板着脸的工程师阿尼西莫夫。至于对她的父亲，连同他的家制皮靴和象她一样的亲切的微笑，当时我更是体验到一种深厚的温柔的感情。

"玛祖尔卡舞结束之后，主人夫妇请客人去用晚饭，但是Б上校推辞说，他明天必须早起，就向主人告别了。我惟恐连她也给带走，幸好她跟她母亲留下了。

---

① 缝在裤脚口的带子，捆在鞋跟和鞋掌之间的地方，以免人坐下时裤脚往上吊，露出袜子来。

“晚饭以后，我跟她跳了她事先应许的卡德里尔舞，虽然我似乎已经无限地幸福，而我的幸福还是有增无已。我们完全没谈爱情。我甚至没有问问她，也没有问问我自己，她是否爱我。只要我爱她，在我就尽够了。我只担心一点——担心有什么东西破坏我的幸福。

“等我回到家中，脱下衣服，想要睡觉的时候，我就看出那是决不可能的事。我手里有一小片从她的扇子上扯下的羽毛和她的一只手套，这只手套是她离开之前，我先后扶着她母亲和她上车时，她送给我的。我望着这两件东西，不用闭上眼睛，便能清清楚楚地回想起她来：或者是当她为了从两个男舞伴中挑选一个而猜测我的代号，用可爱的声音说出‘骄傲？是吗？’，并且快活地伸手给我的时候，或者是当她在晚餐席上一点一点地呷着香槟，皱起眉头，用亲热的眼光望着我的时候；不过我多半是回想她怎样跟她父亲跳舞，她怎样在他身边从容地转动，露出为自己和为他感到骄傲与喜悦的神态，瞧了瞧欣然赞赏的观众。我不禁对他和她同样发生柔和温婉的感情了。

“当时我和我已故的兄弟单独住在一起。我的兄弟向来不喜欢上流社会，不参加舞会，这时候又在准备学士考试，过着极有规律的生活。他已经睡了。我看看他那埋在枕头里面、叫法兰绒被子遮住一半的脑袋，不觉对他动了怜爱的心。我怜悯他，因为他不知道也不能分享我所体验到的幸福。服侍我们的农奴彼得鲁沙拿着蜡烛来接我，他想帮我脱下外衣，可是我遣开了他。我觉得他的睡眼惺忪的面貌和蓬乱的头发使人非常感动。我极力不发出声响，踮起脚尖走进自己房里，在床沿坐下。不行，我太幸福了，我没法睡。加之我在炉火熊熊的房间里感到闷热，我就不脱制服，轻轻地走入前厅，穿上大衣，打开通向外面的

门，走到街上去了。

“我离开舞会是四点多钟，等我到家，在家里坐了一坐，又过了两个来钟头，所以，我出门的时候，天已经亮了。那正是谢肉节的天气，有雾，饱含水分的积雪在路上融化，所有的屋檐都在滴水。当时Б家住在城市的尽头，靠近一大片空地，空地的一头是人们游息的场所，另一头是女子中学。我走过我们的冷僻的胡同，来到大街上，这才开始碰见行人和装运柴禾的雪橇，雪橇的滑木触到了路面。① 马匹在光滑的木轭下有节奏地摆动着湿漉漉的脑袋，车夫们身披蒲席，穿着肥大的皮靴，跟在货车旁边扑嚓扑嚓行走，沿街的房屋在雾中显得分外高大，——这一切都使我觉得特别可爱和有意思。

“我走到Б宅附近的空地，看见靠游息场所的一头有一大团黑糊糊的东西，听到从那边传来笛声和鼓声。我一直满心欢畅，有时玛祖尔卡舞曲还在我耳边萦绕。但这里是另一种音乐，一种生硬难听的音乐。

“‘这是怎么回事？’我想，随即沿着空地当中一条由车马辗踏出来的溜滑的道路，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走去。走了一百来步，我开始从雾霭中看出那里有许多黑色的人影。显然是一群士兵。‘大概在上操，’我想，便跟一个身穿油迹斑斑的短皮袄和围裙，手上拿着东西，走在我前头的铁匠一起，更往前走近些。士兵们穿着黑军服，面对面地分两行持枪立定，一动也不动。鼓手和吹笛子的站在他们背后，不停地重复那支令人不快的、刺耳的老调子。

“‘他们这是干什么？’我问那个站在我身边的铁匠。

---

① 说明春天来到，积雪不深。

"'对一个鞑靼逃兵用夹鞭刑①，'铁匠瞧着远处的行列尽头，愤愤地说。

"我也朝那边望去，看见两行士兵中间有个可怕的东西正在向我逼近。向我逼近来的是一个光着上身的人，他的双手被捆在枪杆上面，两名军士用这枪牵着他。他的身旁有个穿大衣、戴制帽的魁梧的军官，我仿佛觉得面熟。受刑人浑身痉挛着，两只脚扑嚓扑嚓地踩着融化中的积雪，向我走来，棍子从两边往他身上纷纷打下，他一会儿朝后倒，于是两名用枪牵着他的军士便把他往前一推，一会儿他又向前栽，于是军士便把他往后一拉，不让他栽倒。那魁梧的军官迈着坚定的步子，大摇大摆地，始终跟他并行着。这就是她的脸色红润、留着雪白的唇髭和络腮胡子的父亲。

"受刑人每挨一棍子，就好象吃了一惊似的，把他的痛苦得皱了起来的脸转向棍子落下的一边，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重复着两句同样的话。直到他离我很近的时候，我才听清这两句话。他不是说话，而是呜咽道：'弟兄们，发发慈悲吧。弟兄们，发发慈悲吧。'但是弟兄们不发慈悲，当这一行人走到我的紧跟前时，我看见站在我对面的一名士兵坚决地向前跨出一步，呼呼地挥动着棍子，使劲朝鞑靼人背上劈啪一声打下去。鞑靼人往前扑去，可是军士们拽住了他，接着，同样的一棍子又从另一边落在他的身上，又是这边一下，那边一下。上校在旁边走着，一会儿瞧瞧自己脚下，一会儿瞧瞧受刑人，他吸进一口气，鼓起腮帮，然后撅着嘴唇，慢慢地吐出来。这一行人经过我站立的地方的时候，我向夹在两行士兵中间的受刑人的背脊扫了一眼。这是一

---

① 沙皇军队中惩罚兵士的笞刑。受罚者行经两排手持鞭条的兵士中间，受每人的抽打。

个斑斑驳驳的、湿淋淋的、紫红色的、奇形怪状的东西，我简直不相信这是人的躯体。

"'天啊，'铁匠在我身边说道。

"这一行人慢慢离远了，棍子仍然从两边落在那踉踉跄跄、浑身抽搐的人背上，鼓声和笛声仍然鸣响着，身材魁梧端正的上校也仍然迈着坚定的步子，在受刑人身边走动。突然间，上校停下来，快步走到一名士兵跟前。

"'我要让你知道厉害，'我听见他用气虎虎的声音说，'你还敢糊弄吗？还敢吗？'

"我看见他举起戴鹿皮手套的有力的手，给了那惊慌失措、没有多大气力的矮个子士兵一记耳光，只因为这个士兵没有使足劲儿往鞑靼人的紫红的背脊打下棍子。

"'来几条新的军棍！'他一边吼叫，一边回头观看，终于看见了我。他假装不认识我，可怕地、恶狠狠地皱起眉头，连忙转过脸去。我觉得那样羞耻，不知道往哪里看才好，仿佛我有一桩最可耻的行径被人揭发了似的，我埋下眼睛，匆匆回家去了。一路上我的耳边时而响起鼓声和笛声，时而传来'弟兄们，发发慈悲吧'这两句话，时而又听见上校充满自信的、气虎虎的吼声：'你还敢糊弄吗？还敢吗？'同时我感到一种近似恶心的、几乎是生理上的痛苦，我好几次停下脚步，觉得我马上就要把这幅景象在我内心引起的恐怖统统呕出来了。我不记得是怎样到家和躺下的。可是我刚刚入睡，就又听见和看到那一切，我索性一骨碌爬起来了。

"'他显然知道一件我所不知道的事情，'我想起上校，'如果我知道他所知道的那件事，我也就会了解我看到的一切，不致苦恼了。'可是无论我怎样反复思索，还是无法了解上校所知道的

那件事，我直到傍晚才睡着，而且是上一位朋友家里去，跟他一起喝得烂醉以后才睡着的。

“嗯，你们以为我当时就断定了我看到的是一件坏事吗？决不。‘既然这是带着那样大的信心干下的，并且人人都承认它是必要的，那么可见他们一定知道一件我所不知道的事情，’我想，于是努力去探究这一点。但是无论我多么努力，始终探究不出来。探究不出，我就不能象原先希望的那样去服军役，我不但没有进军队供职，也没有在任何地方供职，所以正象你们看到的，我成了一个废物。”

“得啦，我们知道您成了什么‘废物’，”我们中间的一个男人说，“您还不如说：要是没有您，有多少人会变成废物。”

“得了吧，这完全是扯淡，”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真正懊恼地说。

“好，那么，爱情呢？”我们问。

“爱情吗？爱情从这一天起衰退了。当她象平常那样面带笑容在沉思的时候，我立刻想起广场上的上校，总觉得有点别扭和不快，于是我跟她见面的次数渐渐减少，结果爱情便消失了。世界上就有这样的事情，它使得人的整个生活发生变化，走上新的方向。你们却说……”他结束道。

（1903年8月20日作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蒋 路译

哈吉穆拉特*

我穿过田野回家。正是仲夏时节。草地已经割完了，黑麦正要收割。

正是万紫千红、百花斗妍的季节：红的、白的、粉红的、芬芳而且毛茸茸的三叶草花；傲慢的延命菊花；乳白的、花蕊金灿灿的、浓郁袭人的"爱不爱"花①；甜蜜蜜的黄色的山芥花；亭亭玉立的、郁金香形状的、淡紫的和白色的吊钟花；匍匐缠绕的豌豆花；黄的、红的、粉红的、淡紫的玲珑的山萝卜花；微微有点红晕的茸毛和微微有点愉快香味的车前草花；在青春时代向着太阳发着青辉的、傍晚即进入暮年、变得又蓝又红的矢车菊花；以及那娇嫩的、有点杏仁味的、立即就衰萎的菟丝子花。

我采了一大束各种的花朵走回家去，这时，我看见沟里有一朵异样深红的，盛开的牛蒡花，我们那里管它叫"鞑靼花"。割草人竭力避免割它，如果偶尔割掉一棵，割草人怕它刺手，总是把它从草堆里扔出去。我忽然想要折下这枝牛蒡花把它放在花束当中。我下到沟里，把一只钻到花蕊中间，在那儿正睡得甜蜜蜜懒洋洋的山马蜂赶走，就开始折花了。然而这却是非常困难的：且

---

* 哈吉是伊斯兰教对曾朝拜过圣地麦加的教徒的一种称号，加于姓名之前。

① "爱不爱"花是俄国姑娘喜欢用来卜算爱情的甘菊花。卜算的方法是一瓣瓣地掐一朵花的花瓣，一面口中念着："爱，不爱。"掐到最后一瓣，正好念到"爱"字，即是对方爱她，反之，则不爱。

不说花梗四面八方地刺人，甚至刺透我用来裹手的手巾，——它并且是这样惊人地坚韧，我得一丝丝地把纤维劈开，差不多同它搏斗了五分钟的光景。末了，我把那朵花折了下来，这时花梗已经破碎不堪，并且花朵也已经不那么鲜艳了。此外，由于它的粗犷和不驯，同花束中娇嫩的花朵也不和谐。我惋惜我白白糟蹋了一枝花，它本来好端端地长在自己位置上的，于是我把它扔掉了。“然而生命的毅力和力量多么惊人，”我回忆折花时所费的气力，想道。“它是如何顽强地防卫着，并且高价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啊。”

回家的道路，是在休耕的、刚刚犁过的黑土田地中间穿过的。我沿着满是尘土的黑土路往上爬坡。犁过的田地是地主的，非常广大，道路两旁和前面斜坡上，除了黑色的、犁得均匀的、还没有耙过的休耕地之外，什么都看不到。犁得很好，整个田地里连一棵小植物、一棵小草都没有，——只见一大片黑色土地。“人是一种多么善于破坏的残酷的动物啊，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他毁灭了多少种动物、植物。”我一面想，一面不由地在这片死寂的黑土田地里寻找活的东西。在我前面道路的右边，发现一棵灌木。当我走近了的时候，我认出这棵灌木仍然是“鞑靼花”，跟我徒然把它的花折下并且扔掉的那个一样。

这棵“鞑靼花”有三个枝杈。其中一枝已经断掉了，残枝象砍断的胳膊突出着。另外两枝每枝都有一朵花。这两朵花原是红的，现在却变黑了。一枝是断的，断枝头上有一朵沾了污泥的花耷拉着；另一枝也涂抹了黑泥，但仍然向上挺着。看样子，整棵灌木曾被车压过，过后才站起来，因此它歪着身子站着，但总算站住了。就好象从它身上撕下一块肉，取了五脏，砍掉一只胳膊，挖去一只眼睛，但它仍然站了起来，对那消灭了它周围弟兄们的

人，决不低头。

“好大的毅力！”我想道，“人战胜了一切，毁灭了成百万的草芥，而这一棵却依然不屈服。”

于是我想起了一个很久以前的高加索的故事，它的一部分是我看见的，一部分是从目击者那里听来的，一部分是我想象的。这个故事在我的回忆和想象中是怎样形成的，就怎样写出来吧。

一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八五一年底。

一个寒冷的十一月的夜晚，哈吉穆拉特骑着马走进一座弥漫着芬芳的牛粪炊烟的①、没有归顺的车臣人②的马赫凯特村。

寺院司仪的紧张歌声刚刚沉寂下去，在混和着牛粪烟味的洁净的山地空气中，从那些分散在挤得象蜂窝似的村舍之间的牛羊哞哞咩咩的叫声中，可以清晰地听见正在争吵的男人的粗重的喉音和由山下泉水边传来的妇女和小孩的声音。

哈吉穆拉特是沙米尔③部下一个功勋烜赫的州长，他每次出行总是打着自己的旗号，数十名骑技高强的穆里德④前呼后拥。现在，他却用风帽和斗篷裹得严严的，步枪在斗篷下面凸出着，随行的只有一个穆里德，他尽可能地不让人家注意，小心翼

① 高加索一带有些少数民族用晒干的牛马粪饼子当作燃料。

② 高加索东北境内的少数民族。

③ 沙米尔（1799—1871），高加索穆斯林教派的宗教和军事领袖，从一八三四至一八五九年领导达吉斯坦和车臣尼亚的山民进行反抗沙皇兼并的斗争。

④ 穆里德是伊斯兰教中一种宗派的信徒，他们对自己的师父——穆里师德——无条件地服从。

翼地用他那灵活的黑眼睛注视路上所遇见的老百姓的面孔。

哈吉穆拉特到了村子中间，他不走那通往广场的大街，却向左转入一条狭窄的巷子里。走到巷子里第二家，在山腰间挖成的土屋前面，他四下里望了望，就停住了。廊檐下没有一个人影，可是在屋顶上，在刚用粘土抹过的烟囱后面，躺着一个盖着皮大衣的人。①哈吉穆拉特用鞭子把戳了戳那个睡在屋顶上的人，并且用舌头弹了一个响。一个老人从皮袄底下抬起身来，他戴着睡帽，穿着油光光的破旧半截棉袄。老人的眼睛没有睫毛，发红而湿润；他不住地眨着眼，想把眼睛睁开。哈吉穆拉特说了一句"谢梁　阿列孔"②照例问候的话之后，就把脸露出来了。

"阿列孔　谢梁，"③老头子认出是哈吉穆拉特，瘪嘴巴微笑着说；于是用两条精瘦的细腿站了起来，两只脚放进摆在烟囱旁边的木后跟的鞋子里。穿好了鞋，他不慌不忙地把手伸进一件皱皱巴巴的光板皮袄的袖筒里，脸冲外从靠在屋顶的梯子上爬下来。老头子一边穿衣裳，一边下梯子，那长在打皱的、晒黑了的、细长的脖颈上的脑袋不住摇晃着，瘪嘴巴不住地念叨着。下到地上，他殷勤地牵着哈吉穆拉特的马缰绳和扶着右边的马镫子，但是哈吉穆拉特的敏捷茁壮的穆里德很快就下了马，把老头子推开，代替他做这件事。

哈吉穆拉特下了马，微微地瘸着腿，走到廊檐下面。从门里迎面跑出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一对黑得象熟透了的莓子似的亮晶晶的眼睛惊奇地盯视着来者。

"跑到寺院里去叫你父亲，"老头子吩咐他说，一边跑到哈吉

---

① 高加索信奉伊斯兰教居民的土屋顶是平的，可以在上面睡觉。

② 突厥语，问好的意思。

③ 突厥语，回答问好的意思。

穆拉特前面，替他把那轧轧作响的土屋的门推开。哈吉穆拉特一走进去，就有一个穿青裤子、黄衬衫外罩红棉袄的、纤瘦的中年妇人拿着坐垫从里屋走出来。

"欢迎你光临，"她说道，一面弯着腰把坐垫放在外屋墙边让客人坐。

"祝你的儿子们长命百岁，"哈吉穆拉特回答道，一面把斗篷、步枪和长刀取下来交给老头子。

老头小心地把枪和刀挂在主人的武器旁边，武器两旁挂着的两个大盆，在泥得光滑、刷得雪白的墙上闪闪发光。

哈吉穆拉特整一整背后的手枪，走到那个妇人安放的坐垫跟前，拢紧了束腰无领的袍子①，坐到垫子上。老头在他对面跪坐在自己的赤裸的脚后跟上，闭上眼，手心朝上举起两手。哈吉穆拉特也是这样做。然后他们俩一齐念祷词，两手抹过自己的脸，抹到胡须末端便合起掌来。

"涅　哈巴尔？"哈吉穆拉特向老头子问道，意思是说：有什么消息？

"哈巴尔　遥克（没有消息），"老头回答道。他那发红的、没有生气的眼睛，不看哈吉穆拉特的脸，而是看着他的胸脯。"我住在养蜂场里，今天刚到这儿瞧看儿子。他都知道。"

哈吉穆拉特明白老头子不愿说出他所知道的、并且是哈吉穆拉特所需要知道的那件事情，于是就微微地点一点头，不再问什么。

"好消息一点没有，"老头子开口了。"有消息，不过是兔子们老是开会，商量怎样赶走老鹰。而老鹰呢，今天抓这个，明天

---

① 这是高加索山民和哥萨克穿的一种上衣。

抓那个。上星期俄罗斯狗崽子在米其茨基村放火烧干草垛，应该撕碎他们的狗脸，”老头子恶狠狠地哑着嗓子说道。

哈吉穆拉特的穆里德进来了，他那有力的两腿迈开大步在屋里土地上无声地走着，也象哈吉穆拉特一样，取下斗篷、步枪和长刀，身上仅留着短剑和手枪，自己把这些东西挂在哈吉穆拉特挂武器的那些钉子上。

“他是谁？”老头指着进来的人，问哈吉穆拉特。

“我的穆里德，他的名字叫埃尔达尔，”哈吉穆拉特说道。

“好的，”老头子说道，指着哈吉穆拉特身旁的毯子让他坐下。

埃尔达尔坐下来，盘着腿，他一声不响，用他那一对美丽的羊眼睛注视着正在谈话的老头。老头讲他们的弟兄们上星期捉住两个俄国兵；打死一个，另一个送到韦坚诺村沙米尔那里。哈吉穆拉特心不在焉地听着，一边瞅着门，细听外面的动静。在土屋前面的廊檐底下有脚步声，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主人走了进来。

土屋的主人名叫萨多，四十来岁，留一撮小胡须，长鼻梁，眼睛也同那十五岁的小孩——他儿子的一样黑，虽然没有那么亮；这个小孩也跑着跟他父亲一同走进屋子，靠着门坐下。主人在门口脱掉木鞋，把磨光了的旧皮帽推到好久没有剃、长满了黑头发的脑袋后面，立刻就在哈吉穆拉特的对面盘腿坐下。

他也同老头子一样，闭上眼睛，手心向上捧起，念了祷词，两手抹过脸，这才说话。他说沙米尔有命令叫拦截哈吉穆拉特，活捉或是打死，沙米尔的差人昨天才离开这里；又说老百姓不敢违抗沙米尔，所以要当心才是。

“在我家里，”萨多说，“只要我活着，没有人会惹我的库纳

克[1]的。然而在野外会怎样？这是要想一想的。”

哈吉穆拉特凝神地听着，附和地点着头。等萨多说完，他说：

“好的，现在要派个人给俄国人送信。我的穆里德可以去，不过要有一个向导。”

“我打发我的弟弟巴塔去，”萨多说。“去叫巴塔，”他对儿子说。

男孩仿佛被弹簧弹起来似的，跳起敏捷的腿，甩开两手，很快地走出了屋子。约莫十分钟后，他同着一个车臣人转了回来，这人的皮肤晒得漆黑，青筋绷起，短腿，身上穿的黄色束腰无领袍开了缝，袖子破了边，靴筒子耷拉着。哈吉穆拉特同新进来的人问过好，不说废话，就简单地说：

“你可以领我的穆里德到俄国人那里去吗？”

“可以，”巴塔高兴地快声说，“一切都办得到。除了我，没有一个车臣人走得过去。让别人去的话，一切都满口答应，但结果什么都办不到。可是我能。”

“好的，”哈吉穆拉特说。“酬谢你三个卢布，”哈吉穆拉特伸出三个指头说道。

巴塔点头表示他已经明白，但又加添说，他并不稀罕钱，而是诚心诚意替哈吉穆拉特效劳。山上的人都知道哈吉穆拉特怎样打过俄罗斯的猪猡们。

“好的，”哈吉穆拉特说。“绳是长的好，话是短的好。”

“好，我就闭住嘴，”巴塔说。

“阿尔贡河转弯的地方，峭壁对面，树林中有一块空地，有两

---

① 突厥语：客人或朋友。

堆干草垛；你知道吗？”

“知道。”

“那儿有我的三个骑兵在等我，”哈吉穆拉特说。

“阿伊雅①，”巴塔点头说道。

“你问汗-马戈马。汗-马戈马知道做什么和说什么。把他领到俄国的长官沃龙佐夫公爵那里。能领到么？”

“领得到。”

“领了去再领回来。能办到吗？”

“办得到。”

“领了去，然后回到那树林子里，我就到那儿等着。”

“一切都能做到，”巴塔说道，一面站了起来，两手贴近胸口，走了出去。

“还要派一个人到格希村②去，”巴塔走后，哈吉穆拉特对主人说。“在格希村要这样，”他握着胸前一个子弹囊，正要说话，忽然看见两个女人走进屋子，他立刻放下手，停住不说了。

一个是萨多的妻子，就是那个放坐垫的瘦瘦的中年妇人。另一个是非常年轻的女孩子，穿着红裤子，绿上衣，银币缀成的胸帘遮满了胸脯。在她两肩之间，瘦瘦的背后拖着一条不长的、然而又粗又硬的黑辫子，辫梢系着一个银卢布；象她父亲和弟弟一样，黑得象莓子似的眼睛，在年轻的、竭力装作严肃的脸上愉快地闪光。她不朝着客人们看，但是有客人在那里，显然她是感觉到的。

萨多的妻子拿进来一个矮矮的小圆桌，上面放着茶、饺子、油煎饼、干酪、玉蜀黍饼（一种做得很薄的馍）和蜂蜜。女孩子拿

---

① 突厥语：是的。

② 格希村位于车臣尼亚中部，周围都是树林。

着盆、水罐和手巾。

女人们穿着平底红鞋轻轻地走动着，把拿来的东西摆在客人面前，——这当儿，哈吉穆拉特和萨多都沉默着，而埃尔达尔老是用他那对羊眼睛注视着盘着的腿，木雕泥塑似的一动不动。当女人们走了出去，她们的软软的脚步声在门外完全消失之后，埃尔达尔才松了口气；而哈吉穆拉特也才从胸前取出一个子弹囊，从囊里取出一颗子弹，又从子弹底下拿出一个卷成小筒筒的字条。

“把这交给我的儿子，”他说道。

“回信送到哪里？”萨多问道。

“送给你，你再送给我。”

“办得到，”萨多说道，一面把字条接过来放到自己胸前的子弹囊里。然后，他拿起水罐，把盆移到哈吉穆拉特面前。哈吉穆拉特把袖子卷到筋肉凸出的白手腕上，两手伸到萨多从罐里倒出来的冰冷透明的水流底下。用清洁的粗布手巾擦过手后，哈吉穆拉特就移近食物跟前。埃尔达尔也同样地做了。当客人吃饭时，萨多坐在他们对面，对他的光临再三地表示感谢。坐在门口的男孩子，光闪闪的黑眼睛老是盯着哈吉穆拉特，微笑着，好象用他的微笑来证实父亲的话。

虽然哈吉穆拉特一昼夜多没吃东西，但他仅仅吃了不多的馍、乳酪，又从短剑底下抽出一把小刀，挖了点蜜抹在馍上。

“我们的蜂蜜很好。今年的蜜，比往年又多又好，”老头说，看样子他很满意哈吉穆拉特吃了他的蜜。

“谢谢，”哈吉穆拉特说，就离开了饭桌。

埃尔达尔本来还想吃，但是他也象他的穆里师德一样，离开了饭桌，拿起盆和水壶递给哈吉穆拉特。

萨多知道，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接待哈吉穆拉特的，因为自从沙米尔同哈吉穆拉特决裂后，曾经告示车臣尼亚全体居民不得收留哈吉穆拉特，违者处以极刑。他知道，村民随时都可能知道哈吉穆拉特住在他的家里，并且可能要求他交出。但是这不仅不能使萨多发慌，反而使他高兴。萨多认为保护这位客人是他的义务，虽然这要付出他的性命；他并且因为做了应当做的事而自喜，自豪。

“只要你住在我家，只要我的头还长在我的肩膀上，就没人敢来惹你。”他对哈吉穆拉特反复地说。

哈吉穆拉特看了看他的放光的眼睛，明白这是实话，颇为庄严地说道：

“祝你快乐而且长寿。”

萨多默默地把手贴到胸前，对这句吉利话表示感激。

萨多关上窗扉，把壁炉里的干树枝子点着，他怀着特别愉快而兴奋的心情从客室里出来，走进住着他的全家的那部分住处。女人们还没有睡，正在谈论在他们客室里留宿的危险的客人。

二

在这同一夜里，离哈吉穆拉特宿夜的村庄大约十五俄里的沃兹德维任斯克前线要塞里，有三个士兵和一个班长从堡垒里出来，向恰赫吉林峡那边走去。士兵们都是当时高加索士兵的装束：身穿短皮大衣，头戴高统皮帽子，肩头斜挎着打成卷的军大衣，脚上是高过膝盖的大皮靴。荷枪的士兵们先是顺着林中道路走，走了五百来步，就离开道路向右转，皮靴踏着枯叶沙沙地响，向右走了二十来步，就在一棵折断了的梧桐树旁边停下

来，它的黑色树干即使在黑暗中也看得见。斥候通常就是派到这棵梧桐树附近的。

士兵们在树林里走着的时候，明亮的星星象是沿着树梢奔跑，现在星星停住了，在光秃秃的树枝之间亮晶晶地发光。

“多谢这儿干燥，”班长帕诺夫说，一边从肩上取下带刺刀的步枪，锵锵作响地把它靠在树身上。三个士兵也这样做了。

“本来是有的——丢了，”帕诺夫气忿忿地咕噜着，“不是忘了带来，就是丢在路上了。”

“你找什么?”一个士兵问道，他的声音洪亮而愉快。

“烟袋锅儿，——鬼晓得它丢到哪儿去了!”

“烟袋杆还有吗?”洪亮的声音问道。

“烟袋杆，这不是!”

“就在地下抽怎样?”

“嗯，在哪儿抽?”

“我们马上就弄好。”

在斥候的时候抽烟是禁止的，但是斥候几乎不能算为斥候了，倒象是前线的哨兵了，他们不过是派来防备山民偷偷地把大炮向前推进并向堡垒射击，他们以前常常是这样干的，因此帕诺夫认为不必禁止自己抽烟，于是就答应了那个快活的士兵的建议。快活的士兵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刀开始挖地。挖好了一个小坑，把它弄平整了，把烟袋杆的一端放在小坑里，再往小坑里放满了烟草，按紧了它，于是烟袋锅儿就做成了。划着火柴，火光一瞬间照亮了那个趴在地上的士兵的颧骨宽大的面孔。烟袋杆吱吱地响起来，帕诺夫嗅到了燃着的烟草的香味。

“弄好了吗?”他站起来问道。

“当然弄好了。”

“阿夫杰耶夫真能干！小调皮鬼。让我来试试！”

阿夫杰耶夫侧卧着，让出地方给帕诺夫，一面由嘴里吐出烟来。

帕诺夫趴倒在地上，用袖子擦了擦烟袋杆，开始抽起来。

过完了烟瘾，士兵们就开始闲谈。

“听说连长又拿公家的钱了。大约是赌输了。”一个士兵拉着懒洋洋的腔调说。

“他会还的，”帕诺夫说。

“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好军官，”阿夫杰耶夫肯定地说。

“好军官，好军官，”那个开头谈话的人闷声闷气地说，“依我说咱们连应该找他谈谈：既然拿了，就要说个明白，拿多少，什么时候还。”

“连里爱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吧，”帕诺夫离开了烟袋，说道。

“对啦，团体是一个巨人，”阿夫杰耶夫肯定地说。

“你瞧，要买燕麦，春天来了又要补皮靴，处处得用钱，他竟把钱拿走了……”那个不满意的人坚持说。

“我说，随便连里怎么办，”帕诺夫重复说。“他借了还，还了借，已经不止一次了。”

当时在高加索，各连都是自己选出人来管理财务的。每连由国库照每人六个半卢布领了款子，就自给自足：种白菜，割草，有自己的马车，炫耀自己连部的肥马。连部的款子存在箱子里，钥匙由连长掌管，所以常发生连长从箱子里取钱挪用的事。现在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士兵们所谈的也就是这件事。那个阴郁的士兵尼基京想要求连长公布帐目，然而帕诺夫和阿夫杰耶夫都认为没有必要。

帕诺夫抽过后，尼基京也抽了烟；他把军大衣铺在身下面，倚着树坐下。士兵们安静了。仅仅听见风高高地在头上吹动着树梢。忽然从这不断的静静的微响中听见豺狼的嚎叫、哭泣和狞笑。

“你听，这可恶的东西叫喊的，”阿夫杰耶夫说。

“这是它们在笑你呢，笑你的嘴脸长歪了，”第四个士兵用尖细的乌克兰口音说道。

周围又寂静了，只有风吹树枝，时而把星星遮着，时而又露出。

“怎么样，安东内奇，”快活的阿夫杰耶夫忽然问帕诺夫道，“你有时闷得慌吗？”

“闷什么？”帕诺夫无心回答他。

“我有时闷得要命，闷得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是好。”

“咳，你这个人！”帕诺夫说。

“我把钱都喝光了，这都是由于烦闷。那个闷啊，闷啊，我就想：好吧，就喝他一个痛快吧。”

“有时喝了酒更坏。”

“这是有的，然而有什么办法呢？”

“为什么你这样烦闷。”

“我吗？想家。”

“怎么样？家里很富裕吗？”

“富倒不算富，日子还过得去。有吃有喝。”

于是阿夫杰耶夫又开始讲那已经给帕诺夫讲过许多次的话。

“我是自愿替哥哥当兵的，”阿夫杰耶夫讲道。“他连小孩子一共五口。我呢，才刚结婚。妈妈央求我。我想：好吧！也许他

们会念着我的好处的。我去见主子，我们的主子是一个好人，他说：好小子，去吧。于是就替哥哥当了兵。”

“怎么，这是好事呀，”帕诺夫说。

“你会想不到的，安东内奇，现在我感到烦闷。一听人家说我为什么要替哥哥当兵，更使我觉得烦闷。人家都说：‘他在享福，你却在这里受罪。’越想越难过，大约我该着受这份罪。”

阿夫杰耶夫沉默了一会。

“我们再来抽烟好吗？”阿夫杰耶夫问道。

“好哇，你来弄好！”

但士兵们没能抽成。阿夫杰耶夫刚要起来弄好烟袋，从飒飒的风声中听见大路上有脚步声。帕诺夫拿起枪，踢了踢尼基京。尼基京爬起来，拿起军大衣。第三个士兵邦达连科也站了起来。

“伙计们，我做了一个梦……”

阿夫杰耶夫对邦达连科嗤了一声，于是士兵们都屏住气在细听。不象是穿靴子的人们的轻软的脚步声渐渐近了。在黑暗中，树叶子和干树枝被踩得发出清脆声，越来越听得清楚了。接着就听见车臣人所特有的喉音谈话声。士兵们现在不但能听见，而且在树林空隙的微光里看见两个黑影。一个黑影矮一点，另一个高一点。当黑影同士兵们平行时，帕诺夫端着枪同两个同伴一块向大路上走去。

“什么人？”他喊道。

“车臣老百姓，”那个矮一点的人答话了。这人就是巴塔。“没有枪，没有刀，”他说道，一面做姿势给人看。“要见公爵。”

那个高一点的人，默默地站在他的同伴身旁，他也没有带武器。

“是密探，要去见团长的，”帕诺夫对自己的同伴解释道。

“非常火急要见沃龙佐夫公爵，有重大的事，”巴塔说道。

“好的，好的，我们带你去，”帕诺夫说道。“怎么样，你同邦达连科一块领他们去好吗?”他对阿夫杰耶夫说，“交给值班的，完了再回来。要当心，”帕诺夫说道，“要留点神，在他们后面押着走。这些秃脑袋都是些机灵鬼。”

“这个管干吗的?”阿夫杰耶夫用上着刺刀的枪摆出一个刺杀的动作，说道。“这么一戳，管叫他们都回老家。”

“你把他刺死了，他还中啥用，”邦达连科说道。“喂，开步走!”

两个士兵和密探们的脚步声沉寂下去的时候，帕诺夫和尼基京便回到原来的地方。

“他们干么要在黑夜里才来!”尼基京说道。

“当然是有事罗，”帕诺夫说道。“天凉了，”他又说了一句，打开军大衣穿上，靠着树坐下来。

过了两个钟头，阿夫杰耶夫和邦达连科转回来了。

“怎么样，交代了吗?”帕诺夫问道。

“交代了。团长那里还没睡呢。一直带到他那里。老兄，这两个光头家伙真好，”阿夫杰耶夫接着说。“真的!我同他们谈来着。”

“就知道你要同他们谈话，”尼基京不满意地说道。

“真的，完全象个俄国人。一个是结了婚的。我问：‘玛鲁什卡①，巴尔②?’他说：‘巴尔。’我问：‘巴朗楚克③巴尔?’‘巴尔。’

---

① 突厥语：妻子。

② 突厥语：有。

③ 突厥语：小孩子。

'很多吗?''一对,'他说。我们就这样谈得很起劲。小伙子满好的。"

"好得很呢,"尼基京说。"你单个儿遇着他试试看,他不把你的五脏六腑挖出来才怪呢。"

"大约天快亮了。"帕诺夫说道。

"唔,星星都灭了,"阿夫杰耶夫坐下来说道。

士兵们又寂静了。

三

兵营和士兵的小屋的窗户早已漆黑了,但要塞里一所最好的房子的窗户,还是明晃晃的。这所房子住着库林斯基团团长,总司令的儿子,侍从武官谢苗·米哈伊洛维奇·沃龙佐夫公爵。沃龙佐夫同太太——彼得堡出名的美人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一块住,他们在这高加索的小要塞里度着从没有人在这里度过的豪华生活。而沃龙佐夫,尤其他的太太,却觉得他们在这里过的生活不仅朴素,而且困苦备至;但当地居民已经对这种穷奢极欲的生活大为吃惊了。

午夜十二点钟,在一间满铺地毯、垂着沉重窗帘的大客厅里,主人和客人们正在围着一张辉耀着四支蜡烛的大方桌玩牌。其中一个玩牌的,长长的脸膛,亚麻色的头发,佩着"侍从武官"绣花缩写字和带穗子的肩章的,就是主人沃龙佐夫上校;他的对方是一个形容抑郁、头发蓬乱的青年,他是彼得堡大学的学士,沃龙佐夫公爵夫人最近请来教她前夫的小儿子的教师。他们的对手是两个军官:一个宽脸的、面容红润的、从近卫军调来的波尔托拉茨基连长,和一个坐得笔直的、容貌俊美而表情冷静

的团部副官。公爵夫人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一个身材高大、大眼睛、黑眉毛的美人，坐在波尔托拉茨基身旁看他玩牌，她的宽大的裙子触着他的两腿。她说的话，她的眼神、微笑，她的一举一动，她身上的香水味，——这一切都使波尔托拉茨基心神恍惚，忘记一切，只感到她在挨近自己；他接二连三地发错牌，越来越惹他的伙伴生气。

“不对，这是不许的！又糟蹋了一张王牌！”当波尔托拉茨基打出王牌，副官涨红了脸说道。

波尔托拉茨基好似睡梦初醒，睁大一对离得宽宽的和善的黑眼睛，莫名其妙地望着不满意的副官。

“原谅他吧！”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微笑着说。“我不是告诉您了，”她对波尔托拉茨基说。

“可是您说的全不是那回事呀，”波尔托拉茨基微笑着说。

“怎么不是那回事呢？”她说道，同时粲然一笑。这回答的微笑把波尔托拉茨基的心撩得如此激动，如此高兴，他的脸红得发紫，抓起牌来就要洗。

“不该你洗，”副官厉声说，于是用他那戴着宝石戒指的白净的手赶快发牌，就好象他想尽快把牌发完似的。

公爵的侍从进入官厅，报告说值日官请公爵有事。

“诸位请原谅，”公爵带着英语口音说道。“你替我来，Marie①，坐下。”

“你们同意吗？”公爵夫人问道，她轻快地站直了她那高大的身躯，丝绸衣服苏苏作响，满脸露出幸福女人的光辉笑容。

“我总是什么都同意的，”副官说道，他很高兴他现在的对手

---

① 法语：玛丽亚。

是完全不会玩牌的公爵夫人。而波尔托拉茨基只是微笑着把两只手摊开。

当公爵回到客厅里的时候，已经快打完了一局。他特别快乐而且兴奋地走进来。

"你们猜我要向你们提议什么?"

"什么?"

"我们来喝一杯香槟。"

"对于这我永远是准备奉陪的,"波尔托拉茨基说道。

"好啊,这是件快事,"副官说道。

"瓦西里! 拿酒来,"公爵说道。

"叫你有什么事?"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问道。

"值日官和另外一个人来了。"

"谁? 什么事?"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急忙地问道。

"不能说,"沃龙佐夫耸了耸肩膀说道。

"不能说,"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重复了一句。"好，我们会知道的。"

香槟酒拿来了。客人们每人喝了一杯;打完了牌,清了帐,大家就开始告辞。

"明天是您的连派到树林子里去伐林吗?①"

"是我的连。怎么?"

"那么咱们明天要见面的,"公爵含着笑说道。

"非常高兴,"波尔托拉茨基说道,并没有十分听懂沃龙佐夫对他说的话，心里光惦记着他马上就要握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又白又大的手。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跟向来一样,不但紧紧地握着波尔

① 沙皇军队与高加索山民作战时,大片砍伐山民借以防御的树林。

托拉茨基的手，而且使劲地抖着。她又一次对他提起他的错误——他以红方块开牌，并且向他微微一笑，波尔托拉茨基觉得这一笑迷人，亲切，而且大有深意。

波尔托拉茨基怀着满心的高兴走回家去，这种高兴的心情，只有象他这种在贵族社会里长大并且受教养的人，过了几个月孤独的军队生活后，又遇见从前的生活圈里的女人，而且遇见的又是象沃龙佐夫公爵夫人这样的女人，才能够理解的。

他走到他和一位同事同住的宿舍，推一推门，可是门是拴着的。敲了敲，仍然没人来开。他冒火了，开始用脚和佩刀咚咚地向拴着的门打将起来，门里面脚步声响了，一个农奴——波尔托拉茨基的家奴瓦维洛，拔去了门栓。

"干吗把门拴上！蠢货！"

"不拴怎么行呢，阿列克谢·弗拉基米尔……"

"又喝醉了。我叫你知道怎么能……"

波尔托拉茨基想照着瓦维洛打过去，可是又转了念头。

"好啦，饶你一顿。点上蜡烛。"

"马上就得。"

瓦维洛的确喝了酒，他是赴司务长①的命名日喝的酒。回到家里，他将自己的生活同司务长伊万·马凯伊奇的生活比较着思索起来。伊万·马凯伊奇有收入，结了婚，并且再过一年有希望完全脱离军队生活。然而瓦维洛呢，从小就被提拔上来，就是说，侍候老爷们，现在他已经是四十挂零的人了，可是还没有成家，跟着颠三倒四的主人过着行军的生活。主人倒是一个好人，很少打骂，但是这算什么生活呢！"主人已经允许从高加索

① 帝俄时代，司务长被视为低下的职务。这个司务长的出身显然是农奴。

回去后就给自由，然而我得了自由又往哪儿去呢……狗一样的生活。”瓦维洛想道。他困得要命，因为怕有人进来偷东西，所以拴上门，倒头就睡着了。

波尔托拉茨基进了房间，这里面还住着一位名叫吉洪诺夫的同事。

“怎么样，输了吧？”醒了的吉洪诺夫说道。

“正相反，倒赢了十七个卢布，并且喝了一瓶‘克利科’香槟酒。”

“也看了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啦！”

“也看了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啦，”波尔托拉茨基重复了一句。

“快要起床了，”吉洪诺夫道。“六点钟就要出队了。”

“瓦维洛！”波尔托拉茨基喊道。“明天五点钟想着把我叫醒。”

“怎么能叫醒你呢，你要打人的。”

“我让你叫你就叫。听见了没有？”

“是。”

瓦维洛拿起靴子和衣服走了出去。波尔托拉茨基上床躺下，微笑着点了一支烟，吹灭了蜡烛。在黑暗中，他眼前浮现着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微笑的面影。

沃龙佐夫夫妻也没有马上睡觉。客人们散了后，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走到丈夫面前停下，严厉地说道：

“Eh bien, vous aller me dire ce que c'est?”

“Mais, ma chère……”

“Pas de ‘ma chère’! C'est un émissaire, n'est-ce pas?”

"Quand même je ne puis pas vous le dire."

"Vous ne pouvez pas? Alors c'est moi qui vais vous le dire!"

"Vous?"①

"哈吉穆拉特？是吗？"公爵夫人说道，关于同哈吉穆拉特的谈判她已经听说好几天了，她以为到她丈夫这里来的是哈吉穆拉特本人。

沃龙佐夫不能否认，但是使妻子失望的是刚才来的不是哈吉穆拉特本人，不过是个密探，来报告哈吉穆拉特明天要在伐木的地方来投他的密探。

在要塞中过着单调生活的沃龙佐夫年轻夫妇，对这事件感到非常高兴。他们谈论着，要是他父亲知道了这个消息，该多么愉快，夫妻俩直谈到两点多钟才躺下睡觉。

四

哈吉穆拉特为了逃脱沙米尔派来追击他的穆里德，一连三夜不曾睡觉，当萨多向他道过夜安走出后，他马上就睡着了。他没有脱衣服，用手支着头，肘子陷进主人给他安置的羽毛红枕头里。埃尔达尔睡在离他不远的墙边。埃尔达尔仰面朝天躺着，宽宽地张开年轻力壮的四肢，他那在白色束腰无领袍上面佩带

---

① 法语：喂，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我的亲爱的……
说什么"亲爱的"！这明明是个密探，是不是？
虽然如此，我还是不能对你说。
不能？那么我对你说了吧！
你？

着黑色子弹带的高高的胸脯，高出新剃的、发青的、从枕头上滑到一旁仰面朝天的脑袋。他那微微生一层茸毛的上嘴唇，孩子似的撅起来，一张一合地象是在喝东西。他也跟哈吉穆拉特一样和衣而卧，腰间带着手枪和短剑。土屋壁炉里树枝子已经烧尽了，小炉子里面还亮着萤火似的长明灯。

午夜时分，客室的门吱吅一声推开了，哈吉穆拉特立刻站了起来，一手抓着手枪。萨多进来了，轻软地踏着屋里的土地。

"干什么?"哈吉穆拉特精神抖擞地问道，好象他并未曾睡着似的。

"要想一想，"萨多蹲到哈吉穆拉特面前说道。"有一个女人从屋顶上看见你来了，告诉了她丈夫，现在弄得全村都知道了。刚才有一个邻居的女人跑来找我的老婆，她说老头子们都聚在寺院旁边，想阻拦你。"

"应当走，"哈吉穆拉特说。

"马都备好了，"萨多说道，迅速地从土屋里走出去。

"埃尔达尔，"哈吉穆拉特低声喊道。埃尔达尔听见了自己的名字，主要的是听见了自己的穆里师德的声音，两条强健的腿一跃而起，戴正了皮帽子。哈吉穆拉特带上武器，披上斗篷。埃尔达尔也照样做了。两个人都默默地从土屋里走到檐下。那个黑眼睛的男孩牵过马来。坚硬的街道上一响起马蹄的声音，就有人从邻居的门里伸了伸头，同时有人踏着木屐爬坡朝寺院跑去。

没有月亮，漆黑的天空中闪烁着亮晶晶的星星，在黑暗中可以看见土屋顶的轮廓，和那在村子高岗上比别的建筑物都大的、有着尖塔的寺院。从寺院里传出嗡嗡的谈话声。

哈吉穆拉特迅速地扶了扶枪，一只脚伸入狭窄的马镫，眨眼

工夫便无声地翻身坐到高高的马鞍上。

“真主保佑你！”他转脸对主人说，一面右脚习惯地寻找另一个马镫，用鞭子微微地碰了一下牵马的男孩让他离开。男孩子闪开了，马好象自己知道应当怎样做似的，健步地从小巷里朝着大路跑开了。埃尔达尔骑马在后面紧跟着。萨多穿着皮大衣，跟着他们小跑，一面迅速地挥着双手，在狭窄的小巷里时而跑到这边，时而跑到那边。村子出口地方，有一个移动的黑影穿过大路，然后——又有一个黑影。

“站住！骑马的是什么人？停下！”有人喊叫了，几个人挡住了道路。

哈吉穆拉特不但不停下，而且从腰间掏出手枪，加快了速度，策马直冲着挡路的人们驰去。站在路上的人们散开了，哈吉穆拉特头也不回，顺着大路飞奔而去。埃尔达尔跟在他后面疾驰着。后面砰啪响了两枪，两颗子弹在空中呼啸而过，既没伤着他，也没伤着埃尔达尔。哈吉穆拉特仍保持着同样的速度，跑出三百来步，他勒住了微喘的马，倾听着动静。前面洼地湍急的水流哗哗地响。后面村子里，雄鸡此唱彼和地啼叫着。从这些音响中可以听见在哈吉穆拉特身后越来越近的马蹄声和人声。哈吉穆拉特策动了马，用那不快不慢的速度行进着。

后面追击的人奔驰着，很快就追上了哈吉穆拉特。一共有二十来个骑者，都是那村的居民，想阻拦哈吉穆拉特，或者至少为了在沙米尔面前洗清自己，装作要阻拦他。当他们走近了，在昏暗中都看得见的时候，哈吉穆拉特停住了，丢下缰绳，习惯地用左手解开枪套，用右手把枪取出来。埃尔达尔也照样做了。

“要干什么？”哈吉穆拉特大喝一声。“想拿我吗？好，你们拿吧！”于是他举起了枪。村民们停下不动了。

哈吉穆拉特手中握着枪，向洼地驰去。追击的人远远地跟着他。当哈吉穆拉特走到洼地的另一边的时候，追击他的骑者向他喊叫，想让他听见他们要说话。哈吉穆拉特放了一枪作为回答，就放开马跑了。他勒马停下来的时候，已经听不见他后面追击的声音；鸡鸣也听不见了，仅仅更清晰地听见森林中流水声和时断时续的猫头鹰的哭叫声。象一堵黑墙似的森林在面前出现了。这就是他的穆里德们在那儿等候他的那座森林。哈吉穆拉特走到林边停下来，深深地吸一口气，吹响了口哨，然后静一静，侧耳倾听。过了一会儿，从森林里发出一声同样的口哨。哈吉穆拉特离开大道转进了森林。走了百十来步，隔着许多树干，哈吉穆拉特看见一堆篝火和坐在火旁的人影，还有一匹火光照亮半截身的备着鞍子的绊脚马。

坐在篝火旁的人们中，有一个人连忙站了起来走到哈吉穆拉特跟前，接过缰绳，扶着马镫。这是阿瓦里亚人哈涅菲，哈吉穆拉特的结义兄弟，他的一切事务的管理人。

"把火弄灭了，"哈吉穆拉特说道，一面下了马。

人们把火堆撒开，把正在燃着的树枝踩灭。

"巴塔来过这里吗？"哈吉穆拉特问道，往铺在地上的斗篷走过去。

"来过，和汗-马戈马走了很久了。"

"他们是走哪条路去的？"

"走这条，"哈涅菲指着跟哈吉穆拉特来的那条路相反的方向，答道。

"好啦，"哈吉穆拉特说，把枪取下来装上子弹。"要小心，有人在追我，"他对那个把火踩灭的人说道。

这人叫哈姆扎洛，是车臣人。哈姆扎洛走到斗篷旁边，拿起

放在那上面的带套的步枪，默默地走到哈吉穆拉特从那儿进来的森林空地边缘。埃尔达尔下了马，把哈吉穆拉特的马也牵在手里，高高地拉紧了两匹马的头，把它们拴到树上；然后，也象哈姆扎洛那样，掮着枪向森林空地的另一边缘走去。篝火灭了，这时森林不象先前那样黑暗了，天上的星星虽然还闪着光，但是已经微弱了。

哈吉穆拉特望了望星，看见北斗星已经升到半空，他算计着早已过了大半夜，早就该夜祷了。他问哈涅菲要了经常放在褡裢里的水罐，披上斗篷，向水边走去。

脱掉鞋袜，洗盥完毕，哈吉穆拉特赤着脚走上斗篷，然后跪坐在小腿肚上，先用手指塞住耳朵，闭着眼睛，面朝东念了照例的祷词。

祷告完毕，他回到原先的位置，那儿放着一副褡裢。他坐在斗篷上，两只胳膊支着膝盖，垂下头，开始思索起来。

哈吉穆拉特一向相信自己的幸运。他心里一有什么打算，预先就坚信必能成功，事实上也是常常成功的。在他整个暴风雨般的战争生活期间，都是这样的，很少有例外。所以他相信这次也和过去一样。他想象着他怎样带领沃龙佐夫交给他的军队去打沙米尔，活捉了他，向他报仇，沙皇又怎样赏赐他，他不仅又可以统治阿瓦里亚①，而且要统治他所征服的全部车臣尼亚。他这样想着，不知不觉睡着了。

他梦见他和自己的弟兄们唱着歌，呐喊着“哈吉穆拉特来了！”对沙米尔一直冲过去，把他同他的妻妾捉着；他听见他的妻妾在哭泣和号咷。他醒来了。原来“拉　伊利亚哈”的歌声，“哈

① 阿瓦里亚是十四世纪中叶在山地的达吉斯坦的一个汗国。

吉穆拉特来了!”的喊声,和沙米尔的妻妾的哭声,是把他惊醒了的豺狼的嚎叫和哭笑声音。哈吉穆拉特抬起头来,隔着许多树身凝视了一下鱼肚白的东方天空;他对离他远远地坐着的一个穆里德问起汗-马戈马。听说汗-马戈马还没有回来,哈吉穆拉特垂下头,立刻又打起盹来。

同巴塔出使归来的汗-马戈马的快乐的声音惊醒了他。汗-马戈马立刻就在哈吉穆拉特身旁坐下,开始讲起士兵们怎样遇见他们,领他们去见公爵本人,他怎样同公爵本人谈话,公爵又怎样欢喜,答应早晨在米奇克河对岸,在沙林斯克草地上,俄国人伐木的地方迎接他们。巴塔时时打断同伴的话,插进一些详细的情节。

哈吉穆拉特详细地打问沃龙佐夫对哈吉穆拉特投奔俄国人的请求究竟说了些什么话。汗-马戈马与巴塔都异口同声地说,公爵答应象接待客人似的接待哈吉穆拉特,怎样能使他觉得好就怎样做。哈吉穆拉特还问清了道路,当汗-马戈马向他担保,说他熟悉道路,他能一直领到那地方后,哈吉穆拉特拿出钱来,交给巴塔许过他的三个卢布;命令自己的人由褡裢里拿出他的镶金武器和缠着头巾的皮帽,叫穆里德们擦干净了,为的是很体面地去见俄国人。在人们把武器、鞍子、马具和马擦干净的当儿,星星都灭了,天已经大亮,吹拂着黎明前的微风。

五

一大早,天还黑蒙蒙的,波尔托拉茨基率领两连人带着斧头走了十俄里,出了恰赫吉林峡,在那儿拉开散兵线,天刚亮,伐木就开始了。快到八点,混合着湿树枝烧得毕毕剥剥和嗞嗞作响

的篝火所发出的芬芳的烟气，晨雾开始上升了，先前离五步远就彼此看不见而仅能听见说话的伐木人，现在连篝火和塞满树木的林间道路都看得见了；太阳有时象一个明亮的圆球在雾中出现，有时又躲藏起来。离道路稍远的一片草地上，有几个军官坐在鼓上，其中有波尔托拉茨基同他的少尉吉洪诺夫，还有第三连的两个军官和一位因决斗而降级的前任骑兵近卫军官——波尔托拉茨基在贵胄军官学校的同学弗雷泽男爵。鼓的四周，满地扔的都是冷菜纸包、烟头和空酒瓶子。军官们喝了伏特加，这时正吃菜，喝英国黑啤酒。一个鼓手正在把第八瓶酒打开。波尔托拉茨基虽然没有睡够觉，然而他却特别振奋、快乐——那是一种心地善良、无牵无挂的快乐，当他同士兵和同事们处在可能发生危险的地方的时候，总是怀着这种心情的。

这几位军官热烈地谈着一件最近的新闻——斯列普佐夫将军①之死。谁也没有把这个死看作是生命最紧要的关头——生命的终结和回到它所来的那个泉源，而只看到一个手持大刀的雄赳赳的军官向山民们猛扑上去，拚命砍杀他们的那股子英勇神情。

虽然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曾经参战的军官们，知道并且能够知道：当时高加索的战争中，从没有任何地方发生过常常为人所想象和描写的那种拚大刀的肉搏战（如果一定说有，也不过是用大刀和刺刀砍和刺逃跑的败兵罢了）。这假想的肉搏战被这些军官们信以为真，并使他们感到一种安详的骄傲和愉快；他们怀着这种心情，有的摆出英武的姿势，有的相反，摆出谦逊的姿势，坐在鼓上抽烟、喝酒和谈笑，并不担心那死神时时刻刻都会

① 斯列普佐夫（1815—1851），哥萨克军团里的团长，在盖亨斯基山峡同沙米尔作战时阵亡。

光顾他们每个人，象光顾斯列普佐夫一样。果然，好象要证实他们的期待似的，他们正谈得高兴的时候，在道路的左方响起了猝然爆裂的、有力而悦耳的步枪声，子弹在雾气中愉快地呼啸飞过，啪的一声碰到树上。几声沉重而响亮的士兵的枪声回答了敌人的射击。

“嗬！”波尔托拉茨基用愉快的嗓音喊了一声，“这是对散兵线来的。喂，科斯佳老弟，”他对弗雷泽说，“你的运气来了。回连里去吧。我们现在来安排一场美妙的厮杀！让我们来表演它一出。”

那个被降级的男爵一跃而起，快步走到他那连人所在的烟雾腾腾的地方。人们给波尔托拉茨基带过来他的卡巴尔达种的枣红小马，他骑上马，把连队排好，带着他们对着射击的地方，朝散兵线走去。散兵线就在光秃秃的倾斜的山峡前面森林空地上。风向着森林吹过来，这时不仅山峡的斜坡，连山峡对面也看得很清楚了。

当波尔托拉茨基走到散兵线的时候，太阳冲破雾气出现了，山峡对面，约一百俄丈开外，在另一座小树林旁边，可以看见几个骑者。这是追击哈吉穆拉特和想看看他怎样投俄国人的车臣人。其中有人向散兵线放了一枪。几个士兵就地向他回射。车臣人往后退去，射击停止了。可是当波尔托拉茨基带着一连人走到的时候，他命令射击，口令刚一发出，只听见全散兵线连续响起了愉快而有力的子弹爆炸声，同时缕缕的轻烟缭绕多姿地渐渐散开。士兵们很高兴这种娱乐，都连忙装子弹，一枪连一枪地射击着。车臣人显然也来劲了，策马向前，接连地对士兵们放了几枪。其中有一枪打伤了一个士兵。这个士兵就是那个做斥候的阿夫杰耶夫。当同伴走到他身旁时，他仰卧在地上，两手按

着腹部的伤口，均匀地摇晃着身子。

“他刚要上子弹，我听见咔嗤一声，”和他在一起的士兵说，“我一看，他把枪扔掉了。”

阿夫杰耶夫是波尔托拉茨基那连的。看见有一堆士兵聚在一起，波尔托拉茨基策马走到他们跟前。

“怎么样，弟兄挂彩了吗？”他说。“伤着哪儿了？”

阿夫杰耶夫没有回答。

“他刚要上子弹，大人，”和阿夫杰耶夫在一起的那个士兵说，“听见咔嗤一声，我一看，他把枪扔掉了。”

“啧，啧，”波尔托拉茨基弹了几下舌头。“怎么样，痛吗，阿夫杰耶夫？”

“不痛，可是不能走。给我一点酒，大人。”

伏特卡——就是士兵们在高加索所喝的酒精——找来了，帕诺夫严峻地皱着眉头用碗盖盛着酒精拿给阿夫杰耶夫。阿夫杰耶夫开始喝酒，但立刻又用手将碗盖推开了。

“喝不下去，”他说。“你自己喝吧。”

帕诺夫喝完了酒精。阿夫杰耶夫试着站起来，但是又趴了下去。人们铺好军大衣，把阿夫杰耶夫安放到上面。

“大人，团长来了，”一个排长向波尔托拉茨基报告道。

“唔，好吧，你来照管吧，”波尔托拉茨基说道，挥了一下鞭子，飞奔着向沃龙佐夫迎去。

沃龙佐夫骑着英国种的血红色的马驹，后面跟随着团部的副官，哥萨克和翻译员车臣人。

“你这里出了什么事啦？”他向波尔托拉茨基问道。

“刚才来了一股人，向散兵线进攻，”波尔托拉茨基回答他说。

"啊，都是你惹出来的。"

"倒不是我，公爵，"波尔托拉茨基微笑道，"他们自己窜来的。"

"我听说打伤了一个士兵？"

"是的，非常可惜。一个挺好的士兵。"

"伤很重吗？"

"好象很重，——肚子打伤了。"

"你知道我到哪儿去吗？"沃龙佐夫问道。

"不知道。"

"难道猜不出吗？"

"猜不出。"

"哈吉穆拉特出走了，马上就来跟我们会面。"

"不会的吧！"

"昨天他的密探来过，"沃龙佐夫说，竭力忍住快乐的微笑。"现在他大约在沙林斯克草地等我，那么您把散兵线拉到草地，然后到我这里来。"

"是，"波尔托拉茨基说道，行了举手礼，就回到自己的连里去了。他亲自带着散兵线向右方去，同时命令排长从左边也这样做。其间四个士兵将受伤的阿夫杰耶夫抬到要塞里去。

波尔托拉茨基正要回到沃龙佐夫那里去的时候，看见他后面有几个骑者追赶他。他停下来等他们。

为首的那人仪表威严，骑着一匹白鬃骏马，穿一身白色的束腰无领袍，皮帽子周围缠着头巾，带着镶金的武器。这人就是哈吉穆拉特。他到波尔托拉茨基面前，用鞑靼语对他说了几句话。波尔托拉茨基扬起眉头，摊开两手，表示他不懂得，并且微笑了一下。哈吉穆拉特也报以微笑，这个孩子般善良的微笑使波尔

托拉茨基吃了一惊。波尔托拉茨基无论如何没料到这个可怕的山民是这个样子。他以为他一定是一个阴郁的、冷酷的、陌生的人，然而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最普通的人，他那微笑是那么善良，好象他不是陌生人，而是一个久已相识的朋友。在他身上只有一样是特别的：那就是他那双距离宽宽的眼睛，那双眼睛在注视别人眼睛的时候，是那么聚精会神，目光锋利而且安详。

哈吉穆拉特的随从是四个人。随从里面有昨晚去沃龙佐夫那里的汗-马戈马。这个人脸膛又红又圆，没有眼皮的眼睛黑亮黑亮的，满脸洋溢着一派乐天自得的神态。还有一个长得敦敦实实、两道眉毛连到一起、头发浓密的人。这是管理哈吉穆拉特全部财产的塔夫林人①哈涅菲。他牵着一匹备用的马，马身上驮着装满东西的褡裢。随从中其他两个人特别惹人注意：一个是年轻的美男子，他的腰细得象女人的一样，而肩膀却相当宽，亚麻色的胡子刚刚冒出，有一对山羊眼睛，这就是埃尔达尔；而另一个瞎了一只眼睛，眉毛和睫毛都没有，赤色的胡须修得短短的，横过鼻梁和脸有一道疤，这是车臣人哈姆扎洛。

波尔托拉茨基指着在大路上出现的沃龙佐夫给哈吉穆拉特看。哈吉穆拉特向他驰去，驰到紧跟前，他把右手贴着胸，说了几句鞑靼话停了下来。翻译员车臣人翻译道：

"他说，'我向俄国沙皇陛下降服，任凭陛下裁决，愿意为他效劳，'他说，'我早有这个愿望，只是沙米尔不让。'"

听完了翻译员的话，沃龙佐夫向哈吉穆拉特伸出一只带鹿皮手套的手。哈吉穆拉特向这只手看了看，迟疑了一秒钟，可是

---

① 塔夫林人是达吉斯坦北部少数民族之一。前面说哈涅菲是阿瓦里亚人，阿瓦里亚人是达吉斯坦境内多数民族。哈涅菲的民族归属前后不统一，可能是作者笔误。

然后紧紧地握着它，接着还说了几句话，时而看看翻译员，时而看看沃龙佐夫。

“他说他谁那里都不愿意去，就愿意到你这里来，因为你是总督的儿子。他非常尊重你。”

沃龙佐夫点头表示谢意。哈吉穆拉特指着自己的随从又说了几句话。

“他说这些人是他的穆里德，他们也象他一样地效忠俄国人。”

沃龙佐夫向他们扫视了一遍，也对他们点了点头。

愉快的、黑眼睛的、没有眼睑的车臣人汗-马戈马也点点头，他大约说了沃龙佐夫什么可笑的话，因为那个长头发的阿瓦里亚人咧开了雪白的牙齿微笑。红头发的哈姆扎洛仅仅对沃龙佐夫闪了一下他那一只红眼睛，又向着自己的马耳朵盯视着。

沃龙佐夫和哈吉穆拉特带着随从们一路回要塞的时候，解除了散兵线的士兵们聚成一堆，纷纷地谈论着：

“杀了多少人，该死的，现在倒恩典他，”一个士兵说。

“那当然罗。沙米尔手下第一员大将。现在，大约是……”

“这家伙听说是一个骑手呢。”

“你看那个红头发的，象个野兽，斜着眼看人。”

“啊哟，一定是个狗。”

大家特别对那个红头发的发表了很多意见。

在伐木的地方，那些靠近道路的士兵们都跑出来观看。一个军官喊他们回去，但是沃龙佐夫制止了他。

“让他们看一看他们的老朋友吧。你知道这是谁吗？”沃龙佐夫带着他那英国口音慢慢地咬着字眼，问一个站在近处的

士兵。

“不知道，大人。”

“哈吉穆拉特，听说过吗？”

“怎么能没听说呢，大人，打过他很多回。”

“对啦，我们吃过他很多亏。”

“是，大人，”士兵答道，能够跟长官说几句话，他觉得很得意。

哈吉穆拉特懂得人们在谈论他，在他的眼睛里闪耀着快乐的微笑。沃龙佐夫怀着满心的高兴回到了要塞。

六

沃龙佐夫非常满意，满意他，只有他，能够诱降和接收这个主要的、最强大的、仅次于沙米尔的俄罗斯的敌人。只有一件事是不愉快的：在沃兹德维任斯克区的司令长官是梅勒—扎科梅利斯基将军，按正规手续，应当通过他办这件事。而沃龙佐夫没向他报告就全都办好了，这样会闹别扭的。就是这个思虑有点使沃龙佐夫扫兴。

到家后，沃龙佐夫把哈吉穆拉特的穆里德们托付给团部副官，他领着哈吉穆拉特到自己的住处。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这位盛装艳服、满脸堆笑的公爵夫人，同一个鬈发的漂亮的六岁儿子在客厅里迎接哈吉穆拉特。哈吉穆拉特把双手贴到胸前，颇为庄严地通过和他一起进来的翻译员说：他认为自己是公爵的库纳克，因为公爵请他到自己家里，他觉得库纳克的全家也同他本人一样感到无上的光荣。不论哈吉穆拉特的外表或者态度都使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喜

欢。当她向他伸出她那大大的雪白的手，他的脸突然发红了，这更引起她对他的好感。她请他坐下，问他喝不喝咖啡，吩咐人端上来。但哈吉穆拉特谢绝了人们端给他的咖啡。他懂得点俄语，但不会说，当他不懂的时候，就微笑。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也和波尔托拉茨基一样，很喜欢他的微笑。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的鬈发的、眼睛灵活的小儿子（妈妈叫他布利卡），站在妈妈身旁，眼睛始终注视着哈吉穆拉特，他听过人家讲他是一个非凡的武士。

把哈吉穆拉特交给太太，沃龙佐夫到办公室去办理向长官报告关于哈吉穆拉特投降的事。写完了呈送格罗兹纳亚区左翼长官科兹洛夫斯基将军的报告和一封给父亲的信，沃龙佐夫赶快回家，怕太太不满意他把一个可怕的陌生人推给她招待，同这样的人周旋应当是不得罪，也不太亲热。然而他的恐惧是多余的。哈吉穆拉特坐在靠背椅里，把沃龙佐夫的继子布利卡抱在膝头，侧着头，注意地倾听翻译员传达笑着的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的话。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对他说，如果他把这个库纳克所夸奖的每一件自己的东西都送给库纳克，那么他很快会变成亚当①了……

公爵进来时，哈吉穆拉特从膝头上抱下那个因为把他抱下而惊异的、并且生气的布利卡，站了起来，他脸上活泼的表情立刻换为严峻而庄重的表情。沃龙佐夫坐下后，他才坐下。继续谈话，对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的话，他回答说：他们的规矩是这样，库纳克所欢喜的东西，应当送给库纳克。

“你的儿子是个库纳克，”他看着那个又爬上他膝头的布利

---

① 意思是说，就要变成赤身裸体的人了。

卡的鬈发，用俄国话说道。

“他挺可爱呢，你的这位绿林豪杰，”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用法语对丈夫说道。“布利卡看中了他的短剑。他把短剑送给他了。”

布利卡把短剑拿给继父看。

“C'est un objet de prix,”①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说道。

“Il faudra trouver l'occasion de lui faire cadeau,”② 沃龙佐夫说道。

哈吉穆拉特坐着，垂下眼来看着小孩子的鬈发，说道：

“一个骑手，一个骑手。”

“好漂亮的剑，” 沃龙佐夫把磨得锋利的鱼脊形的宝剑抽出半截，说道。“谢谢您的好意。”

“你问他，他有什么要我帮忙的，”沃龙佐夫对翻译员说。

翻译员转达了，哈吉穆拉特立刻回答说，他什么都不需要，但他请求马上给他一个地方，好让他祈祷。沃龙佐夫叫来了勤务兵，吩咐他执行哈吉穆拉特的愿望。

当哈吉穆拉特一个人留在拨给他的房间里的时候，他的脸色立刻改变了：那愉快的、时而殷勤时而庄严的表情消失了，露出满脸忧虑的表情。

沃龙佐夫对他的招待，比他预料的要好得多。但是这个招待越是好，哈吉穆拉特对沃龙佐夫和他的军官们越是不信任。他惧怕一切：惧怕人们把他逮捕起来，钉上脚镣手铐，充军到西伯利亚去，或者干脆杀掉，所以他怀有戒心。

---

① 法语：这是件贵重的东西。

② 法语：应当找一个机会还他礼。

他问走进来的埃尔达尔：穆里德们安置在什么地方，马在什么地方，有没有没收他们的武器。

埃尔达尔报告说马都在公爵的马棚里，人安置在窝棚里，武器还带在他们身上，翻译员请他们吃东西和喝茶。

哈吉穆拉特狐疑地摇摇头，脱了衣裳开始祷告。祷告完了，他吩咐把银鞘的短剑拿来，穿了衣服，系了腰带，盘腿坐在长凳上，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事。

四点多钟的时候，他被叫到公爵那里吃饭。

吃饭时，哈吉穆拉特除了吃点羊肉饭，什么都不吃，羊肉饭是他从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挟过的地方挟来放在自己的碟子里的。

"他怕我们毒死他，"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对丈夫说。"我在什么地方拿，他就在什么地方拿。"她随即又通过翻译员跟哈吉穆拉特说话，问他今天什么时候还要祷告。哈吉穆拉特举起五个手指，又指了指太阳。

"那么快到了。"

沃龙佐夫拿出自鸣怀表，按了按发条，——表打了四点一刻。哈吉穆拉特显然对这个声响很惊奇，他请求再让它响一次，并且看一看这个表。

"Voilà l'occasion. Donnez-lui la montre,"①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对丈夫说。

沃龙佐夫随即就把表送给哈吉穆拉特。哈吉穆拉特把手贴近胸前表示谢意，把表收下。他几次地按弄发条，听着，赞赏地点着头。

---

① 法语：这不是机会来了。把表送给他好了。

饭后，手下人向公爵报告，说梅勒一扎科梅利斯基的副官来见。

副官向公爵传达，将军得知哈吉穆拉特出走，对于没有把这件事向他报告，非常不满，他要求立即把哈吉穆拉特送到他那里。沃龙佐夫说他马上就执行将军的命令；经翻译员把将军的要求向哈吉穆拉特传达后，就请他和他一起到梅勒那儿去。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知道了副官来见是为了什么事，立刻就料到她丈夫和将军之间可能闹别扭，不管丈夫怎样劝阻，她还是要陪着他和哈吉穆拉特一块儿到将军那儿去。

“Vous feriez beaucoup mieux de rester; c'est mon affaire, mais pas la vôtre.”

“Vous ne pouvez pas m'empêcher d'aller voir madame la générale.”①

“可以改日再去！”

“我要现在去。”

无可奈何，沃龙佐夫只好同意，于是三个人一同去了。

当他们走进的时候，梅勒带着阴沉沉的殷勤把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送到妻子那里，吩咐副官把哈吉穆拉特送到客厅里，没有他的命令不要放他到任何地方去。

“请，”他对沃龙佐夫说，一面推开办公室的门，让公爵在自己的前头走进去。

走进办公室，他站在公爵面前，没有让他坐下，就说道：

“我是这里的军事长官，所以同敌人进行的一切谈判应当通过我。为什么你没有向我报告哈吉穆拉特的投降？”

---

① 法语：你最好是不要去；这是我的事，而不是你的事。
你不能阻挡我去拜访将军夫人。

“一个密探来找我，通知说哈吉穆拉特愿意向我投降，”沃龙佐夫答道，由于预料那盛怒的将军的粗暴态度，激动得脸色苍白，他也被将军的愤怒所感染了。

“我问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我打算这样做的，男爵，可是……”

“我不是您的男爵，是您的大人。”

于是长久以来就压抑在男爵心头的怒气，这时突然爆发了。他把那早就在心中沸腾着的话都说出来了。

“我给皇上服务了二十七年，不是为了让那些刚开始供职的人利用亲戚关系，在我鼻子底下管那不应管的事。”

“大人，我请您不要说这不公平的话吧，”沃龙佐夫打断了他的话。

“我说的是实话，我不让……”将军更加激怒地说。

在这时候，响起窸窸窣窣的裙子声，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进来了，她后面跟着一个身材不高的、温和朴质的妇人——将军夫人。

“啊哟，算啦，男爵，Simon① 并没有跟您过不去的意思，”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说道。

“公爵夫人，我并不是说那话……”

“得啦，我们最好别谈这个吧。您是知道的：坏的争论胜似好的吵嘴。我是说……”她笑起来。

生气的将军被美人妩媚的微笑征服了。在他的髭须下面闪了闪笑意。

“我承认我是不对的，”沃龙佐夫说，“但是……”

“我性子也太急了一点，”梅勒说，把手伸给公爵。

① 沃龙佐夫的法文名字。

和解成立了：于是决定暂时把哈吉穆拉特交给梅勒，以后再送到左翼长官那儿。

哈吉穆拉特坐在隔壁房间里，他虽然不懂他们说的什么，但是他明白了他所需要明白的事：他们是在争论他的问题，他的脱离沙米尔对俄国人是一件极重大的事件，因此，只要他不被充军或者杀掉，他便可以对他们有很多的要求。此外，他还看出梅勒—扎科梅利斯基虽然是长官，但他并没有他的部下沃龙佐夫所具有的那样的作用，所以地位重要的是沃龙佐夫，而不是梅勒—扎科梅利斯基；因此，当梅勒—扎科梅利斯基把哈吉穆拉特叫来询问的时候，哈吉穆拉特的态度矜持而且庄严，他说他由山里逃出为的是给白沙皇① 服务，至于一切详情，他只向总督，即向梯弗利斯② 的总司令老沃龙佐夫公爵③ 报告。

七

受伤的阿夫杰耶夫被抬到病院里，病院设在要塞出口处一所不大的板顶的房子里；人们把他放在普通病房里一张空床上。病房里住着四个病人：一个是烧得辗转呻吟的伤寒病患者；另一个是患疟疾的，他脸色苍白，眼圈发青，不断打哈欠，等待着病的发作；还有两个是三星期前袭击时受的伤：一个伤在手掌骨（这

---

① 指俄国沙皇，系某些少数民族对沙皇的称呼。

② 梯弗利斯即现在苏联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首都第比利斯。

③ 沃龙佐夫公爵（1782—1856），一八四四年至一八五六年尼古拉一世时代任高加索总督和高加索方面军总司令。他是“用斧头”同高加索少数民族作战计划的拟订者。所谓“用斧头”，即将山民借以防御、埋伏、藏匿的森林砍净伐光。他在南方边区做省长时，曾迫害被放逐在那里的诗人普希金，由于他的密告，诗人又被流放至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村。

个人没有躺倒)，另一个伤在肩膀上(这个人坐在病床上)。除掉患伤寒的，所有的人都向抬进来的伤者围拢了来，向抬担架的询问着。

“有时子弹象撒豌豆似的，倒没有事；可是这回统共才放了五枪，”一个抬担架的讲道。

“人各有命！”

“哎哟！”当人们把阿夫杰耶夫向病床上安放时，他忍住痛，大叫了一声。把他放好躺下后，他紧皱着眉头，不再呻吟了，仅仅不住地颤动着脚掌。他两手按着伤口，目不转睛地老往前望。

医生来了，吩咐人把伤者翻转过来，看一看子弹从后面出来没有。

“这是什么？”医生指着他背上和臀部上十字形的白色伤痕问道。

“这是旧伤，大人，”阿夫杰耶夫吭吭吃吃地说道。

这是因为他把钱喝光了而受到惩罚的痕迹。

人们又把阿夫杰耶夫翻过身来，医生用探针在他的肚子里面掏了好久，已经探到子弹了，但是取不出来。贴上膏药，扎上伤口，医生走了。在掏伤口和扎绑的整个时间内，阿夫杰耶夫咬紧牙关，闭着眼睛躺在那里。医生走了后，他才睁开眼，惊讶地向四下里张望。他的目光投向病人和看护兵身上，但是他好象没有看见他们，而是看见了一种使他非常惊奇的什么东西。

阿夫杰耶夫的同伴帕诺夫和谢廖金来了。阿夫杰耶夫仍旧那样躺着，惊奇地向前面望着。他好久认不出自己的同伴，虽然他的眼睛照直瞪着他们。

“彼得，你有什么事要给家里说吗？”帕诺夫问道。

阿夫杰耶夫没有回答，虽然他瞧着帕诺夫的脸。

“我说，你有没有什么事要给家里说，”帕诺夫又问道，动一动他的冰冷的、粗大的手。

阿夫杰耶夫似乎苏醒了。

“啊，安东内奇来了！”

“哎，我来了。你要给家里捎个信儿吗？让谢廖金来写。”

“谢廖金，”阿夫杰耶夫挺费劲地把眼睛移向谢廖金，“你写吗？……你就这么写吧：你的儿子彼得再不能活在世上了……我很羡慕哥哥。我现在对你讲。现在，我是说，我很高兴。让他好好地活着吧。上帝保佑他，我很高兴。就这样写吧。”

说完了这话，他沉默了好久，眼睛盯着帕诺夫。

“哎，你的烟袋找到了吗？”他突然地问道。

帕诺夫摇了摇头，没有回答。

“烟袋，烟袋，我说，找到没有？”阿夫杰耶夫重复地问道。

“在袋子里找到了。”

“原来这么着。哎，现在把蜡烛给我，我马上就要死了，”阿夫杰耶夫说道。

这时波尔托拉茨基来瞧看受伤的弟兄。

“怎么样，兄弟，不好吗？”他说。

阿夫杰耶夫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那颧骨凸起的面孔显得苍白而严峻。他什么都没回答，仅仅又向帕诺夫重复了一遍：

“给我蜡烛。我要死了。”

人们把蜡烛递到他手里，但是手指已经不能弯曲了；把蜡烛插进手指缝里，别人替他扶着。波尔托拉茨基走了，在他走后五分钟，看护兵把耳朵贴近阿夫杰耶夫的心窝，说是他死了。

在送到梯弗利斯的战报中，关于阿夫杰耶夫的死作了如下的描述：

十一月二十三日库林斯基团两连人由要塞出发砍伐森林。中午时突有大股山民袭击伐木士兵。散兵线开始后退。适当其时，第二连以刺刀冲杀并击溃山民。是役轻伤士兵二人，阵亡一人。而山民伤亡约百余人。

八

就在彼得·阿夫杰耶夫在沃兹德维任斯克病院里去世那天，他的老爹、他代她丈夫当兵的嫂嫂、侄女——一个已经到结婚年龄的姑娘，在寒冷的打谷场上打燕麦。头一天落了一场大雪，所以早晨冷得厉害。鸡啼三遍的时候，老头子就醒了，看看结着冰花的窗户上明亮的月光，便下了炉炕，穿上鞋子和皮袄，戴上帽子，到谷仓里去了。老头子在那里干了两小时的活，才回到屋里叫醒儿子和女人们。当女人们和孙女来到谷仓的时候，打谷场已扫得干干净净，一柄木锹插在酥软的白雪中，它旁边插着一把头朝上的扫帚；在洁净的打谷场上，燕麦禾束分成两排，穗对穗的摆成长长的一行。各人拿起自己的连枷，打谷开始了，有节奏地响着三声击打。老头子用一个沉重的连枷着着实实地拍打，把禾秆拍碎；姑娘均匀地从禾头上打；儿媳妇把燕麦打翻转过来。

月亮下去了，天色渐渐亮了；当大儿子阿基姆穿件半截皮大衣，戴顶帽子，走到正在干活的人们的时候，已经打完了一行了。

“你干么躲懒？”父亲停住打谷，拄着连枷，向他叱责道。

“要收拾马呀。”

“要收拾马，”父亲嘲弄地说。“你的老娘会收拾的。拿起连枷来。把你养肥了，酒鬼。”

"是你灌了我酒啦?"儿子嘟嘟囔囔地说。

"什么?"老头子紧蹙着眉头,放过一次拍打,威严地问道。

儿子默默地拿起连枷;现在是四个连枷在拍打:搭拍—搭—拍—搭,搭拍—搭—拍—搭……搭拍!这是响了三下之后,老头子沉重的连枷声。

"瞧他脖梗子肥的,象大老爷的一样,我可瘦得连裤子都穿不住了,"老头子说道,放过一次拍打,不过为了不致失去节奏,把连枷在空中转了一下。

又完了一行,女人们把禾秆耙走。

"彼得真傻,替你去当兵。你要是在军队里也许能把你那坏坯子改一改,他在家里顶你这样的五个。"

"得了,爸爸,"儿媳妇说道,一面把打碎了的捆禾结子扔开。

"可不是,白养你们六口,一个能干活的都没有。以前彼得干起活来一个顶两个,并不是说……"

从院子里沿着一条踩成的小径,走来一个老太婆,她那紧紧绑着毛布带子的新的树皮鞋踩在雪上咯咯吱吱地响。男人们把没有扬过的谷粒耙成一堆,妇人们和姑娘在打扫。

"村长来了。要各家出官差运砖头去,"老太婆说。"我去准备早饭去,你们去应官差吧。"

"好的。你把那匹灰毛马套上,拉去吧,"老头子对阿基姆说。"要当心,不要象上次那样,替你担不是。记着彼得的好处。"

"他在家的时候,你也照样地骂他,"这时阿基姆向父亲顶嘴了,"他不在,就拿我出气。"

"那是你自己招的,"母亲也生气地说。"不该把彼得来换你。"

“哼，算了吧。”儿子说。

“当然算啦。面粉都给你换酒喝光了，还说：算了吧。”

“跑了的都是大鱼，”儿媳妇说。于是大家放下连枷，走回家去。

父子的不和已经很久了，差不多自从送彼得当兵的时候起就开始了。那时老头子就已经感觉到，他用鹞鹰换来一只斑鸠。不错，老头子认为，按照法律没有子女的应当替有家小的去当兵。阿基姆有四个孩子，彼得没有一个，然而彼得却象老头子，是一把干活的好手：他矫捷、伶俐、有劲、耐劳，最主要的是爱劳动。他总是在干活。如果他从正在工作的人们身旁走过，他也象老头子一样，立刻上去帮一阵——或是割上两垅麦，或是装车，或是伐树，或是劈柴禾。老头子心里怜惜他，可是有苦说不出口。当兵就等于死。当了兵的人，犹如出了嫁的女儿，连想都不用想他了，想起枉叫人心痛。仅仅有时为要刺痛一下长子，象今天似的，老头子才提起他。母亲时常惦记着小儿子，并且很久以前，就在第二年，就叫老头子给彼得寄点钱去。可是老头子没有说出可否来。

阿夫杰耶夫家是富裕的，老头子手头藏点钱，但是他无论如何不肯动用这笔私房钱。现在，老太婆听见他提起二儿子，她决定再央求他，卖掉燕麦后寄点钱给儿子，即使寄一个卢布也是好的。她就这样做了。当年轻夫妇去应官差，只剩下老俩口的时候，她劝丈夫从卖燕麦的钱里给彼得寄一个卢布。这样说妥后，从扬过的燕麦中，用麻布口袋装了十二俄斗①，放在三辆雪橇上，麻袋是用木针缝得严严密密的，她交给老头子一封信，信是

---

① 1俄斗合209.91公升。

教堂执事照她的口述写成的，老头子答应进了城放一个卢布在信封里，照着地址寄出去。

老头子穿上新皮袄和长衫，用洁净的白毛布包脚，把信放到钱袋里，祷告过上帝，坐在前头一辆雪橇上，就进城了。后面一辆雪橇上坐着小孙子。到了城里老头子叫客栈主人读信给他听，他一面凝神地听，一面赞许地点头。

在彼得母亲的信中，开头写的是祝福的话，其次是家中人的问好，和关于一个农奴死亡的消息，结尾是关于阿克西尼娅（彼得的妻子）的消息，"她不愿意跟我们一起过活，出外做用人去了。听说她过得不错，很本分。"又提到送给他的一点小意思——一个卢布，又添上几句她亲口说的话，苦命的老婆子含着满眶的泪水，叫教堂执事逐字逐句地写上：

"还有，我的乖孩子，我的宝贝彼得鲁申卡[①]啊，我想念你，想念得泪都哭干了，心都碎了。我心爱的小太阳，你把我撇给谁啊……"说到这里老婆子放声大哭起来，她哭着说道：

"就这样算啦。"

信上也就是这样写的，但彼得注定接不到关于他妻子从家里出走的消息，接不到一个卢布，接不到母亲最后的话。这封信和钱退了回来，里面附着一个通知，说彼得"为保卫沙皇、祖国和正教而阵亡了"。军营的文书这样写道。

接到这个消息后，老太婆大哭一场，直哭到该干活的时候才收起眼泪。在第一个星期日老太婆就上教堂祭祷亡魂，把彼得的名字记入追荐亡者名录里，并且为了纪念彼得这个神的奴仆把圣饼分给善人们。

彼得的妻子阿克西尼娅得知"仅同居一年的亲爱的丈夫"死

---

① 彼得鲁申卡是彼得的爱称。

了，也大哭一场。她可怜丈夫，也可怜自己被毁掉的一生，她在号啕大哭中念起“彼得·米哈伊洛维奇的亚麻色的鬈发，他的爱情，她同孤儿万卡的悲惨生活①”，她悲痛地谴责彼得鲁沙②，说“他可怜哥哥，而不可怜苦命的她，不可怜一个妇道人家在这冰冷的人间流浪”。

其实阿克西尼娅在灵魂的深处对彼得的死是高兴的。她和一个地主管家同居又怀孕了，她就住在管家那里，现在谁也不能骂她了，管家可以娶她，当他向她求爱时，曾对她这样说过。

九

老沃龙佐夫·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这个俄国大使的儿子，是在英国受的教育，在当时俄国高级官员中，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具有欧洲教养的人物，他对下级温和、亲热，很爱面子，对上级是一个八面玲珑的宫廷大臣。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没有权力和没有服从的生活。他有一切高级的官衔和勋章，自认是一个干练的军事家，甚至是克拉斯内③战役战胜拿破仑的人。一八五一年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仍然朝气勃勃，动作硬朗，主要的是他那精致的、愉快的、能支持他的权力并巩固和发扬他的威望的头脑，还完全保持着充分的灵活。他拥有万贯家产——他自己的和他太太布拉尼茨卡娅伯爵小姐的，以及在总督名下所

---

① 上文说彼得没有孩子，这里又说撇下一个孤儿万卡，显然是在彼得当兵以后生的孩子。

② 彼得鲁沙也是彼得的爱称。

③ 斯摩棱斯克州的一个山村，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中在它附近曾发生过两次战役。

收入的巨额薪俸。他把大部分财产都用在修建克里木南岸的宫殿和花园① 上面。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七日傍晚，一辆信使的三套马车驶到梯弗利斯他的官邸门前。一个风尘仆仆、全身黑土的军官，从科兹洛夫斯基将军那儿带来了关于哈吉穆拉特投降俄国的消息，他活动一下腿，不经守卫传达就进入总督府的宽敞的门厅。这时是下午六点钟，当人们报告信使到来的时候，沃龙佐夫正要用餐。他没有迟延就召见了信使，因此迟了几分钟入座。

当他走进客厅里时，被邀请赴宴的三十来个人——有的围坐在公爵夫人伊丽莎白·克萨韦里耶夫娜周围，有的三五成群地靠窗户站着——都起立向进来的人转过脸来。沃龙佐夫身穿普通黑军服，没有佩带穗的肩章，只佩小型肩章，颈上挂着银色十字勋章。他那刮得光光的狐狸脸上堆出愉快的微笑，眼睛眯缝着环视所有聚会的人。

他脚步轻软而迅速地走了进来，请贵妇们原谅他的迟到，同男人们问过好，于是走到一位格鲁吉亚王妃玛娜娜·奥尔别利亚尼面前，把手伸给这个四十五岁的、东方人体型的、肥胖而高大的美人，引她入座。公爵夫人伊丽莎白·克萨韦里耶夫娜把手递给一位新到的、髭须硬得象马鬃似的、红头发的将军；格鲁吉亚王爷把手递给公爵夫人的女友舒阿焦莉伯爵夫人。安德烈耶夫斯基医生、副官和其他的人，有的伴着贵妇，有的没伴贵妇，在那三对后面跟上去。穿着长衫、长统袜和皮鞋的侍者们给走上来入座的人把椅子拉开一点或者靠近一点，膳食总管庄严地从银钵里倒着热气腾腾的汤羹。

沃龙佐夫在长桌子中间坐下。他的太太公爵夫人同将军坐

① 这座宫殿在阿鲁斯加，一直保存到现在，已改为博物馆。

在他的对面。他右边是他的女伴——美人奥尔别利亚尼，左边是一位身材匀称、头发乌黑、面庞红润、打扮得光彩照人、嘴角不断含着微笑的格鲁吉亚郡主。

“Excellentes, chère amie,”① 沃龙佐夫回答公爵夫人问他信使带来什么消息。“Simon a eu de la chance.”②

于是他让在座的人都能听见地开始讲述沙米尔的赫赫有名的、极其骁勇的助手哈吉穆拉特投降了俄国，并且一两天内就要解到梯弗利斯来的惊人新闻——这只有对于他一个人不完全是新闻，因为谈判已经进行很久了。

所有进餐的人，甚至那些远远坐在桌子尽头本来低声谈笑的青年人、副官和官吏都肃静地听着。

“将军，您遇见过这位哈吉穆拉特没有？”当公爵停止讲话的时候，公爵夫人向她身旁那位鬃毛胡子的红发将军问道。

“并且不止一次呢，公爵夫人。”

于是这位将军讲述哈吉穆拉特在一八四三年，在山民占领格尔格比利村镇之后，突袭帕谢克将军的部队；并且他亲眼看见他险些儿把佐洛图欣上校打死。

沃龙佐夫带着愉快的微笑听着，显然很满意将军所说的话。但是沃龙佐夫的脸色突然换了一副散漫的、阴沉的表情。

那个讲到兴头上的将军开始讲他另一次同哈吉穆拉特相遭遇的情形。

“这就是他，”将军说道，“您还记得吧，阁下大人，那次在解围的地方给‘干粮远征’部队打了一个埋伏。”

“在什么地方？”沃龙佐夫眯起眼睛，打断了他的话问道。

---

① 法语：好极了，亲爱的朋友！

② 法语：谢苗交了好运哪！

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位勇敢的将军所说的“解围”是指那次不幸的达尔戈[1]出征；那次出征，要不是新赶到的军队给解了围，的确会全军覆没，连指挥官沃龙佐夫也不能幸免。大家都知道，沃龙佐夫所指挥的那次出征达尔戈，俄国人伤亡惨重，损失几门大炮，是一个耻辱的事件。因此，如果有人在沃龙佐夫面前提起这次出征，只能按照沃龙佐夫写给沙皇的报告的意思，就是说：这次俄国军队战果辉煌。所谓“解围”，无疑是说这不是什么战果辉煌，而是葬送了许多性命的大错。在座的人都明了这个，有的假装不注意将军说的是什么意思，有的吃惊地等待着将要发生什么事；还有的微笑着互相递眼色。

唯有这位鬃毛胡子的将军一点不曾察觉，全神贯注地讲故事，他安详地回答道：

“在解围的地方，阁下大人。”

喜爱的话题一旦说开了头，于是这位将军就详细地讲起哈吉穆拉特如何“敏捷地把部队切成两段，要不是给我们解围，”他仿佛特别喜欢重复“解围”这句话，“那么，所有的人都逃不脱，因为……”

将军没能够把话讲完，因为玛娜娜·奥尔别利亚尼看出情形不对，便来打断他的话，问他在梯弗利斯的住处舒适不舒适。将军吃了一惊，环顾一下所有的人，看了看那坐在餐桌末端的自己的副官，他正用执着的和示意的眼神盯着他——将军突然醒悟过来。他没有回答王妃的问题，紧皱着眉头不再说下去了，慌忙地叉起他面前盘子里的精致食品，没有看清它的形状，甚至没

① 出征达尔戈是沃龙佐夫于一八四五年所领导的，目的在于摧毁沙米尔在北达吉斯坦的达尔戈要塞。达尔戈被占领并且破坏了。但在这次战役中俄国损失三万余人。

有品味就囫囵地吞到肚里。

大家都觉得不大自然，但是这不自然的气氛被格鲁吉亚王爷改变过来；这位也坐在沃龙佐夫公爵夫人身旁的王爷是一个顶蠢的、然而却是异常精到而技巧的阿谀者和宫廷大臣。他象是什么都没有察觉，开始高声地叙述哈吉穆拉特劫持梅赫图林汗国[1]艾哈迈德汗的寡妻的故事。

“他在夜里进了村子，捉了他要捉的人，就带了全队人马跑了。”

“为什么他一定要捉这个女人？”公爵夫人问道。

“他同她丈夫有仇，到处追踪他，可是直到艾哈迈德汗死了也没碰到他，因此他向寡妇复仇。”

公爵夫人把故事译成法语，说给坐在格鲁吉亚王爷旁边她的老女友舒阿焦莉伯爵夫人听。

“Quelle horreur!”[2]伯爵夫人闭起眼睛，摇着头说道。

“啊，不是的，”沃龙佐夫微笑着说，“我听说他是以骑士般的尊敬对待那个女俘虏呢，并且后来把她放了。”

“是的，赎出的。”

“那自然喽，然而他的行为总算是高贵的。”

公爵这几句话给后来讲哈吉穆拉特的故事定了调子。宫廷大臣们看出，对哈吉穆拉特的意义越是夸张，沃龙佐夫就越高兴。

“这人有惊人的勇敢。出色的人物。”

“是啊，一八四九年大白天闯进铁米尔-汗-舒腊城，把所有店铺抢劫一空。”

---

① 梅赫图林汗国是达吉斯坦的一部分。

② 法语：多么可怕啊！

坐在桌子尽头的一个亚美尼亚人，当时曾在铁米尔-汗-舒腊，把哈吉穆拉特这段战绩详述了一遍。

总而言之，整个吃饭时间都是讲哈吉穆拉特的故事。全都争先恐后地赞扬他的勇敢、聪明、宽宏大量。有人讲到他曾命令杀死二十六个俘虏；就连这也用一句普通的话给驳回了：

“那有什么办法！A la guerre comme à la guerre.”①

“这是一个伟人。”

“假使他生在欧洲，也许是拿破仑再世，”蠢笨而有阿谀天才的格鲁吉亚王爷说道。

他知道，一提起拿破仑，就能使因为战胜拿破仑而带上银色十字勋章的沃龙佐夫高兴。

“哎，即使不是拿破仑，也是一个剽悍的骑兵将军——是的。”沃龙佐夫说道

“如果不是拿破仑，也是穆拉②。”

“所以他名叫哈吉穆拉特。”

“哈吉穆拉特出走，现在沙米尔就要完了，”有一个人说道。

“他们觉得现在（所谓‘现在’，是指沃龙佐夫在的时候）他们吃不消了，”又有一个人说道。

“Tout cela est grâce à vous,”③玛娜娜·奥尔别利亚尼说道。

沃龙佐夫公爵竭力遏止那恰似滚滚波涛向他涌来的阿谀奉承。然而他很愉快，他在搀着自己的女伴离开饭桌往客厅走去时，心情畅快极了。

---

① 法语：战争就得照战争的办法。

② 穆拉（1767—1815），法国元帅，拿破仑主要的将领。

③ 法语：这一切都亏了您啊。

饭后在客厅里喝咖啡的时候，公爵对所有的客人都特别亲热，他走近那位红鬃胡子将军跟前，竭力向他表示他并没有觉察他的尴尬。

公爵和所有客人周旋一遍，然后坐下来玩牌。他只玩一种古老的牌戏——"龙白尔"。公爵的对手有：格鲁吉亚王爷，其次是亚美尼亚将军——他是跟公爵的侍从学会玩"龙白尔"牌戏的，第四位是权势显赫的安德烈耶夫斯基医生。

沃龙佐夫把上面有亚历山大一世肖像的金质鼻烟壶放在身旁，打开一盒绸面的纸牌，正要发牌，这时进来一个侍从，意大利人乔瓦尼，他托着上面放着一封信的银盘。

"又来一个信使，阁下大人。"

沃龙佐夫把牌丢下，道一声歉，拆开信来看。

是儿子的信。他叙述哈吉穆拉特的出走以及他同梅勒一扎科梅利斯基的冲突。

公爵夫人走过来，问儿子写的什么。

"还是那个事儿……Il a eu quelques désagréments avec le commandant de la place. Simon a eu tort.① But all is well what ends well,②"他说道，把信递给太太，转身请那恭候着的对手们拿牌。

玩完一局后，沃龙佐夫打开鼻烟壶，做他心情特别愉快时常做的事情：用他那老得皱皱巴巴的白净的手捏起一撮法国鼻烟送到鼻孔，撒了进去。

---

① 法语：他同要塞司令闹点意见。是谢苗不对。

② 英语：结果好，一切都好。

十

第二天哈吉穆拉特去见老沃龙佐夫，公爵的客厅已经挤满了人。这里有昨天那个红鬃胡子将军，他全副武装和满挂勋章，是前来辞行的；这里有一个团长，因滥用团部的给养，可能要吃官司；这里有一位受安德烈耶夫斯基医生保护的亚美尼亚富商，他享有酒业专卖权，现在来疏通重订合同；这里有一个全身穿黑的阵亡军官的妻子，是来请求抚恤金或者请求官费送子女读书的；这里有一位破产的格鲁吉亚王爷，身着富丽华美的格鲁吉亚民族服装，是来给自己张罗一处废教堂的领地的；这里有一个监察官，手里拿一大卷关于征服高加索新方案的文件；这里还有一个汗，他来仅仅是为了回到家里好讲一讲他见过公爵。

顺序等候的人们，依次的被一个漂亮的金发青年副官引进公爵的办公室。

当哈吉穆拉特跛着脚健步走进客厅的时候，所有的眼睛向他转过来，他听见各个角落都低声喊出他的名字。

哈吉穆拉特身穿一件长长的白色束腰无领袍，内衬一件栗色的、领子绣有精致银丝的短上衣；他绑着黑裹腿，穿一双象手套似的紧包着脚跟的黑色平底靴子；剃光了的头上戴着皮帽和缠着头巾，——因为这个头巾，他曾被艾哈迈德汗告密因而被克吕格瑙①将军逮捕，也正是因为这个头巾，他投降了沙米尔。哈吉穆拉特快步地在客厅的镶木地板上走着，他一只腿比另一只短一点，走起路来一颠一颠地摆动着细窕窕的身腰。他两只距

① 克吕格瑙（1791—1851），高加索军的将军。曾率领俄军侵入达吉斯坦，是达尔戈出征的参加者。

离宽宽的眼睛安详地往前望着，仿佛并没有看见屋子里有人似的。

那个漂亮的副官和他问过好后，请哈吉穆拉特坐一会儿，他就去报告公爵。但是哈吉穆拉特谢绝了，一只手按着短剑，迈出一只脚，仍然站着，轻蔑地环视所有在场的人。

翻译员塔尔哈诺夫公爵到哈吉穆拉特跟前说了几句话。哈吉穆拉特爱理不理地断断续续地回答他。从办公室里走出一个控诉监督官的库梅克王爷，在他之后，副官就来叫哈吉穆拉特，领他到办公室门口，把他让了进去。

沃龙佐夫站在桌子旁接待哈吉穆拉特。这位总司令的衰老的白净面孔已经不是昨天那样堆着笑脸，而是颇为严厉而且庄重的了。

哈吉穆拉特走进这间宽大的、里面有着一张巨型的办公桌和宽敞的绿色百叶窗的房间里，他把他那不大的、晒黑了的双手贴在胸脯上长袍衣襟交叉的地方，垂下眼睑，从容不迫地、清晰地、恭恭敬敬地用那一口漂亮的库梅克方言说道：

"我投身于伟大沙皇和阁下的强大保护下。我立誓忠心不贰，流最后一滴血为白沙皇服务，并希望对我的敌人，同时也是对您的敌人沙米尔的战事有所帮助。"

听完了翻译员的话之后，沃龙佐夫看了看哈吉穆拉特，同时哈吉穆拉特也向着沃龙佐夫的脸瞄了一下。

两人的眼睛遇到一起，彼此交谈了许多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话，这已经不是翻译员所说的那些话了。他们不用字句彼此直接说出了全部的实话：沃龙佐夫的眼睛说，他对于哈吉穆拉特所说的话连一个字也不相信，他知道他是全俄罗斯的敌人，并且永不会改变，现在他降服，不过是不得已罢了。连哈吉穆拉特也

是明了这个的，但是他仍然保证了自己的忠诚。而哈吉穆拉特的眼睛是在说：这个老头子所想的应当是死，而不是战争，但是别看他老，可是很狡猾，对他要当心。连沃龙佐夫也是明了这个的，但是他仍然对哈吉穆拉特说了他认为为了战争的胜利应当说的话。

"你给他说，"沃龙佐夫对翻译员说(他对年轻的军官们讲话用"你")，"我们皇上既仁慈又强大，我想会依照我的请求宽恕他，并且任用他。转达了吗？"他问道，一面望着哈吉穆拉特。"在没有接到我主恩典前，告诉他，由我来招待他，并且使他在我们这里过得很愉快。"

哈吉穆拉特又一次把手贴在胸脯当中，接着很兴奋地说了一些话。

翻译员转达说，他从前在一八三九年统治阿瓦里亚的时候，他就忠实地替俄国人服务了，可惜他的敌人艾哈迈德汗想陷害他，在克吕格瑙将军跟前造谣中伤他，不然他是永远不会叛变的。

"知道，知道，"沃龙佐夫说(就算他知道，也早已忘干净了)。"我知道，"他坐下来说道，一面指着靠墙的不带靠背的大沙发让哈吉穆拉特也坐下。可是哈吉穆拉特没有坐；耸一耸强有力的肩膀，表示在这样重要的人物面前他不应坐下。

"不论是艾哈迈德汗，或是沙米尔，两个人都是我的敌人，"他对翻译员接着说。"告诉公爵，艾哈迈德汗死了，我不能向他报仇了，但是沙米尔还活着，我不报他的仇，死不瞑目，"他紧皱着眉头，咬紧了下颚，说道。

"是的，是的，"沃龙佐夫平静地说。"他想怎样向沙米尔报仇？"他对翻译员说，"告诉他：他可以坐下。"

哈吉穆拉特又谢了坐，他对转达给他的问题回答道，他就是为的帮助俄国人消灭沙米尔才来投降的。

“好的，好的，”沃龙佐夫说道。“那么他想怎么办呢？坐下，坐下……”

哈吉穆拉特坐下来。他说，只要派他带着军队到列兹根线上，他担保能把整个达吉斯坦鼓动起来，沙米尔就支持不住了。

“这是好的。这是可以的，”沃龙佐夫说道。“我考虑一下。”

翻译员向哈吉穆拉特转达了沃龙佐夫的话。哈吉穆拉特沉思起来。

“告诉总督，”他又说道，“我的家属还在我的敌人手里；我的家属还在山里一天，我的手脚就一天是被捆着的，就不能够效忠。如果我出面去打他，他便会杀掉我的妻子，杀掉母亲，杀掉孩子。公爵只要救出我的家属，用俘虏换过来，那时不是我拚死，就是沙米尔灭亡。”

“好的，好的，”沃龙佐夫说道。“关于这事我们考虑一下，现在让他到参谋长那里，把自己的情况，自己的计划和愿望，详细地向他叙述一遍。”

哈吉穆拉特同沃龙佐夫第一次会见就这样结束了。

当天晚上，在一家按东方风味装饰的新剧院演出意大利歌剧。沃龙佐夫在包厢里坐着，池座里出现了惹人注目的、缠着头巾和跛着脚的哈吉穆拉特的身影。他和一个陪着他的沃龙佐夫的副官洛里斯--梅利科夫① 走了进来，在头排位子上落了座。有着东方的、伊斯兰教徒的尊严的哈吉穆拉特，不唯没有露出惊奇

① 洛里斯—梅利科夫(1825—1888)，尼古拉一世时高加索总督的副官，后为哈尔科夫省长；亚历山大二世末期，他成为国家实际的独裁者。亚历山大三世时被削职。

的表情，而且带着冷淡的神情看完第一幕，就站了起来，从容地环视着观众，走了出去，引得全场对他注意。

第二天是星期一，在沃龙佐夫家里举行照例的晚会。一座宽敞的大厅灯烛辉煌，乐队隐蔽在冬季花园里伴奏着。那些袒胸露臂的年轻的和并不很年轻的妇人们，在穿着鲜亮军服的男人们的怀抱里旋舞着。在一个巨大的食品柜子旁，穿着红燕尾服、长袜和皮鞋的仆人们不断地倒香槟酒，把糖果分送给贵妇们。总督夫人虽然已经上了岁数，也是那么半裸露着，和蔼地微笑着在客人们中间走来走去，并且通过翻译员对哈吉穆拉特说了几句亲热的话；他仍象昨天在戏院里一样，带着淡漠的态度环视着客人们。在女主人之后，又有几个裸露的妇人走到哈吉穆拉特跟前；她们不嫌害羞地站在他面前，都微笑着问那同样的一句话：他对他所看见的是否喜欢。沃龙佐夫本人佩着金线绣的肩章和穗带，颈上挂着银十字勋章和绶带，走到他面前，也是问了那一句话，显然他和所有的询问者同样相信：哈吉穆拉特不能不喜欢他所看到的一切。但是哈吉穆拉特对沃龙佐夫也是回答了那句回答所有的人的话：在他们那儿没有这个，——然而他没有说出在他们那儿所没有的这一切是好还是坏。

哈吉穆拉特甚至在这里，在跳舞会上，也想同沃龙佐夫提起赎出他的家属的事情，但是沃龙佐夫装作没有听见他的话，离开他走了。过后洛里斯—梅利科夫对哈吉穆拉特说，这里不是谈公事的地方。

钟打了十一点，哈吉穆拉特又用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赠给他的那只表对了一下，他问洛里斯—梅利科夫是不是可以走。洛里斯—梅利科夫说是可以的，不过最好还是别走。虽然如此，哈吉穆拉特没有留下，坐上那辆供他使用的敞篷轻便马车，到那

指定给他的住处去了。

十一

哈吉穆拉特到梯弗利斯第五天，总督的副官洛里斯—梅利科夫奉总司令的命令来找他。

“不论这颗头颅和这双手都乐意为总司令服务，”哈吉穆拉特说道，摆出他那通常外交式的表情，低下头，把手放在胸前。“请你赐教，”他说道，亲热地看着洛里斯—梅利科夫的眼睛。

洛里斯—梅利科夫坐在桌旁靠背椅上。哈吉穆拉特在他对面沙发榻上坐下，两只手支住膝盖，低着头，侧耳细听洛里斯—梅利科夫对他所说的话。操着流利的鞑靼话的洛里斯—梅利科夫说，公爵虽然知道哈吉穆拉特的过去，但是愿意由他本人嘴里知道他全部的历史。

“你讲给我听，”洛里斯—梅利科夫说，“我写下来，然后我来译成俄文，再由公爵把它奏闻皇上。”

哈吉穆拉特沉默了一会（他不唯从来不打断人家的话，而且他总是等着对方是否还有什么话要说），然后抬起头来，把皮帽子推到脑后，用他那特别的、儿童般的微笑——他曾用这种微笑迷住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微笑了一下。

“这是可以的，”他说道，想到皇上将要读到他的经历，他显然觉得很荣幸。

“你（鞑靼话里面没有‘您’的称呼）从头详详细细地讲给我听，不要着急。”洛里斯—梅利科夫说道，一面从口袋里拿出笔记本来。

“这是可以的。不过很多，要讲的非常之多。有好多事情。”

哈吉穆拉特说道。

“一天完不了，第二天再接着讲。”洛里斯—梅利科夫说。

“从头讲起?”

“是的，从最初讲起：在哪儿出生，在哪儿生活过。”

哈吉穆拉特垂下头来坐了很久；然后拿起放在沙发榻上的一根小棍，从短剑鞘里抽出一把镶嵌金质象牙柄的、锋利有如刮胡刀片的小钢刀，他开始用刀削着小棍，一面讲起来。

“写吧：我生在采尔梅斯，一个不大的村庄，照我们山里人的说法：只有驴头那么大，”他开始讲了。“离我们那儿不远，差不多两个射程，便是汗们居住的洪扎①。我们的家庭同他们很亲近。我的母亲奶过年长的汗，阿布努察尔汗，因此我和汗们也接近起来。汗弟兄三个：阿布努察尔汗——我哥哥奥斯曼的奶兄弟，乌马汗——我的结拜兄弟，和布拉奇汗——最年幼的，这就是沙米尔从悬崖上扔下去的那个。这是后来的事。我十五岁那年，各村都有穆里德出现。他们用木剑击着石头，喊道：‘伊斯兰教徒们，圣战！’车臣人全投向穆里德，阿瓦里亚人也开始投奔他们。我当时在宫里住着。我同汗的弟兄们一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慢慢地富裕起来。我有马，有枪，也有钱。自由自在地生活，什么事情都不想。可是到了卡济—穆拉②被害，哈姆扎特③代替了他的位子的时候，这样的日子就结束了。哈姆扎特派使者对汗们说，假使他们不参加圣战，那他就要把洪扎毁掉。这是要好好考虑的。汗们怕俄国人，怕参加圣战，于是可敦④派我

① 洪扎是阿瓦里亚的中心城市。

② 卡济—穆拉(1785—1832)，即卡济—穆罕默德，车臣尼亚和达吉斯坦区首任伊斯兰教教主，沙米尔的老师。

③ 哈姆扎特(1789—1834)，即哈姆扎特—贝克，卡济—穆拉的继承人。

④ 汗的妻子叫“可敦”。

和她的次子乌马汗到梯弗利斯去求俄国长官帮助来抵御哈姆扎特。长官是罗森男爵。他既没接见我，也没有接见乌马汗。派人来告诉我们，说他会帮助的，但是什么也没有做。只有他的军官们来我们那儿和乌马汗玩牌。他们灌他酒，领他到坏地方去；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输给他们了。他力大如牛，狮子般勇敢，然而他的灵魂却软弱得象水。要不是我把他带走，他会把他最后的一匹马和武器输光的。由梯弗利斯回去后，我的主意变了，我开始劝可敦和年轻的汗们参加圣战。"

"为什么变了主意呢？"洛里斯一梅利科夫问道，"你对俄国人不喜欢了吗？"

哈吉穆拉特沉吟一会儿。

"是的，不喜欢，"他坚决地说，闭上眼睛。"还有一件事使我想参加圣战。"

"什么事呢？"

"在采尔梅斯附近，我和汗跟三个穆里德冲突起来：两个逃走了，第三个被我用手枪打死了。我到他跟前想取下他的武器的时候，他还活着。他对我看了看。'你，'他说，'把我打死了。我很好。然而你这个年轻力壮的伊斯兰教徒呵，参加圣战吧。真主的旨意。'"

"怎么，你参加了吗？"

"没有参加，不过念头活动了，"哈吉穆拉特说，他继续讲自己的故事：

"哈姆扎特追近洪扎的时候，我们派了几个老人去见他，告诉他，我们同意参加圣战，不过要他派一个有学问的人来商讨一下应当怎样进行圣战。哈姆扎特命令把老人们的胡须剃光，鼻孔穿通，在他们鼻子上挂着烧饼，打发他们回来了。老人们说哈

姆扎特准备派教主来教我们圣战，但是可敦得把幼子送他那儿当人质。可敦相信了，于是就把布拉奇汗派到哈姆扎特那儿。哈姆扎特对布拉奇汗招待得很好，然后又派人到我们这里来，叫两个哥哥也去他那儿。他吩咐人对我们说，他愿意效忠汗们，象他父亲效忠汗们的父亲一样。可敦为人懦弱、愚笨，而且卤莽，象所有当家作主的妇道人家一样。派去两个儿子她是怕的，只派了一个乌马汗。我和他同去。穆里德们走出一俄里之外迎接我们，围绕着我们唱歌，鸣枪，表演马术。当我们走到的时候，哈姆扎特走出帐篷，到乌马汗的马镫跟前，象接待汗一样地接待了他。他说：'我不曾对你们的家做任何坏事，并且也不想做。只希望你们不要害我，并且不要妨碍我领着人马去作圣战。我将要同我所有的军队效忠你们，象我的父亲效忠你们的父亲一样。让我住在你们家里。我用我的忠言来帮助你们，而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乌马汗是一个拙于辞令的人，他不知道应当说什么，默默地不作声。当时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请哈姆扎特到洪扎去好了。可敦和汗会恭恭敬敬接待他的。可是没有让我把话说完，在这里我第一次同沙米尔冲突了。当时他正在伊玛姆[①]旁边。

"'不是问你，是问汗，'他对我说。

"我闭了口，哈姆扎特把乌马汗领到帐篷里。然后哈姆扎特把我叫了去，吩咐我同他的使者一块去洪则贺。我去了。使者劝可敦让长子也去哈姆扎特那儿。我知道这是叛变，劝可敦不要再把儿子派了去。可是妇人头脑里的智慧，只有鸡蛋上的毛

---

① 伊玛姆是穆斯林教派穆里德派的宗教领袖和军事领袖。

发那样多。可敦相信了，就吩咐儿子去。阿布努察尔汗不愿意。于是她说：'大约你是害怕了吧。'她象一只蜂子，知道在什么地方更能螫疼他。阿布努察尔汗冒起火来，二话没说，就吩咐人备马。我同他一块去。哈姆扎特迎接我们比迎接乌马汗还要排场。他亲自策马下山，走出两射程来迎接，他后面跟着打着旗号的骑兵，他们唱着'拉　伊利亚哈　伊利　阿拉'①，鸣枪，表演马术。当我们走近宿营地时，哈姆扎特把汗领进帐篷里，我同马匹留了下来。我在山下，这时哈姆扎特的帐篷里响起了枪声，我往帐篷跑去，乌马汗已经趴在血泊里，而阿布努察尔汗还同穆里德们在格斗，他的半边脸被砍掉了，耷拉着。他一只手扶着脸，另一只手用短剑砍那些走近他的人，我亲眼看见他砍死哈姆扎特的弟弟，正要向另一个人砍去，这时穆里德们向他开了枪，他仆倒了。"

哈吉穆拉特停住了，他那晒黑了的脸泛起棕红色，眼睛里充了血。

"我害怕起来，于是我逃跑了。"

"啊，是吗?"洛里斯—梅利科夫说。"我还以为你从来什么都不怕呢。"

"以后就永远没有怕过了；从那时起，我常常想起这场耻辱，一想起来，就什么都不怕了。"

十二

"现在够了。应当祈祷了，"哈吉穆拉特说，从束腰无领袍的

---

① 伊斯兰教祈祷语句，意思是：真主是唯一的主宰。

贴胸口袋里掏出沃龙佐夫送的自鸣表，小心地按了按发条，侧着头，含着孩子般的微笑倾听着。表打了十二响零一刻。

"库纳克沃龙佐夫的礼物，"他微笑着说。"一个好人儿。"

"是的，好人，"洛里斯—梅利科夫说，"并且表也是好的。你祷告去吧，我等着。"

"亚克希[1]，好的。"哈吉穆拉特说道，于是走进了卧室。

洛里斯—梅利科夫独自留在那里，把哈吉穆拉特给他讲的摘要记在小本子里，然后燃起一支烟，开始在屋里来回踱步。走近卧室对面房间的门口，洛里斯—梅利科夫听见里面谈得很热闹，有人用鞑靼话迅速地说一件什么事。他想这一定是哈吉穆拉特的穆里德，于是推开门走了进去。

屋里有一种山民所特有的酸皮子气味。身穿油污的破烂上衣的红头发独眼龙哈姆扎洛，靠着窗户坐在铺在地上的斗篷上正在编马笼头。他用他那沙哑的喉音在热烈地谈论着什么，可是洛里斯—梅利科夫一走进去，他马上就闭了嘴，并不注意进来的人，继续干自己的活儿。快活的汗－马戈马在他对面站着，露着雪白的牙微笑，没有睫毛的黑眼睛闪闪发光，老是重述着一句话。美男子埃尔达尔，袖筒卷到强健的胳膊上，正擦着挂在钉子上的鞍鞯上的肚带。哈涅菲——主要的帮手和管事人，没有在屋里。他在厨房里煮饭。

"你们在辩论什么呀？"洛里斯—梅利科夫同汗－马戈马打招呼后，问他道。

"他老夸奖沙米尔，"汗－马戈马说道，一面伸出手跟洛里斯—梅利科夫拉手。"他说，沙米尔是个大人物。又有学问，又

---

① 突厥语：好。

是神圣，又是骑手。”

“为什么不跟他了，还老是夸奖他？”

“不跟他，还夸奖他，”汗－马戈马很快地说道，露出牙齿，眼睛闪着光。

“怎么说，你甚至认为他是神圣哪？”洛里斯—梅利科夫问道。

“他要是不是神圣，人民就不会服从他了。”哈姆扎洛很快地说道。

“神圣不是沙米尔，而是曼苏尔①，”汗－马戈马说道。“他才是真正的神圣呢。他做伊玛姆的时候，所有的人民都是另一个样子。他到各村里巡行，老百姓都到他跟前亲吻他的衣裾，忏悔罪恶，发誓不做坏事。老年人说：那时人人都象神圣一般生活；不抽烟，不喝酒，不漏祈祷，彼此宽恕对自己的污辱，甚至宽恕血仇。那时人们把拾来的财物挂在竹竿上，竖在路边招领。那时真主也降福于每个人，不象现在这个样子，”汗－马戈马说道。

“可是现在山里也不喝酒不抽烟呀，”哈姆扎洛说。

“你的沙米尔是一个‘蜡马鹿’，”汗－马戈马说，一面向洛里斯—梅利科夫挤挤眼。

“蜡马鹿”是对山民轻视的称呼。

“山民是蜡马鹿，”哈姆扎洛答道。“但是山里也有山鹰呀。”

“好小子！嘴真巧，”汗－马戈马因对手答得巧妙，高兴得咧嘴笑着说。

他看见洛里斯—梅利科夫手中有个银烟匣，向他要了一支烟。洛里斯—梅利科夫说他们是不许抽烟的，他用一只眼睐了

---

① 曼苏尔·哈斯·穆罕默德是高加索的伊斯兰教传教士。

眏，向哈吉穆拉特的卧室摆摆头，说是只要没看见，是可以的。他马上就抽起烟来，烟不往肚里吸，只笨拙地撅着通红的嘴唇往外吐。

“这不象话，”哈姆扎洛严厉地说，就从屋里走了出去。汗-马戈马向他眏了眏眼；一边抽烟，一边问洛里斯—梅利科夫哪里能买到绸子上衣和白皮帽子。

“怎么，你能有这么多钱吗？”

“有，有这么多，”汗-马戈马眏着眼回答道。

“你问他，他的钱是哪儿来的，”埃尔达尔把他漂亮的、微笑的面孔转向洛里斯—梅利科夫。

“是赢的，”汗-马戈马很快地说道。于是他讲起他昨天在梯弗利斯街上游逛，遇见一堆人，原来是俄国勤务兵和亚美尼亚人在赌“正反面”。挺大的一个赌注：三个金卢布和许多银的。汗-马戈马马上就明白了是怎样赌的，于是他哗哗啦啦地响着口袋的铜钱，走进圈子里，说他把庄上的赌注都压上。

“怎么说都压上，你能有这么多的钱吗？”洛里斯—梅利科夫问道。

“我一共只有十二戈比，”汗-马戈马龇着牙笑着说。

“要是输了呢？”

“有这个呢。”

汗-马戈马指着手枪。

“怎么，把那个给人家？”

“干么给人家？逃跑，有谁敢拦挡的话，就打死他。这不就完了。”

“怎么，赢了？”

“赢啦，收起所有的赌注，拔腿就走。”

对于汗－马戈马和埃尔达尔，洛里斯—梅利科夫是完全了解的。汗－马戈马是一个乐天的、爱玩乐的人，他不知道把过剩的生命力往哪儿发泄，一味地快乐、轻浮，赌自己的生命也赌别人的生命，由于这种赌博，现在投降俄国人，同样由于这种赌博，也许明天又投到沙米尔那边。埃尔达尔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是一个完全忠于自己穆里师德的人，他安静、强悍，而且坚决。唯独那个红头发的哈姆扎洛使洛里斯—梅利科夫不能了解。洛里斯—梅利科夫觉得这个人不仅忠于沙米尔，并且对所有的俄国人都抱有无法克制的反感、藐视、厌恶和憎恨；所以洛里斯—梅利科夫不明白他为什么投降俄国人。洛里斯—梅利科夫心中起了一种疑虑，这种疑虑也是某些高级官员所共有的，就是以为哈吉穆拉特的出走和他说他和沙米尔的敌对是一场骗局，他出走仅仅是为了要窥察俄国人的弱点；然后再跑回山里去，把兵力对准俄军的要害进攻。而哈姆扎洛则以他全部的存在肯定了这种假设。"那些人，连哈吉穆拉特也在内，"洛里斯—梅利科夫想道，"不过善于隐藏着自己的意图，而这个人则把自己隐藏不住的憎恨流露出来罢了。"

洛里斯—梅利科夫想同哈姆扎洛谈谈。他问他在这里烦闷不烦闷。他没有停下自己的工作，向洛里斯—梅利科夫斜着他那只独眼，粗哑着嗓子，突然低吼道：

"不，不烦闷。"

而且回答其他一切问题也是这样。

洛里斯—梅利科夫在卫兵室里的时候，哈吉穆拉特的第四个穆里德，阿瓦利亚人哈涅菲进来了，他满脸满脖子都是毛，毛茸茸的鸡胸象一块毛皮。这是一个没有脑筋的、身体结实的勤劳者，他经常忙着做事，同埃尔达尔一样，不假思索地服从自己

的主人。

他是来卫兵室拿米的，洛里斯—梅利科夫叫住他，问他是哪里人，跟哈吉穆拉特有好久了。

“五年，”哈涅菲回答洛里斯—梅利科夫的问话。“我和他是同村。我的父亲杀死了他的舅舅，他们想杀死我，”他说道，同时眼睛安静地从浓密的眉毛底下望着洛里斯—梅利科夫的脸。“于是我就请求他认我作弟兄。”

“认作弟兄是怎么回事呢？”

“我两个月不剃头，不剪指甲，然后到他们那儿。他们让我到帕蒂玛特那儿，就是到他母亲那儿。帕蒂玛特给我奶吃，于是我就成为他的弟兄了。”

听见隔壁房里有哈吉穆拉特的声音，埃尔达尔立刻知道是主人在召唤，他擦干净了手，大踏步地走到客厅里。

“他叫你哪，”他转回来时说道。

洛里斯—梅利科夫又给快活的汗－马戈马一支烟，便往客厅去了。

十三

洛里斯—梅利科夫走进客厅的时候，哈吉穆拉特带着愉快的笑脸迎着他。

“怎么，接着说下去吗？”他在沙发榻上坐下，说道。

“哎，那是当然的，”洛里斯—梅利科夫说道。“我到你的卫兵那儿去了，同他们谈了谈。有一个活泼的小伙子，”洛里斯—梅利科夫加添说。

“是的，是汗－马戈马，——一个轻浮的家伙，”哈吉穆拉特

说道。

“我挺喜欢那个年轻漂亮的。”

“哦，是埃尔达尔。这小伙子年轻，可是跟铁一样结实。”

他们沉默了一会。

“就说下去吧？”

“是的，是的。”

“我已经说过怎样杀死了汗们。把他们杀死后，哈姆扎特便进入洪扎，登上了汗的宫殿，”哈吉穆拉特开始讲道。“可敦还留在那儿。哈姆扎特把她叫到面前。她责骂他。哈姆扎特向他的穆里德阿谢利杰尔递个眼色，阿谢利杰尔就从后面击倒可敦，把她杀了。”

“为什么他要杀死她呢？”洛里斯—梅利科夫问道。

“不这样怎么行：他们一不做二不休，要把全族都斩草除根。他们就这样做了。沙米尔把幼子杀死，从悬崖上扔了下去。全阿瓦里亚都被哈姆扎特征服了，只有我和哥哥不愿屈服，我们要向他讨还汗的血债。我们假装着屈服，而心里只想着怎样向他讨还血债。我们同祖父商量，决定等他由宫里出行的时候，设埋伏刺死他。不知谁偷听了我们，告诉了哈姆扎特，于是他把祖父叫了去，说道：‘你要注意，假使你的孙子阴谋反对我是真的话，那我就要把你和他俩吊死在一个绞刑架上。我是替天行道的，阻挠我是不行的。去吧，记着我的话。’祖父到家告诉了我们。这样一来，我们便决定不再等待，就在节日的第一天在寺院里举事。同伴们拒绝了，只剩下我和哥哥两个。我们每人带着两支手枪，穿上斗篷，便往寺院去了。哈姆扎特带着三十个穆里德走进寺院。他们全都拔刀出鞘。同哈姆扎特并排走的是阿谢利杰尔，他所宠爱的穆里德，也就是砍掉可敦的头的那个人。他看见

我们，喝令我们把斗篷脱掉，并且向我们走过来。我手中拿着短剑，于是我杀了他，并向哈姆扎特扑去。这时我的哥哥奥斯曼已经向他射击。哈姆扎特还没有被打死，他拿的短剑向哥哥扑去，可是我刺中了他的脑袋。穆里德有三十人，而我们就两个。他们杀死了哥哥奥斯曼，可是我挣脱了，从窗户跳了出去，逃走了。当人们知道哈姆扎特被刺，全体人民都起来了，穆里德们都跑了，没有跑掉的全被杀死了。”

哈吉穆拉特讲到这里停了一下，沉重地喘息着。

“这一切都是好的，”他接着说，“后来一切都弄糟了。沙米尔登上了哈姆扎特的位子。他打发使者来见我，叫我跟他一同打俄国人；要是我拒绝的话，他威吓说要把洪扎铲为平地，并且把我杀死，我说我不去他那里，也不让他到我这里来。”

“为什么你不到他那儿去呢？”洛里斯－梅利科夫问道。

哈吉穆拉特紧皱着眉头，没有即刻回答。

“不能够。在沙米尔身上有哥哥奥斯曼和阿布努察尔的血债。我没有到他那儿去。罗森将军委了我一个军官的职位，并命我做阿瓦里亚的长官。本来一切都是好好的，可是罗森先委了一个卡兹库梅赫的汗穆罕默德－米尔札来管理阿瓦里亚，后来又委了一个艾哈迈德汗。这个人仇视我。他想让自己的儿子娶可敦的女儿萨尔塔涅特。人家没把女儿许他。他以为是我从中作梗。他恨我，唆使他的卫兵谋害我，但我从他们手里逃走了。于是他向克吕格瑙说我的坏话，说我不让阿瓦里亚人供给俄国士兵柴火。他还对他说我缠头巾，就是这个头巾，”哈吉穆拉特指着皮帽子上的头巾说道，“说这是表示我忠于沙米尔。将军没有相信，也没有下令捉我。但是将军到梯弗利斯后，艾哈迈德汗便胡作非为起来：带一连兵把我抓住，并且把我上了锁链拴

到大炮上。这样拘留了我六昼夜，第七昼夜把我解开往铁米尔－汗－舒腊押送。四十个枪上膛的士兵押着我。绑着我的手，并且有命令，如果我想逃，就打死我。这我是知道的。我们快到的时候，在莫克索赫附近，山路很窄，右边是五十来俄丈深的峭壁。我离开士兵向右走，向峭壁的边缘走。有一个士兵想拦住我，可是我向峭壁下面一跳，顺手把那个士兵也拉了下去。士兵摔死了，而我却活了一条命。两肋、头、胳膊、腿，统统跌坏了。试着爬——可是爬不动。头晕眼花，于是就睡着了。醒来一看，浑身湿透了血。牧人看见了我，叫来人把我抬到村子里。两肋、头都长好了，腿也长好了，不过有一条腿短了一点儿。"

于是哈吉穆拉特伸出那条弯曲的腿。

"能走路，并且走得满好，"他说道。"老百姓知道了，都来看我。我复原后，移到采尔梅斯住。阿瓦里亚人又叫我管理他们，"哈吉穆拉特带着安详而自信的骄傲说。"我于是同意了。"

哈吉穆拉特迅速地站起来，在褡裢里取出一个公文夹子，从那里面抽出两封已经发黄的信件递给洛里斯—梅利科夫。这是克吕格瑙将军的信。洛里斯—梅利科夫看了一遍。第一封信写的是：

> 准尉哈吉穆拉特鉴：你跟我服务，我是满意你的。认为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不久前少将艾哈迈德汗报告我，说你是一个叛徒，说你缠头巾，说你同沙米尔有联系，说你教人民不听俄国长官的话。我命令逮捕你，并解到我这里来，可是你逃掉了；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因为我不知道你是有罪还是无罪。现在你要听我的话。如果你对伟大的沙皇良心是洁白的话，如果你没有一点罪的话，那么就到我这里来。你谁也不要怕——我是你的保护人。汗并不能把你怎么样；他本人就是我的部下，所以你没有什么可怕的。

下面克吕格瑙写他永远是不食言的，是大公无私的，接着又是劝哈吉穆拉特到他那儿去。

洛里斯—梅利科夫读完了第一封信，哈吉穆拉特又拿出第二封信，信还没有递到洛里斯—梅利科夫手里的时候，他讲起他是怎样答复第一封信的。

"我给他回信说，头巾我是缠着的，但不是为的沙米尔，而是为的超度灵魂，说我不愿意而且也不能够投奔沙米尔，因为我的父亲、兄弟和亲族都是他杀死的，但是也不能投俄国人，因为我被侮辱了。在洪扎我被捆住的时候，一个流氓竟在我身上拉屎。这个人一天不被打死，我便一天不能到你那儿去。最主要的，我是怕艾哈迈德汗这个骗子。于是将军又给我送来了这封信，"哈吉穆拉特说道，一面把另一张发黄的信纸交给洛里斯—梅利科夫。洛里斯—梅利科夫读信：

> 你答复了我的信，——谢谢。你说你并不怕回来，但是因为有一个"吉亚乌尔"①侮辱了你，才使你不能这样做；我向你保证，俄国的法律是公正的，你会亲眼看见惩罚那个胆敢侮辱你的人，——我已经命令调查这件事情。听着，哈吉穆拉特，我有理由对你不满意，因为你不相信我和我的诚实，但是我原谅你，因为我知道多疑是一般山民的性格。如果你的良心是洁白的，如果你缠头巾实在只是为的超度灵魂，那么你是对的，你就敢于正视俄国的政府和我；我保证，谁侮辱了你，他一定会得到惩罚的，你的财产也要归还的，你将会看见并且知道俄国的法律是怎么回事。况且俄国人对一切都有另种不同的看法；在他们看来，一个什么混帐侮辱了你，你并不算丢人。我本人就允许过吉姆林村②人缠头巾，同时认真地观察他们的行动；因此，我再重复一句，你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同我派去的那个人到我这里

① 吉亚乌尔是伊斯兰教徒对一切异教徒的轻蔑称呼。

② 吉姆林村在阿瓦里亚，是沙米尔的故乡。

来吧；他是忠于我的，他不是你的敌人的奴仆，而是受政府特别重视的人的朋友。

接着克吕格瑙在信里又劝哈吉穆拉特出走。

“我不信这些话，”等洛里斯—梅利科夫念完了信，哈吉穆拉特说道，“所以我没有到克吕格瑙那儿去。主要的，我要向艾哈迈德汗报仇，而这个我不能通过俄国人的手办到。在这时候，艾哈迈德汗包围了采尔梅斯，想捉住我或者打死我。我的人马太少了，不能打退他。恰当这时，沙米尔派一个带信的人到我这里。他允许帮助我打退艾哈迈德汗和杀掉他，并且让我管理整个阿瓦里亚。我想了好久，才投向沙米尔。从那时起，我总是不停地和俄国人打仗。”

于是哈吉穆拉特把他历来打仗的经过讲了一遍。战绩很多，其中有些是洛里斯—梅利科夫已经知道的。他每次出征和袭击都是以行军神速、进攻勇猛而令人吃惊，并且永远是旗开得胜。

“我和沙米尔之间，从来没有过友谊，”哈吉穆拉特在结束自己的故事时说道，“但他怕我，而我也需要他。有一次有人问我，除了沙米尔谁可以当伊玛姆。我说，谁的刀快谁是伊玛姆。这话传到沙米尔的耳眼里，于是他想把我摆脱掉。他派我到塔巴萨兰[①]。我到了那里夺了一千只羊和三百匹马。但是他说我做得不对，把我的州长职位撤掉，并且命令把所有的钱都送给他。我送了一千金卢布。他派穆里德把我所有的财产都没收了。他要我去见他；我知道他想杀掉我，所以没有去。他派人捉拿我，我逃脱了，投到沃龙佐夫这儿。不过家属我没有带来。母亲、妻子、儿子都在他那儿。你告诉总司令说：家属留在那儿一天，我

---

① 塔巴萨兰在达吉斯坦南部。

就一天什么都不能做。”

“我要告诉的，”洛里斯—梅利科夫说道。

“请你多方设法，费神费神。我的一切也就是你的，只求你在公爵面前多多帮忙。我现在手脚是被捆着的，而绳头却牵在沙米尔手里。”

哈吉穆拉特用这几句话向洛里斯—梅利科夫结束了自己的故事。

十 四

十二月二十日，沃龙佐夫给陆军大臣切尔内绍夫写了一封信。信是用法文写的。

> 我在最近的一次邮递中没曾给您去信，仁慈的公爵，因为我想对哈吉穆拉特的处理先作一决定，并且有两三天稍感不适。我在最后一封信中已经通知您哈吉穆拉特来到此地；他是八日到梯弗利斯的；第二天我就同他见了面，我和他谈了八、九天，考虑他以后可以替我们做什么，尤其是现在我们应当怎样处理他，因为他非常关心他家属的命运，他用各种全然坦白的方式表示，他的家属在沙米尔手中的时候，他是动不得的，不能给我们服务，不能对我们给予他的亲切的接待及宽恕表明自己的谢意。他所珍贵的家人的下落不明，使他处在冷热病的状态中，我所派定和他在此地同住的人们确信地对我说，他整夜不能入眠，几乎不进饮食，经常祷告，只要求跟几个哥萨克骑马兜风——这是他唯一可能的、由于多年习惯养成的不可缺少的娱乐和运动。他每天到我这里打听我有无他家属的消息，并且请求我集合各线所有属我们管辖的俘虏，以便向沙米尔提出交换的条件，此外他再添上少许的金钱。为这件事给他金钱的人是有的。他总是对我重复地说：“拯救我的家属，然后给我为您服务的机会（据他的意见，

最好派他到列兹金线上)，如果一个月内我没有给您立下大功的话，您认为应当怎样惩罚我，就怎样惩罚我。”

我回答他说，我觉得这一切都是非常正确的，假使他的家属留在山里，而没有在我们这里作为人质的话，我们会有很多人不相信他的；我将尽一切可能集合我们边境的俘虏，然而按照我们的法令，我没有权力在他自己弄到的赎金上再给他添上不足的数额，我或者找另外的方法帮助他。此外，我坦白地把我的意见告诉他说，沙米尔无论如何是不会把家属交还他的，很可能他对他直接这样宣布，答应完全原谅他，恢复他原有的官职，并且威吓说，如果他不回来，就要杀掉他的母亲、妻子和六个孩子。我问他，他能不能坦白地说出，假定接到沙米尔这样的宣布，他将怎样办。哈吉穆拉特向天扬起眼和抬起手，对我说，一切都在上天的手中，但是他永远不会投到敌人手里，因为他确信沙米尔不会原谅他，那样他决不会久留人间了。至于迫害他的家属，他倒不以为沙米尔会这样轻举妄动：第一，为了不使他成为更绝望更危险的敌人；第二，在达吉斯坦有许多甚至很有势力的人会劝阻他这样做的。最后，他对我重复说了好几次，不管真主的意志对将来怎样安排，但是现在占有他的只有一个赎出家属的念头；他用真主的名义恳求我帮助他，准他回到车臣尼亚附近，在那里，他在我们官长的许可和帮助下可以和自己的家属发生联络，可以经常打听得到他家属的真实情况和搭救他们的方法；在这一部分敌人领土上有许多人，甚至有几个州长，对他多少是有点好感的；他在这被俄国人征服的或是中立的居民中，再加上我们的帮助，很容易建立一些联系，以有利于达到那个使他日夜忧心如焚的目的，这个目的的实现，一方面使他安心，另方面使他有可能为我们的利益而发生作用和博得我们的信任。他请求带二三十个骁勇的哥萨克卫兵再回到格罗兹纳亚要塞去，——卫兵对于他有防御敌人的作用，而对于我们则有保证他的意愿的真实性的作用。

您是明白的，仁慈的公爵，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棘手，因为无

论怎样做，我都担着莫大的责任。完全信任他原为一件极不慎重的事；但是，假若我们想要消除他逃跑的可能，那么我们就应当把他监禁起来；然而我认为这是不公正和失策的。这种措施会很快传遍达吉斯坦，那些多少有点公开准备反对沙米尔的人，和那些非常关怀这个认为自己被迫投降我们的最勇敢最精明强干的教主的助手在我们这里的情况的人（这种人非常之多），就会打消自己的念头的，那将对我们非常不利。如果我们骤然对待哈吉穆拉特象对待俘虏一样，那么他叛变沙米尔的全部的有利效果对我们就完结了。

所以我想，除了我现在所做的，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然而我仍然觉得我会犯一个大错而被人指摘，万一哈吉穆拉特又想逃走的话。在执行职务和处理这种繁难的事情中，想走直路而不犯错误和不担责任，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难的；但是，既然觉得路是直的，不管结果如何，就应当顺着它走去。

仁慈的公爵，请您将此奏闻皇帝陛下批阅，如果我们至高无上的主子能够赞成我的行为，那我将是幸福的。以上我所呈报您的一切，我也向扎瓦多夫斯基和科兹洛夫斯基两位将军汇报了；让科兹洛夫斯基同哈吉穆拉特发生直接联络，同时我告诫哈吉穆拉特，不得后者同意，他不得做任何事情和到任何地方去。我对他宣称，如果他同我们的卫兵外出，对于我们倒是更好，不然沙米尔会宣扬我们把哈吉穆拉特禁闭起来了；并且我得到他的应诺，他永远不要到沃兹德维任斯克村去，因为我的儿子——他首先向他投降，并且认为他是自己的库纳克（朋友）——不是那个地方的长官，可能发生误会。况且沃兹德维任斯克村离那些敌视我们的村庄太近，要是为了他同自己的亲信发生联络，格罗兹纳亚要塞在各方面都是方便的。

除了二十个精选的哥萨克，依他的请求，寸步不离开他，此外我还派了骑兵大尉洛里斯—梅利科夫，一个有声望的、卓越的、非常聪明的军官，会说鞑靼话，对哈吉穆拉特很熟悉，哈吉穆拉特似乎也完全信任他。哈吉穆拉特在这里住了十天，在这期间，他还和因公来这

里的少校塔尔哈诺夫公爵——舒申县长同住在一所房子里；这是一个真正可敬的人物，我完全信任他。他也得到哈吉穆拉特的信赖，经过他一个人从中翻译，——因为他能说一口漂亮的鞑靼话，我们讨论了最细微的和秘密的事情。

关于哈吉穆拉特的事，我和塔尔哈诺夫商量过，他完全同意我：或者照我现在这样做法去做，或者把哈吉穆拉特监禁起来，用一切可能的严厉手段看守他，因为一次对他不客气，以后就不容易防范他了，或者干脆把他送到国外。但是后两种办法不唯使我们失掉了由于哈吉穆拉特和沙米尔龃龉而产生的全部利益，而且会阻碍必然会有的各种怨言的发展和山民反抗沙米尔政权的可能。塔尔哈诺夫公爵对我说，他本人就相信哈吉穆拉特的真实，相信哈吉穆拉特不怀疑沙米尔永远不会原谅他，即使答应宽恕他，也会命令处死他的。在塔尔哈诺夫和哈吉穆拉特的来往中，使前者所忧虑的唯一的事，就是哈吉穆拉特对自己宗教的执着，并且他本人也不隐瞒，说沙米尔可能从这方面来感动他。但是，正如以上所说，沙米尔永远不能使哈吉穆拉特相信他不结果他的性命，不是即刻，便是在他回去后再过一些时候。

仁慈的公爵，这就是我所要报告您的此间近况中的一段插曲的全部。

十五

这份报告是十二月二十四日从梯弗利斯送出的。一八五一年除夕，一个信使在途中赶坏了十匹马，把十个车夫抽得满脸流血，把报告送到当时的陆军大臣——切尔内绍夫那里。

一八五二年元旦，切尔内绍夫朝觐皇帝尼古拉，除了呈递其他公事外，还有沃龙佐夫的那份报告。

切尔内绍夫不喜欢沃龙佐夫，不仅因为沃龙佐夫受到普遍

的尊敬，而且因为他有巨大的财富，特别因为沃龙佐夫是一个真正的贵族，而切尔内绍夫只能算是parvenu①，主要的，还因为皇上对沃龙佐夫特别有好感。所以切尔内绍夫一有机会就中伤沃龙佐夫。在上次关于高加索军事的报告中，由于军事长官的不慎，一支不大的高加索部队几乎全被山民歼灭，切尔内绍夫用这件事成功地使尼古拉对沃龙佐夫不满。现在他企图提出沃龙佐夫对于哈吉穆拉特问题处理的不利的方面。他想暗示皇上：沃龙佐夫总是特别使俄国人吃亏，而袒护甚至姑息土人，把哈吉穆拉特留在高加索是不智的举动；并且暗示，哈吉穆拉特很可能只是为了窥视我们的防御工事才投我们的，因此最好把哈吉穆拉特送到俄罗斯中部，等到他的家属从山里救出来，并且确信他的忠诚以后，再利用他。

切尔内绍夫这个计划没有成功，仅仅因为尼古拉在元旦那天早晨心情特别不好，仅仅由于心里别扭而不能采纳任何人的任何建议；况且他素来不喜欢接受切尔内绍夫的建议，他不过是勉强任用着切尔内绍夫，觉得暂时没有可以代替他的人，而且，当他知道切尔内绍夫在审判十二月党人案件中竭力陷害扎哈尔·切尔内绍夫②，企图占有他的财产的时候，他已经认为他是个大无赖了。这样一来，由于尼古拉心情恶劣，哈吉穆拉特就留在高加索了，他本来可能有一个不同的命运的，如果切尔内绍夫是在别的时候来报告的话。

九点半钟的时候，在零下二十度严寒的雾气中，切尔内绍夫

---

① 法语：新贵，暴发户。

② 扎哈尔·格里戈罗维奇·切尔内绍夫伯爵（1797—1862），十二月党人。他没有直接参加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的起义，但以“未曾告密罪”被判苦刑四年。刑满后被判终身流放。

的留着胡子、头戴浅蓝天鹅绒尖顶帽子的胖车夫，坐在和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所乘的一样的小型雪橇的驭者台上，驶到冬宫的小停车场，向他的朋友多尔戈鲁基公爵的车夫亲切地点一点头，这个车夫伺候主人下车后，早就停在宫廷的车场旁边，把缰绳塞在穿着臃肿的棉裤的大腿下面，正在摩擦冻僵了的手。

切尔内绍夫穿着一件绒毛柔软的灰色海狸皮领子的外套，按照一定的样式戴着雉毛三角帽。他掀开暖脚的熊皮，小心翼翼地把他那没有穿套鞋的（他以不知套鞋为何物而骄傲）、冻僵了的两腿从雪橇里腾挪出来，抖起精神，响着马刺，从地毯上走进那阍人恭恭敬敬给他打开的门里去了。在前厅把外套掷给一个跑向前来的老内侍手里，切尔内绍夫走到镜子前面，小心地把帽子从波纹形假发上脱下来。他对着镜子照一照，用那衰老的手习惯地卷一卷鬓角和前发，整一整十字勋章、穗带和带绣花字的肩章，于是软弱无力地迈动他那不听使唤的两条老腿，踏着铺着地毯的平缓楼梯向上走去。

经过那些穿着大礼服站在门旁边向他谄媚地鞠躬的内侍，切尔内绍夫走进了候见室。毕恭毕敬地迎接切尔内绍夫的值日官，是一个新任命的侍从武官，只见他那崭新的军服、肩章和穗带，以及那黑色小胡子和象尼古拉·帕夫洛维奇那样拢近眼角的鬓发衬托着尚未受到斲丧的红润面孔，浑身上下都是亮堂堂的。陆军大臣的副手瓦西里·多尔戈鲁基公爵，迟钝的面孔上带着沉闷的表情，颊须、胡髭和鬓角也象尼古拉那样打扮，站起来迎着切尔内绍夫，向他问好。

“L’empereur?”① 切尔内绍夫转向侍从武官，眼睛疑问地望

① 法语：皇帝呢？

着办公室的门。

"Sa Majesté vient de rentrer,"① 侍从武官说这句话的时候，显然很得意地听着自己的声音；他踏着轻巧而平稳的步子——平稳得甚至头上顶着满满一杯水都不会流出来——往那无声地打开的门走去，他以整个存在对他走进去的那个地方表示着敬意，然后就在门后消失了。

在这工夫，多尔戈鲁基打开自己的公事包，查看一下里面的公文。

而切尔内绍夫却在那里紧皱着眉头来回踱步，活活腿，回想一下要向皇帝报告的事情。切尔内绍夫正在办公室的门旁站着，这时办公室的门又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比前一个更辉煌、更恭敬的侍从武官，做一个手势请大臣和大臣副手去见陛下。

冬宫遭过大火以后，早已修复了，但是尼古拉还是住在冬宫楼上。他听取大臣和高级官员的报告的办公室是一间有四面大窗的高大房间。正面墙上挂着一幅亚历山大一世的巨像。在窗与窗之间放着两张公事桌。靠墙放着几把椅子。在屋的中央有一张大写字台，写字台旁边是尼古拉的靠背椅和几张给被接见的人预备的椅子。

尼古拉穿一件没有肩章，只有小肩章的黑礼服，他把鼓鼓的肚皮箍得紧紧的庞大身躯往后仰着坐在桌子旁边，用他那发直的、无生气的目光瞅着进来的人。从梳得光滑的、巧妙地连接那遮盖着秃顶的假发的两鬓之间，露出高大扁平的额头，长长的大白脸今天显得特别冰冷和呆滞。他那一对常常是昏沉的、现在

---

① 法语：陛下刚回来。

看来比平时更加昏沉的眼睛，在往上翘的胡髭底下紧闭的嘴唇，被高领子顶着的、新剃过的、上面摆一对整整齐齐的灌肠似的颊须的肥胖腮帮，以及那给领子挤着的下巴颏，——这一切都给他的面孔增添一种不满、甚至愤怒的表情。心情不好的原因是由于疲倦，疲倦的原因是因为他昨晚参加假面舞会；在舞会上他象通常一样，戴着顶上有一只鸟的近卫骑兵钢盔，在那向他拥挤过来又畏怯地让开他那刚愎自用的庞大身躯的人群中间走过，这时他又遇见那个蒙面女人；在上次假面舞会的时候，她那雪白的皮肤、美好的身段、娇柔的声音，在他身上唤起了老年人的情欲，可是她躲开了他，约他在下次假面舞会上相会。昨天假面舞会上，她走到他面前，他已经不肯放走她了。他把她领到一所专门为了可以和女伴幽会而准备的单房间。默默地走到房间门口，尼古拉环视一下，想找侍者，可是侍者不在。尼古拉紧皱着眉头，自己推开房间的门，让女伴先进去。

"Il y a quelqu'un,"① 蒙面女人停了下来，说道。单房间真的给人占了。一个枪骑兵军官和一个年轻的、好看的、金发曲卷的、穿着化装斗篷和摘掉假面具的女郎，紧紧偎依着坐在天鹅绒的小沙发上。一看见直挺挺的、愤怒的尼古拉的身躯，那个金发女郎连忙带上假面。枪骑兵军官吓呆了，没有从沙发上站起来，一双直瞪瞪的眼睛望着尼古拉。

尽管尼古拉已经看惯了人们在他面前的悚惧，然而这种悚惧总是使他感到愉快，并且，他有时爱对受惊的人们反而说几句亲切的话而使他们吃惊。现在他就是这样做的。

"喂，兄弟，你比我年轻，"他对那个吓得目瞪口呆的军官说

---

① 法语：里面有人。

道，“可以把位置让给我。”

那个军官一跃而起，脸上白一阵红一阵的，弯着腰，默默地用假面护着脸，从单房间里走了出去，剩下尼古拉单独地陪着他的女伴。

蒙面女人是一个二十岁的美丽贞洁的姑娘，瑞典籍的家庭女教师的女儿。这个姑娘对尼古拉说，她童年时候，看见他的相片就爱上他和崇拜他了，并且下决心无论如何要得到他的注意。她现在果然得到了，她并且说，她再也不需要什么了。这个女孩子被载到尼古拉通常同女人们幽会的地方，在那儿尼古拉同她消磨了一点多钟。

这一夜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躺在又窄又硬的床上，——他以睡这种床而自豪，盖上他的大氅，——他认为（并且也这样对人说）这大氅就象拿破仑的帽子一样名贵；他许久没能入睡。他时而想起那姑娘白净的脸上又惊又喜的表情，时而想起和他经常同居的情妇涅利多娃的有力而丰满的肩膀，并且把她们俩作一个比较。关于已婚的人的放荡是件不好的事，他是连想都没去想，如果有人为这事非难他的话，他甚至会觉得非常奇怪。但是，虽然他自信他的行为是对的，然而他心里总留下一种不愉快的余味，为要消除这种感觉，他开始想那常常能使他安慰的事情，就是想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物。

虽然他很晚才睡着，但他仍象平时一样，八点钟就起床了；做完了照例的化装，用冰磨擦他那又大又肥的身体，在祷告上帝之后——他念那从小就念的照例的祷文：“圣母”，“虔诚”，“我主”，对所念的语句并不认为有任何意义，——就穿着军大衣和军帽，出了小门往河岸上走去。

在滨河街中间，他遇见一个象他一样巨大身材、穿着制服、

戴着制帽的法政学校的学生。看见那个因有自由思想而为他所不喜欢的学校的制服，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紧皱了眉头，但是那学生的高大身躯，笔直的立正，和那肘弯突出得惹人注目的敬礼，这一切都缓和了他的不满。

“姓什么?”他问道。

“波洛萨托夫，皇帝陛下。”

“好小子!”

那个学生仍然用手举到帽檐站在那儿。尼古拉停了下来。

“愿意服兵役吗?”

“不，皇帝陛下。”

“蠢才!”尼古拉转身向前走去，大声念着首先闯到他嘴边的话。“科佩尔魏因，科佩尔魏因，”他把昨天那个姑娘的名字重述了几次。“讨厌，讨厌。”他不思索自己所说的话，而是用说话来压制自己的情感。“是的，如果没有我，俄国会成什么样子，”他自言自语道，不满的情绪又涌上心头。“是的，如果没有我，不仅俄国，而且整个欧洲会成什么样子。”于是他想起内弟——普鲁士的国王，想起他的懦弱和昏庸，不禁摇了摇头。

他走回来经过冬宫门前的时候，看见叶连娜·帕夫洛夫娜①的马车，一个穿红制服的仆人把马车驰到萨尔特科夫门前。叶连娜·帕夫洛夫娜在他心目中是废物的化身，这些废物不仅议论科学和诗歌，而且还议论政治，设想他们能够把自己管理得比他尼古拉管理他们更好一点。他知道，不论他怎样压制这些人们，他们还是浮上来，甚至浮到水面上来。于是他想起不久前

---

① 叶连娜·帕夫洛夫娜(1806—1873)，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大公的妻子，有自由主义倾向，曾参加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废除农奴法运动。

才去世的弟弟——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①。一种又懊恼又忧戚的心情抓住了他。他阴沉沉地皱起眉头，又开始低语着那首先闯出唇边的语句。他一走进宫门，就停止了低语。他走进自己的房里，在镜子前面理一理颊须、鬓发和天灵盖上的假发，然后他捻着胡须，一直向那听取报告的办公室走去。

他首先接见切尔内绍夫。切尔内绍夫立刻从尼古拉的脸上，主要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今天特别不高兴，他知道他昨天的猎艳经过，所以明白他不高兴的原因。冷冷地问过好，请切尔内绍夫坐下，尼古拉用他那无生气的眼睛盯住了他。

切尔内绍夫报告的第一件事，是关于军需官们盗窃案；然后是关于在普鲁士边境调动军队的问题；在这以后是审定第一次名单遗漏的年终得奖的人；在这以后就是沃龙佐夫关于哈吉穆拉特的投降的报告了，最后是关于医学院的一个学生谋杀教授的令人不愉快的事件。

尼古拉默默地紧闭嘴唇，用他那又大又白的、无名指上戴着金戒指的手抚摩着公文纸，目不转睛地盯着切尔内绍夫的额头和前发，听着关于盗窃案的报告。

尼古拉相信，所有的人都在盗窃。他知道现在应当惩办那些军需官们，决定把他们全送去当兵，但是同时也知道，这并不能妨碍那些填补遗缺的人做同样的事。官吏的本性就是盗窃，而他的责任就是惩办他们，这事无论怎样令他厌烦，他仍然认真地尽他的职责。

“看来在我们俄国只有一个廉洁的人，”他说道。

切尔内绍夫立刻就明白，在俄国唯一廉洁的人就是尼古拉

① 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1789—1848)，尼古拉一世的弟弟，曾参加镇压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并残酷地扑灭波兰的起义。

本人，于是微笑一下表示同意。

“大约是这样的，陛下，”他说。

“行啦，我来批，”尼古拉说道，拿起公文，把它放在桌子的左边。

在这之后，切尔内绍夫开始报告奖金问题和调动军队问题。尼古拉看了看名单，画掉几个名字，然后简短而坚决地命令调两师人到普鲁士边境。

尼古拉无论如何不能原谅普鲁士国王在一八四八年后所颁布的那个宪法，所以，虽然在信中和在口头上对内弟表示最友爱的情感，但他认为必须在普鲁士边境上驻军以防万一。这支军队还有一个用处，就是普鲁士人民如果发生骚动（尼古拉看见到处都准备骚动），可以出兵保护内弟的王位，就象他出兵保护奥地利对抗匈牙利人一样。并且为了他对普鲁士国王的忠告更有分量和更有意义，边界上有这支军队也是必要的。

“是的，如果不是我，现在俄国会成什么样子啊，”他又想道。

“还有什么？”他说道。

“从高加索来一个机密使者，”切尔内绍夫说道，于是开始报告沃龙佐夫信中所写的关于哈吉穆拉特投降的事件。

“原来这么着，”尼古拉说道，“倒是一个好的开端。”

“可见陛下手订的计划开始收效了，”切尔内绍夫说道。

这句对他的战略才能的夸奖，特别使尼古拉高兴，因为他虽然以自己的战略才能而自豪，但他内心却意识到，他是没有这种才能的。现在他想听一听对自己更详细的夸奖。

“你的看法是怎样的？”他问道。

“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早遵照陛下的计划，砍伐森林，消灭储备的粮食，虽然缓慢，可是逐渐地向前推进，那么高加索早已

被征服了。哈吉穆拉特的降服，我只有归功于这个。他看出他们支持不住了。”

“对的，”尼古拉说道。

虽然在敌境内砍伐森林、消灭食粮、逐步推进的计划是叶尔莫洛夫①和韦利亚米诺夫②的计划，是完全跟尼古拉的计划相反的，依照他的计划，必须一举占领沙米尔的根据地，捣毁强盗的老巢，并且依照他的计划采取了付出那么多性命的一八四五年达尔戈出征；虽然如此，而尼古拉仍然把这个缓进的逐步砍伐森林和毁灭食粮的计划也归功于自己。为了要相信缓进、伐林和绝粮的计划是他的计划，似乎应当隐瞒他曾坚持的那个完全相反的一八四五年的军事措施。但是他没有隐瞒这个，并且以一八四五年的远征计划连同缓慢向前推进的计划都引为骄傲，虽然这两个计划显然是互相矛盾的。他周围的人们经常露骨的令人作呕的阿谀弄得他已经看不见自己的矛盾，已经使自己的言行不能跟实际、逻辑、甚至起码的常识相符合，而一味地相信他所有的命令，不管这些命令是多么无意义、不公正和彼此不一致，都成为有意义的、公正的和相互一致的，只因为是他下的命令。

他这次关于外科医学院的学生的决定就是这样的。在高加索报告之后，切尔内绍夫就开始关于学生的报告。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青年学生两次没有考及格，第三次考试的时候，考试委员又没有给他及格，这个神经有毛病的学生认为

---

① 阿·彼·叶尔莫洛夫(1772—1861)，一八一七至一八二七年任格鲁吉亚总督和高加索军事长官。

② 阿·阿·韦利亚米诺夫(1785—1835)，叶尔莫洛夫的亲密同事，高加索部队的将军。

这是不公平的，抓起桌子上的削鹅毛笔尖的小刀，一时发疯，向教授扑去，使他受了几处微伤。

"姓什么？"尼古拉问道。

"布热佐夫斯基。"

"是波兰人吧？"

"原籍是波兰，一个天主教徒，"切尔内绍夫答道。

尼古拉皱起了眉头。

他对波兰人做了很多坏事。为了解释这些坏事是对的，他就得相信所有波兰人都是坏蛋。于是尼古拉就认为他们是这样的，并且随着他对他们做的坏事增加，他对他们的憎恨程度也相应地增加。

"等一会儿，"他说道，闭上眼睛，把头低下来。

切尔内绍夫不止一次地听过尼古拉说这话，所以知道他每当决定重要的问题的时候，他只需要聚精会神地沉默数秒钟，等他灵机一动，自然就形成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就好象内心有一种声音告诉他应当怎样做似的。他现在正在想如何才能更充分地满足他心中被这学生的事件所引起的对波兰人的愤恨，于是内心的声音启示了他作如下的决定。他把报告拿过来，在空白地方用他那粗大的字体写道："应处死刑。但是谢天谢地，我们没有死刑，并且我也不愿意使用死刑。让他穿过一千人行列十二次。尼古拉。"用他那不自然的大大的花体字署了名。

尼古拉知道，一万二千下鞭打，不仅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受苦的死刑，而且是过分的残酷，因为只要五千下笞杖就足以打死一个最强健的人了。然而做一个无情的残酷的人他却觉得愉快，并且想到我们没有死刑也觉得愉快。

他写完关于学生的批示后，把它移给切尔内绍夫。

“这就是，”他说道。“读一遍。”

切尔内绍夫读了一遍，把头垂下来，对那圣明的决定表示恭而敬之的惊奇。

“并且把所有的学生领到操场上，让他们参观笞刑，”尼古拉补充说。

“这对他们是有益的。我要消灭这种革命精神，连根儿拔掉，”他想道。

“是，是，”切尔内绍夫说，沉默了一会，整一整他的前发，又谈起高加索的报告。

“关于回复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您有什么吩咐？”

“坚决地遵照我的政策：烧光房屋，消灭光车臣尼亚的食粮，用奇袭惊扰他们，”尼古拉说道。

“关于哈吉穆拉特您有什么吩咐？”切尔内绍夫问道。

“沃龙佐夫不是写着他想在高加索利用他吗？”

“这会不会太有点冒险了？”切尔内绍夫回避着尼古拉的视线说道。“我怕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太信任他了。”

“那么你想怎么样呢？”尼古拉看出切尔内绍夫想把沃龙佐夫的措施往坏的方面解释，突然插嘴问道。

“我想，把他送到俄罗斯内地比较保险点。”

“你想，”尼古拉嘲笑道。“而我却不想，我同意沃龙佐夫的意见。就这样回复他。”

“是，是，”切尔内绍夫说道，站起来鞠躬告辞。

多尔戈鲁基也鞠躬告辞；在整个报告时间，他仅仅回答了尼古拉几句关于调遣军队的询问。

在切尔内绍夫之后，被接见的是一个来辞行的西部边区督办比比科夫。尼古拉赞同了比比科夫对付那些不愿信仰正教而

骚动的农民①的办法，命令他把所有不服从的老百姓都按军法从事。这就是说，判决他们受夹鞭刑。此外，他还命令把那登载关于数千个国家农民②划入皇室领地当农奴的消息的报馆编辑送去当兵。

“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这是必须的，”他说道。“我不许任何人议论这件事。”

比比科夫当然懂得对合并派教徒的处理是如何残酷，以及把当时唯一的自由民——国家农民改为皇室采地的农奴是如何不公平。但是不能反对。不同意尼古拉的命令就等于丧失他四十年来获得的和现在享受的显赫的地位。他只得顺从地低下他那黑发已经花白的头，表示遵从并且准备执行这残忍的、疯狂的、不正当的最高统治者的意志。

接见完了比比科夫后，尼古拉觉得完满地履行了自己的职务，伸一伸懒腰，看一看表，于是走去穿衣裳准备出去。他穿上那带有肩章、勋章和绶带的军服，走进了会客大厅，那里一百多位穿军服的男人和袒胸露臂的盛装的女人，都按照规定的位置排列着，战战兢兢地等待他出来。

他眼神死气沉沉，挺着胸脯，鼓起那从上到下箍紧了的肚皮，走向那些等待着的人们，因为感觉到所有的目光都带着战栗的卑屈向着他，他拿出了更庄严的样子。他的眼睛遇到熟人的面孔，寻思着谁是谁，停住脚步，时而用俄语，时而用法语说几句话，并且用冰冷的、无生气的目光死盯着他们，听他们对他说话。

受了新年朝贺之后，尼古拉就到教堂里去了。

---

① 此处系指宗教合并派的农民骚动。宗教合并派是合天主教和正教为一的宗派。因政府强迫他们只信仰正教而激起骚动。

② 国家农民是耕种国家土地的自由农民。

上帝也象凡人一样，通过他的仆人神父的嘴来问候和夸奖尼古拉，这些问候和夸奖虽然使他厌倦，但他仍然象领受应得的东西一样领受了。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全世界的平安和幸福都系在他身上，虽然他已经倦于这些事，但他仍然不拒绝给全世界以帮助。午前祈祷终了，一个头发梳得漂亮、服装华美的助祭高呼“万岁”，唱经诗用洪亮的嗓音一致附和着，这时尼古拉环顾一下，看见站在窗户旁边的涅利多娃和她那丰满的肩膀，他从对她有利的方面把她和昨天那个姑娘作了一番比较。

午前祈祷后，他到皇后那里，同妻子和孩子们逗逗笑，在家庭里混了几分钟。然后他经过“爱尔弥达日”[1]到宫廷大臣沃尔孔斯基那里，除了其他事情，他还叫他从自己的私产中每年发给昨天那个姑娘的母亲一笔养老金。从他那里出来，就去作通常的散步去了。

这天的午餐设在庞贝大厅[2]；除了两个幼子——尼古拉和米哈伊尔，被邀请的还有：利文男爵，勒热武斯基伯爵，多尔戈鲁基，普鲁士的公使和普鲁士国王的侍从武官。

在等待皇后和皇帝的时候，因为最近从波兰接到令人不安的消息，普鲁士公使和利文男爵开始了有趣的谈话。

“La Pologne et le Caucase, ce sont les deux cautères de la Russie,” 利文说道。“Il nous faut cent mille hommes á peu près dans chacun de ces deux pays.”[3]

公使对这话假装吃惊。

---

① “爱尔弥达日”是连着冬宫的建筑物，现为列宁格勒美术陈列馆。

② 庞贝大厅是冬宫中的大厅，其建筑及器具均仿照古罗马庞贝城样式。

③ 法语：波兰和高加索是俄国两处没有长好的伤，其中每一处都至少需要我们十万人。

"Vous dites la Pologne,"① 他说道。

"Oh, oui, c'était un coup de maitre de Maeternich de nous en avoir laissé d'ambarras……"②

话说到这里，皇后进来了，她颤颤巍巍地摇着头，带着死板板的微笑，在她后面跟着尼古拉。

吃饭时，尼古拉讲起哈吉穆拉特的投降，讲起由于实行他的用伐林筑堡来围困山民的政策，高加索的战争现在快要结束了。

公使和普鲁士的侍从武官递一个眼色，今天早晨他们俩还说尼古拉自认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是一个不幸的弱点，而现在却大大夸奖这个计划，说它又一次证明了尼古拉的伟大的战略天才。

饭后尼古拉去看芭蕾舞演出，演出时有数百个穿着紧身裤的裸露的女人作进军式。其中一个女演员特别叫他看中，尼古拉把舞蹈指挥师叫来，向他称谢，并吩咐赠给他一只钻石戒指。

次日，在切尔内绍夫向皇上报告工作时，尼古拉重申一次对沃龙佐夫的命令，要他趁哈吉穆拉特出走，加强对车臣尼亚的骚扰，以碉堡群步步为营缩紧它。

切尔内绍夫照这意思给沃龙佐夫写了信，于是另一个机密使者，赶伤了很多马，打伤了很多车夫的脸，向梯弗利斯驰去了。

十 六

为了执行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的命令，一八五二年一月，立即举行一次向车臣尼亚的袭击。

---

① 法语：你是说波兰吗？

② 法语：唔，是的，这是梅特涅的一着妙棋，给我们出一个难题。

担任袭击的部队，是由四个步兵营、二百名哥萨克骑兵和八门大炮组成的。纵队走大路。纵队的两翼是连续的散兵线，一高一低地沿着山沟行进，步兵穿着高统皮靴、短皮大衣和戴着皮帽，肩上挎着枪和束着子弹带。象一向那样，部队在敌人的土地上行走，尽可能地保持肃静。仅仅有时大炮在沟渠里颠得锵锵地响，或者不懂肃静命令的炮队的马打喷嚏和嘶鸣；或者因为散兵线拉得太长或者距离纵队太近或太远，愤怒的官长以沙哑而压抑的嗓音叱责他的部下。只有一次肃静被破坏了：在散兵线和纵队之间有一堆不大的荆棘丛，从里面跳出一只白肚皮、白屁股、灰脊背的母山羊，和一只同样颜色的、有一对弯向背脊的小角的公山羊。这一对美丽的、受惊的动物，压低前肢，阔步地向纵队跳来，已经离纵队非常近了，有几个士兵连喊带笑地跑去追它们，想用刺刀刺它们，但是山羊掉转头窜过了散兵线，被几条骑兵的和连部的军犬追赶着，象飞鸟似地向山上奔去。

仍然是冬天，但是太阳已开始升高了，中午时分，一早就出发的部队已经走了十俄里，这时开始晒得热起来，阳光是那么明亮，使人不敢看那明晃晃的刺刀和大炮的铜皮上象一个个小太阳似地突然爆发的反光。

后面是一条部队刚刚渡过的澄清湍急的小溪涧，前面是耕地和草地，以及一些不深的山沟；再往前是长满森林的神秘的黑色群山，在黑色的山后，又是怪石嶙峋的悬崖，而在高处的空际，是永远令人神往的、永远变幻莫测的、象宝石般闪光的雪山。

在第五连前面走着的，是一个身穿黑色短大衣、头戴皮帽子、肩挎长刀、不久前才由近卫军调过来的高高的漂亮军官——布特勒，他精力饱满，享受着生之喜悦，同时也感到死亡的危险和活动的愿望，并且意识到自己参加到一个巨大的、为一个意志

所支配的整体之中。布特勒今天是第二次上战场，他很高兴地想到他们即刻就要遭到射击，他不仅不在飞来的炮弹之下低头，不去注意子弹的啸声，而且象上次一样，更高地抬着头，眼睛含笑环视着同伴和士兵，用最漠不关心的声调谈着不相干的事。

部队离开了好路，转到一条人迹罕到的、在收获过的玉蜀黍地里的小道上；快走到森林的时候，不知从何处带着不祥的啸声飞来一颗炮弹，正打在路旁辎重车中间，落到玉蜀黍地上爆炸起一团尘烟。

“开始了，”布特勒快乐地微笑着，对他身旁的同伴说道。

果然，跟着炮弹之后，从树林里出现了一群密集的、打着旗号的车臣人的骑兵。在这队人马中间有一面大绿旗，一个视力锐利的司务长告诉近视的布特勒说，这一定是沙米尔本人。这队人马走下山来，在右边最近的一个山沟里出现了，又往下走去。一个身穿厚厚的黑短大衣，头戴白羔皮高顶帽子的矮个将军，策马飞奔到布特勒的连部，命令他向右边去跟那走下山来的骑兵应战。布特勒带着自己的一连人迅速地往指定的方向走去，但是还没来得及走下山沟，就听见背后接连两响炮声。他回头一看：在两尊大炮上空升起来两朵青色的烟云，顺着山沟蔓延着。那一队骑兵显然没有料到有炮兵，于是就退走了。布特勒那连人射击着追击山民，整个谷地弥漫着火药烟雾。仅仅在山谷较高的地方可以看见山民一面射击正在追击他们的哥萨克骑兵，一面急急忙忙地退走。部队继续追踪山民；在第二个山沟坡上出现一座村庄。

布特勒带着连队随着哥萨克骑兵跑步进入村庄。村里一个人影子都没有。士兵奉命烧毁粮食、干草、甚至土屋。蚀眼的浓烟弥漫全村，士兵们在浓烟中到处乱钻，从土屋里拖出所发现的

东西，主要的是捕捉和射击山民不能带走的母鸡。军官们坐在离浓烟远一点的地方吃早餐和喝酒，司务长用木板端来好些蜂房的蜂蜜。没有听见车臣人的动静。午后过了一会儿，便命令撤退。各连队在村后排成纵队，布特勒担任后卫。队伍刚一开拔，车臣人就出现了，追踪着部队，用射击给他们送行。

当部队走到开阔的地方，山民落到后面了。布特勒那一连没有一个人受伤，所以在回来的路上，他的心情非常愉快，精神非常饱满。

当部队涉水走过早晨曾经走过的溪涧，在玉蜀黍地和草地上拉开了队形的时候，各连队的歌手们走到前面，唱起歌来。

没有风，空气新鲜而清洁，并且异常明净，百里以外的雪山宛如近在眼前，当歌声停止时，整齐的脚步声和大炮锵锵的碰击声，仿佛是歌曲起始和休止的伴奏。布特勒的第五连所唱的是一个士官生为颂扬团队而作的歌，唱起来带着舞曲的调子和"轻骑兵，轻骑兵，与众不同，与众不同！"的重唱。

布特勒骑着马和他的最要好的朋友彼得罗夫少校——他俩住在一块儿——并排走着，他对自己离开近卫军调到高加索的决定，说不尽地高兴。他从近卫军调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在彼得堡赌牌输得一文不剩。他怕留在近卫军没有决心戒赌而且再也没有钱可输了。这一切都成为过去，现在是另一种生活，一种非常美好而英勇的生活。他现在忘了自己的破产和不能清偿的债务。高加索、战争、士兵、军官、喜欢喝酒的和心地温厚的勇士彼得罗夫少校——所有这一切他都觉得这样好，他有时不敢相信他不是在彼得堡，不是在烟雾弥漫的斗室里"折角"① 和押注，怀恨庄家，并且感到窒息的头痛；而是在这里，

① "折角"是赌牌的术语，将牌折角，以表示赌注的数额。

在这绝美的地方，在高加索的英雄们中间。

“轻骑兵，轻骑兵，与众不同，与众不同！”他的歌手们唱着。他的马伴着音乐，愉快地迈着步子。一条灰色长毛的连部的军犬——特列佐尔卡，象个长官似的，卷起尾巴，带着关心的神气跑到布特勒连队前头。他精神饱满，心境安详而且快活。在他心目中，战争不过是使他遭到危险和死亡的可能性罢了，但这却赢得奖赏，赢得这里的同僚与俄国内地的友人的尊敬。战争的另一面：官兵和山民的死伤，说来奇怪，在他的想象中却是没有的。为了对战争保持诗意的想象，他甚至不自觉地永远不看死伤的人。他今天就是这样的——这次战斗我方死三人，伤十二人。他从一个仰面朝天躺着的尸体旁边走过时，只斜眼瞟一眼，看见一只姿势奇怪的白蜡般的手和有一块殷红斑点的头，而再没有去细看。他想象中的山民也不过是一些应予以防御的骑手罢了。

“您瞧见了吧，亲爱的，”在歌唱间歇时少校说。“不象你们彼得堡，都是一些向右向左看齐的大马路。这儿要费点劲儿才能到家呢。玛舒尔卡[1]现在已经给我们预备好包子了，还有上好的菜汤。好光景啊！你说是吧？喂，来一个《彩霞烧起来》，”他命令唱他那支心爱的歌曲。

少校同药剂师的女儿——先是叫玛什卡[2]，后来叫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3]——过着夫妻的生活。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三十来岁，没有子女，她满脸雀斑，但却是一个俊俏的

---

① 玛舒尔卡是玛丽亚的爱称。

② 玛什卡是玛丽亚的卑称。

③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是玛丽亚的尊称。

金发少妇。不管她过去怎样，现在却是少校的忠实伴侣，象保姆似的照管他，这对于常常喝得不省人事的少校是需要的。

回到要塞里，正如少校所预见的，一切都准备好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请他和布特勒、还有两个从部队里邀来的军官吃了一顿丰盛美味的午饭，少校大吃大喝，直喝得连话都说不出，就回到自己房里睡觉去了。布特勒也很疲乏，但很高兴，多喝了几杯奇希尔酒①，回到房间里，刚脱下衣裳把手掌垫在漂亮的鬈发的头下面，就立刻睡熟了，不做梦也不惊醒。

十七

遭受袭击破坏的村庄，就是哈吉穆拉特投奔俄国人前夜住宿的那个村庄。

哈吉穆拉特曾在他那儿落脚的萨多，当俄国人快进村庄的时候，带着家眷逃到山上去了。回到村庄，萨多看见自己的土屋全毁了：房顶坍倒下来，门和走廊的柱子被烧毁，屋里面弄得脏污不堪。他的儿子，就是那个漂亮的、目光炯炯的、欢天喜地地向哈吉穆拉特望着的男孩，已经死了，尸体用一匹铺着斗篷的马驮到教堂里。他给刺刀刺穿了背脊。当哈吉穆拉特来时从事招待的那位端庄的妇人，现在穿着一件胸前撕破了的衣衫，露出她那老年人的下垂的乳房，披头散发地站在儿子前面，把自己的脸抓得出血，不停地号啕大哭。萨多拿着鹤嘴锄和铁锹同一家人一块儿去给儿子掘坟墓。老祖父坐在倒塌的土屋的墙边，手里削着一根小棍，眼睛直瞪瞪地向前望着。他刚从自己的养蜂场

① 奇希尔酒是高加索产的一种浓烈的葡萄酒。

回来。那儿两堆干草垛被烧光了；老头子栽的并且培养长大的杏树和樱桃树被折断和烧焦了，主要的，所有蜂房和蜜蜂都烧光了。各家都听见女人放声大哭，在广场上——又有两具尸体运到那儿，也是一片哭声。小孩子和母亲一块儿号哭。没有东西喂的饥饿的牲口也在嚎叫。成年的孩子不玩耍了，睁着吃惊的眼睛望着大人。

泉水弄脏了，显然是有意弄脏的，使人们不能从那儿汲水。教堂也同样弄得肮脏不堪，阿訇和徒弟们正在打扫。

一家之主的老人们在广场上聚齐，大家都蹲在那里讨论目前的处境。没有一个人谈论对俄国人的憎恨，所有的车臣人，从大到小，所感受的是比那憎恨更厉害的一种感情。这不是憎恨，而是不承认这些俄国狗是人，并且这种深恶痛绝，对这些生物的毫无道理的残酷之不可理解，恨不得杀死他们象杀死老鼠、毒蜘蛛和狼一样的那种意愿，——这些都是象自卫本能一样的自然的感情。

在居民面前可供选择的是：留在原处，以拚命的努力复兴那曾费这么多劳动经营起来的和这么轻易和无意义被破坏了的一切，并且时时刻刻等待着这种破坏的重演；或者，违反教规，违反对俄国人的厌恶和鄙视的感情，向他们屈服。

老人们祷告完毕后，一致决定派使者到沙米尔那里请求他援助，同时立刻动手恢复被破坏的一切。

十 八

袭击后的第三天，布特勒起得比较晚，他从后门走到街上，想在早点前散散步，换换空气，通常他是同彼得罗夫一块吃早点

的。太阳已经从山后升起。街道右边的白土墙被阳光照得非常刺眼，然而向左边远眺，那步步高升、覆满森林的黑色山峦，那从山峡口露出、总是竭力摹拟云彩的绵绵不断的乳白雪山，却令人悦目舒适。

布特勒望着这一带山，深深地呼吸，觉得很高兴，高兴他，正是他，活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他还有一点高兴他昨天在战斗中，在进攻时，尤其在战斗颇为激烈的退却中，做得很漂亮；还高兴昨天那一段回忆，当他们行军回来时，玛沙或者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也就是彼得罗夫的情妇，请他们吃东西，她对所有的人都特别爽快和妩媚，但他觉得尤其对他亲热。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由于她那粗大的发辫、宽宽的肩膀、高耸的乳房、满盖雀斑的和善面孔上的光辉微笑，无意中在引诱年轻力壮的独身汉布特勒，他甚至觉得她对他有意。但是他认为这会对不起那位和善而憨厚的同事的，所以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保持着最普通的、恭敬的关系，而且很高兴自己这种做法。现在他正在想这件事。

他的思想被尘土道路上的频繁的马蹄声分散了，象是有好些骑马的。他抬头望去，看见街的尽头一群骑者缓步跑过来。在二十来个哥萨克的前头，有两个骑马的人：一个穿着白色束腰无领袍，戴着高皮帽，缠着头巾；另一个是在俄军服务的军官，黑脸膛，鹰鼻子，身穿青色束腰无领袍，衣服和武器闪耀着许多银饰。那个缠头巾的骑着一匹头颅小巧、眼睛美丽的赤兔骏马；那个军官骑的是一匹高大华美的卡拉巴赫马①。爱马的布特勒立刻认出第一匹马的雄壮体力，于是停住想打听这些人是谁。

---

① 卡拉巴赫马是一种产自高加索山地的有名的马。

那个军官向布特勒说话了。

“这是军事长官的住宅吗？”他用鞭子向那座屋子指着问道，从他那用词不变语尾和口音，看得出他不是俄罗斯人。

“就是这儿，”布特勒说道。

“这是谁？”布特勒问道，他走到军官跟前，用眼睛指着那缠头巾的人。

“这是哈吉穆拉特。他来这儿要在军事长官这儿住下。”军官说道。

布特勒听说过哈吉穆拉特，也听说过他投降俄国，但是绝未料到在这小小的要塞里见到他。

哈吉穆拉特和善地看着他。

“你好，科什科利德①，”他用他刚学会的鞑靼人问好的话说道。

“绍布尔②，”哈吉穆拉特点头答道。他催马走到布特勒跟前，把他那两个指头挂着马鞭的手伸给他。

“你是长官？”他说道。

“不是，长官在这儿，我去叫他，”布特勒对军官说道，一面走上台阶推门。

但是“正门”——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这样叫它——是闩住的。布特勒敲了敲门，没有人答应，兜一个圈子绕到后门进去。喊自己的勤务兵，也没有人答应，两个勤务兵连一个也找不到，他走进厨房。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扎着头巾，满脸通红，把袖子卷到白胖的胳膊上面，正把那跟她手膀一样白的和好的面切成小块准备包包子。

---

① 突厥语：欢迎。

② 突厥语：祝你健康。

“勤务兵到哪里去了？”布特勒说道。

“灌酒去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道。“您要干吗？”

“把大门打开；在您门前有一大队山民。哈吉穆拉特来了。”

“您真会胡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微笑着说。

“我不开玩笑。是真的。他们在门口站着呢。”

“真有这回事吗？”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

“我跟您扯什么谎。您去看看，他们在门口站着呢。”

“这真是想不到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放下袖子，抬手摸一摸她那粗大发辫上的卡子。“那么我就去叫醒伊万·马特维耶维奇。”她说。

“不，我自己去。喂，邦达连科，你去把门开开，”布特勒说。

“那好吧，”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道，又做起自己的活来。

伊万·马特维耶维奇得知哈吉穆拉特来到他这里，一点不觉得奇怪，因为他已经听说哈吉穆拉特到了格罗兹纳亚。他从床上坐了起来，拿出一支香烟捻一捻，点着它，开始穿衣裳，粗声粗气地咳嗽着，咕咕哝哝地埋怨长官给他送来“这个鬼东西”。穿好了衣裳，他叫勤务兵拿药来。勤务兵知道所谓药就是伏特加，就拿给他。

“再没有比同时喝几样酒更坏的了，”他咕哝着，一面喝伏特加，一面嚼黑面包。“昨天喝了奇希尔，头痛。好，准备好了，”他完了事就到客厅去，布特勒已经把哈吉穆拉特和陪他的军官领到那儿了。

送哈吉穆拉特的那个军官把左翼长官的命令交给伊万·马特维耶维奇，命令中指示他接待哈吉穆拉特，允许他通过密探和

山民发生联系，但除非有哥萨克跟随，不得让他走出要塞。

伊万·马特维耶维奇一面读公文，一面不断地向哈吉穆拉特注视，然后又伏在公文上研究起来。这样把眼睛从公文移到客人身上好几次，最后他把眼睛盯着哈吉穆拉特，说道：

“亚克希，贝克，亚克希①，让他住下来好了。告诉他说，有命令给我，不准放他出去。命令就是神圣。咱们把他安置在——布特勒，你看呢？——咱们把他安置在办公室里，行吗？”

布特勒还没来得及回答，从厨房里走来站在门口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对伊万·马特维耶维奇说：

“干么安置在办公室里？就安置在这里。咱们把客厅和储藏室腾给他们。好歹是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她说，向哈吉穆拉特看了看，遇见他的目光，连忙避开了。

“对了，我觉得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得对，”布特勒说。

“去，去，去，这儿没有你们娘儿们的事，”伊万·马特维耶维奇蹙着眉头说。

在整个谈话的时间，哈吉穆拉特坐在那里，手按着剑柄，微微露出轻蔑的微笑。他说，他住哪里都行。他所需要的和总司令准许他的一件事，就是同山民发生联系，因此他希望许可他们见他。伊万·马特维耶维奇说这办得到；在给客人拿吃的东西和准备房间的时候，他请布特勒陪他们坐一会儿，而他本人到办公室去写必要的公文和下必要的命令去了。

哈吉穆拉特对他这些新相识的态度，立刻就非常分明。对伊万·马特维耶维奇，哈吉穆拉特同他初次见面就感到一种厌

---

① 突厥语：好的，先生，好的。

恶和轻视，并且以后总是大模大样地对待他。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她给他做饭并给他拿饭，特别得他的欢心，他喜欢她的朴实、她那异民族所特有的美，并且喜欢她对他的一片好心，这片好心不自觉地感染了他。他竭力不看她，不同她说话，但是他的眼睛不由得转向她，注意她的动作。

而他同布特勒一见面就发生了好感，很高兴和他谈话，并且谈得很多，问他的生活和给他谈自己的生活，告诉他密探给他带来的关于他的家属情况的消息，甚至同他商量他应当怎样办。

密探给他的消息是不好的。他在要塞住的四天之内，他们去他那里两次，而两次的消息都是坏的。

十九

哈吉穆拉特投奔俄国人不久，他的家属便被送到韦杰诺村，监禁在那里等候沙米尔的决定。女人们——老太太帕蒂玛特，哈吉穆拉特的两个妻子，此外还有两个妻子的五个幼子，都在百人队队长易卜拉欣·拉希德家里看守着，而哈吉穆拉特的长子优素福，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坐在牢里。所谓牢，就是一俄丈多深的大坑，这里还有四个犯人和他一样在等待着决定自己的命运。

决定暂时还做不出，因为沙米尔不在家。他出兵打俄国人去了。

一八五二年一月六日，沙米尔在跟俄国人打了一仗后，回到韦杰诺村，这次战役，俄国人认为沙米尔被打垮，逃回了韦杰诺村；而他和所有穆里德则认为大获全胜，把俄国人赶走了。在这次战役中，发生一件极少有的事：沙米尔亲自用步枪射击，并且

抽出长刀准备策马向俄国人冲去，但跟随他的穆里德拦住了他。有两个就在沙米尔身旁被打死了。

中午时分，沙米尔回到自己的驻地，一群穆里德在他周围表演马术，用步枪和手枪射击，不停地唱着："拉　伊利亚哈　伊利阿拉。"

韦杰诺这座大村镇上全体民众都站在街上和屋顶上迎接自己的统治者，放步枪和手枪表示庆祝。沙米尔骑一匹阿拉伯种白马，快到家的时候，它快乐地甩动着缰绳。马的装备是最普通的，没有金银的装饰品：中线有一条沟的红色皮缰绳，杯状的金属马镫，以及由鞍子下面露出的红色褥垫。伊玛姆穿着一件栗色呢面的皮袍，黑色皮毛露在脖颈和袖口外边，在那又细又长的腰间束着挂短剑的黑皮带；头戴一顶缠着白头巾的黑穗平顶高皮帽，头巾的末端搭在颈后；脚穿一双绿色布鞋，小腿打着普通线绳沿边的黑色裹腿。

在伊玛姆身上根本没有什么辉煌的、金或银的装饰品，但他那高大挺拔的雄伟身材，朴质无华的衣着，他周围那些服装和武器都是镶金带银的穆里德，这些都引起他愿意和善于在人民中引起的伟大印象。他那苍白的、赤色短须镶着面颊的、眼睛经常眯缝着的面孔，石像似的一动不动。经过村镇时，他感到数千只眼睛射到他身上，可是他对谁也不瞧一眼。哈吉穆拉特的妻妾带着孩子们也跟同院的居民们一起到游廊上看伊玛姆的到来。只有哈吉穆拉特的母亲帕蒂玛特老太太没有出来，独自留在家里，她象平时那样，披散着白发，两只长长的胳膊抱着瘦削的膝盖坐在土屋的地上，她那火辣辣的黑眼睛不住地眨巴着，望着壁炉里快要熄灭的树枝。她同她的儿子一样，从来都是憎恨沙米尔的，现在憎恨得更厉害，所以不想看见他。

没有看见隆重地欢迎沙米尔到达的还有哈吉穆拉特的儿子。他只能从又黑又臭的深坑里听到枪声和歌声，心里很痛苦，这种痛苦心情只有失去自由的充满了生命力的青年人才能体会到。坐在恶臭的牢坑里，总是看见那几个同他一块儿囚禁起来的、不幸的、肮脏的、憔悴的、多半是互相仇视的人们，他现在对那些享受着空气、阳光、自由，骑着烈马在伊玛姆周围表演马术、放枪、一齐唱着“拉　伊利亚哈　伊利　阿拉”的人们羡慕得要命。

穿过村镇，沙米尔进入一座通到沙米尔的内宫的大院子。两个武装的列兹金人在第一座院子敞开的大门口迎着沙米尔。这个院子挤满了人。这里有因事来自远地的，有请愿的，有被沙米尔本人召来审判案件的。当沙米尔进来时，所有院子里的人都站了起来，双手贴在胸前向伊玛姆致敬。有几个跪了下来，一直到沙米尔由前几道大门经过院子到了后几道大门才站起来。虽然沙米尔知道在这些等候的人们中间，有许多他所讨厌的人和许多要求照顾的无味的请愿者，但他面孔仍然象石像似地从他们中间穿过，进到里院，在一进大门左手住宅的游廊旁，就下了马。

这次出征是紧张的，这种紧张与其说是体力的，勿宁说是精神的，因为沙米尔虽然公开承认出征是胜利的，实际上他知道他这次出征是失败的，许多车臣人的村庄被烧光、被破坏，变化无常的、轻率的车臣人动摇了，有些离俄国人最近的已经准备归降。这一切都是令人心头沉重的，应当采取对策，但此刻沙米尔什么都不愿做，什么都不愿想。他现在只想一件事：能够见到他最爱的娇妾——一个黑眼睛的、腿脚敏捷的、十八岁的基斯京[1]

① 基斯京是高加索少数民族之一。

姑娘阿米涅特，在家庭的温暖中得到休息和陶醉。

然而不仅要想看见阿米涅特不可能——她就在内院这堵隔开妻妾住宅和男人住宅的垣墙后面（沙米尔相信就在他现在下马的当儿，阿米涅特和其他的妻妾们正由墙缝里看他），不唯不能到她那儿去，而且连随意躺在鸭绒褥垫上歇歇乏儿都不可能。首先要做午祷，他现在对这一点儿心情都没有，但由于他处在人民的宗教领袖的地位，不履行它不但不可能，而且祈祷对他本人已经象每天吃饭一样必需了。于是他就去沐浴和祈祷。做完了祈祷，他便把等候他的人叫来。

第一个进来见他的是他的岳父和老师贾迈勒—埃丁，一个身材高大、仪表堂堂、须发白得象雪一样、脸膛红润的老人，他祷告过真主后，就问起沙米尔出征的经过和讲述当他不在时山里所发生的事件。

除了各种事件——报血仇的暗杀案、偷窃牲畜案、犯吸烟喝酒不守教规案，贾迈勒—埃丁还报告了哈吉穆拉特曾派人来想把他的家属接到俄国人那里，但这件事被发觉了，现在他全家都送到韦杰诺监禁起来，等待教主决定。隔壁客室里聚着许多老者，就是准备审议这些案件的，贾迈勒—埃丁向沙米尔建议，就在今日把事办完就让他们回去，因为他们已经等了他三天了。

沙米尔在自己房里吃午饭——午饭是一个尖鼻子、黑头发、面孔令人不愉快的、不得他宠爱的大夫人扎伊杰特送来的。吃过饭，沙米尔便到客室里去了。

组成他的谋臣会议的六个老人，胡须有银白的、花白的和赤红的，有缠头巾的和没缠头巾的，有戴着高皮帽和穿着新袍子和束腰无领袍的，有腰束皮带佩剑的，——都站起来迎着他。沙米尔比他们所有的人都高出一个头。他们每个人都象他那样，手

掌朝上举起，闭上眼睛，念过祷词，然后两手抹脸，抹到胡须末端就合起掌来。做完了后，大家坐下，沙米尔坐在中央的较高的坐垫上，于是开始讨论当前所有的案件。

对罪犯依照《沙里亚特法典》① 做出了判决：两个盗窃犯被判剁掉一只手，一个杀人犯被判砍头，三个赦免。然后开始讨论重要的事项：关于防止车臣人归降俄国人的措施。为了反对这种归降，贾迈勒—埃丁拟好了一张告示：

> 愿万能的真主赐你们世世代代平安。我听说俄国人怀柔你们，号召你们归降。不要相信他们，不要归降，要忍耐。倘若这样，此生不得善报，来世一定能得善报的。想一想吧，从前俄国人没收了你们的武器，那是怎样的光景呀。当时倘不是我教导你们，真主呵，在一八四〇年你们就已经被拉去当兵了，你们手中拿的将不是剑而是刺刀了，你们的妻女都没有裤子可穿而且受辱了。以过去判断未来吧。宁愿与俄国人为敌而死，不愿无信仰而生。忍耐一下，我就要带着《古兰经》和剑到你们那儿去领你们去打俄国人。我现在严令你们不唯不准有归降俄国人的企图，而且不准有这种意念。

沙米尔赞同他的告示，签了字，决定把它分发到各地。

在办完这些事之后，便是讨论哈吉穆拉特事件。这事件对沙米尔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他不愿承认这一点，但他知道，如果他有哈吉穆拉特，以其灵活、大胆和勇敢，车臣尼亚是不会遭到现在这种情况的。同哈吉穆拉特讲和，再利用他效劳，当然是好的；即使这个办不到，也不能让他帮助俄国人。因此，无论如何要把他叫来，叫来后再结果了他。达到这目的的方法，不是暗中派人到梯弗利斯就地刺死他，就是把他弄来这里杀了他。而达

---

① 《沙里亚特法典》是根据《古兰经》及其他伊斯兰教圣书编纂的民法。

到这目的的手段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家属，尤其是他的儿子，沙米尔知道哈吉穆拉特非常喜爱他。因此必须通过儿子来办这事。

当谋臣们商谈这件事时，沙米尔闭着眼睛默坐。

谋臣们知道，这是表示他现在在倾听指示他应当怎样做的预言者的声音。经过五分钟的庄严沉默，沙米尔睁开了眼睛，但是眯缝得更细了，说道：

“把哈吉穆拉特的儿子带上来。”

“他就在这里，”贾迈勒—埃丁说道。

果然，哈吉穆拉特的儿子优素福，——一个身材细瘦、面色苍白、衣衫破烂而且发臭、然而体格和面孔依然俊秀、一双黑眼睛同祖母帕蒂玛特的一样火辣辣的青年，——已经站在前院门口听候传问了。

优素福并没有父亲对沙米尔的那种敌意。他不知道过去一切经过，或者知道，但是没有亲身体验过，所以他不了解他父亲为什么这样顽强地同沙米尔敌对。他唯一的愿望就是继续过那轻松愉快的生活，就象他当州长的儿子的时候在洪扎所过的日子，所以觉得同沙米尔敌对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同父亲相对抗而且相矛盾，他特别喜欢沙米尔，而且对他怀着那在山中很普遍的狂热的崇拜。他现在带着特别敬仰的战栗情感走进客厅见伊玛姆，他在门口停下，迎见沙米尔顽强而眯缝的目光。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沙米尔跟前，吻了吻他那手指长长的白白的大手。

“你是哈吉穆拉特的儿子吗？”

“是的，伊玛姆。”

“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吗？”

“知道，伊玛姆，我对这很惋惜。”

“你会写字吗？”

“我是准备将来当阿訇的。”

“那好了，你给你的父亲写封信，假使他在巴兰节[1]前回到这里来，我原谅他，一切都照旧。如其不然，他仍留在俄国人那里的话，那么，”沙米尔皱起令人可怖的眉头，“我把你的祖母、你的母亲送到各村庄去当奴婢，把你的头砍掉。”

优素福脸上的肌肉没有丝毫的颤动，他低下头表示已经明白沙米尔的话。

“照这样写好了交给我的信差。”

沙米尔开始沉默，向优素福看了很久。

“你告诉他，我可怜你，不杀你，可是得把眼睛挖掉，就象我对待一切叛徒那样。去吧。”

优素福在沙米尔面前还保持着镇静，但人们把他由客厅里领出后，他冲着领他的那人扑去，从他刀鞘里拔出短剑，想拿它自杀，但人们抓着了他的双手，把他绑起来，又带回牢坑里去了。

这天晚上，沙米尔做完了晚祷，黄昏时分，他穿上白皮袍，穿过垣墙进入他的妻妾住的那进院子，向阿米涅特的住室走去。但阿米涅特不在那里，她到长夫人们那里去了。沙米尔竭力不使人瞧见，进到屋里等她。然而阿米涅特却在生沙米尔的气，因为他没有把绸料子送给她，而送给了扎伊杰特。她看见他从她的房里走出来又走进去找她，而她有意不回去。她在扎伊杰特房门口站了很久，静静地笑着，望着沙米尔白色的身影时而进去，

---

① 巴兰节是伊斯兰教最大的节日。

时而从她的屋子出来。枉费工夫等了她很久，沙米尔回到自己的屋里，已经快到午夜祈祷的时候了。

二十

哈吉穆拉特在要塞里伊万·马特维耶维奇家里已经住了一个星期了。虽然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同毛发蓬蓬的哈涅菲吵过架(哈吉穆拉特只带来两个人——哈涅菲和埃尔达尔)，并且有一次把他从厨房里推出来，为这件事他几乎把她杀死，可是她对哈吉穆拉特显然怀有特别的好感、尊敬和同情。她现在已经不给他送饭，把这件事让给埃尔达尔去做，但一有机会就去看他，向他讨好。她积极地参与营救他的家属的商讨，她知道他有几个妻子、几个小孩、多大年岁，并且每次密探来过之后，她都找人详细地询问商讨的结果。

在这一星期，布特勒同哈吉穆拉特完全成为好朋友了。有时哈吉穆拉特到他屋里去，有时布特勒来找他。有时他们通过翻译员谈话，有时用他们自己的方法，用手势、主要的用微笑谈话。显然，哈吉穆拉特很喜欢布特勒。这由埃尔达尔对布特勒的态度可以看出来。当布特勒走进哈吉穆拉特的房间时，埃尔达尔高兴地露出他那雪白的牙齿笑着迎接布特勒，连忙放好垫子让他坐，如果他身上佩着长刀，就给他摘下来。

布特勒同毛发蓬蓬的哈涅菲，——哈吉穆拉特的结义兄弟——也混熟了，并且很合得来。哈涅菲知道许多山中民歌，也唱得挺好。哈吉穆拉特为了使布特勒喜欢，把哈涅菲叫来，叫他唱那他认为最好的民歌。哈涅菲的嗓子是洪亮的男高音，他唱得异常清晰而富于表情。其中有一支歌是哈吉穆拉特最欢喜

的，它那庄严而忧郁的旋律使布特勒感动。布特勒请翻译员把歌的内容译述出来，他把歌词抄下来。

这支歌是唱报血仇的事，——就是哈涅菲和哈吉穆拉特之间所发生的事。

歌词是这样的：

我坟上的湿土干了，我的亲娘啊，你也就忘了我！坟头上长满了青草，我的老爹啊，那青草也就埋没了你的悲伤。我的姐姐眼泪干了的时候，悲伤也就从她的心头飞走了。

但是你，我的大哥，在没有替我的死报仇之前，可别忘了我。我的二哥，在你没有跟我躺在一块之前，也不要忘了我。

枪弹，你激烈，你夺去人的生命，但当我忠实奴仆的不也是你吗？黑色的土地呀，你埋葬我，但受我的马蹄践踏的不也是你吗？死亡，你冰冷，但我是你的主人。土地拿去我的躯壳，而上天却接收了我的灵魂。

哈吉穆拉特总是闭着眼睛听这支歌，当歌声以延长的渐渐低下去的音调煞尾时，他总是用俄国话说：

“好歌，聪明的歌。”

山民生活那种独特的、有力的诗情画意，由于哈吉穆拉特的来到，和跟他以及跟他的穆里德的接近，更使布特勒神往。他给自己制了一套长袍、束腰无领袍、裹腿，他似乎觉得他自己就是山民，并且过着山民的生活了。

哈吉穆拉特临行的那一天，伊万·马特维耶维奇请了几个军官来给他饯行。军官们有的坐在茶桌旁，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给他们斟茶，有的坐在摆着伏特加、奇希尔和冷菜的桌

子旁，这时哈吉穆拉特穿着旅行的服装，踏着轻快的步子，跛着脚走进了屋子。

大家站起来一一同他握手问好。伊万·马特维耶维奇请他坐长沙发，但他谢了谢，在靠窗户的椅子上落了坐。他进来后那一阵沉默，显然丝毫没有使他不安，他注意地环视大家的面孔，最后把那冷淡的眼神停在摆着茶炊和冷菜的桌子上。有一个名叫彼得罗夫斯基的活泼的军官，他是初次看见哈吉穆拉特，通过翻译员问他喜不喜欢梯弗利斯。

“嗳呀，”他说。

“他说，是的，”翻译员回答道。

“那么他喜欢什么呢？”

哈吉穆拉特回答了一句话。

“他最喜欢剧院。”

“总司令家里的舞会他喜欢吗？”

哈吉穆拉特皱紧了眉头。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我们那儿的女人不兴这样穿戴，”他看了看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道。

“怎么，他不喜欢吗？”

“我们那儿有一句俗话，”他对翻译员说，“狗请骡子吃肉，骡子请狗吃草，两下里都落个饿肚子。”他微微一笑，“每个民族都觉得自己的风俗是好的。”

谈话没有继续下去。军官们有的开始喝茶，有的开始吃菜。哈吉穆拉特拿过那杯请他喝的茶放在面前。

“要什么？奶油？白面包？”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一面递给他一面说道。

哈吉穆拉特把头低了一下表示谢谢。

“怎么样，咱们要分别了!”布特勒说道，碰一碰他的膝盖。“咱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呢?”

“别了！别了，”哈吉穆拉特微笑着用俄国话说道。“布特勒库纳克。你真是个好库纳克，到时候了，我要走了，”他说道，他的头象是对那要去的方向摆动一下。

在房门口出现了埃尔达尔，他的肩膀搭着一件又大又白的东西，手里拿着一把长剑。哈吉穆拉特招呼他进来，埃尔达尔大踏步地走到哈吉穆拉特面前，把白斗篷和长剑交给他。哈吉穆拉特站起来，拿着斗篷，把它挪到另一只手里，递给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对翻译员说了几句话。

“他说，——你夸奖这件斗篷，所以送给你。”

“这是为什么?”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红了红脸，说道。

“这是应当的。我们的风俗是这样，”哈吉穆拉特说道。

“好的，谢谢你，”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把斗篷收下。“上帝保佑您把儿子救出来。真是好人儿，”她又添上一句。“请您转达他，我祝他救出家属。”

哈吉穆拉特看了看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赞许地点了点头。然后他从埃尔达尔手中拿过长剑递给伊万·马特维耶维奇。伊万·马特维耶维奇把长剑收下，对翻译员说道：

“你给他说，让他把我那匹枣红色的阉马牵去，再没有更多的东西送他了。”

哈吉穆拉特在脸前摆摆手，表示他什么都不需要，不收这匹马，然后他指一指山和自己的心，便向门口走去。大家都跟在后面送他。留在屋里的军官把剑拔出来，细细看那剑刃，判定这是真正的古尔达宝刀①。

---

① 古尔达宝刀是一种高加索产的名贵古剑。

布特勒同哈吉穆拉特一块儿走到门前的台阶，在这里忽然发生一件谁也没料到的事，几乎把哈吉穆拉特的命送掉，如果不是他的机警、坚决和敏捷的话。

库梅克人的村庄塔什-基丘的居民对哈吉穆拉特非常景仰，他们来要塞许多次，只为了要看一看这位有名的州长，在哈吉穆拉特临行的前三天，他们派使者来请他星期五到他们寺院里去。而住在塔什-基丘村的库梅克王爷们却仇恨哈吉穆拉特，和他有血仇，他们知道这件事后，对人民宣布他们不让哈吉穆拉特进寺院，民众骚动起来，于是民众和王爷的拥护者发生了械斗。俄国的长官把山民平息下去，并派人告诉哈吉穆拉特不要到寺院去。哈吉穆拉特没有去，大家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当哈吉穆拉特走到台阶上，马匹在大门口站着，就在这要出发的一刻，有一位布特勒和伊万·马特维耶维奇的熟人库梅克王爷阿尔斯兰汗骑马到伊万·马特维耶维奇的家里来。

他一见哈吉穆拉特，便从腰里拔出手枪向着哈吉穆拉特瞄准，但是阿尔斯兰汗还没来得及射击，哈吉穆拉特虽然跛脚，但却象猫似的迅速地下了台阶向阿尔斯兰汗扑过去。阿尔斯兰汗放了一枪，但没有打中。哈吉穆拉特跑到他跟前，一只手抓住他的马缰绳，另一只手拔出短剑，用鞑靼话叫了一声。

同一时刻，布特勒和埃尔达尔也跑到那一对仇人跟前，抓住了他们两个人的手。伊万·马特维耶维奇听见枪声也出来了。

“你这是怎么啦，阿尔斯兰汗，在我家门口就干起这勾当来了！”他得知是怎么回事之后，说道。“这是不好的，兄弟。在野外听你们的便，干吗想起在我这里杀人。”

阿尔斯兰汗，一个留黑髭须的小个子，满脸苍白，浑身发抖，下了马，恶毒地瞅一瞅哈吉穆拉特，便同伊万·马特维耶维奇到

家里去，哈吉穆拉特回到马跟前，沉重地喘着气，微笑着。

“他为什么想杀他？”布特勒问道。

“他说，我们的法律是这样，”翻译员转达哈吉穆拉特的话。“阿尔斯兰汗必须向他报血仇！所以他想杀他。”

“如果他在路上追上你呢？”布特勒问道。

哈吉穆拉特微笑了一下。

“那有什么，如果他杀死我，那是真主的意思。好的，分别了，”他又用俄国话说道，抓住马鬃，用眼睛扫视所有送行的人，他的视线亲切地停在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身上。

“别了，大嫂，”他对她说道，“谢谢你。”

“上帝保佑您，上帝保佑您把家属救出来，”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重复地说道。他不懂得话，但是懂得她对他的同情，向她点了点头。

“记着，不要忘掉库纳克，”布特勒说道。

“你告诉他，我是他忠实的朋友，我永远忘不了他，”他通过翻译员回答道。别看他的腿弯曲，他刚碰到马镫，身子轻快地一翻，就坐到高高的马鞍上，用习惯的动作摸一摸手枪，整好长刀，带着山民骑在马身上所特有的骄傲而且威武的神气，离开伊万·马特维耶维奇的家走了。哈涅菲和埃尔达尔也骑上马，和蔼地同主人和军官们告辞，小跑着赶上他们的穆里师德。

象通常一样，大家谈论起离别的人。

“真是好汉！”

“象狼似的向阿尔斯兰汗扑过去，脸色全变了。”

“他吹牛。他一定是个大骗子，”彼得罗夫斯基说道。

“上帝保佑，俄国能多有些这样的骗子就好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忽然气愤地插嘴说道。“在我们这儿住了一个星

期，除了看见他的好处外，别的什么都没看见，又和气，又聪明，又公道。”

“为什么这一切您都会知道呢。”

“我当然知道。”

“她爱上他了吧？”走进来的伊万·马特维耶维奇说道。“一定是这么回事。”

“就是爱上了又怎么样。干你们什么事。难道因为他是好人就说他坏话吗？他是鞑靼人，然而是好人。”

“对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布特勒说道。“您辩护得好极了。”

二十一

车臣尼亚线前沿要塞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从那时起，山民曾来骚扰过两次；这两次曾出动了几连人以及哥萨克骑兵和民团，但是两次都没有把山民截住。他们有一次跑到沃兹德维任斯克要塞，从饮马的地方赶走哥萨克的八匹马，并且打死一个哥萨克。从最近那次捣毁那个村庄之后，没有再作袭击。因为左翼任命了新的长官巴里亚京斯基公爵①，正在等待着对大车臣尼亚来一次大规模的远征。

巴里亚京斯基公爵是皇太子的朋友，卡巴尔金团的前任团长，现在是整个左翼的长官。他来到格罗兹纳亚之后，立刻召集部队，继续执行切尔内绍夫写给沃龙佐夫的皇上的计划。在沃兹德维任斯克要塞集中的部队，从要塞里进入库林团方面的阵地。

① 巴里亚京斯基公爵（1814—1879），将军，曾参加高加索战争。一八五六年起任高加索总督。

队伍驻在那儿砍伐森林。

小沃龙佐夫住在一座富丽堂皇的呢绒帐篷里面，他的妻子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常到团部来，并且常留下过夜。巴里亚京斯基同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的关系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她一到营地，就得派夜间斥候，所以非宫廷的军官和士兵都粗鲁地骂她。通常山民总是把大炮偷偷移近，并向营地放射炮弹。这些炮弹多半是射不中的，因此平时对这种射击则不采取任何防御措施；可是为要使山民不能移近大炮和惊吓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所以派出斥候。为使贵妇人不致受惊而每夜去做斥候是屈辱的、可厌的，所以那些士兵和不参加上流社会的军官们用一些不好听的字眼说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的闲话。

布特勒也从他的要塞请假到这部队来了，想瞧一瞧聚在这儿的贵胄军官学校的同学和在库林团团部当过传令官和副官的老同事。他刚到的头几天非常快乐。他在波尔托拉茨基帐篷里落脚，在那里他看见许多快乐地欢迎他的熟人。他还到沃龙佐夫那里去，他们有一点认识，因为有一个时期同在一个团里服务过。沃龙佐夫很亲切地招待他，介绍他跟巴里亚京斯基公爵认识，请他参加他给前任左翼长官科兹洛夫斯基将军饯行的宴会。

筵席是豪华的。运来了六个帐篷，并排地扎下。放着食具和酒瓶的餐桌摆得同这些帐篷一样长。一切都象是彼得堡近卫军的生活样式。两点钟入席。在桌子中间坐着的：一边是科兹洛夫斯基，一边是巴里亚京斯基。科兹洛夫斯基的右边坐着沃龙佐夫，左边坐着沃龙佐夫的太太。其余两边坐的统统是卡巴尔金和库林两个团的军官。布特勒坐在波尔托拉茨基的旁边，两个人快活地谈着，和邻座的军官们喝酒。当筵席进行到酒酣耳热的时候，勤务兵开始给每人斟上一杯香槟酒。波尔托拉茨

基带着由衷的恐惧和遗憾对布特勒说：

“我们的‘这个这个’要出丑哪。”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讲话啊。他怎么能讲话呢？”

“是啊，兄弟，这可不象冒着弹雨冲锋陷阵那样容易。况且他身边坐着一位太太，又有这班宫廷的贵族们。的确，看他那副相就叫人可怜，”军官们彼此谈论着。

于是隆重的时刻来到了。巴里亚京斯基站起来，举起酒杯，对科兹洛夫斯基简短地说了几句话。巴里亚京斯基说完了，科兹洛夫斯基站起来，用相当生硬的嗓音开始说道：

“遵照至高无上陛下的意志，这个，我要离开你们走了，与你们分别了，诸位军官们，”他说道。“但是请你们算作我，这个这个，还是常常同你们一起……诸位，这个这个，有一个真理是你们知道的——孤掌难鸣。因此，这个，我在职的时候，这个，有对一切人的嘉奖，这个，和责罚，都是用皇帝陛下的伟大的博爱，这个，用我的地位，这个，用名誉，用一切一切坚决的，这个，……”说到这里他的声音颤抖了，“我对你们一切的人，我亲爱的朋友们，这个这个，我都非常承情！”忽然他那皱纹迭迭的脸皱得更厉害了。他抽咽起来，泪水涌到眼睛里。“我以全心全意向你们，这个，致忠心的、诚恳的感激……”

科兹洛夫斯基不能再说下去了，开始拥抱那向他走来的军官们。所有的人都被感动了。公爵夫人用手帕蒙着脸。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公爵歪扭着嘴，不住地眨眼睛。许多军官也都流了泪。对科兹洛夫斯基很少认识的布特勒也忍不住流泪。所有这一切都使他非常欢喜。然后，为巴里亚京斯基、为沃龙佐夫、为军官们、为士兵们都干了杯，客人们离席时，一来因为饮酒，一来因

为他们所特别嗜好的军营的狂欢，都醉醺醺的了。

天气晴丽，阳光普照，没有一点儿风，新鲜的空气，使人精神振奋。四面八方都是毕毕剥剥的篝火和歌声。所有的人都象是在欢度节日。布特勒怀着最幸福的激动的心情回到波尔托拉茨基那里。波尔托拉茨基那儿聚集了几个军官，拉开牌桌，一个副官以一百卢布为底当庄家。布特勒两次从帐篷里走出来，手在裤兜里捏着钱包，但是，最后却忍不住了，不管对自己和朋友们曾许下不再赌博的诺言，又押起注来。

不到一个钟头，布特勒便满脸通红，满头大汗，一身的粉笔屑，两只肘倚着桌子坐着，在折皱的牌角底下画他的赌注码子。他输得那么多，他简直不敢计算登记下来的欠款数目。不用计算他也清楚，即使把他所能预支的全部薪金，再把他那匹马也折成价来还帐，仍然清偿不了他欠那个不认识的副官的赌债。他还想赌下去，但是那个副官带着严冷的面孔，用他那白净的双手把牌放下来，开始计算那一纵列用粉笔写的布特勒的帐目。布特勒狼狈地请求原谅，因为他不能即刻付清他所输的全部，他说他从家里派人送来，当他说这话时，他注意到所有的人都怜悯他，并且所有的人，甚至波尔托拉茨基都避开他的视线。这是他最后的一晚。只要他不赌博，而是到人们邀他去的沃龙佐夫那里，“一切都会是好的，”他想道。现在不但不好，简直可怕。

跟同事和熟人告辞后，他回家去了。到家后，立刻躺下睡觉，象一般人通常在输了钱之后睡觉一样，他一连睡了十八个小时。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从他问她要半个卢布打发送他来的哥萨克的酒钱，从他忧郁的神情和简短的回答，明白他输了钱，于是她责备伊万·马特维耶维奇不该放他出去。

第二天，布特勒在十二点钟醒来，想起自己的境况，本想再

沉入那刚由其中醒过来的忘却中，但是不可能。应当想办法偿还他所欠那个不认识者的四百七十卢布。一个办法是给他哥哥去信，忏悔自己的罪过，恳求他最后一次寄给他五百卢布，这笔钱算在那仍是他们共同所有的磨坊帐内。其次他写信给他的一位吝啬的女亲戚，请求她借给他五百卢布，利息多少听她的便。再其次到伊万·马特维耶维奇那里，因为他知道他有钱，或者不如说是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有钱，请求她借给他五百卢布。

"我是没有问题的，"伊万·马特维耶维奇说道，"马上就可以给你，可是玛什卡不肯。她们这些女人们都是些吝啬鬼，鬼晓得她们。然而无论如何得想个办法。不知道随军食品商那个鬼东西有没有？"

向随军食品商借钱是用不着去碰钉子的。这样一来，布特勒的救星只有哥哥或者那位吝啬的女亲戚了。

二十二

哈吉穆拉特在车臣尼亚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又回到梯弗利斯，每天去见沃龙佐夫，他在被接见时，总是恳求他召集俘虏的山民，用他们换出他的家属。他再三地说，不然他是被束缚着的，不能如愿地给俄国人服务和消灭沙米尔。沃龙佐夫含含糊糊地答应他尽力去办，但总是拖延，说是等阿尔古京斯基将军来梯弗利斯时，同他商量一下再作决定。于是哈吉穆拉特请求沃龙佐夫准许他暂时到南高加索一个不大的努哈城小住；他认为在那里同沙米尔和同忠实于他的人谈判他的家属问题比较方便。除此以外，在这个伊斯兰教的努哈城中有清真寺，在那里他执行伊斯兰教规所要求的祷告更方便些。沃龙佐夫一方面把这

件事情报告到彼得堡，一方面终于准许了哈吉穆拉特到努哈城去住。

对于沃龙佐夫，对于彼得堡当局，以及对于知道哈吉穆拉特历史的大多数俄国人，这个故事或者被看作高加索战事好转的关头，或者被看作一件普通的趣闻；而对于哈吉穆拉特，尤其最近，这是他生活中可怕的转变。他由山里逃出，一半是救自己，一半是因为对沙米尔的仇恨，尽管这次脱逃多么困难，但他已经达到了目的，在开头的时候，他的成功使他高兴，他也的确考虑过进攻沙米尔的计划。他以为很容易就可以把他的家属救出，但事实上比他所想的要困难得多。沙米尔捉住他的家属当俘虏，宣称把女人们送到各村充当奴婢，杀死或者挖掉儿子的眼睛。现在哈吉穆拉特迁到努哈，希望通过他在达吉斯坦的信徒，用计策或者用武力把家眷从沙米尔手里劫走。最近有一个密探到努哈他那里，通知他说，效忠他的阿瓦里亚人准备劫夺他的家眷，并且同家眷一起投奔俄国人，但是肯做这件事的人太少，他们决定不在监禁家眷的地方韦杰诺下手，只有等家眷从韦杰诺解到别处时才能下手。他们答应在半路上完成这件事。哈吉穆拉特吩咐告诉他的朋友们说，他答应悬赏三千卢布营救他的家属。

在努哈，分配给哈吉穆拉特一所五间房屋的不大住宅，离寺院和汗的宫廷不远。此外还有跟随他的军官，翻译员和他的卫兵也住在这儿。哈吉穆拉特的生活除了等待和接见来自山中的密探，就是在四郊骑马游玩——这是得到批准的。

四月八日，哈吉穆拉特郊游归来，听说当他不在时，从梯弗利斯沃龙佐夫那里来了一个官吏。虽然哈吉穆拉特满心想知道这位官吏给他带来什么消息，但在没到那监督官和官吏等待他

的房间之前，仍然先到自己房间做午祷。祷告完毕，他便到那当作会客室和接见室的房间去了。那位从梯弗利斯来的矮矮胖胖的五品文官基里洛夫把沃龙佐夫的意思转达哈吉穆拉特，要他在十二日前到梯弗利斯同阿尔古京斯基见面。

"亚克希，"哈吉穆拉特生气地说道。

他不欢喜这个官吏基里洛夫。

"钱带来了吗？"

"带来了，"基里洛夫说。

"现在一共两个星期，"哈吉穆拉特说道，伸出十个指头，然后再伸出四个。"拿来。"

"马上就给你，"官吏说，由他的旅行袋里拿出钱包，"他要钱做什么用？"他用俄国话对监督官说，以为哈吉穆拉特听不懂，但是哈吉穆拉特是懂得的，他生气地向基里洛夫瞅了一眼。基里洛夫一面取钱，一面想同哈吉穆拉特谈一谈，回去好有话向沃龙佐夫报告，通过翻译员问他在此地闷不闷。哈吉穆拉特斜着眼向这位穿着便衣不带武器的矮小的胖子轻蔑地看了一眼，什么也没有回答。翻译员又把问题重述一遍。

"你告诉他，我不愿意同他说话，让他给钱好了。"

说了这话后，哈吉穆拉特又坐到桌子旁准备数钱。

基里洛夫把金卢布拿出来，每十个金卢布一柱，叠成七柱（哈吉穆拉特每天应得五个金卢布），就把它们推到哈吉穆拉特面前。哈吉穆拉特把这些金卢布装进束腰无领袍的袖筒里，站了起来，他完全出人意外地朝着这位五品文官的秃头拍了一巴掌，就往外走。五品文官跳将前去，吩咐翻译员给他说，他胆敢这样做是不应当的，因为他是上校阶级，那个监督官也是这样附和地说，哈吉穆拉特点点头表示他懂得，就从屋子里走出去了。

“对他简直没有办法，”监督官说。“只有用小刀子一戳，就完事大吉。同这些虫豸们没有理可讲，我看他要发疯了。”

天刚黑，从山里来了两个用风帽把头包到眉毛下的密探。监督官领他们到房里去见哈吉穆拉特。一个密探是面皮黝黑、身躯肥胖的塔夫林人，另一个是瘦瘦的老头。他们带来的消息是使哈吉穆拉特不快乐的。那些答应搭救他的家属的朋友们，现在干脆拒绝了，因为沙米尔用最可怕的极刑恫吓那些帮助哈吉穆拉特的人。听完密探的讲述，哈吉穆拉特两肘倚在盘着的腿上，垂下戴着皮帽子的头，沉默了很久。哈吉穆拉特在想，坚决地想。他知道，现在是最后一次思索了，必须想出一个办法。哈吉穆拉特抬起头来，拿出两个金卢布，每个密探给一个，说道：

“你们去吧。”

“有什么回话吗？”

“回话要看真主的旨意了。你们去吧。”

密探站起来走了，哈吉穆拉特两肘倚在膝上，继续在地毯上坐着。他这样坐着想了很久。

“怎么办呢？相信沙米尔，回到他那里去吗？”哈吉穆拉特想道，“他这个老狐狸会骗人的。即使他不骗人，服从他，服从这个红胡须骗子，也是不可能的。这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在我到过俄国人这儿以后，他已经不信任我了，”哈吉穆拉特想道。

于是他想起了塔夫林有一个关于鹰的童话：有只鹰曾被人捉住，在人间住了些时候，又回到山上自己人那里。但它是带着脚绊回去的，脚绊上还系着银铃。老鹰都不肯收留它。“你飞走吧，”它们说，“飞到人们给你带上银铃的地方去吧。我们没有银铃，也没有脚绊。”这只鹰舍不得离开故乡，便住了下来。但别的鹰不收留它，后来把它啄死了。

“他们也会这样啄死我的，”哈吉穆拉特想道。

“留在这里吗？替俄国沙皇征服高加索，挣得荣誉和高官厚禄吗？”

“这是可能的，”他想道，回忆起他同沃龙佐夫的会面和这位老公爵的甜言蜜语。

“应当马上决定，不然他会毁掉我的全家。”

哈吉穆拉特一夜没有睡觉，不断地在想。

二十三

快到午夜的时候，他的决定完成了。他决定逃回山上，同效忠他的阿瓦里亚人偷入韦杰诺，或是死，或是解救家属。他是不是带着家属回俄国人这里，或者跑到洪扎再同沙米尔战斗，——哈吉穆拉特没有决定。他只知道现在要从俄国人这里跑回山上。他于是马上着手实现这个决定。他从枕头下拿出一件黑布棉袄，向卫兵室走去。他们的住处要经过一条过道。当他刚走到敞着门的过道时，他感到一阵月夜露水的清凉沁人心脾，宅旁花园里有几只夜莺忽然同时啼叫起来，那清越婉转的歌声激荡人的耳鼓。

穿过过道，哈吉穆拉特推开卫兵的房门。房子里没有亮。只有上弦的新月从窗户照进来。桌子和两把椅子摆在旁边，四个卫兵都在地上铺着地毯和斗篷睡觉。哈涅菲在院子里同马匹一块儿睡。哈姆扎洛听见门声，站了起来，向哈吉穆拉特打量一下，认出是他，又躺下了。躺在近旁的埃尔达尔跳起身来，穿上棉袄，等待吩咐。库尔班和汗-马戈马还在睡觉。哈吉穆拉特把棉袄放在桌子上，棉袄里有一件硬的东西碰响了桌面。这是缝

在里面的金卢布。

“把这些也缝上，”哈吉穆拉特说道，把他白天收到的金卢布交给埃尔达尔。

埃尔达尔拿着金卢布立刻走到亮的地方，在短剑下面拿出一把小刀，开始拆棉袄的里子。哈姆扎洛起来盘着腿坐着。

“哈姆扎洛，你吩咐弟兄们检查步枪，手枪，准备弹药，明天我们要走远路，”哈吉穆拉特说道。

“火药有，子弹有，一切都会准备好的，”哈姆扎洛说道，接着咕哝着使人听不懂的话。

哈姆扎洛明白哈吉穆拉特为什么吩咐把枪都装上弹药。他从一开始，直到后来，越来越强烈地只希望一件事：尽可能地打死杀死这些俄国狗，快点跑回山上去。现在他看见哈吉穆拉特也愿意这样做，所以很高兴。

哈吉穆拉特走了后，哈姆扎洛叫醒了同伴们，四个人整夜地检查步枪、手枪、火门、燧石，换去坏火药，在药池里装上新火药，把裹着油布的装好定量火药的子弹塞进子弹囊里，磨快长刀和短剑，把刀刃涂上脂油。

黎明以前，哈吉穆拉特又到过道去取水洗脸。黎明前的夜莺比夜里叫得更响亮更频繁了。从卫兵屋里传来短剑在石头上磨得均匀的霍霍声。哈吉穆拉特从桶里舀了水，已经回到自己的房门前，这时在穆里德屋里除了磨刀声，还听见哈涅菲用细高的嗓音唱哈吉穆拉特所熟悉的一支歌，哈吉穆拉特停下来听他唱。

这支歌是讲骑手哈姆扎特同他的弟兄们从俄国人那边赶走一群白马。后来，一位俄国公爵在捷列克河畔追上他，无数的军队象森林似的把他包围起来。然后是唱哈姆扎特把马都杀了，

同他的弟兄们隐蔽在鲜血淋淋的死马后面，同俄国人一直战斗到枪膛里没有子弹，腰间没有佩剑，脉搏里没有血液为止。在临死的时候，哈姆扎特看见空中有几只飞鸟，他对它们喊道：

> 你们过路的候鸟呀，飞到我们的家中去吧，告诉我们的姊妹、母亲和那肌肤雪白的姑娘们说，我们全都为圣战牺牲了。告诉她们说，我们的尸体不会躺在坟墓里，只好任那贪婪的狼群把我们的骨头东拉西扯，啃得精光，还有那乌鸦啄我们的眼睛。

歌词用这几句话煞尾，唱完最后几句悲怆的旋律，接着是快乐的汗-马戈马的洪亮的声音，他在曲终高声唱着："拉　伊利亚哈　伊利　阿拉，"尖利的声音刺人肺腑。然后一切又沉寂了，只听见花园里夜莺的婉转啼叫，和门后时断时续的迅速而均匀的霍霍磨刀声。

哈吉穆拉特想出了神，不觉地把水壶拿得倾斜了，水流了出来。他对自己摇摇头，便进屋里去了。

做完了晨祷，检查了武器，哈吉穆拉特便在床上坐下。再没有什么要做的了。骑马出游得问过监督官。现在外面还黑着，监督官还在睡觉。

哈涅菲这个歌使他想起另外一支他母亲编的歌。这支歌讲的是真事——事情发生在哈吉穆拉特刚出生的时候，他母亲常常讲给他听。

歌词是这样的：

> 你的钢刀刺破我雪白的胸脯，可是我把我的孩子，我的小太阳，紧紧抱在怀里，用自己滚烫的鲜血洗净他，伤口不

用药石和草根就长好，我不怕死，我的小骑手长大也不怕死。

这歌词是唱给哈吉穆拉特的父亲听的，歌的意思是：哈吉穆拉特出生时，可敦也生下第二个儿子乌马汗，她要哈吉穆拉特的母亲去做她大儿子阿布努察尔汗的奶母。但帕蒂玛特不愿丢开自己的儿子，她说她不去。哈吉穆拉特的父亲生气了，命令她去。她又拒绝了，他就用短剑刺她，假如不是有人拉开的话，会把她刺死的。她就这样没有离开他，把他养大了，她为这件事编了一支歌。

哈吉穆拉特想起他的母亲，当她把他放在身旁，盖着皮袄，在屋顶上睡觉时，便唱这支歌给他听，他常常要她把肋部的伤痕给他看。他的母亲栩栩如生的在他眼前出现——不是现在他离开她时的样子：满脸皱纹、雪白的头发和稀疏的牙齿，而是又年轻又漂亮，而且是那样强健有力，当他已经五岁，身体相当沉重的时候，她用箩筐背着他翻山越岭到外祖父家去。

他又想起那个当银匠的满脸皱纹的白胡子外祖父，他怎样用他那青筋绽出的双手铸造银器，怎样逼外孙念祷词。他想起山脚下的喷泉，他牵住母亲的裤腿同她一道去汲水。想起一条舐他脸的瘦狗，想起他跟着母亲到棚屋里挤牛奶和煮牛奶时，那炊烟和酸牛奶的特别的气息和味道。想起母亲第一次怎样给他剃头，怎样在那挂在墙上的一面光闪闪的铜镜子里面，他惊奇地看见自己的圆圆的青头皮。

回忆了自己小的时候以后，他想起了爱子优素福，他亲自第一次给他剃头。现在优素福已经是一个年轻貌美的骑手了。他想起最后一次看见儿子的情景。这是他从采尔梅斯出走的那一

天。儿子给他牵过马来，要求准他送父亲一程。他穿戴好，武装起来，牵着自己的马。他那鲜红、年轻、俊秀的面孔，和那细长的身段（他比父亲高），都散发着青春的英勇和生命的喜悦。虽然年轻而臂膀却是宽宽的、相当宽阔的年轻人的骨盆、又细又长的躯干、长而有力的胳膊，每一个动作的力量、柔和、敏捷，——这一切都是常常使父亲高兴的，他常常欣赏自己的儿子。

“最好不要送我了。现在家里只有你一个人了。好好地照顾母亲和祖母吧，”哈吉穆拉特说道。

哈吉穆拉特记得，当优素福得意地红着脸说，只要他活着，就没有人敢欺负他的母亲和祖母的时候，他那股子勇敢和骄傲的神情。优素福终于骑上马，把父亲送到小河边。他从小河那里回去后，哈吉穆拉特就再没有看见母亲、妻子和儿子了。

沙米尔就是要弄瞎这个儿子的眼睛！至于人家要怎样处置他的妻子，他连想都不愿想。

这些思虑使哈吉穆拉特激动得不能再坐下去。他跳起身来，瘸着腿迅速地走到门前，把门打开，喊了一声埃尔达尔。太阳还没有出来，但天已大亮。夜莺还在歌唱。

“去告诉监督官，说我想骑马出去逛逛，你们把马备好，”他说道。

二十四

布特勒这一向唯一的娱乐，就是他不仅在公务上，而且在私生活上也醉心于战斗的诗意。他穿着切尔克斯人的服装，卖弄骑技，并且同波格丹诺维奇做过两次埋伏，虽然这两次他们都没遇见一个敌人，也没杀死一个敌人。这种勇敢行为和同有名

的勇士波格丹诺维奇的友谊，布特勒觉得是一件愉快而重大的事。他在一个犹太人那里以高利贷借来钱把债务付清了，也就是说，只是把那未曾解决的窘况拖延了，逃避了。他竭力不去想自己的窘况，并且，除了战斗的诗意，还竭力沉溺在酒里。他越来越喝得多，一天比一天的更萎靡不振，他现在对于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态度已经不是一个高贵的约瑟①，相反，他鲁莽地追求她，可是出乎他意外，却遭到使他羞愧得无地自容的坚决抗拒。

四月底，要塞里来了一支部队，这支部队是巴里亚京斯基预备作越过被认为不可逾越的车臣尼亚全境的新的进军用的。来的是两连卡巴尔金团的人，照当时高加索的习惯，这两连人应该被库林团的连队当作客人般招待的。士兵们分配到各个营房里，不仅请他们吃晚餐、米饭、牛肉，而且还请他们喝伏特加，军官们被安置到各军官那里，当地的军官也照例设宴招待新来的军官。

宴会快结束时，大家开怀豪饮，歌咏队唱歌助兴，伊万·马特维耶维奇喝得烂醉，脸色已经不是发红，而是青灰的，他骑在椅子上，拔出长刀，砍杀假想的敌人，时而骂人，时而大笑，时而同别人拥抱，时而唱着他所喜爱的歌曲跳舞："沙米尔开始暴动在前几年，特啦一啦一哒哒，在前几年。"

布特勒也在席上。他在这里也努力看出战斗的诗意，但在心灵的深处，他是可怜伊万·马特维耶维奇的，可是没有法子劝止他。布特勒觉得有几分酒意，便悄悄地溜回家去了。

圆圆的月亮照耀着白色的小屋和路上的石头。月光很亮，

---

① 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三十九章：约瑟不受主人妻子引诱的故事。

连路上每个石子儿、每根禾秆、每堆粪都看得很清楚。快到家的时候，布特勒遇见用头巾包着头和肩胛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自从布特勒受到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抗拒后，他有点不好意思，避免同她碰面。现在喝了几杯酒，又在月光下，布特勒对这次相遇很高兴，又想向她表示亲热。

"您上哪儿去?"他问道。

"瞧我那老头子去，"她和善地答道。她拒绝布特勒的追求完全是诚心诚意而且坚决的，但他这一向总是躲着她，却使她不痛快。

"干么要瞧他，他会来的。"

"到底来了没有呢?"

"不是来，是给人抬来。"

"哦，是这么着，这真不好，"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道。"这么说来就不必去了?"

"用不着去了，咱们最好回家吧。"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转身同布特勒并排走回家去。月光是这么亮，人的头影周围有一个光圈随着路旁移动着的身影移动着。布特勒望着自己头影的光圈，想对她说他仍然欢喜她，但不知从何说起。她等待他说话。他们这样默默地快走到家了，这时从拐角闪出几个骑者。骑马的人是一个军官和几个随从。

"这是什么风刮来的人啊?"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道，闪到路旁。

月亮照着骑者的背后，当他差不多走到他们身旁的时候，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才认出是谁。这个军官是卡梅涅夫，伊万·马特维耶维奇以前的同事，所以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

认得他。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是您啊？"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对他说。

"就是我，"卡梅涅夫说道。"啊，布特勒！您好！还没睡，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一块儿溜达？当心伊万·马特维耶维奇找您算帐，他在哪儿？"

"您听，在那儿，"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道，朝那传来鼓声和歌声的地方指了指。"他们在吃酒作乐呢。"

"怎么，是你们的人在吃酒作乐吗？"

"不，从哈萨夫-尤尔特来人了，在请他们吃饭呢。"

"啊，这是好事儿。我还赶得上。我到这儿来只要一分钟就行了。"

"怎么，有事吗？"布特勒问道。

"有点小事。"

"好的还是坏的？"

"这要看对谁说啦！对我们是好的，对于某些人是坏的，"卡梅涅夫笑起来。

这时候，步兵和卡梅涅夫都走到伊万·马特维耶维奇的家门口了。

"奇希列夫！"卡梅涅夫对一个哥萨克喊道，"到前面来。"

那个顿河的哥萨克，从其余的人中间策马走到前面来。哥萨克穿着平常顿河的军服，外罩军大衣，脚上穿着靴子，马鞍后放着褡裢。

"喂，把那玩意儿拿出来，"卡梅涅夫说道，一面下马。

哥萨克也下了马，从褡裢里拿出一个装着东西的口袋。卡梅涅夫从哥萨克手里接过口袋，把手伸进去。

“给你们看一个新鲜玩意儿，好吗？您怕不怕？”他对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

“有什么可怕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

“这就是，”卡梅涅夫说道，一面拿出一个人头，把它摆在月光下面。“你们认得吗？”

这是一个剃光的头——眉骨高高地隆出，黑胡须剪得齐齐的，唇上的小胡子剪得短短的，一只眼睛睁着，另一只半合着，剃光了的脑壳上刀痕横七竖八，在鼻孔里凝结着黑色的血。脖颈上缠着一条血淋淋的手巾。虽然满头都是伤痕，但那发青的嘴唇的样子，却有一种儿童的善良的表情。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看了看，二话没说，就扭头快步走回家去。

布特勒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可怕的人头。这就是不久以前同他一起消磨夜晚时谈得非常亲热的哈吉穆拉特的头。

“这是怎么回事，是谁杀的？在什么地方杀的？”他问道。

“他想逃跑，被人捉住了。”卡梅涅夫说，把人头交给那个哥萨克，他同布特勒走进屋里。

“连死都死得英雄，”卡梅涅夫说。

“全部的经过究竟是怎么样的？”

“你等一等，等伊万·马特维耶维奇来了我把一切详细情形告诉你们。派我来就是为了这个。巡回各要塞各村庄示众。”

派人去找伊万·马特维耶维奇，他醉醺醺的和两个同样醉得晕天倒地的军官回来了，拥抱了一下卡梅涅夫。

“我把哈吉穆拉特的头带到您这儿来了。”卡梅涅夫说道。

“胡说！杀死了吗？”

“是的，他想逃呢。”

“我说过，他靠不住。那么在哪儿？人头在哪儿？拿给我看。”

把那个哥萨克叫来了，他拿来装人头的口袋，把人头掏出来，伊万·马特维耶维奇睁着醉眼朦眬的眼睛对它瞅了好久。

“总算是条好汉，”他说。“让我来给他亲个嘴。”

“一点不错，一条剽悍的汉子，”一个军官说道。

大家都看了一遍，又把人头交给那个哥萨克。他把人头装到口袋里，小心地放下来，尽可能轻一点碰地。

“怎么样，卡梅涅夫，把人头示众，另外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一个军官说。

“不，得让我给他亲亲嘴，他送过我一把剑，”伊万·马特维耶维奇喊道。

布特勒走到门廊，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第二级台阶上坐着。她看了布特勒一眼，立刻生气地转过脸去。

“您怎么啦，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布特勒问道。

“你们全是些刽子手。我简直受不了。的确，都是刽子手，”她说道，一面站起来。

“这种事人人都可能碰到，”布特勒不知道说什么是好。“战争嘛。”

“战争！”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喊起来，“说什么战争啊？一句话，全是些刽子手。人死了应当埋在土里，而他们戏弄着玩。全是些刽子手，一点不错，”她重复着说，下了台阶，从后门回家去了。

布特勒回到客厅里，请卡梅涅夫详细地讲讲全部的经过。

于是卡梅涅夫讲了一遍。

经过是这样的。

二十五

哈吉穆拉特被准许在近郊骑马游玩，但必须有哥萨克伴随。努哈城里一共有五十个哥萨克兵，其中有十个分配到各个官长那里，如果照命令从其余的人中每次派十个人，那每隔一天就得指派一次。所以头一天派了十个哥萨克，以后便决定每天派五个，请哈吉穆拉特不要把他所有的卫兵都带在身边。但哈吉穆拉特在四月二十五日那天出外游玩，却把所有的五个卫兵都带上了。哈吉穆拉特刚骑上马，队长就看到五个卫兵全都跟着哈吉穆拉特，便对他说，他是不准把所有的人都带着的，但哈吉穆拉特象是没有听见，便策动了马，那个队长也就没有坚持。带领哥萨克的是一个班长，名叫纳扎罗夫，圣乔治勋章获得者，他留着茶壶盖似的头发，皮肤白里透红，健康，头发浅黄的年轻小伙子。他自小没有父亲，是一个穷苦的旧教家庭的长子，养活一位老母亲、三个妹妹和两个弟弟。

“当心啊，纳扎罗夫，别让他们走远啊！”那个队长喊道。

“是，大人，”纳扎罗夫一面蹬着马镫上马，一面答道。他扶住肩后的枪，策动那匹善良的、巨大的、枣红色的钩鼻子阉马小跑起来。四个哥萨克骑着马在他后面跟着：费拉蓬托夫，瘦长个子，最出名的小偷和赚钱的能手——把火药卖给哈姆扎洛的就是他；伊格纳托夫，兵役年限已满的上年纪的人，常常炫耀自己力气大的健康农民；米什金，一个被大家嘲笑的软弱无力的小孩子；彼得拉科夫，一个年轻金发的独子，和气而快乐的人。

早晨有雾，快吃早饭的时候，天晴了，太阳照耀在刚刚绽开的树叶上，照耀在青草的嫩芽上，照耀在新出土的禾苗上，照耀

在路左边湍急河流的波纹上。

哈吉穆拉特的马缓步走着。哥萨克和他的卫兵不落后地紧跟着他。他们缓步走出要塞来到大路上。路上有几个头上顶着篮子的女人，赶辎重车的士兵，和吱吱呾呾响着的牛车。走出二俄里外，哈吉穆拉特策动了他的白马；他走得非常快，他的卫兵们策马急奔才跟上他。哥萨克也策马奔跑。

“哎，他的坐骑真是匹好马，”费拉蓬托夫说。“要是在他没有归顺的时候，我一定放倒他。”

“是的，兄弟，这匹马在梯弗利斯值三百卢布。”

“我的马能赶过他，”纳扎罗夫说。

“那当然，你能赶上。”费拉蓬托夫说。

哈吉穆拉特不断地加快速度。

“哎，朋友，不许这样，慢一点，”纳扎罗夫追上哈吉穆拉特喊道。

哈吉穆拉特环顾了一下，什么话没说，继续那样跑着，不减低速度。

“当心，他们不怀好意，鬼东西，”伊格纳托夫说。“你瞧，把马打得多凶。”

这样朝着山的方向跑了一里来路。

“我说，不能这样，”纳扎罗夫又喊道。

哈吉穆拉特没有回答，也没有环顾，更加快了速度，由疾驰改为飞奔。

“你这骗子，逃不了的！”纳扎罗夫真的着急了，喊道。

他给他那高大的枣红阉马加了一鞭，在马镫上欠起身来，向前匍伏着，用全速力向哈吉穆拉特赶去。

天空是这么晴朗，空气是这么新鲜，生命力是这么欢快地在

纳扎罗夫灵魂中活跃，当他同他那强壮的骏马合为一体，在平坦的大路上跟着哈吉穆拉特飞奔着的时候，可能发生任何不好的、悲惨的、或者可怕的事情，在他脑子里连影子都没有。追赶哈吉穆拉特的每一跃进都使他高兴。哈吉穆拉特由渐近的哥萨克的马蹄声，揣度他快赶上他了，他右手拿出手枪，左手轻轻地勒着他那正跑得火热的、已经听得见它身后马蹄声的白马。

"不能这样，我说！"纳扎罗夫喊道，差不多同哈吉穆拉特并排了，伸手去抓他的马缰绳。但是没等抓住，枪已经响了。

"你这是干吗？"纳扎罗夫抓住胸口大叫一声。"打他们，弟兄们，"他说道，身子晃了晃，倒在鞍鞒上。

但是山民们抢先拿出了武器，用手枪射击哥萨克和用长刀砍他们。

纳扎罗夫挂在马脖子上，那匹吃惊的马围着它的同伴们乱窜。伊格纳托夫的马倒了，压住了他的一只腿。两个山民拔出长刀坐在马身上劈砍他的头和胳膊。彼得拉科夫扑上去救同伴，但这时两声射击烧痛了他，一枪打中了背，一枪打中了肋，他象一条口袋似的倒栽斤斗翻下马来。

米什金勒转马头，向要塞逃去。哈涅菲和汗-马戈马猛追他，但是他已经跑远了，山民们没能追上。

眼看追不上哥萨克，哈涅菲和汗-马戈马便转回来，哈姆扎洛用短剑给伊格纳托夫最后找补几下，又刺了纳扎罗夫几剑，使他跌下马来。汗-马戈马从死者身上取下挂包和子弹。哈涅菲想把纳扎罗夫的马牵走，但是给哈吉穆拉特喝住了，他于是顺着大路赶向前去。穆里德们赶走跟着他们跑的彼得拉科夫的马，追上哈吉穆拉特，直奔而去了。当塔上鸣枪告警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努哈三俄里，走进稻田里了。

彼得拉科夫肚皮被剖开，仰面朝天躺着，他那年轻的脸冲着天空，象一条待毙的鱼，奄奄一息地在抽气。

“天呀，我的亲爹呀，你们干的好事！”要塞长官得知哈吉穆拉特逃跑时，抓住自己的头喊道，“把你们的头砍掉。放走了，你们这些强盗！”他听着米什金的报告喊道。

各处都发了警报，不仅全体现有的哥萨克派去捉拿在逃的人，而且从归顺的村庄里又召集了一切可能召集的民团。宣布悬赏一千卢布捉拿哈吉穆拉特，活的死的都行。在哈吉穆拉特和同伴们逃脱哥萨克的两个钟头之后，便有两百多个骑兵随着监督官出发去搜索和捉拿在逃的人。

顺着大路走了数俄里后，哈吉穆拉特勒住他那气喘喘的和因流汗而发灰色的白马，停住了。路右边可以看见别拉尔吉克村的土屋和寺院的塔尖，左边是田地，田地的尽头可以望见一条河。虽然通到山上的道路是在右边，可是哈吉穆拉特却往相反的方向，向左边转去：估计追击者一定向右面追他。他现在落荒渡过阿拉赞河，走到那谁也没料到的大路上，顺着大路走到森林，再渡过一条河后，便穿过森林上山了。他这样决定后，便向左边转去。但走到河边原来是不可能的。那要越过的稻田，象每年春天一样，刚灌了水，变为沼泽地带，马在里面陷到小腿。哈吉穆拉特同他的卫兵左冲右闯，想找较干的地方，但他们所走的那块地一律都灌了水，并且已经浸透了。马象拔瓶塞似的扑扑嗤嗤地拖动那陷进粘泥里的腿，沉重地喘着气，走几步就得停一停。

他们这样挣扎了很久，薄暮来临了，可是还没走到河边。左手有一块小岛似的高地，上面长满已经发叶的灌木林。哈吉穆

拉特决定到这灌木林里，让筋疲力尽的马休息一下，等到夜间再走。

进了灌木林，哈吉穆拉特和他的卫兵下了马，绊上马腿，放它们吃草，然后把带来的面包和干酪拿出来吃。刚才照耀着的月亮现在落山了，夜色暗了。努哈的夜莺特别多。在这灌木林里也有两只。在哈吉穆拉特同他的人马进到灌木林，发出嘈杂声音的时候，夜莺不叫了。但人们一静下，它们又此呼彼应地啼起来。哈吉穆拉特倾听夜间的声响时，不由得就谛听夜莺清越嘹亮的啼啭。

夜莺的啼叫使他想起了昨晚出来打水时所听见的那支关于哈姆扎特的歌。他现在随时都可能落在哈姆扎特那样的境地。他预感一定会是这样的，于是他心中忽然有一种庄严的感觉。他铺上斗篷，做祈祷。刚做完祷告，便听见有声音离灌木林越来越近。这是许多马蹄在泥沼里跋涉的声音。汗－马戈马眼尖，他跑出灌木林的边沿，在黑暗中望见向灌木林走来的骑兵和步兵的黑影。哈涅菲在另一边沿也看见了同样的一群黑影。这是县城保安队长卡尔加诺夫带领着民团来到了。

“好的，就让我们象哈姆扎特那样战斗吧。”哈吉穆拉特想道。

警报发出后，卡尔加诺夫便带了一百民团和哥萨克去追赶哈吉穆拉特，但是哪儿也没有找到他，连踪迹也没有发现。卡尔加诺夫已经失望地转回去了，但在傍晚时候遇见一个鞑靼老头。卡尔加诺夫问老头有没有看见六个骑马的人。老头回答说看见了。他看见六个骑马的人在稻田里打转，后来进到他在那儿拾柴的灌木林里去了。卡尔加诺夫带着老头又转回来，看见绊着腿的马，相信哈吉穆拉特一定在那里面，夜间便把灌木林围住，

等待早晨捉拿活的或者死的哈吉穆拉特。

哈吉穆拉特知道自己被包围后，便在灌木林中间找到一条旧壕沟，决定伏到那里一直抵抗到没有弹药和力量为止。他把这告诉了他的同伴，吩咐他们在壕沟上做障碍物。于是卫兵们立刻着手砍伐树枝，用短剑掘地做土垒，哈吉穆拉特同他们一起工作。

天刚亮，那个民团队长便骑马跑到离灌木林很近的地方喊道：

“喂！哈吉穆拉特，投降吧！我们人多，你们人少。”

对这个的回答是从壕沟里冒出一股烟，步枪响了，子弹打中一个民团的马，它一踉跄便倒了下去。接着站在灌木林边沿的民团就一齐开枪射击，子弹嗞嗞地呼啸着打到树叶和树枝上，落到障碍物上，但没有打中伏在障碍物后面的人。只有哈姆扎洛那匹离群的马被打中了。马头受了伤。它没有倒下，挣开脚绊在灌木林中乱窜，向其余的马扑去，偎依着它们，鲜血洒到嫩草上。哈吉穆拉特同他的卫兵们仅仅当民团向前突进时才射击，几乎弹无虚发。三个民团受了伤，民团不但不打算向哈吉穆拉特扑去，而且离他们越来越远了，仅仅远远地盲目地射击。

这样继续一个多钟头。日头升到半树高，哈吉穆拉特已经想骑上马企图向河边突围了，这时忽然听见大批新来的人马的呐喊声。这是梅赫图林的加吉－阿加同其部下。他们有二百人。加吉－阿加以前是哈吉穆拉特的朋友，一块儿在山上住过，以后投降了俄国人。同他们一块儿来的还有艾哈迈德汗，是哈吉穆拉特仇人的儿子。加吉－阿加也同卡尔加诺夫一样，一开头是向哈吉穆拉特喊话，要他投降，也同第一次一样，哈吉穆拉特用射击来回答。

“拔出刀来，弟兄们！”加吉－阿加拔出刀来喊道，于是听见数百人的声音，尖声呐喊着向灌木林冲来。

民团向灌木林跑来，但从障碍物后面接连响了几枪。三个人倒下了，进攻的人在灌木林边站住了，也开始射击。他们一边射击，一边越过一棵棵灌木逐渐向障碍物推进。有几个人前进了，有几个人被哈吉穆拉特和他的卫兵打倒了。哈吉穆拉特的射击百发百中；哈姆扎洛也同样地弹无虚发，每当看见打中目标，便欢快地尖叫一声。库尔班伏在壕沟边沿，唱着：“拉伊利亚哈伊利 阿拉”，不慌不忙地射击着，但很少命中。埃尔达尔因为着急想拿着短剑向敌人扑过去，浑身都在发抖，他射得很勤快，但漫无目标，不断地转脸看哈吉穆拉特，老向沟外探出身子。毛发浓密的哈涅菲卷着袖筒，在这里他也是执行着仆人的职务。他把哈吉穆拉特和库尔班递给他的枪装上弹药，紧张地把一律涂着油的子弹用铁通条捅进枪膛里，从火药罐里把干的火药洒到药池里。汗－马戈马没有象其他的人一样伏在壕沟里，却从壕沟里向马群跑过去，把它们赶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并且不断尖声地叫着，不是用枪架而是用手托着枪射击。他第一个受伤。子弹打中他的脖颈，他坐在地上，吐着血，咒骂着。然后是哈吉穆拉特受伤。子弹打穿他的臂膀。哈吉穆拉特从棉袄里撕下一块棉花，塞住伤口，继续射击。

“冲上去跟他们拚刀，”埃尔达尔第三次这样说道。

他从沟渠里探出身子，准备向敌人冲去，就在这一瞬间，一颗子弹打中了他，他晃了晃，便仰面朝天地倒在哈吉穆拉特的一只脚上。哈吉穆拉特看了他一眼。一对羊眼似的美丽的眼睛，凝然不动地、严肃地望着哈吉穆拉特。那孩子似的翘着上唇的嘴，紧闭着在扭动。哈吉穆拉特从他身下抽出那只脚，继续着瞄

准。哈涅菲向被打死的埃尔达尔弯下腰，从他的束腰无领袍上迅速地取下未用的弹药。其间，库尔班不断在唱歌，一面慢慢地装子弹，对敌人射击。

敌人尖声喊叫着从一棵灌木跑到另一棵灌木，越来越离得近了。又有一颗子弹打中哈吉穆拉特的左肋。他躺在壕沟里，又从棉袄里撕下一块棉花把伤口塞上。肋部的伤是致命的，他感觉他在死去。各种回忆和形象在他的想象中一个跟着一个非常迅速地变幻着。在面前他时而看见大力士阿布努察尔汗，他一只手托着那砍得挂下来的腮，一只手拿着短剑向敌人扑去；时而看见衰弱的、没有血色的、生着一副狡猾的白脸的老沃龙佐夫，并且听见他柔和的声音；时而看见儿子优素福，时而看见妻子索菲亚特，时而看见他的敌人沙米尔的苍白的、红胡须的和眯缝着眼睛的脸。

所有这些回忆飞快地在他的想象中跑过，但没有唤起他任何的感情：无论是怜惜，无论是仇恨，无论是任何的愿望都没有唤起。对于他，所有这一切比起正在开始和已经开始的事情，是非常渺小而不足道的。这时，他强有力的身体仍继续做那已经开始的事情。他集中了最后的力量从障碍物后面站了起来，用手枪射击一个跑向前来的敌人，打中了他。那个人倒了。然后他完全爬出壕沟，手持短剑，沉重地拐着脚，冲着敌人一直走去。响了几声射击，他晃了晃，就倒下了。几个民团尖声欢呼着向倒下去的身体扑过去，但是，那个他们以为死了的身体忽然动弹起来。开始是那血淋淋的、没戴皮帽的、剃光的头抬起来，然后是上身抬起来，最后他抓住一棵树，整个人都站了起来。他是那么可怕，向前跑来的人都停住了脚。但他忽然战栗一下，一踉跄离开了那棵树，整个身子象一棵被砍倒的牛蒡花，脸冲地倒了下

去，不再动了。

他不动，但还有感觉。当第一个跑到他面前的加吉－阿加用一把大型短剑砍他的头的时候，他似乎觉得有人用锤子打他的头，但他不明白这是谁和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附在他身体上的最后的意识。以后他再没有一点知觉了，敌人们还在踩和剁那已经同他没有一点关系的东西。加吉－阿加用一只脚踩住尸体的背，两刀便把头砍下来，他怕血弄脏鞋子，小心地把头踢开。鲜红的血从颈动脉涌出，黑色的血从头颅冒出，流到草地上。

卡尔加诺、夫加吉－阿加、艾哈迈德汗、以及所有的民团，象猎人围着打死的野兽似地围着哈吉穆拉特和他的卫兵们的尸体(哈涅菲，库尔班，哈姆扎洛被捆起来)，他们站在硝烟弥漫的灌木林中，快乐地谈论着，庆祝他们的胜利。

在射击的时候沉默了的夜莺，又歌唱起来，先是一只在近处啼叫，然后是另外几只在远远的林边也跟着啼叫起来。

就是这个死，使我想起那棵在犁过的田地里被车压倒的牛蒡花。

(1896年)

刘辽逸 译

破罐子阿廖沙

阿廖什卡① 是小弟弟。大家给他取了个“破罐子”的绰号是因为有一次他母亲叫他给助祭太太送一罐牛奶去，他绊了一下，把罐子摔破了。母亲打了他一顿，而小伙伴们就拿“罐子”来取笑他。“破罐子阿廖什卡”从此就成了他的绰号。

阿廖什卡身材瘦小，一对招风耳（耳朵象翅膀似的支棱着），鼻子也大。小伙伴们取笑地说：“阿廖什卡的鼻子象趴在土岗子上的公狗”。村里有一所小学，可是阿廖沙学不好文化，他也没有时间学。大哥在城里一个商人家中做工，阿廖什卡很小就开始帮父亲干活。他六岁的时候已经和小姐姐一起出去放牛放羊了，再大一点便看马，日夜都要照管。从十二岁起他开始耕田、赶车。力气虽小，胆量可大。他总是高高兴兴的。小伙伴们都讥笑他，他不是沉默就是笑。如果父亲骂他，他就默默地听着。人家一不骂他，他又笑眯眯的干他面前的活儿去了。

哥哥应征当兵的时候，阿廖沙十九岁了。父亲就叫他顶替哥哥到商人家去当仆役。阿廖沙拣了哥哥的旧皮靴、父亲的棉帽子和一件腰部带褶的上衣，坐车进城去了。他穿上这身衣服高兴得不得了，可是商人却看不上眼。

“我以为你真找了个象样的人来顶替谢苗，”商人打量了阿

---

① 阿廖沙是阿列克谢的小名，阿廖什卡是昵称。

廖沙一番以后说,“结果给我送来这么个废物。他能干什么啊?”

“他什么都行——套车、出车,干活又猛,只不过看上去不壮,象篱笆似的。他是个筋骨人。”

“哼,我看看再说。”

“最大的好处是不吭声。干活不惜力。”

“真拿你没办法。留下吧。”

于是阿廖沙在商人家里待下来。

商人家里人口不多:女主人、主人的老母亲、大儿子(结了婚,读过几天书,帮父亲做生意)、二儿子(有学问,中学毕业,还念过大学,可是被开除了,他就在家待着),还有一个女儿,是中学生。

起初阿廖什卡不招人喜欢,因为他太乡气,穿得又不好,还不懂规矩,对谁都称“你”,不过大家很快就习惯了。他比他哥哥干得还要好。的确是不吭声,什么事情都叫他去做,而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又起劲又快,不停地放下这样拿起那样。无论在自己家中还是在商人那里,所有的工作都堆在阿廖沙头上。他做得越多,要他做的事情也越多。女主人、主人的老母亲、女儿、儿子、管事和厨娘,全都支使他,把他一会儿差到这儿,一会儿差到那儿。只听见:“伙计,跑一趟!”或者“阿廖沙,你弄弄这个。你是怎么的,阿廖什卡,把这个忘了?小心,可别忘了啊,阿廖沙。”于是阿廖沙跑过来跑过去,弄弄这个,看看那个,从不忘记,什么事都干了,还总是笑眯眯的。

哥哥的皮靴他不久就穿坏了,主人骂他穿得破破烂烂,连脚趾都露在外面,叫他到集市上去买一双新皮靴。买来的皮靴是新的,阿廖沙看着心里高兴,但他的脚是旧的,一到晚上就累得酸疼,因此他又很生气。阿廖沙怕父亲来领他的工钱时会因

为商人扣去买靴子的钱而责怪他。

冬天阿廖沙天不亮就起床，先劈柴，然后扫院子，让奶牛和马吃草饮水。接着是生火，给主人一家子擦皮靴、刷衣服，烧茶炊，洗茶炊，随后不是管事叫他去搬货，就是厨娘派他去和面、洗锅。接着是差他进城，送个便条啦，去学校接小姐啦，给老太太买劣等橄榄油啦。“你跑到哪儿去了，该死的东西！”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对他说。“您何必亲自去，叫阿廖沙跑一趟。阿廖什卡！喂，阿廖什卡！”阿廖沙就这样跑来跑去。

早饭他边走边吞，中饭很少赶得上跟大家一起吃。厨娘骂他不和大家一块儿来，不过到底还是心疼他，无论中饭晚饭都给他留下热汤热菜。节前和节日期间活儿特别多。阿廖沙喜欢过节，尤其是因为在节日里他能得到一点茶钱，虽然很少，六十个戈比吧，不过总是他的钱。这钱他可以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他自己的工钱他从来就没有看见过。父亲来一趟，从商人手里把钱拿走，对阿廖沙只有责备，嫌他靴子穿得太费。

当他的“茶”钱攒到两个卢布的时候，他按厨娘出的主意买了一件红毛衣。他穿上以后，高兴得合不拢嘴。

阿廖沙很少说话，说起话来也只有断断续续的几个字。当别人吩咐他做某件某件事，或者问他能不能做某件某件事的时候，他总是毫不犹豫地说：“这都行，”然后立刻跑去做，并且做好。

他什么祈祷文也不知道。他母亲是怎么教他念的，他忘记了，不过他早晚都祈祷，用手画十字来祈祷。

阿廖沙象这样生活了一年半，第二年的下半年就发生了一件在他的生活中是最不寻常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他吃惊地发现，除了由彼此需要而产生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外，还有一种十分特殊的关系：不是一个人需要擦净皮靴，或者搬走买

来的东西，或者套马，而是一个人并不为什么就被另一个人所需要，那另一个人需要为他做事，需要对他温存，而他阿廖沙就是这个人。他通过厨娘乌斯季尼娅知道了这一点。乌斯丘莎[①]是个孤儿，年纪轻轻的，也象阿廖沙一样勤快。她开始心疼阿廖沙了，于是阿廖沙第一次感觉到他，他本身，不是他的服侍，而是他本人被另一个人所需要。当他母亲心疼他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因为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就象他自己心疼自己一样。可是现在他忽然发现，乌斯季尼娅完全是个外人，但却心疼他，用罐子给他留下掺奶油的粥，当他喝粥的时候，乌斯季尼娅用卷起袖子的一只手托着下巴望着他。他看她一眼，她就笑，他也就笑了。

这事真新鲜，真奇怪，因此起初吓着了阿廖沙。他感觉到这会妨碍他象过去那样干活。不过他心里还是高兴，当他看着他那条由乌斯季尼娅补过的裤子的时候，他就摇头微笑。他干活或者走路的时候，常常想起乌斯季尼娅，口里就说："哎，乌斯季尼娅啊！"乌斯季尼娅尽力帮助他，他也帮助她。乌斯季尼娅把自己的身世讲给阿廖沙听，讲她怎样成了孤儿，姑妈怎样收养了她，又怎样将她送进城来，商人的儿子怎样勾引她，她怎样制止了他。乌斯季尼娅爱说话，而阿廖沙喜欢听乌斯季尼娅说话。他听说城市里常有乡下来的雇工娶厨娘为妻的事。有一次，乌斯季尼娅问他，家里是不是快要给他娶亲了。他说不知道，而且说他不愿意娶乡下的。

"你是看上谁了吧？"她问。

"嗯，我愿意娶你。你嫁给我吗？"

---

① 乌斯丘莎是乌斯季尼娅的小名。

“哟，破罐子，破罐子，你真说得出口，”她拿锤子在他背上敲了一下说。“干吗不嫁啊？”

过谢肉节的时候，父亲到城里来取工钱。商人的妻子听说阿列克谢想娶乌斯季尼娅，心里很不喜欢。“以后就要怀孕，带一个孩子她还能干什么活啊！”她对丈夫说。

主人把工钱交给了阿列克谢的父亲。

“我儿子挺好吧？”父亲问。“我说过的，他不吭声。”

“不吭声是不吭声，就是胡思乱想。他想娶厨娘。我可不要有家室的仆人。这对我们不合适。”

“别看他是笨蛋，可倒想出这种事来，”父亲说。“你别发愁，我叫他死了这条心。”

父亲走到厨房里去，在桌边坐下来等儿子。阿廖沙在东奔西跑地做事，终于气喘吁吁地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是个规矩人呢。你胡想些什么？”父亲说。

“我没想什么呀。”

“怎么没想。你想娶媳妇。到时候我会给你娶媳妇，娶一个该娶的，可不要城里的烂婆娘。”

父亲说了许多话。阿廖沙站在那里叹气。等父亲说完话，阿廖沙就露出了笑容。

“行啊，这个可以不想。”

“对啦。”

父亲走了以后，他单独和乌斯季尼娅在一起，他对她（父亲同儿子说话的时候，她站在门背后听着）说：

“咱们的事不行，吹了。你听见了吗？他生气了，不许。”

她用围裙捂着嘴悄悄地哭了。

阿廖沙口里发出啧啧的声音。

“怎么能不听话啊。看样子得搁下啦。”

晚上，女主人叫他关百叶窗的时候对他说：

“怎么样，听你父亲的话，不想你那些蠢事了吧？”

“看样子是不想了，”阿廖沙说，他笑了，但立刻又哭起来。

从那个时候起，阿廖沙再也不和乌斯季尼娅谈结婚的事，他的生活又恢复了老样子。

封斋期[①]管事派他去扫房顶上的积雪。他爬上房顶，把积雪扫掉了，就去剥冻在溜槽边的一点雪，可是脚下一滑，他连人带着铁铲一起摔下来。倒霉的是他没有落在积雪上，而是落在盖着铁皮的门口。乌斯季尼娅跑到他跟前来，还有小姐。

“摔坏了吧，阿廖沙？”

“嘿，摔坏了。没事！”

他想站起来，可是站不起来，于是露出了笑脸。人们把他抬到下房里。来了一位医士。给他检查了一下，问他哪里痛。

“到处都痛，这没什么。不过东家要见怪了。得给老爷报个信儿。”

阿廖沙躺了两天两夜，第三天就派人去请司祭了。

“怎么，你要死了吗？”乌斯季尼娅问。

“不死又怎么样？咱们还能总活着？总有一天得死，”阿廖沙象平时一样急促地说。“乌斯季尼娅，谢谢你疼我。瞧，不许结婚倒好，要不就成了一场空。现在什么都好了。”

他只用他的手和心同司祭一起祈祷。他心中想的是，在这里多好，如果听话，而且不惹人，那么在那边也会好的。

---

① 封斋期在复活节前。

他很少说话。只是要水喝，并且总是挺惊讶的样子。他似乎对什么感到惊讶，把身子一挺就死了。

（1905年）

陈　馥译

为 什 么？

一

一八三〇年春天，亚切夫斯基先生一位亡友的独子，年轻的约瑟夫·米古尔斯基，到他的祖传田庄罗让卡来看望他。亚切夫斯基老人六十五岁，宽肩，宽胸，宽脑门，褐红色的脸上留着两撇长长的雪白的小胡须，他是波兰第二次被瓜分[①]时期的爱国志士。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和老米古尔斯基一同在科希秋什科麾下服役，以他热烈的爱国心，去憎恨被他称为神秘的荡妇的叶卡捷琳娜二世[②]，和她的卑鄙的情夫、叛国事敌的波尼亚托夫斯基[③]，他相信波兰一定能够复国，正如他夜间相信第二天早晨太阳又会升起一样。一八一二年，他在他所崇拜的拿破仑的部队

① 一七七二年，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了波兰的一部分领土。一七九三年，俄、普两国又对波兰的另一部分进行第二次瓜分。一七九四年，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塔·科希秋什科（1746—1817）领导的起义失败，次年俄、普、奥进而肢解了剩余的波兰国土；波兰至此灭亡，直到一九一八年才恢复独立。

② 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一七六二年即位的俄国女皇。曾参与对波兰的三次瓜分，吞并了原属波兰的西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三地区的部分领土。

③ 斯·奥·波尼亚托夫斯基（1732—1798），波兰末代国王（1764—1795），他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扶植下登上王位的。

中出任团长。① 拿破仑的覆灭使他感到悲痛，不过他对于那虽然残破、但毕竟还是一个王国的波兰② 的光复，并没有失去信心。亚历山大一世在华沙召开的议会唤起了他的希望③，然而神圣同盟④、全欧洲的反动以及康斯坦丁⑤ 的刚愎自用，却又把他的宿愿的实现给推迟了。从一八二五年起，亚切夫斯基息影田园，定居罗让卡，用持家、行猎、阅读报纸和书信来消磨时间，通过报纸和书信，他仍旧热切地关注着祖国的政治事件。他第二次结婚时娶了一位清寒而美貌的小贵族小姐，这门婚事却不美满。他既不疼爱也不敬重他这位后妻，他把她当作累赘，用恶劣粗暴的态度对待她，仿佛因为自己犯下第二次结婚的错误而向她泄愤似的。后妻没有孩子。前妻养了两个女儿：大女儿万达是一个端庄的美人，她知道自己的美色的价值，深感乡居寂寞；小女儿阿尔宾娜最得父亲宠爱，她是个活泼清瘦的姑娘，生着一头金黄的鬈发和两只亮晶晶的、浅蓝色的、象父亲那样的彼此离得远远

---

① 拿破仑于一八〇七年击败普鲁士，进军原波兰境内的普鲁士占领区，次年在该区成立华沙大公国，并组建一支相当庞大的波兰军队。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侵俄时，曾利用这支部队。

② 拿破仑失败后，俄、普、奥三国在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又一次瓜分了波兰。原华沙大公国的大部分领土被割让给沙俄，改名波兰王国，沙皇兼摄国王，由他委派总督，代为统治。

③ 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一八〇一年即位的沙皇，一八一五年起兼摄波兰国王，同年为波兰制定一部宪法，表面上给了波兰较大的自治权。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一年波兰起义失败后，这部宪法即被废除。

④ 神圣同盟，一八一五年俄、普、奥三国君主在巴黎缔结的反动同盟，目的在维持维也纳会议上确立的封建统治秩序，扑灭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当时欧洲绝大多数君主国都加入了这个同盟。

⑤ 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1779—1831)，亚历山大一世之弟，自一八一四年底起任波兰王国总司令，实际上是沙皇派驻波兰的总督。他是镇压这次波兰起义的刽子手之一。

的大眼睛。

约瑟夫·米古尔斯基来访的时候，阿尔宾娜才十五岁。从前，当米古尔斯基还在念大学，而亚切夫斯基一家住在他们每年过冬的维尔诺①时，他也常去他们家里，并且追求过万达，现在却第一次作为一个已经完全成年的未婚的人，来乡间看望他们了。小米古尔斯基的来访使罗让卡的上上下下都很高兴。约瑟②·米古尔斯基使老人高兴，是由于他让老人想起了自己的朋友，他的父亲，想起了他们两人的青年时代；其次又由于他怀着最美好的希望，热情地叙述了波兰以及外国的革命风潮，他当时刚从国外回来。米古尔斯基使亚切夫斯基太太高兴，是由于亚切夫斯基老人在客人面前只好克制着自己，不再象平日那样事事责备她。他使万达高兴，因为她相信米古尔斯基此来是为了她，他打算向她求婚；她准备答应他，不过她暗自思量，打算lui tenir la dragée haute③。阿尔宾娜也很快乐，只因大家都快乐。不止万达一个人相信米古尔斯基这次来有意向她求婚。从亚切夫斯基老人到保姆卢德维卡，全家都是这样想法，虽然谁也没有说出来。

这倒是真的。米古尔斯基是抱着这个意图来的，但他逗留了一个星期，竟为了一件什么事感到窘促和烦恼，没有求婚便走掉了。他这次突然离去叫人人都很惊讶，而且除了阿尔宾娜，谁也不明白其中的原因。阿尔宾娜知道，他这样莫名其妙地离去，原因是在她。在米古尔斯基居留罗让卡的整个期间，她发现他只有跟她在一块，才特别兴奋和快活。他对待她象对待小孩一

---

① 维尔诺，今苏联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当时属波兰。

② 约瑟即约瑟夫。

③ 法语：让他先苦后甜。

样，他跟她开玩笑，逗弄她，然而她凭着女性的敏感，感觉到他对待她的这种态度不是一个大人对小孩，却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态度。每逢她走进房间，他前去相迎的时候，以及她走出房间，他去相送的时候，她从他的欣赏的目光和亲切的微笑中看出了这个。她不十分明了这是怎么回事，可是他对她的这种态度使她快活，她也就情不自禁，努力去做他所喜欢的一切了。而无论她做什么，他都喜欢。所以她在他面前总是特别兴奋地去做她所做的一切。他喜欢看她怎样跟一只漂亮的霍尔特猎狗（灵猩）赛跑，她让它扑到她身上，舔她那红光焕发的脸蛋；他喜欢看她怎样为了一个极微小的缘由，迸发出有感染力的清朗的笑声；他喜欢看她在听天主教教士的乏味的讲道时，怎样一边继续用眼睛流露出快活的笑意，一边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他也喜欢看她怎样非常逼真而又滑稽可笑地摹拟别人——一会儿是那个老保姆，一会儿是醉醺醺的邻居，一会儿是他米古尔斯基自己，并且瞬息之间就从扮演一个人转而扮演另一个人。但他主要是喜欢她那兴致勃勃的乐观精神，好象她刚刚才充分认识到人生的全部美妙，于是赶紧去享受它似的。他喜欢她这份与众不同的乐观精神；正由于她知道这份乐观精神受到他的激赏，这乐观精神才更为高昂和强烈了。因此只有阿尔宾娜一个人知道，为什么米古尔斯基为了向万达求婚而来，没有求婚便走掉了。虽然她不敢对任何人吐露，她自己对自己也没有明确地说过，可是在她的内心深处，她知道他本想爱她的姐姐，结果却爱上了她阿尔宾娜。阿尔宾娜很惊讶，她认为自己比起聪明的、有教养的美人万达来是十分渺小的；但她不能不承认这是事实，也不能不为此而快乐，因为她自己也对米古尔斯基倾心相爱，人只有初恋时才能那样去爱，那样的爱一生只能有一次。

二

夏末时节，报纸带来巴黎革命① 的消息。紧接着又陆续传来华沙准备暴动的消息。每逢有邮件送到，亚切夫斯基总是怀着恐惧和希望，等待着康斯坦丁被杀和革命爆发的信息。十一月间，罗让卡方面终于得到音讯，最初说是总督府受袭击，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在逃，然后又说议会已宣布罗曼诺夫皇朝从此失去了波兰王位，赫沃皮茨基② 被宣布为独揽大权的执政者，波兰人民重新获得了自由。起义还没有波及罗让卡，但是那里的上上下下都注视着它的进展，希望并准备在当地举行起义。亚切夫斯基老人跟他的老相识、一位起义领袖通信，接待神秘的犹太代理人——不是经济事务而是革命事务代理人——还准备时机一到便参加起义。亚切夫斯基太太不仅照常地、而且比平常更多地关心着丈夫物质上的舒适安逸，可是她这样做照例只能越发激恼他。万达把自己的钻石寄给华沙一个女友，请她换成现金，捐献给革命委员会。阿尔宾娜只对米古尔斯基所做的事情感兴趣。她从父亲那里知道他加入了德韦尼茨基的部队，于是极力去打听有关这支部队的一切。米古尔斯基来过两次信：一次报告他从军的事，第二次在二月中旬，他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讲到波军在斯托切克附近取得胜利，掳获了六门俄国大炮和一批战俘。“Zwycięstwo Polakòw i klęska Moskali! Wiwat!”③

① 指一八三〇年法国七月革命。这次革命和同年的比利时九月革命推动了波兰起义。

② 约瑟夫·赫沃皮茨基将军在起义中被推为首领，但他主张对沙皇妥协，反对波兰脱离俄国，不久即卸任。

③ 波兰语：波兰人万岁，消灭俄国佬！乌拉！

他在信末写道。阿尔宾娜满心欢喜。她查看地图，估计着俄国佬该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被彻底击败，当父亲慢悠悠地拆开邮局送来的函件时，她总是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着。有一次继母走进她的房间，碰见她穿着长裤，戴一顶四角男帽，正在那里照镜子。阿尔宾娜准备换上男装离家出走，去加入波兰军队。继母告诉了父亲。父亲把女儿叫到身边，隐藏着自己对她的同情甚至嘉许，严厉地训斥了她一番，要求她抛开对参加作战的痴心眼。“妇女有别的事可做：爱那些为祖国作牺牲的人，安慰他们，”他对她说。现在他需要她，她是他的欢乐和安慰，总有一天，她未来的丈夫也会同样需要她。他知道怎样去打动她。他暗示她说他是孤独和不幸的，然后吻了吻她。她把脸紧偎在他的身上，以遮掩她的眼泪，而眼泪仍然沾湿了他的长袍袖子，她答应如果不征得他的同意，她决不采取任何行动。

三

波兰被瓜分的时候，它的一部分受制于可恶的德意志人，另一部分受制于更可恶的俄国佬；一个人只有体验过此后波兰人所体验的一切，才能理解一八三〇和一八三一年波兰人体验到的那种喜悦，当时，在经过前几次求解放的尝试而不幸失败之后，新的解放的希望似乎有可能实现了。但是这个希望没有持续多久。双方的力量过于悬殊，革命又遭到扼杀。千千万万盲目服从的俄国人重又被驱赶到波兰，时而在季比奇①、时而在帕

① 伊·伊·季比奇(1785—1831)，俄国元帅，从一八三〇年十二月起指挥俄军镇压波兰起义，不久病死。

斯凯维奇① 和最高主宰尼古拉一世的指挥之下，连本身也不知其所以然，就让自己和波兰兄弟血染大地，屠杀波兰人，将他们重新交给懦弱庸碌之辈去统治，后者所希求的既不是波兰人的自由，也不是镇压他们，而只是一点：满足自己的私欲和幼稚的虚荣心。

华沙失守，有些部队给击溃了。成百成千的人横遭枪杀、鞭笞、流放。② 小米古尔斯基也是流放者之一。他的田庄被没收，他本人则被遣发到乌拉尔斯克一个常备营去当兵。

亚切夫斯基一家为了老人的健康，在维尔诺度过一八三二年的冬天，——一八三一年以后，他就害了心脏病。他们在那里收到米古尔斯基从要塞寄来的一封信。他写道，不论他所经受和他所面临的事多么艰苦，他总是因为自己能够为祖国受难而感到快慰，他说他对于那个神圣的事业并不绝望，他为它献出了自己的一部分生命，还准备献出他的余生，如果明天出现新的机会，他还要同样行事。老人朗读这封信的时候，念到这个地方不禁嚎啕大哭，久久无法继续下去。万达接着朗读了信上的其余部分，米古尔斯基在那里写着，他最后一次来访将永远是他一生中最光明的一点，无论他当时的计划和梦想如何，现在他都不能也不愿再提了。

万达和阿尔宾娜对这几句话的意思各有各的理解，但她们

---

① 伊·菲·帕斯凯维奇（1782—1856），俄国元帅，尼古拉一世的亲信。他接替季比奇继续镇压波兰起义，事后任波兰总督，竭力推行民族压迫和俄罗斯化的政策。一八四九年又率军扑灭匈牙利革命。

② 史书记载，这次起义失败后，有五千户波兰贵族流放高加索，其土地被没收。二百六十名大学生充军，三十个妇女被迫当修女。

没有向任何人说明她们是怎么理解的。米古尔斯基在信的末尾向所有的人致意，并顺便象他来访期间对待阿尔宾娜那样，在信上也用打趣的口吻对待她，问她是否还为了赛过霍尔特猎狗而四处飞跑。是否还惟妙惟肖地摹仿一切人的姿态动作。他祝老人健康，祝伯母家务顺遂，祝万达有一位好丈夫，祝阿尔宾娜继续保持她的乐观精神。

四

亚切夫斯基老人的身体越来越糟，因此一八三三年全家迁居国外。万达在巴登碰上一个富有的波兰侨民，于是嫁给了他。老人的病情急剧地恶化着，一八三三年初，他终于在国外，在阿尔宾娜怀抱中故世了。他不准妻子照料他，直到最后一分钟都不能宽恕她，因为她使他犯下了跟她结婚这个错误。亚切夫斯基太太带着阿尔宾娜回到乡间。阿尔宾娜生活中的主要兴趣是思念米古尔斯基。依她看来，他是一个最伟大的英雄和受难者，她决心献出她的一生来为他服务。早在出国以前，她就开始跟他通信，最初是受父亲嘱托，往后是用她自己的名义。父亲死后，她回到俄国，继续跟他通信，等她满了十八岁，她告诉继母，她决定上乌拉尔斯克去找米古尔斯基，打算在那里跟他结婚。继母开口责备米古尔斯基，怪他出于私心勾引了一位富家姑娘，迫使她为他分担不幸，希望借以改善自己的艰苦境遇。阿尔宾娜很生气，她告诉继母，只有她才能把这种卑鄙的杂念编派给一个为本民族牺牲了一切的人，她说恰恰相反，米古尔斯基甚至谢绝过她要向他提供的支助，她说她已坚定不移地决心去找他并跟他结婚，只要他愿意给予她这份幸福。阿尔宾娜已经成年，又

有一宗现款——已故的叔父留给两个侄女的三十万兹罗提①，因此任什么也阻拦不了她。

一八三三年十一月，阿尔宾娜辞别了家人，他们当她是赴死似的，流着眼泪为她送行，送她到那野蛮的莫斯科维亚②一个辽远陌生的地方去。她跟她随身带着的忠心的老保姆卢德维卡一起，坐上父亲留下的、为了远行重新修理过的轿式雪车，踏上了漫长的旅途。

五

米古尔斯基不是住在兵营中，他有一个单独的寓所。尼古拉·帕夫洛维奇要求被贬谪的波兰人不只是承担严酷的士兵生活的全部困苦，还得忍受当时的列兵所受到的一切屈辱。然而那些应该奉行他这项命令的普通人，大多很了解受贬谪者的艰苦处境，所以不顾违抗圣旨的风险，一有可能就不去奉行它。米古尔斯基加入的那一营的营长粗通文字，行伍出身，他了解这个曾经豪富、现在却一无所有的教养良好的青年人的境况，他怜惜他，敬重他，给了他各种各样的优待。对于这位有一副浮肿的大兵型面孔、留着白连鬓胡子的中校的厚意，米古尔斯基不能不加以珍视，他同意给他的几个准备进军校的儿子教教数学和法语，作为报答。

米古尔斯基在乌拉尔斯克已经捱过六个多月，这种生活不仅单调、沉闷、寂寞，而且痛苦。除了他尽可能极力疏远的营长

① 波币名。

② 旧时西欧人对俄国的称呼。

以外，跟他相熟的只有一个被流放的波兰人，一个教养很差、刁滑讨厌的人，在当地经营鱼贩业的。但米古尔斯基的主要苦恼是他过不惯贫穷的生活。他的田庄被没收以后，他身无分文，只好变卖手头剩余的金器，勉强度日。

他被流放之后，他生活中唯一的大乐事是跟阿尔宾娜通信，自从他访问罗让卡以来，她的诗意的、可爱的形象一直留在他心里，如今在放逐中，就变得越发美好了。她在初期的一封信上曾顺便问起他，他早先那封信上所讲的“无论我的愿望和梦想如何”是什么意思。他回答她说，现在他可以对她招认：他的梦想便是能称她为妻子。她回答他说，她爱他。他回答说，她最好不要这样写，因为他一想到那件原来可能而现在已不可能的事，就不胜悲戚。她回答说，这不但可能，而且一定会实现。他回答她说，他不能接受她的牺牲，在他目前的境况下，这是不可能的。这封信发出后不久，他收到一张两千兹罗提的汇票。根据信封上的邮戳和笔迹，他认出这是阿尔宾娜寄来的，于是他回想起在他初期的一封信上，他用开玩笑的口吻给她描述过，现在他靠教书挣来他需要的一切——购买茶叶、烟草甚至书籍的钱，他感到很得意。他把那笔汇款装进另一个信封，寄回给她，还附了一封信，请求她不要用金钱来玷污他们之间的神圣关系。他写道，他什么都不短缺，他十分幸福，因为他知道自己有了她这样一位朋友。他们的通信到此中断了。

十一月的一天，米古尔斯基正在中校家给孩子们教书，忽然传来由远而近的驿马铃铛声，雪橇的滑木在冰冻的雪地上嘎吱嘎吱作响，随后便在台阶跟前停下。孩子们一蹦而起，想去打听来的是谁。米古尔斯基留在房里，他望着门口，等待孩子们回来，而进门的却是中校太太。

“先生，来了两位太太，说要找您，”她说，“一定是从你们那个地方来的，象是波兰人。”

如果有人问米古尔斯基，他是否认为阿尔宾娜可能来找他，他会说这是不可想象的；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却一直在盼望她。热血涌上他的心头，他喘咻咻地奔到前室。前室里有个胖乎乎的麻脸女人正在解头巾。另一个女人也进了中校①的家门。听见后面有脚步声，她掉过头来。风帽下闪动着阿尔宾娜那两只乐观的、彼此离得远远的、亮晶晶的浅蓝色眼睛，她的睫毛上结了一层白霜。他一时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对待她，如何招呼她才好。“约瑟！”她高声叫道，她象她父亲那样称呼他，象她自言自语时那样称呼他，她双手搂住他的脖子，将她红喷喷的冰冷的脸紧贴着他的脸，笑了一笑，就哭起来了。

好心的中校太太问明了阿尔宾娜是什么人和为什么来的，然后接待了她，让她住在自己家里，直到她结婚为止。

六

忠厚的中校设法得到上司批准，写信去奥伦堡请来一位天主教教士，为米古尔斯基和阿尔宾娜举行了婚礼。营长的妻子当女方的主婚人，一个学生捧圣像，那被流放的波兰人布若佐夫斯基做了男傧相。

不论这件事看来多么奇怪，阿尔宾娜确实是热爱自己的丈夫却又完全不了解他。她现在才熟识他。不用说，她从这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身上发现了许多平凡的和非诗意的东西，那

① 此处“中校”原作“上校”，当系作者笔误，译者已擅自改正。

是她在她的想象中保持和培育出来的形象身上所没有的；然而，正由于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她才能从中发现许多为那个抽象形象所没有的单纯美好的东西。她从熟人和朋友口中听说他作战勇猛，在失去财产和自由时态度坚强，于是她把他想象成一个英雄，他应当时时刻刻过着崇高的英雄生活；而实际上，他虽然具有非凡的体力和勇气，却是一头温驯的羔羊，一个最普通的人，他喜欢开开善意的玩笑，他那生满金黄胡须的肉感的嘴上，浮现出早在罗让卡时就迷住了她的稚气的微笑，他经常叼着一只烟斗，使她在怀孕期间特别不好受。

米古尔斯基也是到现在才认清阿尔宾娜，又从阿尔宾娜身上第一次认清了女性。单凭他结婚以前认识的那些女性，他是不能理解女性的。他在作为一般女性的阿尔宾娜身上看出的东西，不免使他惊异，毋宁说是可能使他对全体女性灰心失望，如果他对于作为一个独特女性的阿尔宾娜不是怀有格外温柔的感激之情的话。他对于作为一般女性的阿尔宾娜抱着怜爱的、有点嘲笑意味的俯就态度，而对于作为独特的女性的阿尔宾娜，他却不仅感到温柔的爱，还产生了钦佩和欠着她一笔无法偿还的债务的感觉，因为她牺牲自己而给他带来了他所不配享受的幸福。

米古尔斯基夫妇是幸福的，他们把各自的爱情的全部力量倾注到对方身上，他们在异国他乡体会到的感情，正如两个在冬天迷路受冻的人互相偎依着取暖时一样。保姆卢德维卡对她的小姐一片忘我的愚忠，憨厚而罗嗦，滑稽可笑，对男人见一个爱一个，她加入米古尔斯基夫妇的生活，更增进了他们的生之乐趣。米古尔斯基夫妇又因为有两个孩子而觉得幸福。婚后一年，他们养了一个男孩。再过一年半，又养了一个女孩。男孩是

母亲的翻版：同样的眼睛，同样的活泼秀媚。女孩却是一头健壮漂亮的小野兽。

米古尔斯基夫妇可又是不幸的，他们远离祖国，主要的是，他们所不习惯的屈辱地位使他们太难堪。阿尔宾娜特别为这种屈辱而痛苦。他，她的约瑟，是英雄，是人的楷模，可他竟不得不在每个军官面前立正，持枪操练，站岗放哨和忍气吞声地服从。

此外，从波兰又传来了最令人悲伤的消息。几乎所有的至亲好友都被处流刑，或者丧失一切，逃亡国外。就米古尔斯基夫妇本身来说，何时才能结束他们的这种境遇也很渺茫。一切申请赦免或至少改善一下现状、让他晋升为军官的尝试，都没有达到目的。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举行大大小小的检阅，练兵演武，参加假面舞会，跟戴假面的女人调情，毫无必要地在俄国各地纵横驰骤，从丘古耶夫到新罗西斯克[1]，到彼得堡和莫斯科，使百姓惊惶，马匹乏累，如果有谁胆大包天，敢于奏请他为流放中的十二月党人[2]或波兰人减轻厄运，虽然他们原是由于他自己所嘉许的爱国心才蒙受苦难的，他就挺起胸脯，把他那呆滞的目光停留在随便什么东西上，说道："让他们继续服役吧。还早着哩。"仿佛他知道什么时候才算不早，什么时候才算合适似的。他所有的亲信——豢养在他身边的大将、侍从以及他们的妻子，看到这位伟大人物的非凡的远见和英明，都敬佩极了。

总的说来，在米古尔斯基夫妇的生活中，幸福毕竟多于不幸。

他们这样度过五年，突然遭到一场意外的大灾难。最初是

---

① 丘古耶夫在乌克兰，当时是重要的军屯区。新罗西斯克位于黑海之滨，设有要塞。

②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在彼得堡起义反对沙皇制度的贵族革命家。

女孩害病，过了两天，男孩也病了：他高烧三天，得不到医治（一个医生也找不着），第四天便死了。又过了两天，女孩也相继夭亡。

阿尔宾娜没有在乌拉尔河投水，只是因为她一想象丈夫听见她自杀的消息时的情况，就不能不毛骨悚然。可是她活下去也难。从前她一向爱活动爱操劳，现在却把全部家务交给卢德维卡，自己无所事事地一坐好几个钟头，默默地望着随便碰见的东西，要不就是猛地跳起来奔进她的斗室，不理睬丈夫和卢德维卡的劝慰，只顾幽幽地哭泣，一边摇着头，请求他们离开，让她独自留下。夏天她常到孩子的坟上去，坐在那里默想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情，她的心都碎了。格外使她苦恼的是，她想，如果孩子们住在城里，能够得到医疗，他们或许会活下来。“为什么？为什么？”她思量着，“约瑟也好，我也好，——我们都不向任何人希求任何东西，他只希望象他出生以来那样生活，象他的祖辈和曾祖辈那样生活，我只希望跟他生活在一起，爱他，爱我的小宝宝，教育他们。但是突然之间，他就受到折磨，被流放了，我看得比整个世界更珍贵的孩子也给夺走了。为什么？为什么？”她向人们和上帝提出这个问题。可是她无法想象她会获得一个答案。

而没有这个答案也就没有生活。于是她的生活停滞了。早先她还能依照她的生活的雅趣，把可怜的放逐生活点缀点缀，现在这种生活不仅对她，甚至对米古尔斯基也已变得不可忍受，他为她痛苦，却不知道怎样帮助她。

七

正是在这个使米古尔斯基夫妇最难过的时期，乌拉尔斯克来了一个波兰人罗索洛夫斯基，他跟被流放的西罗钦斯基教士当时在西伯利亚布置暴动和潜逃的庞大计划有牵连。

罗索洛夫斯基如同米古尔斯基，如同成千成万流放西伯利亚的人一样，他们遭受惩罚，只因为愿意终生做个波兰人；他被牵连到这个案件里面，受过鞭笞，并被发配到米古尔斯基所在的那一营来当兵。罗索洛夫斯基原先是数学教员，瘦长个子，有点驼背，脸颊凹陷，前额紧蹙着。

罗索洛夫斯基来到的当天晚上，便在米古尔斯基家里一边喝茶，一边用缓慢平静的低音，自然而然讲起那个使他受过深重苦难的案件。案情是这样：西罗钦斯基组织了一个遍及全西伯利亚的秘密团体，目的是要在编入哥萨克军和常备军的波兰人帮助之下，激励士兵和苦役犯起来造反，发动被放逐的移民，在鄂木斯克夺取大炮，解放所有的人。

“这真有可能吗？”米古尔斯基问。

“很有可能，什么都准备好了，”罗索洛夫斯基忧郁地皱起眉头，说道，然后缓慢平静地叙述了全部解放计划，和为了使事情成功、以及万一失败时为了援救密谋者而采取的一切措施。如果不是有两个坏人叛变，成功本来是有把握的。据罗索洛夫斯基说，西罗钦斯基是一位拥有伟大精神力量的天才人物。他就在死的时候也是一个英雄和受难者。于是罗索洛夫斯基用始终如一的平静的低音，讲起行刑的细节来，——他依照上司的命令，不得不和所有同案受审的人一起到场。

“两营士兵排成两行，形成一条长长的街道，每个士兵手中拿着一根有弹性的棍子，棍子的粗细是钦定的，一支枪的枪口只能插进三根。头一个押上来的是沙卡利斯基医生。两名士兵押着他，当他走到那些拿棍子的士兵跟前的时候，他们就抽打他的光背脊。直到他走近我站立的地方，我才看清楚。起先我只听见一阵阵的鼓声，后来棍子的呼呼声和打在人身上的啪啪声也听得清了，我这才认出那走近来的人是他。我看到两个士兵把他拴在枪上拉着他走，他边走边哆嗦，他的头一会儿转向这一面，一会儿又掉向那一面。他第一次从我们身旁押过去时，我听见这位俄国医生对士兵们说：‘别使劲打，可怜可怜吧。’但是他们照样打他；当他第二次从我身旁押过去的时候，他已经不是自己在行走，而是给拖着走了。看看他的背脊真吓人。我眯起眼睛。他倒下了，就给抬走了。随后又押来第二个。然后是第三个，再后是第四个。全都倒下，全都抬走了，——有的不省人事，有的奄奄一息，而我们还不得不一直站在那里观看。这次刑罚持续了六个钟头之久——从一大早到下午两点。最后押上来的是西罗钦斯基本人。我长久不见他，简直认不出来了：他老得厉害啊。他那刮过的脸上布满皱纹，现出青白色。光赤的身体又瘦又黄，一条条肋骨露在凹瘪的肚子上头。他象所有的人一样走了过去，每挨一鞭都哆嗦一下，扭一扭头，不过他没有哼哼，只是大声祷告：‘Miserere mei Deus secundam magnam misericordiam tuam’①。

“我亲耳听见的，”罗索洛夫斯基用嘶哑的声音急促地说，接着就闭上嘴巴，从鼻子里呼哧呼哧地喘起气来。

---

① 拉丁语：上帝啊，以你的慈爱赦免我。

坐在窗口的卢德维卡用手帕蒙住脸，放声痛哭。

“您何必细说啊！一群野兽——真是野兽！”米古尔斯基叫道，他丢下烟斗，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朝着黑洞洞的卧室快步走去。阿尔宾娜石头似的呆坐着，两眼定定地看着黑洞洞的屋角。

八

第二天，米古尔斯基上完操回家，对于妻子的神态感到惊异，她象当年一样迈着轻快的脚步，容光焕发地迎上来，将他领入卧室。

“呃，约瑟，你听我说。”

“说吧。什么事？”

“我把罗索洛夫斯基讲的话想了一整夜。我已经拿定主意：我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不能在此地生活下去。不能！我宁愿死也不待在这里。”

“那么怎么办呢？”

“逃走。”

“逃走？怎么逃？”

“我通盘考虑过了。你听我说吧。”

然后她对他讲了她昨天夜间想出的计划。计划是这样：他，米古尔斯基，趁晚上离开家里，把他的军大衣留在乌拉尔河岸，大衣上放一封信，写明他要自杀。人家会明白他是投河了。他们将寻找他的尸体，发出公文。他却躲藏起来。她把他隐藏得好好的，谁也找不着他。他至少可以这样待上一个月。等到风波平息，他们便逃走。

起初米古尔斯基觉得她这个计谋无法实现，可是当那一天

将要过完，她那么热情而自信地说服他时，他开始表示同意了。此外，他所以要同意，还有一个原因：即使逃跑失败，要受到罗索洛夫斯基所讲的那种惩罚，也自有他米古尔斯基来承当，如果成功，她就可以获得自由，他已经看到，孩子死后，在这里生活使她多么难受。

他们把这意图透露给罗索洛夫斯基和卢德维卡，经过长久的磋商、改动、修正，潜逃的计划制定了。最初他们想这样做：在米古尔斯基被认为淹死以后，他一个人徒步逃走。阿尔宾娜乘马车离开，在约定的地点去接他。第一个计划原是这样。然而后来罗索洛夫斯基讲起，最近五年西伯利亚所有潜逃的尝试统统归于失败（这整个期间，只有一个人侥幸逃脱），于是阿尔宾娜又提出另一个计划，——让约瑟躲在马车里，跟她和卢德维卡一同到萨拉托夫。他在萨拉托夫经过化装，沿着伏尔加河岸往下游走，到约定的地点搭上她在萨拉托夫雇来的小船，跟阿尔宾娜和卢德维卡一道，顺着伏尔加河往下行驶，直抵阿斯特拉罕，再经里海入波斯。所有的人，包括主要的组织者罗索洛夫斯基，都赞成这项计划，不过有个困难：要在马车中安排这样一块地方，既不会引起上司注意，而又容得下一个人。可是当阿尔宾娜到孩子的坟上去了一趟，回来对罗索洛夫斯基说，让孩子的尸骨留在异乡叫她多么伤心，这时候，他想了一想，说道：

"您可以请求上司准许您随身运走孩子的棺材，您会得到批准的。"

"不，我不愿，不愿这样！"阿尔宾娜说。

"您申请吧。这是个关键。我们不运走棺材，只做一口装棺材用的大箱子，把约瑟夫装在箱子里面。"

起初阿尔宾娜拒绝这项建议，她很不高兴将一个骗局跟对

孩子的怀念联系在一起；可是米古尔斯基欣然赞许这个方案，她也就同意了。

因此，最后制定的计划是这样：米古尔斯基想方设法叫上司相信他已投河自尽，等到大家都认为他死了，阿尔宾娜才递上一份申请书，说丈夫既已亡故，希望批准她回国，并随身运走孩子的尸骨。当这一点也获得批准时，她便假装已经挖开坟墓，运走了棺材，其实棺材还留在原地，那特制的箱子里装的不是孩子的棺材，而是米古尔斯基。他们把箱子搁在旅行马车上，这样直达萨拉托夫。从萨拉托夫起，他们将改乘小船。上了船，约瑟夫才从箱子里出来，于是他们航行到里海。以后到波斯或土耳其，他们就自由了。

九

米古尔斯基夫妇首先借口要送卢德维卡回国，购置了一辆旅行马车。然后着手在车上安装一口木箱，木箱中可以躺下一个人，虽然只能曲着身子，却也不致闷死，并且可以迅速地从那里出来和重新钻进去，而不会被人发觉。阿尔宾娜、罗索洛夫斯基和米古尔斯基三人一道，设计和装配了这口箱子。罗索洛夫斯基的帮助特别重要，他是一个很好的细木工。箱子做成这样：它固定在车身后部连接前后轴的梁木上，紧靠着车身，箱子靠车身的那块侧板是可以拿掉的，人抽出这块侧板，就能够一部分躺在箱子中，一部分躺在马车底部。此外，箱子上还钻了一些通气孔，箱子上面和侧面都应当包上蒲席，用绳索捆好。人可以从马车座位底下进出箱子。

待到马车和箱子都已备妥，阿尔宾娜为了使上司精神上有

所准备，还在丈夫隐藏起来之前，便去对中校说，她的丈夫心情忧郁，企图自杀，她为他担心，所以请求准许他休假几天。她的演剧艺术才能对她大有用处。她为丈夫焦急害怕的神色如此自然，中校竟受到感动，答应尽力而为了。之后，米古尔斯基就写了那封应该在乌拉尔河岸、在他的军大衣折袖里被人发现的书信，约定的那一天的傍晚，他去到乌拉尔河边，等到天黑的时候，把自己的衣服和装有书信的大衣往岸上一搁，偷偷溜回家来。在顶楼上给他准备好一个地方，外面加了锁。当天夜间，阿尔宾娜派卢德维卡去向中校报告，说她丈夫二十小时以前离家，至今未归。第二天早晨，有人给她带来丈夫的信，她装出深深绝望的神情，眼泪汪汪地将它交给了中校。

过了一个星期，阿尔宾娜递上一份回国申请书。米古尔斯基太太流露的哀伤深深地触动了所有见到她的人。大家都怜恤这位不幸的母亲和妻子。她获准离境以后，又递上另一份申请书，要求许可她挖出孩子的尸骨，随身带走。上司对于她这样重感情觉得奇怪，但是也照准了。

这件事获准后的第二天傍晚，罗索洛夫斯基跟阿尔宾娜和卢德维卡坐上一辆雇来的大车，带着那口本应用来装小孩棺材的箱子，去到墓地上孩子的坟前。阿尔宾娜跪在孩子的坟旁做完祷告，迅速站立起来，皱着眉头，转向罗索洛夫斯基，说道：

“该做的事由你们去做吧，我下不了手，”就走到一边去了。

罗索洛夫斯基和卢德维卡移开墓石，用铁锹刨了刨坟墓的表面，因此坟墓象是被人发掘过的样子。一切办完，他们叫来阿尔宾娜，带着装满泥土的箱子，回到家里。

预定动身的日子到了。罗索洛夫斯基欣庆事情即将圆满成功，卢德维卡烤了一些面饼和馅饼供路上食用，她一边使用她喜

欢的口头禅"Jak mamę kocham"①，一边说，她又害怕又高兴，心都要爆炸了。米古尔斯基既欣庆自己可以离开他蛰居过一个多月的顶楼，更欣庆阿尔宾娜恢复了生机和乐观精神。她似乎忘掉了早先的一切哀伤和当前的一切风险，好象少女时代一样，欢天喜地地奔到顶楼上来找他。

清早三点钟来了一名负责护送的哥萨克兵，另一个赶车的哥萨克牵来三匹马。阿尔宾娜跟卢德维卡和一只小狗在铺着毛毯的马车座垫上就坐。哥萨克兵和车夫坐上车夫座。米古尔斯基一身农民装束，躺在车身里面。

出城之后，三匹好马拉着车子，沿着平滑得象石头的坚实的道路，从一望无际的、没有耕种过因而长满隔年的银白色针茅的草原中间驰去了。

十

阿尔宾娜的心由于期待和喜悦，仿佛要停止跳动了。她希望有人分享她的感情，间或露出一丝微笑，一会儿用头指指那坐在车夫座上的哥萨克兵的宽大背脊，一会儿指指马车底下，向卢德维卡示意。卢德维卡一副意味深长的模样，一动不动地望着前面，只是稍微撅起她的嘴唇。那是一个晴天。无边的荒凉的草原向四面伸展开去，因为长满了银白色的针茅，在朝阳的斜晖下熠熠闪耀着。三匹没有钉掌的快捷的巴什基里亚马沿着坚硬的、铺了柏油似的道路奔驰，发出响亮的蹄声，只是时而在道路的这一边，时而又在那一边，出现一些黄鼠堆成的小土堆，一只

① 波兰语：我的好妈哟。

放哨的黄鼠蹲在那里，为了告警，尖声地吱吱叫着，钻到洞里去了。偶尔碰见过路的人——运送小麦的哥萨克车队或者骑马的巴什基里亚人，那负责护送的哥萨克兵总要用流利的鞑靼话跟他们搭讪几句。每个驿站上的马都精力充沛，吃得饱饱的，加之阿尔宾娜赏了半个卢布酒钱，这就使得车夫一路上快马加鞭，正如他们所说，象传送加急文书的信使一样了。

在第一个驿站上，阿尔宾娜趁着原先的车夫已经牵走他的马，而新的车夫还没有将马牵来，那哥萨克兵又进了院子的机会，弯下身子，问丈夫觉得怎么样，是否需要什么。

"好极了，很舒服。什么也不要。就是躺它两天两夜也不难。"

傍晚时分，他们来到一个大村庄傑尔加奇。为了让丈夫能够舒展一下四肢和恢复恢复精神，阿尔宾娜不住驿站，却在一家大车店投宿，并且立刻交给哥萨克兵一点钱，派他去替她购买鸡蛋和牛奶。马车停在一个棚子底下。外面黑沉沉的。阿尔宾娜叫卢德维卡监视着哥萨克，自己就放出丈夫来，让他吃点东西；趁着哥萨克回来以前，他重又钻进了他那个秘密的地方。第二天，他们换了马匹，继续赶路。阿尔宾娜感到精神越来越亢奋，简直抑制不住她的喜悦和快活。她的谈话对手无非是卢德维卡、哥萨克兵和特列佐卡①，她只好拿他们来逗趣。

卢德维卡虽然长得不算好看，但是她一跟男人打交道，立刻怀疑这个男人有意爱她，现在对于这位身材高大而性情憨厚的、生着一对非常明亮善良的浅蓝色眼睛的乌拉尔哥萨克，她也怀疑他有同样的意思，何况他在护送途中本来就以他的淳朴与和

---

① 狗名。

蔼可亲，使两个妇女特别高兴。因此，除了阿尔宾娜不时吓唬着它、不让它在座位底下嗅来嗅去的特列佐卡之外，现在她又可以拿卢德维卡逗趣了，卢德维卡可笑地向哥萨克卖弄风情，而他并没料到人家会认为他有这种意图，只是用憨厚的微笑回答别人对他讲述的一切。阿尔宾娜被她所冒的风险、事情的初步成功、美妙的天气以及草原上的空气振奋激励着，体验到一种她好久不曾体验过的小孩般的喜悦和快活的心情。米古尔斯基听见她的欢快的谈话声，不顾他一直隐瞒着的、由他躺卧的位置所造成的肉体上的痛苦（他觉得特别闷热，又苦于口渴），竟也忘记自己，为她的快乐而快乐了。

第二天傍晚，从雾霭中逐渐呈现出一个什么东西。这是萨拉托夫和伏尔加河。哥萨克兵凭着他那草原居民的敏锐眼睛看见了伏尔加河和桅杆，于是指给卢德维卡观看。卢德维卡说她也看到了。阿尔宾娜却完全辨认不出来。不过为了使丈夫能听见，她故意大声说：

“萨拉托夫，伏尔加，”象是跟特列佐卡谈话似的，阿尔宾娜把她看到的一切都讲给丈夫听了。

十一

阿尔宾娜没有进萨拉托夫城，就在伏尔加河左岸，市区对面的波克罗夫镇住下。她希望夜间能够在这里跟丈夫谈一谈，甚至让他从箱子中出来。可是这整个短促的春夜里，哥萨克兵都不曾离开马车，一直坐在附近棚子底下的一辆空大车上。卢德维卡依照阿尔宾娜的吩咐，坐在马车里面，她完全相信，哥萨克是因为她的缘故才不肯离开马车的，她向他挤眉弄眼，吃吃地笑，

还用一块手帕蒙住她那张麻脸，但是阿尔宾娜从这里再也看不出什么可乐的东西，她越来越不放心，不明白为什么哥萨克这样寸步不离地守在马车旁边。

在这个短促的、晚霞与朝霞交织在一起的五月之夜，阿尔宾娜有好几次经过一条臭烘烘的走廊，从大车店的客房来到后院的台阶上。哥萨克兵仍然没有睡，他坐在马车附近那辆空大车上面，放下两条腿子。直至天将破晓，家家户户的公鸡都已醒来，此呼彼应的时候，阿尔宾娜才走下台阶，找到机会跟丈夫谈了几句。哥萨克伸开四肢，随随便便躺在大车上，正在打鼾。她小心地走到马车跟前，碰了碰箱子。

“约瑟！”没有回答。“约瑟！ 约瑟！”她惊慌地提高嗓门说。

“你怎么啦，亲爱的，什么事？”米古尔斯基用带睡意的声音从箱子里说道。

“你为什么不回答？”

“睡着了，”他说，她从他的语音知道他在微笑，“怎么样，出去吗？”他问。

“不行，哥萨克在这里，”说完这话，她朝那睡在大车上的哥萨克看了一眼。

怪事，哥萨克在打鼾，而他的眼睛，那一对善良的浅蓝色眼睛，却是睁开的。他望着她，可是刚刚跟她的视线相遇，他又闭上眼睛了。

“这是我的错觉，还是他真的没有睡着？”阿尔宾娜问自己。“大概是错觉，”她想，随后又转向丈夫。

“再忍耐一会儿，”她说，“想吃吗？”

“不。想抽烟。”

阿尔宾娜又看了哥萨克一眼。他在睡觉。“对，这是我的错

觉，”她想。

“我现在就去找省长。”

“好，祝你顺利……”

于是阿尔宾娜从皮箱中取出一件长衫，回到客房去换衣。

阿尔宾娜换上这件最适合孀妇身份的长衫，渡过伏尔加河。她在滨河大道雇了一辆马车，前去拜会省长。省长接见了她。这个美貌的波兰孀妇露出可爱的笑容，操着一口纯熟的法语，叫打扮得年轻的老省长好不喜欢。他一切照准，还请她明天再来一次，向他领取给察里津市长的指令。阿尔宾娜欣庆自己的请求获得了成功，而且从省长的态度上看出她的妩媚产生了效验，她感到幸福，满怀着希望，坐上一辆敞篷车，沿着没有铺砌的街道向坡下行驶，回到码头。这时太阳已经升得比森林更高，它的斜晖在浩瀚的、微波起伏的水面闪动。左右山坡上都可以看见香花满枝的苹果树，好似一片片白云。岸边桅樯林立，河水在阳光中闪耀，被微风激起道道波纹，把帆篷映照得白晃晃的。阿尔宾娜在码头上跟车夫攀谈了一阵，问他能否雇船直放阿斯特拉罕；随即有几十个吵吵闹闹的快活的船家，纷纷表示愿意提供船只，为她效劳。她跟一个她最中意的船家谈妥以后，前去看看他那条没有甲板的中型木船，它停泊在码头附近，挤在其他船舶之间。船上安了一根带帆篷的不大的桅杆，所以能够随风航行，无风的时候就靠划桨，两名健壮快活的纤夫兼桨手正浴着阳光，坐在船上。快活而忠厚的领港人劝她不要丢掉她的旅行马车，不如卸下轮子，把马车装上船去。“正好可以摆下，这样您坐着还舒服些。要是上帝保佑，天气好，五天就能赶到阿斯特拉罕。”

阿尔宾娜跟船家讲好价钱，嘱咐他到波克罗夫镇的洛金大车店去看看马车，领取定洋。一切都办得比她预料的更好。阿尔

宾娜怀着最欢快幸福的心情渡过伏尔加河，付清车钱，向大车店走去。

十二

哥萨克兵达尼洛·利法诺夫是公共高原射击军庄① 人。他现年三十四岁，这是他的哥萨克服役期的最后一个月。他家有一位九十高龄的、还记得普加乔夫② 的老爷爷，两个弟弟，为了信奉旧教③ 而被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工的哥哥的儿媳妇，他自己的老婆，两个女儿以及两个儿子。他的父亲在对法国人作战时阵亡。他是当家的。他们家有十六匹马、两群公牛，开垦了十五俄垧自留地④，都种着小麦。他达尼洛在奥伦堡和喀山服过兵役，马上要满期了。他笃信旧教，不抽烟，不喝酒，不跟世俗的人合用一件餐具，并同样严格地信守誓言。他处理任何事情都是稳扎稳打，对于上司交办的差事，他总是贯注全神去做，在完成他所理解的全部使命以前，他一时一刻也不会忘记它。现在他奉命护送两个运棺材的波兰女人到萨拉托夫去，是为了一路上不让别人对她们干什么坏事，也为了让她们老老实实地赶她们的路，不要调皮捣蛋，到了萨拉托夫，便规规矩矩把她们交给上

① 射击军是十六世纪四、五十年代由伊凡雷帝建立的常备军。彼得一世时，射击军多次发动叛乱，遭到弹压，许多人被流放西伯利亚。射击军庄是被流放的射击军的后代的居留地。

② 普加乔夫（约1742—1775），杰出的俄国农民起义领袖。

③ 旧教，十七世纪中叶从俄国东正教中分出的一派，又称分裂教派，主张保存宗教生活和礼拜仪式中的旧规矩，反对官办教会，长期受到政府迫害。

④ 1 俄垧合 100 平方俄丈，即 213.4 平方米。当时哥萨克还保存着土地公有制。

司。他正是这样把她们，连同那只小狗，连同她们搬运的两口棺材，一齐送到了萨拉托夫。这两个女人很老实、和气；虽然是波兰人，倒没有干什么坏事。可是在这里，在波克罗夫镇，当他傍晚从马车旁边走过的时候，看见小狗跳上马车，在那里尖声叫着，摇着尾巴，他似乎觉得马车座位底下有人的声音。那个年纪大些的波兰女人看见小狗上了马车，吓了一跳，就抓住小狗，将它抱走了。

"这里有点鬼，"哥萨克兵想，于是注意起来。那年轻的波兰女人夜间来到马车跟前时，他假装入睡，分明听见箱子里发出男人的声音。第二天清早他上警察局报告，说他奉命护送的那两个波兰女人不安好心，她们用箱子装运的不是死尸，而是一个活人。

正当阿尔宾娜满心欢快，相信现在大功告成，再过几天他们便可以自由了，——当她这样走近大车店时，她不胜惊讶地看见大门口有一辆考究的双套马车和两名哥萨克。大门内聚集着一群人，向院子里张望。

她是那样充满着希望和毅力，决没想到这辆双套马车和聚拢的人群跟她有什么相干。她走进院子，同时朝那停放她的旅行马车的棚子底下瞧了一眼，看到有另一群人正好聚集在她的马车附近，同一瞬间，她又听见了特列佐卡的绝望的叫声。可能发生的最可怕的事，竟然发生了。马车跟前站着一个威风凛凛的人物，他留着一部乌黑的连鬓胡子，整洁的制服泛出光泽，钮扣、肩章和漆皮长靴在阳光下熠熠闪耀，他正在扯开嘶哑的嗓子，用命令语气说着什么。他的前面，在两名士兵之间，站着她的约瑟，他一身农民装束，蓬乱的头发上沾着干草，似乎弄不清他周围所出的事故，只是耸耸他的强壮的肩膀。特列佐卡不知

道它自己便是造成这全部不幸的原因，它竖起背脊上的毛，凶狠可是徒劳地向市警察局长汪汪乱叫。一看见阿尔宾娜，米古尔斯基颤抖了一下，他想走近她，但是被两名士兵拦住了。

“没有关系，阿尔宾娜，没有关系，”米古尔斯基露出温柔的笑容，说道。

“那位太太也来啦！”警察局长说，“请到这里来。您的小娃娃的棺材呢？啊？”他向米古尔斯基丢了个眼色，说道。

阿尔宾娜没有理睬，只是抱住胸脯，张开嘴巴，又惊讶又愤慨地望着丈夫。

正如人在临终的时刻以及生活中一般的决定性时刻所常有的情况，这一瞬息之间，无数种思想感情一齐涌上了她的心头，同时，她还不理解、不相信自己的不幸。第一种感情是她早已熟悉的——感到自尊心受了伤害，因为她看见她的英雄丈夫如今处在那些粗暴野蛮的家伙的淫威之下，蒙受屈辱。“他是人类的菁华，他们怎么敢对他大施淫威！”与此同时，她心中还充满着另一种感情：她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不幸。这种自知不幸的意识又使她回想起她一生的主要不幸——孩子的死。于是立刻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夺去了她的孩子？“为什么夺去了她的孩子？”这个问题又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她的爱侣，人类的菁华，她的丈夫，现在面临着毁灭，受人折磨？”她马上想起他将遭到多么可耻的惩罚，想起这全是她一个人的过错。

“他是您的什么人？他是您的丈夫吗？”警察局长重复地问。

“为什么？为什么？”她突然叫道，随后发出一阵止不住的歇斯底里的大笑，趴倒在箱子上面，这时箱子已从车夫座上搬下来，放在马车旁边。卢德维卡哭得浑身哆嗦，泪流满面地走到她的跟前。

“小姐，亲爱的小姐！只要俺们爱上帝，就出不了事，出不了！”她说，一边无意识地用双手在她身上来回抚摩。

米古尔斯基被戴上手铐，从院子里押走了。阿尔宾娜一见，紧跟着奔了出去。

“原谅我，原谅我，”她说，“全是我！全是我一个人的过错！”

“是谁的过错，以后总会查清的。您反正脱不了干系，”警察局长说，并且用手推开她。

米古尔斯基被押往渡口那边，阿尔宾娜不听卢德维卡劝告，也跟在他后面走去，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

这整段时间内，哥萨克兵达尼洛·利法诺夫一直站在旅行马车的轮子旁边，用忧愁的眼光时而看看警察局长，时而看看阿尔宾娜，时而又看看自己的脚。

米古尔斯基被押走以后，单独留下的特列佐卡摇着尾巴，向哥萨克表示亲热。它一路上跟他混熟了。突然之间，哥萨克离开马车，从头上摘掉帽子，使劲往地下一摔，又一脚踢开特列佐卡，就上一家小馆子去了。他在馆子里要来伏特加，喝了一天一夜，把身上所有的现钱和衣物喝光用尽，直到第二天夜间，他在一条壕沟里醒来，才不再思索那个使他苦恼的问题：他把波兰女人的丈夫躲在箱子里的事报告了上司，他这样做好不好呢？

米古尔斯基经过审讯，因潜逃罪被判夹鞭刑一千军棍。他的亲属和在彼得堡有关系的万达为他设法减刑，结果他被终身流放西伯利亚。阿尔宾娜也跟着他去了。

至于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他倒是很得意，因为他不但在波兰，而且在全欧洲杜绝了革命大患；他又很自豪，因为他没有违背俄国君主专制的遗训，为了俄国人民的利益，仍然把波兰保

持在俄国控制之下。那些戴勋章和穿绣金制服的人为这件事大肆吹捧他，以致他居然真的相信他是一个伟大人物，相信他的一生给全人类，特别是给俄国人带来了极大的利益，虽然他曾不自觉地竭尽全力来使他们变得堕落而愚昧。

（1906年）

蒋　路译

题　解

霍尔斯托梅尔

初次发表在《列·尼·托尔斯泰作品全集》第三卷（1885年版）。

早在一八五六年，托尔斯泰就想写一部以马为主人公的小说。他在日记中写道："想写一匹马的故事。"差不多同时，屠格涅夫去拜访托尔斯泰。他们一同到庄园附近的牧场上散步，托尔斯泰走到一匹老马跟前停下来，向屠格涅夫讲起了这匹马的身世。屠格涅夫回忆道："我简直听出了神。他不但自己走进去了，而且把我也带进了这个不幸的生物的处境。我忍不住说：'我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真的，您从前做过马吧。'"托尔斯泰于一八六一年正式开始写这篇小说，到一八六三年中断写作，一八八五年，托尔斯泰夫人准备出版《托尔斯泰作品全集》，他根据夫人的建议，重读了这篇小说，作了较大的修改，才最后定稿。原书名《赫雷斯托梅尔》也改为现名《霍尔斯托梅尔》。

一八八〇年前后，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了激变。他弃绝本阶级，猛烈抨击私有制以及代表私有制的国家和教会。在这以后，他对二十余年前的旧稿《霍尔斯托梅尔》作了重大修改，突出了反对私有制的主题。

伊万·伊利奇之死

初次发表在《列·尼·托尔斯泰伯爵作品集》第十二卷《近

年作品》(莫斯科,1886年版)。

开始写作的确切日期不详。但是作者是在一八八四年四月开始积极进行写作的,这个工作一直继续到一八八六年的二、三月间。

据专家考证,小说主人公伊万·伊利奇·戈洛温的原型,是图拉地区法院委员伊万·伊利奇·梅奇尼科夫,他在一八八一年七月二日因患癌症去世。一九〇五年五月,当时著名的生理学家伊利亚·伊利奇·梅奇尼科夫去拜访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曾跟他谈到,他"认识他的兄弟伊万·伊利奇,甚至我那篇小说《伊万·伊利奇之死》也跟死者有着某种关系……"库兹明斯卡娅在她的回忆录中也写道:"伊万·伊利奇·梅奇尼科夫……是小说《伊万·伊利奇之死》的主人公的原型。他的妻子后来曾跟我讲过他临死前的一些思想,以及关于他虚度此生的一些谈话,这些话我都转告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了。"

克莱采奏鸣曲

初次发表在一八九〇年付排的《列·尼·托尔斯泰作品集》第十三卷。

据托尔斯泰夫人说,这篇小说的题材是一位名叫安德烈耶夫—布尔拉克的演员提供给托尔斯泰的。托尔斯泰夫人在日记中写道:"他告诉他,有一次,在铁路上,有一位先生向他倾诉了由于妻子不贞而引起的他的不幸,于是这个题材就被列沃奇卡用上了。"

这篇小说开始写作于一八八七年,直到一八八九年秋才完成。

这篇小说在正式发表前,曾以手抄本和油印本的形式广泛

流传。当托尔斯泰打算把它收入自己的一本集子的时候，已经看过该小说的书报检查机关予以拒绝。托尔斯泰无奈，只得把小说抽出，用剧本《教育的果实》代替。后来，托尔斯泰夫人又想把这篇小说收进《托尔斯泰作品集》的第十三卷，也同样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严词拒绝。已经排好的第十三卷被扣留。于是托尔斯泰夫人不得不到彼得堡觐见皇上亚历山大三世。一八九一年四月十三日她终于得到皇上恩准，但这篇小说只许在《作品集》中刊印，不得出单行本。直到一九〇〇年这道禁令才被沙皇政府明令取消。

魔鬼

写于一八八九年十一月。作者在自己的日记中叫它《弗雷杰里克斯的故事》，因为小说是根据法院侦查员 HH 弗雷杰里克斯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写成的。弗雷杰里克斯与农妇斯捷潘妮达发生关系，后来他与自己圈子中的一个女子结婚，婚后三个月他在打场时枪杀了斯捷潘妮达。

一八九〇年二月，切尔特科夫将《魔鬼》原稿的抄本寄给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立刻看了，作了修改，给小说另写了一种结尾：伊尔捷涅夫枪杀了斯捷潘妮达。

小说在一九一一年初次发表在切尔特科夫辑录的《列·尼·托尔斯泰文艺遗作集》第一卷中。

主人和雇工

初次发表在《北方导报》一八九五年第三期上。

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三年冬，托尔斯泰就产生了要写这篇小说的想法。作者在一八九四年九月六日的日记中初次提到这

个构思："……我仔细考虑了一篇关于主人和雇工的非常生动的、富有艺术性的故事"。

谢尔盖神父

初次发表在一九一一年由切尔特科夫主编的《列·尼·托尔斯泰文艺遗作集》第二卷。

托尔斯泰关于这篇小说的构思产生于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底至一八九〇年一月初。他在一八九〇年三月至五月间完成了小说初稿，以后又继续修改，直到一八九一年夏。一八九八年，为受到沙皇政府迫害、移居加拿大的反对正教仪式的教徒筹款，托尔斯泰又回过头来重新修改这篇小说。他认为小说还没有最后完成，所以拒绝发表。

可是他一直想完成它。一九〇〇年，他在会见高尔基时曾向他叙述了这篇小说的内容。高尔基后来写道："我听着这篇小说，既惊愕于叙述的优美，又惊愕于它的质朴和思想。"

舞会以后

这篇小说的背景是一九〇三年四月南俄基什尼奥夫的警察当局制造的一桩骇人听闻的排犹事件，事件当时引起世界进步人士的强烈抗议。俄籍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赫姆（1859—1916）决定编印一本集子，以所得的收入来赈济这次惨案中的难民，为此特向托尔斯泰征稿。托尔斯泰欣然应允，于是根据半个多世纪以前他哥哥谢尔盖·托尔斯泰在喀山大学就读时的一段经历，在同年八月写出这篇揭露统治者的虚伪和残暴的小说《舞会以后》。但原稿并未寄给肖洛姆—阿莱赫姆，直到一九一一年，才初次发表在切尔特科夫辑录的《列·尼·托尔斯泰文艺遗

作集》中。

哈吉穆拉特

这篇小说的背景是：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五九年，东北高加索少数民族在沙米尔领导下起来反抗沙皇，哈吉穆拉特——沙米尔部下一名屡立战功的勇将，因与沙米尔不和而投俄，后来为了营救家属企图逃走，在途中被追兵击毙。

托尔斯泰在《哈吉穆拉特》的引子中写道："我想起了一个很久以前的高加索的故事，它的一部分是我看见的，一部分是从目击者那里听来的，一部分是我想象的。这个故事在我的回忆和想象中是怎样形成的，就怎样写出来吧。"

《哈吉穆拉特》开始写于一八九六年，断断续续写了九年，其间十易其稿。一九一二年初次发表在《列·尼·托尔斯泰文艺遗作集》第三卷时，小说受到书报检查机关的大量删改：有关尼古拉一世的一章被大大压缩，描写遭受袭击破坏的村庄的第十七章几乎整个被删掉。在同年切尔特科夫辑录的柏林版《列·尼·托尔斯泰文艺遗作集》第三卷中，《哈吉穆拉特》恢复了原来的面目。

托尔斯泰在写作《哈吉穆拉特》期间，反复阅读、浏览并研究了大量保存在彼得堡和梯弗利斯的历史文献，研究高加索战争的历史学家的札记，以及有关哈吉穆拉特和高加索山民的资料等等。

《哈吉穆拉特》是一部历史小说。小说中大部分人物，不用说哈吉穆拉特本人，尼古拉一世，沃龙佐夫和沙米尔，连俄国军队的将军（科兹洛夫斯基、梅勒—扎科梅利斯基、斯列普佐夫），尼古拉一世周围的部长们，沙米尔周围的人们，以及参加沃龙佐

夫公爵宴会的人，都是真有其人。

破罐子阿廖沙

写于一九〇五年二月，初次发表在一九一一年五月出版的《列·尼·托尔斯泰文艺遗作集》第一卷。

主人公的原型是作者的一个家奴。

为什么？

取材于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三一年的波兰抗俄起义；主人公米古尔斯基及其妻子阿尔宾娜的悲剧故事，见于民族志学者谢·马克西莫夫(1831—1901)所著的《西伯利亚与苦役》(1871)一书。托尔斯泰在阅读该书时便开始构思，此后又查考了大批有关这次起义的史籍，才在一九〇六年一月至四月动笔，稿成后于同年发表在莫斯科出版的《读书界》第二卷上，次年华沙刊行了波兰文译本。作者对波兰民族解放斗争的深切同情，以及这种态度和他那不以暴力抗恶的主张之间的矛盾，在本篇中表现得很明显。